

# 「花蓮市太平洋臨港歷史廊道文 化資產資源調查與盤點」

## 成果報告書

委託單位：花蓮縣文化局

執行單位：O'rip 生活旅人有限公司

國立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臺灣文化學系

數位人文暨地圖研究室

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31 日

**花蓮縣文化局 108 年度「花蓮市太平洋臨港歷史廊道文化資產資源  
調查與盤點」修正期中報告書  
審查意見及回覆說明**

計畫名稱：花蓮市太平洋臨港歷史廊道文化資產資源調查與盤點

計畫書內容修正意見： 108 年 5 月 29 日

編號	計畫審查綜合意見	修正回覆說明	修正頁碼
1	P.17 內文第一段第 4 行，日軍登陸時間為 5 月 25 日，不是 15 日。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正。	P.17
2	P.12 及之後內文出現不少空格，應注意檢查。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正。	P.12
3	P.21 第一段「里壠」的「壠」字脫漏了，應補上。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正。	P.21
4	年代呈現除引文外，要前後一致（國字改為數字）。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正。	
5	P.24 之後，註的符號太大了，要縮小到一般學術習慣。（註的符號不要跟內文文字大小相同）	感謝委員建議。第 24 頁以後的註腳格式已全部修正。	
6	P.26 內文有文字脫漏，要補上（石「坂」、臺「嶋」）。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P.26
7	頁下註細明體、標楷體要統一改成「細明體」。	感謝委員建議。已改用細明體。	
8	內文有部分會出現夾註的格式（ex.P.33、36...），要注意修正，以使前後格式一致。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9	P.51 圖 32 被圖 33 蓋住了，請注意檢查。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10	P.70 第一列最後 1 行，1977 再改稱為東昌而非 1997。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P.59
11	「臺」、「台」字請前後檢查，統一用字。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12	每段開頭務必空兩格。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13	全文字體大小要前後一致。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14	P.200 參考文獻呈現，請依一般學術習慣，依作者姓氏筆劃由小排到大。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P.186-188
15	P.200「期刊論文」與「學位論文」不同，應注意區分。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P.186-188
16	P.212「農業補習學校」1970 應該還是「省立」不是「國立」，跳太快了。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17	P.225 第一列（第三欄）「花蓮港是」改為「花蓮港市」。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編號	計畫審查綜合意見	修正回覆說明	修正頁碼
18	P. 227 第二列 (第三欄) 第一行,「衛戍(丁口)」要改為「衛戍(尸义、)」。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19	請務必前後檢查、順過,以使錯漏字降到最低,提高報告品質。	感謝委員的意見,會盡最大努力將錯漏字降至最低。謝謝。	
20	請依審查意見修正後由文化局審查通過。	參照辦理。	
21	請列表說明針對108年3月4日審查意見處理情形,並指明頁次,以便查對(似未完全修正完竣)。	感謝委員建議。相關內容以做部分修正,並於期末報告成果附上。	
22	52 則故事之體例、大小標題、敘事方式、文字大小尚未統整。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並統整字體大小與格式。	P. 78-18 4
23	請依審查意見修正後再次書面審查(或併入期末修正之)。	參照辦理。	
24	修正報告書應檢附前次委員審查意見處理情形對照表,一來以利委員方便協助看稿;二來為計畫執行過程留下紀錄,請於再修正時補上。	感謝委員建議,將會附上。	
25	依計畫目的之一必須完成「現況空間及觀光潛力點指認」,對照修正告報頁199「第五章 待完成工作項目整理」及頁250「附錄三歷史現場周邊已登錄文化資產清單」,似乎和預期目標的內容不太一致,「觀光潛力點指認」不等於「文化資產」,文化資產當然具有觀光潛力,但不是所有「文化資產清單」都具觀光潛力,此部分應該就區域內的文化資產盤點後篩選具觀光潛力者給予論述,強化觀光的價值部分。此外,是否區域內有「非被登錄或列冊的文化資產」,但本計畫有注意到可以作為觀光潛力點的文化資產也應設法補充。	感謝委員建議。有關觀光潛力點的部分會再做修正,並於期末報告附上。	
26	52 則故事選擇目前大致周全,但目前的內容基本就是概略的敘述,並無大問題,但「故事」和「文字」並不是太吸引人(令人印象深刻處),礙於時程,建議可先將內容送翻譯,中文文字可以陸續再修飾。	感謝委員建議,已將故事的標題與文字重新潤飾。	P. 78-18 4
27	第 07 則「花蓮港市街發展與東線鐵道」,建議修正為「花蓮港市街形成與東線鐵道」。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並將其挪至第 8 則。	P. 92

編號	計畫審查綜合意見	修正回覆說明	修正頁碼
28	第 17 則「討海人」置於「街景地理之卷」是否合宜？請再斟酌。	感謝委員建議。經重新評估，將「討海人」此故事改到第 42 則「店家百業之卷」。	P. 164
29	第 36、43 則都是在談「更生日報」，建議整併。	感謝委員建議。36、43 兩則的確同質性較高。經重新評估，刪除第 43 則「謝膺毅與更生日報」，新增第 52 則「先是沼澤地，後是火之城」到百年一瞬之卷。	P. 184
30	第 46 則「移民村與水利政策」建議更改為「移民村與水利開發」。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P. 172
31	4-4(百年一瞬之卷)，本卷用詞「百年一瞬」和卷下各則故事的緊密度可再加強，何謂百年一瞬？個人解讀為曾在花蓮短暫出現過的人事物，但現已不存在？但如 44 則「花蓮市忠烈祠的前世今生」、52 則「文學的搖籃」等是否合旨意？請團隊再思量。	感謝委員建議。所謂百年一瞬，如委員所言，是在花蓮短暫出現過的人、事、物，或已不復存在的歷史記憶。參酌委員建議，將第 44 則「花蓮市忠烈祠的前世今生」改到第 4 則「歷史散步之卷」；將第 52 則「文學的搖籃」改到第 13 則「街景地理之卷」	P. 84 P. 102
32	參考文獻不夠周全，光第 3 章所引的註釋文獻就沒有全列入，請補上。	感謝委員建議。已補齊，並照文獻類型與筆畫排序。	P. 186-188
33	年代建議統一使用西元，再(當時紀元)用法，以利閱讀。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34	報告書各篇章間字型和字號大小不一，請統一排版。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35	應修正對照表並說明審查意見處理情形俾利審閱。	感謝委員建議。將會附上修正對照表。	
36	本案為再造歷史現場子計畫軟體部分之上位計畫本局甚為期待，52 則故事應扣合本案花蓮市太平洋臨港廊道範疇，如非範疇內實難盤點整合資源提供素材賡續使用；且既為故事非文史調查研究記錄，目前內容及敘事上較平鋪直述，建請選材及敘述方式可朝向較生動活潑引人入勝方式撰寫，俾利本案後續	感謝委員建議。已在文字與標題上重新潤飾。然而些許主題的實際地理位置未在臨港歷史廊道範疇內，但與臨港歷史廊道的歷史脈絡，本計畫內認為是環環相扣。	P. 78-184

編號	計畫審查綜合意見	修正回覆說明	修正 頁碼
	活化推廣。		
37	請依審查意見修正後由文化局審查通過。	參照辦理。	

註：1. 請將本表按審查時間先後順序，附加於計畫書目錄前。

**花蓮縣文化局 108 年度「花蓮市太平洋臨港歷史廊道文化資產資源  
調查與盤點」修正期末報告書  
審查意見及回覆說明**

計畫名稱：花蓮市太平洋臨港歷史廊道文化資產資源調查與盤點

計畫書內容修正意見：108 年 11 月 6 日

編號	計畫審查綜合意見	修正回覆說明	修正頁碼
1	P. 5「李奧特愛魯」建議依舊縣志改成「里奧特愛魯」。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P. 5
2	註符號放置在標點符號前或後，應前後一致。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3	圖號、圖名請置於圖（照片）的下方。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4	字體大小、行距要前後一致。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5	P. 67 及之後《臺灣地名辭書 卷二 花蓮縣》呈現格式要前後統一。另外，作者要改成施添福，使前後一致。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6	P. 70 - 73 內容與前面重複，請刪除。	重複處已刪除。	
7	年代呈現方式請前後統一。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8	P. 78 第三行昭和元年請改大正 15 年。江口良三郎去世時仍為大正 15 年，不是昭和元年。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P. 64
9	P. 84 倒數第二段第二行「系滿」要改成「系 <sup>ㄩ</sup> 滿」。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P. 69
10	P. 126「職興業」要改成「殖產興業」。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P. 88、 P. 107-108 、P. 276
11	引號中的引號，要改成雙引號『』。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12	P. 150「那國町」改為「與那國町」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P. 125-126 、P. 314-315
13	P. 152 有關臨港線鐵道經過的站名、位置、順序錯誤，請再查證。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正完成。	
14	P. 175 第七行「玉裡」要改為「玉里」。	感謝委員建議。本報告書中出現的 37 處「玉里」皆已校正。	
15	每段開始要空兩格。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16	P. 185「正文」的第三段，車站是北遷	經查證為「北遷」，並	P. 155、

編號	計畫審查綜合意見	修正回覆說明	修正頁碼
	還是西遷?	已修正。	P. 376
17	P. 206「原修次郎」要改成「原脩次郎」。	感謝委員建議。本報告書中出現的 17 處「原脩次郎」皆已校正。	
18	P. 231「黃叔敬」要改為「黃淑璫」。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P. 198
19	P. 252 什麼是「製作舊的茉莉花葉原料」?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p. 214
20	P. 252「里瓏」改為「里墘」。	感謝委員建議。本報告書中出現的 10 處「里墘」皆已校正。	p. 214
21	「台」、「臺」用於地名時，請前後統一改為「臺」。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22	P. 309 花蓮大地震為 1951 年，民國 40 年，不是 1950 年。	感謝委員建議。本報告書中出現的 8 處「1950 年」皆已修正為「1951 年」。	
23	中英日對照部分的中文，錯誤處請參考前面。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24	全文格式、用字、字體大小、行距務必一致。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25	錯漏字不少，請再注意檢查，以維護報告書品質。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26	圖表須有附錄。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27	請調整章節架構與標題。 ■ 請補圖表目錄。 ■ 第一、二章均為契約(計畫)之概要，且篇幅甚小，似宜合為一章。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28	版面安排與編撰 ■ 圖與表之編碼與說明位置宜統一。 ■ 圖與表之說明文字應有明顯與主文不同之字體或大小。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29	報告書第二章工作內容共分七類二十一款，請檢核是否皆有具體成果，如 A-2, P41 之圖是否充分。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30	52 則故事，摘要常為主文之一段文字，似不足敘明該則故事之重點，另 08、09 二則似有重複之虞，另其標題最短者 3	感謝委員建議。待後續推廣冊子再行調整。	

編號	計畫審查綜合意見	修正回覆說明	修正頁碼
	字最長 17 字有無調整空間。		
31	附圖如不清楚，應予重新描繪，如圖 40。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32	資源盤點之結果如附舊照片且其仍為現存者，仍應有現況照片。	感謝委員建議。部分調整。	
33	<p>撰文請注意下列問題</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同詞請避免一再重複（甚至整段重複），如 P. 3 - P. 4「串聯(連)」一詞、能高團、台東出生的林桂興。</li> <li>■ 專詞之使用，如 P. 222「梁柱」與橫「梁」。</li> <li>■ 前後文字之相關性。</li> <li>■ 紀年請予統一，建議寫如昭和 X (19XY) 年。</li> </ul>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34	圖 18 與圖 34 可刪其一。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35	表 3 後段 70 頁以後重複。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36	請校對刊誤，如 P74 註 5，會「設」專務應為會「社」專務。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P. 60
37	<p>本計畫之期末報告，經團隊努力後，整體報告目標、內容大致符合委託工作項目，且文筆、史料、團隊蒐集更加豐富，值得肯定，以下僅提供些許意見，供團隊修訂參考：</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建議報告書附上前次或歷次審查意見回覆情形對照表。</li> <li>■ 架構序號是否要依章、節、一、(一)…較目前呈現更清晰易懂。(僅供參考，非必要修訂)</li> <li>■ 52 則故事目前分 4 卷類型述說，各卷下的故事不知排列的原則為何？如可行，建議依故事內容的最早出現年代排列，例如 4 - 4.45 則和 46 則，4 - 1 卷 03、05、06 屬同一故事延伸，04 則性質不一樣，如何排列請再斟酌。</li> <li>■ 4 - 1 - 03 建議標題改「花蓮港廳的官營移民村」即可。</li> <li>■ 目錄要有圖表目錄，另圖表序號是否要依章排序，如 2 - 1、3 - 1…。</li> <li>■ P. 321「美崙溪畔日式宿舍」和 P. 313</li> </ul>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編號	計畫審查綜合意見	修正回覆說明	修正頁碼
	重複，請再檢查。 ■ P.11 表 1，建議增加一欄補上「今地名」對照。		
38	地圖後續使用應考量應用廣泛度、擷取、運用之功能性，後台可否有編輯之功能。	感謝委員建議。因開放後台編輯功能需要維護管理，且不在本次履約項目中；本案已授權使用。	

**花蓮縣文化局 108 年度「花蓮市太平洋臨港歷史廊道文化資產資源  
調查與盤點」期末第一次修正報告書  
審查意見及回覆說明**

計畫名稱：花蓮市太平洋臨港歷史廊道文化資產資源調查與盤點

計畫書內容修正意見：108 年 12 月 13 日

編號	計畫審查綜合意見	修正回覆說明	修正 頁碼
1	《臺灣地名辭書卷二：花蓮縣》呈現格式要前後統一。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2	頁下註格式統一。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3	請補充修正頁碼。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4	P. 136 第 22 至 25 則故事標題大小請調整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5	第 27 則故事之排版能否拉到 P. 144 接續至第 26 則下行。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6	P. 155 及 P. 376 車站改為「北遷」。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P. 155、 P. 381 及 382
7	P. 198 黃淑敬改為黃淑「璫」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P. 199
8	附錄一至附錄三，名稱欄之間距請統一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	

# 目錄

壹、前言 .....	1
一、計畫區域範圍 .....	1
二、歷史時空背景 .....	2
三、文史資料蒐集考察 .....	5
四、居民文史故事蒐集 .....	8
貳、文史資料蒐集及空間指認 .....	9
一、太平洋臨港歷史廊道的空間考察 .....	9
二、產業經濟變動 .....	61
三、歷史現場空間指認 .....	83
參、52 則居民文史故事蒐集 .....	105
一、歷史散步之卷 .....	105
二、街景地理之卷 .....	116
三、店家百業之卷 .....	135
四、百年一瞬之卷 .....	175
肆、結語 .....	191
一、花蓮縣觀光潛力盤點資料 .....	193
二、本案觀光潛力點建議(一)_歷史散步之卷 .....	194
三、本案觀光潛力點建議(二)_街景地理之卷 .....	195
四、本案觀光潛力點建議(三)_店家百業之卷 .....	196
五、本案觀光潛力點建議(四)_百年一瞬之卷 .....	197
伍、參考文獻 .....	198
【附錄】 .....	201
附錄一：東臺灣展望歷史影像清單 .....	201
附錄二：歷史現場周邊歷史影像(顧我洄瀾) .....	222
附錄三：歷史現場周邊已登錄文化資產清單 .....	259
附錄四：故事翻譯—中英日對照 .....	272

## 圖目錄

圖 1 -計畫基地位置 .....	1
圖 2-1935 年吉田初三郎所繪〈大太魯閣鳥瞰圖〉中花蓮港街的部分	3
圖 3-南濱海灘大船小船接駁的歷史場景 .....	4
圖 4-1887 年臺灣番地圖中的花蓮港與奇萊平原的聚落 .....	10
圖 5-1895 年假製版五萬分一地形圖，奇萊平原一帶 .....	10
圖 6-1897 年田代安定「花蓮港新市街假定用地略圖」 .....	12
圖 7-1905 年十萬分一臺灣地形圖之花蓮港部分 .....	13
圖 8-1909 年花蓮港廳館內土地整理原案的土地區分；底圖採用 1914 年五萬分一蕃地地形圖 .....	14
圖 9-1910 年花蓮港市區改正平面圖 .....	15
圖 10-1931 年花蓮港市街圖（一萬兩千分一） .....	16
圖 11-1937 年花蓮港築港計畫平面圖 .....	17
圖 12-1895 年日治臺灣假製二十萬分一圖（擷自中研院臺灣百年歷 史地圖） .....	19
圖 13-左圖為 1895 年《假製版五萬分一形圖》清代日治初期花蓮港 街部分；右圖為 1945 年美軍航照圖。 .....	20
圖 14-1896 年花蓮港新市街假定用地略圖 .....	21
圖 15-1904 年臺灣堡圖（花蓮港市街遷移至新港街） .....	22
圖 16-1910 年花蓮港市區改正平面圖 .....	23
圖 17-1916 年花蓮港市區改正圖 .....	25
圖 18-1931 年花蓮港市街圖 .....	26
圖 19-1931 年花蓮港街職業別明細圖 .....	27
圖 20-1931 年花蓮港街之都市還原樣貌圖。 .....	29
圖 21-小船接駁大船於花蓮港 .....	31
圖 22-花蓮港築港計畫平面圖（紅色部分為第一期計畫） .....	32
圖 23-昭和 6 年度工事施工位置平面圖（主要施工不費為臨港鐵道） .....	33
圖 24-1934 年（昭和 9 年）花蓮港都市計畫圖 .....	34
圖 25-1937 年（昭和 12 年）花蓮港市區計畫圖 .....	35
圖 26-1945 年美軍航照 .....	36
圖 27-1945 年美軍航照（轟炸後的花蓮港北側重工業聚落） ....	37
圖 28-1945 年美軍繪製臺灣城市地圖「花蓮港」 .....	37
圖 29-花蓮市各歷史階段行政區劃的變遷 .....	38

圖 30-臺灣番地圖 .....	40
圖 31-臺灣輿圖之後山總圖.....	41
圖 32-臺灣輿圖之後山總圖.....	42
圖 33-1904 年臺灣堡圖 (擷取自中研院臺灣百年歷史地圖) ....	43
圖 34-1932 年 20 萬分之 1 帝國圖(擷取自中研院臺灣百年歷史地圖) .....	44
圖 35-現今花蓮舊市區里別 (本研究繪製) .....	45
圖 36-1897 年日治臺灣假製二十萬分一圖 (擷自中研院百年歷史地 圖) .....	46
圖 37-1924 年日治五萬分之一地形圖七腳川地區 (擷自中研院百年 歷史地圖) .....	47
圖 38-1956 年臺灣五萬分之一地形圖七腳川地區。(擷自中研院百年 歷史地圖) .....	48
圖 39-臨港歷史廊道周邊清代地名對照圖。(本研究繪製) .....	50
圖 40-1912 花蓮港街平面圖 .....	52
圖 41-1936 年 (昭和 11) 年由海上觀看花蓮港街南濱、海岸驛及周 邊之聚落分佈 .....	62
圖 42-花蓮港賀田組.....	63
圖 43-南濱上岸一景.....	64
圖 44-江口突堤 (左) 與江口氏紀念碑 (右) .....	65
圖 45-花蓮港街米崙臨港線一景, 後方臨海聚落與海堤為鳥踏石仔 與江口突堤 .....	67
圖 46-昭和 6 年 (1931) 改建完成的花蓮港驛.....	68
圖 47-美崙鳥踏石村今昔地景對照.....	72
圖 48-松園別館主體建物現況.....	75
圖 49-1937 年 (昭和 12 年) 花蓮港分屯大隊內集合一景 .....	77
圖 50-日治時期花蓮港分屯大隊之將校集會所 (左) 及其現狀 (右) .....	78
圖 51-臺南衛戍病院花蓮港分院之內部 (左) 與外部 (右) .....	79
圖 52-花蓮港兵事部部長宿舍 (左) 與俘虜收容所所長宿舍 (右) 現況 .....	80
圖 53-臺肥海洋深層水園區之地景變遷.....	82
圖 54-花蓮港分屯大隊 (左), 今為花蓮憲兵隊 (右) .....	83
圖 55-第十三憲兵隊臺南分隊花蓮港分遣所 (左) 今日為國軍人才 招募中心 (右) .....	84
圖 56-臺灣專賣局花蓮港支局.....	84

圖 57-花蓮港街黑金通一景，推測拍攝者應位於朝日組一帶.....	85
圖 58-1931 年（昭和 6 年）後花蓮港停車場前自動車發著場一景	86
圖 59-日治時期花蓮港街黑金通、高砂通交叉口.....	87
圖 60-福住二號橋北側橋頭柱上的日文草寫.....	88
圖 61-福住二號橋北側橋頭柱上的日文草寫.....	89
圖 62-花蓮港賀田組.....	91
圖 63-花蓮港鐵道出張所，現址為花蓮鐵道文化園區一館.....	92
圖 64-〈臺灣島築城計畫一覽圖〉花蓮港部分.....	95
圖 65-花蓮港分屯大隊營區西北側之廢棄防空洞現況.....	96
圖 66-舊陸軍花蓮港兵事部內的防空洞現況.....	97
圖 67-標註遷移碉堡位置之〈花蓮港平面圖〉.....	98
圖 68-國軍會勘碉堡紀錄.....	99
圖 69-烏踏石仔後方機槍堡現況.....	100
圖 70-1944 美軍地形圖，黃色箭頭處為地形相對平緩的缺口 ...	101
圖 71-臺肥海洋深層水園區內之兩座防空洞現況.....	101
圖 72-臺肥海洋深層水園區內之日遺機堡現況.....	102
圖 73-花蓮地區港口附近工事位置圖.....	103
圖 74-美崙溪風景區開放範圍.....	103
圖 75-美崙溪出海口中山獅子公園入口處，被橫放並改裝的陸軍半 月形步堡.....	104
圖 76-太平洋臨港歷史廊道研究調查暨故事撰寫影像素材_顧我洄 瀾.....	191
圖 77-太平洋臨港歷史廊道研究調查暨故事撰寫影像素材_東台灣 展望.....	192
圖 78-太平洋臨港歷史廊道研究調查暨故事撰寫影像素材_文化資 產.....	192

## 表目錄

表 1 -十九世紀末奇萊平原主要聚落人口統計 .....	11
表 2-數化 1931 年大日本帝國職業別明細圖《花蓮港街》之分類屬性表。 .....	28
表 3-大正 9 年州廳新制對照表.....	54
表 4-臨港歷史廊道重要地標與地名對照表.....	55



# 壹、前言

## 一、計畫區域範圍

花蓮再造歷史現場總計畫，嘗試藉由花蓮市太平洋臨港區域各文化資產點的整合，以舊鐵道的海岸線及臨港線（現為自行車道）所構成的「臨港廊道」串聯各文化資產景點區，包含在花蓮溪口已消失的清末花蓮港街遺址、日治前期花蓮港所在的南濱海岸、緊鄰太平洋的花蓮鐵道文化園區、美崙溪口的日式歷史建築群、因花蓮港擴建遷移消逝的東岸街聚落（鳥踏石聚落）、以及花蓮港務局管理的休閒碼頭倉庫區等共六個歷史現場。



圖1 -計畫基地位置

整體計畫在於結合科技與文化資產，擴大文化資產的應用場域，建構具深度的加值內容，並回應民眾對於保護歷史空間與活化之期望，達到歷史記憶保存及文化觀光永續發展之雙贏目的。在執行面上，本計畫主要分為三大主軸，在106-108的三個年度循序漸進來執行。

首先是針對太平洋臨港廊道歷史現場的調查研究與規劃設計。沿舊臨港線路線將南至北串聯「舊花蓮港街」、「舊花蓮港南濱海岸」、「鐵道文化園區」、「美崙溪畔歷史建築群」、「烏踏石聚落」、「花蓮港休閒碼頭」等六個太平洋沿岸的重要歷史現場。針對各場域進行相關調查研究以及數位導覽媒材的建置，同時依各基地現況規劃歷史場景重現及導覽之方式。

第二個主軸聚焦在美崙溪畔歷史建築群，包含中廣花蓮電臺歷史建築，以及美崙溪畔日式宿舍群（將軍府）。在相關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進行內外空間的活化與景觀設計，將文化資產進行復原修復，並進一步結合虛擬實境科技，規劃導覽空間，呈現臨港廊道各歷史現場的時空變遷。同時也運用其位於美崙溪口的臨海地理優勢，作為導覽服務中心，推廣花蓮市作為東岸海港城市獨特的文化歷史風貌。

最後則是在既有的海岸自行車道、步道的基礎上，規劃各歷史場景之導覽路線及解說點，以美崙溪畔的歷史建築群為核心，利用彈性的交通載具及服務方案將南北各歷史場景之導覽路線連結，同時運用新一代網路通訊及擴增實境技術，建置智慧行動導覽服務，以科技化的數位內容輔助歷史現場導覽，強化歷史空間之歸屬感與認同感

## 二、歷史時空背景

入船通通向船舶來到的花蓮海濱。一九二五年，在南濱，吐著充滿煤油味濃煙的宮崎丸在離岸百餘米的海上等著接貨的小駁船緩緩靠近。花蓮港還沒有港口。你聽到海浪在歌唱，虛詞母音，一如不遠處傳來的阿美族歌聲。

Hoy-yan hi-yo-hin ho-i-yay han hoy-yay ho hi-yo-hin hoy-yay。

—陳黎〈想像花蓮〉

這是節錄自花蓮著名詩人及鄉土作家陳黎的作品。1925 年的花蓮港街，在日人對於臺灣後山做為殖民基地的政策規劃下，已迅速的進行各項的都市建設，是一個充滿日式街道名，結合臺灣原住民、漢民族、日本居民的多元文化氛圍的城市。1925 年也是臺灣東部從花蓮港街到臺東街的東線鐵道正式通車的前一年。在尚未築港的 1920 年代，往花蓮的貨運運輸，主要仍是靠著船運在南濱外海用小船接駁，再送上海岸驛用鐵道送到花蓮港驛。1931 年開始了築港計畫，為了送築港物資所構築的臨港線鐵道，在 1939 年築港完成後化身為客貨兩用的太平洋臨海鐵道，直到 1992 年花蓮舊火車站廢除裁撤為止。



圖2 -1935 年吉田初三郎所繪<大太魯閣鳥瞰圖>中花蓮港街的部分

1935 年吉田初三郎所繪<大太魯閣鳥瞰圖>中花蓮港街（圖 2），就描繪了當時還在築港期間的空間意象，花蓮舊港到花蓮新港間，有著海岸線鐵道與臨港線鐵道接連。這兩條臨海鐵道路線的開築見證了花蓮港街市的發展歷程，從市區到南濱、北濱以及花蓮港新港築港的產業、人文歷史發展百年來也在此臨港線中流動。

若將時間再往前推移，沿著這條太平洋的臨港路線往花蓮溪口，在花蓮溪的出海口處，則是清代花蓮港街的主要聚落聚集處。1874 年「牡丹社事件」讓清廷深覺後山「番地」治理的重要，為了杜絕外國勢力對後山的覬覦，乃著手「開山撫番」。位於花蓮溪口的「花蓮港街」也成為清兵勇營重要的駐屯地點。在此聚落的南北兩側各有一堡壘，位於街區北邊為方形；位於街區南面者為圓形，圓周約 300 公尺。

然而，隨著日本殖民政府將花蓮港街往北邊約三公里處的舊新港街遷移，花蓮溪口的街區聚落與兵營堡壘，也迅速凋零，百年後已消失在地景上。

沿著太平臨港廊道的軸線，不僅見證了花蓮的城市發展史，也羅列了一處處消逝的歷史現場，位於南濱海岸的海岸驛，1941年廢止後，1.1公里的路線依然保留，到1982年拆除並作為南濱公園用地；而隨著花蓮新站的落成、北迴鐵道的通車，往花蓮港站的臨港線也隨之廢止、舊火車站體也被拆除，1992年將廢線路基改為自行車道，至今仍有不少懷念臨港線歷史記憶的民眾及臺鐵員工，期待臨港線的復駛，重現花蓮臨港線的歷史場景與鐵道運輸傳奇；另一方面，曾於築港風光一時位於北濱的鳥踏石聚落，是少數緊臨太平洋海岸的海岸聚落，1980年代則在花蓮港擴建過程中被迫遷移，聚落的繁華與景觀則已消失在地圖中。



圖3 -南濱海灘大船小船接駁的歷史場景

花蓮臨海鐵道的海岸線、臨港線雖然已經廢止改為為一般道路及自行車道，但廢止時間僅是20~30年前，其臨港運輸的身影仍在多數花蓮市民的歷史記憶中。尤其是這些軌道路基仍在，且沿線可展現清末花蓮港街的撫墾起點、南濱船運停泊的舊港區、築港後消逝的鳥踏石聚落等重要歷史現場；再加上沿線尚有文化局積極保存、活化的花蓮鐵道文化園區、美崙溪畔歷史建築群（將軍府、中廣花蓮臺、松園別館、菁華林苑等）；以及由花蓮港務局保存活化的休閒碼頭倉庫區。若能妥善規劃、以太平洋臨海廊道的概念呈現，可將這些重要的地方文史景點，整合為「線」或「面」的區域保存，重新連結與再現土地與人文的歷史記憶，落實文化保存於民眾生活。

### 三、文史資料蒐集考察

#### 以史料考證城市變遷歷史與指認現況空間

依據現有歷史圖資，1874 年「牡丹社事件」讓清廷深覺後山「番地」治理的重要，乃著手進行「開山撫番」。位於花蓮溪口的「花蓮港街」也成為清兵勇營重要的駐屯地點。然而，隨著日本殖民政府將花蓮港街往北邊約三公里處的舊新港街遷移，花蓮溪口的街區聚落與兵營堡壘，也迅速凋零，百年後已消失在地景上。

位於南濱海岸的海岸驛於 1941 年廢止後，1.1 公里的路線依然保留，到 1982 年拆除並作為南濱公園用地；而隨著花蓮新站的落成、北迴鐵道的通車，往花蓮港站的臨港線也隨之廢止、舊火車站體也被拆除，1992 年將廢線路基改為自行車道；另一方面，曾於築港風光一時位於北濱的鳥踏石聚落，是少有緊臨太平洋海岸的海岸聚落，1980 年代則在花蓮港擴建過程中被迫遷移，聚落的繁華與景觀則已消失在地圖中。以上資料有待以地圖資訊來做時間與空間之指認，並以史料分析考證。

#### 【工作內容】A

1. 城市發展史的論述、配合史料的考證。
2. 利用縣府地理資訊倉儲系統、花蓮百年歷史地圖，文化局相關出版品資料，將城市變遷過程的地理位置(參見 43 頁)，以較精確的現況地圖進行範圍的界定。

#### 探究舊地名及歷史路徑成形原因

花蓮自古以來即是一個多族群分布的區域，加上經歷不同政權的統治，從地名便可看出這個現象：有原住民的地名(如：馬太鞍)、漢式的地名(如：順安)、日式的地名(如：瑞穗)及深富政治意味的地名(如：光復)。從前對花蓮的稱呼相當多，有「里奧特愛魯」、「哆囉滿」、「崇爻」、「澳奇萊」、「奇萊」、「洄瀾」、「花蓮港」等，散見於當地住民口述、網路媒體、地方文史資料等。惟對於歷史文獻比對考證，空間指認及地區口述資料之紀錄彙整考究尚不足，當地民眾難以感受歷史脈絡與文化生活的意涵與實質體驗。

#### 【工作內容】B

1. 臨港廊道六大分區（花蓮溪口-花蓮休閒碼頭）、奇萊平原一帶，歷史地名清單以及源流的整理。
2. 歷史地名點的空間範圍指認（搭配歷史地圖或現況地圖）

### 調查區域內資源與觀光潛力點

花蓮市太平洋臨港廊道之六個歷史現場與花蓮港市街發展史息息相關，區域內資源與觀光潛力點（如旅遊觀光路線）有賴詳盡的基礎資料蒐集。

- ◆ **經濟產業（如漁業）的興衰：**鳥踏石仔是一塊大礁石，在花蓮築港以前，礁石上常有海鳥群集。百多年前，人們划船來，邂逅這塊鳥踏石仔，切進海灘登陸，建立一個漁村，後來大家就將這個漁村叫做鳥踏石仔。日治時期因為日本政府決定開發花蓮，因而在鳥踏石仔漁村北側開築花蓮港口。當時築港工事吸引了四方來聚的人們，1940 年代鳥踏石仔漁村比較大的族群有琉球人、日本人、龜山人（宜蘭龜山島）、南部人（屏東林邊）、噶瑪蘭族等人，這些習慣靠海維生的族群集體搬遷的同時，也帶來了各自不同的生活習性和捕魚方式。

### **【工作內容】C**

1. 花蓮臨港廊道所涉及的相關產業的調查（漁業、林業、農業...等）
2. 相關產業的空間分布以及空間變遷（結合地圖、GIS 描繪）
3. 以鳥踏石仔為重點，調查該場域的產業興衰。

- ◆ **港口與鐵路之交通發展史：**「花蓮港」是一個濱海的地名所作的稱呼，因為日治時期 1938 年（昭和 13 年）花蓮未完成築港前，花蓮並無所謂的「港口」可供船隻平順的靠岸停泊裝卸貨，主要仍是靠著船運在南濱外海用小船接駁，再送上海岸驛用鐵道送到花蓮港驛。花蓮港是在日治時期 1939 年（昭和 14 年）興建完成的人工港口，舊稱「洄瀾港」（Karenko），除了扮演貨物運輸功能外，臺灣總督府在花蓮港區附近也計畫發展鋁業、電氣、氮氣、金屬精煉等臨港工業，一方面是著眼於產業發展，另一方面也是建設戰備軍需的重要現代化工業設施。

## 【工作內容】D

1. 花蓮港築港史調查
2. 臨港廊道範圍內東線鐵道發展史（海岸線、臨港線）之背景陳述

### ◆ 花蓮港區（工業發展史調查），由日治時期以來所遺留的軍事遺構來印證產業發展：

- (1) 位在美崙山的松園別館是花蓮縣僅存日治時期最完整的一棟軍事建築，擁有制高點的地理優勢，視野良好，不但可以監控眼前太平洋海面上的軍艦船隻，也能掌握從前附近南機場飛機的起降，加上滿天茂密的松樹枝葉，讓這棟灰色建築更是顯得隱密。松園別館興建於 1942 年（昭和 17）年，為當時日軍在花蓮的重要軍事指揮中心：兵事部的辦公室，四周因老松林立、環境清幽，故而得名。1947 年由陸軍總部管理、陳誠青年軍駐守；後來又成為「美軍顧問團軍官休閒度假中心」。
- (2) 美崙溪畔日式宿舍為日治時期的高級官舍，以日治時期陸軍指揮官中村大佐的寓所為中心，此日式宿舍群建築有「獨棟式」與「雙併式」格局，皆具時代特色，係花蓮發展歷程中重要證物之一。基地選址（依美崙山、美崙溪）整體基地完整，在花蓮市都市景觀上居極重要的關鍵位置。
- (3) 花蓮臺肥招待所位於花蓮市中美路，臺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花蓮廠前身為日本アルミニウム(鋁)株式會社花蓮港工場，為了發展軍事產業而於 1938 年（昭和 13 年）左右進行工廠改建及擴廠的建設。

以上建築均與軍事息息相關，以上資料有待以地圖資訊來做時間與空間之指認，並以史料分析考證。

## 【工作內容】E

1. 臨港廊道軍事遺址及二戰軍史調查
2. 松園別館發展史研究調查（整理現有研究報告）
3. 美崙溪畔日式建築群研究調查（整理現有研究報告）
4. 臺肥歷史建築群研究調查

### ◆ 庶民生活及民生經濟：花蓮縣文化局出版品《顧我洄瀾》一書中有張空拍照片（〈花蓮港市街〉，圖 160）在 1935 年（昭和 10 年）左右由日本海軍

的航空隊所拍攝，在照片左邊寫著「花蓮港市街」，幾乎在美崙溪以南的花蓮市區都被清楚的入鏡，只要將照片放大仔細一看，花蓮港驛、花蓮港廳、常盤館、稻住館、花蓮港廳、臺銀花蓮港營業所、花崗山公園、早已消失的鄭成功廟以及一旁甫落成的城隍廟……在照片中全歷歷可數，在照片右邊中央還可以見到將軍府，對我們了解日治時代的花蓮港城市風貌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照片。期透過產業活動、傳統雜貨、金紙香燭店、茶館或小吃攤商等口述資料及社區故事蒐集及文史考證分析，描繪出庶民生活與文化內涵。

#### **【工作內容】F**

1. 舊市區工商產業及生活地景的指認。

#### **四、居民文史故事蒐集**

#### **【工作內容】G**

1. 臨港廊道沿線、社區文史、故事列表
2. 市民生活歷史記憶初步訪談：已著手進行鳥踏石漁村、舊南濱、舊火車站周邊相關耆老名單的收集及初步訪談。
3. 52 則故事詞條的列出
4. 市民生活歷史記憶進階訪談
5. 分期繳交書寫完成之故事
6. 發送適當中英翻譯

## 貳、 文史資料蒐集及空間指認

### 一、 太平洋臨港歷史廊道的空間考察

以下就本計畫所提及六處歷史現場，從整體區域的歷史發展脈絡，分別就開山撫番前後的聚落空間分布、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市街移轉、林野整理事業後的土地秩序、東線鐵道興築後的市街發展、築港後美崙地區的都市擴張等五個階段進行歷史發展進程之說明。

#### (一) 歷史現場的區域發展脈絡

##### 1. 開山撫番前後的聚落空間分布

1684 年清朝將臺灣納入版圖，然而東臺灣因為地形環境及封山禁令，屬於清廷政府管轄的化外之地，主要為原住民部落聚集的山林原野。花蓮港所在的奇萊平原，位於縱谷平原的北端，背倚中央山脈，東面太平洋，在文獻紀錄上，奇萊平原由北自南分別為噶瑪蘭族、撒奇萊雅族，以及南勢阿美族生活的場域，往中央山脈山區則是太魯閣族、賽德克族的勢力範圍。

十九世紀初的清嘉慶、道光年間，開始有漢人自宜蘭越嶺開墾，1851 年（咸豐元年）則有臺北劍潭人黃阿鳳在艋舺、大稻埕一帶招集十六人租賃，募佃兩千兩百餘人來開墾，在奇萊原野建立了三仙河庄、十六股庄、武暖庄、沙崙庄、十八鬮庄等。然而，此時仍在禁令下的奇萊平原，來此開墾之漢人不僅得面對瘴癘之氣、資金的不足，還得面對原住民部落的紛擾與衝突。這些墾民最後於 1867 年（同治 6 年）退出敗走，所墾田園於是歸於荒蕪。然而，1857 年（咸豐 7 年），花蓮溪北側另有三十餘名漢人來自開墾，建茅屋十五、六戶，農業聚落，同治年間已達四十餘戶。

「花蓮港」之名在文獻上，始見於 1874 年（同治 13 年），沈葆楨北路開山奏疏中。該年發生的「牡丹社事件」讓清廷深覺後山「番地」治理的重要，為了杜絕外國勢力對後山的覬覦，乃著手「開山撫番」。1875 年（光緒元年）設立「卑南廳」統轄後山地區，後山才正式進入清國的版圖，「花蓮港」也成為清兵勇營重要的駐屯地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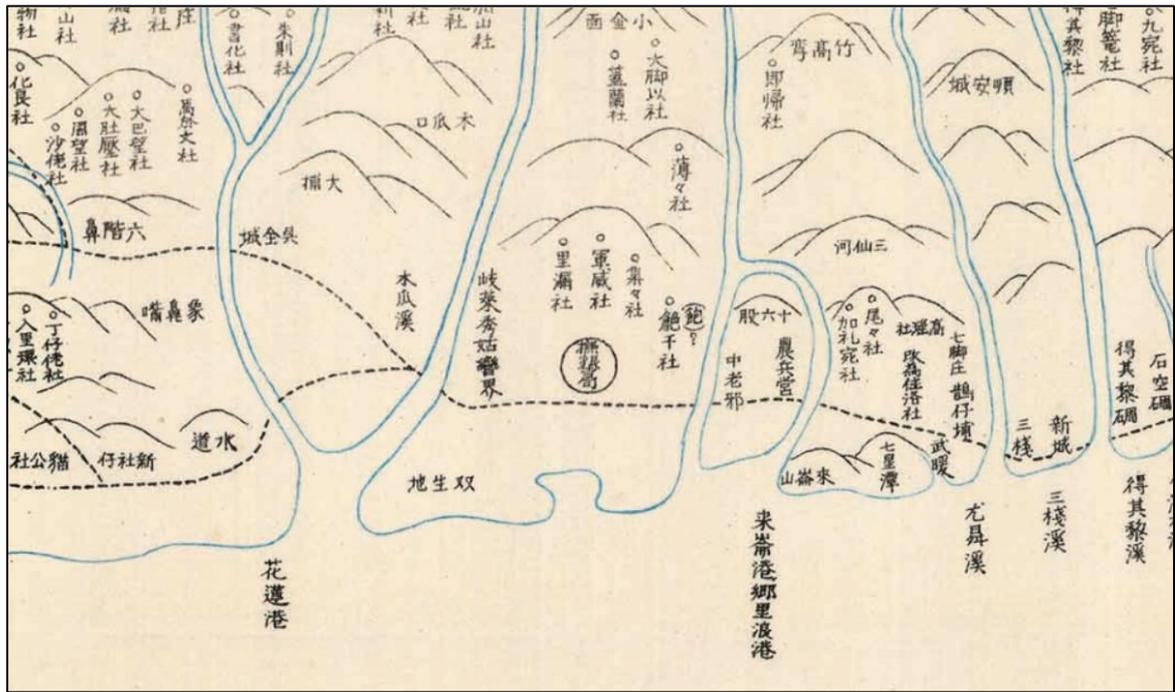


圖4 -1887 年臺灣番地圖中的花蓮港與奇萊平原的聚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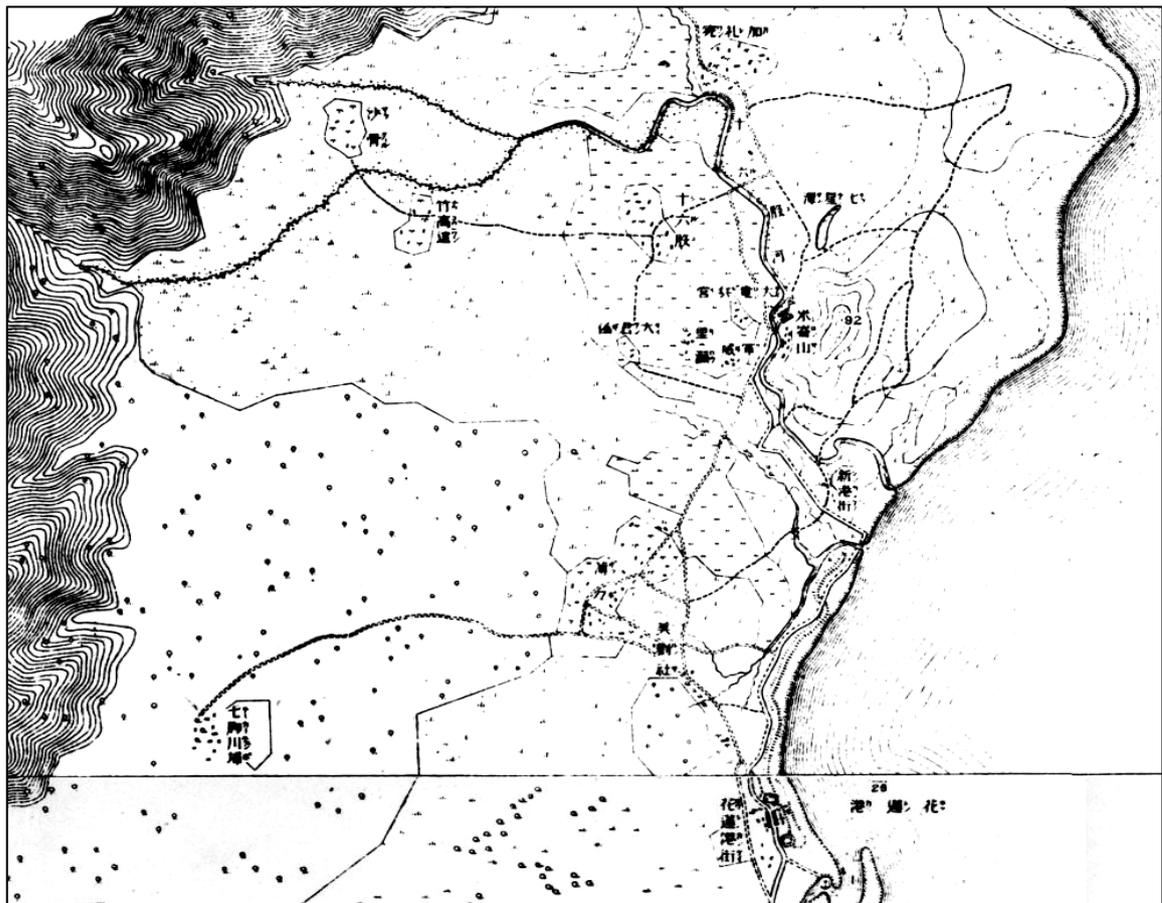


圖5 -1895 年假製版五萬分一地形圖，奇萊平原一帶

1875 年因牡丹社事件開山撫番，清朝的國家力量開始進入後山，由羅大春主導的北路開闢工作，北起蘇澳，南至花蓮港，作為往來前後山的重要交通管道，正式開拓後山原本隔絕的地理連結，並開始出現兵營及屯田。清廷另在奇萊平原的十六股庄設立後山北路撫墾局，奠定此地為漢人聚集的重要聚落，根據臺東撫墾署的調查，當時十六股庄（又名新復興庄）已有 87 戶，男女共計 330 人，而位於花蓮溪口的花蓮港街則有 49 戶，人口 186 人。

根據 1897 年田代安定的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對花蓮港一帶現住人口的調查（表 1），再比對 1895 年假製版五萬分一地形圖（圖 5），可窺見日治初期漢人街庄聚落人口的成長及分布位置。以七腳川為首的南勢阿美七社，則是此區的主要勢力，人口佔此平原地帶人口近八成之多。

表1 -十九世紀末奇萊平原主要聚落人口統計

主要聚落	臺東撫墾署		田代安定 1896 年之調查				總人口
	戶數	人口數	漢人		原住民		
			戶數	總數	戶數	總數	
加禮宛五庄	117	404	35	109	78	365	474
三仙河庄	29	139	12	127	47	80	207
十六股庄	87	330	73	275	19	58	333
新港街庄	缺	缺	6	18	1	5	23
農兵庄	32	108	33	109	5	21	130
軍威庄	9	32	6	44	13	49	93
七腳川社	缺	缺	16	52	360	1628	1680
荳蘭社	缺	缺	5	16	354	1431	1447
薄薄社	缺	缺	7	47	338	1049	1096
里漏社	缺	缺	0	0	92	592	592
魁魁社	缺	缺	0	0	33	125	125
飽干社	缺	缺	1	3	111	505	508
歸化社	缺	缺	0	0	84	360	360
花蓮港街	49	186	67	217	4	12	229
小計	323	1199	261	1017	1539	6280	7297

資料來源:田代安定（1897）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

註 1.臺東撫墾署統計資料不完整或未調查，以缺字註記。

註 2.田代安定調查之族群類型，凡阿美族、平埔等皆以原住民計。

註 3.清末及日治初期聚落名稱因音譯略有不同，本表以 1904 年臺灣堡圖上地名為依據。

## 2. 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市街移轉

1895年（明治28年）臺灣進入日本殖民統治，改隸初期，花蓮港原屬臺南民政支部臺東出張所，但此時日人尚未佔領東部，故未能實行。明治29年6月，殖民政府將臺灣劃為臺北、臺灣、臺南三縣，縣下設支廳。臺東直隸州於1896年（明治29年）5月25日，日軍於卑南登陸，並揮軍北上進入奇萊，將當時花蓮港屯營官邱光斗的清兵遣送回國後，日人勢力才算正式進入花蓮。

1897年（明治30年）5月，日本將臺東出張所改為「臺東廳」，並於6月置卑南（臺東）、水尾（瑞穗）、奇萊（花蓮）三個辨務署，歸臺東廳管轄。1898年（明治31年）8月，廢水尾、奇萊辨務署，設置「臺東廳花蓮港出張所」，設置地點就在花蓮溪口的花蓮港街。根據馬偕《臺灣遙寄》一書所描述的花蓮港，「花蓮在海邊沙堤上，有兩排茅屋及兩百呎寬的街道。郊外有少數平埔蕃，住民大部分是漢人，和蕃人從事交易，附近並有一兵營」。此外，日人石阪莊作在1904年所著《臺灣踏查實記》也提及花蓮港街跟兵營的樣貌，花蓮港街中央有空壕通過，長約50公尺，南北各有一堡壘，位於市街北部者，瀕臨海岸，為方形；位於市街南部者為圓形，圓周約300公尺。1897年田代安定所繪製的「花蓮港新市街假定用地略圖」（圖6）則可印證十九世紀末花蓮港街及南北兵營堡壘的描述。然而，此新市街的規劃並未實現，甚至此地的聚落在多年後幾乎完全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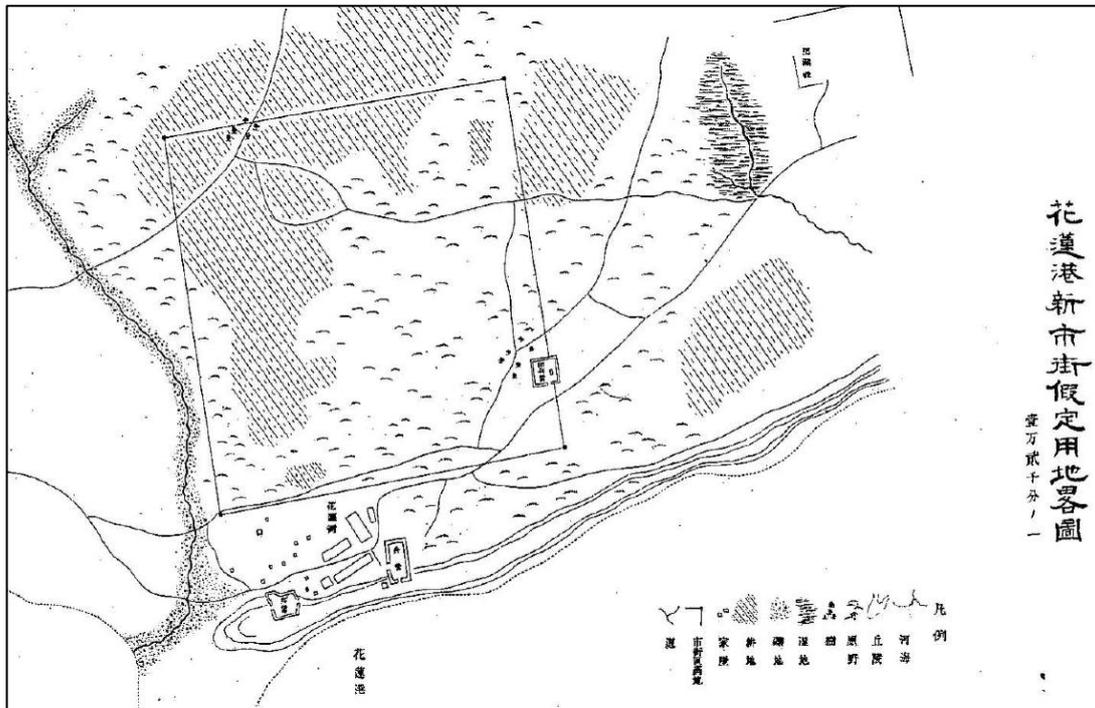


圖6 -1897年田代安定「花蓮港新市街假定用地略圖」

1899年（明治32年）11月，當時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巡視東臺灣時，認為花蓮港位於花蓮溪口，且接近海岸，有風浪襲擊的危險，建議將市街移往較安全的地帶。總督府於是在1900年（明治33年）6月底，將花蓮港出張所遷移到3公里外的新港街（今花蓮市舊火車站及花崗山附近），並將新港街重新命名為「花蓮港」，原花蓮港街居民則在同年七月的風災後隨之移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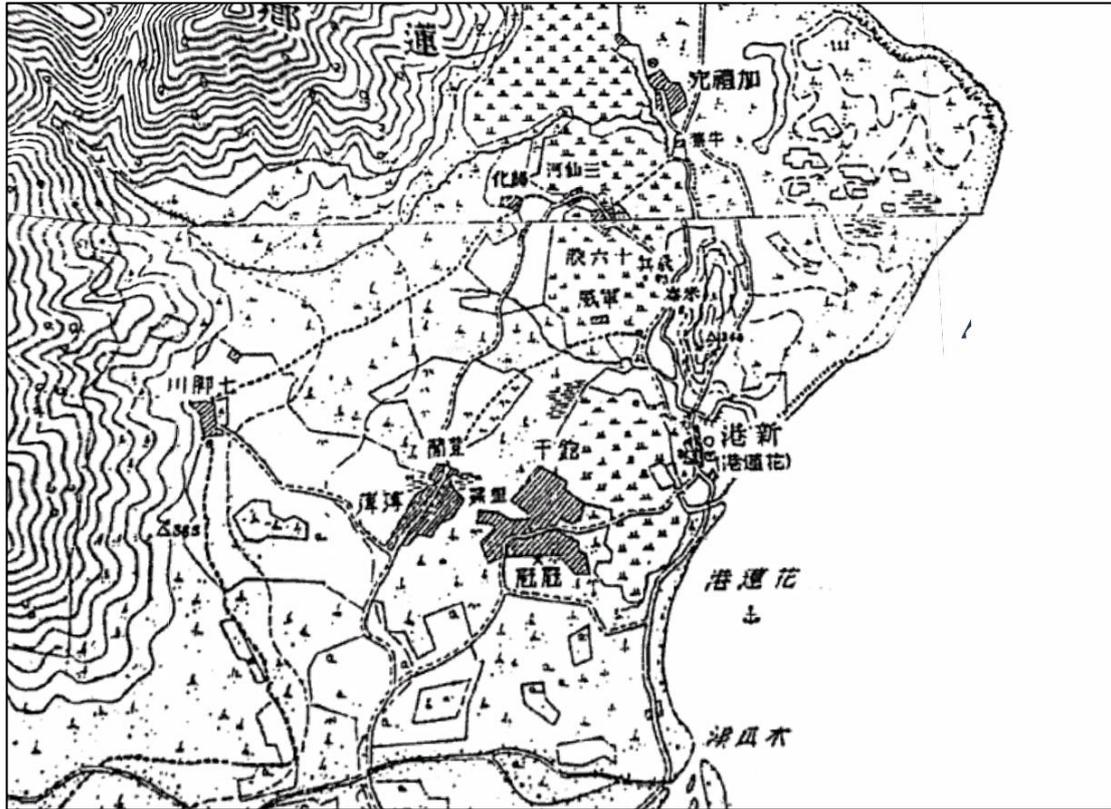


圖7 -1905年十萬分一臺灣地形圖之花蓮港部分

從1905年十萬分一臺灣地形圖中，即可窺見二十世紀初期奇萊平原的聚落空間分布。由於本套圖是從1904年測繪的兩萬分一臺灣堡圖縮製而成，清楚呈現各聚落的名稱、庄街涵蓋範圍及周邊的土地利用狀態。若比對1895年的地形圖，可發現原本位於木瓜溪（花蓮溪）口的花蓮港街已經消失在地圖上，僅存一小區塊的建地圖徵；而位於美崙山南側的新港街，則用括弧記號標記為花蓮港，在其南側的南濱海岸外，則以港灣的圖例，註記了花蓮港。換言之，在日本殖民統治的前10年，「花蓮港」不論是地名或實質的港口功能，在國家力量的介入下，分別往北移動至美崙山南側及南濱海岸。

### 3. 林野整理事業後的土地秩序

臺灣總督府自1898年（明治31年）起開始進行土地調查事業，也同時進行地籍資料的整理與地形圖的測繪。然而這與殖民統治密切相關的

業僅施行於西部平原，東部臺灣及中央山地並未同步進行。而是在1910年（明治43年）起的林野整理事業時才開始進行相關基礎調查。另一方面，總督府為了取得日本農業移民事業用地，自1908年（明治41年）起也開始進行移民適地調查，經數次調查與基地比較後，認為東部的15處適地較西部適於收容移民，並決定在東部臺灣建立模範移民農村。然而，1909年（明治42年）地方官制改正後，原臺東廳所轄花蓮港支廳及大部分璞石閣支廳、成廣澳支廳的範圍納入新設立的花蓮港廳管轄，建立基礎的土地調查及地籍資料已是殖民政府刻不容緩的工作。

為了解決內地移民土地取得並規劃一套東臺灣土地整理的藍圖，總督府在施行林野整理前，便以1909年（明治42年）的移民適地調查為基礎，擬定了「臺東花蓮港兩廳館內土地整理原案」，就東臺灣未來土地分配進行了完整的規劃。圖8為林野調查前擬訂的土地區分，其中綠色塗色的七腳川內地移民預定地，適逢1908年的七腳川事件，奇萊平原最大的阿美族七腳川部落遭受日警的討伐與驅逐，部落族人被迫遷移到其他區域，也使得此區域在1910年劃定為東臺灣第一個官營移民村。圖中藍色塗色的區域為土著部落整理區域，主要是要透過土地整理，劃定地籍產權，同時瓦解原住民原有的共業地概念，建立以圖統地，以地治人的管理方式。而海岸地帶（黃色塗色）的特別處分或已完成豫察區域，則是以劃定官有土地進行拓殖的預定地，日後花蓮港地區的糖業農場、飛行場、港口及都市計畫區域，主要都在此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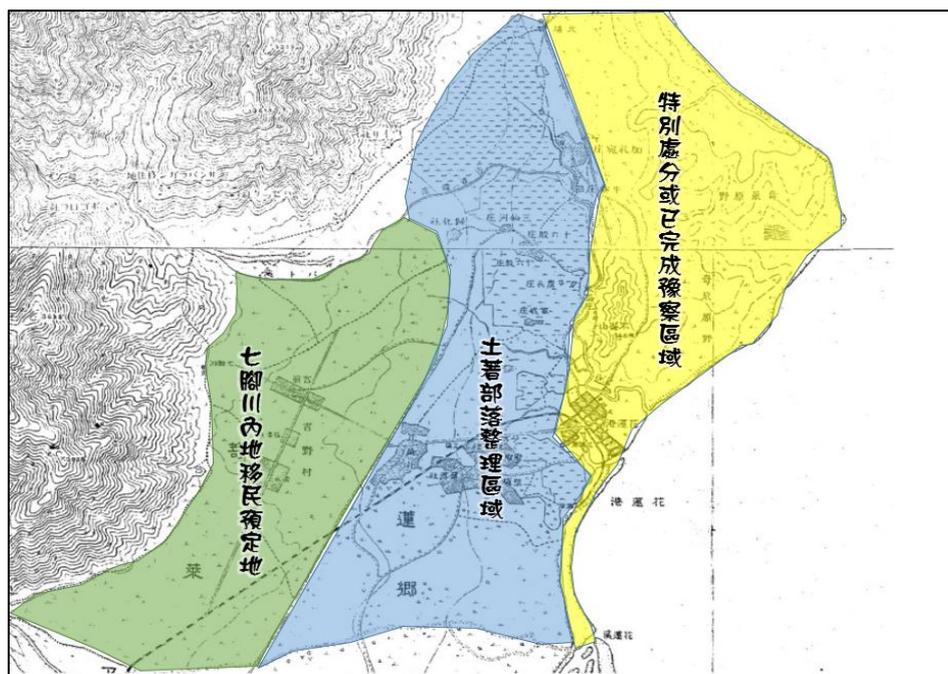


圖8-1909年花蓮港廳館內土地整理原案的土地區分；底圖採用1914年五萬分之一蕃地地形圖

#### 4. 東線鐵道興築後的市街發展

1908年(明治41年)，日本國會議會核准臺東線鐵道興築工程，並於次年成立鐵道部花蓮港出張所。因預算編列，分期至1925年(大正10年)始完成至里壠(關山)段官方鐵道的鋪設，後收購原屬臺東開拓株式會社里壠至臺東的私營鐵道，於1926年(大正15年)完成全線通車。

東線鐵道自1910年(明治42年)2月開工後，該年底完成花蓮港到鯉魚尾(壽豐)的鐵道。然而，為了接駁位於南濱海岸花蓮港航運的運送，1912年初已延伸鐵道至今日位於南濱海岸的太平洋公園，並設立花蓮港海岸站。1910年(明治43年)花蓮港廳頒布「街路取締規則」，明定花蓮港街為實行地區，明令街路修理、使用、通行權等規定，同年公布市區改正計畫。圖9由花蓮港廳所規劃的市區改正平面圖中，可發現花蓮港街所規劃的棋盤式道路，與鐵道路線平行，跟既有的聚落道路呈現約30度的交會，重新刻畫了花蓮港街區的都市紋理。花蓮港街區的重劃，也融入了日式街道名稱，例如黑金通、入船通、高砂通、筑紫橋通、春日通、營所通……等，預定打造為東臺灣的內地殖民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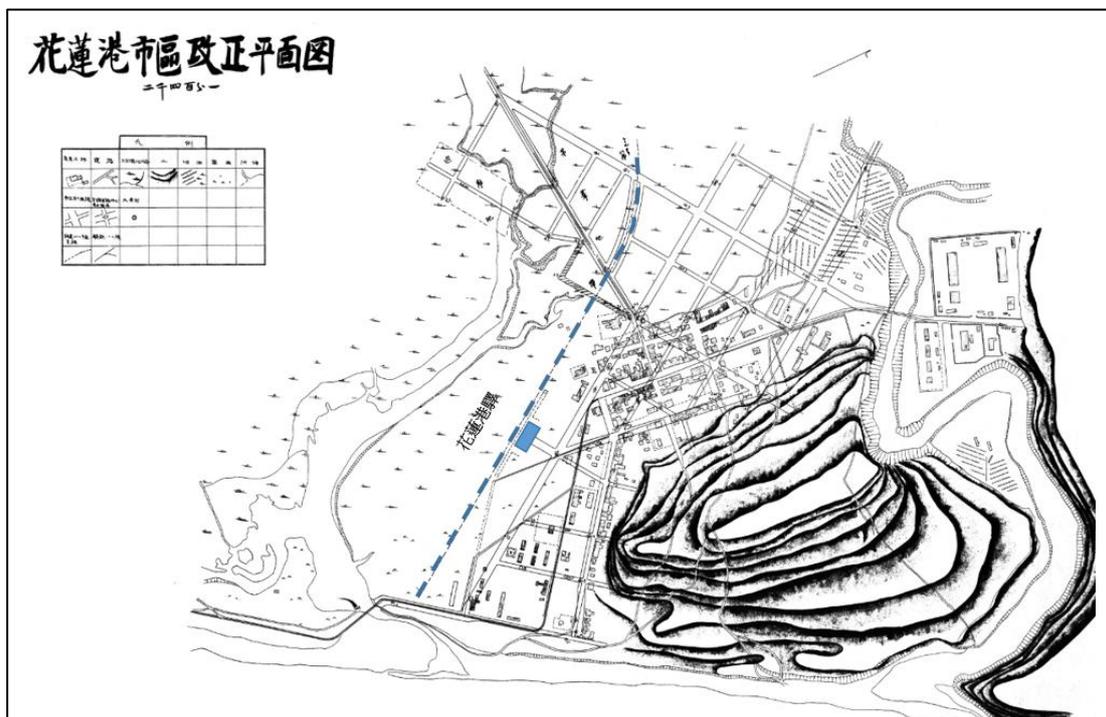


圖9 -1910年花蓮港市區改正平面圖

大正年間，隨著總督府理蕃事業的結束，殖民政府轉而積極於花蓮港街區的發展，依序於1916年(大正5年)及1921年(大正10年)制定了東線鐵路

以南及郊區的市區擴大計畫，以期解決人口逐漸增加的發展問題。這些市區擴改正計畫採用棋盤式道路系統的規劃所有道路皆垂直或平行於東線鐵道及花蓮港驛前方的「黑金通」(今中山路)，另由筑紫橋通(今中正路)跟高砂通(今公園路、中華路部分)連結市郊的阿美族部落與吉野移民村(圖 10)。隨著市街的發展，緊鄰紅毛溪口及南濱海岸的花蓮港驛，也逐漸發展為具備鐵道出張所、員工宿舍、機務段、工務段、鐵道醫院等的東線鐵道聚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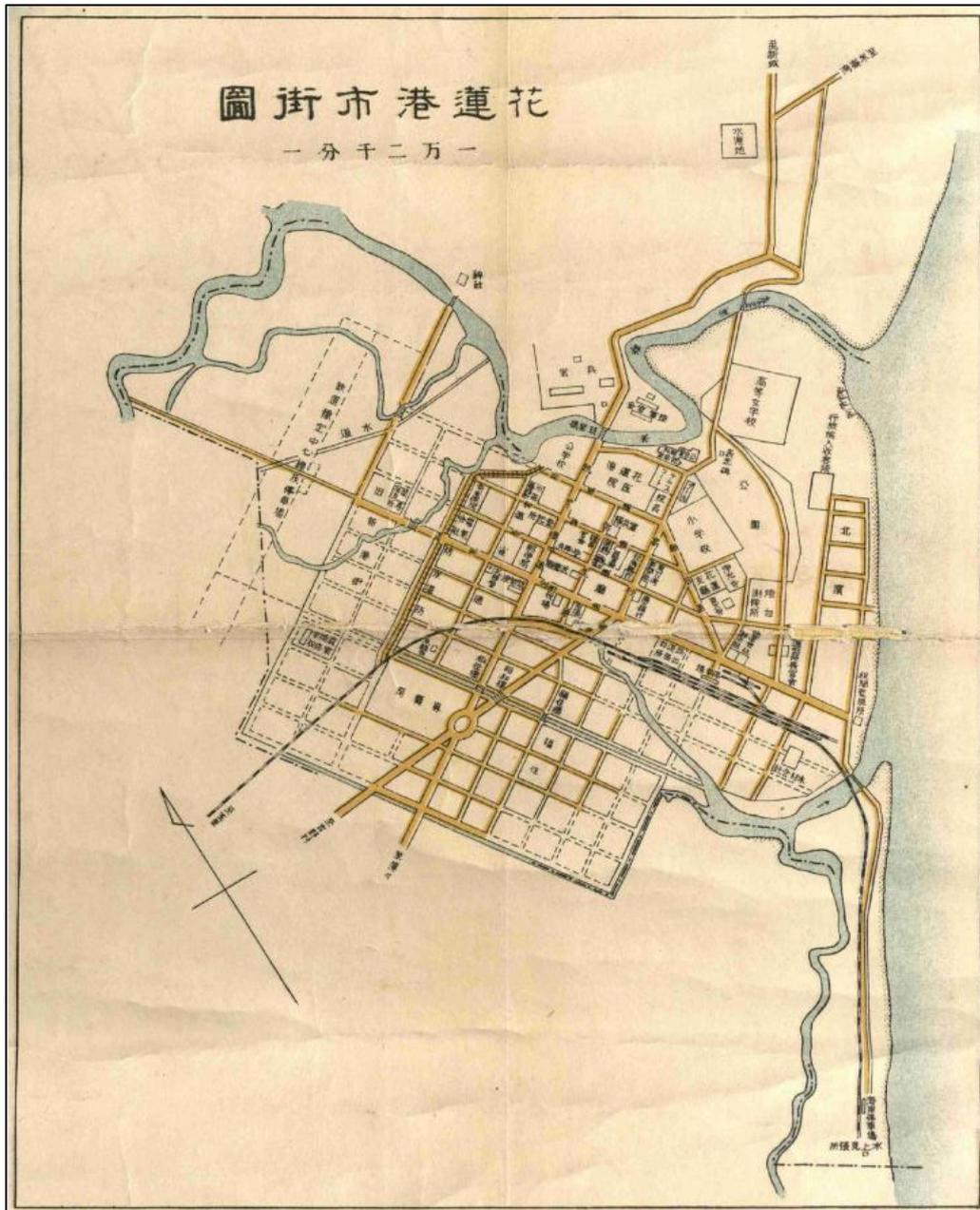


圖10-1931年花蓮港市街圖(一萬兩千分一)

##### 5. 築港後美崙地區的都市擴張

1931年(昭和6年)築港工程開啟後，從市區經北濱到米崙地區的臨港聯

絡鐵道也開始進行。同時期的米崙地區的市區計畫也開始推動，將原本農民放牧的米崙地區轉化成為棋盤狀的新市街，許多企業、文教、行政設施機構也紛紛設置，以及市營住宅建設的展開，使得米崙地區在花蓮港築港的帶動下，成為花蓮市街擴張的緩衝地區。然而，隨著二次大戰的發展，日軍對於天然資源的需求日增，軍事重化工業也成為港區腹地發展的方向，日本煉鋁工廠、東邦金屬工廠等紛紛於米崙地區的臨港工業地帶設廠。二次大戰期間，花蓮港碼頭及臨港工業區遭受美軍空襲，受創嚴重，米崙地區的發展也呈停滯狀態。1951年花蓮發生大地震，舊市區受災嚴重，花蓮縣主要行政機關搬遷至美崙（原米崙）地區，也賦予此區新的發展開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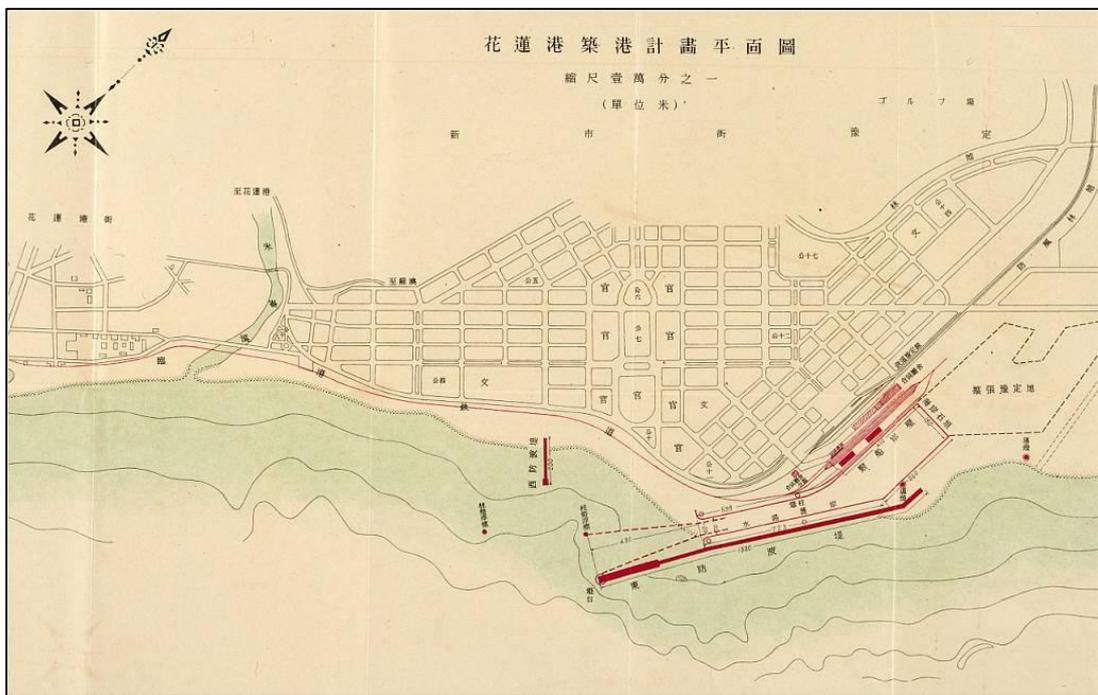


圖11-1937年花蓮港築港計畫平面圖

太平洋臨港歷史廊道歷史現場所在的花蓮市海岸地帶，位處臺灣東部的花蓮縣，北臨宜蘭縣、南接臺東縣，以中央山脈與臺灣西部相隔，自然的屏障使得漢人於東部的開發遲於西部，而被稱作後山。因此在漢人進入花蓮地區前，奇萊平原上主要是以南勢阿美七社與加禮宛六社為主要居住族群。<sup>1</sup>有關花蓮奇萊平原地區最早被記錄下來的文獻之一，為荷西時期 1638 年 2 月 12 日的《臺灣日誌》，記述當時荷蘭東印度公司為探詢金礦而來到東臺灣之見聞，其中提到 Danauw 或 Tonau（花蓮溪）與 Iwattan 河（三棧溪）兩條溪流，對於聚落的部分也提及沿著河岸有大小不一的聚落；另外 1630 年前後西班牙的文獻中所提到的 Chiulien 漢譯水璉；Tataruman 則為荷蘭文獻中的 Tallaroma，為以荳蘭為首

<sup>1</sup>沈葆楨，(1874)《福建臺灣奏摺》。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頁 33。

薄薄、里漏三個番社的統稱。<sup>2</sup>

自清帝國統治以來，始終沒有臺灣全島一體的概念，直至 1874 年牡丹社事件日軍出兵臺灣後，清政府才意識到後山「番地」治理的重要性，而著手「開山撫番」，開闢聯絡東部與西部臺灣的北、中、南三條道路，解除封山禁令，並於隔年 1875 年（光緒元年）設立卑南廳。相對於西部臺灣，國家力量直至清末才正式確立在「化外之地」後山的主權。然而，事實上漢人於東部臺灣的開發是領先於清政府，最早進入花蓮奇萊平原地區的漢人，根據文獻紀錄為 1812 年（嘉慶 17 年）李享與莊找等人自宜蘭南下開墾，向居住於奇萊平原上的南勢番，包括荳蘭、薄薄、七腳川等五社通事購買土地。<sup>3</sup>其後陸續有漢人從宜蘭、淡水等地招募佃農到此拓墾，形成小型聚落，漢人勢力也在奇萊平原漸漸累積。

4

過去清代的花蓮港市街，並非坐落於今日花蓮舊市區，而是位於花蓮溪口北側濱海地區（今阿美文化村一帶），過去是被稱作洄瀾。因花蓮溪注入太平洋的地方會產生洄瀾的形狀而得名，又一說是與海岸邊會捲起波瀾的狀態有關，但「洄瀾/回瀾」這樣的名字是見於康熙末年到雍正乾隆年間漢人未被准許進入番地的時代。<sup>5</sup>同治年間才始出現以花蓮港為此地之名。<sup>6</sup>

根據 1895 年初所完成的《臺東州采訪冊》中之記載，清末位於花蓮港奇萊平原的漢人聚落有花蓮港街，民 33 戶、商 20 餘戶，男女 322 人；復興莊（又名十六股）68 戶 353 人；三仙河 32 戶 128 人；農兵莊 13 戶 57 人；而位於今日的花蓮舊市區之新港街僅有 2 戶 9 人。<sup>7</sup>

另外，從 1895 年日治初期臺灣假製二十萬分一圖（如圖 12）中，能夠看到在政權轉移前後奇萊平原上南勢番與漢人聚落的分布位置。漢人聚落主要沿著砂婆礑溪（今美崙溪）流域分布，南勢番則主要聚集在新港街以南到花蓮港街以北，七腳川溪（今吉安溪）兩側的平原地帶。根據《臺東州采訪冊》所記載，在奇萊平原上的南勢番<sup>8</sup>總人口約為 5290 人，加禮宛五社<sup>9</sup>約為 344 人；漢

<sup>2</sup>康培德(1999)《殖民接觸與帝國邊陲-花蓮地區原住民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的歷史變遷》。臺北：稻鄉出版社，頁 32-33。

<sup>3</sup>花蓮縣文獻委員會(1974)，《花蓮縣志卷十：土地》，花蓮：花蓮縣文獻委員會，頁 2。

<sup>4</sup>詳參張家菁(1996)，《一個城市的誕生-花蓮市街的形成與發展》，花蓮：花蓮縣立文化中心，頁 23-25。

<sup>5</sup>安倍明義(1938)，《臺灣地名研究》，臺北：成文出版社，頁 309。

<sup>6</sup>沈葆楨(1874)，《福建臺灣奏摺》，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頁 33。

<sup>7</sup>胡傳(2006)，《臺東州采訪冊》，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頁 346-347。

<sup>8</sup>包含飽干、里留、薄薄、荳蘭、七腳川、歸化、脂厝厝等七社。

<sup>9</sup>加禮宛事件後，該地改稱為佳樂，多為漢人居住。

人庄社約 858 人，在此區域中僅占不到 15%的人口數。

1895 年 4 月 17 日日清簽訂《馬關條約》，臺澎自此成為大日本帝國轄下一員。日人統治前期，行政區劃為因應治理所產生的各式挑戰而調動頻繁，1897 年後始正式出現地方官制，將臺東廳從臺南縣中分出，並首次在花蓮港地區成立奇萊辦務署。七腳川事件爆發後，總督府於 1909 年（明治 42 年）的地方制度改革中，將臺東廳一分為二，新設花蓮港廳，<sup>10</sup>花蓮港地區正式從臺東廳獨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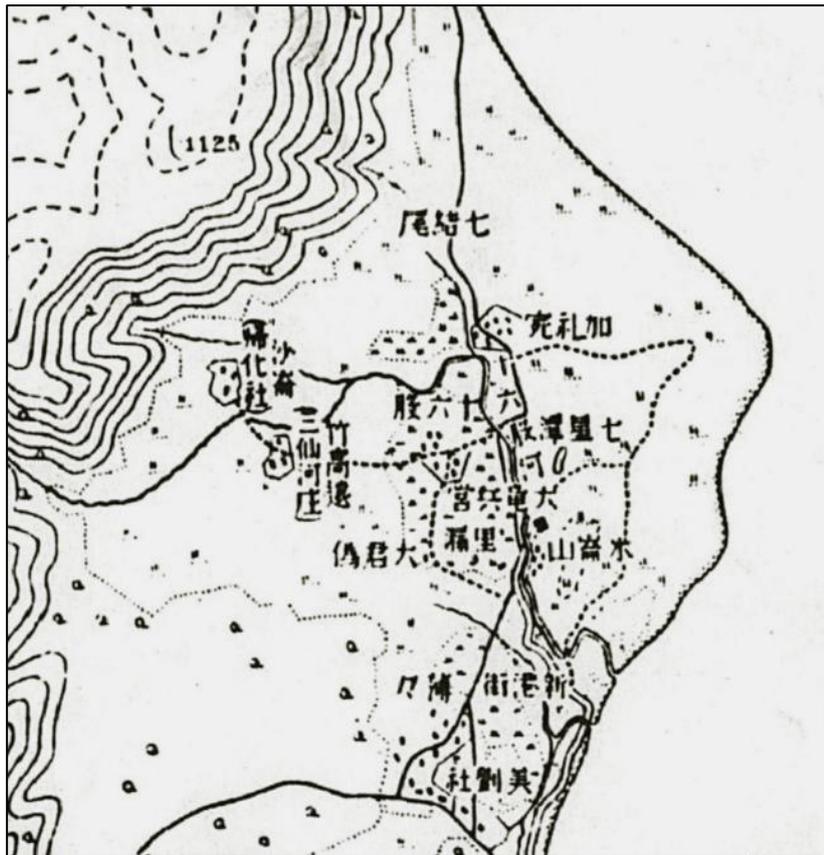


圖12-1895 年日治臺灣假製二十萬分一圖（擷自中研院臺灣百年歷史地圖）

根據馬偕 1895 年於多倫多出版的《From Far Formosa》<sup>11</sup>一書中，描述其 1890 年後乘船到奇萊平原宣教時的花蓮港市街的樣貌，「花蓮港是位在一個由海水沖刷成的沙岸上，有兩排茅屋及兩百呎寬的街道。住民大部分是漢人，郊外有少數平埔番，主要和番人從事交易，附近有一漢人兵勇營地，由一軍官管理」。<sup>12</sup>此外，日人石坂莊作在 1904 年所著《臺嶋踏查實記》也提及花蓮港街跟清代兵營殘跡之樣貌，其中指出花蓮港街中央有空壕通過長約 50 餘公尺，南

<sup>10</sup>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2819 號，1909/10/25，P98-99，敕令第 282 號。

<sup>11</sup>1950 年譯為臺灣遙寄，本書在 2007 年又再版並譯作《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錄》

<sup>12</sup>馬偕（2007），《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錄》，臺北：前衛出版社，頁 220。

北各有一堡壘，位於市街北邊者，瀕臨海岸，為方形；位於市街南邊者為圓形，圓周約 300 公尺。<sup>13</sup>（如圖 13）



圖13 -左圖為 1895 年《假製版五萬分一形圖》清代日治初期花蓮港街部分；右圖為 1945 年美軍航照圖。<sup>14</sup>

1896 年（明治 29 年）5 月，日軍於 25 日於卑南登陸，揮軍北上進入奇萊，令駐屯之清兵繳出兵器並遣送回清，由此奇萊平原正式進入日人統治版圖。<sup>15</sup>同年年底田代安定<sup>16</sup>奉命前往調查東部臺灣，對於在奇萊平原上的民族、語言、使用器具、家屋、植物等多有紀錄，更重要的是殖產事業的土地調查，最後集成《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一書。相較於 1895 年初的《臺東州采訪冊》所記載在奇萊平原上的漢人聚落戶數，隔年年年初的調查中，人口明顯增加許多。花蓮港街 69 戶、新港街 7 戶、十六股庄 92 戶、農兵庄 38 戶……等。<sup>17</sup>另外，於書中附有一張 1896 年花蓮港街新市街假定用地略圖（如圖 14），從圖中可知當時的「花蓮港街」並不是位在今日花蓮舊市區一帶，而是在花蓮溪出海口北側的海濱（今阿美文化村一帶），且描繪的花蓮港街南北兩側之兵營更能映證先前石坂莊作所述之樣貌。尚且，在該圖中所框起的黑色方形中，為田代安定所設定可以為後續市街發展的範圍。

<sup>13</sup>石坂莊作（1985），《臺嶋踏查實記》，臺北：成文出版社，頁 114。

<sup>14</sup>從美軍航照可看見，直到 1945 年文獻上所記載清代花蓮港街南側的圓形堡壘還依舊清晰可見。

<sup>15</sup>橋本白水（1922），《東臺灣》，南國出版社，頁 16。

<sup>16</sup>1896 年田代安定以臺灣總督府殖產部拓殖課技師身分前往東臺灣巡查。「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網站，參閱日期：2018 年 08 月 18 日。網址：<http://who.ith.sinica.edu.tw/mpView.action>。

<sup>17</sup>田代安定（1985），《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臺北：成文出版社，頁 36。

然而，清末到日治初期的花蓮港街所處之地理位置常遭遇太平洋、花蓮溪及其支流木瓜溪所帶來之水患，且1896年底花蓮港街大火，焚毀四十六棟房屋，故遷移市街之聲從未間斷。<sup>18</sup>1899年（明治32年）總督兒玉源太郎治東臺灣巡視時，亦察覺此地所處位置靠近海岸易遭水患，因此建議將市街移往相較安全之地帶。<sup>19</sup>而後，花蓮港街連同地名一同遷移至當時人口稀少的新港街，即是今日花蓮市舊市區的位置。（如圖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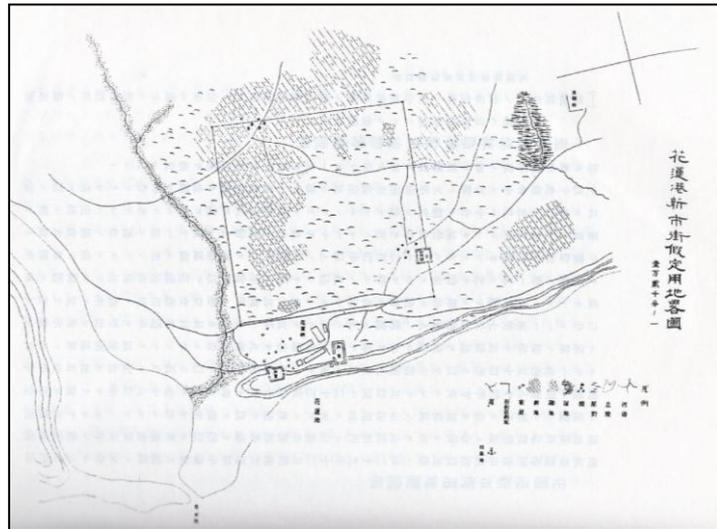


圖14-1896年花蓮港新市街假定用地略圖

<sup>18</sup>張家菁（1996），《一個城市的誕生-花蓮市街的形成與發展》，花蓮：花蓮縣立文化中心，頁55。

<sup>19</sup>橋本白水（1922），《東臺灣》，南國出版社，頁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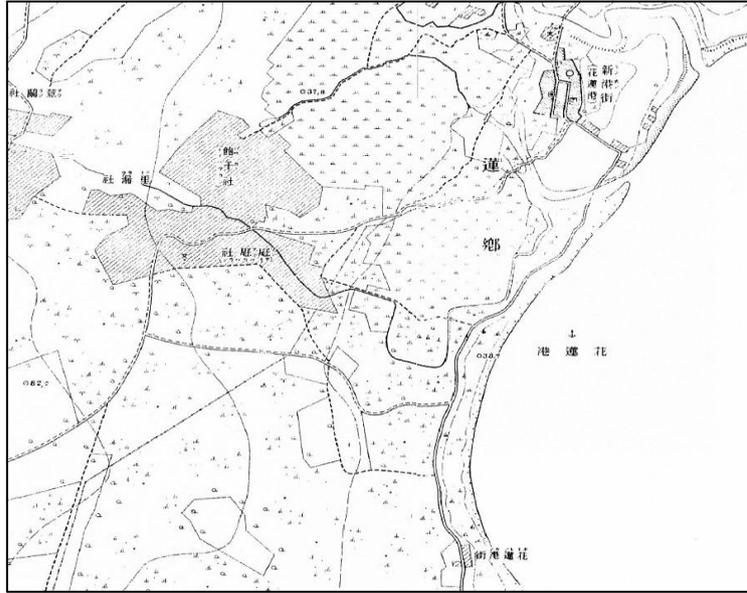


圖15-1904年臺灣堡圖（花蓮港市街遷移至新港街）

在花蓮港廳獨立設立與平定七腳川事件後，日人真正確立在奇萊平原地區的統治基礎，對於花蓮港街區的都市計劃也旋即展開。過去臺灣的市街多為自然形成，<sup>20</sup>並沒有明確由都市計畫來進行城鎮的規劃，且街道多呈現以狹長且彎曲的走向、樣態，濕氣重、空氣無法流通等因素，進而成為各種疾病的溫床。<sup>21</sup>在此因素之下，日人統治初期為改善臺灣當時的衛生問題及道路交通系統，臺灣總督府開始了現代化的都市計劃，以1900年（明治33年）臺北與臺中市為首次，<sup>22</sup>在全臺總共進行74件都市計畫（市區改正）。<sup>23</sup>另外李冠翰在其碩士論文中提到整體的都市街道規劃都以棋盤式的型態進行，並且規劃完善的下水道系統，尚且為利用日光殺菌來達到衛生改善的目的，因而棋盤式的街道多採以東北、西南向或是東南、西北向的軸心傾斜走向，讓街道能充分受日光照射，同時也考量當地季節風向，進而達到街道通風的環境公共衛生。<sup>24</sup>

1905年鐵道部長後藤新平與1907年長谷川謹介都先後向總督府提出臺東線鐵道的線路調查與敷設計劃。1907年佐久間佐馬太於第一次「理蕃」五年計

<sup>20</sup>薛益忠（2006），《都市地理學》，臺北：三民書局，頁85-89。

<sup>21</sup>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土木課，《臺灣に於ける市区計画》，頁14，1929。

<sup>22</sup>青島勝三，〈都市計畫概況一般調查〉，《臺灣都市計畫講習錄》，頁250，臺大土木工程學研究所都市計畫研究室，1987。

<sup>23</sup>詳參黃武達（2000），《日治時代（1895-1945）臺灣都市計畫歷程之建構》，臺北：臺灣都市史研究室。

<sup>24</sup>李冠翰（2018），〈職業別明細圖GIS化應用於日治時期花蓮城市發展之研究〉，花蓮：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碩士論文，頁18。

劃巡視臺灣東部時，<sup>25</sup>認為臺東線鐵道的建設為當務之急，決定先敷設花蓮港至璞石閣間的路線。<sup>26</sup>1908年遂得到帝國議會同意，以經費4,257,000圓執行，並於1909年設立鐵道部花蓮港出張所，正式宣告鐵道事業於花蓮港廳內的展開。<sup>27</sup>

由於過去新港街地區衛生、排水、交通不佳等因素，且為改善並讓各種產業的興勃與解決其伴隨而來的人口膨脹、市街擴張，花蓮港廳花蓮港街遂在1910年（明治43年）2月進行了首次的都市計畫。<sup>28</sup>（如圖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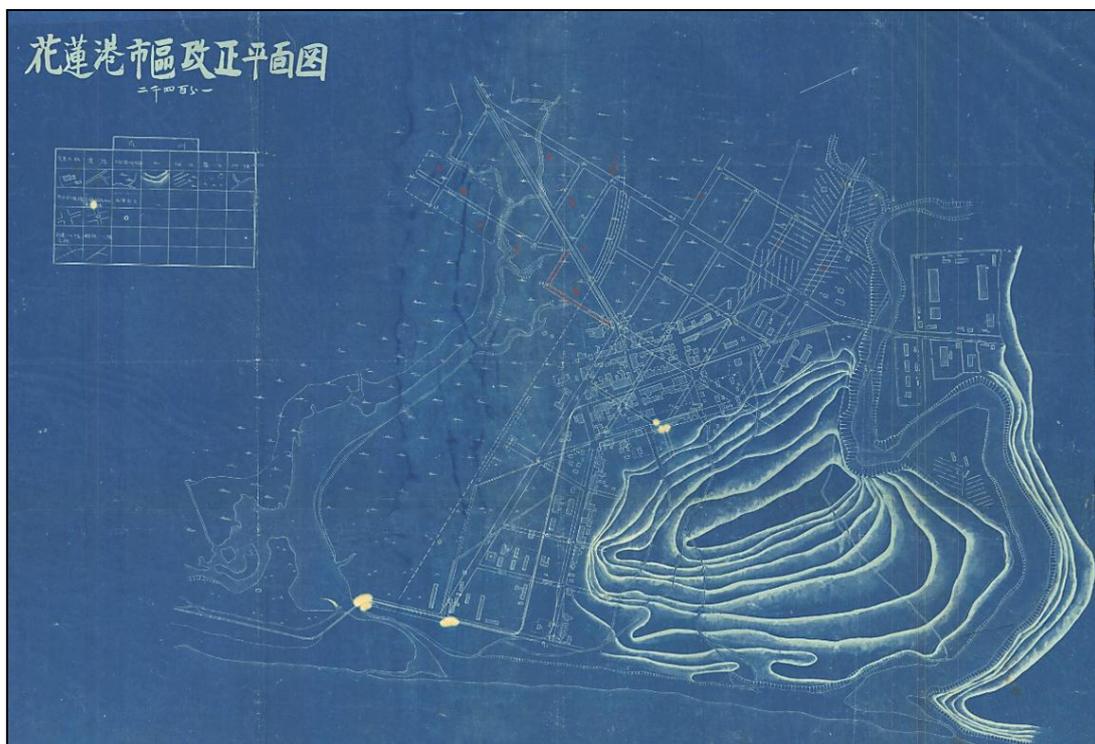


圖16-1910年花蓮港市區改正平面圖

從圖16的都市計劃圖中，日人將原先南北走向新港街的街道上，畫上未來道路改正西北東南與東北西南縱橫交錯的走向，大約與原先清代所留下的街道向逆時針偏45度角，不僅達到通風效果，也將下水道、水準點、鐵道等設施敷

<sup>25</sup>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佐久間左馬太總督的「蕃地」巡視與「討蕃」行動」網站，參閱日期：2018年08月24日。網址：

[http://archives.ith.sinica.edu.tw/collections\\_con.php?no=105](http://archives.ith.sinica.edu.tw/collections_con.php?no=105)。

<sup>26</sup>蔡龍保（2012），《推動時代的巨輪：日治中期的臺灣國有鐵路1910-1936》，臺北：臺灣書房，頁14-15。

<sup>27</sup>〈臺東線建設概要〉，《臺灣鐵道》，大正6年12月，第66號，頁22-28。

<sup>28</sup>「花蓮港市區計畫ノ件」（1910年01月20日），〈明治四十三年永久保存追加第二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1734011。

[http://ds3.th.gov.tw/ds3/app000/list\\_pic1.php?ID1=00001734011&t=S&v=0192#](http://ds3.th.gov.tw/ds3/app000/list_pic1.php?ID1=00001734011&t=S&v=0192#)

設其中。刮除過去的都市紋理，重新刻上今日花蓮舊市區的雛形。花蓮港街的市區改正，亦加入許多的日式街道名稱，如：黑金通、入船通、筑紫橋通、朝日通、春日通、連雀通...等。另外作為一個移民都市，花蓮港街在人口方面，根據臺灣總督府官房統計課之人口資料顯示，1909年（明治42年）花蓮港街人口約為1,808人，隔年成長為2,705人，1911年（明治44年）更成長到3,071人，移入族群的主要為日本內地人。（如附表1-8）李冠翰也提到在1910年（明治43年）的《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中有描述花蓮港街市區改正工程，內容提及花蓮港市街的人口近年突增，先前只有內地500餘人，後增至千人以上，能夠佐證隨市區改正的進行，市街的重劃確實也吸引人口的移入，花蓮港街也漸漸被雕鑿成如日本內地般的殖民城市。<sup>29</sup>

隨著1914年太魯閣事件在日本軍警共同連手下結束，也宣告佐久間佐馬太總督的理蕃事業的結束，蕃情的穩定讓日人能積極轉向市街的發展。1913年底時任花蓮港廳廳長飯田章即上書佐久間總督，提到花蓮港街的戶數年年增長再加上拓殖事業計畫的進行，必須擴張花蓮港市區。<sup>30</sup>遂在1916年（大正5年）及1921年（大正10年）製作了花蓮港街市區的擴張計畫，冀能解決人口日漸增加所帶來的壓力。（如圖17、圖18）從1916年的圖中可得知，原先市區、道路系統都主要位於東線鐵道北側，在大正5年的市區改正中，往鐵道南方與西邊以棋盤狀擴張，所有道路街垂直或平行於東線鐵道，且向南擴張的同時，亦將過去自然擺盪的紅毛溪整治為大排水路、花岡山山頂剷平並設定為公園預定地、在市郊黑金通西端預計設立停車場（火車站），最後能看到在1913年將南濱部分地區解除保安林的規範，<sup>31</sup>而新設立東線鐵道之海岸驛，以便從小船接駁上岸的貨物有擺放腹地，藉此貨物能由鐵道運送至花東縱谷各地區。

---

<sup>29</sup>李冠翰（2018），〈職業別明細圖GIS化應用於日治時期花蓮城市發展之研究〉，花蓮：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碩士論文。

<sup>30</sup>「花蓮港街市區計劃擴張ノ件」（1915年06月01日），〈大正五年永久保存第二十三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2498006。

<sup>31</sup>「保安林解除（告示第一〇五號）」（1913年06月01日），〈大正二年十五年保存第八十三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5675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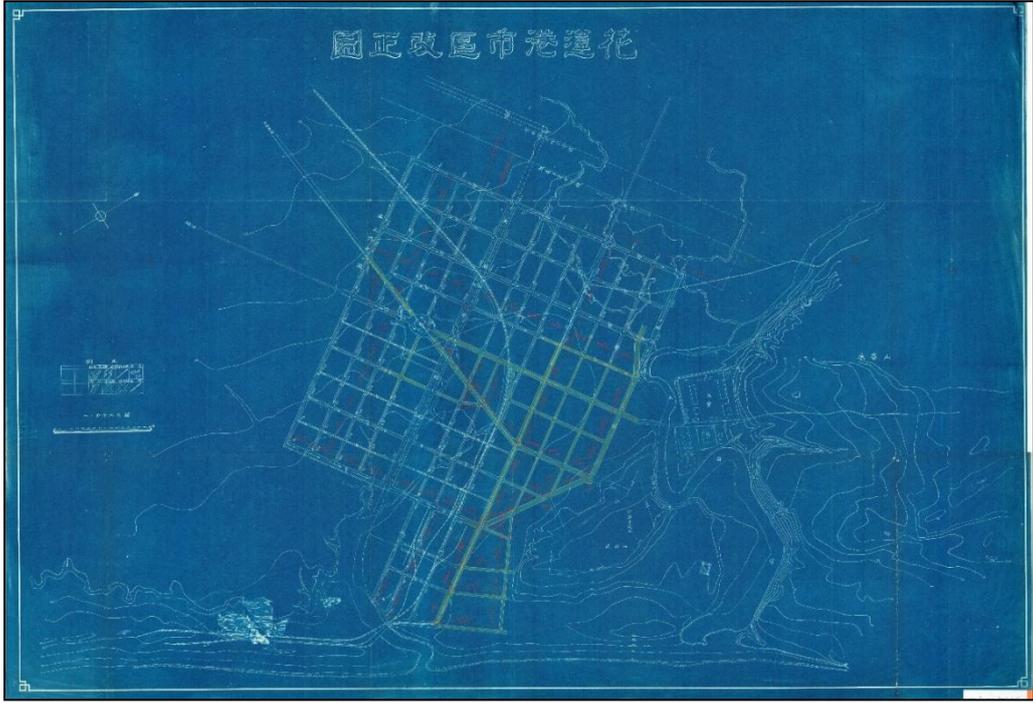


圖17-1916年花蓮港市區改正圖



圖18-1931年花蓮港市街圖

另外從 1931 年（昭和 6 年）的花蓮港市街圖中，更能看出花蓮港街儼然具備一個小型都市的機能與規模，街區的範圍約擴展至今日重慶路、林森路、和平路與美崙溪南側所構成的街廓，也就是大致上所謂花蓮的舊市區。而後，米崙地區也因花蓮港築港計畫，而被納入花蓮港街，順勢帶動米崙地區的發展，進而有新的都市計畫產生，亦讓人口節節攀升的花蓮港街有了舒緩的出口。而在 1931 年人口部分，增加至 13,114 人，內地人 5,660 人、本島人 6,582 人、外國人 1,036 人。<sup>32</sup>相對於 1916 年（大正 5 年）的總人口 5,040 人、內地人 2,447 人、本島人 2,425 人、外國人 168 人，<sup>33</sup>總人口約增加 2.5 倍，內地人人口逼近本島人人口數。

<sup>32</sup>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1932），《臺灣現住人口統計》，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頁 82。

<sup>33</sup>臺灣總督府官房統計課（1917），《臺灣現住人口統計》，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頁 4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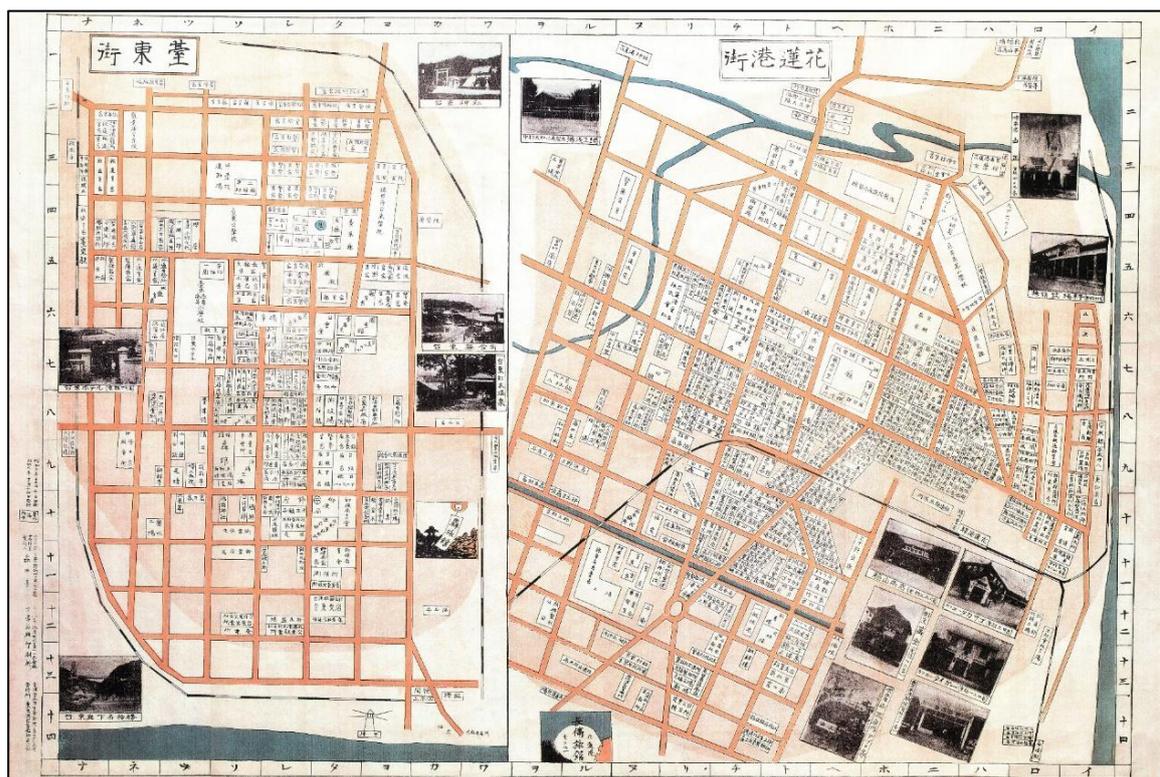


圖19-1931年花蓮港街職業別明細圖

除了官方為了統治或軍事目的所製作的市區改正或都市計畫圖等地圖外，1931年（昭和6年）由民間東京興信交通社支局所製作的花蓮港街職業別明細圖（如圖19），更能展現當年代民眾各式各樣的商業需求。<sup>34</sup>花蓮港街的圖幅是與臺東街合併發行，推測是因兩地的市街與商業發展並未像西部地區繁盛，圖中紀錄當時商店、會社及士紳住所名稱，而圖以花蓮港街為中心，北至美崙溪北側步兵第二聯隊、南至福住一帶、西至今日林森路以東，與1931年花蓮港市街圖所描繪的範圍大抵一致。

另外，李冠翰在其碩士論文中更提及職業別明細圖的繪製用途為城市指南地圖，亦可用於觀光指南與可作為都市繁榮的治理顯現，但相較於西部主要都市之職業別明細圖，東部都市職業別明細圖圖面資訊略為簡陋，如綠地、道路空間繪製、廣告資訊都不及西部都市詳盡，但是在廳舍的課室描述是相較西部城市來得仔細。<sup>35</sup>

此外，李冠翰亦對該圖幅進行數化與校正，分析、分類其地圖中所記載之商家（如表2、圖20），由圖中可見商業的藍色大多分布於花蓮港驛西側黑金通

<sup>34</sup>〈近代期における市街地図の刊行と利用—東京交通社による「職業別明細圖」刊行の分析—〉野野敬一，常磐大学人間科学部紀要、人間科学、第二十五卷第一号 2007年10月，頁5。

<sup>35</sup>李冠翰（2018），〈職業別明細圖GIS化應用於日治時期花蓮城市發展之研究〉，花蓮：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碩士論文，頁38。

兩側與今日中正路、中華路、中山路所構成的金三角商圈，風俗店的部分則是聚集在火車站南方，而這樣的商業分布樣貌持續至今日。

表2 -數化 1931 年大日本帝國職業別明細圖《花蓮港街》之分類屬性表。<sup>36</sup>

類別	性質	個數	百分比
工	此類別為專賣局工場、材料場、釀造工場、加工場、木材置場等工廠設施。	14	3%
公	此類別為專賣局事務局、出張所、駐在所、步兵二聯隊第三大隊、郵便局、街役場、花蓮支廳、花蓮港驛等公有設施。	35	7%
住	此類別包含一般住宅及仕紳住宅等。	66	14%
其	此類別為繪圖者無標示或其他用途之建築。如倉庫、網球場、浴場、俱樂部、筑紫館跡地、空的…等。	23	5%
宗	此類別為從事宗教相關建物。如天理教臺花宜教所、日蓮宗布教所、東臺禪寺、西本願寺、福住稻荷神社等。	9	2%
社	此類別為株式會社、事務所之建物。	41	9%
舍	此類別為官舍相關建物。如廳長官舍、警察、軍隊、鐵道官舍等。	46	10%
俗	此類別為風俗店建物。	9	2%
食	此類別為料里亭、食堂、喫茶店建物。	15	3%
旅	此類別為旅館建物。	12	3%
校	此類別為學校建物。如花蓮小學校、公學校、女子學校等。	6	1%
商	此類別為販售物品之商店建物。	179	38%
婆	此類別為產婆。	3	1%
養	此類別為牧場。	1	0%
療	此類別為醫療相關建物。如醫院、婦人病院。	13	3%
總計 470 個向量資料			

<sup>36</sup>李冠翰（2018），〈職業別明細圖 GIS 化應用於日治時期花蓮城市發展之研究〉，花蓮：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碩士論文，頁 39-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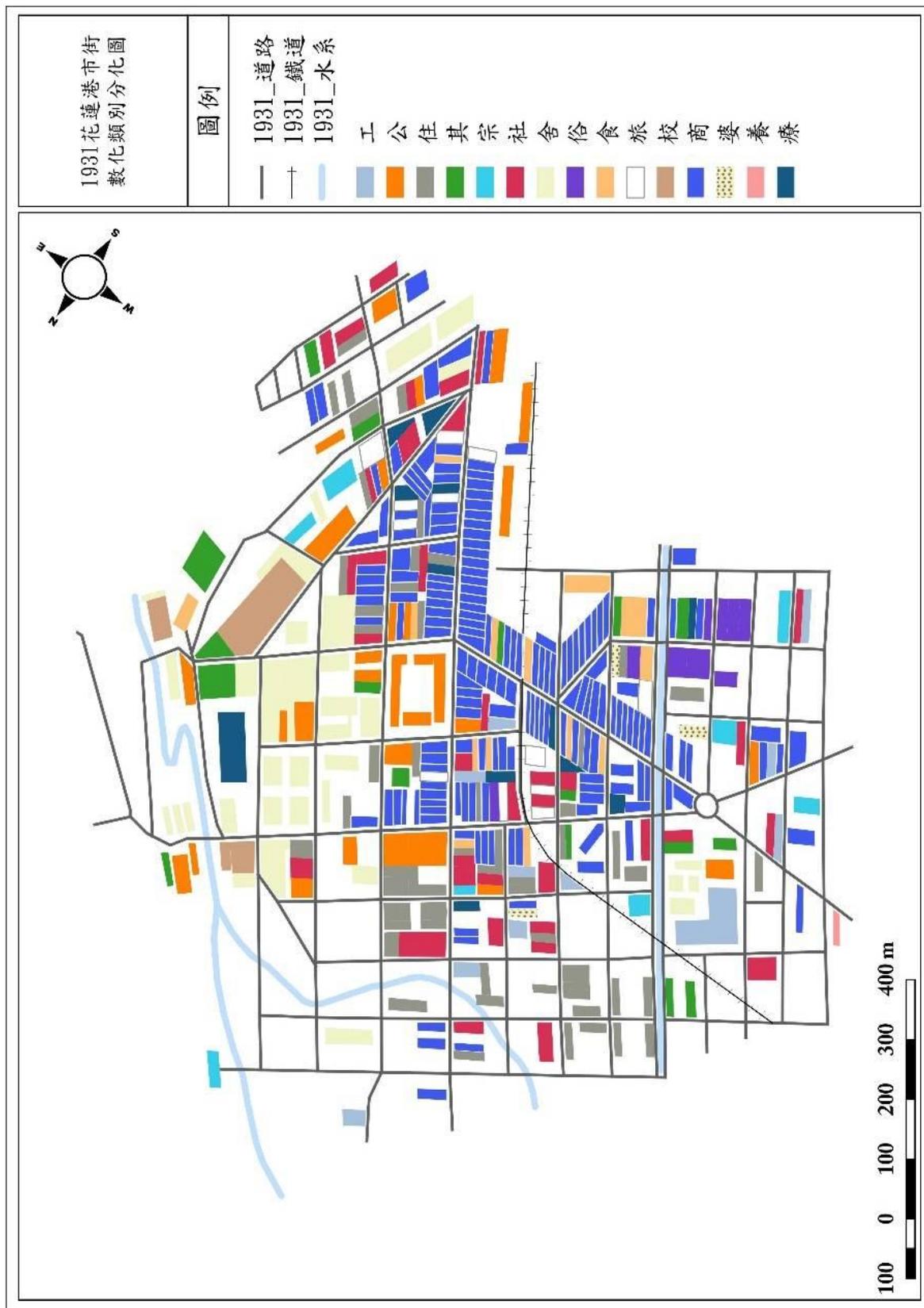


圖20-1931年花蓮港街之都市還原樣貌圖。<sup>37</sup>

<sup>37</sup>李冠翰（2018），〈職業別明細圖 GIS 化應用於日治時期花蓮城市發展之研究〉，花蓮：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碩士論文，頁 41。

過去因花蓮並無港口，日治初期總督府指定花蓮溪口以北至米崙溪口間的弓形海濱為輪船停泊地，<sup>38</sup>大船無法停泊靠岸而必須停在南濱外海以小船接駁來運輸物資（如圖 21），不僅貨物有浸濕之疑慮，搬運費也因此特別高，另外若當日風浪較大，則無法出小船接駁，船隻須到蘇澳停靠，民生物資的缺乏也是常有之事，由此在陸路臨海道<sup>39</sup>尚未修築前，海運可謂花蓮地區對外的重要聯絡交通。因此，花蓮港廳第 5 任廳長江口良三郎曾數度向臺灣總督府請願花蓮港築港計畫，但由於經費過高等因素將此案移至母國大藏省，卻因產業並不繁盛而遭駁回，暫且先築一突堤讓漁民能有停泊的避風港。而後繼任的花蓮港廳廳長豬股松之助，繼承江口氏之志業，並得到花蓮在地仕紳梅野清太的協力，積極遊說日方拓務大臣，而終於 1930 年 5 月由日本大藏省正式通過花蓮港築港一案，於隔年 10 月 27 日動工第一期工程，完工後可供停靠 3,000 噸級船隻 3 艘，為東臺灣最大規模的投資。<sup>40</sup>（如圖 22）

1934 年（昭和 9 年）2 月 14 日《花蓮港廳報》中告示花蓮港廳將薄薄部分地區與米崙地區納入花蓮港街之都市計畫範圍，配合新的花蓮港港口開發，將米崙地區這塊處女地擘劃成花蓮港街內未來的新市鎮。此時規定出街道的新設以及道路拓築寬度、新設公園地、官署、學校之預定地、臨港鐵道的敷設等等，另也可看出正在向內開挖的人工港灣花蓮港。（如圖 23、24）如此細心與廣大面積的規劃，張家菁認為執政當局為因應築港完成後帶動的市街轉移。<sup>41</sup>而在原先花蓮港街的市街道路也繼續像西擴張至萬壽溪（今商校街）以南一帶。在人口的部分則是穩定成長，總人口達到 16,108 人、內地人 6,357 人、本島人 8,887 人、外國人 865 人，在族群上的比例本島人也是穩定成長持續超越內地人所占之比重。<sup>42</sup>

<sup>38</sup>張家菁(1996),《一個城市的誕生-花蓮市街的形成與發展》,花蓮:花蓮縣立文化中心,頁 120。

<sup>39</sup>1923 年完工東海徒步道,1932 年供車輛通行之臨海道路正式完工。詳參:林政民(2003)〈和平溪口地區聚落與土地利用的變遷〉,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頁 59-60。

<sup>40</sup>劉宏偉(2013),〈花蓮港興築歷史與客貨運的興衰〉,花蓮: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碩士論文,頁 45-46。

<sup>41</sup>張家菁(1996),《一個城市的誕生-花蓮市街的形成與發展》,花蓮:花蓮縣立文化中心,頁 137。

<sup>42</sup>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_網站,參閱時間:2018 年 8 月 27 日,網址:<https://bit.ly/20jR7yP>。



圖21-小船接駁大船於花蓮港<sup>43</sup>

---

<sup>43</sup>松本虎太、圖子武八（1924），《花蓮港港灣調查報告書》，無出版單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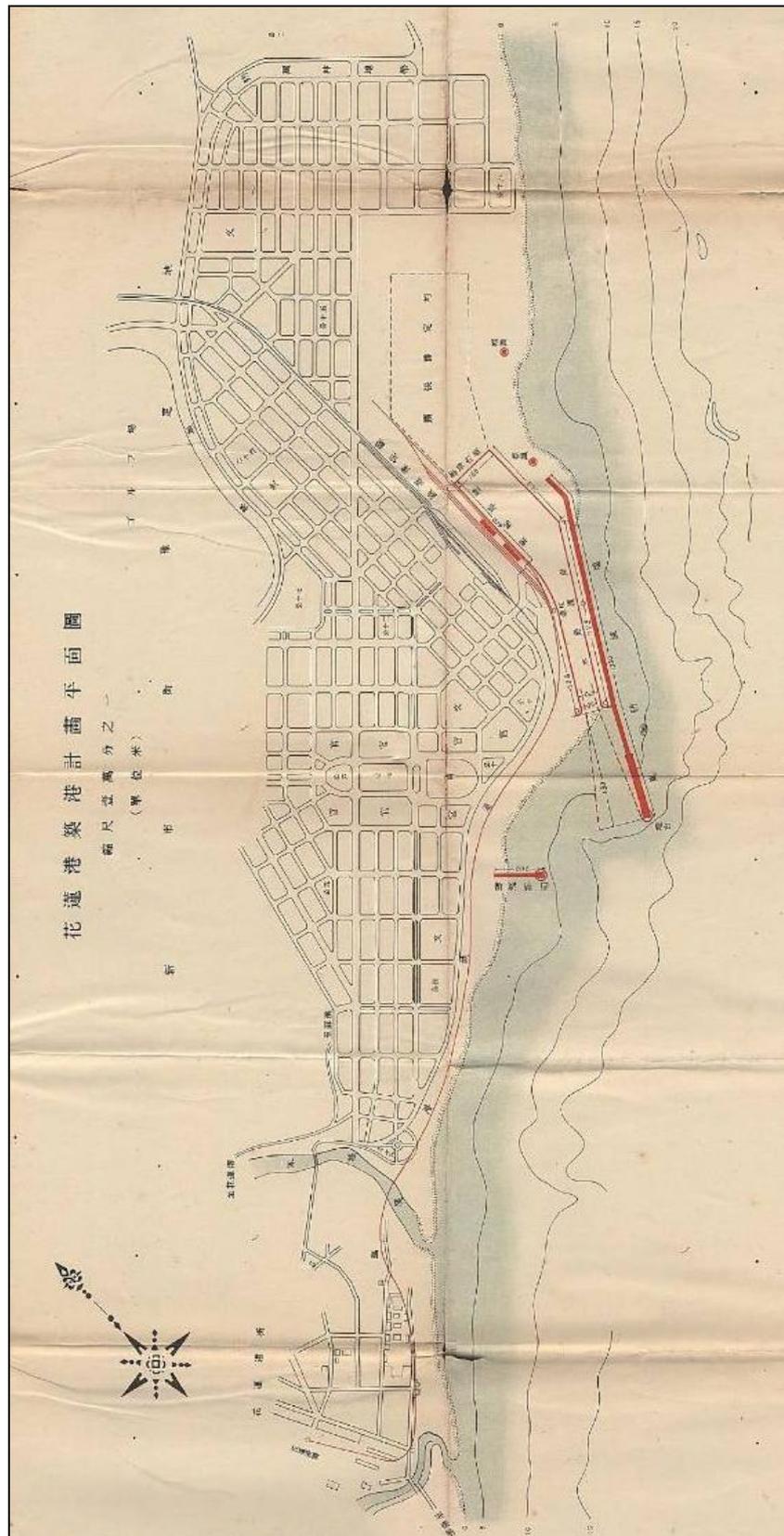


圖22-花蓮港築港計畫平面圖（紅色部分為第一期計畫）<sup>44</sup>

<sup>44</sup>臺灣總督府（1936），《花蓮港築港概要》，基隆：臺灣總督府基隆築港出張所、花蓮港築港工事事務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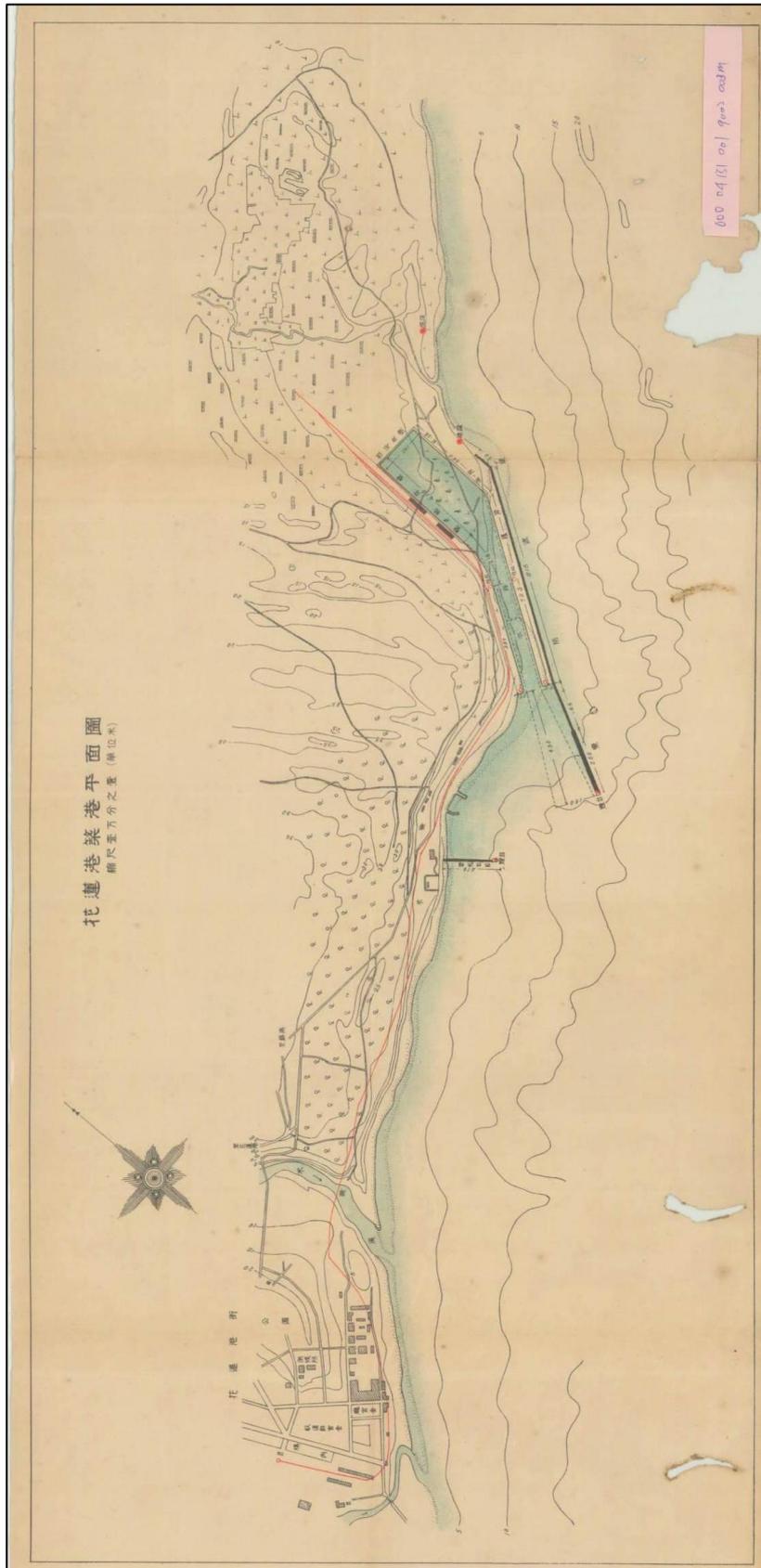


圖23 -昭和 6 年度工事施工位置平面圖（主要施工不費為臨港鐵道）<sup>45</sup>

<sup>45</sup>臺灣總督府（1931），《花蓮港築港工事記昭和六年度》，無出版單位。



圖24 -1934 年（昭和 9 年）花蓮港都市計畫圖<sup>46</sup>

<sup>46</sup>圖片擷取自臺灣圖書館「日治時期期刊影像系統：地圖資料庫」，下載日期：2018 年 8 月 27 日。  
網址：<http://stfj.ntl.edu.tw/cgi-bin/g32/g3web.cgi/ccd=3q1Qvm/sear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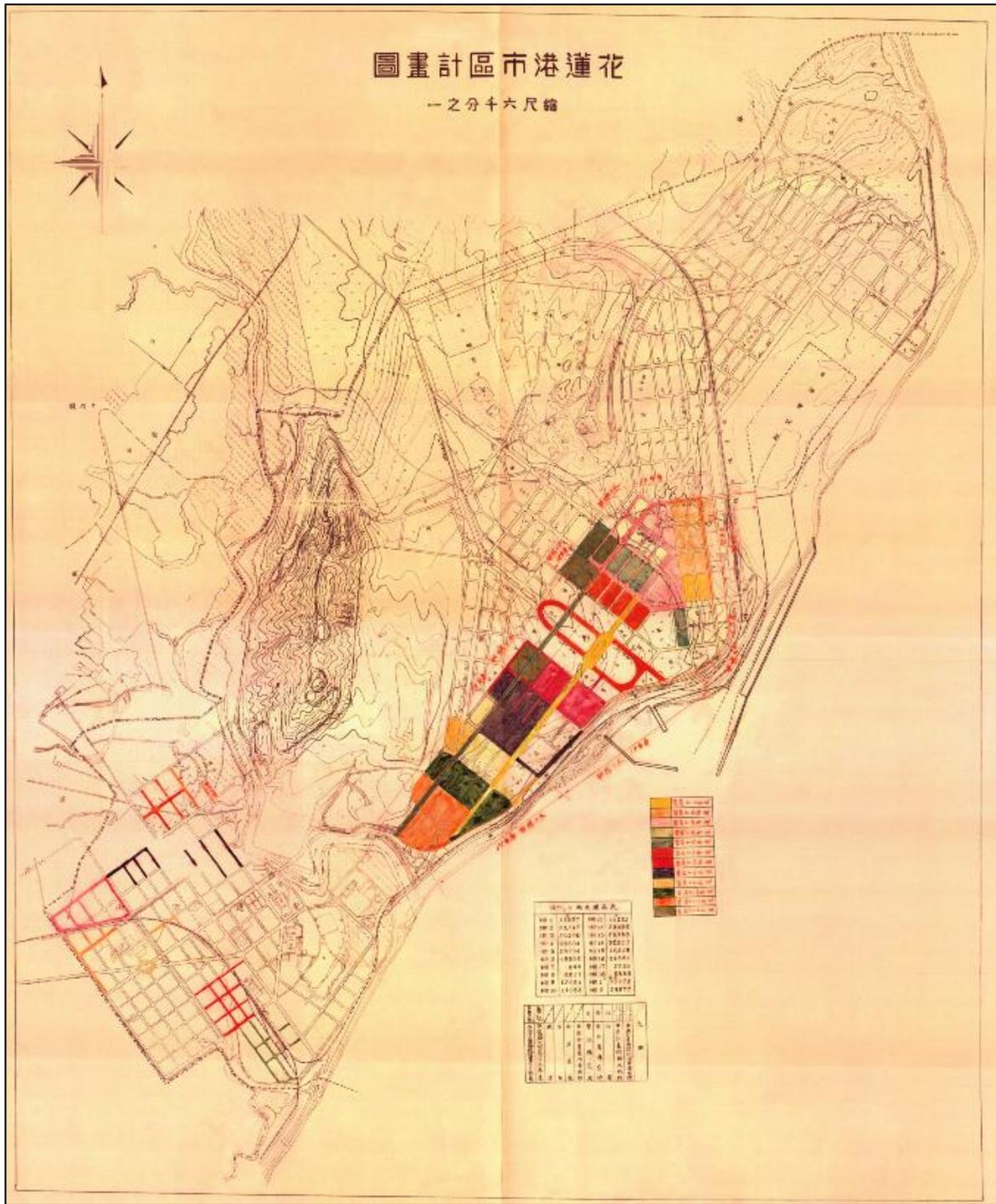


圖25-1937年（昭和12年）花蓮港市區計畫圖

1937年（昭和12年）《花蓮港市區計畫圖》<sup>47</sup>中，相較於三年前的《花蓮港都市計畫圖》更加明確畫出道路預計的施工年份、下水道敷設路線、官公用地等資訊，另外筑紫橋通（今中正路）與今日北濱街成為市區前往米崙地區的重要道路，東線鐵道也從花蓮港驛岔出向北形成臨港線鐵道至東花蓮港驛，為往後「新花蓮港」的發展奠下良好基礎。有了臨海道路、深水港與鐵道的條件

<sup>47</sup>黃武達（2006），《日治時期臺灣都市發展地圖集》，臺北：南天書局。

加持下，因此在花蓮港周圍開始陸續有重工業的出現，楊季桓指出在二戰時期，總督府將臺灣視為整個大東亞下的南進基地，並為了配合「軍事主導型重化工業」的發展，自 1938 年（昭和 13 年）下半年起，於花蓮港二期<sup>48</sup>工程範圍北側成立東邦金屬製鍊株式會社，而後包括日本アルミニウム（鋁工廠）、東洋電化、新興窒素等陸續設立，<sup>49</sup>全力朝向內務省土木課港灣局所設下的工業港目標邁進，並將米崙新市街臨港工業用地從原先 42 萬坪擴張至 100 萬坪，<sup>50</sup>開啟米崙地區成為花蓮港街地區煙囪林立新興重工業重鎮之嚆矢。

另外人口方面，透過 1938 年（昭和 13 年）《花蓮港廳要覽昭和十三年版》<sup>51</sup>中的資料顯示，1937 年（昭和 12 年）的花蓮港街總人口達到 23,711 人，內地人為 7,452 人，本島人為 15,495 人。相較於前述 1931 年（昭和 6 年）花蓮港街總人口 13,114 人，人口增加逾萬人。然而，米崙地區這樣的都市計畫事實上除了臨港鐵道、花蓮港中學校、工業學校等外，直到 1945 年終戰前各項官公廳舍都還是保留在原先花蓮港街的位置。從 1945 年美軍所拍攝的航照圖與情蒐地圖（如圖 26、27、28）來看，米崙地區大致將道路整闢，並有許多住宅區的建立，米崙山面太平洋側大量設立機槍砲堡等防禦工事來抵禦美軍可能上岸的可能性，而另一側則多是軍備道路，但絕大多數的土地還是屬於閒置狀態。另外預計於 1940 年動工

的花蓮港二期工程，因為太平洋戰爭的因素，各重工業工廠都成為美軍轟炸標的，再加上人、物力資源吃緊而造成二期工程停擺。<sup>52</sup>



圖26-1945 年美軍航照<sup>53</sup>

<sup>48</sup>第一期工程於 1939 年完工。第二期工程為 1940 年起至 1945 年終戰後尚未完工。

<sup>49</sup>楊季桓（2015），〈戰後花蓮市軍事歷史建築的演變〉，花蓮：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碩士論文，頁 110。

<sup>50</sup>鍾石若（1989），《躍進東臺灣》，臺北：成文出版社，頁 270。

<sup>51</sup>「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網站，下載時間：2018 年 8 月 27 日，網址：

<https://goo.gl/limyYC>。

<sup>52</sup>劉宏偉（2013），〈花蓮港興築歷史與客貨運的興衰〉，花蓮：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碩士論文，頁 53。

<sup>53</sup>中央研究院 GIS 專題中心提供。



圖27-1945 年美軍航照<sup>54</sup>（轟炸後的花蓮港北側重工業聚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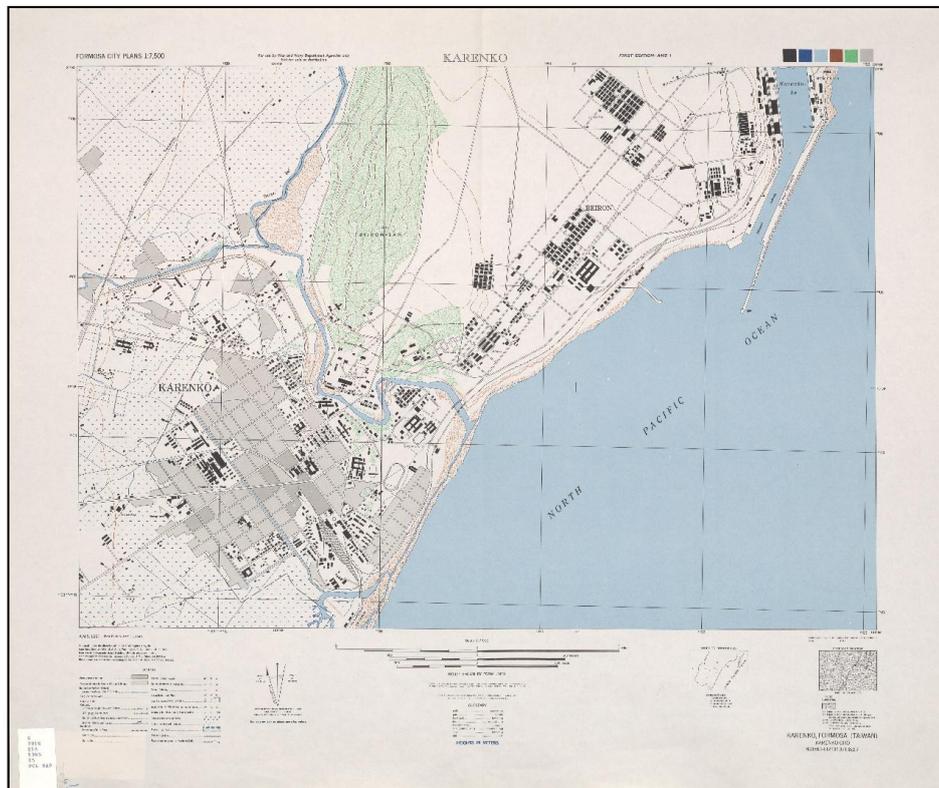


圖28-1945 年美軍繪製臺灣城市地圖「花蓮港」<sup>55</sup>

<sup>54</sup>中央研究院 GIS 專題中心提供。

終戰前的花蓮港街大致都照著各時期所擬定的都市計畫來實施，從過去位在花蓮溪出海口北側，在總督兒玉源太郎的建議下而後遷移至新港街，再透過市區改正計畫將原先清代所遺留下的新港街街道紋理刮除，將日本縱橫交錯的棋盤式街道與上下水道系統等都市計畫的設計帶入花蓮港地區，不僅改善衛生條件，對廳內交通的發展也透過東線鐵道的串聯，讓人、物資、政府都能快速的移動在縱谷之間。同時穩定花蓮港廳內各蕃社的勢力、推動3個官營移民村、普及基礎教育等政策，讓花蓮港地區人口與商業逐漸成形。1932年臨海道路的通車與1939年花蓮港的完工更讓花蓮港街在1940年代升格為花蓮港市，逐漸擺脫「陸上離島」的稱呼。而後的花蓮港市在上述基礎之下，這座新興的移民城市不論商業、工業逐漸成長茁壯，內地人與本島人約4比6的比例也可謂是臺灣島內最「日本」的地區。唯1945年二次大戰期間，美軍對臺強力轟炸，作為一個工業港的花蓮港，周遭工廠、市區內的造酒工廠、鐵道多被轟炸，原先榮景一片的未來，就在砲彈與戰火中化為灰燼。日治時期所做的都市計畫與基礎建設等，對於後來的中華民國政府在戰後復甦時期影響甚深，約莫都是跟隨當時日人所建構出的未來都市樣貌來繼續構築花蓮這座都市的紋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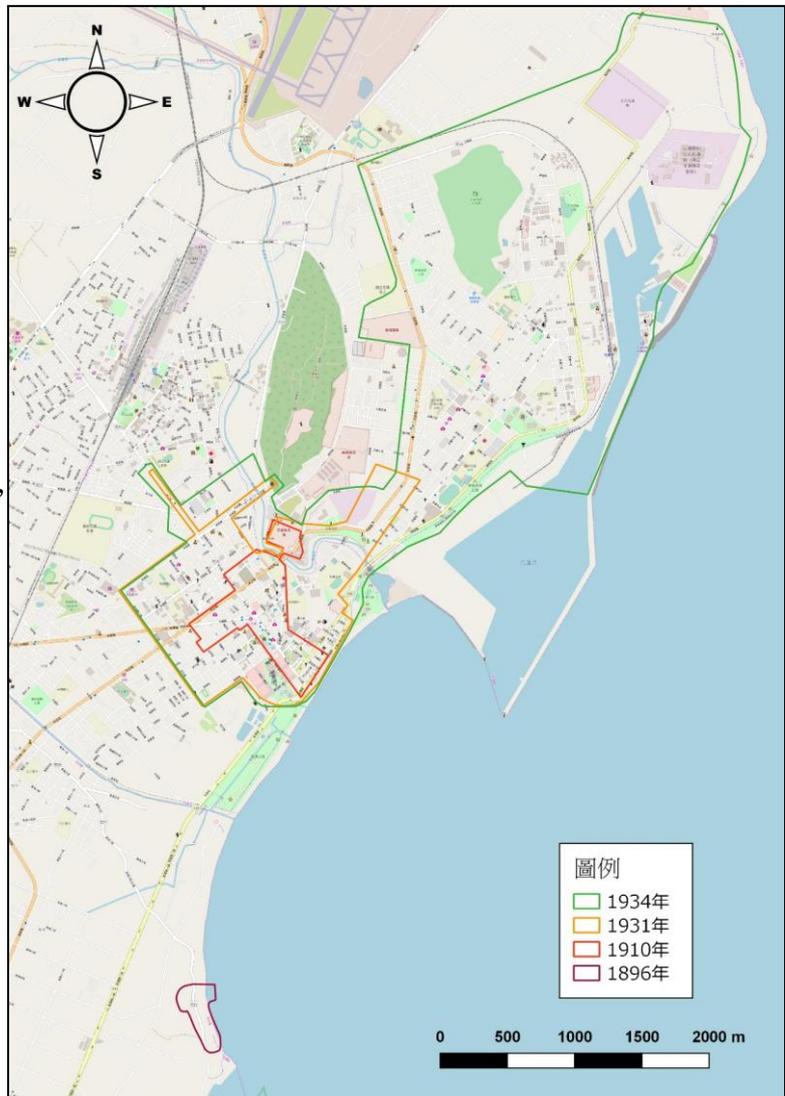


圖29-花蓮市各歷史階段行政區劃的變遷

<sup>55</sup>美國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圖書館藏。網址：  
[https://legacy.lib.utexas.edu/maps/ams/formosa\\_city\\_plans/](https://legacy.lib.utexas.edu/maps/ams/formosa_city_plans/)。下載日期：2018年8月28日。

## (二)舊地名變遷

一個區域或地方的地名沿革，都蘊含其歷史、族群、文化之意義在其中，即使經歷不同政權的統治，雖然這些地名可能會以諧音或所謂改正（雅字）的方式呈現，但過去的舊地名亦仍然存在於當地居民的記憶之中，縱使有時這些地名較為不雅，但卻是呈現該時候人們對該空間的認知與指涉，是最親切不過的。

太平洋臨港歷史廊道所在的花蓮市是花蓮縣境內的首善區域，集政治、經濟、交通等等的樞紐於此。花蓮市的發展歷經清中葉後期、日治時期、戰後中華民國的統治，而花蓮的發展則是在日治時期展露出較具規模的都市形態樣貌。人口的增加、都市的擴張都影響了地名的更動，在臺灣較大的地名改動大致上有四個時期，如下：

- 1.日人統治初期會將原先清代所留下之聚落名統一，因此部會有各種同音異字。
- 2.1920年（大正9年）市街改正時所伴隨而來的地名改正。三個字地名改成兩個字、不雅字詞改正等。
- 3.1937年（昭和12年）皇民化運動時，將部分地名改成日式地名。
- 4.戰後初期，臺灣各地方政府據1945年11月17日制訂、公布「臺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sup>56</sup>，要求各地方政府需在兩個月內將日式地名改正。其公布之內容摘錄如下：
  -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以下簡稱本公署）為破除日本統治觀念起見特訂定本辦法，以為改正街道名稱之依據。
  - 凡因左〔下〕列情形而設定之街道名稱，由當地縣市政府成立後兩個月內改正。
    - 甲、具有紀念日本人物者：如明治町，大正町，兒玉町，乃木町等是。
    - 乙、具有伸揚日本國威者：如大和町，朝日町等是。
    - 丙、顯明為日本名稱者：如梅枝町，若松町，旭町等是。
  - 前條應改正之街道名稱，由當地縣市政府委為擬定實施，但新名稱應具有下列意義：
    - 甲、發揚中華民族精神者：如中華路，信義路，和平路等是。
    - 乙、宣傳三民主義者：如三民路，民權路，民族路，民生路等是。
    - 丙、紀念國家偉大人物者：如中山路，中正路等是。
    - 丁、適合當地地理或習慣且具有意義者。
  - 原有「町」，「丁目」等日文名稱，應即廢除。

<sup>56</sup>〈臺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34：1：2（1945年12月5日），頁4。

花蓮一詞最早見於清 1874 年（同治 13 年）的臺灣蕃地圖中<sup>57</sup>（如圖 30），而該年度所發生的牡丹社事件讓清政府對於後山的治理轉向積極，因此在後續治理期間的地圖中都能看見「崇爻」、「歧萊」等指涉花蓮奇萊平原的地名資訊。<sup>58</sup>另外，1880 年（光緒 6 年）在臺灣兵備道夏獻綸主持下所完成的臺灣輿圖，包含前後山總圖 1 幅、縣廳分圖 11 幅，共 12 幅地圖，對於花蓮地區的地名資訊相當豐富詳實（如圖 31、32）。



圖30-臺灣蕃地圖

黃清琦曾撰文提出：「過去清代對於臺灣的地圖大多僅有西半部，縱使清中葉後，有些方志中的地圖會將東部海岸線連起，並註記少許地名資訊，但謬誤甚多。」黃清琦認為臺灣輿圖中的「後山總圖」對於東部臺灣的詳細程度，堪稱清代之最，但若將臺灣蕃地圖與後山總圖相比較，事實上蕃地圖中地名資訊更勝於後山總圖所記載的。另外，1897 年日本陸地測量部所製作的全臺 20 萬分之 1 地形圖時，尚未測量的部分甚至引用了清代的後山總圖，可見此圖對於當時日軍在接手臺灣之時，是相當具參考價值。在後山總圖附錄道里<sup>59</sup>中記載後山自蘇澳至卑南間，所行經的各較大聚落之距離，其中提到的「歧萊花蓮港」<sup>60</sup>即是指涉今日花蓮的

<sup>57</sup>李冠翰（2018），〈職業別明細圖 GIS 化應用於日治時期花蓮城市發展之研究〉，花蓮：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碩士論文，頁 15。

<sup>58</sup>康培德（1999），《殖民接觸與帝國邊陲-花蓮地區原住民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的歷史變遷》，臺北：稻鄉出版社，頁 88-89。

<sup>59</sup>意即聚落與聚落間的距離。

<sup>60</sup>新城以南，吳全城以北稱為歧萊花蓮港。請參閱，黃清琦（2010），《臺灣輿圖暨解說圖研究》，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頁 97。

奇萊平原。



圖31-臺灣輿圖之後山總圖<sup>61</sup>

<sup>61</sup>黃清琦 (2010),《臺灣輿圖暨解說圖研究》,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頁 88。



圖32 -臺灣輿圖之後山總圖<sup>62</sup>

<sup>62</sup>黃清琦 (2010), 《臺灣輿圖暨解說圖研究》, 臺南: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頁 89。

日治初期，日人將原先位於今日花蓮溪出海口至南濱海岸一帶的花蓮港市街遷移至新港街（如圖 33），而後在平原地帶政局大致穩定時，花蓮地區被構築為「第二臺灣」，<sup>63</sup>成為日本內地移民海外的重要據點，經過市街的遷移、<sup>64</sup>多次的市區改正、道路規劃與基礎建設的確立，花蓮市的市街都市的樣貌逐漸成形，地名也因日人的統治、聚落的擴張而產生變化。（如圖 34）



圖33-1904年臺灣堡圖（擷取自中研院臺灣百年歷史地圖）

<sup>63</sup>第一臺灣泛指西部臺灣。第二臺灣為所謂後山地區。第三臺灣則是當時日人所畫設出的蕃地。施添福（2003）：〈日本殖民主義下的東部臺灣：第二臺灣的論述〉，《臺灣社會經濟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慶祝王世慶先生七五華誕論文資料》，4，頁 1-47。

<sup>64</sup>1900年兒玉源太郎總督將原先清代所遺留下的花蓮港街遷移到新港街。



國治里、國威里、國風里，共 16 個里別。(如圖 35) 後續將會以里為空間單元，分別敘述各里內所含的地名資訊與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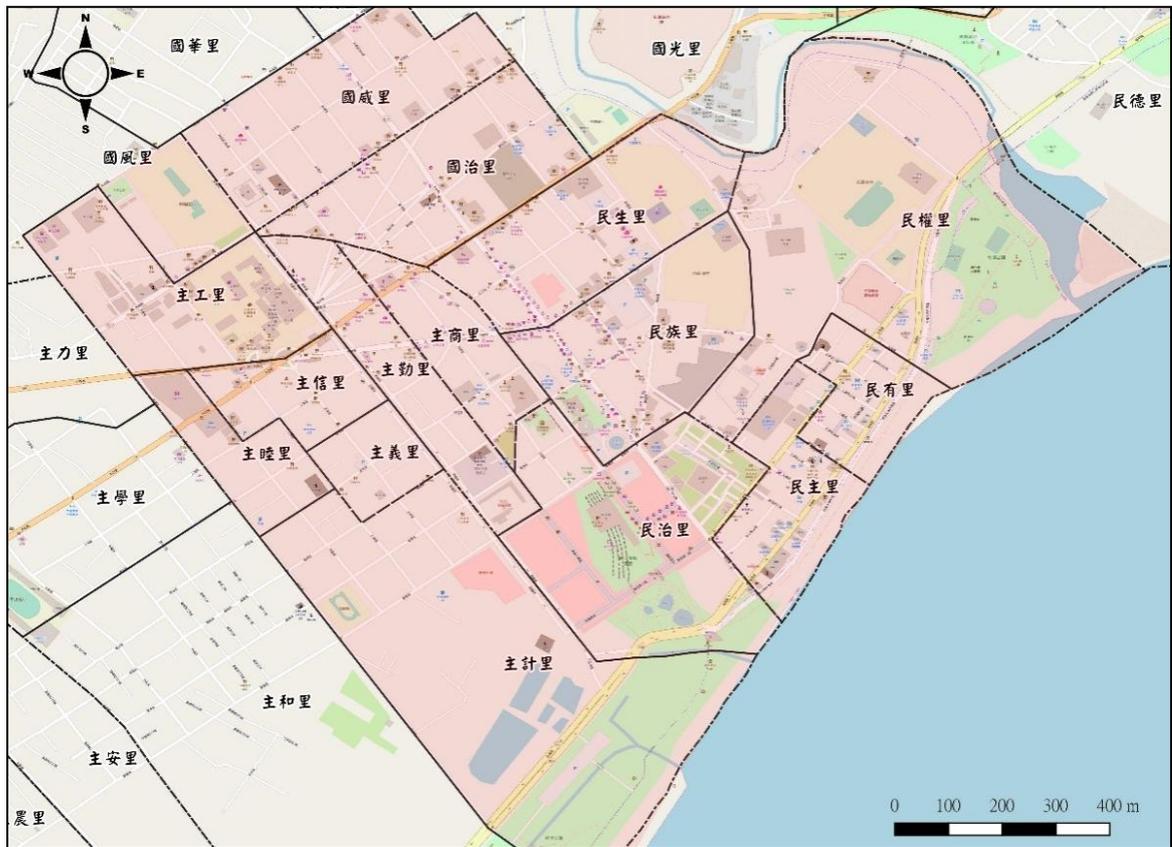


圖35-現今花蓮舊市區里別 (本研究繪製)

### (一) 清領時期重要地名

從上述 1880 年(光緒 6 年)在臺灣兵備道夏獻綸主持下所完成的臺灣輿圖，包含前後山總圖 1 幅、縣廳分圖 11 幅，共 12 幅地圖之中，黃清琦提到過去清代對於臺灣的地圖大多僅有西半部，縱使清中葉後，有些方志中的地圖會將東部海岸線連起，並註記少許地名資訊，但謬誤甚多；也指出臺灣輿圖中的「後山總圖」對於東部臺灣的詳細程度，堪稱清代之最。<sup>67</sup>

另外，1897 年日本陸地測量部所製作的全臺 20 萬分之 1 地形圖時，尚未測量的部分甚至引用了清代的後山總圖。在後山總圖中附錄道里<sup>68</sup>裡記載後山自蘇澳至卑南中間，所行經的各較大聚落之距離，其中提到的「岐萊花蓮港」<sup>69</sup>即是指涉今日花蓮的奇萊平原。在此將「後山總圖」內對有關本案臨港歷史廊道地區

<sup>67</sup>黃清琦 (2010)，《臺灣輿圖暨解說圖研究》。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sup>68</sup>意即聚落與聚落間的距離。

<sup>69</sup>新城以南，吳全城以北稱為岐萊花蓮港。請參閱，黃清琦 (2010)，《臺灣輿圖暨解說圖研究》，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頁 97。

所記述之地名資訊抽出，而後將個別介紹。相關重要地名包含：巾老爺、七腳川、荳蘭、箔箔、飽干、集集（又名厝厝現附入飽干）、理劉、雙生地、太平廠、農兵營、十六股。

1. 「巾老爺」：在今日慈濟大學以西，四維高中一帶。

在清代的文獻中因音譯關係，而記載成不同的漢字，如：筠榔榔、根老爺、巾老爺、竹窩宛等。周鍾瑄在 1717 年的《諸羅縣志》所記載之「筠榔榔社」是 Sakizaya 的音譯名，而後藍鼎元在 1722 年《東征集》與黃叔璥在 1724 年《臺海使槎錄》臺灣山後崇爻八社的「筠榔榔」、劉良璧在 1741 年《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崇爻八社的「根耶耶」、范咸在 1745 年《重修臺灣府志》崇爻八社的「筠榔榔」、余文儀在 1764 年《續修臺灣府志》崇爻八社的「筠榔榔」、陳淑均在 1831 年《噶瑪蘭廳志》的「根榔榔」、羅大春在 1875 年《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的「根老爺」、夏獻綸在 1879 年《臺灣輿圖》南勢七社的「巾老耶」等都指的是同一名詞，<sup>70</sup>即是花蓮奇萊平原地區所居住的 Sakizaya 人。在 1878 年加禮宛事件中，撒奇萊雅族及噶瑪蘭族在聯合抵抗清軍，但不敵其砲火而在此事件中幾乎慘遭滅絕。由此事件後，清政府將竹窩宛改稱為歸化。<sup>71</sup>（如圖 36）



圖36 -1897 年日治臺灣假製二十萬分一圖（擷自中研院百年歷史地圖）

<sup>70</sup>臺灣原住民數位博物館。

<http://www.dmtip.gov.tw/web/page/detail?11=2&12=33&13=19&14=40>。參閱日期，2018/08/16。

<sup>71</sup>連雅堂（1979），《臺灣通史》，卷 15 撫墾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頁 449。

日治時期繼續沿用歸化一詞當作地名，直至 1937 年（昭和 12 年）將此地更名為日是地名「佐倉」（さくら・Sakura）。

2. 「七腳川」：位於今吉安鄉西側的太昌村、慶豐村、福興村到南華山下一帶，主要部落在今三軍公墓、福州公墓，及明義七街一帶。

七腳川一詞在在大航海時代的臺灣即出現在西方於臺灣後山的探金紀錄之中，名為 Chicasuan 或是 Sicosuan。<sup>72</sup>依清代《臺東州采訪冊》所記載，清楚描述當時七腳川之位置與人口概況「七腳川位於薄薄北，距花蓮港十三里；三百十四戶，男、女一千六百三十六人。」<sup>73</sup>屬平埔南勢七社之一。另外於其他的方志中又稱作竹腳宣、即加宣。<sup>74</sup>1878 年加禮宛事件中，曾與薄薄社協助清兵攻打加禮宛，進而大幅擴張勢力，因此成為清末日治初期奇萊平原上最大南勢阿美之蕃社。<sup>75</sup>日治時期，原先成為控制奇萊平原的七腳川社與日人發生衝突，進而在 1908 年時爆發七腳川事件。該事件發生後，七腳川社族人被日本政府強制分散移住，散居於花東縱谷內各處，而原位於奇萊平原的土地則變成第一個日人官方移民基地的示範場所。移居至此的日本移民多是從四國吉野川流域周邊遷來，因而將原先居住地的地名帶入，改稱「吉野村」（Yoshino）。隨著後續移民的增加，乃將其編為草分<sup>76</sup>（Kusawake）、宮前<sup>77</sup>（Miyamae）、清水<sup>78</sup>（Kiyomizu）、中園<sup>79</sup>（Nakazono）四個聚落。（如圖 37）



圖37 -1924 年日治五萬分之一地形圖七腳川地區  
（擷自中研院百年歷史地圖）

<sup>72</sup>康培德（1999），《殖民接觸與帝國邊陲-花蓮地區原住民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的歷史變遷》，板橋：稻鄉出版社，頁 32。

<sup>73</sup>胡傳（2006），《臺東州采訪冊》，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頁 361。

<sup>74</sup>黃淑敬（1957），《臺海使槎錄卷六·番俗六考》，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頁 122。

<sup>75</sup>康培德、陳俊男、李宜憲（2015），《加禮宛事件》，臺北：原住民族委員會，頁 126。

<sup>76</sup>先鋒者、開創之意。

<sup>77</sup>位於神社前的意思。

<sup>78</sup>吉野村第一任村長為清水半平，因此將其居住之聚落命名為清水。

<sup>79</sup>來去吉野村一書中有提到北園中園與南園，分別位於今日太昌村、吉安村與南華村。



(Tauran · Taoruan)。<sup>82</sup>今吉安鄉南昌、宜昌村一帶。

4. 「箔箔」(薄薄)：在清代方志中多記為薄薄，《臺東州采訪冊》中述其在地理位置與人口：「薄薄社在花蓮港西北四里；二百四十八戶，男、女一千百三十四人。」<sup>83</sup>根據阿美族的口傳歷史，過去發生大洪水時，有兄妹二人幸運地乘坐著白(パポクパカン・papokupokan)往高山避難。一段時間後，生下一男。後來他們順著河川往下游去，再向南邊到達今花蓮溪口。由於水深無法涉水而過，因此前往西北邊的マガル(Magaru，荳蘭之北之意)。當時向白的邊邊找到小米的種子，並將它播種在肥沃的土地上。後來人口增加，Magaru的土地顯得狹小，因而往東方尋求土地，那個地方因為四邊有小小的高地，形狀像白的樣子，即使有大雨也能順利排水，而不會有水災的恐懼。薄薄即是指此二人最早居住的位置，是像白(パポクパカン・papokupokan)的地方，而稱為ポクポク(pokupoku・薄薄)。日人統治後亦沿用薄薄作為地名。1937年(昭和12年)，因薄薄位於花蓮港南邊的原野土地，而改稱南埔，<sup>84</sup>相對於花蓮港街北邊的北埔。大約在今吉安鄉仁里村一帶。
5. 「飽干」：在清代方志《臺東州采訪冊》中記述其地理位置與人口：「飽干社在花蓮港西北四里半荳蘭東南；一百二十二戶，男女五百三十九人。」為撒奇萊雅族的聚落，因酋長名叫飽干而得名。1937年(昭和12年)日人在此設立儲糧倉庫，遂改名為「藏前」，戰後改稱「德安」。<sup>85</sup>大約為今日中華路以東，中原國小、德安運動公園一帶。
6. 「集集」：(又名魁魁，後劃入飽干)：清代夏獻綸所編《全臺輿圖》提到魁魁又名集集或是脂魁魁，後依附在飽干社下，<sup>86</sup>屬南勢番。另外根據《臺東州采訪冊》所記：「脂魁魁社在里留西，距花蓮港三里半；約四十五戶，男女二百二十一人。」<sup>87</sup>1937年(昭和12年)改名為有明(ありあけ)，<sup>88</sup>大約是今日中正路和平路海岸路與七腳川溪所構成之區塊。
7. 「理劉」(里留、里漏)：清代不同方志中又稱理留、理劉等，為南勢番之一。根據《臺東州采訪冊》所記，該地人口約百零六戶，男女五百十四人。1895

<sup>82</sup>安倍明義(1938)，《臺灣地名研究》，臺北：成文出版社，頁310。

<sup>83</sup>胡傳(2006)，《臺東州采訪冊》，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頁360。

<sup>84</sup>安倍明義(1938)，《臺灣地名研究》，臺北：成文出版社，頁310。

<sup>85</sup>施添福總編(2005)，《臺灣地名辭書卷二：花蓮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頁40。

<sup>86</sup>黃清琦(2010)，《臺灣輿圖暨解說圖研究》，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頁99。

<sup>87</sup>胡傳(2006)，《臺東州采訪冊》，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頁361。

<sup>88</sup>安倍明義(1938)，《臺灣地名研究》，臺北：成文出版社，頁310。

年日人治臺後，在 1904 年臺灣堡圖上將此地記為里漏。1937 年（昭和 12 年），根據里漏社祖先乘坐獨木舟漂流至此的傳說，將此地改為舟津（ふなつ・Funatsu）。<sup>89</sup>戰後改為化仁，1977 年（民國 66 年）再改稱為東昌。<sup>90</sup>

8. 「雙生地」：僅見於 1887 年臺灣番地圖與 1880 年臺灣輿圖後山總圖的地圖記錄中，駐紮有清兵的勇營。

9. 「太平廠」：該地名僅見於清代文獻中。在清會典臺灣事例附錄中提到「合數小水，經太平廠南，入於海。」<sup>91</sup>另外於臺灣輿圖後山總圖的地圖記錄中提到該處駐紮有清兵的勇營。大約位於今花蓮溪出海口西側光華工業區臨太平洋一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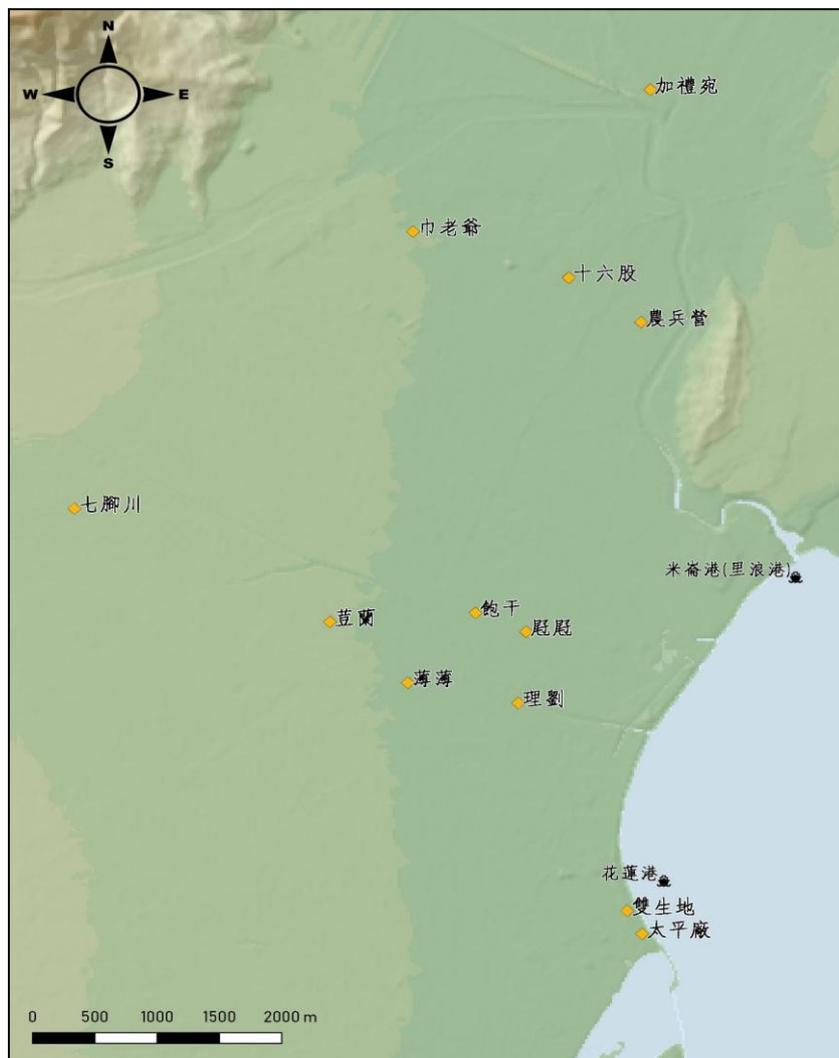


圖39-臨港歷史廊道周邊清代地名對照圖。(本研究繪製)

<sup>89</sup>安倍明義（1938），《臺灣地名研究》，臺北：成文出版社，頁 310。

<sup>90</sup>施添福總編（2005），《臺灣地名辭書卷二花蓮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頁 178。

<sup>91</sup>孔昭明（1984），《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四輯（78）清會典臺灣事例》，新北：大通書局，頁 217。

## (二) 日治時期重要地名

1895 年，日人領有臺灣前後，對臺做了相當豐富的基礎調查與地圖測繪。1896 年（明治 29 年）田代安定<sup>92</sup>奉命前往調查東部臺灣，對於在奇萊平原上的南勢阿美個番社之語言、使用器具、家屋、植物等多有紀錄，最後集成《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一書，另外於書中附有一張花蓮港街圖，可顯示當時的「花蓮港街」一詞並不是在現今花蓮的舊火車站附近，而是在花蓮溪出海口北方的海邊，但於地圖中對於地名的部分未有註記。（如圖 6）

1899 年（明治 32 年）11 月，時任臺灣總督的兒玉源太郎巡視東臺灣之時，認為當時的花蓮港街位於花蓮溪出海口，緊鄰海岸，有風浪侵襲之危險，建議將市街遷往較安全的區域。總督府因此在隔年（1900 年）將花蓮港出張所遷移到北方 3 公里外的新港街，並將地名一併遷移，更名為「花蓮港」；原先的居民亦在同年七月的風災後隨之移居。（如圖 15）<sup>93</sup>

1910 年（明治 43 年）花蓮港廳公布市區改正計畫，從圖 16 花蓮港市區改正平面圖<sup>94</sup>中，可見原先承襲清代所發展出的小型市街新港街的道路，在都市計畫圖中被大幅修改。李冠翰提到在日治時期地都市計畫中，會為了利用盛行風向與施設下水道來達到衛生改善的目的，棋盤式的街道多採以東北、西南向或是東南、西北向的軸心傾斜走向，讓街道能充分受日光照射，也考量當地季節風向，進而達到維護街道的公共衛生。<sup>95</sup>因此花蓮港街（新港街）一部分成為與東線鐵道平行、縱橫交錯的棋盤格狀，另一部分則沿著花崗山山勢而行，重新刻劃花蓮港街街區的都市紋理。

<sup>92</sup>1896 年任職於臺灣總督府殖產部拓殖課及林務課。臺灣總督府職員錄，<http://who.ith.sinica.edu.tw/mpView.action>。參閱日期：2018/08/18。

<sup>93</sup>臺灣堡圖中厝厝社與里漏社位置錯誤。

<sup>94</sup>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灣總督府檔案，典藏號 00001734011。

[http://ds3.th.gov.tw/ds3/app000/list\\_pic1.php?ID1=00001734011&t=B&v=9003001M#](http://ds3.th.gov.tw/ds3/app000/list_pic1.php?ID1=00001734011&t=B&v=9003001M#)。參閱日期：2018/08/19。

<sup>95</sup>李冠翰（2018），〈職業別明細圖 GIS 化應用於日治時期花蓮城市發展之研究〉，花蓮：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碩士論文，頁 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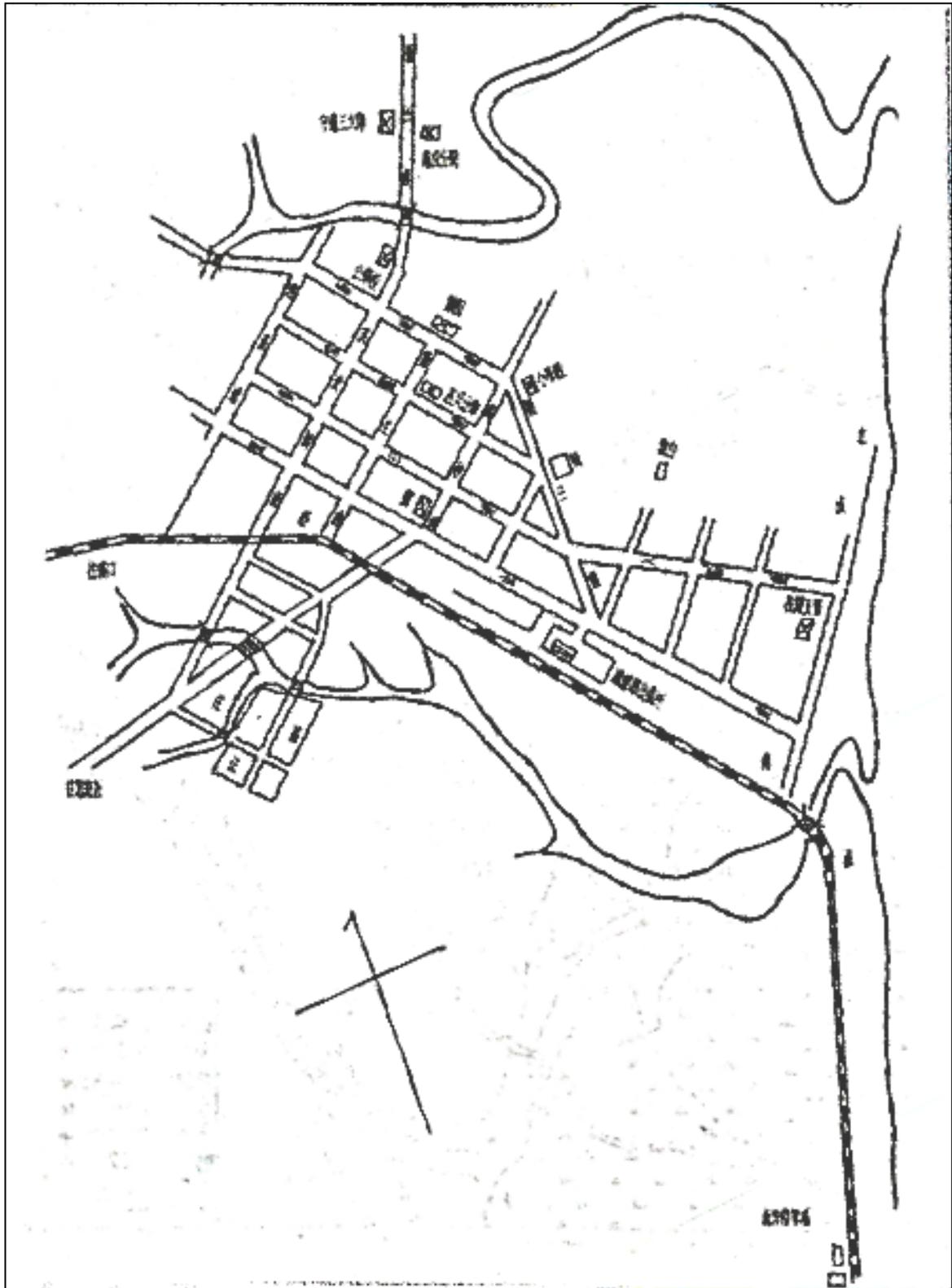


圖40-1912 花蓮港街平面圖<sup>96</sup>

<sup>96</sup>此次改正平面圖中即有標示道路名稱。

在此將 1910 年花蓮港街市區改正後臨港線沿線，列舉部分具代表性之地名資訊以清單方式分別介紹。

1. 連雀通：為今日節約街。
2. 筑紫橋通：因與筑紫橋銜接而得名。為今日中正路，從中正橋頭（筑紫橋）至東線鐵道與中正路交口。
3. 營所通：因銜接花蓮港兵事部與其宿舍群等軍事設施而得其名。為今日中正路往美崙爬坡路段。
4. 彌生通：為今日明禮路至東線鐵道之路段。
5. 高砂通：因端點有建有由花蓮地區原住民所出資之昭和紀念館，而將此道路命名為高砂通。為今日公園路。
6. 朝日通：為今日軒轅路。
7. 新城通：能通往新城而得名。為今日明禮路。
8. 常盤通：為今日三民街。
9. 春日通：為今日復興街。
10. 入船通：為今日五權街。
11. 福住：為今日上海街以東、自由街大排與南京街一帶。
12. 稻住：為舊東線鐵道以南，由光復街、中正路、中華路所框起之三角形區域一帶。
13. 南濱：為今日南濱公園一帶，過去臨港線曾設有海岸驛。
14. 北濱：為今日北濱街一帶。
15. 海岸停車場：為臨港線端點站，曾為運送花蓮港貨物的車站。
16. 花蓮港街：過去清代的花蓮港街，位於花蓮溪口附近，過去是被稱作洄瀾。因花蓮溪注入太平洋的地方會產生洄瀾的形狀而，又一說是海岸邊會捲起波瀾的狀態而得名。<sup>97</sup>1899 年（明治 32 年）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巡視東臺灣時，判斷花蓮港街地勢接近海岸，有海浪侵蝕以及風災襲擊的危險，於隔年將原先於花蓮溪出海口遷至北方新港街之位置，花蓮港街的地名也正式取代新港街，成為如今所熟知的花蓮舊市區。

---

<sup>97</sup>安倍明義（1938），《臺灣地名研究》，臺北：成文出版社，頁 309。

1920年（大正9年），根據當年度臺灣總督府於8月頒布之〈府令第四十七號〉，9月1日起實行州廳制度，制度層級共分為五級。如下表：

表3 -大正9年州廳新制對照表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州 廳	市		大字	小字
	郡 支廳	街		
		庄		
		蕃地		

然而，花蓮港街轄區內僅有花蓮港一個大字，<sup>98</sup>其餘如上述以通或地名來表示的小字。1926年（大正15年）將米崙納入花蓮港街。<sup>99</sup>直到1940年升格為花蓮港市後，下轄花蓮港、米崙、宮下、豐川、佐倉等五個大字。

### （三）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時期地名

包含在花蓮市舊市區中的里分別為，主工里、主信里、主睦里、主義里、主計里、主勤里、主商里、民治里、民主里、民有里、民權里、民族里、民生里、國治里、國威里、國風里，共16個里別。以下以里為空間單元，分別敘述各里內所含的地名資訊與由來。<sup>100</sup>

1. 主工里：東北以自由大排為界，東南以臺九線與主義里、主睦里相鄰，西南以和平路分界。境內舊地名有：古井頭、古井腳，花蓮酒廠、公賣局。
2. 主睦里：東北以仁愛街、信義街與主義里、主信里相鄰，東南以成功街、西南則以和平路為界。境內舊地名有：美琪（戰後戲院）、太陽館（日治時期戲院），城隍廟、鄭聖祠。
3. 主勤里：西以舊東線鐵道為界、東北以博愛街與主商里相對、東南至鐵道醫院、西南則以自由大排與主工里為界。境內舊地名有：福住（ふくずみ）
4. 主計里：東北以自由大排與民治、主計里相鄰，西北以福建街與成功街為界，西南以和平路與主和里相連，東南則與太平洋接壤。境內地名有：重慶市場、吉古瑪灣（Chigumawan）。
5. 主義里：東北以自由大排與主勤里相鄰，東南以福建街分界，西南以仁愛街鄰接主計里、主睦里，西北以南京街與主信里交界。境內地名有：

<sup>98</sup>臺灣總督府等合編（1999），《新舊對照管轄便覽》，臺北：成文出版社，頁137。

<sup>99</sup>花蓮港廳，《花蓮港廳報》，第344號，1934/02/14。告示第4號。

<sup>100</sup>臺灣堡圖中尅尅社與里漏社位置錯誤。

溝仔尾。

6. 主信里：東北以自由大排為界，東南以南京街接鄰主義里、西南以仁愛街、信義街與主睦里相鄰、北方以中華路與主工里相望。境內地名有：遠東（百貨）、中美（戲院）
7. 主商里：主商里北與西北側以舊東線鐵道為界，西南以博愛街與主勤里比鄰，東南則與民治里相鄰。境內地名有：稻住（いなずみ）、田仔底、天祥戲院、稻住館（博愛成功街口）

表4 -臨港歷史廊道重要地標與地名對照表

	清代	日治	戰後	簡介
臨港廊道地名	新港街	新港街 花蓮港街 花蓮港市	花蓮市	新港街約在清末出現於地圖上，根據 1895 年初所完成的《臺東州采訪冊》之記載新港街僅有 2 戶 9 人。 <sup>101</sup> 然而，清末到日治初期的花蓮港街所處之地理位置常遭遇太平洋、花蓮溪及其支流木瓜溪所帶來之水患，且 1896 年底花蓮港街大火，焚毀四十六棟房屋，故遷移市街之聲從未間斷。 <sup>102</sup> 1900 年（明治 32 年）總督兒玉源太郎治東臺灣巡視時，亦察覺此地所處位置靠近海岸易遭水患，因此建議將市街移往相較安全之地帶。 <sup>103</sup> 而後，花蓮港街連同地名一同遷移至當時人口稀少的新港街，即是今日花蓮市舊市區的位置。
	荳蘭 斗難 豆蘭 娜荳蘭	荳蘭 田浦	田埔 宜昌	在荷蘭時代的文獻中被稱「Talleroma」，有本家之意。根據口碑，洪水過後，阿美族兄妹在砂婆礑溪上游居住、生活。之後，移住到 Narumaan（ナルマアン「舊跡」、「本家」之意，今花蓮市德安一帶）。因為西南邊有個地方長了很多的 taoru（タオル），果實可吃，小孩子很喜歡，因此搬遷到荳蘭（Tauran・Taoruan）。 <sup>104</sup>
	箔箔 薄薄	薄薄 南埔	南埔 仁里	根據阿美族的口傳歷史，過去發生大洪水時，有兄妹二人幸運地乘坐著白（パポクパカン・papokupokan）往高山避難。一段時間後，生下一男。後來他們順著河川往下游去，再向南邊到達今花蓮溪口。由於水深無法涉水而過，因此前往西北邊的マガル（Magaru，荳蘭之北之意）。當時向白的邊邊

<sup>101</sup>胡傳（2006），《臺東州采訪冊》，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頁 346-347。

<sup>102</sup>張家菁（1996），《一個城市的誕生-花蓮市街的形成與發展》，花蓮：花蓮縣立文化中心，頁 55。

<sup>103</sup>橋本白水（1922），《東臺灣》，南國出版社，頁 16。

<sup>104</sup>安倍明義（1938），《臺灣地名研究》，臺北：成文出版社，頁 310。

	清代	日治	戰後	簡介
				找到小米的種子，並將它播種在肥沃的土地上。後來人口增加，Magaru 的土地顯得狹小，因而往東方尋求土地，那個地方因為四邊有小小的高地，形狀像白的樣子，即使有大雨也能順利排水，而不會有水災的恐懼。薄薄即是指此二人最早居住的位置，是像白（パポクパカン・papokupokan）的地方，而稱為ポクポク（pokupoku・薄薄）。日人統治後亦沿用薄薄作為地名。1937 年（昭和 12 年），因薄薄位於花蓮港南邊的原野土地，而改稱南埔， <sup>105</sup> 相對於花蓮港街北邊的北埔。
	飽干	葺前	德安	為撒奇萊雅族的聚落，因酋長名叫飽干而得名。1937 年（昭和 12 年）日人在此設立儲糧倉庫，遂改名為「葺前」，戰後改稱「德安」。 <sup>106</sup>
	集集 尪尪 脂尪尪	有明	主安里	清代夏獻綸所編《全臺輿圖》提到尪尪又名集集或是脂尪尪，依附在飽干社下， <sup>107</sup> 屬南勢番。1937 年（昭和 12 年）改名為有明（ありあけ）， <sup>108</sup> 大約是今日中正路和平路海岸路與七腳川溪所構成之區塊。
	理劉 里留 理留 理劉脂	里漏 舟津	化仁 東昌	清代不同方志中又稱理留、理劉脂等，為南勢番之一。1895 年日人治臺後，在 1904 年臺灣堡圖上將此地記為里漏。1937 年（昭和 12 年）根據里漏社祖先乘坐獨木舟漂流至此的傳說，將此地改為舟津（ふなつ・Funatsu）。 <sup>109</sup> 戰後改為化仁，1977 年再改稱為東昌。 <sup>110</sup>
		田仔底 溝仔尾	溝仔尾	今日花蓮市明義街與自由街間所夾的大排水溝，為花蓮人所熟知的自由街大排，其水源來自花蓮高農校地內湧出的中央山脈伏流水。過和平路以東、中華路以南的部分，在日治時期進行都市計畫與河川整治前，市區尚未擴張至此，稻田滿布而稱為「田仔底」。 <sup>111</sup> 另外，河川自然漫流的樣態，再加上該處

<sup>105</sup>安倍明義（1938），《臺灣地名研究》，臺北：成文出版社，頁 310。

<sup>106</sup>施添福總編（2005），《臺灣地名辭書卷二：花蓮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頁 40。

<sup>107</sup>黃清琦（2010），《臺灣輿圖暨解說圖研究》，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頁 99。

<sup>108</sup>安倍明義（1938），《臺灣地名研究》，臺北：成文出版社，頁 310。

<sup>109</sup>安倍明義（1938），《臺灣地名研究》，臺北：成文出版社，頁 310。

<sup>110</sup>施添福總編（2005）《臺灣地名辭書卷二花蓮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頁 178。

<sup>111</sup>張家菁（1996），《一個城市的誕生-花蓮市街的形成與發展》，花蓮：花蓮縣立文化中心，頁 149。

	清代	日治	戰後	簡介
				位於渠道末端、接近出海口而得名「溝仔尾」，紅毛溪則是它的名稱。
		南濱 海岸驛	南濱 太平洋 公園	<p>日治時期，總督府指定米崙溪口至花蓮溪口間約四里的弓形海濱為輪船停泊地，<sup>112</sup>而地處七腳川溪出海口附近的南濱，則是花蓮港在尚未築港前，最主要的停泊處。然而花蓮港並非天然港灣，不適合大船停泊，輪船往往需停泊在數海里以外的海岸，以小船接駁的方式，載運貨物與人流；這種舢舨臺灣話稱為「駁仔船」。另外，南濱又被當地人俗稱「南濱仔」，其名稱由來，乃是相對於米崙溪口的北濱而言。由於其為日治前期花蓮港街的門戶，故與港運有關的設施多匯集於此，1910年代敷設東線鐵道時，由一條一公里長的臨港鐵路連接花蓮港驛與南濱的海岸驛，執行貨客載運的業務。</p> <p>然而，位於南濱外海的花蓮港港受制於其灘寬水淺的特性，加上海水不斷地侵蝕其海岸線，使其不斷倒退，故在花蓮築港第一期工程完工後，往南延伸的海岸驛於1941年功臣身退，退出花蓮臨港廊道的歷史舞臺，聚落盛況也不復見。<sup>113</sup>1970年被規劃為花蓮市垃圾掩埋場，兩年後並在此興建花蓮市清潔隊，於1976年啟用。在近代都市擴張、掩埋場腹地過小、海岸侵蝕等緣故，再加上2014年為配合「南北濱觀海計畫—海岸地景公園工程」規劃，南濱垃圾掩埋場全面封閉，在此設立太平洋環保公園。</p>
		豬灶	豬灶	位於七腳川溪口南岸的屠宰場被當地人稱為「豬灶」。而後屠宰場搬遷至吉安鄉仁里橋橋頭，原址被東里一街分隔為東西兩半；今日則遷到鳳林鎮林榮里。 <sup>114</sup>
地標		宜蘭振 拓株式 會社花	臺灣省 專賣局 花蓮港	「宜蘭振拓株式會社」向花蓮港廳花蓮港街租得1,520坪土地並成立「花蓮港工場」，以製造紅酒、米酒為主。1922年總督府施行「臺灣酒專賣令」，

<sup>112</sup>張家菁（1996），《一個城市的誕生-花蓮市街的形成與發展》，花蓮：花蓮縣立文化中心，頁120。

<sup>113</sup>「臺灣鐵路管理局」網站，參閱日期：2019年03月28日。

<https://www.railway.gov.tw/Hualien-Transportation/cp.aspx?sn=11733>。

<sup>114</sup>施添福總編纂（2005），《臺灣地名辭書卷二花蓮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頁179。

	清代	日治	戰後	簡介
		蓮港工場 臺灣總督府專賣局花蓮港支局	酒工廠 臺灣省菸酒公賣局花蓮酒廠 花蓮創意文化園區	1924年更名為更名為「臺灣總督府專賣局花蓮港支局」。二戰時期遭美軍空襲，部分廠房毀損嚴重。戰後臺灣省專賣局接收，重建受損部分。1951年花蓮大地震，多棟建物再次毀損。1957年再次更名「臺灣省菸酒公賣局花蓮酒廠」。1988年因廠區腹地過小發展受限，而遷往美崙工業區。2002年文建會配合政府推動「挑戰2008國家重點發展計畫」，在花蓮舊酒廠原址設立創意文化園區，定名為「花蓮創意文化園區」並開始修復原園區內建築，2012正式對外營運。
		鐵道部花蓮港出張所	花蓮鐵道文化園區一館二館	1909年9月由日本國會直接撥款設置「鐵道部花蓮港出張所」，當時出張所的位階等同於臺灣東部的小交通部。1910年「鐵道部花蓮港出張所」廳舍落成，但其建築形式、格局已無從考據，現存的木造建築物乃1932年改建而成，為和洋混和式建築。該出張所為東臺灣窄軌鐵道的基地，包含辦公廳舍、加水塔、機務段、運務段等配置。1980年，北迴鐵路正式通車至花蓮新站（即今日花蓮火車站），花蓮舊站與鐵路局花蓮管理處也在1988年3月初正式裁撤，結束79年東線窄軌鐵道的歷史。見證東臺灣鐵道發展、花蓮舊市區的榮景，更乘載花蓮人的歷史記憶。
		花蓮港燈臺	花蓮港燈塔	1910年興建的花蓮港燈塔，位於花蓮港花崗山，為一高大的方形鐵架，原為鐵造燈桿，同年從安平燈桿移設，桿身僅高度10公尺，該燈桿高度不足，光度不強，外海船隻不易望見。1964年將已拆除的富貴角臨時燈塔材料再利用，並改建成現今樣式，塔高亦增高為今日的28.4公尺。
	清代花蓮港街營哨		阿美文化村 海祭廣場	清末後山北路開通後，國家力量進入花蓮；從1896年田代安定的《東臺灣豫察報文》中，提到在花蓮溪出海口北側的花蓮港街，北端與南端各有一方形與圓形的清兵堡壘；石坂莊作於1904年的踏查記錄中，詳細提及花蓮港街中央有空壕通過，長約五十公尺，南北各有一堡壘。其中，位於市街北部者，瀕臨海岸，方形；位於市街南部者，為圓形，圓周三百公尺……。
	昭忠祠	昭忠祠	南濱萬	萬善廟前身為建於1881年（光緒7年）的花蓮港昭

	清代	日治	戰後	簡介
			善廟	忠祠，最早為安置清軍陣亡將士的收骨所，位於清代花蓮港街聚落北側一帶。二戰期間，日軍於南濱一代構築水濱障地，興建大型交通壕溝與軍事設施， <sup>115</sup> 因此暫時將骨骸放置於一處，1952年在吉安鄉東昌村徐慶昌等人在羅慶松、廖木桂及羅文鑾等人的協助下，以牛車數輛將骨骸托運至仁里村，並由羅文鑾捐地蓋一座水泥墓穴安葬，同年3月於墓前建萬善祠。 <sup>116</sup>
		豬灶	豬灶	據老一輩的花蓮人回憶，早期南濱約有百餘戶人家，並設有一水上派出所。此外，尚有一家日人經營的小石川商店、油庫、屠宰場，以及梅野清太投資的發電所等，花蓮港街區機能頗為完備。其中，位於七腳川溪口南岸的屠宰場便是當地居民所稱的「豬灶」。而後屠宰場搬遷至吉安鄉仁里橋橋頭，原址被東里一街分隔為東西兩半；今日則遷到鳳林鎮林榮里。 <sup>117</sup>
		發電所		1917年10月，梅野清太創設花蓮港電燈株式會社，以資本25萬圓設立，在南濱設置66KW瓦斯力發電，可提供兩千盞燈使用， <sup>118</sup> 為東部臺灣電氣事業之嚆矢。然而兩年的時間不到，花蓮港市街內的發電所全數遭焚毀。同時該會社已經著手進行水力發電，發電量又比市街內的發電所來的高，因此雖有計畫重建，但考量後續市街與築港後的發展，最終不了了之。 <sup>119</sup>
			花蓮市立殯儀館	花蓮市立殯儀館位於花蓮市博愛街10-3號，為1973年第7屆市長陳清水任內規劃興建，並於1976年啟用，為全花蓮縣唯一之殯儀館。由於近年來喪葬習俗改變，殯儀館業務量不斷成長，因此第16屆市長田智宣於100年成立殯葬管理所。 <sup>120</sup>

<sup>115</sup>呂鴻瑋（2018）〈太平洋戰爭後期花蓮軍事防禦工事的布局與戰後轉化〉，花蓮：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碩士論文，頁36。

<sup>116</sup>〈百年萬善祠民間版忠烈祠〉，《更生日報》，

2013/02/04[http://www.ksnews.com.tw/index.php/news/contents\\_page/0000364464](http://www.ksnews.com.tw/index.php/news/contents_page/0000364464)。

<sup>117</sup>施添福總編纂（2005），《臺灣地名辭書卷二花蓮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頁179。

<sup>118</sup>「臺灣電力公司」網站，參閱日期：2019/03/28。

<http://dept.taipower.com.tw/yuan/62/P04.pdf>。

<sup>119</sup>林蘭芳（2003），〈日治時期東臺灣的民營電力事業（1917~1944）〉《東臺灣研究》：第八期，頁96。

<sup>120</sup>「花蓮市殯葬管理所」網站，參閱日期：

	清代	日治	戰後	簡介
		海岸驛		1910 年敷設東線鐵道時，由一條一公里餘長的臨港鐵路延伸至南濱地區，並在終點站設立連接花蓮港驛與南濱的海岸驛，執行貨客載運的業務，是花蓮港築港之前的交通樞紐。然而，位於南濱外海的花蓮港港受制於其灘寬水淺的特性，加上海水不斷地侵蝕其海岸線，使其不斷倒退，故在 1939 年花蓮築港第一期完工後，向南延伸的海岸驛於 1941 年功臣身退，退出花蓮臨港廊道的歷史舞臺，聚落也隨之沒落。
		福住一、二號橋	福住一、二號橋	1931 年《臺灣日日新報》中記載：「花蓮港的排水護岸工事竣工，福住橋十八日開通」。福住一號橋橋頭的題字雖已被水泥抹去，但透過文獻的記載保存至今；福住二號橋則在橋頭柱上保留下完整的「第二ふくすみはし」日文草寫。見證花蓮舊火車站南側溝仔尾地區 80 餘年燈紅酒綠、人聲鼎沸的繁榮年代。 然而，2015 年因為花蓮縣政府為打造自由街為「日出香榭大道」，將紅毛溪加蓋，原福住橋已被遷移至花蓮市立殯儀館正對面綠地存置，原先的縣定古蹟身份也被撤銷降級為歷史建築。
		田仔底溝仔尾	溝仔尾	位於紅毛溪尾端的溝仔尾地區在 1910 年代，東線鐵道的敷設與都市計畫的開展、河川的整治，新增許多處女地；1930 年代更臨港鐵路、花蓮港的興築，以及花蓮港驛的擴建，短時間吸引眾多人口移入此地。位於花蓮港驛、鐵道等鄰避設施南側的溝仔尾，因交通的便利性與需求的提升，匯集許多茶室、旅店、戲院與料理亭，曾為花蓮一熱鬧繁華的商圈。然而，進入 1980 年代後，在北迴鐵路的開通與花蓮車站的遷移等因素相繼影響下，舊有的花蓮車站及檢車庫、辦公單位相關設施皆逐漸廢止，連帶造成溝仔尾地區之沒落。

## 二、產業經濟變動

### (一) 花蓮港築港史

從清領、日治以至於戰後迄今，花蓮港在東臺灣地區的歷史及區域發展舞台中始終扮演著重要的關鍵角色，其轉移與工業化、現代化的歷程，既是國家力量的體現，也是在地人民生活的寫實縮影；以下將以築港前、中、後期，依時序探討花蓮港的變遷與發展過程。

#### 1. 築港前：南濱接駁時期

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指定米崙溪口至花蓮溪口間約四公里的弓形海濱為輪船停泊地，1896年（明治29年），大阪商船株式會社在總督府的資助與指派下開設全島沿岸的定期航路，以基隆為起點，區分為東迴、西迴兩線，每個月航行六次，<sup>121</sup>並停靠花蓮港一次，<sup>122</sup>而後隨著交通條件的改善與市街人口的增加，愈來愈多的航運業者投入花蓮海運的行列，班次因此不斷增多；1925年（大正14年），為因應宜蘭線鐵路的開通，並為即將完工的東線鐵道進行連結，總督府進一步增設「宮崎丸」航線，每日往返於蘇澳與花蓮兩港間。<sup>123</sup>

總督府所指定的弓形海濱即今日的南濱一帶，在東線鐵路初闢之時，便有臨港鐵路自花蓮港驛向南延伸1,100公尺至此，並在終點處設置海岸驛，因該路線為因應港區貨客的出入而建，故僅有在船隻入港時才會行駛，南濱因此成為日治前期花蓮港街的出入門戶，據地方耆老回憶，昔日南濱約有百餘戶人家，並設有一水上派出所，此外尚有日人經營的「小石川商店」、油庫、<sup>124</sup>屠宰場（俗稱豬灶），以及梅野清太投資的發電廠<sup>125</sup>等，港區機能頗為完備，顯見聚落發展之榮景。

---

<sup>121</sup>吳翎君編纂（2006），《續修花蓮縣志.民國七十一年至民國九十年，歷史篇》，花蓮：花蓮縣文化局，頁109。

<sup>122</sup>張家菁（1996），《一個城市的誕生：花蓮市街的形成與發展》，花蓮：花蓮縣立文化中心，頁120。

<sup>123</sup>吳翎君編纂（2006），《續修花蓮縣志.民國七十一年至民國九十年，歷史篇》，頁109。

<sup>124</sup>據1931年〈花蓮港街職業明細圖〉所記載，當時南濱共有小川、吉村、板矢和東和四家石油倉庫。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花蓮市百年歷史地圖」：<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hualien.aspx>。檢索日期：2018/8/22。

<sup>125</sup>1917年（大正6年）10月梅野清太創設花蓮港電燈株式會社，並在南濱設置一百五十馬力的火力發電所一座。惟於隔年遭火災焚毀。1920（大正9）年4月，該會社遭原脩次郎創辦的花蓮港電氣株式會社取代，但會社專務仍然是梅野，參見吳翎君編纂（2006），《續修花蓮縣志.民國七十一年至民國九十年，歷史篇》，頁114。

然而，南濱因港口灘寬水淺，輪船需停泊於港灣數公里之外，並仰賴舢板小船進行貨客的接駁，當時接駁常需擔心貨客的損傷和安危，且相關的賠償金額，以及勞民傷財的登岸、出岸流程，皆使花蓮海運業者擔負許多額外的成本，此外，南濱平時風浪並不穩定，在冬季東北季風較強或是颱風季海浪高漲之際，在接駁船也難以碇泊的情形下，花蓮港的貨客運輸業務即會完全斷絕，<sup>126</sup>而水上見張所即是考量到在輪船可能數日無法進港的情下，為看守停留於港區貨物所設置的監視哨。<sup>127</sup>



圖41-1936年（昭和11）年由海上觀看花蓮港街南濱、海岸驛及周邊之聚落分佈

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http://newnrch.digital.ntu.edu.tw/nrch/index.php>。檢索日期：2019/10/11。

當時負責花蓮港的輪船接駁業務者為賀田金三郎的賀田祖，該會社於東臺灣地區原本經營開發與移民事業，後專司海運業，1922年（大正11年）賀田去世後改組為朝日組，除繼續負責花蓮港接駁相關業務外，亦成為大阪商船株式會社和相關保險會社的代理店，<sup>128</sup>朝日組的接駁工作分成兩大項，其一為接駁船隻上的船員約六、七人，負責維繫貨客登岸時的安危，其二為在陸地上拉

<sup>126</sup>張家菁（1996），《一個城市的誕生：花蓮市街的形成與發展》，頁120。

<sup>127</sup>張家菁（1996），《一個城市的誕生：花蓮市街的形成與發展》，頁86。

<sup>128</sup>吳翎君編纂（2006），《續修花蓮縣志·民國七十一年至民國九十年，歷史篇》，頁115。

船的人，約有三十人以上，<sup>129</sup>對於造訪花蓮港的人來說，每一次的登岸與出岸，都是膽顫心驚的過程。



圖42-花蓮港賀田組

資料來源：左：葉柏強（2014），《顧我洄瀾》，本計畫已取得該書作者公開授權（CC/BY）。

---

<sup>129</sup>吳翎君編纂（2006），《續修花蓮縣志.民國七十一年至民國九十年，歷史篇》，頁 109。



圖43-南濱上岸一景

資料來源：葉柏強（2014），《顧我洄瀾》，本計畫已取得該書作者公開授權（CC/BY）。

## 2. 築港先驅：江口良三郎

南濱地區因灘寬水淺與氣候不穩定等因素，導致人口與物資的出入受到極大限制，進而限縮了花蓮港本身的產業發展潛能，<sup>130</sup>在港口難以停泊的情況下，興建人工港的呼聲不絕於耳，並逐漸成為花蓮港廳官民的一致目標，而其中奔走最力者，應屬第五任花蓮港廳廳長江口良三郎（任期：1920-1926），江口氏屢次向總督府提出築港計畫，因臺灣總督無法定奪，遂將此議移交日本國內大藏省討論，然日人視花蓮為瘴癘之地，產業無所出，遂批示駁回。<sup>131</sup>

即便築港計畫遭到日方漠視，江口氏仍聘用米崙沿岸的琉球漁民和相關專家探勘，企圖證實米崙沿岸為適合築港之地，並於1922年（大正11年）於米崙灣建造蹄形防坡堤，以便附近漁村居民使用，該堤日後被稱作江口突堤；<sup>132</sup>此

<sup>130</sup>黑潮海洋文化教育基金會（2004），《台灣的漁港》，臺北：遠足文化，頁144-145。

<sup>131</sup>張家菁（1996），《一個城市的誕生：花蓮市街的形成與發展》，頁120-122。

<sup>132</sup>同上註，頁123。

外為改變日本政府對花蓮港的刻板印象，江口氏除透過歌謠小調向日人介紹花蓮風光外，並以阿美族青年組成「能高團」棒球隊，藉由全島與赴日比賽的精采表現，達到宣傳花蓮港的效果；<sup>133</sup>1926年（大正15年）江口氏病逝，築港計畫成為其未竟之業，隔年，米崙一帶居民為緬懷其奉獻，於烏踏石仔一帶設立頌德碑，該石碑目前豎立於江口良三郎紀念公園，正面刻有「江口廳長頌德碑」，背面為「昭和元年六月二十五日米崙在住者一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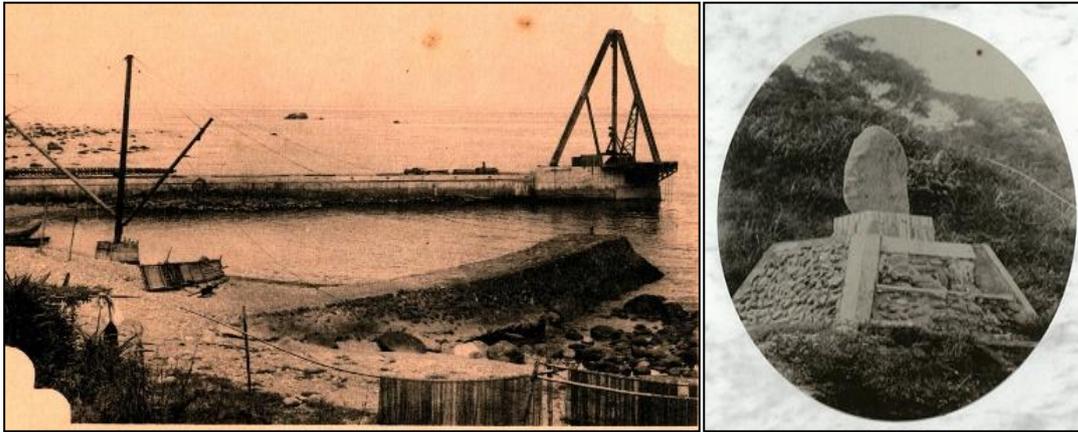


圖44-江口突堤（左）與江口氏紀念碑（右）

資料來源：左：毛利之俊（1933），《東臺灣展望》，本計畫已將原件掃描後以PDM 公開授權使用；右：葉柏強（2014），《顧我洄瀾》，本計畫已取得該書作者公開授權（CC/BY）。

### 3. 國策轉向：花蓮築港

1931年（昭和6年）918事變發生後，臺灣在日本的準戰時經濟體制規劃下，原先以「農業本位」的殖民地產業發展政策一轉為「工業化與農業調整」政策，花蓮港作為東部資源開發和工業化基地的地位因此一躍而出<sup>134</sup>；另一方面，江口過世後，築港計畫除由第七任廳長豬股松之助持續推動，不斷遊說由花蓮港發跡，時任日本拓務大臣的原脩次郎外，地方人士亦組成「花蓮港築港期成同盟會」，聯名向臺灣總督府請願；<sup>135</sup>在國策轉向與地方發展訴求的共鳴下，日本第五十九屆帝國議會終於通過花蓮港築港案，預定從昭和6年起於米崙灣進行八年的築港計畫，本次築港計畫投入預算七百餘萬圓，堪稱日治時期東臺灣最大的官方投資案，<sup>136</sup>而依據1935年（昭和10年）出版的《臺灣の港灣》一書所記載，可得知花蓮港築港的相關設施相當繁多，預定進行工程包含：

<sup>133</sup>吳翎君編纂（2006），《續修花蓮縣志.民國七十一年至民國九十年，歷史篇》，頁123-124。

<sup>134</sup>林玉茹（2007），《殖民地的邊區：東臺灣的政治經濟發展》，臺北市：遠流，頁130。

<sup>135</sup>張家菁（1996），《一個城市的誕生：花蓮市街的形成與發展》，頁123。

<sup>136</sup>吳翎君編纂（2006），《續修花蓮縣志.民國七十一年至民國九十年，歷史篇》，頁110。

- (1) 東防波堤千三百三十米、西防波堤兩百米，東堤先端並建一燈臺。
- (2) 堤內挖掘水深七米五、長度千八十米，以及寬度百七十米至五十米的水道。
- (3) 堤內興築繫船岸四百十米、海岸石垣五百四十米及水路護岸千四百米。
- (4) 水路幅員五十米的部分，在其出入口兩側並設有燈柱。
- (5) 埤頭與花蓮港停車場間要敷設一條臨港線鐵路。
- (6) 埤頭出入道路及埤頭內荷役道路千六百米之築造，另外有排水溝等附屬設施。

1939年（昭和14年）10月花蓮港完工，使花蓮港的交通性能大幅改善，有了良好的築港點和現代化的港口設施，輪船上的客貨毋須再靠小船接駁，而可以直接入港碇泊，不僅使人貨安全有所保障，也大幅降低了時間與運輸成本，以貨物搬運費為例，每噸由四圓五十錢降至一圓四十錢<sup>137</sup>，交通性能提升與成本降低意味著產業發展的利多。以漁業為例，花蓮海域地處菲律賓暖流之衝，本為優良漁場，卻長期因缺乏良好港灣，導致漁業設備與技術落後，漁獲量也因此偏低，築港後，安穩的港灣助長了近代化漁業技術的引入，如9月東部水產株式會社即於花蓮港街設立本部與冷凍廠、罐頭加工廠與魚市場等設施，<sup>138</sup>並招募內地漁民進行漁業試驗，<sup>139</sup>隔年（1940）起更成為南進鮪漁船隊的基地；<sup>140</sup>而對航運業而言，港口的竣工吸引更多航運業者或航班的加入，如大阪商船株式會社就加開二千五百噸級的貴州丸和武昌丸，交互行駛於基隆與花蓮間，一週可達六回，此外，基隆神戶線和高雄大連線亦皆增加停靠花蓮港的機會。<sup>141</sup>除了港口本身的機能提升外，伴隨著港口同時完工的臨港線亦成為了港街一體化的發展基礎，該路線原初設計目的為運送築港材料，於1931年（昭和6年）11月開始一路從花蓮港驛向北往築港區興建，直到1939年（昭和14年）4月完工，可說是和築港工程的進度同進退，臨港線全長四公里，沿途設有入船、日ノ出、米崙、東花蓮港四站，而通往南濱的舊臨港鐵路也因此遭到取代，<sup>142</sup>由於港埤和市區有長達四公里的路程，故該線的實質目的，乃是為了往後海陸之間的貨客運輸作準備。

<sup>137</sup> 張家菁（1996），《一個城市的誕生：花蓮市街的形成與發展》，頁128。

<sup>138</sup> 該會社於1944年（昭和19年）併入南日本漁業統制株式會社，參見吳翎君編纂（2006），《續修花蓮縣志.民國七十一年至民國九十年，歷史篇》，頁130。

<sup>139</sup> 張家菁（1996），《一個城市的誕生：花蓮市街的形成與發展》，頁130-131。

<sup>140</sup> 林玉茹（2007），《殖民地的邊區：東臺灣的政治經濟發展》，頁152。

<sup>141</sup> 張家菁（1996），《一個城市的誕生：花蓮市街的形成與發展》，頁128-131。

<sup>142</sup>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指導、花蓮縣文化局主辦、國立東華大學執行（2016），《2016神軌奇航II研習手冊》，花蓮：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頁63-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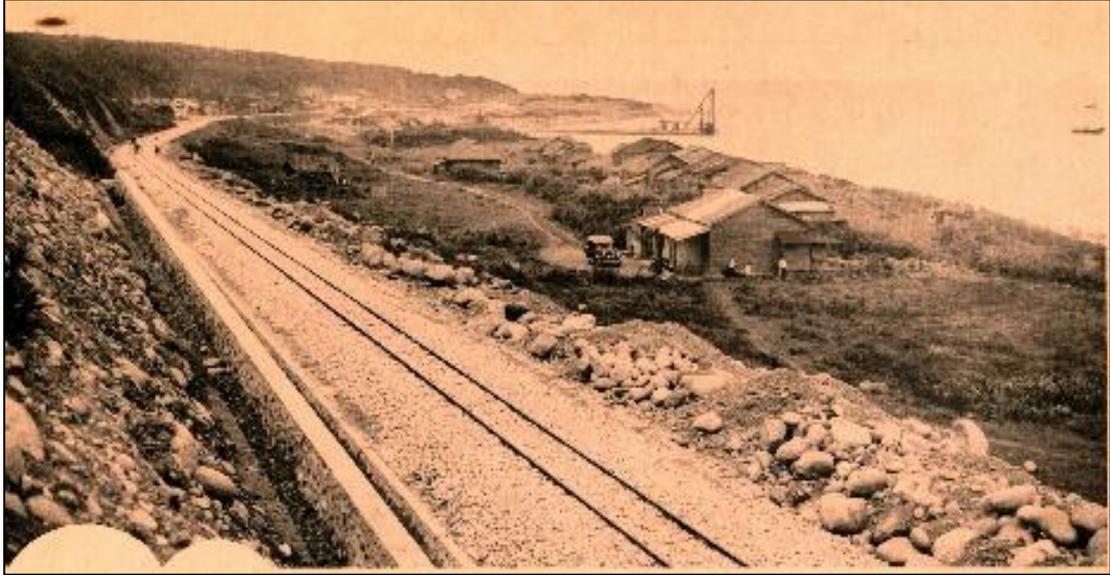


圖45-花蓮港街米崙臨港線一景，後方臨海聚落與海堤為鳥踏石仔與江口突堤

資料來源：毛利之俊（1933），《東臺灣展望》，本計畫已將原件掃描後以 PDM 公開授權使用。

港口與臨港鐵路對市街的影響，便是吸引大批的人口與企業進駐，當時為了因應大量人口的移入，還在築港之初進行花蓮港驛的改築擴張工程，以期能容納未來龐大的客貨進出量，而臨港鐵道的敷設和花蓮港驛空間的改築，不僅帶來大量人口，也促使市街地往福住、稻住、北濱等外圍地區擴張；<sup>143</sup>此外地處築港工程區的米崙原為佔地廣闊的原野，除零星分布的村落外，盡為農民放牧用地，<sup>144</sup>築港之初因意識到港口完工將會帶來大批相關產業與人力，遂開始進行米崙地區的都市計畫，而米崙新市區的規劃，也能讓舊市區的人口壓力得到紓解。

<sup>143</sup>張家菁（1996），《一個城市的誕生：花蓮市街的形成與發展》，頁 149。

<sup>144</sup>張家菁（1996），《一個城市的誕生：花蓮市街的形成與發展》，頁 132。



圖46-昭和 6 年（1931）改建完成的花蓮港驛

資料來源：葉柏強（2014），《顧我洄瀾》，本計畫已取得該書作者公開授權（CC/BY）。

#### 4. 戰時花蓮港區的工業發展

1938 年（昭和 13 年）臺灣軍司令官古莊幹郎指出，東部臺灣的真正使命是開發豐富的天然資源，以便向日本內地或海外輸出，因此當時尚未完工的花蓮港，已被賦予漁港、商港以及工業港等多功能的港口定位，而隨著東部理蕃事業成功，以及海陸運網路的初步完備，臺灣總督府為因應國家權力的宰制，乃極力推展東部產業開發政策，力勸國策會社臺拓和日本國內大會社投資東臺灣，導致東部出現了「株式會社熱」，日本的重化工業開始陸續進入花蓮港廳，以軍需工礦產業為發展重點，企圖將花蓮港街打造為新興的臨港工業城市，<sup>145</sup>如花蓮港完工後至終戰前，即計有日本鋁業、東邦金屬製鍊、東洋電化、新興窒素與鹽水港紙漿五家工業株式會社設有工廠。

1940 年（昭和 15 年），花蓮港街升格為花蓮港市，並開始進行為期七年的花蓮港二期築港工程，以提升重化工業的發展規模與步調，日本內務省土木局

<sup>145</sup> 林玉茹（2007），《殖民地的邊區：東臺灣的政治經濟發展》，頁 258。

港灣課亦將米崙新市街的臨港工業用地，從原本的 42 萬坪調增至二百多萬坪，<sup>146</sup>並加設花蓮港至加禮宛的鐵道鋪設工程，以利工業物資的運輸，<sup>147</sup>隨著港口的擴建和工業化的發展，1940 年代的花蓮港市除了是東臺灣唯一的工業化都市，<sup>148</sup>也是戰時日本當局眼中「東臺灣的唯一活路」，<sup>149</sup>然而，二戰末期全臺各地開始受到美軍空襲，花蓮港的碼頭、倉庫以及各大株式會社與工廠街均陸續遭到炸毀，<sup>150</sup>花蓮港市因戰爭促成的工業化，卻也毀於戰爭。

## 5. 戰後迄今

日治後期，花蓮港除二期築港工程因太平洋戰爭爆發而停頓外，港口本體在數次的空襲轟炸下，至戰後國民政府接收時已是滿目瘡痍，並至 1956 年（民國 45）年方才完成港口的修復工程，1962 年（民國 51 年）完成第一期擴建工程後，隔年（1963）正式開放為國際港，而後因貨運日增，船舶進出頻繁，故再於 1969-1978 年（民國 58-67 年）間進行第二、三期的擴建工程，以紓解港內泊船擁擠現象，1978 年（民國 67 年）為解決港內航道狹窄，並配合政府開發東部資源與將來航運的需要，正式實施第四期的外港區擴建工程，計畫將港區向南延伸至美崙溪口，並於 1991 年（民國 80 年）底完工，至此三至十萬噸級的船舶可自由進出花蓮港外港區的各碼頭進行靠泊裝卸作業，以配合產業東移之需求及發展，而近年來隨著花蓮地區觀光產業的蓬勃發展，觀光漁市與賞鯨休閒碼頭的陸續出現，亦持續為花蓮港的發展增添新的面貌。<sup>151</sup>

綜觀戰後花蓮港第一期至第四期的擴建，施工期程及增設之相關設施，羅列如下：

### (1) 第一期擴建：

- ◆ 擴建原因：修復因二戰空襲損壞的港埠設施後，因貨運量逐年上升，配合貨運需求，開始擴建計畫。
- ◆ 施工期程：1959.04-1962.10
- ◆ 重要成果：1963.09.01 開放為國際港；年貨物總量達 50 萬噸。

### (2) 第二期擴建：

- ◆ 擴建原因：升格為國際港後，因貨運日增，船舶進出頻繁，為紓解港內泊船擁擠現象，進行第二次擴建。

<sup>146</sup> 吳翎君編纂（2006），《續修花蓮縣志.民國七十一年至民國九十年，歷史篇》，頁 129。

<sup>147</sup> 張家菁（1996），《一個城市的誕生：花蓮市街的形成與發展》，頁 140。

<sup>148</sup> 吳翎君編纂（2006），《續修花蓮縣志.民國七十一年至民國九十年，歷史篇》，頁 130。

<sup>149</sup> 林玉茹（2007），《殖民地的邊區：東臺灣的政治經濟發展》，頁 144。

<sup>150</sup> 吳翎君編纂（2006），《續修花蓮縣志.民國七十一年至民國九十年，歷史篇》，頁 131。

<sup>151</sup> 黑潮海洋文化教育基金會（2004），《台灣的漁港》，頁 145-146。

◆ 施工期程：1969.09-1973.06

◆ 重要成果：擴建水域面積 45,454 平方公尺，使花蓮港水域總面積增加為 211,454 平方公尺，合計長 508 公尺，拓寬航道為 500 公尺；新建小型船渠 1 座，計水域面積 28,754 平方公尺；新建深水碼頭 3 座(6-8 號碼頭)；增建 6 號碼頭倉庫 1 棟計 3,600 平方公尺，可容納 9,000 噸之貨物；15000 噸級以下貨輪可進港停泊；年吞吐量增至 110 萬噸。

(3) 第三期擴建：

◆ 擴建原因：因貨運持續增加，大型船舶進出頻繁，深水碼頭不敷使用，因而進行第三次擴建。

◆ 施工期程：1974.07-1978.09

◆ 重要成果：擴建水域面積 84,546 平方公尺，花蓮港總水域面積增為 358,000 平方公尺；新建深水碼頭 8 座(9-16 號碼頭)；拓寬航道 100 公尺，長 524 公尺，卸載量提升，15000 噸級以下貨輪可進港停泊；年吞吐量增至 232 萬噸。

(4) 第四期擴建：

◆ 擴建原因：考量港航道與內港水域之狹窄，需盡快提出外港擴建計畫，因應大型商船來港裝卸的時代，改善花蓮港的港埠設施。

◆ 施工期程：1978.07-1991.12

重要成果：延長東防波堤 1,835 公尺，新建西防波堤 1,050 公尺；完成沉箱渠 1 座，可同時燒製沉箱 5 座，長 180 公尺，寬 28 公尺，水深 9.5 公尺，擴建完成後可改建為 15000 噸級修造船塢；填築碼頭新生地 55 公頃；興建港區鐵路 9,500 公尺，道路 62,830 平方公尺；新增給水、排水、配電與導航等設施；新建深水碼頭 9 座，完成水域面積為 1,042,000 平方公尺，花蓮港水域總面積增至 1,400,000 平方公尺；60000 噸級以下之貨輪進港靠泊；年吞吐量可達 3,200 萬噸。

## (二) 鳥踏石仔的產業興衰

花蓮市海岸路介於花蓮高中與花蓮港區間的臨岸地帶，即今日介於江口良三郎紀念公園與美崙海濱公園間之地區，在 1989 年（民國 78 年）以前為「鳥踏石仔」之聚落所在，鳥踏石仔、白燈塔與 T 字堤為許多老花蓮人的青春記憶。

關於鳥踏石仔的緣起，至早應可追溯至明治末期，來自於沖繩縣久高島、平安座島、糸滿市與八重山島的漁民，沿著米崙海岸地帶的斜坡搭屋定居，而

後逐漸形成漁業聚落，<sup>152</sup>與同時期的農業移民不同，這些漁業移民多屬自由移民，<sup>153</sup>因此鳥踏石仔的聚落起源，可說是在沒有國家或企業資本的補助與主導下，憑藉移民的原鄉適應能力所誕生的小漁村。

「鳥踏石仔」一詞來自於宜蘭龜山島漁民的民間信仰傳說，漁民在王天君的引領下來到了花蓮外海，看到一塊礁石上聚滿了海鳥而驚為神蹟，並就此將該地以鳥踏石仔稱呼，唯漢人移民到訪時已有琉球家屋分布，故該聚落又有「琉球村」或「琉球部落」之別稱，<sup>154</sup>日治時期的漢人移民中以宜蘭龜山島的藍氏家族為最早到訪者，並逐漸發展為全村最大之姓氏，除龜山島的藍氏、陳氏兩家族外，亦有來自於屏東林邊的黃氏與何氏兩家族，而不管是琉球移民或是漢人移民，均是因為原鄉漁業資源窘困所形成的推力而來。<sup>155</sup>

鳥踏石仔的產業發展與花蓮港街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除了透過沿岸漁業自給或提供市街地漁獲需求外，<sup>156</sup>築港前亦有專營或利用漁閒時期兼營南濱駁船工作的家戶；<sup>157</sup>1931年（昭和6年）花蓮港第一期築港工程開始後，鳥踏石仔村民除藉由擔任築港勞動力換取工資或維生物資外，<sup>158</sup>聚落亦因陸續移入志願（打工仔）或非志願（如徵調而來的原住民）的勞動人口，而出現了諸如日本酒家、雜貨鋪等設施，以及因此而來的短暫商業活動；此外，與築港工程同步進行的臨港線鐵道貫穿了鳥踏石仔，將聚落切割為「南邊角」、「北邊角」兩部分，並設有「米崙站」（俗稱花中站）一站，<sup>159</sup>1939年（昭和14年）臨港線鐵道與花蓮港相繼完成後，鳥踏石仔雖然在聚落型態上遭到切割，但在機能上卻已由過去市街外圍的小型漁村，演變為花蓮港街市街地的一部分。

戰後隨著在臺日人相繼引揚，鳥踏石仔的沖繩家屋陸續由藍氏族人進駐，1946年（民國35年）基隆港務局派員接受花蓮港，並設置「基隆港務局花蓮港分局」（後升格為花蓮港務局），鳥踏石仔自此成為花蓮縣政府託管的未登錄公

<sup>152</sup>又吉盛清著，魏廷朝譯（1997），《日本殖民下的臺灣與沖繩》，臺北：前衛，頁398。

<sup>153</sup>林玉茹（2007），《殖民地的邊區：東臺灣的政治經濟發展》，頁165。

<sup>154</sup>施添福總編（2005），《臺灣地名辭書卷二：花蓮縣》，頁23。

<sup>155</sup>林玉茹（2007），《殖民地的邊區：東臺灣的政治經濟發展》，頁173；廖鴻基（2000），〈鳥踏石仔漁村簡史〉，收錄於《東部地區歷史與文化研討會論文集》，花蓮：國立東華大學觀光暨遊憩管理研究所，頁19-2。

<sup>156</sup>廖鴻基（2000），〈鳥踏石仔漁村簡史〉，收錄於《東部地區歷史與文化研討會論文集》，花蓮：國立東華大學觀光暨遊憩管理研究所，頁19-2。

<sup>157</sup>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村史工作小組（2000），《與白燈塔一起消失的漁村—鳥踏石村》，花蓮：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頁，頁19-21。

<sup>158</sup>又吉盛清著，魏廷朝譯（1997），《日本殖民下的臺灣與沖繩》，頁401；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村史工作小組（2000），《與白燈塔一起消失的漁村—鳥踏石村》，頁22-23。

<sup>159</sup>廖鴻基（2000），〈鳥踏石仔漁村簡史〉，收錄於《東部地區歷史與文化研討會論文集》，花蓮：國立東華大學觀光暨遊憩管理研究所，頁19-2。

有地，<sup>160</sup>預示了日後強制拆遷的命運，1979年（民國68年）花蓮港第四期拓港工程正式展開，隔年（1980）炸毀白燈塔、填平T字堤，並將烏踏石仔海灘劃為禁區，村民自此喪失海灘使用權，1981年（民國70年）花蓮港務局宣布徵收烏踏石仔的土地、地上建物與漁具、竹筏等生財工具，引發村民反彈，並與港務局展開漫長的談判，<sup>161</sup>1989年（民國78年），烏踏石仔在居民徹底遷出後夷為平地，<sup>162</sup>此一緣起於日治初期，見證花蓮港築港歷史的漁業移民聚落，自此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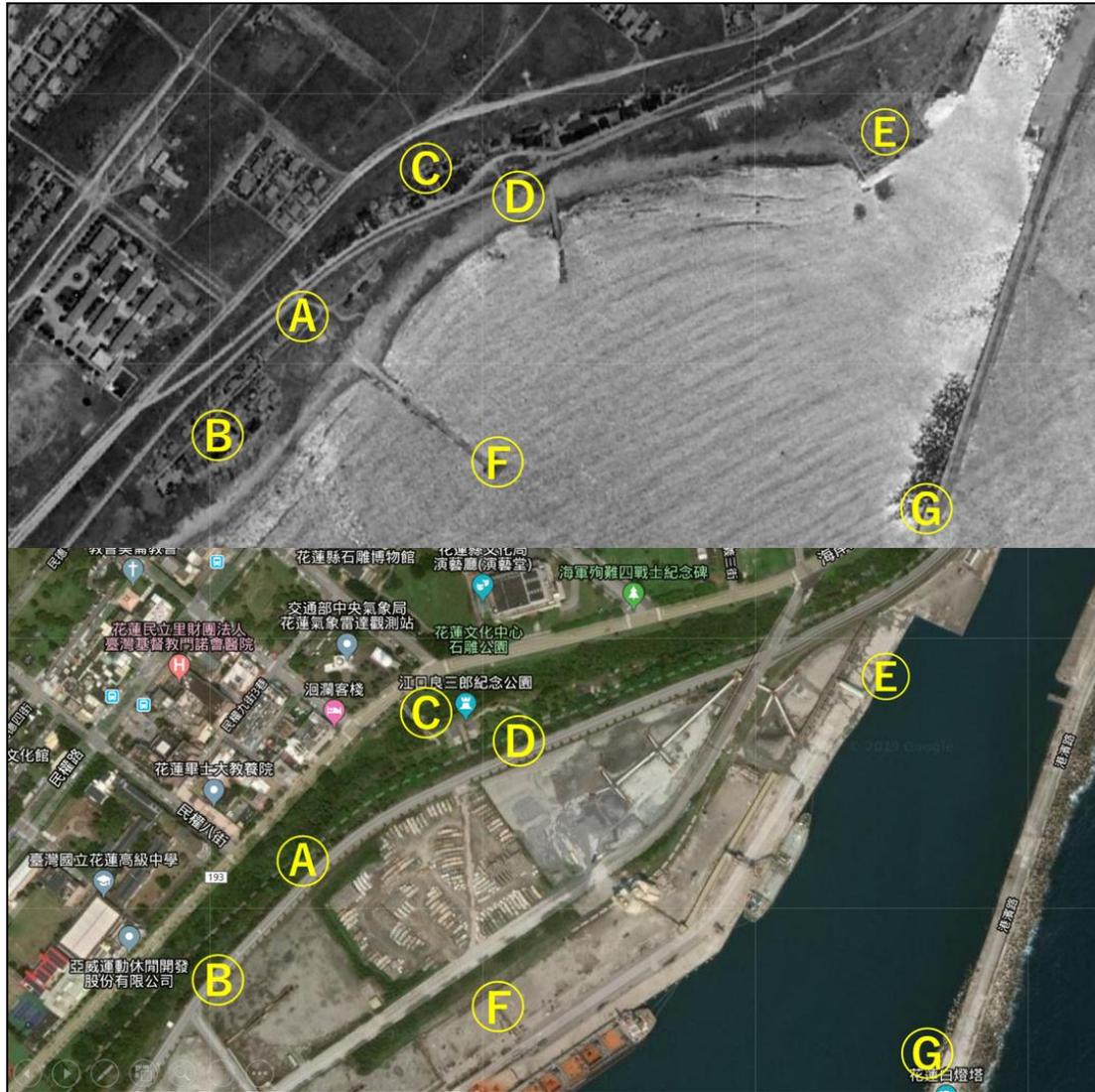


圖47-美崙烏踏石村今昔地景對照

<sup>160</sup> 同上註。

<sup>161</sup>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村史工作小組(2000),《與白燈塔一起消失的漁村—烏踏石村》,頁 12-13。

<sup>162</sup> 廖鴻基(2000),〈烏踏石仔漁村簡史〉,收錄於《東部地區歷史與文化研討會論文集》,花蓮:國立東華大學觀光暨遊憩管理研究所,頁 19-2。

資料來源：

1. 底圖：1945 年美軍航拍、農航所正射影像，「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花蓮市百年歷史地圖」：<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hualien.aspx>。檢索日期：2019/10/11。
2. 圖例資料：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村史工作小組（2000），《與白燈塔一起消失的漁村—鳥踏石村》，正文前折頁「鳥踏石仔漁村歷史人文地景圖」。

圖例：

- A. 臨港線鐵道米崙站（花中站），北部斜坡處為日本石階、全村最老雜貨店與土地公廟所在。
- B. 「南邊角」，其中臨海測北半部為「琉球厝」，南半部為造船株式會社。
- C. 「北邊角」，由西至東依序有日軍機槍堡、澡堂、冷凍庫與竹子加工廠分佈。
- D. 水井所在，其南部為一毀損碼頭，是否為江口突堤遺址有待考證。
- E. 「四腳窟仔」，即儲木池與村裡小孩的泳池，其北側曾設有林業公司的檜木招待所，為全村最高級的房子，東側則為最破的草屋，曾培育出傑出村民。
- F. 白燈塔。
- G. T 字堤。

### （三）松園別館發展史

松園別館位於美崙山東南部與美崙溪出海口間的高台地區，自舊市區沿中正路往美崙方向前進，越過美崙溪並登上地方俗稱的「美崙坡」後，轉入臨美崙山側的松園街後幾可抵達，今日為花蓮市著名的觀光景點，由於建物周圍古木參天，並以日治時期延續至今的老松樹為最大特色，故被稱為「松園別館」。松園別館前身為日治時期的花蓮港兵事部，1942 年（昭和 17 年）3 月，花蓮港兵事部廳舍於米崙水源地旁竣工，4 月底兵事部正式運作，主掌徵兵、招募、在鄉軍人服役及召集、在鄉將校團、在鄉軍人會等業務，<sup>163</sup>因廳舍位置可俯瞰整個米崙溪口、花蓮港及太平洋海景，進而掌控出入船隻與南機場的航機起降，故成為戰時日軍在花蓮地區的最高軍事指揮中心，<sup>164</sup>與周邊的放送局（今中廣花蓮台）、海岸電台（長途電信管理局，今中華電信）與自來水廠（今自來水公司美崙淨水廠）均為當時米崙山的重要設施。<sup>165</sup>戰後，原兵事部廳舍於 1947

<sup>163</sup> 「花蓮港兵事部蛻變松園別館」：<http://eastnews.tw/>。檢索日期：2014 年 11 月 16 日。

<sup>164</sup> 「松園別館揭開昔日松蔭下的神秘面紗」。<http://tour-hualien.hl.gov.tw/>。檢索日期：2014 年 11 月 16 日。

<sup>165</sup>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3），《台灣歷史建築百景（中英對照）專輯》，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頁 208。

年(民國36年)交由陸軍總部管理,一度作為兵工學校的理化實驗室,<sup>166</sup>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後,為因應陸續來臺的美籍軍官需求,曾將廳舍改為美軍顧問團的官兵休閒渡假中心,1978年(民國67年)國有財產局接手後轉交行政院退輔會管理,<sup>167</sup>初期作為榮工處辦公使用,後由花蓮農場管理;<sup>168</sup>1996年(民國85年),東帝士集團看上此處絕佳環境,計畫與退輔會合作興建五星級觀光飯店,退輔會原擬以旅館建地出售,後引發在地居民與文史社團反對,在經過一系列的討論後,花蓮縣政府於2000年(民國89年)將松園別館編定為歷史風貌專區,並進行一系列的規劃與整修,且於隔年獲選為行政院文建會於全臺7處閒置空間再利用的試辦點之一,<sup>169</sup>2002年(民國91年)松園別館公告登錄為花蓮縣歷史建築,<sup>170</sup>自此被賦予延續歷史記憶、帶動藝文活動與促進觀光發展等新使命。<sup>171</sup>在廳舍建物的設計方面,因日治時期的一般建物,如廳舍、學校等,係由各州廳營繕系負責人設計及施工,重要的建築物由臺灣總督府營繕課技師掌理設計,而軍方工程如陸軍營房倉庫等則是由陸軍的技師繪圖,多為木造及磚造平房,<sup>172</sup>因此兵事部廳舍的設計與建造應為陸軍所負責;<sup>173</sup>目前松園別館由4棟建築物組成,分別為主體建築、主體建築後方的松園餐坊、左方的松園概念工坊與小木屋,主體建築物為最主要的展覽空間,為一採取磚木與鋼筋混凝土混合而成的「折衷主義」式二層洋樓。<sup>174</sup>除廳舍建物外,松園別館最大的特色即為濃密的松林,1921年(大正10年)日本政府為發展臺灣林業,採琉球松毬果赴臺試種,因琉球松具有抗鹽、耐風、定砂等特性,適於抵禦海風飛砂,故擇定恆春與花蓮市兩地為試種地點,後因成效良好而正式推廣,全盛時期一度達百餘株,至今僅存40多棵,並掛有縣政府的樹籍和除蟲維護紀錄。

175

<sup>166</sup>吳進書、姜家珍(2004),《印象·松園》,花蓮:花蓮縣文化局,頁11。

<sup>167</sup>「地方文化館:松園別館」:<http://www.hccc.gov.tw>。檢索日期:2015年10月1日。

<sup>168</sup>楊季桓(2016),〈戰後花蓮市軍事歷史建築的演變〉,花蓮: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碩士論文,頁103。

<sup>169</sup>同上註,頁104。

<sup>170</sup>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3),《台灣歷史建築百景(中英對照)專輯》,頁208。

<sup>171</sup>花蓮縣文化環境創造協會(2004),〈民眾的期望〉,《東海岸評論》153,頁44;潘小雪(2001),〈松園經營的傳承與開創專題報導〉,《東海岸評論》,203,頁8-15。

<sup>172</sup>楊季桓(2016),〈戰後花蓮市軍事歷史建築的演變〉,頁40。

<sup>173</sup>王翠菱(2004),〈閒置空間再利用與都市連接關係轉變—以松園別館為例〉,花蓮:東華大學環境政策研究所碩士論文,頁52。

<sup>174</sup>「折衷主義」式建築意指建築主體為巴洛克形式,松園別館主體建築一、二樓皆設有拱廊,屋頂則是日本式瓦頂,一棟建築物同時兼具有東西元素,便是所謂「折衷主義」的表現,參見花蓮縣文化局,「地方文化館:松園別館」,<http://www.hccc.gov.tw>。檢索日期:2015/10/1。

<sup>175</sup>謝如玉(2007),《愛戀松濤洄瀾》,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頁16、30。



圖48-松園別館主體建物現況

資料來源：松園別館官方網站：  
<https://pinegarden.weebly.com/35469356722649422290297052969926494.html>。檢  
索日期：2019/10/11

#### (四) 美崙溪畔日式建築群研究

##### 1. 花蓮港分屯大隊與戰俘收容所

日治初期為穩定社會治安、震攝原住民族，總督府除警備系統外，特於花蓮港街設立分屯大隊與憲兵分隊等軍事單位，<sup>176</sup>後期隨著太平洋戰爭爆發，花蓮港街在南進基地的國策轉向下，除陸續出現各項新興單位與設施外，<sup>177</sup>亦針對既有的軍事空間進行機能上的整合或改造，如分屯大隊內戰俘收容所的出現。1906年（明治39年）威里事件後，花蓮港街的駐紮兵力由原本的兩個步兵中隊，改由臺灣步兵第二聯隊第三大隊負責，<sup>178</sup>並於1911年（明治44年）起，於今日花蓮憲兵隊誠正營區隊址設置永久營區；<sup>179</sup>當時全臺分為兩個步兵聯隊，以濁水溪為界劃分南北兩大軍區，其中第二聯隊創建於1907年（明治40年），主要負責南臺灣與花蓮港、臺東兩地之軍事防衛業務，而第三大隊即分駐於花蓮、玉里與臺東三地；<sup>180</sup>花蓮港分屯大隊為日治時期花蓮港市街規模最大的軍事單位，其主要任務為鎮壓原住民，特別為太魯閣族，如1914年（大正3年）即成為太魯閣戰役的主力，1930年（昭和5年）霧社事件爆發後，亦曾參與遠征討伐。<sup>181</sup>在建築特色上，由於日治初期多以接收清朝遺留的軍事設施為主，故常引發在臺日軍水土不服，為改善居住環境，陸軍省在經過數次考察與評估後，決定以磚造取代木造，並於兵舍四周設置廊道，以因應臺灣濕熱且易產生病蟲害的氣候；<sup>182</sup>下圖為花蓮港分屯大隊於營房前集合之景象，可得知廳舍為一兩層樓建物，設有欄杆、外廊並開有大面窗，可得知日軍在臺新建之兵舍，已有針對熱帶地區之氣候特性進行調整與修正。

<sup>176</sup>張家菁（1996），《一個城市的誕生：花蓮市街的形成與發展》，頁74-76。

<sup>177</sup>林繼文（1996），《日本據台末期（1930~1945）戰爭動員體系之研究》，臺北縣：稻鄉，頁201-205。

<sup>178</sup>葉柏強，《顧我洄瀾》，頁105。

<sup>179</sup>〈花蓮港近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4年4月17日，第2版。

<sup>180</sup>傅朝卿認第二聯隊下有三個大隊，其中第三大隊再下轄花蓮港分屯大隊，葉柏強則認為花蓮港分屯大隊即為第二聯隊下的三大分隊之一。細部討論請參見參見傅朝卿，《圖說台灣建築文化遺產-日治時期篇 1895-1945》，臺南：臺灣建築，頁144；葉柏強，《顧我洄瀾》，頁104。

<sup>181</sup>葉柏強，《顧我洄瀾》，頁114。

<sup>182</sup>傅朝卿，《圖說台灣建築文化遺產-日治時期篇 1895-1945》，頁146-147。



圖49-1937年（昭和12年）花蓮港分屯大隊內集合一景

資料來源：葉柏強（2014），《顧我洄瀾》，本計畫已取得該書作者公開授權（CC/BY）。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為收容東南亞戰俘而於各地設立戰俘營，對殖民地臺灣而言，收容戰俘一方面增加農業生產力，一方面可藉機掃除殖民地人民的英美崇拜，<sup>183</sup>臺灣終戰前共設有 14 間收容所，其中花蓮港廳設有花蓮港、玉里兩收容所，而花蓮港收容所即位於分屯大隊內，收容戰俘以來自新加坡、菲律賓等地的高階軍官居多數，其中包括菲律賓美軍司令官溫萊特（Jonathan Wainwright）、新加坡英軍最高指揮官阿瑟·普西佛（Arthur Percival）、香港總督以及其他來自於英、美兩國的將軍，<sup>184</sup>二戰末期全臺各地受到美軍空襲，但分屯大隊因收有美軍戰俘，使其得以避開美軍的轟炸，營區建物意外得以保存。

<sup>183</sup> 鍾淑敏（2001），〈俘虜收容所—近代臺灣史的一段悲歌〉，收錄於《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頁 274；林鉅璧（2001），《花蓮講古》，花蓮：花蓮市公所，頁 66。

<sup>184</sup> 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編印（1946），《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軍事接收總報告》，收錄於陳雲林主編（2006），《館藏民國台灣檔案匯編第 57 冊》，北京：九州，頁 207；高俊銘（2008），〈地方歷史與社區文化資產守護關係之研究—以花蓮美崙溪畔日式宿舍保存與再利用為例〉，花蓮：國立東華大學環境政策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46。

國民政府接收後，分屯大隊依序成為陸軍兵工學校、陸軍化學兵學校、臺東師管區、花蓮守備旅以及花蓮憲兵隊之營區，曾作為戰俘收容所的歷史逐漸被遺忘，直到臺美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後，一位在二戰期間曾任美軍駐菲律賓副司令，後被日軍俘虜至此的將領，隨顧問團來臺重訪舊地後，才喚起世人對戰俘收容所的記憶；2012年（民國101年），該位美軍將領於國防部專員的陪同下再次參訪昔日分屯大隊營區，該年年底，花蓮戰俘營紀念碑落成於花蓮憲兵隊誠正營區門外，<sup>185</sup>以紀錄此地曾經是戰俘營的過往；而在營區建物方面，因花蓮頻繁出現的地震，使戰後營區內部的日治時期建物多數因安全考量而陸續拆除移建，僅將校集會所倖存至今，<sup>186</sup>將校集會所於分屯大隊時期專為提供高階軍官所用，迄今建物周邊依然可見昔日高階軍官用以安置馬匹的馬栓與馬廄，近來隨著戰俘營歷史被發現，為促進社會大眾的重視與理解，集會所目前已改為「花蓮港戰俘營陳展室」使用，唯因位於現役軍事營區內，若要入內參觀需要事先申請。



圖50-日治時期花蓮港分屯大隊之將校集會所（左）及其現狀（右）

資料來源：左：毛利之俊（1933），《東臺灣展望》，本計畫已將原件掃描後以 PDM 公開授權使用；右：楊季桓（2016），〈戰後花蓮市軍事歷史建築的演變〉，頁 74。

## 2. 衛戍病院與陸軍軍官官舍

日治時期軍營旁會多設有隨軍醫院，以照護操演或戰爭受傷之官兵，並執行徵兵身體檢查，<sup>187</sup>如臺南第二步兵聯隊即設有臺南衛戍病院，花蓮港分屯大隊設立後，也在分屯大隊對面成立臺南衛戍病院花蓮港分院，作為分屯大隊醫護使用，並於 1936 年（昭和 11 年）改稱為陸軍病院；<sup>188</sup>依照 1940 年（昭和

<sup>185</sup> 葉柏強，《顧我洄瀾》，頁 126。

<sup>186</sup> 葉柏強，《顧我洄瀾》，頁 5-6、頁 109-111。

<sup>187</sup> 花蓮港廳（1930），《花蓮港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三）》，花蓮：花蓮港廳，頁 89。

<sup>188</sup> 顧超光（2006），《日本在台灣的軍事建築部署與設計》，臺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頁 1-4。

15年)的記錄,當時全臺陸軍病院分院共有6所,其中臺南陸軍病院花蓮港分院即位於花蓮港街,<sup>189</sup>唯此病院於1930年代時即已搬移至福住町,原址則成為了日本陸軍軍官官舍,即今日之將軍府。<sup>190</sup>



圖51-臺南衛戍病院花蓮港分院之內部(左)與外部(右)

資料來源：葉柏強(2014),《顧我洄瀾》,本計畫已取得該書作者公開授權(CC/BY)。

分屯大隊軍官宿舍於戰後繼續做為營區軍眷宿舍使用,唯早期因主管機關國防部在經費與人力上的限制,對於住戶的房舍居住問題多抱消極不作為的態度,使住戶多以自行修繕或增建等方式解決生活需求,加上對於歷史建築、文化資產等觀念相對缺乏,導致官舍建物設施日漸凋零;2004年(民國93年)國防部完成眷戶搬遷後,原屬意拆屋賣地,藉以支付眷村改建的住戶補償金,唯在地方文史工作者與社區居民的奔走下,改為以有償撥用之方式,委由花蓮縣政府文化局與民生社區維護管理。<sup>191</sup>

目前將軍府日式建築群共有八棟建物,包含三棟日治時期的高階軍官宿舍,分別為花蓮港兵事部部長宿舍、陸軍醫院院長宿舍,俘虜收容所所長宿舍,以及五棟供分屯大隊軍眷使用的中低階軍官宿舍,其中兵事部部長宿舍為規模最大的建築物,現已登錄為縣級古蹟,成為地方鄉土教學的主要造訪景點;俘虜收容所所長宿舍分為東西二側,西半部為南方文庫與花蓮市民生社區環教中心,另一側則作為展示館用途,每年計有四到五個展出檔期,除上述兩棟建物已進行修繕外,其餘保留的宿舍建物因受限經費因素而處於暫時的閒置狀態。<sup>192</sup>

<sup>189</sup>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2006),《臺南市市定古蹟原日軍臺南衛戍病院調查研究與修復計畫報告書》,臺南: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

<sup>190</sup>葉柏強,《顧我洄瀾》,頁108;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編印(1946),《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軍事接收總報告》,收錄於陳雲林主編(2006)《館藏民國台灣檔案匯編第57冊》,頁361-373。

<sup>191</sup>楊季桓(2016),〈戰後花蓮市軍事歷史建築的演變〉,頁86-88。

<sup>192</sup>同上註,頁89-92。



圖52-花蓮港兵事部部長宿舍（左）與俘虜收容所所長宿舍（右）現況  
資料來源：楊季桓（2016），〈戰後花蓮市軍事歷史建築的演變〉，頁 90。

### （五）臺肥歷史建築群研究

1937 年（昭和 12 年）中日戰爭爆發後，在戰時國策的轉向下，臺灣之於日本的地位已由經濟上的殖民地轉變為軍事上的後勤基地，<sup>193</sup>東臺灣地區除蘊藏豐富地下資源外，花蓮港完工後帶來的便利交通與廣大的臨港工業區用地，加上豐富且廉價的工業用電供給系統，<sup>194</sup>均為發展軍需與重化工業提供了優越的區位條件；1938 年（昭和 13 年）下半年起，配合「軍事主導型重化工業」的發展政策，東邦金屬製鍊、日本鋁業（アルミニウム，aluminium）工場、東洋電化、新興窒素等日本本土的株式會社陸續於花蓮港米崙地區設置工場，<sup>195</sup>以配合戰時日本政府的軍事需求，因以製造軍用原物料為主要業務，故太平洋戰爭末期自然成為敵軍轟炸目標，1944 年（昭和 19 年）10 月 13 日美軍轟炸米崙地區，<sup>196</sup>東邦金屬、日本鋁業工場等會社之廠房設施因此遭受到嚴重毀損。<sup>197</sup>

戰後國民政府接收日本鋁業工廠廠區後，因廠房受創嚴重，加上以農業復興臺灣經濟的政策走向，故決議將製鋁工廠轉型為肥料工廠，<sup>198</sup>由前臺灣省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主導，於 1956 年（民國 45 年）成立花蓮氮肥股份有限公司，並於隔年正式投入生產，1960 年（民國 49 年）花蓮氮肥併入臺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成為臺肥公司第七廠，主要負責生產臺灣省糧食局與臺灣糖業股份有

<sup>193</sup>林玉茹（2004），〈殖民地邊區的企業—日治時期東臺灣的會社及其企業家〉，《臺大歷史學報》33，頁 354。

<sup>194</sup>林玉茹（2004），〈戰爭、邊陲與殖產產業：戰時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東台灣投資事業的佈局〉，《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3，頁 140-144。

<sup>195</sup>駱香林（1983），《花蓮縣志稿卷一》收入於《花蓮縣志（二）》，臺北：成文，頁 294；林玉茹（2004），〈殖民地邊區的企業—日治時期東臺灣的會社及其企業家〉，頁 355。

<sup>196</sup>駱香林（1983），《花蓮縣志稿卷一》收入於《花蓮縣志（二）》，頁 296。

<sup>197</sup>楊季桓（2016），〈戰後花蓮市軍事歷史建築的演變〉，花蓮：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碩士論文，頁 51。

<sup>198</sup>同上註，頁 114。

限公司使用之肥料，1969年（民國58年）臺肥第七廠改名為臺肥花蓮廠。<sup>199</sup>

1995年（民國84年）3月，為呼應國營事業民營化政策，行政院通過臺肥民營化案，臺肥公司於1999年（民國88年）正式轉型為民營化公司後，除原有的肥料生產事業外，亦開始採取多角化的經營型式，位處東部的花蓮廠因此成為海洋深層水的發展重鎮，2003年（民國92年）花蓮廠全面停止肥料生產，專注於海洋事業開發，並於隔年（2004）陸續投入海洋深層水的汲取工程與產品研發，2006年（民國95年）臺肥與名牌食品公司合資成立「臺灣海洋深層水股份有限公司」，專營海洋深層水處理及包裝飲用水、飲料等之生產及銷售，2012年（民國101年）臺肥收購名牌食品持有之臺海股權，徹底掌握海洋深層水的開發、生產與銷售通路；<sup>200</sup>此外，看準近年來觀光休憩市場的興起，花蓮廠於2010年（民國99年）起開始籌設海洋深層水園區，將昔日氮肥廠重新整建後，於2014年（民國103年）更名為「D Park 臺肥海洋深層水園區」。<sup>201</sup>

圖53中之上半部分，由左至右依序為臺肥海洋深層水園區周邊於1945年、1951年與當代之空拍或衛星航照圖，下半部分則為對應上半部分的同時期檔案照片，透過三個時期的比對，可發現戰時日本鋁業工廠的廠房雖受創嚴重，但依舊保有完整的建物與廠區結構，戰後初期以農業培養工業的進口替代方針，使日資會社遺留之廠房改建作為化肥生產用途，但廠區整體依然維持日治時期製鋁工廠之格局，並保有諸多日治時期之建物與設施，而近20年來臺肥公司的民營化與多角化經營策略，使海洋深層水產業進一步結合了觀光休憩與地方文史發展脈絡，為舊日地景賦予了新的意義。

<sup>199</sup>吳澄泉主編（1987），《臺肥五十年》，臺北：臺灣肥料公司，頁58。

<sup>200</sup>「臺肥大事記」：<http://www.taifer.com.tw/taifer/tw/about-taifer/2014-09-01-02-08-52.html>。檢索日期：2015/9/21。

<sup>201</sup>「臺肥海洋深層水園區園區大事記」：[http://www.twdpark.com/m1/dpark\\_m1\\_s3.aspx](http://www.twdpark.com/m1/dpark_m1_s3.aspx)。檢索日期：2018/8/24。



圖53-臺肥海洋深層水園區之地景變遷

資料來源：

- ◆ 左上：1945 年美軍航拍。「花蓮阿榮的部落格」：<https://blog.xuite.net/d0963064845/twblog1/123679821>。檢索日期：2019/10/11。
- ◆ 中上：1951 年工研院能資所航拍；右上：農航所正射影像。「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花蓮市百年歷史地圖」：<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hualien.aspx>。檢索日期：2019/10/9
- ◆ 左下：戰後初期準備改建為氮肥工廠的製鋁廠房；中下：民國 49 年（1960）臺肥第七廠全廠鳥瞰照。「沕影・那些年與那些事～D PARK 老照片展～」：[http://www.twdpark.com/Upload/m7/80\\_%E6%B2%8F%E5%BD%B1%E2%80%A7%E5%8F%B0%E8%82%A5.pdf](http://www.twdpark.com/Upload/m7/80_%E6%B2%8F%E5%BD%B1%E2%80%A7%E5%8F%B0%E8%82%A5.pdf)。檢索日期：2019/10/9。
- ◆ 右下：臺肥海洋深層水園區內之原點生活館現況。「臺肥海洋深層水園區創園初衷」：[http://demo.smartingroup.net/twdpark/?page\\_id=2636](http://demo.smartingroup.net/twdpark/?page_id=2636)。檢索日期：2019/10/9。

### 三、歷史現場空間指認

#### (一) 舊市區工商產業及生活地景的指認

本計畫係以 1931 年（昭和 6 年）花蓮港市街（圖 18）為基底，並輔以同年代的花蓮港街職業別明細圖（圖 19），展現日治時期花蓮港街市區的商業空間結構，而依照李冠翰（2018）梳理前人研究並進行地圖數化的結果，指出 1930 年代之花蓮港街，商業活動集中於花蓮港驛西側黑金通兩側與高砂通—福住通、築紫橋通—稻住通所構成的三角型街區，而在居住型態方面，官舍與一般住宅大抵以黑金通為界，北半部多做官舍使用，鄰近公家機關、學區以及繁華區域，南半部則多一般民宅，鄰近會社或工廠廠區，而遊廓則集中於市區南緣之福住一帶，且具有溪流隔閡，形成相對封閉的產業群聚。<sup>202</sup>

本節將以李氏之研究結果為基礎，輔以附件《東台灣展望》、《顧我洄瀾》之歷史檔案照片，以及本計畫所建制的文化資產清單，以職業類別輔以影像之方式，說明舊市區之工商產業活動與生活地景變化：

**1. 官廳舍：**花蓮港街的官、廳舍多集中於黑金通以北之地區，且官廳與官舍間具有緊密連結，除鄰近花蓮港驛、花蓮港醫院等公共服務設施外，距觀測所、登記所重要設施亦在可步行範圍內，形成一個以日本人為中心的殖民者生活圈。<sup>203</sup>而除官廳舍外，此處亦是花蓮港分屯大隊與憲兵分隊的營區所在，因此若從聚落發展的歷史來看，花蓮港地區長期不穩的「蕃情」，亦可能是造成在臺日人居住空間群聚於此的考量之一。



圖54-花蓮港分屯大隊（左），今為花蓮憲兵隊（右）

資料來源：左：毛利之後（1933），《東台灣展望》，本計畫已將原件掃描後以 PDM 公開授權使用；右：「花蓮阿榮的花蓮人文、美食情報情報站」：<https://blog.xuite.net/d0963064845/twblog1>。檢索日期：2019/10/15。

<sup>202</sup> 李冠翰（2018），〈職業別明細圖 GIS 化應用於日治時期花蓮城市發展之研究〉，花蓮：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碩士論文，頁 13。

<sup>203</sup> 同上註，頁 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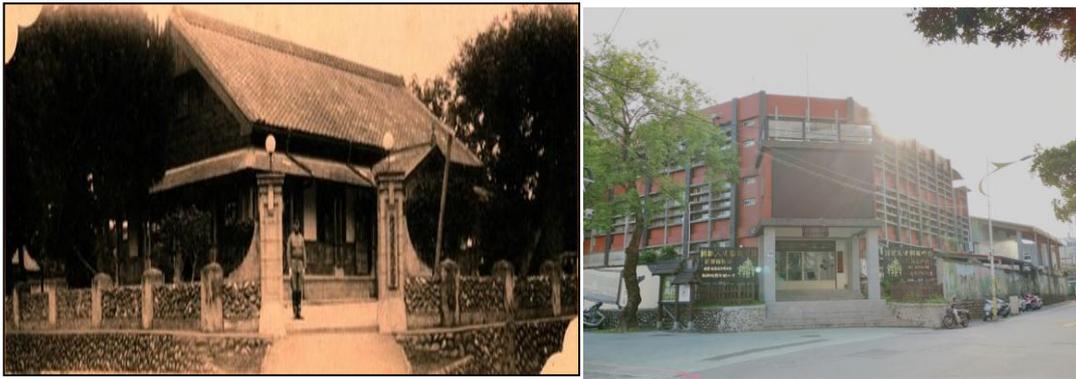


圖55-第十三憲兵隊臺南分隊花蓮港分遣所(左)今日為國軍人才招募中心(右)  
 資料來源：左：毛利之後(1933),《東臺灣展望》,本計畫已將原件掃描後以 PDM  
 公開授權使用；右：楊季桓(2016),〈戰後花蓮市軍事歷史建築的演變〉,頁 100。

此外可以發現總督府專賣局花蓮港支局之官、廳舍位置不同於其他單位的分布，而是距花蓮港廳有相當的距離，而其設置原委，至早可追溯至民營的「宜蘭振拓株式會社花蓮港稻住工場」，臺灣總督府於 1922 年(大正 11 年)發布「臺灣酒類專賣令律令」，徵收酒造廠建物及設備後，改為「臺灣專賣局花蓮港支局」，該酒廠於太平洋戰爭時期慘遭轟炸，廠房受損嚴重，戰後改隸公賣局，更名為「花蓮港工廠」，後改名「臺灣省菸酒公賣局第八酒廠」，1957 年(民國 46 年)再改稱「臺灣省菸酒公賣局花蓮酒廠」沿用至今，1988 年(民國 77 年)將業務移轉至美崙工業區之新廠後正式停止運作，迄今保有諸多傳統的日式建築與造酒、釀酒的廠房與古井，並於 2000 年(民國 89 年)獲內政部通過變更為「歷史風貌公園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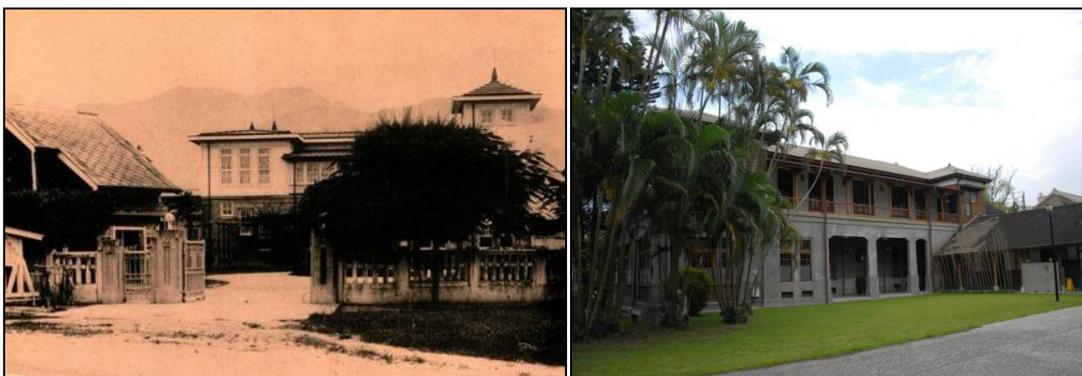


圖56-臺灣專賣局花蓮港支局

資料來源：毛利之後(1933),《東臺灣展望》,本計畫已將原件掃描後以 PDM  
 公開授權使用；右：本計畫拍攝。

2. 商業設施：在 1931 年(昭和 6 年)的職業別明細圖中，以木材商、吳服、

理髮及旅館的產業群聚情形較為顯著，<sup>204</sup>其中木材商集中聚集於北濱一帶，少數分散於現今信義路，蓋因儲木池之空間分布所至；而吳服店、理髮店、寫真館與旅館則多群聚於黑金通與春日通（大街）周邊，顯見當時花蓮港驛周邊的繁華程度，圖 57 左方為 1932 年（昭和 7 年）改建完成的鐵道部出張所（今鐵道文化園區一館），右側則為日治時期花蓮最豪華的旅館常盤館，今日為金龍大旅社。



圖57-花蓮港街黑金通一景，推測拍攝者應位於朝日組一帶  
資料來源：毛利之後（1933），《東臺灣展望》，本計畫已將原件掃描後以 PDM 公開授權使用。

圖 58 為 1931 年（昭和 6 年）後花蓮港驛前的自動車發著場，對比於前一張圖的明信片風格，可更真實掌握昭和年間花蓮港驛所肩負的重要職責，及分布於其周邊的黑金通、春日通、高砂通與入船通等街道，作為東臺灣地區最大商品集散市場時所發揮的服務階層性。除商業零售與個人服務業外，行政與金融等高階服務機能亦是市中心必備的核心要素；圖 59 為黑金通與高砂通交叉口，拍攝時間約為 1920 年代左右，可發現當時黑金通路上仍有台車軌道，左側為花蓮港廳廳舍，完成於 1910 年（明治 43 年），為一木造的和洋折衷建築，其空間範圍約為今日花蓮復興市場（中山路、公園路、復興街、公正街），戰後原為花

<sup>204</sup>同上註，頁 55。

蓮縣政府接收，然於1951年（民國40年）的大地震中嚴重毀損，縣府因而遷址至美崙地區，原址則拆除作為商業區；右側遠方建物為臺灣銀行花蓮港支店，戰後改組為臺灣銀行花蓮分行，並於1965年（民國54年）年改建日治時期建物。



圖58-1931年（昭和6年）後花蓮港停車場前自動車發著場一景  
資料來源：葉柏強（2014），《願我洄瀾》，本計畫已取得該書作者公開授權（CC/BY）。



圖59-日治時期花蓮港街黑金通、高砂通交叉口  
(即今日中山路、公園路與中華路之交匯處)

資料來源：葉柏強（2014），《顧我洄瀾》，本計畫已取得該書作者公開授權（CC/BY）。

### 3.遊廓

1906年（明治39年）臺灣總督府頒布「貸座敷及娼妓取締規則標準」至各廳，企圖統一全島貸座敷取締辦法，並進一步規定娼妓的管理辦法與性病檢查措施，1910年（明治43年），臺灣總督府內務局警察課頒布「花蓮港貸座敷營業地指定認可」，並於同年公布之《花蓮港市區改正平面圖》中，繪製出花蓮港街的遊廓區。而依據昭和年間的職業明細圖顯示，花蓮港街的遊廓在空間上有河川（整治後之紅毛溪）的阻隔，形成一個隔離的特定用地，且位處都市外圍，並有意遠離學校及官、廳舍之區域，在此範圍內之貸座敷設置均相互並鄰，周圍並設和菓子店、染物店、菸草專賣店等貸座敷、料亭及遊女生活所需之商家聚集，並設有婦人病院，方便遊女有效施行性病的防疫與檢疫作業。<sup>205</sup>

1931年（昭和6年）起由於臨港線鐵道的鋪設，以及花蓮港驛的增建工程，致使花蓮港街湧入大量的流動人口，因而帶動了各類茶室、旅店、戲院、日式

<sup>205</sup>同上註，頁61。

料亭與臺灣小吃於「福住」的發展，1951年（民國40年）花蓮大地震後，政府為安置災民，於中正路及南京路間的自由街排水溝上搭建木造臨時房舍並售予災民使用，<sup>206</sup>而「溝上人家」的出現，在空間上銜接了戰前福住地區的休閒娛樂與服務機能，成為了呼花蓮市著名的「溝仔尾」美食街，1980年（民國69年）北迴鐵路通車後，雖致使舊火車站商圈沒落，但溝仔尾一帶依然是市民逛街與吃宵夜的好去處，故時常入夜後依舊人聲鼎沸，<sup>207</sup>2014年（民國103年），花蓮市公所與自由街溝上人家經過多年訴訟獲得勝訴後，依法強制執行拆除工作，「溝仔尾」自此走入歷史，成為老花蓮人的歷史記憶。

2015年（民國104年）因花蓮縣政府欲把自由街排水溝改建為「日出香榭大道」，故在填平水溝同時，也將興建於日治時期的福住橋與第二福住橋移往花蓮市立殯儀館旁，該兩橋頭據1931年（昭和6年）《臺灣日日新報》記載：「花蓮港街的排水護岸工事竣工，福住橋十八日開通」，由此可知福住橋於該年完工，雖然橋頭的橋名及竣工日期被人以水泥抹去，不過仍留下部分的字形，而在福住二號橋的北側橋頭柱上，尚保有留下完整的日文草寫，相當美觀。



圖60-福住二號橋北側橋頭柱上的日文草寫

<sup>206</sup>游琇錦、楊鈞濶（2014），「訴訟多年，溝上人家今天拆了」，洄瀾網：<http://poja.com.tw/news/life/2014-05-16/6384.html>。檢索日期：2019/10/14。

<sup>207</sup>施添福總編纂（2005），《臺灣地名辭書卷二花蓮縣》，頁35。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



圖61-福住二號橋北側橋頭柱上的日文草寫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

## (二) 產業的空間分布以及空間變遷

花蓮港地區的產業發展，概略可以 1930 年作為分水嶺，前半的明治至大正年間，由於地形封閉、自然災害頻繁、對外交通不便導致開發較晚的事實，加上族群關係複雜，「殖產興業」政策下所吸引的資本形式多屬在臺日資的轉投資事業，如賀田組、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與花蓮港木材等，少見日本本土財團的直接經營；1931 年（昭和 6 年）918 事變後，臺灣在軍國主義發展方針下，產業逐漸轉向軍事化發展，而東部地區因戰略地位提升，使產業政策產生顯著變化，除會社數量迅速增加外，亦開始出現出現大型財閥直接經營之案例，1938 年（昭和 13 年）為「配合軍事主導重化工業」方針，花蓮港街被選定發展為臺灣第二個臨港工業都市，日本鋁業公司、東邦金屬、東洋電化與新興窒素等日本國內的大型重工業會社陸續於米崙地區設置會社或工廠，自此由殖民地的邊陲一耀成為帝國的新興工業重鎮，<sup>208</sup>本節將依此歷史發展脈絡，簡介與臨港歷

<sup>208</sup> 林玉茹（2007），《殖民地的邊區：東臺灣的政治經濟發展》，頁 247-256。

史廊道相扣連的產業空間：

### 1.連結一：賀田組—糖業—移民事業—東線鐵道—南濱

1899年(明治32年)，實業家賀田金三郎依據「官有林野豫約賣渡規則」，向臺灣總督府申請東臺灣地區16,464甲的官有林野地，並依「糖業獎勵規則」，申請花蓮港廳906甲的製糖用地，以花蓮港廳的加禮宛、馬里勿兩原野作為甘蔗栽培的主要區域，兼營製腦、畜牧、開墾與運輸事務，並積極辦理日本內地人營民事業，以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然而由於移民水土不服，移民事業最終宣告失敗，且開發計畫在缺乏政府軍警的支援與保護下，常受原住民蕃社侵擾，因而未達預期成效<sup>209</sup>。

1910年(明治43年)，賀田金三郎將製糖與開墾事業藉由合作方式轉移給鹽水港製糖會社後，<sup>210</sup>專司海運與販賣事業，包含花蓮港南濱的輪船接駁業務，接駁工作主要分成兩類，其一為接駁船隻上的船員約六、七人，負責維繫貨客登岸時的安危，其二為在陸地上拉船的人，約有三十人以上；<sup>211</sup>1922年(大正11年)賀田組改組為朝日組，除繼續負責南濱接駁業務外，亦成為大阪商船株式會社和相關保險會社的代理店，<sup>212</sup>並於日後積極爭取往返花蓮港與蘇澳港間的航路權。<sup>213</sup>

---

<sup>209</sup>鍾書豪(2010)，《花蓮糖廠：百年來的花蓮糖業發展史(1899~2002)》，臺東市：東臺灣研究會，頁40。

<sup>210</sup>同上註，頁59-61。

<sup>211</sup>吳翎君編纂(2006)，《續修花蓮縣志.民國七十一年至民國九十年，歷史篇》，頁109。

<sup>212</sup>吳翎君編纂(2006)，《續修花蓮縣志.民國七十一年至民國九十年，歷史篇》，頁115。

<sup>213</sup>張家菁(1996)，《一個城市的誕生：花蓮市街的形成與發展》，頁89。



圖62-花蓮港賀田組

資料來源：左：葉柏強（2014），《顧我洄瀾》，本計畫已取得該書作者公開授權（CC/BY）。

賀田組於糖業與開墾事業的失敗，除使其專注於花蓮港街之海運業務外，亦間接促使臺灣總督府認識到東臺灣開發的重要性，進而導致了一連串的政策措施，<sup>214</sup>並直接或間接造成了花蓮港街中地機能的提升：

- (1) 首先為陸軍第二步兵聯隊花蓮港分屯大隊的進駐（1911-），以五年理蕃事業（1910-1914）弭平原住民族社的反抗，使其成為日後花蓮港街各項建設的潛在勞動力。
- (2) 其次為官營移民事業的進行（1909-1918），一方面可解決製糖會社的勞動力需求問題，一方面可提升花蓮港街及其周邊聚落的在臺日人比例，以達到內地化東臺的構想。
- (3) 東線鐵道的開通（1909-1926），除大幅改變了都市的街道紋理外，更使花蓮港街一躍成為東臺灣地區的出入門戶。
- (4) 針對東部地區進行林野調查（1910-）所產生的大量官有地，使資本家可更安心的前往東臺灣地區發展開墾與移民事業。

<sup>214</sup> 鍾書豪（2010），《花蓮糖廠：百年來的花蓮糖業發展史（1899～2002）》，頁 52-58。



圖63-花蓮港鐵道出張所，現址為花蓮鐵道文化園區一館

資料來源：毛利之俊（1933），《東臺灣展望》，本計畫已將原件掃描後以 PDM 公開授權使用

賀田組作為東臺灣開發的先驅，雖在開墾與移民業務上屢遭挫折，並因此間接造成日本本土企業對東部開發的卻步，但卻也因此為在地企業與在臺日資提供了發展與茁壯的場域，日治時期花東地區的社會中堅與地方領導者即有不少出身於該組，並憑藉著政經影響力主導地方產業發展走向，如東臺灣企業巨頭梅野清太，以及曾任內閣拓務大臣的原脩次郎等，此外，賀田組的失敗促使臺灣總督府改善投資環境，亦是造成大正年間在臺日資或本島企業陸續移入東部地區的重要推手，<sup>215</sup>而作為東臺灣門戶的花蓮港街，自然也就成為會社總部或支店所在，都市規模因此就在基礎部門與非基礎部門的相互牽引之下持續增加。

## 2.連結二：花蓮築港—水產與漁業移民事業—軍需與重化工業

1920 年代以降，地方官民要求臺灣總督府積極進行東部開發的聲浪日益升高，使東部產業開發問題逐漸受到當局重視，開始進行產業資源開發的相關調查，而除理蕃問題外，位置孤立、對外交通不便乃是妨礙產業發展的主因，因此在 1920 年代中葉施行東部開發政策時，乃以興築港口為主要任務，1923 年

<sup>215</sup>林玉茹（2007），《殖民地的邊區：東臺灣的政治經濟發展》，頁 238-247。

(大正 12 年) 完成的蘇澳港，即是此種政策下的產物，雖該港完工後常有日本內地與基隆漁民前來活動，但因實際居住的漁民不多，每到夏天枯魚季時即成為荒港，故總督府決議實施官營漁業移民計畫，以引入日本內地移民，並同時設置水產株式會社的方式，改良蘇澳港之漁獲技術與行銷問題；1932 年(昭和 7 年)，總督府比照蘇澳港模式，於臺東廳新港竣工時，同時進行官營移民事業並設立水產株式會社，「築港—移民—成立水產會社」因此成為東臺灣漁業開發的固定模式。<sup>216</sup>

然而自 918 事件(1931)爆發後，臺灣隨著日本進入準戰時體制，殖民地產業開發政策由原本的「農業本位」轉變為「工業化與農業調整」政策，而此時方才進入築港工程的花蓮港，地位已從「瘴癘之地」一躍成為東部資源開發與工業化的基地，<sup>217</sup>故在港口完工以前，即已委由「東臺灣開發調查委員會」預先規劃日本漁業移民之相關事宜，並由日本內地大企業日本水產株式會社成立子公司「東臺灣水產株式會社」，整合基隆、蘇澳、花蓮港與新港四處之地理「漁業網」，以解決東部各港口水產業相互競爭、生產技術低落，以及因資本規模不足導致缺乏冷藏、加工與輸出設備等問題，並為南進政策下的遠洋漁場開拓進行準備。<sup>218</sup>

1937 年(昭和 12 年)中日戰爭爆發，日本正式展開暫時經濟體制，並陸續啟動生產力擴充計畫與物資動員計畫，1939 年(昭和 14 年)3 月東臺灣水產株式會社本社社址確定設立於花蓮港，呼應當局對於戰時東臺灣資源開發的重視，以花蓮港為中心整合東部各港之漁業資源，採取捕撈、製造加工、冷凍至島外輸出的垂直整合，並編成南洋方面的鮪魚船隊，於 1940-1941 年(昭和 15-16 年)兩度遠航南洋群島，成效頗佳，而由花蓮港工廠生產的罐頭，即為該會社向南洋輸出的主要產品；<sup>219</sup>1942 年(昭和 17 年)，隨著太平洋戰爭戰局漸形不利，臺灣總督府公布「臺灣水產統制令」並設立南日本漁業統制株式會社，以整併全島八大水產會社，東臺灣水產株式會社因而解散併入新會社，戰後南日本漁業統制株式會社改稱為臺灣水產株式會社，並於國民政府接受後改組為省營臺灣水產公司；<sup>220</sup>而在官營漁業移民方面，由於事先準備工作完備，移民於正式移入以前即已完成基礎建設工作，故推動過程頗為順利，唯後亦因戰爭情

---

<sup>216</sup>同上註，頁 129-130。

<sup>217</sup>張家菁(1996)，《一個城市的誕生：花蓮市街的形成與發展》，頁 120-122；林玉茹(2007)，《殖民地的邊區：東臺灣的政治經濟發展》，頁 130。

<sup>218</sup>林玉茹(2007)，《殖民地的邊區：東臺灣的政治經濟發展》，頁 131-135。

<sup>219</sup>同上註，頁 149-152。

<sup>220</sup>同上註，頁 159。

勢逐漸不利而終止。<sup>221</sup>

1938年（昭和13年）後，配合「軍事主導型重化工業」政策，花蓮港街因築港即將完工，地下資源調查又確定有豐富蘊藏，加上預訂設立的東臺灣電氣興業會社確保可提供豐富且廉價的電力，以及米崙工業區的規劃，促使其成為當時臺灣第二個臨港工業都市，包含東邦金屬製鍊株式會社，日本鋁業工場、東洋電化、新興窒素等由日本國內財閥支配的重工業大會社，均陸續來到花蓮港設置會社或工廠，使米崙成為當時東臺灣唯一的工業區，<sup>222</sup>這些工廠乃是因應戰爭而設，而非滿足臺灣島內市場需求，如日本鋁業、東邦金屬與東洋電化的原料，即是來自於華南、南洋與非洲，藉由海運運抵花蓮港後進行加工，然而，雖未於花蓮港廳開採天然資源，且所有金屬均自海外進口，但對於花蓮港廳的工業化與產業發展卻具有象徵性的宣示意義；<sup>223</sup>因日本鋁工場、東邦金屬均以製造軍需原物料為主躍業務，故自然在二戰末期成為美軍轟炸目標，1944年（昭和19年）10月13日美軍轟炸米崙地區之工廠、船隻與火車站，<sup>224</sup>造成東邦金屬、日本鋁工場之廠房設施遭受嚴重毀損，戰後，東邦金屬工廠原址轉為臺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花蓮廠，而日本鋁業花蓮廠工廠則為臺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花蓮廠，今日轉型為臺肥海洋深層水園區。

### （三）臨港廊道軍事遺址及二戰軍史調查

1930年代中期以前，花蓮港街係以花蓮港憲兵隊與陸軍步兵第二聯隊花蓮港分屯大隊兩單位為主要軍事據點，以穩定地方局勢、配合原住民征伐為主要任務，並定期於米崙山練兵場進行操演活動；<sup>225</sup>1937年（昭和12年）中日戰爭後，臺灣軍宣布進入戰時體制，唯因中國尚未具備空襲臺灣能力，加上軍部基於忠誠度考量，未使本島人過度涉入軍事活動，故臺灣僅作為後勤支援角色；<sup>226</sup>1941年（昭和16年）太平洋戰爭爆發，臺灣因戰局變化而成為前線，進入了總動員階段，花蓮港南飛行場、陸軍花蓮港兵事部與花蓮港戰俘營等設施陸續出現，1943年（昭和18年），隨著戰情急轉直下，總督府下令封鎖花蓮港，<sup>227</sup>隔年（1944）塞班島戰役後，大本營先後啟動「捷號作戰」與「臺灣築城計

<sup>221</sup> 同上註，頁190。

<sup>222</sup> 同上註，頁253-254。

<sup>223</sup> 林玉茹，〈戰爭、邊陲與殖民產業：戰時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東台灣投資事業的佈局〉，頁147。

<sup>224</sup> 駱香林，〈花蓮縣志稿卷一〉收入《花蓮縣志（二）》，頁296。

<sup>225</sup> 〈步兵發火操演〉，《臺灣日日新報》，大正2年5月3日；〈軍隊射擊〉，《臺灣日日新報》，大正2年5月31日；〈向米崙山實彈射擊〉，《臺灣日日新報》，昭和7年9月23日。

<sup>226</sup> 陳怡宏總編輯（2017），《美國國家檔案館藏臺灣資料選譯》，臺南：臺灣史博館，頁160。

<sup>227</sup> 〈花蓮港、後龍兩港閉鎖〉，《臺灣日日新報》，昭和18年11月28日。

畫」，以9月中旬後美軍可能於高雄、屏東地區登陸為構想，<sup>228</sup>於全島各戰略要點修築防禦工事，其中花蓮港的米崙山陣地主要以米崙山為中心，配合三棧、吉野西方高地與花蓮山三個要塞，以殲滅登陸美軍，並確保南、北兩飛行場的起降機能為主要任務。<sup>229</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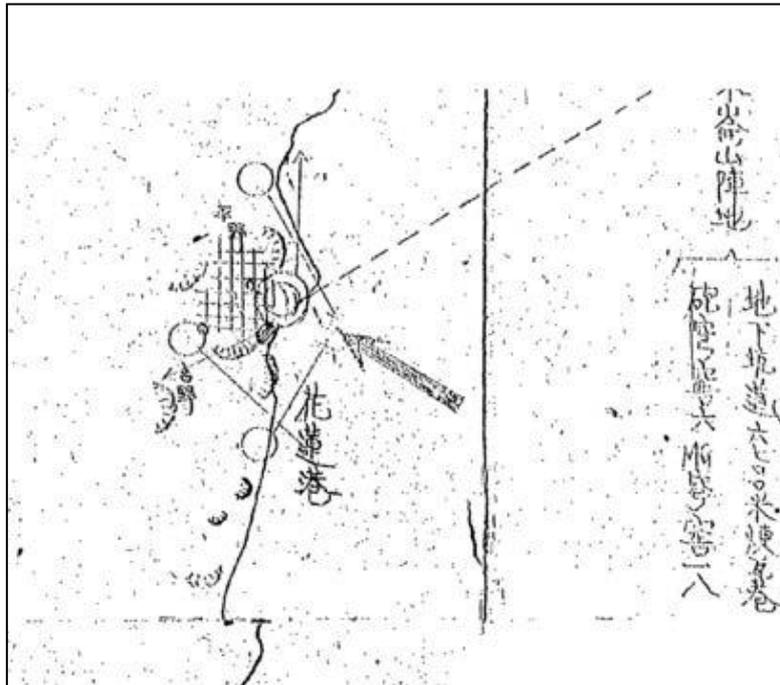


圖64-〈臺灣島築城計畫一覽圖〉花蓮港部分

資料來源：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1946），《第10方面軍作戰記錄（臺灣及南西諸島）》臺灣島築城計畫の大要。檔號：C11110383900。

終戰後，米崙山陣地除部分妨礙交通的野戰陣地遭到拆除外，多數完成度較高的日軍防禦工事均持沿用為軍事用途，且在臺海緊張的時局下，繼續築構新的砲堡與陣地，<sup>230</sup>近年來隨著經濟發展、都市擴張、兩岸關係趨緩以至於戰爭型態改變，部分位於都市地區的廢棄軍事設施，已陸續對外開放並供民間參觀使用，以下將以花蓮港分屯大隊之防空洞為起始，依時序介紹陸軍花蓮港兵事部防空洞、烏踏石仔後方機槍堡、日本鋁業株式會社花蓮港工場內之防空洞與碉堡，以及戰後國軍於美崙溪出海口設立的小型機槍堡。

<sup>228</sup>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9），《「捷」號作戰指導》，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頁 271。

<sup>229</sup> 劉鳳翰（1997），《日軍在臺灣（下）：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四五年的軍事措施與主要活動》，臺北：國史館，頁 532；呂鴻璋（2018），〈太平洋戰爭後期花蓮軍事防禦工事的布局與戰後轉化〉，花蓮：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碩士論文，頁 29-30。

<sup>230</sup> 鵬大年（2005），《塵封的作戰計畫·國光計畫口述歷史》，臺北：史政編譯室，頁 191。

## 1.花蓮港分屯大隊內的防空洞

舊花蓮港分屯大隊內計有兩個防空洞，其中位於將校集會所南側的 U 型防空洞，據傳為日治後期戰俘收容所的水牢，唯依據楊季桓（2016）之研究結果，因難以判定洞內水池與舊日刑求設施間的關聯性，故無法排除戰後內部空間經過改建的可能性<sup>231</sup>，今日該防空洞僅在軍備或防空演習時開啟，平時以鐵欄杆圍籬並以加以上鎖，並未對外開放；而位於營區西北側的另一座長方形防空洞（圖 65）則隱藏在榕樹叢中，出入口處噴有英文代號，頂部並設有三座方柱形通風口，今日已廢棄無法進入，由於年代久遠，故無法確切掌握該設施之興建與完工的時間，需仰賴後續進一步調查。



圖65-花蓮港分屯大隊營區西北側之廢棄防空洞現況  
（左下：方柱形通風口；右下：噴有英文代號的出入口）

資料來源：楊季桓（2016），〈戰後花蓮市軍事歷史建築的演變〉，頁 79-80。

<sup>231</sup>楊季桓（2016），〈戰後花蓮市軍事歷史建築的演變〉，頁 77-78。

## 2.陸軍花蓮港兵事部內的防空洞

該防空洞位於今日松園別館側棟建築物後方，為一長方形防空洞，興建時間已不可考，推測應屬二戰後期為躲避美軍轟炸所建，內部現已轉作為展示空間，以展示神風特攻隊之相關照片與文物為主；然而，關於日治末期神風特攻隊曾於花蓮港兵事部集結飲酒之傳聞，迄今尚存爭議，<sup>232</sup>且將防空洞此一躲避戰機轟炸之空間與神風特攻隊連結，難免會引發部分不黯臺灣史之民眾產生二戰期間日軍轟炸臺灣的誤解。



圖66-舊陸軍花蓮港兵事部內的防空洞現況

(左：外觀；右上：出入口前的解說牌；右下：防空洞內之展示空間)

資料來源：

1. 左、右上：楊季桓（2016），〈戰後花蓮市軍事歷史建築的演變〉，頁 110。
2. 右下：「tripadvisor 貓途鷹」：  
[https://www.tripadvisor.com.tw/LocationPhotoDirectLink-g13806634-d6554144-i283836998-Pine\\_Garden-Hualien\\_City\\_Hualien.html](https://www.tripadvisor.com.tw/LocationPhotoDirectLink-g13806634-d6554144-i283836998-Pine_Garden-Hualien_City_Hualien.html)。檢索時間：2019/10/13。

## 3.鳥踏石仔後方的機槍堡

位於今日海岸路近花蓮縣文化局一帶共計有四座機槍堡，其中兩座為日治時期所遺留，兩座為戰後所增建；1944年（昭和19年）起日軍啟動臺灣全島要塞化作業，當時於鳥踏石仔後方斜坡興建兩座機槍堡，以守備花蓮港海堤出口，戰後花蓮港由海軍接收，在國共對峙的時代背景下大量增建港防用碉堡（圖

<sup>232</sup>楊季桓（2016），〈戰後花蓮市軍事歷史建築的演變〉，頁 102。

69)；自 1970 年代起，臨海碉堡為配合花蓮港各期港區拓寬工程而陸續遭到拆除，在國防部 1978 年(民國 67 年)史政檔案「呈花蓮港務局第四期擴建工程，申請遷移港區碉堡(15)座案，隨附會勘紀錄」中，清楚標示該區域各個機槍堡的興築時間與構造，並針對是否具有保留價值而進行評估建議，如圖所示，其中「東 17-51」至「東 17-54」被評估為「儘可能保留」之四座機槍堡，即為今日所見，仔細觀察建築形制、人員出入口與射口，可看出兩個時代下的防禦工事設計略有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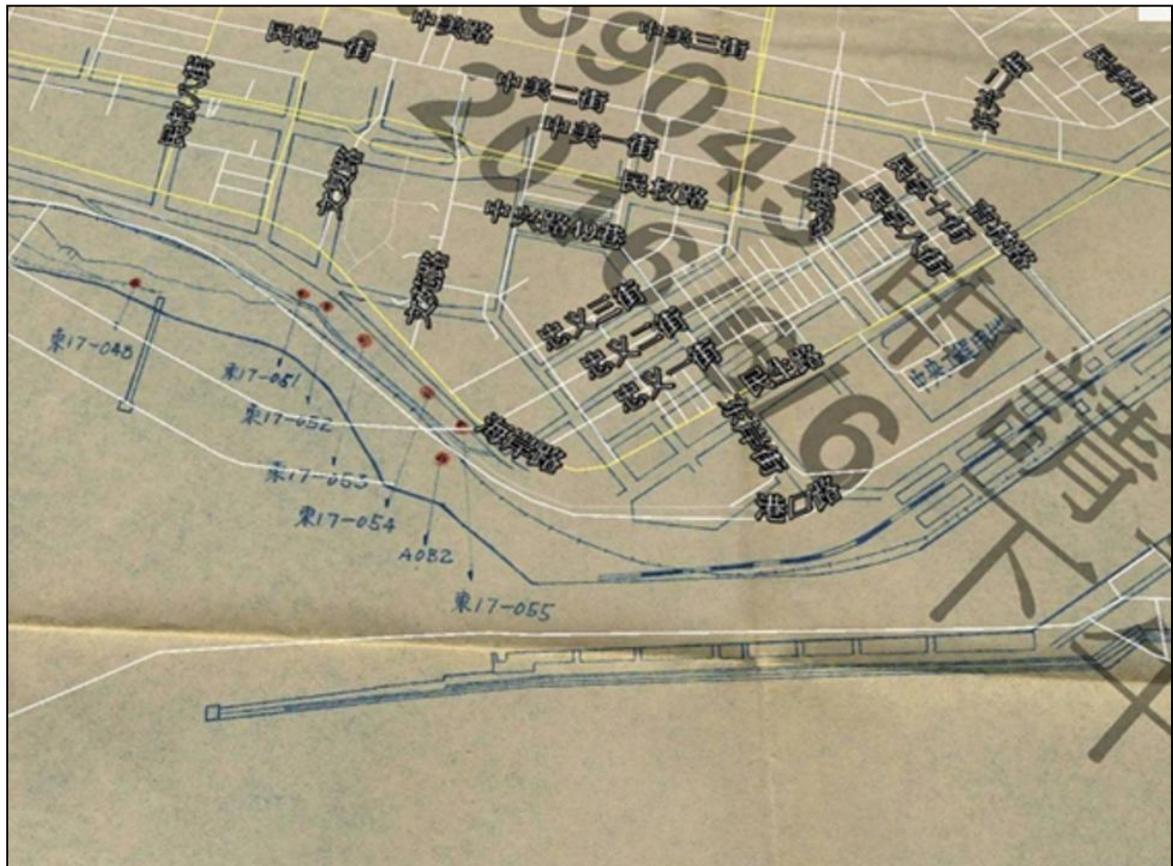


圖67-標註遷移碉堡位置之〈花蓮港平面圖〉

資料來源：國防部史政資料庫(1978)，〈1978.08.24 呈花蓮港務局第四期擴建工程需要，擬將港區東岸碉堡三座，西岸十二座，編號如附圖，申請遷移案，請鈞部派員勘查，請鑒核。〉，檔號：67\_0556.2\_3750-2\_9\_11\_00043688\_005；轉引自呂鴻璋(2018)，〈太平洋戰爭後期花蓮軍事防禦工事的布局與戰後轉化〉，頁 90。

第二作戰區對花蓮港務局申請遷移碉堡的座現況分析表						工事 編號
東17-51	東17-52	東17-53	東17-54	東17-55	A0B2	工事種類
甲種機堡	日遺機堡	日遺機堡	甲種機堡	甲種機堡	人員掩體	工
同 右	。頂厚50公分內徑2公尺，有二個射口	。頂厚40公分內徑2公尺，有一個射口	同 右	。頂厚50公分內徑2公尺，有二個射口	長三公尺寬二公尺頂厚30公分，內有一小射口。	事 現 況
				儘可能保留	擬予同意補償後遷建	本 部 意 見

圖68-國軍會勘碉堡紀錄

資料來源：國防部史政資料庫（1978），〈1978.12.04 呈花蓮港務局第四期擴建工程，申請遷移港區碉堡(15)座案，隨附會勘紀錄、碉堡現況分析表，及港區平面位置圖等各三份，請鑒核。〉，檔號：67\_0556.2\_3750-2\_9\_15\_00043688\_005；轉引自呂鴻璋(2018)〈太平洋戰爭後期花蓮軍事防禦工事的布局與戰後轉化〉，頁91。



圖69-鳥踏石仔後方機槍堡現況

其中上半部兩座日遺機堡位於縣文化局旁，下半部兩座戰後增建者分別於日遺機堡的南北兩側

資料來源：呂鴻璋（2018），〈太平洋戰爭後期花蓮軍事防禦工事的布局與戰後轉化〉，頁 44-45、頁 90。

#### 4. 日本鋁業株式會社花蓮港工場內的防空洞與碉堡

今日臺肥海洋深層水園區之前身為日本鋁業株式會社花蓮港工場，二戰期間主要生產建造飛機、軍建所必需的鋁錠，因此在 1944 年（昭和 19 年）10 月的空襲中成為美軍轟炸花蓮港的首要目標，而在同年日軍的要塞化作業中，亦針對工廠東方美崙台地的相對平緩處築構大量野戰陣地（圖 70），戰後，國軍同樣針對此缺口進行小型碉堡的增建；今日臺肥海洋深層水園區內留有兩座日治時期之防空洞，其中一座位於「原點生活館」旁，建物主體由紅磚砌成，頂部覆有混凝土，據標示牌標示可容納 20 人；而另一座位於「622 食堂」主建物群內之防空洞外觀與前者相似，均屬半地下式的掩蔽型防空洞，<sup>233</sup>推測應屬同一時期興建，以供當時廠內員工疏開使用，而在食堂的木頭樑柱上，尚保留有美軍空襲後所遺留之彈孔；除防空洞外，園區後方的小山丘上，亦留有機槍堡一座，建物主體由細沙、卵石與鐵軌、磚塊築構，見證了戰爭末期日軍資源的匱乏。

<sup>233</sup>唐志展（2011），〈花蓮鐵道文化園區防空洞與居民空襲記憶〉，花蓮：國立東華大學鄉土文化學系碩士論文，頁 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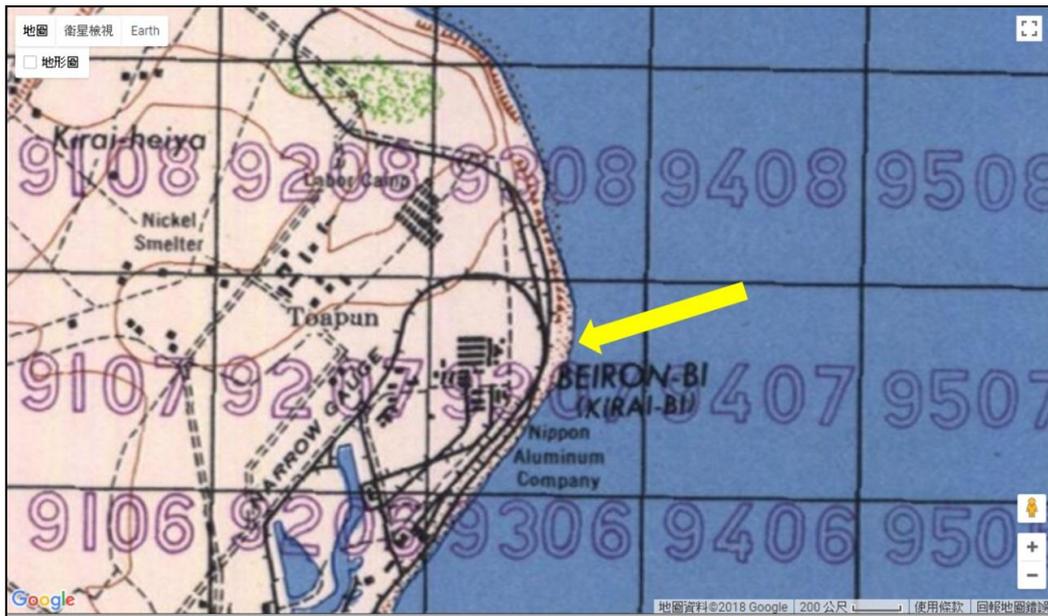


圖70-1944 美軍地形圖，黃色箭頭處為地形相對平緩的缺口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花蓮市百年歷史地圖」：<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hualien.aspx>。檢索日期：2019/10/9



圖71-臺肥海洋深層水園區內之兩座防空洞現況

資料來源：楊季桓（2016），〈戰後花蓮市軍事歷史建築的演變〉，頁 121-122。



圖72-臺肥海洋深層水園區內之日遺機堡現況

(左：碉堡外觀；右上：碉堡建築體斷面裸露之鋼軌；右下：建築材料含鋼軌、磚塊、卵石與混凝土)

資料來源：楊季桓（2016），〈戰後花蓮市軍事歷史建築的演變〉，頁 121-122。

### 5.美崙溪出海口的機槍堡

由 1970 年（民國 59 年）國防部史政檔案「令發本部「防衛工事編組陣地實施計劃」乙種（如附件），希遵照」中之附圖（圖 73），可看出戰後國軍在美崙溪出海口築構大量小型機堡，此區域位居美崙台地南緣，因地勢相對平坦且鄰近花蓮市區，順美崙溪上溯可直接攻入聚落核心，為理想的搶灘登陸地點，故自然成為為重要的佈防重點；唯自 1980 年（民國 69 年）起，花蓮地區開始出現開放美崙山的聲浪，參照 1984 年（民國 73 年）「臺灣省政府建議開發花蓮市美崙山及美崙溪風景區現地會勘。」之檔案附件（圖 74），可發現當時軍方已開放部分美崙溪之沿岸地帶，但該份資料並未交代這塊風景區過去的軍方使用狀況，以及開放的確切時間；目前此區遺留之軍事遺跡僅存一座戰後築構的半月形碉堡，現已被改建為獅子會紀念碑，橫放在美崙溪出海口中山獅子公園近 193 線道的入口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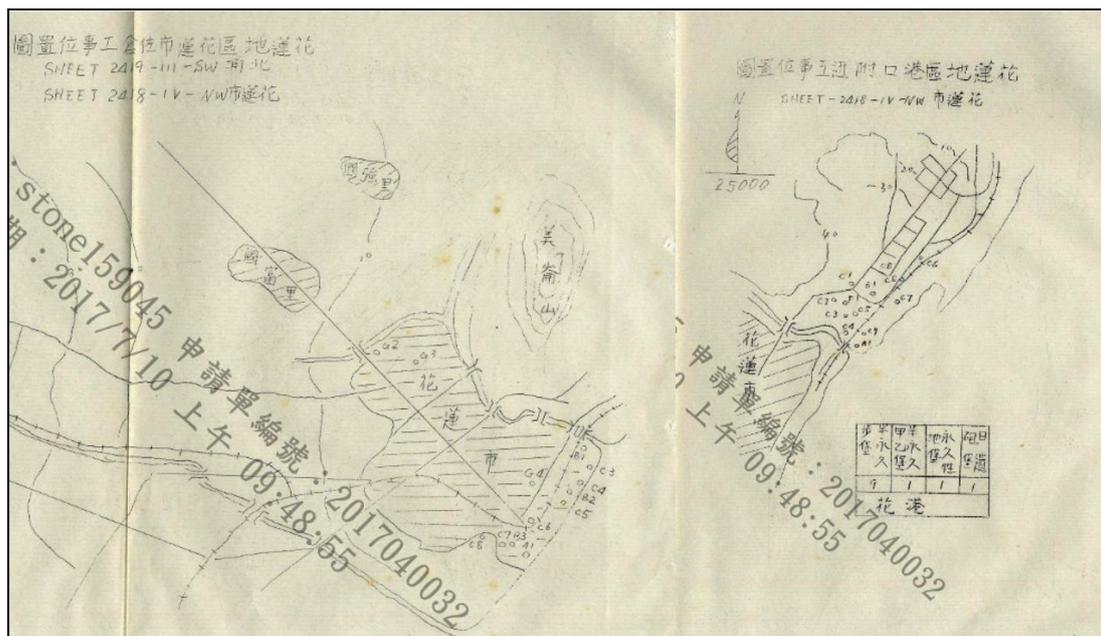


圖73-花蓮地區港口附近工事位置圖

資料來源：國防部史政資料庫（1970），〈令發本部「防衛工事編組陣地實施計劃」乙種（如附件），希遵照〉，檔號：59\_933\_6015-3\_3\_37\_000335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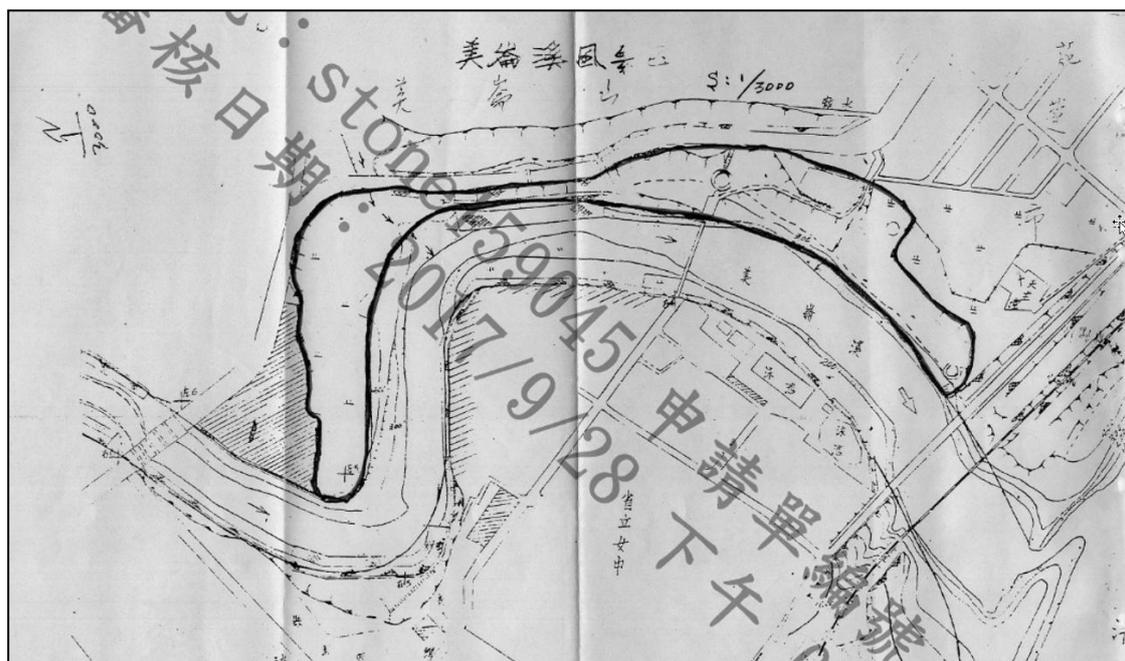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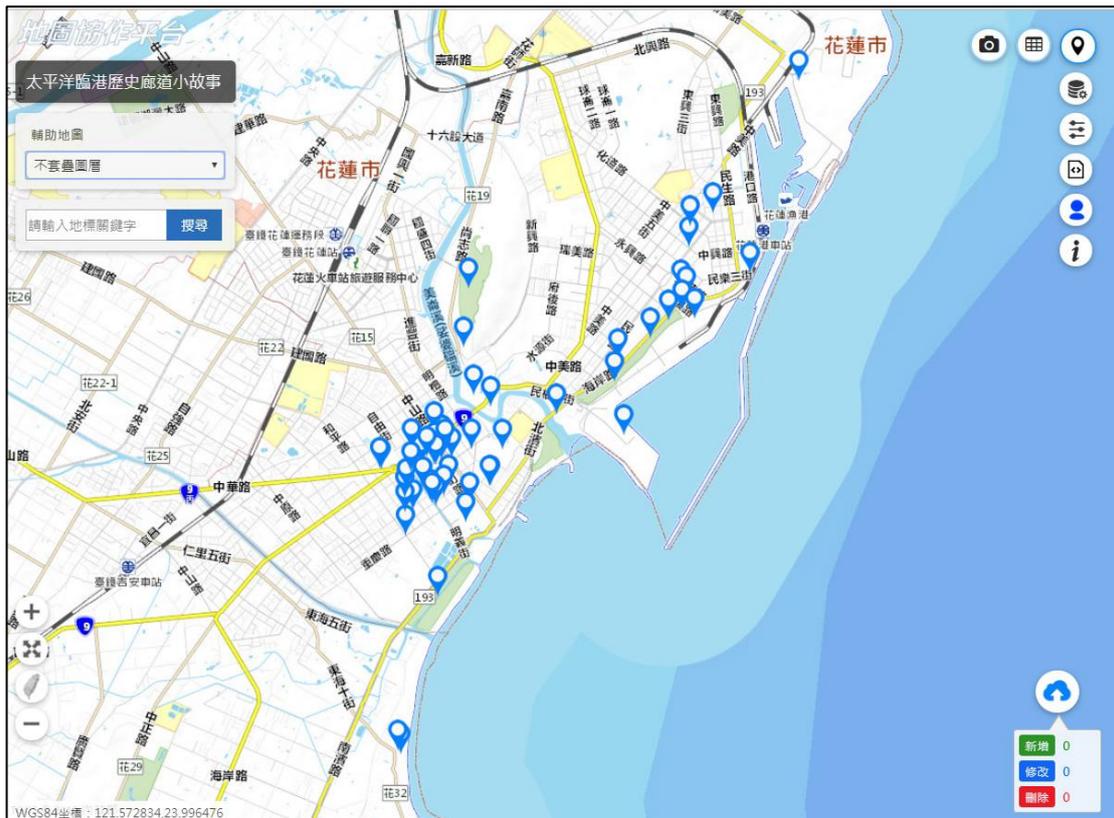
圖74-美崙溪風景區開放範圍

資料來源：國防部史政資料庫（1984），〈台灣省政府建議開發花蓮市美崙山及美崙溪風景區現地會勘。〉，檔號：72\_0556.2\_1540-2\_6\_36\_00043544。



圖75-美崙溪出海口中山獅子公園入口處，被橫放並改裝的陸軍半月形步堡

## 參、52 則居民文史故事蒐集



52 則文史故事蒐集，已完成轉化為線上地圖索引版本  
連結網址為：<https://reurl.cc/O5LID>

### 一、歷史散步之卷

#### (一) 大航海時代的後山黃金傳說

##### ■摘要

大航海時代以來，東臺灣也逐漸出現在西方人繪製的地圖中。但對臺灣這美麗之島的後山神秘地帶，不僅在地形地貌仍沒有辦法具體的掌握，更遑論在地的聚落、人文與族群特色了。數百年前花蓮以「哆囉滿」的黃金傳說出現在外籍探險家的地圖記錄及漢人的典籍中，也許正是我們認識這太平洋臨港歷史廊道最有意思的起點呢！

##### ■正文

最早關於花蓮的文字記錄，可追溯至大航海時代的十六～十七世紀，有關西班牙人來到「哆羅滿」(Turumoan，或稱 Terraboan) 採取砂金的紀錄。所謂的「哆羅滿」，西班牙語的原意是「閃閃發亮的地方」，西班牙天主教道明會士耶士基貝(Jacinto Eaquivel)在《臺灣島備忘錄》(Memosria de cosas Pertenecientes

a la Isla Hermosa,1632) 中，描述此地有豐富的礦產。

荷蘭東印度公司從原住民族、漢人口中也得知臺灣東部據傳蘊藏有金礦，於是 1638 開始進入東部，1640–1646 年間三次大規模積極探金活動，陸續抵達花蓮一帶，最後在 Terraboan (哆囉滿) 處找到金沙，但含金量不高。一直到 1650–1660 年間巴達維亞總督再度建議重新深入探尋，所得金沙仍未突破，最後放棄了計畫。然而，這個神祕的產金地點，到底是在哪裡呢？有學者認為哆囉滿應位於花蓮縣立霧溪入海處到花蓮溪一帶；另有一派說法認為應該是立霧溪往北到宜蘭大濁水溪 (今蘭陽溪) 附近。

從荷蘭統治期間所測繪的代表性海圖「中華沿海地區海圖：廣東、福建與福爾摩沙島」(Pas-Kaart van de Chineesche Kust, Langs de Provincien Quantung en Fokien, also ok het Eyland Formosa, 1653)，對於東臺灣的描繪紀錄了當時荷蘭人從卑南行徑花東縱谷到花蓮的地理見解。圖中有三條河流向東流至太平洋，南邊的 Pimada 應是今日的卑南溪，中間穿越海岸山脈的蜿蜒溪流應該是秀姑巒溪，河口註記有 Witte sand bogt (白沙灣)。然而沿著縱谷往上出海的地方並非花蓮溪口，其出海口文字紀錄為 Kylne Rivier of Goud Rivier (黃金小河) 及 Grootte Valley (大峽谷)，應為今日的立霧溪口。

該圖省略了縱谷北段明顯的花蓮溪出海口，卻特別以「黃金小河」、「大峽谷」的字眼來標示更上方的立霧溪。今日從花蓮溪口沿著太平洋到太魯閣的這個區域，很有可能就是外國探險家口中的產金地「哆囉滿」呢！

清代的古籍文獻也曾紀錄這產金地點的描述，康熙 56 年 (1717) 成書的《諸羅縣志》，以故老相傳的方式記錄下了東臺灣的沙金傳說。書中寫到「內山深處有金山，人莫知所在。或云：番世相囑，不令外人知；雖脅之，寧死不以告也」。同時期的巡臺御史黃叔璥在《臺海使槎錄》也寫道「後山倒咯滿南有金沙溪，金沙從內山流出，近溪番婦淘沙得金；後為蛤仔難番所據」。文中的「倒咯滿」即是「哆囉滿」，文中的金沙溪則應為立霧溪或三棧溪，蛤仔難番應是「噶瑪蘭原住民」，當時分布區域大概在花蓮市至新城鄉一帶，由此可知數百年前的花蓮也是以神奇產金地之姿，出現在清初漢人的想像之中。

大航海時代以來，東臺灣也逐漸出現在西方人繪製的地圖中。但對臺灣這美麗之島的後山神秘地帶，不僅在地形地貌仍沒有辦法具體的掌握，更遑論在地的聚落、人文與族群特色了。儘管如此，「哆囉滿」的黃金傳說，也許正是我們認識這太平洋臨港歷史廊道最有意思的起點呢！

## (二)與現代國家的遭逢

### ■摘要

1874年牡丹社事件發生後，臺灣「後山」的運途徹底被扭轉，原本採取消極統治的清政府，開始積極治理臺灣東部。清廷的國家體制以「開山撫番」及開闢東西越嶺古道而長驅直入臺灣東部，沿此爆發數樁激烈的武裝衝突。

東臺灣原住民在國家力量與漢人勢力蓬勃發展的影響之下，生活被嚴重壓迫，儘管族人對外抗戰，終不敵火力強大的清軍而潰敗，部落流離失所。而後原住民勢力受創、領域萎縮，世居此地的三方住民勢力大洗牌。

### ■正文

牡丹社事件對臺灣的影響，並非僅是課本上那句螢光筆所劃記的「中日兩國近代的第一樁外交事件」，而是，自此臺灣東部「後山」的運途徹底被扭轉。原本採取消極統治的清政府，在19世紀後期於開發後山的態度上出現極大的轉折，開始積極治理臺灣東部，甚至增設府縣。清廷的國家體制以「開山撫番」及開闢東西越嶺古道而長驅直入臺灣東部，沿此爆發數樁激烈的武裝衝突。

1875年清廷的「開山撫番」政策正式實施。成為「現代國家」基礎的能力之一，即是對於領土保有穩定的行政/軍事控制。牡丹社事件中日本軍隊公然於今屏東車城地區登陸，使清廷警醒並興起了從陸路串連後山與臺灣其它地區的念頭。事實上，「海防」、「撫番」、「開山」說的是同一件事，外人能成功登陸東臺灣皆是基於原住民有條件支持的前提下，清廷也必須得到這樣的支持才能談及海防；而為達此一條件，首先須先將原住民納入其統治體系中，開山築路即成為此政治邏輯下的首要之務。時任海防欽差大臣的沈葆楨規劃開山不只非常積極，更可謂非常焦急，這意味著築路的工程性質已漸提升至國家防衛的層面，成為國防建設的一環。築路的工程分為北、中、南三路同時進行，北路由噶瑪蘭廳蘇澳開至花蓮奇萊，共計205里、中路由彰化林圯埔開至花蓮璞石閣，共計265里、南路由屏東射寮開至臺東卑南，共計214里。而開路的過程中也沿途納編番社，進而建立番社的經營體系。

東臺灣原住民在國家力量與漢人勢力蓬勃發展的影響之下，生活被嚴重壓迫，於1878年奇萊平原爆發「加禮宛戰役」。儘管加禮宛人和撒奇萊雅人聯合對外抗戰，終不敵火力強大的清軍而潰敗，部落流離失所。此戰導致原住民勢力受創、領域萎縮，世居此地的三方住民勢力大洗牌，也是奇萊平原原漢勢力重新分配的重要分水嶺。東部地區原住民重大歷史戰役遠不止此。1877年奇密

社與納納社在大港口社海岸一帶正面對決吳光亮等清朝將領；1896年太魯閣族數社勇士聯合殺死欺侮部落少女的日暉；1906年太魯閣族人因長期糾紛與歧視等壓迫，殺死花蓮港支廳長等25人；1908年七腳川社的阿美族人因勞役不均與薪資被扣問題與日警發生衝突；1911年臺東廳的阿美族反抗日警事件；1896到1914年的18年間，太魯閣人與日警發生數起衝突事件；1915年布農族人因生存領域與空間被佔等因素，攻擊花蓮港廳璞石閣支廳大分駐在所。

從清政府開山撫番以來，到日本政府的五年理蕃計畫，現代國家機器挾著優勢人力與武力進入到他們眼中尚未開發的「後山」「番地」，而原居於此的各個部落的族人們，也開始認識到國家機器帶來的顛沛流離。課本中那些歷史衝突事件一筆一筆帶過，而文字看不見的，是那些關於生存空間被佔領、生活方式被剝奪、尊嚴被欺壓的「番人」們，在起身對抗國家機器後，最終仍臣服於國家機器腳下。

### (三) 移民村：日本在臺灣花蓮的移民政策

#### ■ 摘要

臺灣在馬關條約簽訂後，成為日本第一個海外領土，也因臺灣物產甚豐，吸引日本政府與學者，在統治上有多方見解，並陸續施行、推動公私移民政策，以利殖產興業。賀田組屯田事業對日本政府來說，是一慘痛教訓，因無相關經驗可遵循，僅能就地訓練，但因無妥當的執行措施與良好環境、相關設備，導致移居日人大半死亡，倖存者改行或返回日本。但也因為有賀田組的前例，總督府始對移民殖產開始重視，除了有相對的配套措施外，也擬訂了篩選機制，為移民政策的推動，增加一定的助力。

#### ■ 正文

臺灣在馬關條約簽訂後，成為日本第一個海外領土，也因臺灣物產甚豐，吸引日本政府與學者，在統治上有多方見解，並陸續施行、推動公私移民政策，以利殖產興業。賀田組屯田事業對日本政府來說，是一慘痛教訓，因無相關經驗可遵循，僅能就地訓練，但因無妥當的執行措施與良好環境、相關設備，導致移居日人大半死亡，倖存者改行或返回日本。但也因為有賀田組的前例，總督府始對移民殖產開始重視，除了有相對的配套措施外，也擬訂了篩選機制，為移民政策的推動，增加一定的助力。

**移民殖產：**清廷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後，臺灣成為日本第一個海外新領土，但因無殖民相關經驗，對臺究竟該採取「殖民」或「同化」政策，朝野間遲遲未

有定見。直至民變壓力稍解，治安也逐漸改善，整體政經水準逐漸提升，原持同化政策的日本國內學者，認為臺灣物產優渥，盛產米、茶、砂糖等豐富物產，紛紛提出移民殖產的見解，以利殖產興業。

**公私移民的推動：**1906年（明治39年），佐久間左馬太接掌臺灣總督府，一度擴大協助私人所興辦之移民村，由日本國內行政體系作為後援，廣招東北農民前往臺灣移民，但因無相關經驗，這些私人開墾的農場未久即宣告倒閉。1909年（明治42年）年總督府開始接手官辦移民事業，直至1917年（大正6年）廢止。移民事業的發展理由，首先是為了紓解日本本土人口壓力，提升定居臺灣的日人比例，其次是為同化臺灣人，為日後前進南洋做準備，1917年廢止後，再於1932年（昭和7年）重啟，此時移民事業的推動重心改為西部平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才結束。

**賀田組：**町步土地承租權，開始賀田組屯田事業，主要種植甘蔗、菸草等數十種作物，1906年（明治39年）為了響應政府「獎勵私營移民政策」，再次提出土地申請，此回相關設施集中於花蓮壽豐吳全城，為臺灣第一座移民村，但因賀田組開墾重心在於製糖，加上欠缺便利的交通與基礎水利設施、衛生醫療不足，導致多數移民死亡，餘者紛紛轉業改行或放棄移民返回日本，賀田組屯田事業最後以失敗收場。

**移民指導所設置：**由於有了賀田組的前車之鑑，總督府決定先設置「移民指導所」進行統辦，有完整的配套措施才開始招募農民，也才能漸次的推動申請、補助費用、發放土地作業等措施。

**永久在住決定：**清水半平在《官營移民村回顧錄》記載：移民募墾的申請核可，首要符合條件為永久定居臺灣的決心，來臺後從事農業且無意從事其他行業，不採夫妻不同行者，還必須提出入墾到收穫前，擁有足額生活費的郵政存款證明，且受原居地村町長推薦，才能允准申請。

#### （四）花蓮市忠烈祠的前世今生

##### ■ 摘要

我站在美崙山腰上，靜靜地聽著名叫花蓮的城市，那車水馬龍般的喧鬧聲，看著奇萊平原那百年的發展與變化，這百年唯一不變的是人們來我這的虔誠之心和明天依舊會從海面升起的太陽，希望你聽完我的故事，能對花蓮這塊土地多認識一點，我是花蓮忠烈祠，歡迎來聽我說故事。

##### ■ 正文

我站在美崙山腰上，靜靜地聽著名叫花蓮的城市，那車水馬龍般的喧鬧聲，看著奇萊平原那百年的發展與變化，這百年唯一不變的是人們來我這的虔誠之心和明天依舊會從海面升起的太陽，希望你聽完我的故事，能對花蓮這塊土地多認識一點，我是花蓮忠烈祠，歡迎來聽我說故事。

### 前世—花蓮港神社

1916（大正5年）年建立花蓮港神社，當時的林森路還是神社的參拜道，舉凡重要節日或是新年，都會到花蓮港神社參拜，人們帶著虔誠的心，一步一步印爬上美崙山的階梯。當他們看到一個紋章，五角型外有一圈十六菊紋，人們就知道，已經到神社了。其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群軍伕要準備出征時，來我這邊參拜，我只能默默的為他們祈福，希望戰事結束之後，這群軍伕還能在平安的回家。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當時花蓮港市民都到花岡山上聆聽裕仁天皇廣播，我知道戰爭結束了，不知道那些曾在我面前參拜的軍伕、士兵們是否都平安地回到家。花蓮即將有新的政權進入，隨著政權的交替，花蓮港神社一名也隨之畫下句點。

### 今生—花蓮市忠烈祠

原本供奉天照大神、北白川宮能久親王、開拓三神變成以鄭成功為首的革命先烈等，本殿則是將原本的日式屋頂改為中國式屋頂，鳥居則改建成中國樣式的牌樓，拜殿大致上還保留原樣，國民政府將我改造為花蓮市忠烈祠。雖然名字改變了，但是從我在的位置跳為奇萊平原和沙婆嚙溪的景色依舊美麗，花蓮大儒駱香林先生在編修《花蓮縣志》時曾經對尚志橋及忠烈祠的景色風光大為讚賞，而且也賦詩吟誦：

橋曰尚志，祠曰忠烈；汨汨洪流，春芳乍歇

白雲在天，千里一抹，輪蹄涉波，如蹴冰雪

——駱香林〈輪蹄涉波〉

駱香林不曾吝於讚美尚志橋以及忠烈祠的美：「祠依山建，拾級而昇，下逮美崙溪畔，經尚志橋通市廛，風光瑰麗，遊人頗多。」在1960年所出版的《花蓮縣志稿卷十之一》中，駱香林對尚志橋一帶的景色給了極大的讚賞，稍晚在1964年花蓮縣觀光協會所出版的《花蓮觀光導遊》小冊內，駱香林描繪得更為動人：「祠前展望花蓮市之闌闌櫛比及吉安鄉之阡陌縱橫，悉收眼底。自祠拾級

而降，下逮美崙溪畔，渡尚志橋以通市廛，風光瑰麗，為市郊遊覽勝境。」

1970年，花蓮縣政府決定拆除在颱風中受損的尚志橋，將之改建為水泥橋樑，昔日美麗的吊橋就這樣消失在花蓮市街頭，成為老花蓮人心中的回憶。如今，花蓮市高樓林立，大型的飯店一棟棟林立在那奇萊平原上，景色也跟以往有所不同，幸好駱香林用他的文筆，幫我記錄下那時候的花蓮街景，也因為他的文筆，花蓮市那美麗純樸的景色能讓後世欣賞。明天太陽依舊會升起，人們依然在這奇萊平原上生活，而我花蓮市忠烈祠還是靜靜的看著市街那花開花落般變化。

### (五)南濱接駁上岸：踏上未知的土地

#### ■ 摘要

1910年（明治43年），第一批日本官營移民共計20位在花蓮南濱海灘上岸，為移民的歷史拉開序幕，很快也成立了第一個移民村—吉野，隨者移民人數的增加，移民村也陸續成立且擴大，採日本傳統建築建設的方式，將原家鄉的風貌移植到這片土地上，直至今日，還能看到些許當時移民墾殖時，所留下來的日式建物。當時的移民除了需飄洋過海來到臺灣外，上岸後，還需接受各種難關，新環境的適應、天氣的考驗等，唯有一一克服，才是在這片土地生存下去的方式，也因當初他們的刻苦耐勞，將許多荒地開墾成良田，時至今日，我們才能有機會享受前人所留下的果實。

#### ■ 正文

東臺灣最早的日本移民，始於1906年（明治39年），當時賀田組的賀田金三郎為響應日本政府的「獎勵私營移民政策」，從日本內地招募移民前往臺灣，移居開墾地點包含吳全城、鯉魚尾等地。然而，因為移民村地位處偏遠地區，加上私營不具公信力，加上缺乏良好的灌溉基礎建設，且遭逢傳染病、風災等影響，使得部分移民死亡、轉業或歸國。總體來說，此階段移民村設置並不成功，也一直沒有明顯聚落產生。

1910年（明治43年），由總督府規畫的第一批官營移民共計20位在花蓮南濱海灘上岸，為移民的歷史拉開序幕，很快也成立了第一個移民村—吉野，隨者移民人數的增加，移民村也陸續成立且擴大，採日本傳統建築建設的方式，將原家鄉的風貌移植到這片土地上，直至今日，還能看到些許當時移民墾殖時，所留下來的日式建物。

當時的移民除了需飄洋過海來到臺灣外，上岸後，還需接受各種難關，新環境的適應、天氣的考驗等，唯有一一克服，才是在這片土地生存下去的方式，也因當初他們的刻苦耐勞，將許多荒地開墾成良田，時至今日，我們才能有機會享受前人所留下的果實。

### 首批官營移民

1910年（明治43年）2月，20位日本移民乘船來到花蓮外海，並在近海處搭乘由阿美族人所牽引的駁仔船，於花蓮南濱海灘上岸，為日本官營移民村的歷史拉開序幕。不久，第二批52戶日本移民來臺，臺灣總督府成立「花蓮港廳蓮鄉荳蘭移民指導所」，透由官方的指導，來輔導移民生活上所需與農產試種，幫助移民來適應新生活。

### 官辦移民村

1910年（明治43年），臺灣總督府設立第一個官辦移民村，命名為「吉野」（即今日花蓮縣之吉安鄉），1912年（明治45年），豐田移民村（今花蓮縣豐田村）、林田移民村（今花蓮縣林田村）也分別成立，當年（1912）吉野灌溉水圳竣工，村民開始種植稻米，因設備完善加上物產甚足，使得住民激增，各地陸續設立官營、私營移民村，全盛時期全臺地區共有22個移民村。官方規劃移民村初期，朝「住宅地集中、農墾地外圍」方針進行，並設計封閉格局，以區分日、臺住民，村中幾乎採用日本傳統形式建設，每戶分配一定面積的院落，村落整體呈棋盤式風格。

### 天災惡疾中茁壯

當時的移民生存不易，例如：吉野村，吉野村設立的第三年，公共設施與水圳初步完成，便不幸遭強烈颱風襲擊，當年花蓮境內的移民指導所、小學校及村中房舍幾乎全毀，後，1916年（大正5年）一場風暴侵襲豐田村，1919年（大正8年）颱風再釀重災，直到1921年（大正10年）情況才逐漸改善。除了天災之外，土地本身從荒地逐步開墾萬分辛苦，加上衛生條件並未完全得到改善（瘧疾、恙蟲等病蟲危害），拓墾初期可謂慘痛艱難。當時的日本移墾農民，便是這樣賭上力氣與生命，將花蓮的許多荒地開拓成了農田。

## （六）永遠的失落：移民事業的撤離

### ■ 摘要

1944年10月13日，盟軍B26戰機對臺灣全島進行大規模的空襲，花蓮港

埠碼頭、車站、南機場、日本製鋁株式會社花蓮港工廠、壽工廠和大和工廠（產製酒精及砂糖）等地，滿目瘡痍、面目全非、人民傷亡無數，眾多交通設施與經濟設備全毀，稍具規模的轟炸空襲總計高達 26 場。二戰結束後的的四年間，全臺共引揚 47 萬餘日人，自花蓮港出航的就有 18772 人，他們的離去，宣告著日治時期的結束，與花蓮官辦移民村的終結。

## ■ 正文

1944 年 10 月 13 日，盟軍 B26 戰機對臺灣全島進行大規模的空襲，花蓮港埠碼頭、車站、南機場、日本製鋁株式會社花蓮港工廠、壽工廠和大和工廠（產製酒精及砂糖）等地，滿目瘡痍、面目全非，不僅造成無辜民眾傷亡，眾多交通設施與經濟設備全毀。花蓮地區稍具規模的轟炸空襲，就有 26 場，其中也不乏對南機場周邊吉野移民村的空襲。空襲過後的戰敗宣言，也正式宣告了這些日本移民或灣生日本人再次離開故鄉的宿命。

## 從官營到私營

早在 1918 年，總督府方面以移民實驗的已達成，官營移民無需繼續實施為由，停止花東地區的官方移民村計劃。雖然有學者認為是效果不如預期的不得已選擇，然而移民事業並未結束，直到 1924 年仍有私營移民村的開發持續進行。除了既有的官營移民村，陸續又開發了瑞穗移民村、末廣移民村等十數座、移民從數百人至千餘人的移民村，總計達 150 平方公里以上的開發面積。

## 從居留到遣返

1945 年日本戰敗，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同年 10 月，臺灣總督府曾對在臺日人舉行歸國意願調查，高達 14 萬餘位日本人表達留臺意願，其中也包括不少吉野移民村的村民。

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初期，急需日人留用協助，原擬在臺日人全歸化臺籍，但遭美方政府與當時大陸行政院嚴拒，只得一邊籌設「日僑管理委員會」安排日人遣返，一邊與日方政府協議，最終協議留用日人 7139 人（連同其家屬共計 27227 人）在臺留用至 1946 年底止。

但在此期間，日本臺裔人士與當地黑幫、盟軍駐日司令部（GHQ）衝突的「澀谷事件」，使國籍爭議浮上檯面，臺日關係緊繃，希望歸國的日僑人數激增，加上第三次引揚作業時，發生「二二八事件」，為了防止日人介入干涉，國民政府加速後續引揚作業，當時僅有在兩方政府交接前結婚、且嫁給臺灣人的日籍妻子，才獲准留臺。

依規定，遭遣返日人，每人身上僅能攜帶 1000 日幣以下的現金，春、冬衣各三件及一套棉被，此外，隨身行李數量及物品種類都有嚴格規範，帶不走的土地、資產及貴重物品，只換到一紙財產清冊，雖名義上等待來日領回，但實質上等於充公。

## 移民事業的終結

由於日本是在敗戰型態下放棄臺灣，日方對於移民事業的成果也無具體的檢討報告。然而，從總督府留下的各項數據可得知因水土不服、衛生條件不良、耕種作物無法自由選擇等因素，整體來說臺灣的移民村設置並不成功。另一方面，對照滿洲地區及華北地區的日本移民，東臺灣所設置的移民村對於日本國內人口問題的幫助有限，但對後續的海外殖民政策、移民村永續經營則有指標性的意義。從 1945 年起的四年間，全臺共引揚 47 萬餘日人，自花蓮港出航的就有 18772 人，他們的離去，宣告著日治時期的結束，與花蓮移民村的終結。

### (七)二二八花蓮受難曲

#### ■ 摘要

終戰後，整座島嶼還沉浸在脫離帝國的殖民統治，以為能自己當家做主的時代來臨的歡喜之中。然而，1947 年春天 2 月 27 日於臺北的一聲槍響，劃破天際，賣私菸的婦人被警察打得頭破血流、無辜的民眾被子彈奪去性命，已經習慣法治社會的臺灣人民，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內，接觸相對落後的中國社會，大小衝突不段，終於引爆了人民長期對於「祖國」的種種不滿，從期待、到失落、憤怒；透過報紙、廣播，消息瞬間遍布全島，最終延燒成各地民眾與政府的嚴重衝突、軍警鎮壓平民、本省人與外省人的對立、臺灣知識份子的捕殺等各種事件。本文介紹花蓮二二八事件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兩位張七郎、林桂興的受難故事。

#### ■ 正文

終戰後，整座島嶼還沉浸在脫離帝國的殖民統治，以為能自己當家做主的時代來臨的歡喜之中。然而，1947 年春天 2 月 27 日於臺北的一聲槍響，劃破天際，賣私菸的婦人被警察打得頭破血流、無辜的民眾被子彈奪去性命，已經習慣法治社會的臺灣人民，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內，接觸相對落後的中國社會，大小衝突不段，終於引爆了人民長期對於「祖國」的種種不滿，從期待、到失落、憤怒；透過報紙、廣播，消息瞬間遍布全島，最終延燒成各地民眾與政府的嚴重衝突、軍警鎮壓平民、本省人與外省人的對立、臺灣知識份子的捕殺等

各種事件。

### 張七郎的生命故事

談到花蓮二二八，鳳林張家父子三人慘案最為人知。張七郎 1888 年出生於新竹湖口，父親張仁壽是位漢醫，日治時期進入現代化的公學校教育，畢業於總督府醫學校，後於花蓮鳳林地區建立「仁壽醫院」行醫。育有三子張宗仁、張依仁、張果仁皆送至日本內地習醫，後於滿州國執業。戰後，據其家族口述，「張七郎歡欣鼓舞，建牌樓以慶祝回歸中國，並急將三個在滿洲國行醫的兒子召回花蓮鳳林，為的是共同建設他想像中脫離日本統治而有新氣象的臺灣」，並被選為花蓮縣議會議長、國大代表。1947 年，曾被推舉參選花蓮縣長，同年 2 月二二八事變爆發後，張七郎曾被邀請參加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但因身體狀況不佳而未參加。4 月 1 日，國軍 21 師獨立團至花蓮執行清鄉的三天後晚上，軍方謊稱部隊有人上吐下瀉急需醫治，騙走張宗仁，隨後到張家押走張七郎及張依仁、張果仁，一家三口在鳳林公墓前遭到槍殺；宗仁眼眶刀痕密佈、果仁肚破腸流，僅存曾醫治蔣介石的腹瀉，而拿到中央政府的軍醫證的次子張依仁。該事件過後，張七郎之妻詹金枝一夜失去丈夫與兩個兒子，只敢偷偷收屍，沉默地將血肉模糊的屍體拼湊，於鳳林山邊的水源地入土安葬；墓碑上刻著「兩個小兒為伴侶，滿腔熱血酒郊原」，墓誌銘訴說了整個家族的無奈。

### 東臺灣棒球之星林桂興的殞落

林桂興生於臺東，臺東公學校（今日臺東大學附屬國小）畢業後前往臺北就讀總督府臺北國語學校（今日臺北市立大學）時，展現出其棒球的天賦。依據林桂興後代口述：「林桂興在臺北國語學校是沒有畢業的，肄業後返回臺東老家，並未依學校所學返鄉教書，而是直接進入日本實業家梅野清太郎所經營『櫻組』公司服務，林桂興也在這個時期加入公司所組織『櫻組棒球隊』，在球隊擔任投手，後來因為球技表現出色，被公司內調至花蓮『朝日組』上班打球。在朝日組打球期間還曾擔任過『主將』，也就是現今的隊長。」

而後，時任花蓮港廳的廳長江口良三郎企圖藉由體育交流來宣傳花蓮的理蕃政績，並同時向日本內地遊說籌措花蓮築港經費，請託林桂興組織臺灣第一個全由本島人（包含漢人與原住民）組成的棒球隊——「能高團」，立下東臺灣棒球運動的基礎，也成為理蕃宣傳的重要圖騰。然而在戰後政權轉移，因為他與日人的親近，使得在二二八時被構陷入獄，靠著家人變賣家產，甚至向友人借錢，才將林桂興從牢獄中救出。出獄後其家人將他安排至臺東走避風頭，1947 年 9 月 15 日，為了避免波及家人與親友，林桂興於自家柴房切腹自我了斷，結

束了一代棒球推手的半生。

七十餘年後，談論二二八的意義不是為了要撕裂族群，不是為了要比本省人打外省人多，還是外省人殺本省人多，這些無謂的爭論，而是要藉由這些家族、社會的歷史事件，喚起大家的同理之心，了解當時的時代、關懷現在仍被壓迫受苦之人。除了上述兩則小故事外，在花蓮地區被誣陷、被逮捕、經年逃亡者不在數十人之下；心理上長年流亡、隱藏自己的人，更是無數。

屠殺的故事，是不會結束的。家族的傷痛會永遠地刻在心中。

## 二、街景地理之卷

### (八) 花蓮港市街形成與東線鐵道

#### ■ 摘要

「花蓮港」究竟是港口還是個聚落？其實該詞最早見於 1874(同治 13 年) 年沈葆楨北路開山的奏書中。當年所發生的牡丹社事件迫使清帝國藉由「開山撫番」的政策，將國家勢力延伸至後山地區，設立卑南廳，正式納入治理的版圖。依據田代安定 1896 年於花蓮地區的調查，清末的花蓮港街位於今日花蓮溪口北側阿美文化村一帶，前後設有清兵駐紮之堡壘，北側為方形、南側為圓形，人口約 229 人；而位於今日大家所熟知的花蓮舊市區，當時稱為新港街，僅有 7 戶 23 人，南勢阿美為該區域主要活動的族群。本文從花蓮港的地名起源，介紹東線鐵道及市區改正發展下的花蓮港市街發展演變。

#### ■ 正文

#### 花蓮港市街的誕生與遷移

「花蓮港」究竟是港口還是個聚落？其實該詞最早見於 1874(同治 13 年) 年沈葆楨北路開山的奏書中。當年所發生的牡丹社事件迫使清帝國藉由「開山撫番」的政策，將國家勢力延伸至後山地區，設立卑南廳，正式納入治理的版圖。依據田代安定 1896 年於花蓮地區的調查，清末的花蓮港街位於今日花蓮溪口北側阿美文化村一帶，前後設有清兵駐紮之堡壘，北側為方形、南側為圓形，人口約 229 人；而位於今日大家所熟知的花蓮舊市區，當時稱為新港街，僅有 7 戶 23 人，南勢阿美為該區域主要活動的族群。然而，1899 年 11 月時任總督的兒玉源太郎巡視東臺灣時，認為花蓮港街位於花蓮溪口，且瀕臨海岸，有風浪襲擊之危，因此隔年 6 月則將花蓮港出張所遷移至北邊 3 公里外的新港街，並重新將新港街命名為「花蓮港」；恰巧清末花蓮港街在同年 7 月遭受到強烈風

災襲擊，因此多數也遷移至新的市街。

### 東線鐵道與花蓮港鐵路網的雛形

東臺灣山多平原少，且河川於縱谷內漫流、網流情形嚴重，造成南來北往不易；人進不來、貨無法出去，再加上漢人常與原住民發生衝突，因此漢人聚落多鄰近於河川、海岸。1908（明治 41 年）年，日本國會核准並撥款臺東線鐵道興建工程，並於次年成立鐵道部花蓮港出張所。因預算編列關係，東線鐵道並非一氣呵成，而採分期施工；1910 年 2 月開工後，該年底即完成花蓮港到鯉魚尾（今壽豐車站）的鐵道敷設，1917 年通車至玉里。1925（大正 14 年）年始完成至里壠（今關山鎮）段官方的鐵道敷設，而後再收購原屬臺東開拓株式會社從里壠到臺東的私營鐵道，於隔年全線正式通車。將原先因河川漫流南來北往不易的後山地區，帶入了新的發展契機。另外，為接駁位於南濱海岸花蓮港船隻人與貨物的接駁運輸，1912 年初即將鐵道自花蓮港驛延伸至南濱，設立海岸驛。

### 都市計畫下的花蓮港街區

日治初期日人大致穩定在臺政局後，帶來了許多西方現代化的都市規劃用於殖民地上。1910 年（明治 43 年）年花蓮港廳公布第一次花蓮港市區改正計畫，將過去的新港街的街道紋理直接以筆直交錯的道路覆蓋，垂直於主要是街的鐵道，重新刻上今日花蓮舊市區的雛形。花蓮港街區的重劃也融入了日式的街道名稱，例如：「黑金通、入船通、高砂通、築紫橋通、春日通……等」，不久的未來預計配合理蕃與官營移民政策，將花蓮港打造成東臺灣的內地殖民都市。1914 年隨著太魯閣戰爭的結束，也正式宣告五年理蕃計畫結束，花蓮港廳轉向積極於花蓮港街的街區發展，依序於 1916 年（大正 5 年）及 1921 年（大正 10 年）制定了東線鐵路以南及郊區的市區擴張計畫，幾次的擴大改正計畫，採用棋盤式道路系統的規劃，所有道路皆垂直或平行於東線鐵道及花蓮港驛前方的黑金通（今花蓮市中山路），以便解決移民都市來自外部的人口膨脹壓力。1931 年（昭和 6 年）東部臺灣最大的交通建設「花蓮港築港」工程開啟後，米崙溪對岸的米崙地區（今美崙一帶）也被劃入花蓮港街，新市區的都市計畫亦開始推動。原先為農民放牧的米崙地區，搖身一變轉化成為棋盤狀的新市街，許多重工業、文教與因應人擴張的市營住宅也都設立於此，使米崙地區在花蓮港築港的帶動下，成為花蓮港市街擴張的「新生地」。鐵道亦從花蓮港驛延伸到米崙的東花蓮港驛，以便因應新港口完成後所帶來的人流與貨物的運輸問題。

## (九) 花蓮市街的建设

### ■ 摘要

1914年，隨著總督府的五年理蕃計畫結束，殖民政府暫時從備戰狀態中解脫，轉向積極於花蓮港街區的發展，包括道路、上下水道、交通電信、醫療等設施，並且將過去土地調查所得來的官有地釋出，成為招募大量日本人農民前來的移民村，使得花蓮成為日本時代統治的臺灣都市中，日籍人數比例數一數二的城市。

### ■ 正文

1914年，隨著總督府的五年理蕃計畫結束，殖民政府暫時從備戰狀態中解脫，轉向積極於花蓮港街區的發展，包括道路、上下水道、交通電信、醫療等設施，並且將過去土地調查所得來的官有地釋出，成為招募大量日本人農民前來的移民村，使得花蓮成為日本時代統治的臺灣都市中，日籍人數比例數一數二的城市。

### 市區改正與基礎設施

日本統治期間，日人陸續實施全臺各大小城市的市區改正，首先著眼於整治衛生、排水與都市道路的開闢，花蓮港街的風貌，也在這樣的風潮下，於1910年首次被刻劃上現代化的棋盤式街道與東線鐵道的敷設。而後，在人口的大量移入，再加上政府的規劃下，公會堂、花崗山公園、浴場、市場、行道樹、醫院等基礎設施都逐漸完備，儼然具備一個小型都市的規模。理蕃結束後，太魯閣一帶原住民族受到政府的壓制與駐在所警察的監視，對於日人來說，已經是相對穩定的狀態。再加上花蓮並無天然良港，雖總督府指定花蓮溪口以北至米崙溪口間的弓形海濱為輪船停泊地，大船無法停泊靠岸而必須停在南濱外海以小船接駁來運輸物資，不僅貨物有浸濕之疑慮，搬運費用也因此特別高昂，若當日風浪較大，則無法出小船接駁，船隻須到蘇澳停靠，民生物資的缺乏也是常有之事。因此開鑿從花蓮港至蘇澳地區的陸路，作為另一種聯外的交通手段，即是1923年完工東海徒步道，1932年進而拓寬為供車輛通行之臨海道路。

然而在陸路臨海道尚未修築前，海運可謂花蓮地區對外唯一的聯絡交通方式。因此，花蓮港廳第5任廳長江口良三郎曾數度向臺灣總督府請願花蓮港築港計畫，但由於經費過高等因素將此案移至母國大藏省，卻因產業並不繁盛而遭駁回，姑且先築一突堤讓漁民能有停泊的避風港。而後繼任的花蓮港廳廳長豬股松之助，繼承江口氏之志業，並得到花蓮在地仕紳梅野清太的協力，積極

遊說日方拓務大臣，而終於1930年5月由日本大藏省正式通過花蓮港築港一案，於隔年10月27日動工第一期工程，完工後可供停靠3,000噸級船隻3艘，為東臺灣最大規模的投資，即是今日的花蓮國際港前身。

### 米崙區的劃入

人口的大量增加、貨物與人流的運輸壓力漸增，再加上獲得母國經費支持花蓮築港一案，原先位於米崙溪北側與花蓮港市街相望的米崙原野，在1931年被劃入花蓮港街的行政範圍內。1934年2月14日配合花蓮港廳頒布的花蓮港市區計畫，劃設新的街道與規範道路的寬度，新設公園、綠地、市營住宅、文教預定地、鐵道預定地、官署機構等等，可說是規劃得相當完備，以因應未來大量的人口增加與築港後貨物的進出。此外，二次世界大戰末期，隨著戰事的發展日軍對於天然資源的需求與時俱增，1939年第一期築港工程完工的花蓮港也成為軍事重化工業的基地之一，日本煉鋁工場、東邦金屬等紛紛於臨港地帶設立，也因此花蓮港港口車站、碼頭與臨港的工業區，成了米軍（美軍）空襲的主要標的。

## (十) 百年溝仔尾的身世與滄桑

### ■ 摘要

如果說到花蓮港街時期的花蓮，溝仔尾絕對是不能缺少的存在，它見證了一個時代的花蓮港街興起與衰落，有多少人的青春被記憶在溝仔尾的大街小巷裡，那個風和日麗的下午、那群放課後的小學生。溝仔尾兩旁是柳樹，節日樹上結著紅色燈籠，溪中有穿著和服的日本姑娘坐在小舟上慢慢地伐，口中哼著日本民謠小調甚是好聽，夜景又迷人。這是林道生老師在憶七十餘年前，花蓮街區內有一條河圳流經的情形。

### ■ 正文

如果說到花蓮港街時期的花蓮，溝仔尾絕對是不能缺少的存在，它見證了一個時代的花蓮港街興起與衰落，有多少人的青春被記憶在溝仔尾的大街小巷裡，那個風和日麗的下午、那群放課後的小學生。溝仔尾兩旁是柳樹，節日樹上結著紅色燈籠，溪中有穿著和服的日本姑娘坐在小舟上慢慢地伐，口中哼著日本民謠小調甚是好聽，夜景又迷人。這是林道生老師在憶七十餘年前，花蓮街區內有一條河圳流經的情形。

### 發源於花蓮高農校園的「夢湖」

2014年，溝仔尾河流曾有為時甚短的出露。若沿著其河溝上溯，經明義國小校門前小拐一個彎，可直追至花蓮高農校園裡的「夢湖」。事實上，連花農夢湖的水，都是中央山脈攔截的降雨，經森林涵養後，積存於奇萊平原地底的不透水層，到了低窪處，陸續湧出而為地表逕流或是沼澤。從小幾乎在溝仔尾河邊長大的張憲聰里長聊及他對溝仔尾河圳的回憶：中央山脈流下來的地下水，在花蓮農校後面噴出來，在花蓮農校的體育場有挖了一個水池，那邊匯集了西部地區的水，然後引到自由大排，自由大排在日治時代，更早之前他是一個野溪，叫做紅毛溪，後來日本人整治了紅毛溪以後把他變成自由大排，在上面蓋了兩座橋，叫做福住橋、福住二橋，就是剛才蔡老師講的，現在，在殯儀館前面的那兩座橋，也就是南京街和成功街的那兩座水泥橋，那兩座水泥橋基本上他是花蓮人的一個記憶。

水溝就從那邊的起源，以前這水溝水我還吃過喝過，就是真的在這邊，這個水溝可以吃，以前人家在那裡洗衣服，因為水乾淨，所以我們從那邊開始到這邊做燒酒螺，抓魚，抓累了有水就可以喝了，那水是地下水，他是用石頭擺起來，擺一個冂字型，然後水會從那邊冒出來，我們到那邊口渴了，就會用手下去撈起來就可以喝了，有細沙在那邊滾來滾去，代表地下水從那邊來，很乾淨，現在就不乾淨了，這條水溝的水我也游過泳，那段就是在福建街，那時候海水倒灌，水滿起來，沒辦法流出去，我就在那邊游泳，也是很乾淨，可是過三天就不乾淨了，因為其他人家的髒水就出來了，剛開始倒灌的水很乾淨，我們就在那邊游泳，這條水溝帶來很多回憶，也有錢可以撿，因為颱風來，我家隔壁的人他們的錢就放在鐵桶裡面，颱風來了之後就整了浮起來，到水溝那邊就整個倒下去了，我就說奇怪，第一次看一點點，後來越撈越多，我才知道從那邊流出來，真的有錢，我從小在溝仔尾，每天早上五點起來撿，撿錢通通有。

這條水溝再講下去的話，是大海，大海有大海的故事，現在殯儀館後面都是消波塊，但是在我小的時候那邊都是沙灘，從南濱那邊過去有一條吊橋，吊橋過去有一個抽水的，以前就是從那邊上來，我們小時候都去幫他們拉魚，拉起來的魚，他們就會分給你一些但是沒有工錢，有工錢的是退伍的老榮民，他們加減賺，那這個抓魚是幫忙，又有錢好賺，也不用做什麼，人家叫你來你就幫忙拉就好了，所以那時候拉魚，就是老榮民跟漁夫在做，後來老榮民慢慢凋零了，我們花蓮的拉魚才沒有了，後來是用怪手在阿美文化村那邊拉，可是成效不好，不夠成本，所以說花蓮這個拉魚就沒有了，以前花蓮南濱這邊有在拉魚。花蓮人從北邊要到南邊，就是以自由大排為界線，自由大排的北邊就是現在的天祥戲院南京商場，中華路中山路的轉角那帶，比較有錢的地方，比較有

人在做生意的地方。而在其南邊，則是我們現在這個地方，自由大排的南邊，酒廠、宿舍、還有比較貧窮的人的房子，那另外一邊都是樓房。

### (十一) 被塵封的珍珠—溝仔尾

#### ■ 摘要

說起過去的溝仔尾，如果硬要算的話，其實是在福建街以東，若沿著已被覆蓋成停車場的自由街，左右兩側還可以看到撞球間、西服店等等老商店，從這些仍不難看出這裡以前其實很繁華很熱鬧。因為有這些娛樂的需求，所以才促成這邊商業的興盛，說穿了，就像臺北的華西街附屬在風化產業的開始。

#### ■ 正文

時間是巨大的洪流，老一輩的人看著滿街的人來人往，到路上只剩下熟人；北迴鐵路通車後，感覺一夕間，所有的喧囂都被吸進黑洞裡，繁華似夢。時間可以帶走人潮，卻帶不走人心，只要有人還記得溝仔尾，有一天它終會重振雄風，再現人潮。這個時刻已然悄悄來臨...

說起過去的溝仔尾，如果硬要算的話，其實是在福建街以東，若沿著已被覆蓋成停車場的自由街，左右兩側還可以看到撞球間、西服店等等老商店，從這些仍不難看出這裡以前其實很繁華很熱鬧。因為有這些娛樂的需求，所以才促成這邊商業的興盛，說穿了，就像臺北的華西街附屬在風化產業的開始。關於這邊的性產業，則要從一旁巷道內的暗街巷說起，這些都是從日治時期開始，就陸續在此營業，關於人身的不自由也都是在這裡的暗街巷開始，據故老言以前站在外面攬客的就有兩百多人，後來經過取締風化之後，這邊的性產業已經落寞很多年。之後再住進來的新住民，漸漸就遺忘了這段過去的歷史，許多租戶可能不知道住的房子在從前還可能是私娼館，更別說還有越戰美軍來花蓮消費那段歲月。

主計里里長張憲聰曾經提及：他從小就在溝仔尾長大，經歷過溝仔尾的繁盛興衰。許多人眼裡看來，大抵自民國 45、46 年以後，溝仔尾被特別劃設劃為風化區，之後這裡就變成一個「禁忌之地」。小時候同學想來里長家，擔心周邊小姐亂拉客的話，甚至會先撥通電話，再由他轉述給家裡大人，由大人告知那些小姐希望她們別對他們有動作或亂開玩笑之類。可以說里長伯眼見著溝仔尾起高樓，再眼看它樓塌了。最繁華熱鬧的時候，許多商業活動就發生在溝仔尾水溝兩側，可說當時的人潮摩肩擦踵，熱鬧景況和今天的東大門夜市相較，保證毫不遜色。

那個年代的民眾娛樂，沒有像今日有各種方便的選擇，昔日花蓮市在入夜後，街區的人們若感到無聊，可能就是到溝仔尾走走逛逛，溜風景四處看看，欣賞賣藝人家雜耍，湊湊蛇膽大力丸賣藥郎的吆喝熱鬧，有人吃了大力丸後就到巷子裡鍛鍊自己體力，測試一下能耐，這就是里長在溝仔尾的成長背景。所有繁華的這些，在民國 69 年北迴鐵路通車後，溝仔尾忽然間整個沉寂下來，老實說剛沉寂那幾年，里長還真考慮過搬家，就因確實感受到溝仔尾彷彿失去希望甚至了無生趣，後來索性再居住了三十年，感覺風水再度輪流轉。這麼多年以來，溝仔尾近年來好像突然又點燃了一些生命力，為什麼會有這些亮光呢？不少朋友告訴里長，那是因為溝仔尾有它獨特的味道，有其特別的過去習俗。基本上溝仔尾是由很多很多的外地人組成，這些左右鄰居，他們在這裡創業、打拼，為了五斗米而折腰，才開創了溝仔尾盛極一時繁華景象。經過這麼長久的沉寂，如今的溝仔尾彷彿又有生續，許多朋友關心溝仔尾，關心這裡何以從坡峰跌落到谷底，是不是有什麼辦法，能把溝仔尾帶出光彩，再從坡谷一路攀升抵達另一個高峰呢？里長伯覺得那是他作為一個里長，一個社區理事長，所需扛起的責任。

溝仔尾蘊藏許多過去故事，其中有血淚有歡笑有悲哀，人生百態都在溝仔尾上演，甚至可說溝仔尾就是整個花蓮的縮影，只要是花蓮的故事，很容易就跟溝仔尾有所關連，與里長同輩的幾位好朋友，他們更是看盡人生百態。溝仔尾居民的生活歷程，經歷無數的奮鬥打拼，持續到現在，我們才能見著所人的整個生活過程，從沒有一直打拼持續到現在，才總算開啟一個相對富裕及安康的生活。進一步聊及表面之下風光之外的溝仔尾，坦白講裡頭有著很多無奈，讓有些人看不起溝仔尾的居民，但是溝仔尾的人非常非常的努力，他們都願意打拼，讓自己的力量發揮到極致。「沒落三十餘年的溝仔尾，就像一顆蒙塵的珍珠。過去我們這輩居民，就是無奈看著這一切，眼看高樓起，眼看樓塌了。」「沒想到現在卻有機會，由我們這輩住得比較久的居民啟動出力，重點還包括有這些年輕人年輕店家願意一起，讓溝仔尾有機會重新被看到，甚至再度煥發光彩。」里長伯如此說道。

## (十二) 美崙山的神話與傳說

### ■ 摘要

如若你走過美崙溪的河畔、去過精緻的松園別館，是否曾經想過一百年前的這裡是何等風景？或者你去過美崙山，在街道間遊走，可曾想到看似平凡的馬路、平凡的建築，卻擁有著精彩的過去？而阿美族及撒奇萊雅族的 Alikakay 傳說又是什麼？想必你也開始好奇了吧！請注意，時光列車已啟程，即將載著

你一窺從前，增廣見聞，祝您旅途愉快—

## ■ 正文

如若你走過美崙溪的河畔、去過精緻的松園別館，是否曾經想過一百年前的這裡是何等風景？或者你去過美崙山，在街道間遊走，可曾想到看似平凡的馬路、平凡的建築，卻擁有著精彩的過去？而阿美族及撒奇萊雅族的 Alikakay 傳說又是什麼？想必你也開始好奇了吧！請注意，時光列車已啟程，即將載著你一窺從前，增廣見聞，祝您旅途愉快—

### 美崙山神聖黑松

美崙山匍匐於奇萊平原之中，當地阿美族及撒奇萊雅族見其山狀如鬼頭刀，因而稱其為 Pazik，後來漢人取其諧音稱為八犁山、八螺山。美崙山作為奇萊平原的制高點，位置進可攻退可守，自然成為外來族群初來乍到此地的落腳處，因此兩個族群都有 Alikakay 有一天突然出現並且盤據在此的傳說；相傳 Alikakay 貓眼而藍膚，踏著海水而來，擁有變化天氣的能力。但是因為性好女色，對於居住在那邊的部落而言造成不少困擾，嚴重者甚至騷擾性侵阿美族婦女留下子嗣，據說這是何以相對於鄰近的部族阿美族身高較高的原因。事實上 17 世紀西班牙人為了沙金進到奇萊平原，在和原住民往來的過程裡確曾留下血脈，如今部落裡偶爾還會有新生兒出現白種人的特徵，讓人不得不懷疑巨人傳說故事是否跟這些外來的族群有關，而傳說中的妖怪，會不會是先民以隱諱的口語記載下兩族遭逢的過程。在日本人統治期間，美崙山上興建了花蓮港神社、短波發射站（電報波，目前中華電信美崙招待所）、長波發射站（花蓮港放送局，現中廣電臺）、自來水廠，乃至兵事部（今天的松園別館），這些建築從整片山頭延伸到山下街區，而就在這些此起彼落的建築之間，遍植了在日本具有統治象徵意義的琉球黑松。

### 松園旁消失的鷹河

一位現住美崙的阿姨聊到他爸過去是花蓮自來水公司員工，以前舉家就住現水源街臥松旁的宿舍。戰後一段時間，兵事部輾轉改為美軍俱樂部，阿姨家住左近，當時的確有不少美軍罐頭可拿，「尤其他們的廚師站外面，看到我們小孩子就會招呼過去，美軍罐頭的重點，是什麼肉我們從沒搞清楚過。」阿姨特別提到「放送局（應該已經是中廣）再過去不是有斜坡階梯，下頭是條溪澗，傍晚時樹上會停很多烏鴉...」

「是啊，烏鴉，俱樂部的美軍有槍，就用山澗上停棲松樹的烏鴉當靶練習，

比賽槍法，槍法準的一槍一隻，稍停就看到住附近鄰居，拿著裝備動身，這時沿溪澗往上撿，帶回家拔毛放血，就有鳥肉可以吃了。」後來再一查證，阿姨口中的烏鴉閩南語叫"啦葉"，啦葉其實是老鷹的意思，換言之阿姨口裡講的，棲息在松園旁的竟然是一條讓人無限遐想的鷹之河。其實那些被美軍所打落的，是昔日棲息在琉球黑松上的老鷹啊。

### (十三) 文學的搖籃

#### ■ 摘要

花蓮的文學種子在清代開始發芽，雖然有一些文藝分子，如：魏德清、李碩彥等人，以遊記的寫作形式書寫花蓮的自然與風土，但當時並沒有在花蓮產生一股強大的感染力。到了日治時期，文壇上出現古典詩人駱香林、王彥、陳竹峰和楊伯西等人，加上相繼成立奇萊詩社、蓮社和花蓮詩社等傳統古典詩社，也是直到這個時候花蓮的文藝風氣才真正的興起與成形。

#### ■ 正文

花蓮的文學種子在清代開始發芽，雖然有一些文藝分子，如：魏德清、李碩彥等人，以遊記的寫作形式書寫花蓮的自然與風土，但當時並沒有在花蓮產生一股強大的感染力。到了日治時期，文壇上出現古典詩人駱香林、王彥、陳竹峰和楊伯西等人，加上相繼成立奇萊詩社、蓮社和花蓮詩社等傳統古典詩社，也是直到這個時候花蓮的文藝風氣才真正的興起與成形。而在這幾年的臺灣文學風景發展，最令人驚豔的就是東部花蓮地區。花蓮原有的在地文學資源與大學資源（國立東華大學）互相學習與影響，逐漸發展出臺灣獨一無二，同時兼具文學創作與研究的山海文學生態，並且成為臺灣文學風景最尖端、最有活力，也深具在地意識與特色的新階段。

提到花蓮的作家，我們最先認識的應該是王禎和與楊牧。王禎和是花蓮著名的小說家，在他的筆下，花蓮有著寫實主義下虛構的地景，而楊牧也是一位和花蓮無法分割的重要文人學者，以無數的詩作和散文，寫出他對原鄉土地的眷戀與鄉愁。另外還有一位作家與他們同樣沐浴在花蓮山水人文之下—陳黎，花蓮對他們的創作都有著深厚的影響。王禎和的作品書寫主軸是花蓮的在地關懷，小說中的人物充滿人世悲情苦難的一面，他用詞大膽潑辣，讓我們讀後感受很大的視覺與感覺的震撼，陳黎曾經提到：「王禎和，那麼溫和敦厚、講話輕聲細語的人，卻下筆潑辣。王禎和強烈抨擊人間的醜惡，他對小人物的同情以及鮮活大膽的語言帶給初學寫作的我很大的啟發。等自己也慢慢寫了一些東西，並且對文字藝術略有所感時，才更加體會到他吸納方言、時代語，融鑄個人獨

特語言的苦心創意。」而楊牧和陳黎的作品，除了這份在地的情感外，更特別的是「他們都具備著某種廣闊的世界性關注。」

在陳黎的心中，花蓮是得天獨厚的，流動的水聲、層層堆疊的青翠大山、削過崖壁的狹窄公路、山地特有的風情、頻繁的地震和首當其衝的颱風登陸地...等，種種觸覺、視覺、聽覺交織而成的經驗，對於在花蓮的文人作家，一切都是鮮明的譬喻和強力的呼喚。花蓮的文學工作者都有著非常鮮明的地域標記，提到音樂人郭子究，他的〈回憶〉、〈花蓮舞曲〉以及〈你來〉這些歌謠，曲與曲之間充滿屬於花蓮的味道；而提到楊牧，他的《山風海雨》和《方向歸零》，寫的就是他對花蓮的鄉愁和生活點滴；林聰惠和廖清雲的石雕，也處處留下花蓮的痕跡；這些歷歷說明了——花蓮是藝術與文學的故鄉。以花蓮為經緯，關懷生活在底層的小人物，並且以臺灣本土的歷史、文化和族群為對象，勾勒出一個想像的座標，將臺灣置於軸心，放眼世界，用詩、用文字把臺灣的精神傳遞到島嶼之外，認同自己的身分，進而產生一種信仰價值，就是我們所謂的地方感。

#### (十四) 花崗山：花蓮的上野恩賜公園

##### ■摘要

若回溯都市公園的發展過程，在德國，公園原本僅是歐洲貴族專屬的私家園林，十八世紀以後，伴隨啟蒙運動與浪漫主義之影響，專家逐漸開始設計對一般民眾開放的公園，甚至希望在園內設置雕像以培養民眾的愛國精神。十九世紀以後，公園越設越多，腹地也逐漸廣大。此時，適逢日本人到歐洲留學或進行考察，日本人便將這些設園的理念引進國內。而最後，這個公共空間的概念也伴隨日本的統治來到了臺灣。

##### ■正文

若回溯都市公園的發展過程，在德國，公園原本僅是歐洲貴族專屬的私家園林，十八世紀以後，伴隨啟蒙運動與浪漫主義之影響，專家逐漸開始設計對一般民眾開放的公園，甚至希望在園內設置雕像以培養民眾的愛國精神。十九世紀以後，公園越設越多，腹地也逐漸廣大。此時，適逢日本人到歐洲留學或進行考察，日本人便將這些設園的理念引進國內。而最後，這個公共空間的概念也伴隨日本的統治來到了臺灣。

花蓮港街在都市計畫中，即選定 1914 年討伐太魯閣戰役後剷平花崗山頭所留下的小平臺，將之規劃為公園，在 1922 年（大正 11 年）花岡山公園正式開放。位在花蓮港鬧區北方的花岡山公園佔地足足七萬七千五百平方公尺，當時

花岡山上有公會堂、昭和記念館、野球場、相撲場、動物園等設施，遍植大樹，又因此地勢較高，登高遠望整個花蓮港美景盡收眼底，向晚時分不免吸引許多遊人來此觀海或是賞玩市區景色。

對於當時居住在花蓮港街的人來說，花崗山公園是花蓮市最美麗的角落，攝影家紛紛來到這邊拍下俯瞰花蓮港街風光的照片，然後印成繪葉書發售，宗教家來到花崗山闢建壯觀巍峨的寺廟，有著壯觀殿堂的東臺寺就落腳在花崗山腰，而日本人為了悼念那些那些在鎮壓原住民的行動中喪生的軍警，也在花崗山上立了一個碩大的表忠碑。當體育活動興起，棒球成為花蓮港街的全民運動時，是的，1920年代棒球就已經風靡整個東臺灣了，花蓮港街的銀行、港廳、鐵道部...等公私單位紛紛組成棒球隊，每到假日就在花崗山上的棒球場進行比賽，著名的能高團就是在花崗山上進行訓練的。對於某些奉獻一生在花蓮港的日本人來說，花蓮港街在花崗山上為有功者立銅像，促成花蓮港築港的原脩次郎全身銅像就立在花崗山上，而且還興建了一座比日本本土內的原脩次郎銅像還要更豪華的花崗石臺座，對於想長伴花蓮港的人，他們也選擇將花崗山列為埋骨所，第五任花蓮港廳長江口良三郎，在1926年（大正15年）喉癌過世之後，就選擇埋在花崗山上。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天皇的玉音放送，也是選擇在花崗山這個地方，當時所有的日本人都跪在地上，聽著廣播中天皇沙啞的嗓音宣布日本投降。

在戰後，花崗山的光彩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逐漸黯淡，銅像、表忠碑、公會堂、昭和記念館、相撲場、東臺寺逐漸在花崗山上消失了蹤影，原脩次郎的豪華臺座，那些散落的殘石也隨著老人館的擴建完全消失，高樓大廈襯得花崗山不再似往日般耀眼。雖然如此，花崗山仍然是花蓮的記憶寶庫，近年的考古出土了先民的甕棺、石器，而在長輩的言談中，花崗山彷彿仍有著說不完的傳奇故事，一如旁邊蜿蜒流過的美崙溪水般，綿延不絕。

## （十五）消失的琉球厝與鳥踏石聚落

### ■ 摘要

老一輩的花蓮人都會知道，花蓮市內有一座特別的公園。那公園名稱為中琉紀念公園，琉，是琉球。這是花蓮市跟琉球的與那國町締結的紀念。花蓮跟琉球還有其他淵源嗎？花蓮海岸邊曾有著來自沖繩的琉球漁業移民，而這位置也是1980年代還可追尋的鳥踏石聚落。然而，這些人事物已不復見，轉眼間消失於歷史的洪流中。

### ■ 正文

老一輩的花蓮人都會知道，花蓮市內有一座特別的公園。那公園名稱為中琉紀念公園，琉，是琉球。這是花蓮市跟琉球的與那國町締結的紀念。花蓮跟琉球還有其他淵源嗎？

### 琉球厝

曾經，在花蓮海岸邊有十二棟雙併黑瓦建築，由日本當局建造，這些房子是當時村內最高級的房子，房子的住戶，多半來自琉球。這些住戶是此地最早的住民之一，他們帶來的不只是琉球的氣味，還有對當時的東岸來說很先進的漁法，例如鏢旗魚。這些住戶呼喚故鄉的親朋好友，漸漸聚集於海邊，琉球厝之名也逐漸傳開。這些承載記憶與歷史的房子，在戰後由花蓮市公所接收，1953年曾經由公所租給村民使用，直至全村廢村為止。這些建物如今已不復見。

### 鳥踏石

很久以前，在花蓮港還未成港，還只是一塊由一個執著的人興建的土堤的那個遙遠的以前，海上有一大一小兩塊很顯眼的礁石。如何顯眼？陸上兩棲動物的我們可能無法理解，但是對於從海上航行而來的移民來說，這礁石實在奇特，因為這一大一小的礁石上，總是聚集從天盤旋而下的海鳥群。於是，這附近的漁村有了一個名字，鳥踏石仔。然後，花蓮港開始興建了。港埠不斷擴建，礁石越顯礙眼，後來許多那附近散置的礁石都被爆破，被埋進堤岸的基石底下，永遠長眠。消失的，不僅礁石，鳥踏石村的居民也因為港區管制，最後被迫離開家園。鳥踏石村當年中間有個斜坡，斜坡以北是北村，車站以北為北村，今天的花連高中附近為中村，南村範圍到下坡道。既然為漁村，必定多漁船。早期漁船只有筏才能搶灘上岸，這筏的演進，顯示了製造力的進程：五十年代是以麻竹紮管製作成筏，六十年代後才有塑膠筏。身為二十一世紀的我們很能理解塑膠筏怎麼來，不就是石油嗎？塑膠，不環保，二十一世紀的人會這麼說。麻竹筏呢？當年的漁民們為著製造筏，得先從山上採麻竹，運下山，剝皮，曬乾，抹上油，再用火燒去改變形狀。筏的前端都會翹很高，那是為了避免風浪而製造出來的彎度。

村落的主幹道為東岸街，如果你想去看一看，今天的畢士大教養院就是當年東岸街區，也是當年的商店街。來到畢士大，往海岸那綠樹濃蔭的下坡地走去，你就可以看到木製的小棧，上書米崙二字。鳥踏石村中許多居民姓吳，吳姓以及藍姓氏族都是從龜山島移民而來，移民的原因，乃是因為當時政府執行島民遷離之政策。鳥踏石村北有個儲木池。此三字顯示這是儲存木材的地方，但是你知道為何儲存在池子中嗎？因為原木必須浸泡在水中，才能防止因為急

劇乾燥產生的龜裂。儲木池儲存的，是東部驕傲的記憶，亦是歷史的哀傷：哈崙林區砍伐下來的優質檜木。儲木池於 1920 年代啟用，直到 1970 年代才消失。政權會更換，立場會對立，然而，兩造對於濃密森林的慾求，竟然卻無兩樣。不變的，永遠是庶民在不同政權下身不由己的悲哀。

## (十六) 洄不去的歲月—花蓮海岸線

### ■ 摘要

站在米崙招呼站的舊址，面東望向太平洋與港口，昔日火車緩緩駛過的熱鬧場景，已隨著時間止不住的消逝凋零。海岸線串聯港邊與市街的運輸，承載了花蓮學子的青春歲月。奔馳過橋的列車，突突奇卡突突奇卡的回憶聲響，對於這群日日往返縱谷海邊的通勤生，那是一段，用大山大海譜寫出來的故事。「花蓮港」，回不去的美好記憶，保留在臺鐵列車抵達花蓮站時的阿美族語廣播中，「Karenko」。

### ■ 正文

#### 承啟

1968 年 11 月 5 日，12 輛由日本車輛株式會社製造的「LDH200 型柴液機車」，經輪船海運至花蓮港下船後，由 LDK50 型蒸汽機車牽引行駛花蓮海岸線，途經米崙溪橋，準備駛向花蓮機務段（今福町路、成功街一帶，蒸汽火車加水塔仍保存至今）。這段全場約僅 4 公里的臨港廊道，引領了在北迴鐵路尚未完工通車前的東線鐵道，駛向動力全面柴油化的時代。從南往北鋪設的花蓮臨港鐵路，並非一次佈建完成。1912 年，花蓮港驛至當時船運接駁的「海岸驛」通車，這位於南濱的海岸驛，可說是初代的花蓮港站。隨著花蓮街區的發展，1939 年，位於今日的花蓮新港築港第一期工程竣工，往新港口「東花蓮港驛」的路線也於同年開始營運，南濱的海岸驛也於兩年後走入歷史。至此，這條連結舊市區「花蓮港驛」至花蓮新港的海岸線，為花蓮人翻開了一頁歲月篇章。海岸線鐵路的修築目的主要是為了花蓮港貨物運輸需要，但也有客運車運轉，中間還設有民立（舊名入船，位於今北濱極限運動場附近）、新村（舊名日出，今亞士都飯店東側；昔日有一片鐵路員工宿舍興建於此，故取名新村）、美崙（舊名米崙，約在今花蓮高中下方）三站，站體雖小，但早晚兩班座無虛席，是花蓮高中學生及沿途區域臺鐵員工往返市區的重要交通，搭乘人數眾多，往往拉到七、八節車廂，比正規列車還長。

#### 謝幕

40 個寒暑，當年楊牧筆下那群放學時候懸盪在車廂尾，順坡呼嘯而下的少年，起起落落，早已個個洗盡鉛華。1975 年，北迴鐵路已從新城通車至花蓮港站，五年後，北迴線正式與東線鐵道相接。隨著東拓完成，花蓮舊站與海岸線於隔年裁撤，但由於花蓮新站機務段尚未竣工，且花蓮港車站仍有貨運的必要性，因此列車仍會經由北埔開至花蓮港站，在駛進舊花蓮機務段，直到 1996 年新站機務段完工為止。至此，花蓮港站至花蓮舊站的海岸線鐵路便被拆除，「功臣身退」，臨港廊道也僅存北埔至花蓮港站段。花蓮臨港線與北迴鐵路主線的分歧點是北埔車站，但實際分歧處位於車站南邊約 3 公里處；搭乘北迴線列車經過北埔站之後，往東邊窗外望去，會發現多了一線臨港線的軌道，不久便能看到它向東拐往花蓮港。途中 3 公里處仍可見從花蓮新站駛向花蓮港站的路線，與北迴線、臨港線形成三角線的型態，方便北埔、花蓮港、花蓮站之間調車，然已於 2011 年被拆除。

## 彼岸

如今招呼站已不見鐵路蹤影，改為單車道動線的中繼站，提供旅人休息。外觀與涼亭無異的米崙招呼站，已與舊日外觀大不相同，站在招呼站上，面東望向太平洋與港口，昔日火車緩緩駛過的熱鬧場景，已隨著時間止不住的消逝凋零。海岸線串聯港邊與市街的運輸，承載了花蓮學子的青春歲月。奔馳過橋的列車，突突奇卡突突奇卡的回憶聲響，對於這群日日往返縱谷海邊的通勤生，那是一段，用大山大海譜寫出來的故事。「花蓮港」，回不去的美好記憶，保留在臺鐵列車抵達花蓮站時的阿美族語廣播中，「Karenko」。

## (十七) 海岸線上，如有神在

### ■ 摘要

在臺灣沿岸靠海為生的居民百姓，看天吃飯，靠海吃海，宗教信仰也因此興盛濃厚，誰不希望在海上的家人們平安？誰不希望這靠天吃飯的職業能有一日好收穫？於是海岸線上，如有神在。在花蓮的海岸地區不像臺灣其他漁港普遍信仰著媽祖或王爺，即便是漁民身分，供奉的也往往是移民群主神，更多的則是土地公，從南走到北，細數臨港沿線的北濱仔、鳥踏石仔、店仔口聚落，拜的都是小小的土地公公，這些地區性、地域性宛如小小角頭的神明們，保佑著這花蓮沿海的一地生靈。

### ■ 正文

在臺灣沿岸靠海為生的居民百姓，看天吃飯，靠海吃海，宗教信仰也因此

興盛濃厚，誰不希望在海上的家人們平安？誰不希望這靠天吃飯的職業能有一日好收穫？於是海岸線上，如有神在。在花蓮的海岸地區不像臺灣其他漁港普遍信仰著媽祖或王爺，即便是漁民身分，供奉的也往往是移民群主神，更多的則是土地公，從南走到北，細數臨港沿線的北濱仔、烏踏石仔、店仔口聚落，拜的都是小小的土地公公，這些地區性、地域性宛如小小角頭的神明們，保佑著這花蓮沿海的一地生靈。

### 有土地守候——北濱仔的阿公仔伯

「北濱仔」，花蓮老市民聽聞此稱總會挑一下眉，那是花蓮兇悍的代名詞。北濱仔的漁民鬥狠又團結，老人們都說打架最怕遇到「北濱仔」跟「大陳仔」，兇的不得了，那是海上討生活後扎在血液裡的膽識與果決。「北濱仔」的向心與團結，可能就來源於信仰的守候，早在 1930 年前，北濱一帶已有土地公廟在此處守望，裡面安座著泥塑的土地公與土地婆；漁民們初海前會在那小小的土地廟裡祈求平安順遂，順利歸鄉後也會回來還願謝神，村民們也每天安排一戶人家負責廟龕的奉香與環境打掃，透過輪值木牌的傳遞，一年又一年，一戶又一戶的輪流執勤。之後有地理師指點：此地占天公地理，奉祀天公，地方會旺上加旺。於是村民請自宜蘭大里簡的慶雲宮的玉皇大帝分靈到土地公廟一同供奉，並改名為「福天宮」。花蓮的「北濱仔」們即便離開了原鄉的土地，遷徙了一地又一地，過年過節或土地公生日，也一定會回到家鄉拜拜，若是漁船有賺錢，也不惜重資粉刷裝飾廟宇。土地遙遙守候著你，北濱仔們也以此回望。

### 來自移民——東岸街王天君

北濱仔的居民多來自宜蘭一地，而地處美崙溪北岸的烏踏石仔居民組成更為複雜，來自各地的人口混雜，除了自成一格的琉球村外，還包括來自宜蘭龜山島、屏東林邊、噶瑪蘭族，甚至築港時期的阿美族人、戰後的外省人等等。漂泊的人們從各處來此地定居，追逐溫飽，有的抓魚苗、開店、採螺、築港、有的往外謀求公職，居民們於此共享一個小海灣，於是，陌生的他鄉變成原鄉。烏踏石仔村內的小土地公廟，供奉著土地公及龜山島移民帶來的「恩主公」王天君，但居民們主要以王天君為主神信仰祭祀。對於此地的居民們，六月十六的王天君生日、八月十五的土地公拜拜，都是村內的重要日子。而王天君曾經在此共有三個眼，一尊原本從龜山島請來、後又被人請走，所以再做一尊，但請走的那尊沒想到又被人悄悄丟回村內雜貨店外的水溝，所以一共有兩尊；在經歷廢村後，人走茶涼，廟埕僅存當年兩棵大青仔樹留下曾經廟宇的痕跡，現在或許也不在了。神明的供奉則由村民集資於現今中美十街重建，那些曾經的敲鑼打鼓只能在回憶中的斑駁裡尋找了。

## 海上的守望——媽祖太陽神照耀

在美崙店仔口（今港口中油直營加油站一帶）原本供奉的不過是由幾塊小石板搭蓋的小小土地公祠，當地人稱為「長慶廟」。1957年因為中油要在此蓋加油站，所以這間土地公祠就被遷移到如今的中美路257巷內，靜靜的守候著在地的居民，在1963年，花蓮港升格為國際港，地方士紳發起募捐改建這間在地的廟，又在1967年迎北港媽祖來花蓮守望；隨著新廟落成，當地的居民們決定將媽祖與原本的福德正神合祀，並定名「福慈宮」，虔誠的期望神明們保佑此地居民的平安順遂。福慈宮又陸續擴建，配神不斷增加，特別的是包括了臺灣較少見的太陽星君（該神又稱為太陽公、太陽菩薩、太陽神、日神，三月十九則是太陽星君聖誕），為什麼將太陽星君納為配神呢？或許跟太陽星君的供奉與出海和港務工作有關，美崙店仔口靠海為生的居民們有媽祖與太陽星君坐鎮，心底也就踏實了。有了海上的守望，在海上漂泊的人們，在陸地遙望的人們，都有了可以寄望的守候。沿岸的人們低聲祝禱著那些在意的人們、遙遠的家人，平安回鄉的寄望是裊裊上升虔誠的炷香——海岸線上，如有神在。

### (十八) 築港歸帆

#### ■ 摘要

漁船與照片中的花蓮輪一樣，總是傍晚時分出航，晚間利用高功率的漁燈，聚魚、捕魚，至清晨時分揚帆而歸。佇足在曙光橋上，東望太平洋，碧澄澄的太平洋在身畔，歷史的記憶在浪濤裡，這片海岸在花蓮人的故鄉記憶，總比七星潭更加貼近。

#### ■ 正文

「千帆收落日，一髮望中原，海上銀濤起，如看萬長奔。」你知道嗎？這是花蓮八景之一，〈築港歸帆〉。漁船與照片中的花蓮輪一樣，總是傍晚時分出航，晚間利用高功率的漁燈，聚魚、捕魚，至清晨時分揚帆而歸。佇足在曙光橋上，東望太平洋，碧澄澄的太平洋在身畔，歷史的記憶在浪濤裡，這片海岸在花蓮人的故鄉記憶，總比七星潭更加貼近。

1939年，花蓮港第一期工程完工，從此老花蓮人的鄉愁中，多了一抹色彩：一柱白色的，屹立於海中的燈塔。白燈塔高22公尺，直徑6公尺，座落在花蓮高中靠海的教室遙望出去的海上。直到1980年，花蓮港第四期擴建工程，因而將白燈塔爆破拆除，與當時的鳥踏石漁村一同消失。2005年，花蓮港務局仿照原白燈塔的型式，在新東堤頭重新興建今日的紅燈塔。新燈塔延用舊燈塔之

燈具，而因應國際航海安全慣例規定，港口左堤的燈塔必須是紅色、右側是綠色，才以紅燈塔的面貌問世。

「港口與島的呼喚  
在我們共同長成的濱海的中學  
一千次風  
把鹽塊撒進晶亮的課本」

這是節錄自花蓮著名詩人及鄉土作家陳黎的作品〈海岸教室〉。離開曙光橋，騎往港務局的臨港自行車道上，港邊依然身影雜沓，往事卻已隨海潮遠離。一路向北，花蓮港關乍現眼前。

在尚未築港的 1920 年代，往花蓮的貨運運輸，主要仍是靠著船運在南濱外海用小船接駁，再從南濱海岸的海岸驛用鐵道送到花蓮港街。1930 年，日本帝國議會通過花蓮港築港案，由國庫撥款興建，隔年正式開工。然原本預計七年內完工的花蓮港，因為工費缺乏，延宕至 1936 年追加撥款，才得以於 1939 年竣工。竣工隔年，原定於 1947 年完工的第二期工程，因太平洋戰爭爆發停擺。戰爭期間，不僅擴港計畫擱置，港埠設施也受到盟軍轟炸嚴重破壞。戰後花蓮港碼頭重新整復，至 1963 年正式躍升開放為國際港。運轉中的花蓮港，主要輸出項目從最早株式會社所製蔗糖、稻米、砍伐的檜木、鋁鎳加工合金等，到後來各項雜貨、水泥、梧桐、竹片、大理石礦等等，可說是花蓮物產的總清單窗口。貨運外，花蓮港同時也肩負了客輪及軍用船登陸碼頭功能。1975 年起豪華快輪公司經營的花蓮輪，更是許多花蓮人難忘的記憶。花蓮輪可開進 140 輛車子，私家轎車、西瓜大貨車、搬家大卡車通通都可上船，載容量逾千人，每天傍晚由花蓮開往基隆，白天再由基隆返抵花蓮。「我是海上的璇宮，我是水中的蛟龍，載滿一船的歡樂，奔向金色的碼頭...。」，這是當年豪華快輪公司，在花蓮市區電影院播放的宣傳片歌詞。「看花蓮輪」成了花蓮民眾的休閒樂事，直到 1983 年 4 月 19 日，輪船在花蓮港北、美崙鼻附近觸礁停航，才淡出花蓮人的生活記憶，不知何時方能再見歸帆...。

## (十九) 火滅煙消·被淡忘的花蓮重工業發展

### ■ 摘要

日治時期在花蓮的重工業工廠為當地奠定下基礎及區域發展的形象，現今的日本製鋁株式會社即是臺肥海洋深層水園區，戰後政府接收事業，曾想復興日本鋁工廠，不過因成本高昂，自 1952 年後已經不再生產鋁，改為製造氮肥，之後又因美援，獨立成公司，直至 1960 年代獨立性才消失，併入臺肥。這些從

殖民資本轉向國營企業的過程或許都與我們關係不再密切，卻是在海風吹過層層排列的廠房時，他們知道的事。

## ■ 正文

花蓮的重工業興起，緣起可從花蓮港的築港工程談起。江口良三郎於1920~1926年期間擔任花蓮港廳廳長，在任期間積極推動花蓮港的築港計畫，並且邀請臺東街的林桂興先生籌組能高棒球隊，成為臺灣史上第一個全隊以臺灣原住民所組成的棒球隊，做為當時花蓮港的宣傳。不過，事與願違，總督府認為花蓮沒有築港效益及必要，駁回了江口的申請，遂在此之後，江口廳長自行籌備經費，興建江口突堤，直到下任廳長豬股松之助時，日本國會才批准興建花蓮港，而花蓮港的第一期工程也被譽為是「跨出東部開發的第一步」。沿著花蓮舊臨港線，也就是現在美崙濱海公園中自行車道往北前行，你會看見一座突兀的日式鳥居，裡頭有座石碑上頭寫著「江口廳長頌德」，或許你會心一笑，鳥居配上石碑這樣奇特的景色也許是因為特別敬重這位廳長吧！1930日本以及總督府在工業上的施政方針，已將輕工業轉型重工業，配合南進政策及生產力擴充計畫，在築港之後計畫發展臨港工業，包含東邦金屬製鍊會社以及日本アルミニウム（製鋁）株式會社花蓮港工廠等，開啟了花蓮重工業區的雛型。

## 當飛機劃破花蓮的天際

隨著戰事緊迫，臺灣人開始以正規皇軍的身分投諸於戰場上，報紙上紛紛擾擾的訴說著皇軍戰績，在工業區，工人每天從會社宅（今美崙民權街及中美路一帶，戰後改為臺肥宿舍及各級單位據地）趕著前往烏煙瘴氣的工廠，工廠的煙囪不敢停止喘息，令人屏息的備戰氛圍蔓延整個花蓮港。事實上花蓮鋁工廠到了1943年（昭和18年）年才正式完工，可見已經是在戰爭期間，鋁工廠的運作其實並非順利，且臺灣的原料多向東南亞進口，因為過程倉促，只加工製成了鋁錠。相較東邦金屬，在當時以製鍊為主，作為飛機的材料可說是當務之急。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因工業區已牽涉到軍需事業的發展，遂成了美軍空襲轟炸的首要目標。不論軍事動員、徵兵乃至盟軍的轟炸行動，使花蓮港埠碼頭以及鋁鎳合金會社所在的美崙地區，進入驚心黑暗時期。同時為了嚴防盟軍可能的登陸進攻，日人也選擇戰略高地，進行軍事要塞化的工事。位於七星潭南側的四八高地以及今美崙飯店、高爾夫球場所在的山丘，仍能找到當年的防禦工事設施。

## 戰後·得以喘息

因為花蓮港築港的建設剛好搭上了日治時期南進政策的風潮，也因為兩次

生產力的擴張使得重工業的發展在東部逐漸受到正視，現在的花蓮港依舊每日往來駛過不同地方的商船，日本鋁工廠也已轉型，許多遺留的日式建築成為了輕鬆休閒的好去處。日治時期在花蓮的重工業工廠為當地奠定下基礎及區域發展的形象，現今的日本製鋁株式會社即是臺肥海洋深層水園區，戰後政府接收事業，曾想復興日本鋁工廠，不過因成本高昂，自 1952 年後已經不再生產鋁，改為製造氮肥，之後又因美援，獨立成公司，直至 1960 年代獨立性才消失，併入臺肥。這些從殖民資本轉向國營企業的過程或許都與我們關係不再密切，卻是在海風吹過層層排列的廠房時，他們知道的事。

## (二十) 全臺首座美式國民住宅-美崙國宅

### ■ 摘要

翻開百年前的地圖，花蓮海岸旁的米崙（今美崙）地區仍是一片荒野、沼澤。老一輩的花蓮人也會說，買厝莫買美崙仔，不論冬天東北季風或者颱風時候，鄰近海邊的美崙總會吹起驚人的強風，鬼哭神號般。然而，今日的美崙，卻是花蓮市最重要的行政中心級文教區，這戲劇性的轉變是怎麼來的呢？美崙的華麗變身，卻是從地震、颱風對花蓮的磨難而來，這也正是危機就是轉機，災後興建的全臺首座美式國民住宅以及行政中心的移轉，帶動了美崙區域發展的契機。

### ■ 正文

翻開百年前的地圖，花蓮海岸旁的米崙（今美崙）地區仍是一片荒野、沼澤。老一輩的花蓮人也會說，買厝莫買美崙仔，不論冬天東北季風或者颱風時候，鄰近海邊的美崙總會吹起驚人的強風，鬼哭神號般。然而，今日的美崙，卻是花蓮市最重要的行政中心級文教區，這戲劇性的轉變是怎麼來的呢？美崙的華麗變身，卻是從地震、颱風對花蓮的磨難而來，這也正是危機就是轉機，災後興建的全臺首座美式國民住宅以及行政中心的移轉，帶動了美崙區域發展的契機。1951 年底由美崙斷層、玉里斷層、池上斷層的錯動，花蓮到臺東發生了兩次芮氏規模 7.3 的大地震，分別在 10 月 22 日及 11 月 25 日發生。該年的地震對於花蓮市區造成重大的災情，也因此有的美崙新市區建設的倡議，後因經費限制並未大規模進行。然而，1958 年強颱風溫妮過境，花蓮市及吉安、新城二鄉即倒屋六千八百餘間，因此積極進行新市區的規劃與建設，由當時縣長請求省府協助，並洽談美援貸款建設國民住宅，同年 8 月 15 日省府核准美崙新市區計畫。1959 年，省府國家住宅興建委員會決定以新臺幣六千萬圓興建國民住宅，並於隔年 4 月 30 日完工，5 月 10 日的落成典禮冠蓋雲集，陳誠副總統、

省政府周至柔主席、輔委會蔣經國主委、財政部長嚴家淦、外交部長黃少谷、美國大史莊萊德等人皆蒞臨剪綵。

美崙國民住宅是當時臺灣省第一個以美式規劃設計的國宅，採兩層樓磚造水泥興建，雖然是集合住宅，但建物前後仍保有庭院空間，也是花蓮第一個有抽水馬桶的國民住宅。1960年5月15日，美崙國民住宅公開抽籤分配，已繳價款的承購人即可領鑰入住。在新式國宅建設，及周邊縣政行政機關的遷入，美崙厝自此不再乏人問津，公共建設也日益完備，美崙區轉眼間反而成了水漲船高的文教區。值得一提的是，美崙國民住宅初期街道以花蓮13鄉鎮命名，1960年才重訂街道名稱，天祥街改為孝一街、玉里街改為忠二街、鳳林皆改為忠一街、卓溪街改為民享一街、萬榮街改為民享二街、瑞穗街改為民享四街、吉安街改為民享八街、新城街改為民享五街及九街、秀林街改為民享十街、富里街改為民樂一街、豐濱街改為民樂二街、美崙街改為民享六街及民享七街。歷經歲月繁華，這批全臺最早的國民住宅已走過一甲子的歲月，美崙國民住宅已變成老國宅，隨著經濟的發展、都市的擴張，當年的國宅已紛紛改建或加蓋，屋裡的主人從黑髮變成了白髮，或許也換了人。褪色的建築雖然已顯得蒼老，但卻也見證了美崙地區的發展與變遷，更乘載著許許多多家族的回憶與故事。老國宅的故事說不完，等帶著我們進一步去發掘。

### 三、店家百業之卷

#### (二十一) 一張地方風采的名片—花蓮港中央市場

##### ■ 摘要

菜市場，對於你來說會是什麼呢？傳統菜市場是我童年的遊樂園，是每座城市的真實縮影，更是生活最本真的樣子。它總是喧鬧、忙碌而生機勃勃，花蓮綜合市場就是這麼一個撐起當地生活儀式感的地方，見證著花蓮經濟的榮衰悲興。在此起彼伏的蔬菜水果吆喝聲、魚肉牛羊的叫賣聲、主客往來的討價還價聲...相互交錯雜織之間，構成了每個花蓮人揮之不去的生命底色。現今，還有好幾間老字號商家於此延續著傳統市場的歷史故事，不休止地上演偶遇與重逢。裕發行便是其中之一，結廬鬧市而能靜默安守一方味覺的百寶箱。

##### ■ 正文

菜市場，對於你來說會是什麼呢？傳統菜市場是我童年的遊樂園，是每座城市的真實縮影，更是生活最本真的樣子。它總是喧鬧、忙碌而生機勃勃，花蓮綜合市場就是這麼一個撐起當地生活儀式感的地方，見證著花蓮經濟的榮衰

悲興。在此起彼伏的蔬菜水果吆喝聲、魚肉牛羊的叫賣聲、主客往來的討價還價聲...相互交錯雜織之間，構成了每個花蓮人揮之不去的生命底色。現今，還有好幾間老字號商家於此延續著傳統市場的歷史故事，不休止地上演偶遇與重逢。裕發行便是其中之一，結廬鬧市而能靜默安守一方味覺的百寶箱。

### 花蓮港中央市場的進化史

據 1941—1945 年的花蓮港市街圖可見，當時花蓮港市最大的市場就是在中華路與中山路口的「花蓮港中央市場」。花蓮港居民每日聚集在此買菜賣菜，琳琅滿目的魚菜蛋肉永遠是主角，周邊部落的阿美族少女也會頂著野菜蔬果來參與這場熱鬧的煙火盛宴。三輪車乘載著海邊現捕魚獲，直運抵達位於公正街上的漁會，隨時廣播、及時拍賣。老人家形容早期花蓮海邊的魚多到被浪打上岸來，在七星潭、南北濱海邊每天都有小船出海撒網，去岸邊幫忙拉網的人都可以分得一些漁獲，扣除家中所需，多餘的就能拿到市場上販賣。傳統市場，不僅是一個生活物資的博物館，更是這座城市人生百態匯聚的地方。

花蓮港中央市場對面原是花蓮港廳，在 1951 年花蓮大地震後，行政單位轉移至美崙新市區，花蓮港廳官舍因受損不大而轉為戶政事務所及市公所綜辦使用。後來，花蓮縣政府將港廳售出，整片敲拆改建為商住樓，後方改建成有拱頂的復興市場，與花蓮港中央市場銜接在一起。由此逐漸擴大到大禹街公正街一帶，也就是現在的花蓮市綜合市場，現今仍有部分老商號持續經營著市場百味，承繼老一輩勤奮節儉的精神，也見證了時代的轉變。

### 味蕾倉庫—裕發行

綜合市場內有一間專門販售臺灣南北貨，及各國進口調味料的老店——裕發行，至今已有 57 年的歷史。各式貨物樣樣俱全，堪稱花蓮人的味蕾倉庫，是花蓮各大飯店主廚指定的私房秘方。店內的貨架上整齊羅列著各式油鹽醬醋，兩排紙箱與塑膠箱內皆裡收藏著南北乾貨。到來的客人，可以和老闆陳正雄從容舒適地沖上一壺薄茶，閒敘家常.....

陳正雄出身宜蘭，十八歲來到花蓮(民國 48 年)，創業初期的他咬牙苦撐，以五十萬買下這棟店面，就靠勤儉打拚一路經營到今天。店內有一寶物，一進門就可以看到，是一個周身貼了好幾塊膠布以填補縫隙的竹籃，這是用來裝零錢鈔票的「收銀籃」，從創店一直使用至今，就像在時代變遷下一直安穩坐落於鬧市一角的裕發行。

裕發行見證了綜合市場從果菜批發大本營，眾多肉攤環繞於外，十幾間雜

貨行並存的興盛時代；也一路目睹果菜批發轉往中央路，肉攤接連搬移、歇業，雜貨行更是淘汰至僅存自己一家的產業跌宕。為因應時代變化，裕發行從零售轉型，主要供應花蓮南北各大飯店、餐廳的食品貨料。他的經營策略對康寶公司產品在花蓮市場的擴展有不小幫助，康寶公司甚至派遣劇組來拍攝短片，表揚裕發行作為優良廠商的悠久商譽，更值得一提的是全臺灣僅有三人獲此殊榮。

茶在電磁爐上慢慢煮滾，諸事無聲，裕發行內靜謐安然。不時有客人進來買油鹽醬醋、問米酒頭，陳正雄迎向每一位老少大小或外籍移工，熱情提供顧客所需，備齊一家人的生活物料，再將收到的錢幣靜靜放進「收銀籃」，高掛店頭。傳統市場往往包羅萬象，琳琅滿目，滿足著老百姓最原始的需求。而在裕發行不僅能買到各類飲食調料，也能在老闆的雋永回憶中，感知六十年來物換星移，觸摸到生活的萬千模樣。

## (二十二) 三位奶奶的種苗行

### ■ 摘要

當年那個平交道還噹噹作響的年代，在現今德利豆乾大禹街店門口的附近，據說，有三位奶奶（當時可還是婦女呢！）就在這一代做起了菜籽和自家蔬菜育苗的生意。如果你是當時經常得上花蓮市街區找種籽或菜苗的農友，或許就會知道，她們分別是黃裕泰（位於大禹街、公正街內）、邱協成（位於中華市場口）及農友種苗門市（後來搬到中央路上的果菜市場邊側）。

### ■ 正文

如今清一色都是服飾店的大禹街，與南端平行的一心街，在過去恰好分處東線鐵道的兩側。日治時期，鐵路北側一直是花蓮港居民的中央市場，魚市場和果菜市場也都在這附近。一直到1980年北迴鐵路通車，市區街廓才因為鐵軌拆除而有很大的變化。當年那個平交道還噹噹作響的年代，在現今德利豆乾大禹街店門口的附近，據說，有三位奶奶（當時可還是婦女呢！）就在這一代做起了菜籽和自家蔬菜育苗的生意。如果你是當時經常得上花蓮市街區找種籽或菜苗的農友，或許就會知道，她們分別是黃裕泰（位於大禹街、公正街內）、邱協成（位於中華市場口）及農友種苗門市（後來搬到中央路上的果菜市場邊側）。

### 黃裕泰種子行

現在的你，一走進公正街口，首先看到的一定是大排長龍的饕客們。但是除了美食，花蓮市區的老客人都知道，公正街還有個孕育綠色奇蹟的地方——「黃裕泰種子行」。

最早的種子行原名「裕泰號」，1952年由黃澤民與妻子黃巫來在大禹街成立，後來因為中央市場型態的改變與遷移，一直到1981年才搬到現在的中正街。種子行的名稱也因街坊鄰居知道老闆姓黃，習慣以「黃裕泰」稱呼，久而久之才冠上姓氏改為「黃裕泰種子行」，不知道的人，還誤以為黃裕泰是人名或老闆呢！

種子行就像市場裡的「綠世界」，擺滿了各種漂亮又綠意盎然的菜苗，一排排擺放整齊的木盒，裝滿了各式各樣大小及顏色的種子，好不壯觀！老闆很貼心地擺好一把把的鐵勺子，讓客人可以一邊欣賞這美麗的景象、一邊優雅地端詳每一個種子。這裡的種子品質特別好，來採買的客人總是絡繹不絕，連有名的作家三毛，也曾經在這裡認真地把玩鐵勺，還像個小孩子一樣充滿好奇的問每個種子的名稱，離開前還依依不捨地說道：「這勺子真特別，不要賣喔，真的千萬不要賣喔！」

種子行第三代接班人黃瑞青，也是像這樣，從小就摸著種子格長大，和雙胞胎兄弟黃瑞岳一樣，都沉浸在植物種源的收集與種植。兩人還特地就讀宜蘭及屏科大農藝的相關科系，更擴大了專業知識與業界來源的觸角。但可別小看這份工作，這樣的工作其實也不輕鬆呢！光是種苗供應的細瑣忙碌度就很高，更不用說還要附帶解說和提供諮詢，甚至到了旺季時，菜苗流通快，再加上部落或南區特地上來選買菜苗的老人家，店裡常常應接不暇，這時候，就會看到黃奶奶和黃媽媽出現，三代同堂，大家一起齊心協力服務老顧客。

第二代的黃奶奶——湯松子，對種子行有著滿滿的幸福回憶。她說，雖然公公擔任公職，種子行一直是婆婆在經營，但是自從公公退休之後，靠著對豆類加工的興趣，特別研製出醬油和納豆等產品，甚至有名到日本人都慕名前來購買，她和老公的用心經營，也吸引了不少名人的特地拜訪。除此之外，最讓奶奶感到欣慰的，是看見自己的孩子也喜歡種子和植物，希望種子的故事可以代代傳承，繼續寫下去。

### (二十三) 名產豆干的發展史

#### ■ 摘要

花蓮名產美食如今多到延綿成一條街也吃不完，但其中有幾家是跟著市區

發展而來的。德利豆乾祖師爺廖金火在 1925 年就從新店移居到花蓮，跟著遠房親戚學做豆腐；1928 年豐興餅鋪創辦人鄭謙波就在街區賣起紅豆丸等糕餅；他們都是日治時期第一波島內新移民，極富開創精神。

## ■ 正文

花蓮名產美食如今多到延綿成一條街也吃不完，但其中有幾家是跟著市區發展而來的。德利豆乾祖師爺廖金火在 1925 年就從新店移居到花蓮，跟著遠房親戚學做豆腐；1928 年豐興餅鋪創辦人鄭謙波就在街區賣起紅豆丸等糕餅；他們都是日治時期第一波島內新移民，極富開創精神。

80 多年老店的德利豆乾，其創辦人是廖家第二代的廖樹根，最早是在中山路靠大郵局那邊做豆腐，後來才移至大禹街成立門市，販售滷豆乾、紫蘇梅等，而滷製豆乾的工廠設在綜合市場裡，近幾年才將生產線工廠遷至美崙工業區。

現在綜合市場內的舊廠裡還保留著以前的舊鍋爐，這口鍋爐每晚會打出蒸氣，從磨豆、蒸豆接著濾漿、煮豆，二樓是煮豆子做豆腐、豆乾的地方，三樓切割烘製，四樓熬滷，一家人帶著師傅連夜工作到清晨，年節慶典前還會特製各種素雞、素魚，忙完早市後休息一下又繼續到四樓熬滷、烘烤豆乾，工作很辛苦但也能賺得一個好生活。

德利豆乾最早是使用花蓮在地釀製的鹿標醬油，鹿標停產後才改用虎標醬油（現在的新味醬油），從豆腐做到豆類製品每一個環節都相當用心，也相當耗費人力，走在綜合市場每天都可以聞到豆香及滷製的香氣。醃製紫蘇梅的技巧也是廖樹根跟日本人學的，一開始口味比較鹹是用來配飯的，後來大環境好了，客人反應想拿來當零嘴，再加上中橫公路及北迴鐵路的開通，人潮大量流進，德利豆乾開始走向名產之路。

13 歲就被爸爸送到外地當學徒的廖文雄，是廖樹根將德利豆乾推往名產之路的得力大將。現在德利豆乾各式產品，不論是五香豆乾、白梅、梅汁豆乾等，都是他研發調製出來的。在產品口味及包裝上，德利豆乾不斷推陳出新，但老味道仍是堅持不放的，醬油還是用在地上的醬油，還是用心浸滷一天以上，不用硬炒的方式將辛香料覆在豆乾上，梅子還是醃製一年以上，雖然很耗工，但第四代的廖堯宇知道，堅持老味道也是守護記憶、守護德利精神的方式。

另外，位在綜合市場另一頭公正街轉街上的芳美豆乾，是德利豆乾祖師爺廖金火的女兒—廖春和丈夫陳瑩芳於 1968 年成立的，憑著父親多年傳授的手藝持續著豆腐事業。1990 年結束豆腐製作的工廠業務，但為了服務街坊鄰居，他

們仍以半成品繼續滷製豆干，直到今天，芳美豆乾的家傳豆乾仍是用天然發酵的壺底油、糖和鹽重複滷製，不僅入色而且風味絕佳，是花蓮在地人才知道的美味豆乾。芳美豆乾第二代的陳美后為了維持媽媽的好手藝，接手後持續推廣媽媽的家傳豆乾，雖然只是市場內一處攤位，仍不忘用傳統的古法繼續堅持著，延續著街坊口耳相傳的美味，也用以紀念父母親那一代的回憶。

## (二十四)花蓮糕餅演化路

### ■ 摘要

每一個地方，都有專屬於這塊土地的名食小吃，上自王公貴族，下至販夫走卒，幾乎無人能拒它的魅力，因為「名食小吃的境界往往和文化有相通性，來源於生活而又能高於生活」。不少人走南闖北之間必買當地伴手禮與親友分享，而在你心中，花蓮第一伴手禮會是什麼呢？大部分的旅人饕客會鐘意於花蓮的糕餅，曾記麻糬、花蓮薯、鳳梨酥，還有在地人百年認證的好滋味——豐興餅鋪，以招牌小月餅和雷古多唱片餅聞名遐邇，小月餅以白鳳豆沙製成，入口即化，香軟清甜的內餡則由上游廠商中華豆沙供應，在代代相傳的風雨承繼和永不止步的科技改良中，奪得花蓮知名糕餅的一席之地，同時銘刻進花蓮人的味蕾記憶裡。

### ■ 正文

每一個地方，都有專屬於這塊土地的名食小吃，上自王公貴族，下至販夫走卒，幾乎無人能拒它的魅力，因為「名食小吃的境界往往和文化有相通性，來源於生活而又能高於生活」。不少人走南闖北之間必買當地伴手禮與親友分享，而在你心中，花蓮第一伴手禮會是什麼呢？

大部分的旅人饕客會鐘意於花蓮的糕餅，曾記麻糬、花蓮薯、鳳梨酥，還有在地人百年認證的好滋味——豐興餅鋪，以招牌小月餅和雷古多唱片餅聞名遐邇，小月餅以白鳳豆沙製成，入口即化，香軟清甜的內餡則由上游廠商中華豆沙供應，在代代相傳的風雨承繼和永不止步的科技改良中，奪得花蓮知名糕餅的一席之地，同時銘刻進花蓮人的味蕾記憶裡。

### 花蓮好滋味：豐興餅鋪

豐興餅鋪是一間從日治時期起家的百年老店，創辦人鄭謙波從豐原走海路來到花蓮。當時才 13 歲的他一下船就先投靠二伯，在二伯的餅店裡跟著日本糕餅師傅苦心學習，直到 1928 年才獨立開設了豐興餅鋪。

從日治時期就有「一級餅舖」美譽的豐興餅舖，一開始是製作紅豆丸、地瓜丸等和菓子的糕餅舖，在那個原物料還是配給制的時代，鄭謙波憑著技術、勤奮和好口才逐漸站穩了市場。臺灣光復後，大環境仍是清苦，他跟日產公司標下店舖（現今豐興餅舖總店），以製作時令所需的糕餅營生，成為中秋慶典的點睛之筆。

豐興餅舖董事長鄭榮章和爸爸一樣，13歲就跟著進工廠作業，幫忙分擔家計、努力學習。對糕餅極有天賦的他，15歲做的糕餅就可以拿出來銷售了，不管中式還是西式都難不倒他。早期鐵路局販售的一元蛋糕就是他製作供應的，後來中橫公路開通後，為了讓遊客品嚐到在地特色美食，他別出心裁用阿美族的小米做出麻吉（粟飴），讓人拿到太魯閣口去賣。但是，要做出真正Q彈香糯的麻吉很費力氣，他憑藉著年紀輕、力氣大，幾乎全年無休拚命做，慢慢調整配方，做出成績。

### 小月餅，大放彩

真正讓豐興餅舖大鳴大放的是小月餅。以往傳統的糕餅都如滿月般又大又圓，每次都要切開分食，要是吃不完又保存不易，鄭榮章就想何不做個小巧玲瓏、能一人一個的呢？索性積極研發一口大小的小月餅，不僅模樣精緻可愛、煞是好看，吃起來清爽可口沒負擔；還隨著民生經濟的發展，改變了傳統月餅依靠時節、廟會銷售的市場型態，小月餅成了民眾日常生活的一角，拿來送禮、自品兩相宜，亦是招待客人的好茶點，使得工廠必須夜以繼日地趕製。1989年前後的股市大漲，一度影響店內老師傅做餅的意願，但兒子鄭富益堅信豐興餅舖的味道充盈了自己的童年，更是屬於花蓮人共同的記憶，收店太為可惜，實不捨這份包裹在吃客味蕾中的經年情意。為了接手餅舖，鄭富益抓著老師傅學手藝，也引進日本機器設備改善流程，既體恤老師傅，新人也好上手。同時開發雷古多脆食類商品和麵包西點，迎合現代口味的多樣化。豐興餅舖的歷史故事高潮迭起，就像是時代變遷的複寫紙，也是花蓮糕餅上的演化紋理，一代一代述說著小月餅的故事。以享受美食了解當地風土人情，這才是地方名食的無限魅力。慶豐餅舖的糕點餅皮酥脆而鬆軟，奶香濃郁誘人，內餡扎實不甜膩，入口齒頰留香，當要歸功於花蓮糕餅熱銷全臺的幕後推手：中華豆沙。

### 花蓮糕餅的幕後英雄—中華豆沙

花蓮糕餅名傳全臺，內餡的品質至關重要，如同舌尖上美味的靈魂。花蓮眾多麻糬、花蓮薯等糕餅店家的上游供應及代工廠商，就是中華路老店「中華豆沙」，工廠於1958年成立，以製作味噌、豆腐起家，後來轉型專製紅豆、綠

豆沙等甜點內餡，由於沒有自家品牌的產品，一般消費者並不熟悉。以前，花蓮的豆沙餡工廠還有雅記和宗泰食品，但漸漸轉向主要供應自家成品，整個花蓮糕餅產業的餡料供貨商幾乎只剩中華豆沙一家。中華豆沙老闆鄭惠書在 1981 年接手豆沙事業，親眼見證了那段經濟起飛的年代。那時北迴鐵路剛通車，花蓮一時之間湧進大批觀光人潮，名產業生意隨之蓬勃火熱，中華豆沙自然水漲船高，由於需求量快速陡增而應接不暇。隨著蘇花公路及中橫公路的開通，觀光客陸續湧入，讓花蓮名產業快速累積行銷能力，與中華豆沙對高品質內餡的追求，一同奠定了各大糕點類伴手禮的地位。

## (二十五) 不可錯過的花蓮紅茶

### ■ 摘要

1960 年代，為了拓展外銷紅茶市場，政府在海山及臺東鹿野一帶推廣阿薩姆紅茶的種植栽培，也許是這樣，紅茶逐漸成為花東居民生活飲品的選項之一。花蓮有幾處有名的紅茶店，紅茶大多都是用海山紅茶做底，再進行私家調配，各家各有風味；而小西點則是搭配紅茶的必點茶點，不論店面大小、區域位置，來到紅茶店一定能看到小西點。

### ■ 正文

1960 年代，為了拓展外銷紅茶市場，政府在海山及臺東鹿野一帶推廣阿薩姆紅茶的種植栽培，也許是這樣，紅茶逐漸成為花東居民生活飲品的選項之一。花蓮有幾處有名的紅茶店，紅茶大多都是用海山紅茶做底，再進行私家調配，各家各有風味；而小西點則是搭配紅茶的必點茶點，不論店面大小、區域位置，來到紅茶店一定能看到小西點。

### 花蓮鋼管紅茶

花蓮鋼管紅茶開業至今已五十多年，是花蓮使用鋼管來輸送飲品的創始店之一。老闆林春旺當年跟著父母從宜蘭來到花蓮，其實起初是在公正街做雜貨店的生意，那時生意好到機關、學校的生意都交給他，等同於小批發商了，當時同期有名的雜貨店還有泰和商號、福裕行、中南生號。

然而在 1962 年遇上市區大火，燒毀中山路上許多店家民宅，雜貨店的生意也被迫結束，因此才改行賣起紅茶。當初林春旺覺得這種鋼管的設計既方便又有趣，因此特別引進特製的機器，將熬煮完成的紅茶放進二樓的冷凍設備，直接輸送下來就成為冰涼可口的紅茶，才漸漸成為家喻戶曉的花蓮鋼管紅茶。已經經營 50 年的老店花蓮鋼管紅茶其實原先並未設立看板招牌，就連老闆林春旺

也都是從兒子口中得知，自家紅茶店以「花蓮鋼管紅茶」在網路上早已口耳相傳，索性在 2014 年正式掛上招牌，成為名副其實的「花蓮鋼管紅茶」。即便早已是家喻戶曉的花蓮紅茶名店，林春旺仍然堅持紅茶要好喝才最重要。每日由太太莊雪辛勤熬煮的紅茶就可感受其用心，50 年來如一日，辛勤顧店未曾遠遊。而店內另一招牌杏仁茶更是用中藥等級的南北杏熬煮，非市面上的杏仁粉沖泡速成。80 歲的林春旺說「人生就像杏仁，在年輕有一種風味，中老年亦然。」如同林春旺的人生哲學，每個階段都是重要的，有它應該呈現的風味。

### 黎明紅茶

花蓮市溝仔尾有兩處紅茶名店，一間是位於成功街已有 50 多年的廟口紅茶，一間是位於南京街上的黎明紅茶。黎明紅茶在南京街上已開業 30 多年，在此之前曾在以前的中美、豪華、天祥戲院門口賣玉米，後來夫妻倆看準了北迴鐵路開通後新車站的商機，便在車站前做起午夜到清晨的豆漿早餐店，當時新站來去都是群集的阿兵哥、電玩店顧客，生意也相當活絡。直到 1988 年，位在南京街的黎明大樓落成，夫妻兩為了照顧好孩子，決定買下大樓店面，重返溝仔尾，成為大樓第一家進駐住戶，掛上黎明紅茶的招牌，一掛就是 30 餘年，成為花蓮在地家喻戶曉的紅茶名店。

問當初怎麼賣起紅茶？老闆娘蘇蓮蓉邊煎蛋餅邊回答：「阿知，就從豆漿開始，後來才開始賣紅茶。」要問黎明紅茶的招牌，老闆娘煮的紅茶、杏仁茶是一絕的美味，米漿、薏仁、綠豆、花生湯也都貨真價實，如果想嘗試新穎的口味，杏仁加紅茶，杏仁加米漿，任何 A+B 只要你提得出口，而老闆娘也毫不遲疑照做，那麼保證不會讓你失望，配上臺式馬卡龍--小西點，真是絕配。

### 美崙紅茶

美崙紅茶位於美崙市場旁，創立至今也有 40 多年了，由於區域生活形態的關係，美崙紅茶不像市區其他紅茶店會開一整天，它的營業時間只有上午時段，但依然不減美崙紅茶在當地的人氣，是附近居民心目中第一名的早餐紅茶店。美崙紅茶在老一輩的人口中又叫做百貨紅茶。因為最早這裡還兼賣百貨商品，後來才專賣早餐，傳承至今已第二代了。除了招牌紅茶外，特殊口感粉漿的蛋餅也是不容錯過。

## (二十六) 人在草木中，這一泡叫「歲月」

### ■ 摘要

在花蓮熱鬧的街區內，有兩家老茶行用品質建立口碑，老經驗老記憶見證

這個茶產業的興起與沒落。在這歷史的洪流中，或許這些茶莊的歷史不會被記錄在汗青中，但是茶莊烘茶時所散發的陣陣茶香，卻依舊飄散在花蓮市區的各個街角和花蓮人的記憶中。這一泡茶，品嚐那甘甜的香氣外，茶正在緩緩地訴說花蓮在地「茶」的故事，而你我卻活在這個故事當中...

## ■ 本文

在花蓮熱鬧的街區內，有兩家老茶行用品質建立口碑，老經驗老記憶見證這個茶產業的興起與沒落。在這歷史的洪流中，或許這些茶莊的歷史不會被記錄在汗青中，但是茶莊烘茶時所散發的陣陣茶香，卻依舊飄散在花蓮市區的各個街角和花蓮人的記憶中。這一泡茶，品嚐那甘甜的香氣外，茶正在緩緩地訴說花蓮在地「茶」的故事，而你我卻活在這個故事當中...

### 戰火下的甘露—全祥茶莊

為了躲避二戰空襲，全祥茶莊的創辦人葉仁勇跑到花蓮港區投靠大姊，從此開啟葉仁勇的賣茶事業。早期茶莊都要自己製茶，葉仁勇使用傳統炭火以竹篾焙製茶葉，將「毛茶」用炭火烘焙數小時，定型成精緻茶，一道道工序繁雜，才能有茶葉的醇香回韻。現任的負責人葉榮豐，看著父親的背影，學習茶葉的製作，至今已三十餘年。

除了製茶，裝盛茶葉的容器亦有一番學問，古式的鐵製茶桶全都是由鐵工師傅用大型剪刀一片片的剪開，再由手工訂做而成，而玻璃製的茶葉罐為了給客人展示茶葉和試茶的容器，厚度僅不到 0.3 公分，這些器具在市面上已難以尋獲，陪伴著全祥茶莊走過半甲子，默默地守護全祥茶莊的口碑。

買茶，對老茶人來說是人與人之間情感的交流。早期茶莊會親手為客人秤茶包裝，使用的是各種斤兩尺寸的牛皮紙袋，用心折好，以飯粒作為醬糊黏製包裝，最後用麻繩細心網綁而成，伴隨茶香走出茶莊，送禮亦得，自飲亦樂。

全祥茶莊三代傳承，二代葉榮豐與妻王蓮生之獨子葉宏恩目前在側學習，在照顧年近九十二歲的葉仁勇同時，也共同延續著老茶莊的精神。

### 茶業走馬燈—正興茶莊

正興茶莊在取名的時候，希望這家茶莊有「正正當當復興的意思」，正興茶莊創辦人葉增睿認為做生意要老實，絕對不能偷斤減兩，尤其茶葉是高單價物品，生意是論斤論兩買賣，買賣原則就是賣給顧客只能多給不能少，這樣的信念成為現在正興茶莊第二代葉榮耀的生意經，也是父親葉增睿的教誨。

生意上的誠實是茶葉，買賣下的真誠是熱水，兩者激盪下的產物是彼此信賴的茶水，一飲下去，道出正興茶莊老闆與客人間那溫暖的互動。葉榮耀拿出一疊厚厚的明信片訂單，都是日本顧客寄來的，上邊寫著綠茶幾斤、烏龍幾斤，還書寫著祝福的話語，有些還加手繪圖畫，讓人倍感溫馨。

現在不僅僅是在茶莊賣茶，葉榮耀夫妻開闢許多買賣管道，隨著中國市場的崛起，中國的許多顧客在網路上下訂，正興茶莊在出貨到中國，每到逢年過節，總是茶莊最忙碌的時候，但是老闆希望與客人之間的信任就像正興茶莊的茶葉，永遠回甘。

### 這一杯，叫「歲月」

用經驗滾燙一壺水，把傳承釀成了茶葉，悲與喜展開了苦和甜，這一杯叫「歲月」，也是正興茶莊、全祥茶莊中的極品，若有幸前來花蓮，千望不能錯過這兩間茶行的頂級歲月。

## (二十七) 三代醬人情

### ■ 摘要

「不管是否情願，生活總在催促我們邁步向前，整裝、啟程、跋涉、落腳，停在哪裡，哪裡就會燃起灶火。」捉襟見肘時的一碗醬油拌飯；宴請賓客時，一盤盤垂涎欲滴的紅燒牛腩、糖醋醬燒魚，還有尋常家中熱騰騰的滷肉飯加蛋……一滴醬油，一縷醬香，足以讓最平常的食物變得楚楚動人，是情感的牽絆，也是味覺的母語。臺菜講究色、香、味俱全，醬油可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調味聖品。而醬油之於臺灣人，不僅是單純的調味品，更是地方歷史、風土人情的特色濃縮。在花蓮就有一間遵循古法手工釀造的醬油工廠，以對傳統工法的虔誠，傳承在地飲食文化，回歸食材最純正的本源，堅守從一而終的製醬心……

### ■ 摘要

「不管是否情願，生活總在催促我們邁步向前，整裝、啟程、跋涉、落腳，停在哪裡，哪裡就會燃起灶火。」捉襟見肘時的一碗醬油拌飯；宴請賓客時，一盤盤垂涎欲滴的紅燒牛腩、糖醋醬燒魚，還有尋常家中熱騰騰的滷肉飯加蛋……一滴醬油，一縷醬香，足以讓最平常的食物變得楚楚動人，是情感的牽絆，也是味覺的母語。

臺菜講究色、香、味俱全，醬油可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調味聖品。而醬油之於臺灣人，不僅是單純的調味品，更是地方歷史、風土人情的特色濃縮。在花

蓮就有一間遵循古法手工釀造的醬油工廠，以對傳統工法的虔誠，傳承在地飲食文化，回歸食材最純正的本源，堅守從一而終的製醬心……

### 榮景一時的醬油釀造工廠

臺灣的醬油釀造技術，本源自鄭成功時期，漢移民從中國大陸遷徙而引入。但到日本統治階段，由於日人口味喜好之故，引進豆麥釀醬技術，並在大力推廣下成為主流，直至今日臺灣消費市場上，十之八九都是豆麥醬油。

日式的豆麥釀造，由鹽、水、大豆、小麥所組成，食材元素天然而簡單，經過時間的等待發酵，卻幻化出舌尖上的迷人風味。1945年終戰，日本退出臺灣，原本統一管制的米、糖、油、鹽、醬油等原物料全面解禁，彼時醬油師傅、工廠紛紛自立門戶。鼎盛時期，全臺赫然有一百六十餘家醬油工廠。翻開日治時代的花蓮港街地圖，東線鐵道旁，標有森金釀造工廠一處（今新港街）、森金商店（今中正路上），振馨美醬油一處（許圓的鹿標醬油，現為中正路現代攝影社）、高香美醬油（後產權更迭為新味醬油工廠）……僅花蓮市區就有十二家民營釀造醬油工廠，可想見當時醬油產業發展的蓬勃盛景。

### 翻山越嶺二兄弟—鹿標與虎標

古法手作醬油的釀造過程相當繁瑣且費時費工，在講求快速的現代化社會衝擊下，手作醬油產業生存困難，導致傳統工廠逐年關閉凋零，人才與技法也隨之沒落失傳，現花蓮僅存「新味醬油」還延續著傳統釀造技術，堅持天然甘醇風味。而這一段歷史興衰，還要從古早時說起……

原籍彰化鹿港的許圓，出生於民前21年，為避債偕其兄弟來到花蓮白手起家。在缺乏資本的困境下，靠幾口大鑊開始了土產醬油的事業，按現今標準不一定衛生可靠。卻在許圓的苦心經營和改良下，逐漸打響「鹿仔標」的醬油名聲，占下鳳林、玉里、池上等花蓮港街以南多處的鄉鎮市場，連街頭巷尾的柑仔店都有它的身影。那時，許圓的醬油名為「振馨美」，以「鹿」為標。全盛時期，在中正路有三、四間店面，占地數百坪，堪稱「後山醬油大王」。其最小的弟弟許日，於1936年漂洋過海來探望哥哥，萬事起頭難，初來乍到的他僅靠賣木炭維生，後見其兄經營的「振馨美醬油」生意興隆，出貨頻繁，遂拜師學技，漸漸掌握豆麥釀造和改裝設備的技術。在因緣際會下收購了日本人的高香美醬油工廠，並改設為「日華醬油」（現新味醬油），以「虎頭」為商標包裝，發展出另一番醬油事業。

### 虎標風雲

一瓶好醬油能展現臺灣的人情味，如同醬汁多層次的醍醐味在舌尖上峰迴路轉。

光復初期，「日華醬油工廠」改名為「振華醬油工廠」，老闆許日親力親為，四處推銷送貨，逐步在當時交通不便的花蓮占下一席之地，後經幾次市街門牌改劃，再度改名為「珍芳醬油工廠」。1970年，由第二代許南東和媳婦曹美潔接手經營，主攻個人和住家市場，以區別二伯許圓的店面式經營；另由雜貨店賒帳寄售，最後再以銷量結算；加之積極推動回收空瓶再利用等經營策略，生意慢慢蒸蒸日上，成為花蓮人耳熟能詳的醬油品牌，一改當年困迫窘境，奠下日後的事業基礎，並改名為現在的「新味醬油」。好不容易做出一點成績，卻在1974年受市區大火波及，工廠設備、釀制器具付之一炬，幸好有準備歇業的醬油廠要出讓用以熟成靜置的杉木桶，才讓他有機會重新站起來，來年便更換廠房設備、改良生產動線，但仍堅持以古法釀造傳統醬油。依據在地花蓮人偏愛的口味做變化，自然保留在地風土民情，讓醬油保有實、淨、醇的好味道，帶領著老字號醬油工廠屹立不搖，一路風風雨雨走到今天，交棒到第三代許桓巽手中。

歷經時代的磨練，許南東大膽嘗試不同風味，將邁入百年經營的新味醬油，以全新樣貌轉型為花蓮文創食品產業，喚起花蓮人記憶中甘醇自然的好味道，透過展覽解說與提供來客手作課程，感受一代又一代為之堅持的信念與力量，讓民眾一窺過去老師傅如何運用天然的食材，秉持繁瑣的古法做出健康好物，讓珍貴的「純手工製作」精神能繼續流傳。

### **醬人精神**

每一滴醬油都凝聚著制醬人的心血，把對食材的尊重和對時間的敬畏一起融進陳釀滋味裡，把漫長的等待和家族故事一併寄託於一壺醬油之間。這份甘醇裡，昭示著一代人辛苦打拼、不棄不餒的精神，以及花蓮人對傳統技術的傳承和守護，更蘊含了臺灣特有的歷史文化。

## **(二十八) 歷史淵源的美食集合-外省美食**

### **■ 摘要**

花蓮因為各族群的匯集，閩南、客家、外省、原住民，加上後來的新住民，自然在飲食上形成風格各具的特色。花蓮的外省人比例，曾一度佔到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從中發展的眷村住著來自各省的老鄉，家家戶戶各有思念的菜色。也因此造就了獨特的外省美食文化。

## ■ 正文

花蓮因為各族群的匯集，閩南、客家、外省、原住民，加上後來的新住民，自然在飲食上形成風格各具的特色。花蓮的外省人比例，曾一度佔到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從中發展的眷村住著來自各省的老鄉，家家戶戶各有思念的菜色。也因此造就了獨特的外省美食文化。

### 老邵餐館

位於復興街、公園路交叉口的「老邵餐館」，創辦人邵士金從小遊走各家的餐桌廚房，品嚐過五湖四海的風味，皆烙印在他心中。邵士金是一位難得具有雙重專業的年輕企業家。而他的餐館經營與珠寶鑑定的專業，深受父親「邵孝明」影響。父親邵孝明，祖籍浙江，民國 40 年跟隨國民政府來臺，落腳於雲林西螺的眷村，與妻子育有四個兒子。因為思念家鄉的味道，在眷村的路邊搭起簡單的攤位，賣起湯包及北方麵食，民國 53 年創立「老邵餃館」，現在仍可在雲林西螺找到。邵士金排行老大，有三位弟弟，身為老大的他每天在雲林西螺家中幫忙桿麵皮與包餡，練就現在對餡皮的講究並進而改良研發。邵士金兒時放學後必須幫忙家裡包湯包，幾個感情好的同學們為了找他出去玩，紛紛跑到店裡幫忙，一個桿麵皮，一個包餡料，最後連同學們都學會了桿麵皮，這段往事實為有趣。

24 歲退伍後邵士金在雲林老家幫忙一年多，父親邵孝明與朋友在花蓮投資珠寶事業多年，邵士金前去花蓮店面幫忙並學習，初次接觸珠寶，邵士金為了精進，決心要學習鑑定，當時剛好遇到美國 GIA 函授引進入臺灣，邵士金便成為第一批 GIA 臺灣珠寶鑑定學員，順利取得鑑定證照，也因此花蓮踏上專業的珠寶鑑定之路。

從事珠寶鑑定十多年後，眷村的「手路菜」始終時常浮現腦海，小時候眷村裡住著來自各省的長輩，家家戶戶都有思念自己故鄉的食物，有的曬臘肉，有的曬魚乾，從小耳濡目染，各省的風味烙印在心中。一次因緣際會，邵士金的朋友稱讚他們夫婦倆做的湯包很好吃，加上妻子高惠貞對餐飲有高度興趣，夫妻倆於是在民國 85 年於花蓮重拾記憶中的江浙菜，湯包與麵食極受歡迎，除了維持傳統口味，菜色亦不斷創新改良，慢慢地成為家喻戶曉的「老邵餐館」，走出一條不同的路。邵士金認為，學會了廚藝，永遠是自己的，就像那位影響自己一生的父親邵孝明一樣，邵家三代用眷村料理找回家鄉的味道。

### 魯豫小吃

位於中美路與府前路交會口附近的魯豫麵食館，沒有華麗的裝潢，魯（山東）豫（河北）這招牌，名字甚至顯得老態，卻讓人直覺聯想到北方麵食的彈Q口感。這家佇立於美崙的老麵店由第一代北方移民來到花蓮的父執輩所創立，憑藉真材實料的作工與揉勁，無論是麵食的大滷麵片、水餃，乃至酸辣湯、青菜豆腐湯等，都讓人一嚐再三，逐漸打響名號，如今傳至第二代，欣見其開枝散葉。

### 蔣嫂小吃

魚麵、年糕、臺州話，大陳島的鄉愁。1955年，與中共政權持續對峙的國民政府，決定撤離沿海絕多數駐軍，轉進臺澎金馬。循此政策，兩萬餘名大陳島民，也跟著破釜沉舟，從此遠離其祖輩的海上家鄉，落居臺灣島上，安置的大陳新村，全臺散居計35處，花蓮分到大陳一村、二村。位於美崙中興路及民權路路口的蔣嫂小吃，掌廚者雖是本省媳婦，卻承襲了大陳傳統手藝，無論魚麵、炒年糕、醉元蹄、帶魚燒蘿蔔、牛肉捲餅，乃至自製的手工辣醬，均得島嶼料理的箇中三昧，也無怪乎年節時在外打拼的大陳人回到花蓮，常就約在此聚首歡聚。

#### 「大陳仔粿」，梁氏姊妹的傳承堅持

美崙化道路盡頭為榮民之家，榮家旁即為遷臺一甲子的大陳一村、二村。走進村中。仍可見當時人力建造的斜瓦屋舍，籃球場旁蔣公銅像，或者村落信仰中心的阮弼真君廟戲臺上的黨徽，無不默默見證那段快被遺忘的歷史。美崙市場的通道上，運氣好時會遇到一村梁氏姊妹在這販賣其獨有的手工揉製年糕，一賣廿餘年，外圍居民稱「大陳仔粿」，特殊口感嚼勁，煎炒煮湯皆宜，是如今還能感受大陳滋味的途徑。

### (二十九) 新住民帶進的美食口味

#### ■ 摘要

美崙工業區早年引進外籍勞工，到近年頻繁的外籍婚配，花蓮因此匯集了泰國、越南、印尼方面的美食。這些美味的廚房帶來的不僅是美食，也是濃濃的鄉愁與在地的熱情呢。

#### ■ 正文

美崙工業區早年引進外籍勞工，到近年頻繁的外籍婚配，花蓮因此匯集了泰國、越南、印尼方面的美食。這些美味的廚房帶來的不僅是美食，也是濃濃

的鄉愁與在地的熱情呢。

### 新住民美食：滇緬玉美食

花蓮的新住民料理中屹立最久的是位於美崙統冠超市旁的滇緬玉美食，算是花蓮極早開設的南洋美食。味道上幾經調整改良，卻不在作工上馬虎輕忽，其雲南紹子飯滿載著蕃茄、肉醬、芝麻等清爽口味，另外無論是大薄片、涼拌皮蛋、招牌椒麻雞、過橋米線、淋有煉乳的緬甸甩餅等，作工及調醬、用料實在，讓人輕易就能感受其料理的用心。

### 蘭芳廚房：越南國宴料理

美崙多元的飲食發展，各有不同歷史時代背景，90年代開始愈來愈多越南新住民因為婚姻關係而來臺灣，而蘭芳廚房就是越南菜餐廳。店內環境乾淨整潔，菜單更是講究，不同於以往概念，越南菜不是只有河粉，菜單裡有香茅三杯雞、恐龍蛋、蔬脆玉中卷、椰子蝦等，許多壓根沒見過「手路菜色」壓根沒見過，其實是所謂越南的國宴菜。老闆娘小蘭姐是從越南來到異鄉的臺灣媳婦，出生在越南農村，婚後與老闆黃大哥定居臺灣，因為對家鄉濃厚的思念之情，便將鄉愁化為家鄉菜，並且取名「蘭芳廚房」，蘭芳兩字是她與母親名字的合體，用以懷念遠方家人。在開店之初，為了菜色更正宗道地，她還偕先生回越南拜國寶級的老師學藝，經過八年的籌備與訓練，才將像恐龍蛋這樣的越南國宴料理帶到臺灣，這種料理作工繁瑣辛勞，卻仍堅持大部分手工製作，原物料也盡力取自越南，正是這樣的精神，使得蘭芳小館特出於其他越南餐館，也因此打響在地口碑。

### 嗎哪廚房：多元創意飲食

聖經〈出埃及記〉裡記載，以色列人在曠野迷失時，上帝曾賜下從天而降的食物「嗎哪」，供應其子民所需。這是2017年4月嗎哪廚房開張時創辦人對自我的期許，希望有朝一日也成為「新住民在臺灣辛苦生活的幫助，在面臨難處時提供援助與支持！」，珍惜上天賞賜的機會，有能力時回饋給需要的人。

來到這裡，你不僅可以品嚐到料多鮮美的海鮮河粉、春捲等越南美食之外，也有日式經典的大阪燒，創辦人從小在越南時就對料理非常有興趣，婚後來臺自從婆婆帶她嘗過一次大阪燒後覺得太好吃了，決定去鑽研學習大阪燒的做法並分享給大家，店裡也不定時推出姊妹們的試菜料理還有家常甜點，創辦人希望能幫助一些新住民，有空閒時能在家自製一些家鄉味的甜點，蝶豆花、銀耳枸杞飲料等。

店裡還常常會舉辦一些活動，希望新住民們在異鄉能時常相聚、互相幫助，甚至也跟世界展望會合作，幫助、關心遠在家鄉的兒童健康及教育，這一切無非是希望藉由美食，促進多元的文化理解以及尊重。

### (三十) 從布莊到成衣，代代相傳的傳統服飾行

#### ■ 摘要

在成衣業發達的二十一世紀，你是否夢想過擁有一套量身製成的精緻西服？如今被稱為「名產街」的中華路金三角商圈，曾經是花蓮布莊最密集的地方，在那個年代，溝仔尾還保有綠意與流水，西服店、洋裁店、鈕扣材料行一間傍著一間座落於水岸的兩旁，生氣蓬勃地招攬顧客。當時成衣尚未普及，若要擁有一件精緻的合身套裝，必須上街挑揀自己中意的布料，再委託師傅量身、剪裁，最後縫紉製成。溝仔尾上，每一間西服店皆以師傅的精湛手藝為招牌、每一套西服都是一件充滿細節的藝術品——這樣的光景，如今只靜靜地被安放在老花蓮人的記憶當中。然而，有幾間傳統布行與服飾行，靠著家族代代的薪火相傳，在「布莊到成衣」的時代洪流中，堅韌地營業至今，其中它們分別是「中成布行」與「錦祥行」。

#### ■ 正文

在成衣業發達的二十一世紀，你是否夢想過擁有一套量身製成的精緻西服？如今被稱為「名產街」的中華路金三角商圈，曾經是花蓮布莊最密集的地方，在那個年代，溝仔尾還保有綠意與流水，西服店、洋裁店、鈕扣材料行一間傍著一間座落於水岸的兩旁，生氣蓬勃地招攬顧客。當時成衣尚未普及，若要擁有一件精緻的合身套裝，必須上街挑揀自己中意的布料，再委託師傅量身、剪裁，最後縫紉製成。溝仔尾上，每一間西服店皆以師傅的精湛手藝為招牌、每一套西服都是一件充滿細節的藝術品——這樣的光景，如今只靜靜地被安放在老花蓮人的記憶當中。然而，有幾間傳統布行與服飾行，靠著家族代代的薪火相傳，在「布莊到成衣」的時代洪流中，堅韌地營業至今，其中它們分別是「中成布行」與「錦祥行」。

#### 老牌布行中的元老始祖——中成布行

早期，做布這一行比做工的收入要好。中成布行的創辦人藍光華原本是做麻糬維生，靠自己扛到農家、工地、碼頭等地叫賣，後來看哥哥賣布生意不錯，1949年起便跟著改行賣布，也因為這樣的機緣，認識了做裁縫的湯碧蘭。兩人步入婚姻後，更加賣力地工作，用「勤快」來獲取好口碑。在那個交通不便的

年代，藍光華將一大匹布料捆在腳踏車上，便能北自崇德、南至鳳林，在將近 60 公里的路程上沿途招攬生意。後來交通慢慢便利，藍光華才開了店面。

在布莊林立的盛世，花蓮便有將近 40 家布行。1980 年，北迴鐵路全線通車後，花蓮不再是難以親近的後山都城，鐵路為花蓮開啟了一扇交通的大門，各種產業依循鐵道引進花蓮，同時卻對原本的產業造成衝擊。成衣業的引進，無情地讓傳統布行在一夕之間成為風中殘燭——人們改變了原先買布製衣的習慣，選擇購買快速、直接的成衣。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僅剩「中成」、「金時代」、「慶和」、「錦泰」等四家布行還點著營業的燈火，而「中成布行」則是僅存的四家中，開業歷史最悠久的店。

如今，中成布行已經由第二代接手，現任負責人為藍建隆。苗栗聯合大學電機系畢業的他，因為不願意眼睜睜看見父親的基業遭時代的洪流滅頂，當他一退伍，便決定返鄉，延續家族事業的薪火。起初，他跟著父親藍光華學習，然而，這一學便是十年光景，父親才終於點頭，放心地將整個家族基業轉手給兒子。藍建隆說，關於布料的知識，至少要五年才能完整學成產品本身的特色——布料的保存常會因為依溫度、濕度、光線而異，除此之外，每一捆布料將近 20 公斤的重量，皆是身體必須承受的負荷，有時會累到手都舉不起來。

藍建隆再回想起父親的教導，仍非常敬佩父親實事求是的做事信念——布料的測量不容許一分差距、一絲錯誤，而這樣的信念，正是父親受日治時期薰陶而自我內化的職人精神。

### 三代齊心的家族基業——錦祥行

錦祥行的創辦人廖大興來自臺北，自小從事服飾買賣，30 歲以前都在臺北某圓環邊上的店家做生意。認識來自花蓮的妻子江玉英後，兩人便在 1956 年決定一起回到花蓮定居，繼續做服飾買賣的生意。

起初，廖大興到處擺攤，直至 1965 年才得以租到大禹街的店面。他成立「錦祥行」，沒想到才半年房東就想賣房子，幸有家人、朋友鼎力相助，他們夫妻倆才咬緊牙關把店面買下。而妻子江玉英也理財有道，有條理地幫助夫婿樽節經營，一步一腳印地維持到現在。

歷經兩代傳承的錦祥行，行走過 50 多年的歷史。廖大興與江玉英育有三女一男，現任負責人廖學森（二代）便是長子，承接父親事業已十多年，一家人的感情因為穩固的家族事業而始終緊緊相連。現已 80 多歲的江玉英邊回想、邊補充道，店鋪一開始靠著自己進布料、再自己車縫成一般內著衣物販賣，後來

才從臺北五分埔與艋舺批貨。在交通不甚便利的當時，一趟花蓮至臺北還得花上大半天的時間。

因為身在滿是學生制服店、成衣服飾店的大禹街，錦祥行為了生存，除了販售批來的成衣，也開始加賣學生服飾，「繡學號」更是必學的技術。而今，舊店家紛紛熄燈，錦祥行便是目前僅存的服飾店中，元老級的店家。現任的第二代老闆廖學森育有三子，所幸長男有意承接家族事業，如此一來，錦祥行三代同堂、齊心打拚的家族故事，便能繼續在大禹街上口耳相傳。

### (三十一) 見證過西服黃金年代的一條街——溝仔尾

#### ■ 摘要

說到溝仔尾，你想到的是如今的水泥地停車場，還是老一輩人口耳相傳的西服街？八〇年代，是臺灣西服產業的黃金年代，而花蓮的西服店，曾經集中在溝仔尾的兩岸百花齊放。從豪華戲院走出來，環顧自由街，鞋店、布行、鈕扣材料行琳瑯滿目，只要來一趟溝仔尾，包準每位男女老少從頭到腳的行頭，都能經由西服師傅的雙手打造，找到美麗又體面的夢幻服飾逸品。

#### ■ 正文

說到溝仔尾，你想到的是如今的水泥地停車場，還是老一輩人口耳相傳的西服街？八〇年代，是臺灣西服產業的黃金年代，而花蓮的西服店，曾經集中在溝仔尾的兩岸百花齊放。從豪華戲院走出來，環顧自由街，鞋店、布行、鈕扣材料行琳瑯滿目，只要來一趟溝仔尾，包準每位男女老少從頭到腳的行頭，都能經由西服師傅的雙手打造，找到美麗又體面的夢幻服飾逸品。

西服的迷人之處在於，每一件套裝的俐落合身，皆是因為完美揉合了精準丈量、剪裁的科學方法，加上每位師傅獨到的美感直覺，而無可代替。肩線、胸型是否合身，剪裁是否能修飾身材，必須從面料、毛襯、內裡、鈕釦等細節中布局、調整。再經由師傅們反覆地手工縫襯，才造就了西式服裝的立體挺拔，整燙、鎖眼、釘釦是之後的步驟，整趟製程的工序非常繁瑣複雜。

在過去，「西裝」是身分地位的象徵，男人到了出社會、結婚的年紀，往往以擁有一套西裝為自身能力的象徵。若是缺錢時，還能提著西服到當舖去典當。九〇年代後，成衣產業已經深根市場，西服店一間間熄掉燈火，如今漫步溝仔尾一帶，還能看到的老字店號包括：男友、明星、吉林、黑馬一號、美好挺……等。往這些店鋪的櫥窗悄悄一瞥，只見半退休卻仍穿著體面的老師傅，偶爾剪剪布、偶爾操作一下裁縫機，整間老西服店像是一座懷舊電影場景，而老師傅

正是見證過溝仔尾耀眼歷史的主角，在現代的時空裡，繼續守護著他的店鋪。

### 「美好挺」西服店——敦厚踏實的老闆夫婦

來自屏東潮洲的鄭興福，16歲便開始作學習縫製西服的學徒，師承福州師傅的技術，學成後，他決定來到花蓮溝仔尾，這個西服的鼎沸戰場來開店，他還命了一個可愛的名——「美好挺」。開業後，店內的西服完全不假人手，客人委製額外衣褲，忙不過來時，才會發給技術純良的裁縫代工。

當時花蓮的西裝店主要分日本、福州、上海三個流派，分布大多在自由街（溝仔尾）、鎮國街、建國路一帶，其中傳承日本、福州師傅技術的店家，主要服務臺灣本地客人，而外省的政商名流（包括大陳居民）等，則多會選擇上海派別的師傅。不同於鄭興福師承福州，老闆娘王玉琴師承臺北的上海師傅，回到花蓮後多在家接件。婚後，便成為美好挺的老闆娘，和丈夫齊心守護「美、好、挺」的招牌。

### 少男少女制服的魔法改造場

在高壓教育的年代，學生髮長不得長過耳際，除了髮禁，還有制服禁、報禁，和黨禁。一早，教官用撲克臉鎮守校門，動輒檢查學生身上「卡其褲」的熨燙線——這是那年代無數少年求學時的共同記憶。而正值荳蔻年華的少女們，則一心追求在清湯掛麵的白衣黑裙中，加上一點叛逆的魔法。而這道魔法，若要施展得巧妙得當，這些少男少女們就得拎著制服，到西服店請師傅稍稍改造。

青春的酸澀是在那樣令人無法恣意舒展的禁令下，逐漸發酵、逐漸熟成。面對校制的權威，少男將卡其褲和襯衫送進店裡修改、燙摺，少女們則將裙子送進店裡改窄、改短，當他們再穿上改裝好的制服，那就是他們用青春，對世界發出一絲抵抗的方式。走出溝仔尾的西服店，三三兩兩相約到金城冰果室吃一碗三豆冰，或是叫一份蚵仔煎，都已經是當時的年輕男女再難復返的回憶。

像美好挺西服店這樣的老字號，為了滿足客戶的需求，不僅得幫學生們改造制服，也需不論一年四季地，在店裡常備上千種布料——從頂級駝羊毛布料到外蒙古羊毛料，從冷色系到暖色系，甚至是曖昧的中間色調，皆一應俱全。可惜時代的洪流總是無情，現代人逐漸習慣現成的平價服飾，耗工費時的傳統西服產業步入晚景。靠著一身手藝，白手起家、養大子女，如今仍屹立不搖的老字號，現在只偶爾改改袖口、放掉肩線，與其說還有多少收益，不如說每日開店，顧的是老顧客的人情。成衣雖然快速、便宜，但是它始終來自造衣工廠，硬生生地少了那具獨具匠心的靈魂。實際感受過訂製服的人，始終能明白這些

細膩工序帶來的舒適妥貼。

## (三十二) 中華路金雞母

### ■ 摘要

不同於其他區域，中華路周邊地區因為鄰近車站（舊火車站），從日治時期就已是旅店、商號及戲院集聚的商圈。早期娛樂不多，有電影院的地方就是熱鬧場所，美食小吃、酒家、咖啡小座到後來的撞球間，都圍著戲院跟著熱鬧。後來車站北遷，商圈榮景也受到影響，原本人潮火熱的中華路和溝仔尾商機消退不少，不過時代歲月累積下來的街區底蘊仍在，隨著一家家名產業者的進駐，現在中華路也被稱為花蓮名產街。

### ■ 正文

不同於其他區域，中華路周邊地區因為鄰近車站（舊火車站），從日治時期就已是旅店、商號及戲院集聚的商圈。早期娛樂不多，有電影院的地方就是熱鬧場所，美食小吃、酒家、咖啡小座到後來的撞球間，都圍著戲院跟著熱鬧。在中華路附近，日治時期就有稻住館（後來的天祥戲院，今阿思瑪飯店）及大洋館（後來的美琪戲院，今捷思旅飯店）兩間戲院，光復後又有中美戲院及豪華戲院；其中稻住館（天祥戲院）不僅是花蓮第一個真正的電影院（映畫），後來的天祥戲院名氣更大，1963年愛國獎券曾在此開獎、1971年楊麗花歌仔戲也到此巡演，可見天祥戲院當時的榮景。後來車站北遷，商圈榮景也受到影響，原本人潮火熱的中華路和溝仔尾商機消退不少，不過時代歲月累積下來的街區底蘊仍在，隨著一家家名產業者的進駐，現在中華路也被稱為花蓮名產街。

### 中華路分公母兩側，母雞會下蛋

根據長輩的口述，圍繞著稻住館，那時的人潮就像現在的夜市一樣，人擠人。以前大家都騎腳踏車，沒有摩托車，人太多擠不進來就要用走的。最熱鬧的地方在天祥戲院那裡，電影散場的時候真的人擠人，整條博愛街都是學生，他們就會順便去光文社、育樂社、遠東書局、花蓮文具行這些地方買參考書，或是轉到南京街郵局那邊賣錄音帶的地攤。

直直到福住橋走，這裡的小吃名店櫛比鱗次，海埔蚵仔煎、愛玉冰、蓮香麵食、竹陽海產等，轉至中華路上，往南即為第一百貨（舊遠東百貨），往北為花蓮第一排水泥三層樓店屋，每年過年前後，這裡是擠得水洩不通。

沿襲著這樣的商業優勢，後來逐漸發展成名產街，原來即固守於此的有正

興茶莊、回春堂中藥行及惠比須，後來豐興餅鋪、宗泰食品的阿美麻糬也在此開設分店，曾記麻糬、洄瀾薯道、百年傳奇等也陸續進駐，這裡成為遊客採買名產的必遊行程。

若仔細觀察，名產商號幾乎都林立一側，是巧合嗎？當地老人家說，中華路的左右側有分公母喔～母雞這邊會下蛋；連溝仔尾區域也有分文邊和武邊，商家若是根據屬性站對邊，自然生意興隆。

### 戲院旁的伴影零嘴

現在人進電影院大多只有爆米花和可樂可以配，想夾帶鹹酥雞還可能被驗票人員擋下；以前看電影可精彩多了，戲院旁有醃梅子、滷豆乾、醃海螺、各式魯味還有一瓶瓶現打灌氣的汽水，看著喜怒哀樂、嚐著酸甜苦辣。

現已搬至公園路的梅珍香，早期也在天祥戲院旁設立醃漬梅子鋪。梅珍香第三代老闆吳浩平的阿嬤和媽媽，原先只是自家醃漬使用，在戰後辛苦的年代以醃漬的巧思來保存食品，後來逐漸擴大產量才開始賣給看電影的觀眾當零食，也供應給附近名產店販售。

媽媽們祖傳的醃漬手藝加上創新變革，現在梅珍香的梅子產品多達 70 多種，成為花蓮第一號的梅子商家，梅製品的香氣，從艱苦時代流傳至今，傳下老商家的故事。

### (三十三) 此起彼落的打鐵聲

#### ■ 摘要

無論是誰，看到木三鐵店的第一眼，就會被它傳統手繪的端正招牌字樣所吸引。而你是否也曾好奇過，這間鐵店到底是在賣些什麼？這是一家主要生產農具和刀具，也開放客製化的鐵器店。每到農曆春節前夕，木三鐵店都要加開爐火趕工，幫農友、主婦們修整辛苦一年的刀具。老闆黃武義說：「守著爐火不只是為著生計，更是守著父親黃木三對農友的情義。」

#### ■ 正文

在花蓮的舊市區，有間全木造的魚鱗式建築，還高掛著泛白老舊招牌的「木三鐵店」，坐落於川流不息的中華路口上。就像是這樣的電影畫面：周遭地景隨時代奔流變換，而他卻原封不動，兀自定隔在了五六十年代，「冥頑不靈」地留存著一方屬於自己的寂靜。

無論是誰，看到木三鐵店的第一眼，就會被它傳統手繪的端正招牌字樣所吸引。而你是否也曾好奇過，這間鐵店到底是在賣些什麼？這是一家主要生產農具和刀具，也開放客製化的鐵器店。每到農曆春節前夕，木三鐵店都要加開爐火趕工，幫農友、主婦們修整辛苦一年的刀具。老闆黃武義說：「守著爐火不只是為著生計，更是守著父親黃木三對農友的情義。」

### 歷史唏噓

約在民國 60 年代左右，因花蓮礦業發達，需使用大量的採礦機具，過去中華路上曾如雨後春筍般遍開打鐵店，鐵器還是供不應求，甚至特別訂製工具帶到國外使用，那可是打鐵業的黃金歲月。此後，礦業逐漸沒落，加上開採礦方式大量改用機器化生產，深受影響的打鐵店便也跟著式微了。眼看樓起樓塌，如今全花蓮只剩下木三鐵店一家還承接著鐵具製造，昔日盛景已不再現，實令人不勝唏噓！

一座古老爐灶霸佔著店內的絕大數空間，是老闆黃武義最重要的生財寶物。牆上掛滿精心淬煉的純手工農具，一旁的陳年鐵件靜默固守著歷史的言語。手造鐵器在現今機械發達的年代，已屬罕見的稀有物品，不同於工廠生產的整齊化一，手工鍛造的鐵器從重心、強度，以及使用者的手感，都在打鐵師的每一槌中仔細調整，為的就是讓這些鍛造鐵器，能在使用上既放心又順手。在農民心中，能有一把木三鐵店的鋤頭、鐮刀或柴刀，就像擁有一臺高性能、電池續航力強大的智能手機一樣。

### 終生保固的人情味

一件稱心合用的工具，得將生鐵千錘百煉，全神貫注地敲打方能成；一門生意又何嘗不是依靠辛勞和時光慢慢打磨出聲譽？在那個年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密切，顧客和頭家不過是以信任二字維繫，師傅相信出自己手的器物，客人也信賴店家的實在，要是斷了手柄、缺了齒角、損了鋒刃還能拿回店內修整，恢復以往的銳利，充滿熟悉而踏實的安全感。當年，黃武義傳承家業並非出自自己的選擇，只為能讓老父親放心，然而做著做著也就習慣了，直至今日仍把生命在此處延續，演繹盡致。黃武義說，他不奢望老行業愈打愈旺，但至少讓農民還有個可以整理刀具的地方。不過畢竟需求量變少，所以沒有每天起爐灶，得將客人需要的刀具集中累積到一定數量才開爐鍛造。在這裡，終生保固的是刀具，終生保護卻是花蓮在地的鄉土人情。

### (三十四) 重溫美好—永進鐵皮民具店

## ■ 摘要

在塑膠製品氾濫的年代，你是否仍鐘情於手作鐵件的獨特質感？曾經，有一類擁有特殊銀灰色質地的民用器具，這些在過去街坊人家的生活中皆可輕易看到的生活用具，卻隨著塑膠材質的誕生與普及，漸漸銷聲匿跡。現僅於復古風店內的澆花器，抑或是阿公阿嬤家的古早水桶身上還存留著這樸實可靠的舊時代風味。但在花蓮溝仔尾舊街區內，有一家「永進鐵皮加工部」專職生產這種以鍍鋅亞板（俗稱亞鉛）所製成的民生用品。亞鉛的價格平易近人，重量較輕且便於彎折加工，凡舉各式水桶、花灑、油壺、漏斗、唧筒等皆可視需求調整尺寸造型，能千變萬化，無一不可用。若是不小心破損都可以修補，永續使用，適合農家惜物愛物的性情。

## ■ 正文

在塑膠製品氾濫的年代，你是否仍鐘情於手作鐵件的獨特質感？曾經，有一類擁有特殊銀灰色質地的民用器具，這些在過去街坊人家的生活中皆可輕易看到的生活用具，卻隨著塑膠材質的誕生與普及，漸漸銷聲匿跡。現僅於復古風店內的澆花器，亦或是阿公阿嬤家的古早水桶身上還存留著這樸實可靠的舊時代風味。

但在花蓮溝仔尾舊街區內，有一家「永進鐵皮加工部」專職生產這種以鍍鋅亞板（俗稱亞鉛）所製成的民生用品。亞鉛的價格平易近人，重量較輕且便於彎折加工，凡舉各式水桶、花灑、油壺、漏斗、唧筒等皆可視需求調整尺寸造型，能千變萬化，無一不可用。若是不小心破損都可以修補，永續使用，適合農家惜物愛物的性情。

## 時代的縮影

永進鐵皮位於花蓮市溝仔尾舊街區(今忠孝街停車場西北角處)，店齡已超過 50 年之久，店面外觀仍維持著二層樓木造的斜屋頂建築，店內則像停留在五十年時空的歷史藏品小店，四周垂吊著琳瑯滿目的民具，一應俱全；造型俐落幹練、相當優美，就像是早期臺灣民具裡的無印良品。不管是油燈座，還是各式花灑都設計精巧，且極具年代價值，令人驚嘆這些工藝的巧妙，也讓人忍不住想入手珍藏。

熱情好客的永進阿伯，見客人對什麼器物有興趣就會取下讓人拿拿看，對他們這樣的師傅來說，挑選器物的唯一標準就是要稱手好用，拿在手裡才能感受到匠人用心製作的巧思。老板依序整理待焊的箍桶，助手則是拿著現已極

少見的手工具--火雞，用鹽酸將錫條熔解，再逐一焊定水桶所有接縫。另一頭的巷弄對角，魁梧小老板正框噹敲打著亞鉛板彎型，這是亞鉛用品店內的標準作業場景。

### 手作經典良品

儘管時代變遷，塑膠便宜而便利的優勢，導致亞鉛製品的市場已大不如前；加之無人傳承這項精巧技術，一間間亞鉛店也就隨著老匠人的年華老逝而關閉。但這類堅固而耐用的物品代表了民生用具的演進史，更承載著悠悠念舊情懷，昭示著上一輩對生活的講究和向永恆的思索，老闆郭永進帶領著這家店走過產業風雲變色的半個世紀，將一輩子的心思與生命都投注在這些器具裡，留以人重溫過去的溫暖美好，唯有繼續經營下去，才有被看見的可能。

當輕巧、廉價、大量生產的塑膠時代來臨，同時是急遽倍增的垃圾尖山，人們開始用壞即丟，對於使用的物件尚未附著情感便已遭毀棄。手作鐵件無可比擬的堅定承諾、獨特的時代設計風格、環保永續等特性，在臺灣近年來吹起復古懷舊風，金屬材質也深受工業風愛好者的青睞，許多年輕創意空間開始往巷弄尋寶，花蓮溝仔尾上正有一間，何不親臨一窺究竟？

## (三十五) 水泥瓦與花蓮瓦建築

### ■ 摘要

「水泥瓦」，一個因應濕熱氣候而生的建材，因為製成快速、良品率高，在臺灣日治時期曾被大量用來建築屋舍。1941年為止，全臺灣的水泥廠已高達近40家，水泥瓦，一度成為臺灣最常見的建材，花蓮更發展出一條由上自下的水泥瓦產業鏈。而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便積極尋求「現代化」，建築式樣從傳統日本式樣、西方式樣乃至和洋折衷式樣都包羅在內。日本優秀的建築人才投身殖民地工作後，不少實驗性的精彩成果便在臺灣完成，因此，臺灣受日本統治的五十年間，同時也是日本近代建築發展的關鍵時期。

### ■ 正文

「水泥瓦」，一個因應濕熱氣候而生的建材，因為製成快速、良品率高，在臺灣日治時期曾被大量用來建築屋舍。1941年為止，全臺灣的水泥廠已高達近40家，水泥瓦，一度成為臺灣最常見的建材，花蓮更發展出一條由上自下的水泥瓦產業鏈。而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便積極尋求「現代化」，建築式樣從傳統日本式樣、西方式樣乃至和洋折衷式樣都包羅在內。日本優秀的建築人才投身殖民地工作後，不少實驗性的精彩成果便在臺灣完成，因此，臺灣受日本統治的五十年間，同時也是日本近代建築發展的關鍵時期。

### 為適應臺灣熱帶環境的改良建築

來到臺灣的副熱帶氣候環境，很快便有建築師發現傳統的日式屋舍，並不適合這裡的風土特性，為了營造出更適合本地的建築，紛紛投入組織人力進行從建材、建築配置、構造方法等等的研究，甚至訂下建築物各部位材料的通用規範。當時總督府中央研究所熱帶衛生研究室的富士貞吉，在〈屋根瓦類の防暑の効果に關する研究〉一文中就指出，「臺灣瓦」的隔熱效果最好，「日本瓦」次之，再來則是「亞鉛板」。

### 水泥瓦的普及

1920年後，日人開始普遍使用水泥瓦，最初用來鋪設殖民區域的木造房舍屋頂，例如中國東北滿州鐵路、朝鮮鐵路沿線的車站、宿舍以及市街房屋等。昭和年間出版的《臺灣建築會誌》，已經可以看到不同特色的水泥瓦廣告百花齊放，中村式改良安全瓦、理想瓦、精巧瓦等爭相博得一席之地。

花蓮作為日本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官辦移民區，各種母國元素的引進，無

論在政治意涵、文化意涵、懷鄉情結上，自是更為講究。初期為求品質，多半堅持從日本進口煉瓦、屋根瓦及各種建築材料，後來，為了在這裡根基產業，這些建築材料商社陸續在花蓮街區開設店鋪、材料堆置場，以及生產工場，打造一條由上自下的產業鏈。

若我們仔細端倪老照片，會發現有少數幾棟建築物十分講究，而講究從何分辨？從這些建築用上石板瓦、銅板瓦或日本黑瓦便能知道。而扣除天災毀損或遭人為拆除的花蓮港廳官舍、武德殿、地方法院、花蓮港分屯大隊、賀田組花蓮港辦公室等，留下的單棟建物（松園別館、菁華林苑、鳳林校長夢工廠、豐田移民指導所……）、寺廟神社（慶修院、新城神社、林田神社……）、街道式建築群（將軍府）、前工業時期廠房（花蓮文創園區）、產業聚落（林田山文化園區、光復糖廠）、辦公廳舍（鐵道文化園區一館、二館）等，多已由水泥瓦屋頂構成。

家住北濱，1927年出生，現已近百歲的徐錦清先生，是目前在花蓮還留有日本時代製瓦風光記憶的人，根據他及太太官園妹（1937年生）的口述，水泥瓦的製作，是按水泥、砂、水一定的比例配置。生產時，先在鐵製的模具裡，塗上廢油作為脫模劑，再將調好的水泥砂漿倒入，以鋼管擠壓，靜置一夜後敲打脫模，將扒下的水泥瓦快速篩上水泥乾粉，緊接著進行粉光作業，待充分乾燥後，由力氣大的男生，拖到工廠的水池裡浸泡。經過浸泡手續的水泥瓦，可延長使用年限，將瓦片排整到倉庫架上後，才算大功告成。

水泥瓦的成形迅速，短則二日、多則三日便能完成，且不會因為窯燒而收縮變形，「良品產出率」特佳。經過德式水泥瓦、理想瓦、安全瓦的不斷演進，其結合效果更是緊密，幾乎不用再勾泔灰漿就能達到防水效果，也難怪自1926年第一家東洋コンクリート株式會社開業後，到1941年為止，全臺灣的水泥瓦廠已有39家，而其中24家還是1935年後才開業的。因此，「水泥瓦」一度成為戰前、戰後臺灣最常用的建材。

徐錦清先生在1960年代，那個水泥瓦工廠紛紛熄燈的時間點退休，談起水泥瓦的落寞，他只感嘆地說：「後來沒有那麼好了，幾乎工廠有接單才有開工，常常做一天，休息好幾天。」水泥瓦的使用，在臺灣洋房逐漸取代平房的過程中，慢慢步入黃昏，而接下來，則是石棉瓦及鐵皮上場的年代。

## (三十六) 書香筆墨，刻印生活

### ■ 摘要

當通訊網路普及，當鍵盤取代了握筆，你有多久沒有好好寫字了呢？是否曾想擁有一隻雅緻的鋼筆，重溫手寫の坦實心安？僅專注於一筆一劃的情意，琢磨字裡行間の分寸和韻味。隨著時代變遷，現今臺灣仍專門販賣鋼筆の店家已所剩無幾，專業維修鋼筆の師傅更是鳳毛麟角，位於花蓮中山路の「福福鋼筆店」，則是現在碩果僅存の鋼筆老店之一，老闆賴義山緣定鋼筆六十餘年。而提到書店，你腦海中第一個浮現の畫面是什麼？誠品書店抑或是風起雲湧の特色獨立書店？在上世代の花蓮，車馬聲慢卻書店林立，逛書店成為老花蓮人の共同記憶，往往在書香筆墨中，刻印生活の行旅，銘記時代の回憶。

### ■ 正文

當通訊網路普及，當鍵盤取代了握筆，你有多久沒有好好寫字了呢？是否曾想擁有一隻雅緻の鋼筆，重溫手寫の坦實心安？僅專注於一筆一劃的情意，琢磨字裡行間の分寸和韻味。隨著時代變遷，現今臺灣仍專門販賣鋼筆の店家已所剩無幾，專業維修鋼筆の師傅更是鳳毛麟角，位於花蓮中山路の「福福鋼筆店」，則是現在碩果僅存の鋼筆老店之一，老闆賴義山緣定鋼筆六十餘年。

而提到書店，你腦海中第一個浮現の畫面是什麼？誠品書店抑或是風起雲湧の特色獨立書店？在上世代の花蓮，車馬聲慢卻書店林立，逛書店成為老花蓮人の共同記憶，往往在書香筆墨中，刻印生活の行旅，銘記時代の回憶。

### 福福鋼筆

花蓮市中山路の「福福鋼筆」是許多花蓮人购买鋼筆の印象首選。創辦人賴義山先生，自民國43年創立至今已65年，在他身上可見歲月の跡痕，及對志業の執著與堅持。他不只賣鋼筆、修鋼筆，還自行研發兩用鋼筆，目前二兒子賴立卿與長孫賴凱威肩負起承接の使命，老中青三代鋼筆事業，繼續在花蓮扎根。

賴義山の父親賴漢松是花蓮第一位相命師，師承基隆鼎鼎有名の相命師--蔡逢時，當時賴漢松從基隆出發往高雄前進，最後落腳花蓮，成為花蓮第一位相命師，開設「賴漢松擇日館」，為後山人算命無數。後因日人推動「皇民化運動」不准公開掛牌算命，於是賴漢松全家搬到今花蓮市忠孝街上，繼續暗中為人算命。

賴義山本性聰明又上進，花蓮中學畢業後一心想考入臺灣大學（昔帝國大學）機械工程學系，但終未能如願考上。妻子的姑丈陳福有個小攤位讓給賴義山賣愛國獎券營生，當時構思彩券行名稱時，想到姑丈「陳福」是讓租店面的貴人，便疊以貴人之名取為「福福獎券行」。

### 時尚的獎勵，手寫的溫度

戰後早期原子筆尚未面世，學生或公務人員因常有書寫的需要，除了鉛筆，人人必持一隻得心應手的好鋼筆。眼看市場需求大，姑丈便建議義山轉賣鋼筆，從此他和鋼筆結緣迄今逾 60 年，也就沿用為「福福鋼筆」，轉行為鋼筆販售與維修。事後才得知「福福鋼筆」的開設地點就是當年父親擺攤的地方，令人感歎人世造化，萬般巧合。

在講究手書的年代，鋼筆是人生重要階段的餽贈，或顯示身分地位的象徵。因物資困頓，大家對於物品的使用都相當珍惜愛護，尤其是單價較高的鋼筆，幾乎視若珍寶，絕不輕易弄丟。如今雖經濟起飛、科技進步，人們卻已減少寫字，近幾年又在文青風的帶動下復興手寫生活，掀起一波鋼筆的收藏熱潮。老師傅賴義山每日領帶陪白衫，平整的襯衫口袋中永遠插著一枝鋼筆，一生用鋼筆寫字、賣鋼筆營生、修鋼筆惜物、愛鋼筆如痴。發明兩用鋼筆源自賴義山對使用者細心的觀察和熱心服務，也是對執業鋼筆多年的敬意，希望透過筆墨的兩種粗細變化，增加鋼筆的便利性，讓更多人樂於重新感受持筆書寫的魅力，在慢活的花蓮，蘊育鋼筆文化再現風華。

### 萍鄉書店

萍鄉書店約創立於 1961 年，創辦人鄧國新是退伍軍人，1949 年跟隨國民政府遷移來臺，在花蓮認識毛依妹女士而組成家庭，育有三位子女，當時戰後百廢待興，為了謀生便開了一間文具行。第二代鄧正興依稀記得小學時就有了這家書店，看著父親每日的忙進忙出長大。萍鄉書店最早開在天山戲院隔壁，天山戲院慘遭祝融後，萍鄉幾經搬遷至公園路。隨著國民教育逐漸普及，文具與印刷的需求量增大，各地書局紛紛創立。同期的書局有中原書局、東部書局、東明書局等，而後兩者目前均已歇業。

從 1963 年 4 月 6 日，在更生日報刊登廣告可見早期書局的業務繁多，除圖書文具銷售以外，萍鄉書店還包含曬圖刻字、錦旗與喜幛。鄧正興說，在當時，傳統喜氣的金字是用毛筆題字後，貼在金箔紙上，一個字一個字沿刻而成，不像現在已用電腦取代人工。支撐全家經濟的事業其實是印刷工作，1960 年代，還是「活字印刷」的年代，透過人工的撿字、排版、拍照、印出與裝訂等多道

工序，耗時費工，師傅也需長時間培養而成。直至 1981 年，印刷業轉為「平版印刷」，大大增加了印刷的效率，加上工商企業崛起，業務繁多、需求量大，出版品也發展出特殊需求。

鄧正興就讀機械科，故熟稔機械繪圖與製圖學，退伍時正值活字印刷轉為平版印刷的年代，眼見印刷產業大革命，老師傅們難以快速學會新技術，困於無法順利轉換的窘境，鄧正興便一手承接家中根基，因應平版印刷進行技術改良，凡事親力親為，數十年載來，奠定了無可取代的印刷基礎。而後，電腦時代來臨，個人印刷機的普及，印刷需求已不復以往，唯缺乏排版印刷的知識技能。鄧正興因此發揮編排專長，作為傳統印刷與新一代年輕人的橋樑。

## 光文社

1949 年創立的光文社在早期是以販售及出租日文雜誌書籍為主，光復後才改以販售文具用品和圖書，因生意經營童叟無欺，深獲顧客信賴，是國立編譯館東區總經銷，民國 60 年~80 年間每到開學時期，光文社門口總是車水馬龍，熙來攘往，提供莘莘學子一切學習生活所需。卻在 2004 年間歷經祝融，所有心血付之一炬，林王雪花女士強忍悲傷，堅強以對，一步步將這間老店重新換上新裝，繼續經營。或許在現今連鎖書店壟斷及網路購物盛行的時代，光文社已不具優勢，卻仍舊是花蓮四五年級生重要的共同回憶。

## (三十七) 更生報的誕生

### ■ 摘要

文字有如米食穀類，你閱讀什麼，你的大腦就吸收什麼。如同你的身體會長出脂肪，你的思想也是。現在的我們，張開眼睛就在吸收思想。從充滿紙張氣味的報紙雜誌書籍，到散放藍光的手機螢幕電腦畫面。然而，數十年前的花蓮文青，是怎樣獲得時事新知的呢？戰後初期的更生報，不僅開啟了東部報業發展的新頁，更生之意乃是希望當時的人們能夠走出悲情，重拾新生。透過閱讀，讓人們的心，能夠走的更遠，理解的更深。

### ■ 正文

文字有如米食穀類，你閱讀什麼，你的大腦就吸收什麼。如同你的身體會長出脂肪，你的思想也是。現在的我們，張開眼睛就在吸收思想。從充滿紙張氣味的報紙雜誌書籍，到散放藍光的手機螢幕電腦畫面，我們每天都在吸收、成長，變成 21 世紀的人類。但，你想過民國三十六年時的花蓮人讀些什麼來認識這個島嶼嗎？

1945年日本戰敗，陳儀擔任行政長官公署最高掌權者，不多時便爆發二二八事件，接著，全臺戒嚴開始了...

曾經有人告訴我，所謂戒嚴，就是全臺灣人民集體入監，監獄本體就是臺灣島。戒嚴期間人民的自由以及基本人權全面縮限，不能集會，禁止旅遊，言論與出版權亦在受限之列。所謂報禁，指每份報紙限發行三大張，限在一個地方印刷，限制價錢，限制新報社登記，限...

1947年，東部有「臺聲報」、「青年報」、「警民報」、「更生報」。我想你不會意外，這些報社能在戒嚴時候存活，必定具備黨政背景。「臺聲報」創辦人曾任中國國民黨書記長，「青年報」由三民主義青年團花蓮分團主任創辦，「警民報」則是警民協會理事長開辦。

「更生報」創辦人謝膺毅為軍旅背景，時任東部接收主任。他經歷過二二八，理解思想深深影響一個人，就像脂肪深深影響一個人的體型一樣的明顯。然而，思想容易被人忽略，謝膺毅因此認為不同省籍不同族群需要互相理解，這除了需要時間，更需要在思想上有所溝通，因此他說了，「凝塑出共同的文化意識乃刻不容緩」。

如何凝結共同的文化意識呢？報紙。

謝膺毅認為，報紙能夠擔任官方與民間的橋樑。謝膺毅有的是花蓮在地鄉紳朋友，他因此呼籲花蓮在地有能力的地方鄉紳，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辦一份花蓮的報紙。他的目的，在於上達下情：往上傳達民間疾苦，往下傳達國策政令。

這樣的想法獲得當時地方名人陳仲都、駱香林、許聰敏等人的支持，兩個月內便籌得了舊臺幣五十萬元，在當時花蓮的中山路覓得一棟兩層樓的房舍作為報社舍館。舍館內部為編輯部，記者與編輯在報館館舍內把稿子與版面做好之後，再送往印刷廠。

替剛成立的更生報印刷報紙的，是有「花蓮印刷教父」稱號的卓連義所開設的「振文堂」。當時，位在中山路的編輯部把稿件與版面完成後，再派人送到數街之外的南京街振文堂，拼版工人再撿字，排版，印刷，過程耗時費力。而創辦之初的更生報，了解應該量力而為，畢竟，從購紙，採訪，編輯到印刷，在在都是錢，也是人脈。

民國三十六年九月三日，「臺灣更生報」取得報業登記證第五號，正式創刊。緊接著，由馬有岳、駱香林等地方聞人組成的社務委員會共同推謝膺毅擔任主

管編務，鐵路局（臺灣東部通運公司）經理陳仲都擔任社長。成立之初，社長陳仲都與主編謝膺毅皆另有自己原本的工作，因此關於辦報，都是利用公務之餘撥出時間與精力來處理。

「更生」之名從何而來？其實，更生之意乃是希望當時的人們能夠走出悲情，重拾新生。透過閱讀，讓人們的心，能夠走的更遠，理解的更深。

### （三十八）閃耀霓虹的過往—花蓮觀光的发展

#### ■ 摘要

有人曾口訪向陽登山對創辦人白冷會修士歐思定先生說：「50年前坐車來到臺東，經過清水斷崖那一段時感覺車輪有一半在外頭。」然而現在想要來到東部除了開車已外已有更好更便利的選擇。同樣不變的是湛藍的海洋、靛青的山巒，依舊是花蓮最大的特色。來到花蓮，你會感受到不一樣的氛圍，熱鬧的街道還瀰漫著一絲絲的日式氣息，街上有百年的餅舖、日治時期遺留的防空洞及老房舍以及新型的文創商店等，都直得來訪花蓮的旅人細細品嚐，前往一窺。

#### ■ 正文

隨著科技的進步，時間像書本一樣對折了。沿著太平洋，駛往洄瀾的列車已不再讓楊牧悠然細數十一月的芒花，聳偉又敬畏的中央山脈乍現在山洞的彼端。然後，「karenko」到了，就在充滿悸動之時。

1960年，中部橫貫公路通車，自此帶動花蓮觀光事業的成長。而穿過花蓮心臟的臺九線和臺十一線編織成了花東縱谷及海岸山脈東側聚落的聯絡網，讓花東有了新血，燃起活躍的生命。在遊客蜂擁沓至的情形下，花蓮市的商業在質與量方面，也隨之調整，為旅遊業者提供服務和供應貨物之觀光性商業大幅成長，並以旅館業，大理石藝品店及糕餅特產店等項目為主，大多座落在復興街、中山路、和附近的中華路、中正路等市街。

#### 逝去的繁華年代

1990年代中葉，花蓮中華路東側，店家慢慢更新成販賣名產的街道，豐興餅舖、德利豆干、阿美麻糬，乃至後起的七星柴魚館、洄瀾薯道、百年傳奇...等；同時南濱夜市、自強夜市的發展，提供了觀光客落宿花蓮市區的夜間活動場所。跨千禧年前後，短短幾年花蓮觀光街景版圖又與往年不同，隨著時間的推移，商業及政治力介入，先是籌設了花蓮舊鐵道部醫院旁專賣花蓮玉石及加工產品的石藝大街，緊接原本各有發展脈絡及特色的自強夜市與南濱夜市等，

整併為東大門夜市，裡頭分為原住民一條街、福町夜市區等區域，效仿國外成功案例，卻忽略了花蓮市區獨有的歷史記憶。幾乎同時，原本溝仔尾的溝上店家，在縣府的日光香榭大道計畫下，歷時數年抗爭拆除，近年加蓋後的溝仔尾兩側，或繁華落盡的南京商場裡頭，陸續長出一間間年輕人開設的個性小店，各店走向和提供服務形式越來越多元，有的簡約前衛，有的溫馨復古，更跳脫以往多是咖啡店的空間想像，發展諸如巧克力、鹹派、影像敘事、小眾另類音樂聚會等各種可能，精采不一。

不過這些看在老一輩街區人眼裡，他們說：「這大概恢復了過去二成左右榮光」。年輕朋友忍不住驚呼：「這麼少比例？」，不禁讓人好奇，全盛時期的繁華時代，究竟是何光景？

### 花蓮觀光協會的誕生

1956年7月7日開工，1960年5月9日通車，由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負責開發的中橫公路開通，前來花蓮的觀光客絡繹不絕，政府開始關注東部蘊藏的觀光資源及發展潛力，1959年省議會議長黃朝琴、省觀光協會游彌堅到花蓮主持花蓮縣觀光事業籌備會，該年8月1日促成花蓮縣觀光協會的設立，由馬青島擔任首任會長，可惜當時因經費無著，有志難伸。

政府在全臺推動觀光，但花蓮縣卻未能有所作為，中央一再催促改組，1960年，包括謝膺毅、阿美文化村負責人許木碇、亞士都飯董事吳景聰、花蓮縣議員莊端平等幾位地方人士重新籌設，終於催生花蓮縣觀光協會的誕生，謝膺毅獲選為理事長，自此又肩負了花蓮縣觀光發展的重任。

1959年，花蓮觀光協會和更生日報舉辦了一次「阿美族豐年祭」活動，這次活動引發了各界對原住民的興趣，此後，豐年祭成了觀光客爭相目睹的盛會。1961年10月15日，更生日報配合聯合豐年祭千人歌舞表演，舉辦「阿美小姐」選舉，吸引眾多中外旅客湧入花蓮熱潮，甚至美國米高梅電影公司、電視公司、中國電影製片廠等，都趁此機會到花蓮取鏡拍片。

### (三十九) 花蓮風月產業的發展肌理

#### ■ 摘要

也許你知道溝仔尾曾經是「紅燈區」，但是這段過去，曾一步步跟隨政權的轉換，而歷經一段為時不短的變遷。花蓮街區的風月產業，從日治時期純吃飯的酒樓，到漸染聲色的咖啡店、料理屋，再到遊廓管制——繁盛、沒落，一逮到商機又能重整旗鼓、死灰復燃，這片街區的生命力，可以從風月產業發展的肌

理中，窺知一二。

## ■ 正文

也許你知道溝仔尾曾經是「紅燈區」，但是這段過去，曾一步步跟隨政權的轉換，而歷經一段為時不短的變遷。花蓮街區的風月產業，從日治時期純吃飯的酒樓，到漸染聲色的咖啡店、料理屋，再到遊廓管制——繁盛、沒落，一逮到商機又能重整旗鼓、死灰復燃，這片街區的生命力，可以從風月產業發展的肌理中，窺知一二。

### 「純吃飯」的酒家飯館

日治時期來臨後，由於初派來臺的日籍官員沒有在家做菜的習慣，再加上必須和日本或臺灣商人、仕紳應酬，很快地，在這樣的時代需求下，酒家、酒樓開始在溝仔尾一帶林立。而這裡說的「酒樓」，和我們如今俗稱的「酒店」，在文化的脈絡上、營運概念上，都不盡相同。這些酒樓，一間間不惜重金打造華美的展演舞臺，讓當紅藝妓、劇團登臺演出，為的就是照顧臺下的客官們，在觥籌交錯的同時，也能以目光和聽覺享受藝妓的美、藝妓的藝。

### 咖啡店女給之風

1930年代，西方文化席捲而來，人們不但已經習慣西服款式，在飲食上，也喝起咖啡。「咖啡店」西式的擺設、摩登的裝潢，還有現場的爵士音樂演奏，正是當時大眾聚會最新潮、時髦的休閒去處。漸漸，這類店家演變出了「聲色」，後來，真正為咖啡店點亮招牌的，是「女給（じょきゅう）」的服務。料理、美酒，還有美人，讓咖啡店的空間內充滿曖昧的情慾氣流，男性客人因女給的風采趨之若鶩，女給則提供顧客渴望的「戀愛感」。

### 福住遊廓的設立

那個年代的花蓮港街，後來開始有業者以「料理屋」之名，行性交易之實。雖有警察著手管制，但市場需求意外龐大，到花蓮港廳籌備遊廓區域劃設之前，街上已有常盤、廣島屋、三日月、新港亭等近10家左右料理屋，以藝妓名義工作的女性甚至超過60名，然而，在當時花蓮僅有2,705名人口的城市規模，這樣的比例實耐人尋味。

其實，花蓮的遊廓發展與住民人口規模的直接關聯非常薄弱，真正為此地風月產業帶來商機的，是當時為了討伐太魯閣原住民，而來到花蓮的日軍。這批日軍以及隨軍人員的「健康與需求」，便因此能在花蓮港街上，覓得一個暫時

的去處。1910年2月，花蓮港廳為此開設「遊廓管制」，所謂「遊廓」，正是為了方便管理治安、風紀而做的區劃。彼時全臺劃設遊廓的都市，有臺北市萬華遊廓、彰化街遊廓、臺中初音町遊廓、嘉義遊廓、臺南市新町遊廓、臺灣人遊廓、高雄市榮町遊廓、以及馬公街遊廓等。

為了配合街區分區劃設，「花蓮港遊廓」被框限於福住一帶，來和官公署或教育機構保持一定距離，避免「風俗紊亂」，而「福住區域」，即現今由自由街、上海街、信義街及成功街圍起來的四方形土地。之後，不同城市的遊廓各有興衰，花蓮港遊廓熬過1920年代，在1930年代因為築港工程，重新燃起繁盛燈火。翻開古地圖，寅記樓、花屋敷、江山樓、朝鮮亭等酒家飯館各據一角，據說，每年還有票選藝妓花魁的盛事，一時好不熱鬧，花蓮港區笙歌鼎沸的光景，一下又生動地浮現眼前。

### 戰後30年花蓮風月產業的光景

在老一輩花蓮人記憶裡，1950、60年代正是溝仔尾的繁華盛世。光復後，花蓮市的酒家更是花天錦地，南京街有「天仙閣」、「山水亭」、「大觀園」，明義街溝仔尾有「四海春」，四海春則後來淪為「滿春園妓女戶」。除了酒家，舞廳、電影院、溜冰場、撞球間、百貨公司等，幾乎集各時代娛樂事業的發展先鋒，加上特種行業的茶室、公娼館、軍中樂園、私娼館等，當時的年輕男女一面在這裡揮霍大把的青春，一面也總忍不住往神秘的成人場所窺探幾眼。溝仔尾雖然龍蛇雜處，卻充滿生機，然而好景不常在，這片四方街區在1980年代逐漸沒落。

### 越戰時期酒家溫柔鄉

王禎和小說《玫瑰玫瑰我愛妳》，寫漂洋過海的越戰美軍，將有一批被分配至花蓮港區上岸度假，因此掀起一波市井小民的「淘美金夢」。事實上，當年還真有美艦靠港，入關美崙及花蓮市街區，也真發展出相應服務——洗衣店、水手吧、茶室酒家等等如雨後春筍冒出頭，而最標誌性的依然為帶有聲色的「夜來香」莫屬。所幸溝仔尾的身世被如《玫瑰玫瑰我愛妳》這樣的文學作品記下，當後人再好奇起這片土地的前世今生，還能在小說中馳騁想像。

### (四十) 為戲劇著迷的人們—花蓮的電影娛樂產業

#### ■ 摘要

花蓮的電影娛樂事業，在日治時期便已根基、萌芽。稻住館、筑紫館、大洋館，這些建築原先被規劃來映畫或演藝的多功能場所，光復後，紛紛換上新

名，分別是天山、天祥及花蓮戲院，同時期還有中美、豪華、國聲戲院等等，一間間全新落成。比起現在花蓮市區只有兩間電影院，當時「上戲院看電影」對於民眾來說，真是一件再日常不過的娛樂。可惜的這樣娛樂場所，不免容易招惹是非，稻住館、天祥、天山、中美戲院均毀於火災。

## ■ 正文

人們喜愛看戲的歷史源遠流長，過去，花蓮街區也曾戲院林立，人們為戲劇著迷——真人戲、華語片、外文片，都各有一票擁護者，總能見到各家戲院在開戲時高朋滿座、散場時水洩不通的熱鬧景象。在民眾的記憶裡，當時結束一天辛苦的工作，回家途中繞到戲院後門揀戲尾，是消除疲勞最好的特效藥，不知不覺已經成了習慣。隨著時代演變，從戲院放映到居家錄影帶、從幾百人並肩而坐的戲院，到只能擠下三五好友的 MTV，民眾觀影的模式不斷改變，不變的，則是人們愛好電影的那顆心。

花蓮的電影娛樂事業，在日治時期便已根基、萌芽。稻住館、筑紫館、大洋館，這些建築原先被規劃來映畫或演藝的多功能場所，光復後，紛紛換上新名，分別是天山、天祥及花蓮戲院，同時期還有中美、豪華、國聲戲院等等，一間間全新落成。比起現在花蓮市區只有兩間電影院，當時「上戲院看電影」對於民眾來說，真是一件再日常不過的娛樂。可惜的這樣娛樂場所，不免容易招惹是非，稻住館、天祥、天山、中美戲院均毀於火災。

### 戲院印象長存於當地居民的記憶中

住在溝仔尾的蔡志明回憶，在他剛搬來的時候，天祥戲院不但有日本片，還有武打巨星李小龍的功夫片。戲院外人群熙來攘往，電影播畢的散場時刻，更是擠得水洩不通。

從北濱嫁到溝仔尾的一位阿姨，感嘆地回憶起她童年的裁縫學徒生涯。由於她的父母一口氣生下十四個兄弟姊妹，還窮苦到將近十個小孩只能蓋同一條棉被，在棉被的四個邊盡量各塞三個，每人的腳必須蜷曲著睡，才有空間讓給別人。「家裡生計很早就得幫忙，我和姐姐就去溝仔尾學裁縫，那時大大的溝還在，要繞遠才有一板橋。裁縫師傅就住溝仔尾，那時有第一劇場，回程時晚了，戲院的後門會洞開，我和姐姐就會繞進去揀戲尾！」阿姨越說越起勁。

「第一劇場是真人戲，每場的最後二十分鐘揀戲尾，哪是為著看戲，而是看演員，彷彿每天跟戲裡的主角有個約定，看上一眼也就滿足了。」阿姨面露一點害羞，繼續說道，「回到北濱，已經晚了，當時我爸爸就兩張椅寮併一起，

睡客廳。不知為何，他就疼我們女孩子。這時我和姐姐就會輕敲門，說我們回來了！」然而，她們姊妹倆總能得到父親溫暖的回應：「耐這晚？快進來，擱去看戲喔？」

正興茶莊的老闆——葉榮耀也回憶：「溝仔尾這邊的生意，在過去真的是最熱鬧，在這裡戲院就很多間。我知道天祥戲院在假日時都是阿兵哥，他們在空軍防空學校接受訓練，現在防校已經沒有了，在知卡宣公園對面那間，但是裡面的設備都還在，到假日戲院都會客滿，這條成功街跟博愛街，全部都是人。」說起溝仔尾昔日光景，葉老闆的雙眼透露出炯炯目光。

### 錄影帶、MTV 的出現如同無情海嘯

花蓮市最後的電影院黃金年代，只能存在於 1980 年代花蓮高中生的記憶中。對當時的學生來說，「看電影」就是最奢侈的享受。戰後，花蓮市的電影院還有天山、天祥、國聲、豪華，以及 1989 年改變形象後加入戰局的「新美琪」。

美琪戲院最初以「木瓜秀」等聲色節目為主力，1989 年，來自高雄的傅仕華包下了美琪戲院，改名為「新美琪」，再引進好萊塢電影的拷貝，以一片 50 元的優惠價格吸引大眾前來觀片。當時的花蓮電影院，首輪以華語片為主，好萊塢外語片總是得苦苦等候到二、三輪之後，因此，這樣的放映模式，頓時間便在全台引發不小的熱潮，場場座無虛席。

很快地，VHS 錄影帶在 1980 年代興起，逐漸瓜分電影院的市場，許多人選擇租錄影帶回家觀賞，越來越少上電影院。尤其，當時還吹起一陣「MTV 旋風」，它不是音樂短片，而是指包廂式的觀影空間。這些 MTV 大多集中在博愛街上，當夜幕低垂，許多學生喜歡偷偷摸摸，約幾個三五好友一同擠到 MTV 看影片。漸漸，電影院愈來愈乏人問津，眼見網路時代來臨，連 MTV 也受到衝擊而紛紛歇業，至此，花蓮市電影院最後的黃金時代終於落幕。

### (四十一) 流動的「賺吃人」

#### ■ 摘要

昔日，溝仔尾鄰近舊火車站，繁華熱鬧非凡，商家沿溝櫛次鱗比而起，造就了許多小吃名食的專業。德利豆乾、曾記麻糬的創業長輩，都曾推著車在這裡叫賣發家過。街坊鄰居萍水相逢，共闖江湖多年，儼然是同坐在一艘大船上的大家庭，承載著所有花蓮人最重要的集體記憶。而江湖有江湖的義氣相挺，江湖也有江湖的道義規矩。今日，便以茶室過來人為鑰，開啟時空之門，重回古早年代，聆聽溝仔尾鮮為人知的秘辛。

## ■ 正文

昔日，溝仔尾鄰近舊火車站，繁華熱鬧非凡，商家沿溝櫛次鱗比而起，造就了許多小吃名食的專業。德利豆乾、曾記麻糬的創業長輩，都曾推著車在這裡叫賣發家過。街坊鄰居萍水相逢，共闖江湖多年，儼然是同坐在一艘大船上的大家庭，承載著所有花蓮人最重要的集體記憶。而江湖有江湖的義氣相挺，江湖也有江湖的道義規矩。今日，便以茶室過來人為鑰，開啟時空之門，重回古早年代，聆聽溝仔尾鮮為人知的秘辛。

### 煙花柳巷的茶室人生

日治時期，臺灣藝妲、娼妓皆有統一管理，對性產業有完整的法規限制。商人應酬談生意主要在酒家，茶室則不能賣酒，公娼以合法執照營業，還有軍中樂園和不合法的私娼，哪些空間能做什麼，什麼不能做都有明確而完善的規範。茶室，親家負責接待客人前來，當班的便一個挨一個介紹小姐。倒茶也有箇中規矩，小姐見人進門就要沏一杯熱茶在旁，直到客人離去，方能杯空，下一位來再重新倒茶。這就是茶室的潛規則，當有小孩注視的時候，當班的會趕快打發走，不然大人的手要放哪裡？這是經歷過臺灣最困苦時代，在溝仔尾長大的每一個小孩都懂的「賊」道理。在這裡，身體的認知是開放的，世事不是非黑即白，道德存在於各自心中的一把尺，更多的是人在底層打拼奮鬥，想要翻身的努力與堅持。

### 圍繞茶室酒家的「賺吃人」

因溝仔尾的風月場所密集，帶動了周遭娛樂、服務、飲食等民生百業的發展。過去交通並不發達，商圈僅局限於左鄰右舍，但人為營生不得不變通。在住宅區就出現了推著攤車走街串巷，叫賣各種生意的流動賺吃人。

蔡志明大哥從小就在這裡生長，兜售泡泡糖。那時攤車很多，舉凡德記的豆腐乾、牛肉乾，還是胭脂水粉擔都有，其中最有名的是現在還吃得到的箭牌口香糖。蔡大哥說：「民國五十幾年我就在賣了，那時候一條才四塊錢，成本利益比大概是售價十塊錢賺三塊，將軍牌泡泡糖裡面還有多送一個，我們就先把那一個拿起來，能多賺六塊錢左右。」精打細算是溝仔尾人自小養成的習慣，只為家計艱苦拼湊，掙一個未來。「那時候真的是可憐，放了學就是跑茶室賺錢，直到11點才回家。一碗麵才兩塊錢，但我一天晚上幾乎要給媽媽50塊錢，最少是20塊。未成年不能進去茶室的，但我們為了要生存、賺學費，不得已要去那裡賣泡泡糖，沙其馬、牛肉乾、德記的豆干，大人小孩都愛吃的乖乖，還有蝸牛……花蓮市的茶室我跟弟弟差不多都跑遍了，所以對茶室很了解，但是我

沒有學壞。」最後一句話證實了一方地養百樣人，你的模樣決定於你的思想，江湖夜雨十年燈，溝上人家千萬情。

老花蓮人的回憶寶匣裡還有自家賣花女；西裝筆挺的歐式麵包小販，激似溝仔尾卓別林，有種擠身上流社會的高尚感；戴斗笠的老阿伯還挑著豆花擔四處吆喝，甚有人戲言「早上賣豆花，下午茶室花。」；還有每日下午準時推到防空洞旁麵攤推車，從家裡出來路上，即開始起火煮水，邊推邊準備，一到定點水已翻滾火燙了就直接開張。拉越戰美軍的人力車伕，常常風光地和美軍拍照，把這異國體驗寄回家鄉解相思。更有趣的是，收破銅爛鐵的攤車由於一毛兩毛收價太低，就準備一桶甜滋滋的麥芽，用竹籤捲裹起麥芽後，再夾兩塊餅乾以物易物，有時小孩嘴饞，會拿家裡還堪用的碗盤去換，晚上長輩回來煮菜找不到晚盤盛裝，氣得跳腳，非好打一頓不可。但麥芽餅已遭吃下肚，反悔不及，只好隔天問收破爛的要，拿零用錢或更爛的器皿給換回來。

一代人的記憶、身影、叫賣的聲音，透過長者的描述串起了舊時代生動熱鬧的庶民生活，集結了在地風俗民情，我們也僅堪於此探觸那些來不及參與的街頭精采於萬一。

## (四十二) 討海人

### ■ 摘要

而對於近代港務工作而言，最高榮譽莫過於「引水人」（領航員、領港），即是在各國船隻準備進、出港時登上船艙，代替對水域不熟悉的船長駕駛，將船體安全通過港灣。任務結束時，領航船則會將領航員接回。這是個高薪，但需要非常高的技術與膽識才能做的職業。花蓮港的引水人，乘坐美崙號（領港船）到達泊錨區，待引水人爬上登船梯後，船上發號權轉移給引水人，船上所有人員聽令於引水人，直到靠港動作完成，引水人下船後職務解除。

### ■ 正文

#### 踏浪

花蓮港築港計畫始於 1920 年代，主要推手為第五任花蓮港廳長江口良三郎，席日米崙灣右側微彎小堤即為「江口突堤」。江口雖於廳長任內積極推動花蓮港的建港計畫，但一直不被臺灣總督府接受，因此江口改申請三萬元經費建造該小堤。然而，突堤仍未能改進花蓮輪船運輸問題，為了引起日本中央注意，江口乃改向日本大藏省提案。江口與當時的拓相原脩次郎是舊識，並得到花蓮港街長梅野清太的支持，但多數日人仍視花蓮為瘴癘與產業稀少之地，不予支持。

為達目的，江口曾赴日宣傳花蓮風光、環境以及歌謠，並籌組由阿美族青年組成的棒球隊「能高團」遠征日本。

1926年江口良三郎逝世後，在第七任廳長豬股松之助與梅野清太的努力下，築港工程於1930年（昭和5年）被日本國會認可，於1931年正式動工，費時8年始完成第一期工程。在工程上，除了使用新式機械外，人力挖掘亦是主要方式。然而，築港工作不但辛苦，工資又微薄，工人流動率極高。在尚未築港前，日警即強制動用阿美族 lidaw（里漏）、pokpok（簿簿）、natawran（荳蘭）三個部落的族人與海浪、狂風搏鬥，用繩索將小船拉上岸，進行卸貨、裝貨的工作，築港工程啟動後更是大舉徵招。當時，每日約有五、六百人進行築港工程。在工人中，除了原住民與本地漢人外，更有從中國招募的民工。

隨著花蓮港工程陸續完成，港埠功能完備貨運業務日增，大量碼頭搬運工作機會因港而生，吸引不少阿美族人投入。1978年，以里漏部落阿美族男性長輩為主要班底的碼頭工，成立花蓮港碼頭工會，是產業升級過程的最佳見證。1999年起，花蓮港務分公司更開放碼頭裝卸作業讓民營參與，至今已有良友、東海岸、東逸等民營貨運公司。

## 領航

而對於近代港務工作而言，最高榮譽莫過於「引水人」（領航員、領港），即是在各國船隻準備進、出港時登上船艙，代替對水域不熟悉的船長駕駛，將船體安全通過港灣。任務結束時，領航船則會將領航員接回。這是個高薪，但需要非常高的技術與膽識才能做的職業。花蓮港的引水人，乘坐美崙號（領港船）到達泊錨區，待引水人爬上登船梯後，船上發號權轉移給引水人，船上所有人員聽令於引水人，直到靠港動作完成，引水人下船後職務解除。颱風天的花蓮港，引水人更須在颱風天將船開離花蓮港，避免港內船隻因纜繩斷裂而碰撞碼頭。

如今的花蓮港，隨著貨物起卸式微，車站旁的倉庫區已逐步規劃為休閒碼頭專區。陸續策劃辦理鋼鐵、石雕藝術創作營及漂流木工作坊等，帶動民眾參與社區藝文展演活動。然而，休閒碼頭的閒置倉庫目前仍佔多數，如何有效活化運用，已是港務局今日的重要課題。

## 四、百年一瞬之卷

### (四十三) 聚落-人與環境的互動對話

#### ■ 摘要

你知道現在我們熟知的花蓮市區，以前稱作奇萊平原嗎？好幾千年前開始，就有人們在這裡生活的痕跡。考古學家挖掘出土的花崗山文化遺址，帶我們看到過去美崙溪流域人與環境的互動關係。在大航海時期，這裡產黃金加上位處世界航路的原因，開始被文字記載下來。等到納入清朝版圖以後，因為統治視野突然轉向，這裡變成了「後山」，天然的環境使得這裡遲遲依舊是帝國的邊陲之地。

#### ■ 正文

你知道現在我們熟知的花蓮市區，以前稱作奇萊平原嗎？

好幾千年前開始，就有人們在這裡生活的痕跡。考古學家挖掘出土的花崗山文化遺址，帶我們看到過去美崙溪流域人與環境的互動關係。在大航海時期，這裡產黃金加上位處世界航路的原因，開始被文字記載下來。等到納入清朝版圖以後，因為統治視野突然轉向，這裡變成了「後山」，天然的環境使得這裡遲遲依舊是帝國的邊陲之地。

直到發生「牡丹社事件」後，朝廷有別於過去消極的態度，國家機制開始長驅直入，最終釀成「加禮宛戰役」。不同的族群飽受拓墾以及生存壓力，引爆了從蘭陽平原節節退守的噶瑪蘭族人及原本居住在這裡的撒奇萊雅族人奮起抵禦，然而武力懸殊的關係很快地遭到鎮壓，從此隱姓埋名一百餘載。過沒多久日本人抵達臺灣，圍剿大大小小的抵抗戰役之後，採取現代化國家開發及經營模式，花蓮躋身成為全臺第二大工業城市，加上官辦移民村的實施，這裡儼然成了一個適合安居樂業的地方。

聚落形成的動力大概可以分成兩個類別，是為了要開枝散葉、夾縫求生存；或是為了爭奪水源、交通要衝或防禦功能。族群繁衍擴張或生存遭受威脅的時候，人們不得不離開舊地，這是推拉理論用來解釋人群的移動現象。影響東部早期聚落變動最明顯的幾個例子就是北路和南路，1796年吳沙及1804年中部平埔族人潘賢文帶著眾人進入蘭陽，而這形成1830-1860年間噶瑪蘭族人大量遷移花蓮的推力。另外看看南路的類似情形，則是原居高雄、臺南的西拉雅族人，同樣在面臨生存問題的時候，在1829年選擇翻山越嶺流亡，最後選擇在花蓮富里一帶定居，建立大庄等聚落。

過去聚落選擇地點的因素，與族群生存息息相關，涉及食物取得或耕地的水源為最主要考量，再來則是安全性（水患、外敵避忌），交通的便利性反而比較後面考慮。1893年胡傳奉命治理臺東直隸州，管轄範圍包含南鄉、新鄉、奉鄉、蓮鄉、廣鄉五個地方，隔年將自己的所見所聞記錄編修在《臺東州采訪冊》，其中記載巴壟衛沿海及卑南沿山往北的漢人民庄，主要選在順河流經的山麓水邊地帶。廣鄉一帶土地則是背山面海，耕地狹小，至於貓公社往北到花蓮港，雖然有可以耕作的地方，卻常常受到木瓜番侵擾，因此很少有人在這裡定居，交通往來還不太通暢，「於是花蓮港以北至加禮宛平原約二十里範圍，算是後山最為平廣肥沃之地。只是這帶常有太魯閣人出沒襲擊，若無兵勇相持，難保均安」。我們回頭看看這些歷史的風風雨雨，不是為了要重新挑起彼此的仇視，而是希望能將視野放眼先人曾經在這裡生活的過去，從聚落的變遷與發展歷程，想想相較於臺灣西部的過度開發，後山天然山陵為我們保留的，理所當然不是未開發等著這代人放手一搏大肆開發的利益價值，反而是生活的世代，人與自然環境可以如何相互對話回應的空間。而聚落為我們記下的，正是這樣的事。

#### （四十四）「震」「風」下的人們

##### ■ 摘要

2018年2月6號，花蓮人記憶猶新的大地震，震碎的許多人的家園，統帥飯店沒能扛住這次的災害，像是個無助的少女跪倒在路邊，彷彿為這次的災情哀弔。除了地震，每次颱風都是無情的過花蓮這片土地，在那強大的颱風下，凸顯出人們的渺小，洗滌過花蓮一切的風和雨，在土地上肆虐，當暴風雨過後，又是一個全新的開始。不論是颱風還是地震，大自然總是像人們展現那深不可測的破壞力，在天然災害所帶來的絕望下，花蓮的人們還是相信在那絕望的背後是希望所帶來更美好的生活。

##### ■ 正文

2018年2月6號，花蓮人記憶猶新的大地震，震碎的許多人的家園，統帥飯店沒能扛住這次的災害，像是個無助的少女跪倒在路邊，彷彿為這次的災情哀弔。除了地震，每次颱風都是無情的過花蓮這片土地，在那強大的颱風下，凸顯出人們的渺小，洗滌過花蓮一切的風和雨，在土地上肆虐，當暴風雨過後，又是一個全新的開始。不論是颱風還是地震，大自然總是像人們展現那深不可測的破壞力，在天然災害所帶來的絕望下，花蓮的人們還是相信在那絕望的背後是希望所帶來更美好的生活。

##### 當地牛翻身時

地震，又俗稱「地牛翻身」，早期人們相信地底下住著一隻地牛，每當地牛準備移動身體時，就會造成地震。其實花蓮的人們對地震就有如鄰家大姊般的親切，因為花蓮位於歐亞和菲律賓海板塊的交界處容易產生地震，所以之前曾有人開玩笑，假如某地發生了地震，只要五級以下的地震還能沒事般在做自己的事的，那一定是花蓮人，雖然這是玩笑話，不過也可以從間看出花蓮人其實對於地震已經有種習以為常的心態了。

### 當颱風來敲門

花蓮位於臺灣的東部，無法受到號稱「護國神山」的中央山脈的阻攔，每到夏季，總是常迎接颱風的擁抱，人們在颱風中感受著風的咆嘯和雨的哭泣，有如百馬奔騰的海浪，帶來颱風即將來臨的消息，面對這位不請自來的朋友，人們只能颱風手下留情，不要造成過多的損失。有些農民那年的辛勞，會因為一個颱風就一切歸零，所有的成果又回到土中，成為明年成果的重要基石，而有些人卻因為颱風所帶來的土石流，讓村莊和家被土石流掩埋於此，有些村落因此而消失。往往只注意到風雨的大小，卻忘記土石流的威力，蘇花公路就常因為土石的崩落導致無法通行。

### 天災交響曲下的心

面對颱風和地震的侵擾，造就花蓮人的防災意識的概念，並積極的去面對災後的復原工作，每一次的災害都是在檢視人們的防災有哪些美中不足的地方，災害發生前，我們可以去預防降低損失，災害發生後，記起災害中的經驗，不讓這樣的悲劇再次發生。因為生活在一個很多天然災害的地方，人們除了對大自然有著敬畏之心外，更可以看到花蓮人在天然災害的夾縫中，找到屬於自己可以生存的那面陽光，並用心的去面對天災之後的考驗。

颱風和地震並不可怕，當我們有防災的措施和認知，把傷害降到最低，並把這樣的經驗教導和傳承給下一代，這裡住民開拓成家的經驗，讓這樣的經驗延續下來，幾乎各家都有說不盡的花蓮生命故事，花蓮人終究沒有忘記在暴雨過後總是會出現彩虹，在天災的絕望中看到希望。最後讓我們以防災為圓心，經驗為半徑，畫出一個完美無瑕的花蓮。

### (四十五) 花蓮港分屯大隊與戰俘營

#### ■ 摘要

花蓮港分屯大隊是 1930 年代地圖上非常明顯的地標，二戰期間被改為戰俘營，美軍轟炸花蓮時都刻意避開此地，花蓮港分屯大隊大多數的建築物因此完

整的保存下來。戰爭結束之後被國民政府的軍隊接收，之後設立化學兵學校，再之後警總總部進駐，解嚴之後歸陸軍所管轄。2006 年移交憲兵司令部，現在是花蓮憲兵隊誠正營區。

## ■ 正文

花蓮港分屯大隊是 1930 年代地圖上非常明顯的地標，二戰期間被改為戰俘營，美軍轟炸花蓮時都刻意避開此地，花蓮港分屯大隊大多數的建築物因此完整的保存下來。戰爭結束之後被國民政府的軍隊接收，之後設立化學兵學校，再之後警總總部進駐，解嚴之後歸陸軍所管轄。2006 年移交憲兵司令部，現在是花蓮憲兵隊誠正營區。

### 美崙溪畔的軍事要塞

美崙溪發源於七腳川山東麓，自山腳下往東北方向流入花蓮市平原，美崙溪沿著美崙山西側山坡緩前進，經過林森路的尚志橋，接著在美崙山南端的河階地上拐了一個大彎北轉，到了菁華橋後始又南下，最後穿過中山橋流入太平洋。而當美崙溪經過中正橋時，在橋邊有一個很大的軍事單位，門旁有著金字：花蓮憲兵隊，而門前還有著上面寫著 MP 的小立牌。

日治時代，現在的花蓮憲兵隊誠正營區，曾是花蓮最大軍事單位——花蓮港分屯大隊所在，1907 年（明治 40 年）10 月 1 日設立，劃設面積廣達五萬坪，壯觀的軍事官舍建築外，彼時還附設衛戍病院等單位，其旁通往街區的橋樑命名為筑紫橋，筑紫橋最初為木材搭建，但很快發現無法因應臺灣多變濕潤氣候，而分屯大隊如此重要軍事單位亦需足夠穩固橋樑，以致很快筑紫橋改建為堅固水泥橋樑，由於旁邊即為日本陸軍基地，因此被稱為「陸軍橋」。

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日軍除了太平洋戰場，南洋戰場也遭遇盟軍的反擊，當時分屯大隊官舍很快改為戰俘收容場所，也因為此，盟軍轟炸會特意避開，分屯大隊因而逃過戰火，可惜到 1974 年，因建築老舊因素，終遭拆除。

### 花蓮港戰俘營

太平洋戰爭期間，日軍於東南亞戰場，俘虜了不少英、美敵軍，為收容這批敵軍，於各地開始廣設戰俘營。1942 年，日軍著手將部份戰俘轉送臺北，此後全臺各地成立的數個戰俘營，即包括原花蓮港分屯大隊改設的第四收容所，花蓮港戰俘營存在的時間不長，資料顯示為 1942 年 7 月 17 日至 1943 年 6 月 7 日，但是對於當時曾經身處其中的人來說，那段時間所帶來的痛苦記憶卻是永恆的，終其一生都無法自其中掙脫，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即為二戰時菲律賓美軍

少將同時也是麥克阿瑟副手喬納森·溫萊特 General Jonathau Mayhew Wainwright (1883~1953)。

### 溫萊特將軍對戰爭的控訴

1942年，日軍攻佔菲律賓巴丹半島，史稱巴丹半島戰役，1942年4月9日美軍投降，喬納森·溫萊特被俘，因其菲律賓美軍總司令身分，受俘後輾轉關押過六個戰俘營（最初在菲律賓打拉戰俘營，之後轉送臺灣，先後待過花蓮港、玉里和木柵三個戰俘營）。1944年1月，溫萊特和一些盟軍高官被秘密轉往中國四平（今吉林省）鄭家屯及西安（今遼源縣）的奉天俘虜收容所，戰爭結束為紅軍救出。在其晚年回憶錄念念不忘遭日軍小兵莫名其妙打巴掌經驗，此事即發生在花蓮港戰俘營內。

戰爭結束之後，溫萊特自中國戰區的戰俘營中被釋放，麥克阿瑟特別邀請他到密蘇里艦上參加日本的受降儀式，之後擔任美國東部防區司令并晉升中將，雖然被視為戰爭英雄看待，但是他始終忘不了在花蓮港戰俘營內所受到的恥辱，也特別將這段經歷寫在他的回憶錄中。

### (四十六) 移民村與水利開發

#### ■ 摘要

晚清以來，臺灣東部因開發相對緩慢而被冠上的「後山」之名。日治時期後開始大舉興築水利設施，可說是傳統社會加速邁入現代化國家的過程。移民村初期主要是種植會社所需甘蔗，然而初期收成並不穩定。又，由於日本政府治臺後龐大的經費支出，使得總督府財務均為赤字，為當時主要產業的農業，提昇原有作物產能，引進新品種試驗，就成了當務之急。政府官方為使移民生活安定、並提升作物產能來增加稅收，總督府除設置農事試驗所以研究增加稻作產量外，1913年（大正2年）更開始修築水利設施。

#### ■ 正文

吉野村是日本治臺時期最早設立的官營移民村。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於1905年（明治38年）開始官營移民階段，5年後（1910年），在花蓮港廳轄下選定了荳蘭社成立「荳蘭移民指導所」，並由總督府招募日本德島縣的9戶農民至七腳川，為模範移民的開端。同年又招募52戶275人入住七腳川原野，至1911年（明治44年），正式命名為吉野村。

晚清以來，臺灣東部因開發相對緩慢而被冠上的「後山」之名。日治時期

後開始大舉興築水利設施，可說是傳統社會加速邁入現代化國家的過程。移民村開始時，主要是種植會社所需甘蔗，然而初期收成並不穩定。又，由於日本政府治臺後龐大的經費支出，使得總督府財務均為赤字，為當時主要產業的農業，提昇原有作物產能，引進新品種試驗，就成了當務之急。政府官方為使移民生活安定、並提升作物產能來增加稅收，總督府除設置農事試驗所以研究增加稻作產量外，1913年（大正2年）更開始修築水利設施。

沿吉野村西側的宮前圳於該年順利完工，灌溉面積可達一千甲；1917年（大正6年）豐田圳成功引通知亞干溪水，灌溉面積有400多甲，之後1918-1918年，林田及清水圳相繼完工，充分改善移民村耕地種稻灌溉的需求。移民村早期收成未臻穩定，水圳改善灌溉系統後，一方面水稻得以良好生長，一方面移民者也參與官方的土木工事，更同時補足生活收入，可說一舉兩得。另外，1939-1940這2年，則是吉野圳的重大工程。吉野圳預算為六十萬元，從初音到銅門延長隧道於1943年（昭和16年）3月完成，每秒有四百立方水量自木瓜溪流入，而不受洪水威脅，且足以供應全部耕地而有餘，使土地恢復生產能力，其效果表面上足以種植米、菸草和蔬菜，實質上更使村民的荷包更為豐滿。

水利修築改善了供水後，吉野村民青木繁開始水稻育種計畫。1919年，青木繁將故鄉九州熊本所攜來的菊池米為母本，混交臺灣當地私稻，培育出有家鄉味、產量又更高的米。新品種的成功，鼓舞許多村民，數年間更推廣種植於吉野一帶。後來該米更因進貢天皇而聲名大噪，從此命名為吉野一號。同時，在殖產局技師提議下，特別從美國引進黃色菸葉品種，並於吉野村進行首波試種，1915年專賣局將黃色菸葉研製為茉莉牌捲煙，頗受市場好評，從此移民村多了一項優渥的現金作物收入。吉野村試種黃色菸葉成功後，專賣局開始派遣技術人員駐地指導，免費提供種子，給予獎勵金，補助乾燥室建設費用等，也逐步將黃色煙草擴增到豐田及林田等村種植，對於移民經濟有極大助益，尤以對林田村幫助顯著。稻米、菸草及蔗糖，這些高經濟價值的農產經水利設施的改善後提高了產量與品質，再藉由航運輸送回日本。而無論是實質發展或移民推廣需要，皆使得吉野村逐漸成為內地和臺灣其他地區，人人憧憬、遠近馳名的模範移民村落。

#### （四十七）曾經的城隍廟——不願離開的神明

##### ■ 摘要

溝仔尾—在這些年的口述訪談裡我們聽過一則則的故事，彼時的曾經不再遙不可及，身世坎坷煙花女、老橋上賣藝的盲女月琴歌者、被慳吝養鴨老人追

趕成的賽跑國手、亡命罪犯人生最後的落幕之地...，隨著溝仔尾居民們述說的生命記憶，「溝仔尾」逐漸從如今的水泥停車場、馬路要道中一一具象，我們回到了張愛玲《重返邊城》的年代，那是她一生中唯一一次踏上過的臺灣土地，她站在曾經的城隍廟口，一筆一字寫下溝仔尾的當年；而昔日的城隍廟，現在的停車場，也曾有過一段傳奇的故事，直到現在，故事依然在進行...

## ■ 正文

溝仔尾——在這些年的口述訪談裡我們聽過一則則的故事，彼時的曾經不再遙不可及，身世坎坷煙花女、老橋上賣藝的盲女月琴歌者、被慳吝養鴨老人追趕成的賽跑國手、亡命罪犯人生最後的落幕之地...，隨著溝仔尾居民們述說的生命記憶，「溝仔尾」逐漸從如今的水泥停車場、馬路要道中一一具象，我們回到了張愛玲《重返邊城》的年代，那是她一生中唯一一次踏上過的臺灣土地，她站在曾經的城隍廟口，一筆一字寫下溝仔尾的當年；而昔日的城隍廟，現在的停車場，也曾有過一段傳奇的故事，直到現在，故事依然在進行...

### 狸貓換太子的神廟

花蓮城隍廟現任的住持吳師姊徐徐道來城隍廟曾經的歷史。1938年，臺灣正逢日治時代「皇民化運動」時期，日本人為此在臺推行臺灣人改日本姓氏、國語（日語）運動、以及以神道教信仰取代臺灣傳統民間宗教的「寺廟整理」與「正廳改善」；但在日本人實施皇民化運動之前，花蓮城隍廟才由方士紳蘇清秀等人鳩資興築竣工，迎奉皇都護國城隍爺，定名為「聖安宮」。花蓮城隍廟在皇民化風潮下，似乎也即將成為了歷史中的「不得不」，為了避免日本人要求拆除剛剛落成的城隍廟，於是有人提議了一則妙計，以「狸貓換太子」的調包法，成功保留下舊有的廟宇：原來是在新落成的城隍廟旁原本就存在一間鄭成功廟，當地人將鄭成功廟的主神迎接至城隍廟供奉，拆除原本街上的老鄭成功廟，並在城隍廟掛上「鄭聖祠」的碑牌，於是有日本人血統的鄭成功（母親為日本九州人）被日本人視為同源同祖，「鄭聖祠」也就被日本人接受而得以延續了，這也是為什麼至今花蓮城隍廟旁祀有延平郡王神像的原因。

### 神明存在的土地

「鄭聖祠」被拆除留下的空地，由當時的富商王春潭接手經營，成立了東蒼芳酒樓。東蒼芳酒樓有美人藝妓相陪、酒菜飲食鮮美可口，於是生意興隆，人們攘往熙來，可惜好景不長，隨著太平洋戰爭爆發，民生潦倒、百業蕭條，生意一落千丈，最終東蒼芳酒樓的歷史也在此停止，有人說是商人自己棄業拆樓，逃奔離去，有人則說是因地震後的火災而夷為平地。

於是，神鬼之說在巷內口耳相傳，作家陳黎在《想像花蓮》書中寫：「酒家後來遷到成功街、忠孝街交角，原國姓廟所在處，但離奇地在一次地震後失火崩塌，後又鬼話不斷（有人信誓旦旦說聽到日治時代自盡酒女的歌聲），至今仍為空地。」東蒼芳酒樓之後，這塊土地在戰後不斷易主、輝煌而又落敗：一戶王姓家族曾在此興設了收費的滑輪溜冰場，但很快因為經營不善而撤離，之後來自臺中豐原的林老先生成為土地主人，這裡也曾聚集過竹器家具的臨時攤販，不久後卻又成為荒煙蔓草，荒棄廢置。一直到西元 1999 年，轉手的地主將土地捐贈給政府公部門，公務部門於是成立停車場直到現在。過去的城隍廟，只留下了一旁人行道上的說明牌，悄悄告訴不斷經過的人們，這裡曾經是神明存在的土地。改朝換了代，時光更迭，無數個四季經過，土地主人換了又換，生命來來去去，而神明不願離開，依舊在此地存在，在溝仔尾居民的口中繪聲繪影的流轉。

#### (四十八) 紅毛鬃仔的傳說

##### ■ 摘要

臺灣在早期醫療未發達的時代，精神病患大多由民間善心人士所捐助的救濟院來照顧，日治時期開始設立收容機構，1934 年臺灣設立第一棟公立精神專科醫院「養神院」，但是仍然有許多精神病患者可能因為病情輕微而無傷人等事，所以還是放任他們在街頭遊蕩，作家陳黎所寫的〈想像花蓮〉一文中，便提到了從戰前一直到 1960 年代在花蓮市街頭可見到的一位精神失常的婦女阿毛鬃仔。

##### ■ 正文

我看到被孩子們訕笑的瘋女人「捧錫鍋」與「阿毛鬃仔」也加入舞蹈，自殺多次的 Cafe Tiger 的萬里子君，黑貓茶室愛唱〈溫泉鄉的吉他〉的艷紅，悉索米旗手許仔，鐵匠木山，雄貓姬姬，棒球隊長……他們全都在那裡。

—陳黎〈想像花蓮〉

臺灣在早期醫療未發達的時代，精神病患大多由民間善心人士所捐助的救濟院來照顧，日治時期開始設立收容機構，1934 年臺灣設立第一棟公立精神專科醫院「養神院」，但是仍然有許多精神病患者可能因為病情輕微而無傷人等事，所以還是放任他們在街頭遊蕩，作家陳黎所寫的〈想像花蓮〉一文中，便提到了從戰前一直到 1960 年代在花蓮市街頭可見到的一位精神失常的婦女阿毛鬃仔。至今花蓮市區內八九十歲以上的長者，大多仍然曾經聽過甚至於親自見過

那位著名的婦人——紅毛鬃，紅毛鬃是一位長年在花蓮市區遊蕩的精神失常的婦人，從日治時期一直到 1960 年代間，紅毛鬃就常一個人在花蓮市街頭游盪，有時候還會闖入學校校園內，但是從未聽過她有傷人紀錄，有的老人家還記得小時候見到紅毛鬃拿著樹枝在地上寫字，只是已經記不得她寫了些甚麼了。紅毛鬃她本姓陳，加嫁後姓吳，由於長年隻身在外遊蕩，所以大家不稱她本名而為她取了個綽號稱為「紅毛鬃」。

紅毛鬃成天在花蓮市的街頭遊蕩，渴了就飲水溝中的髒水，餓了就撿食人家丟棄的死爛雞鴨來吃，如此數十年下來居然諸病不生，由於習以為常地方上並不把這當成甚麼奇人軼事看待，但是不知怎地，這位遊蕩在花蓮街頭的紅毛鬃消息漸漸的傳了開來，直到 1967 年，這時候紅毛鬃已經是位六十多歲的婦人，突然有一位美籍醫生願意出 2000 美金要買下紅毛鬃，為何要買下紅毛鬃？原因說來竟有些駭人，說要研究為何紅毛鬃數十年下來，如此惡飲惡食竟然不生疾病的原因。新聞傳出，花蓮縣為之譁然，買賣人口是犯法的事，為了錢把個活生生的人給賣掉傳出去多丟臉！地方趕緊想辦法連絡上紅毛鬃的親屬，而當時他的兄長尚在世，經過仔細向紅毛鬃的兄長詢查她的身世事跡之後，才得知原來紅毛鬃本係某大戶人家之女，出嫁後夫婦感情不睦，再加上生子夭折，之後就思子成狂，就此在花蓮市街頭流浪數十年。1967 年 4 月，經聯絡其胞兄陪同紅毛鬃到花蓮醫院，副院長王英俊醫生親自為紅毛鬃進行身體檢查，除精神狀態不佳外，其餘身體機能一切正常，最後將紅毛鬃送往玉里養護所安置。

陳黎〈想像花蓮〉一文則稱之為「阿毛鬃」，閩南語唸起來同音，一位原本存在於戰後民間記憶中的人物，透過作家的書寫，就這樣化為花蓮文學中的一部分，認真說來，紅毛鬃的平生遭際讓人同情，而美國醫生出兩千美金要買下紅毛鬃做研究的心態卻又不禁讓人失笑，而今又事悠悠數十年過去，紅毛鬃也早已逝世，而以此事之離奇，不但被載入縣志之中，更成為作家書寫的素材。

#### (四十九) 驚鴻踏雪——張愛玲與花蓮

##### ■ 摘要

華文文壇首屈一指的作家張愛玲，一生中和島嶼臺灣有過兩次短暫的相會。一次是珍珠港事變後搭船返滬途中，海上遙望臺灣南端；另一次，是在 1961 年的那趟「重訪邊城」，實際踏上臺灣的土地，先到臺北遊歷數日後，應王禎和之邀，搭著客運來到她日後以「名城」形容的花蓮，走訪洄瀾風土人情，驚鴻一瞥留下風姿綽約，踏雪指爪烙印半生追憶。

##### ■ 正文

## 廟宇記遊

那幾天花蓮之旅，她借宿在王家（今中山路、中正路交口），還和王禎和的母親蘇招治，三人到街上金茂照相館合影留念，照片裡的她眉目清冽，氣質高雅。張愛玲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人又輕盈，街坊一度以為她是王禎和的女友。王禎和後來這麼回憶：「我還記得她在我家，捧著木瓜，用小湯匙挖著吃，邊看《現代文學》，那樣子是那麼悠閒、自在。很多年過去了，那姿態我居然記得那麼清晰，就覺得她什麼都好，什麼都美。」她在王禎和的陪同下搭三輪車遊歷洄瀾，造訪了花蓮市城隍廟，日後記下廟宇的器物、月色和邊城民風：

花蓮城隍廟供桌上的暗紅漆筭杯像一副豬腰子...神像都坐在神龕外，綉幔前面。乍看有點看不慣，太沒掩蔽，彷彿喪失了幾分神祕莊嚴。想來是神像常出巡，抬出抬進，天氣又熱，揮汗出力搬扛的人挨挨擦擦，會汗損絲綢帳幔...此地的神似乎更接近人間，人比在老家更需要神，不但背鄉離井，同荒械鬥「出草」也都還是不太久以前的事。其間又還經過五十年異族的統治，只有宗教是還是許可的。這裏的人在時間與空間上都是邊疆居民，所以有點西部片作風。

## 夜遊溝仔尾

在張愛玲的要求下，王禎和舅舅安排她參觀當時溝仔尾知名的酒家——大觀園。她看酒女，酒女坐在嫖客腿上看她，互相觀察而各有所得，一片歡喜。此後溝仔尾的圖像便從才女筆鋒下流洩而出，回到1960年代的花蓮水上人家，那條廟宇與妓院比鄰而居的繁華夜街：

附近街上一座簡陋的三層樓木屋，看上去是新造的，獨門獨戶站在一小塊空地上，門口掛著「甲種妓女戶」門牌。窗內燈光雪亮，在放送搖滾樂。靠橋直挺挺兩隻木椅，此外一無所有。兩個年青的女人穿著短旗袍，長頭髮披在背上，彷彿都是大眼睛高個子高胸脯，足有國際標準，與一個男子在跳搖滾舞。風化區的照相館門口高高下下掛滿妓女的照片，有的學影星張仲文長髮遮住半邊臉，有的像劉琦，都穿著低領口夜禮服。又有同一人兩張照片疊印的，清末民初盛行的「對我圖」。

## 時代女子肖像

也上花崗山看阿美族豐年祭，張愛玲甚是驚奇歡喜。這趟花蓮之旅，她記述得最細緻的便是女子。那時的阿美族女性穿透過她的書寫，留下歷史中的輪廓：

有個長髮女郎站在亮藍的水裡俯身操作，一件橙黃桔綠的連衫裙捲到大腿

上；面貌身材與那兩個甲種妓女同一類型，不過纖巧清揚……這美人想必引人注目慣了，毫不理會我們眈眈遙視，過了一會，逕自蹬水進棚去了。我這才微弱地噁呀了一聲，帶笑驚嘆。……此地大概是美人多。一來早期移民本來是南國佳人，又有娶山地太太的高山族，至少是花蓮的阿美族比著名出美人的峇裡人還要漂亮。

### 半生追憶

她回美國之後，用英文在《The Reporter》雜誌發表了一篇文章，名為〈A Return to the Frontier〉（重訪邊城），記述這段為期一週的臺灣之行，當時臺灣讀者的反應並不熱烈。2008年，甫繼承文學遺產的宋以朗，從箱底找出記述這趟旅行的34頁殘稿，比最初英文版「新添加了許多文字」；宋推測張愛玲在1980年代仍曾回憶這塊山海之間的鄉土，嘗試再用中文還原那趟行旅。遙想在美國異鄉房間裡，張愛玲被孤寂與蟲咬幻覺糾纏的歲月中，可能仍在午夜夢回之時，回想這段花蓮之旅，並且添寫著回憶…

### (五十) 屬於撒奇萊雅的生命故事

#### ■ 摘要

過去在奇萊平原上居住著一支強大的部族—撒奇萊雅 Sakizaya。在清代以前，他們在最北端的地方以加里宛溪與從宜蘭遷徙而來的噶瑪蘭族作為分界，往南至七腳川溪與南勢阿美族互相劃分區域。

#### ■ 正文

過去在奇萊平原上居住著一支強大的部族—撒奇萊雅 Sakizaya。在清代以前，他們在最北端的地方以加里宛溪與從宜蘭遷徙而來的噶瑪蘭族作為分界，往南至七腳川溪與南勢阿美族互相劃分區域。

#### 平原上的聚落與家屋

因為居住在開闊的平原，為了防止山區太魯閣或泰雅族人的襲擊，聚落採取集居的方式，同時也在聚落外圍種植濃密的刺竹林以防衛敵人攻擊，並且為了觀察敵情，建築高聳的瞭望臺。為了要保護部落，部落男子們需要接受軍事訓練，他們會在聚會所舉行訓練，聚會所和一般房子的構造稍微不同，主要樑柱會以堅固耐用的木頭做為材料，橫樑則是會使用竹子為主，鋪上厚厚的乾芒草，最後再用黃藤網綁固定。根據部分耆老的說法，有的時候會在屋脊的部分紮出像鳥尾般的高翹形狀。

## 坎坷的族群命運

1878年(光緒4年)三、四月間,加禮宛戰役(又稱達固湖灣戰役)爆發,為了配合與噶瑪蘭族的防禦協定,起身抵抗清兵但是結果卻失利了,這造成撒奇萊雅族人散居四地。依靠著阿美族人的寬容包庇,族人從此混(婚)居生活,一直到清領末期,稍微恢復形成飽干(Cipawkan)、撒固兒(Sakul)、山興(Cilakayan)、馬立雲(Malibul)、磯崎(Kaluluwan)等五個族人比例較高的聚落。日治時期,增加了水璉(Ciwidian)和月眉(Sililasay)兩個部落。而在原本祖居的奇萊平原周邊,則建立卡噶卡(Katangka)、嘉新(Kalingan)、北埔(Paypo)、卓波(Copo)、豐川(Sinsya)、巴呂可(Parik)、拖瓦旁(Towapon)等七個部落。然而好不容易重建起家園,但是坎坷的命運似乎從未停止,族人接二連三地又遇到多次徵收干擾—包括過去的彈藥庫、農會、佳山基地等,似乎被迫遷徙的命運還未結束。

## 族群的重建之路

撒奇萊雅族的正名運動,最早可以從1990年已故帝瓦伊·撒耘(李來旺校長)當時號召發起的祭祖大典說起。2000年3月高幸一耆老成立「花蓮縣撒基拉雅達固部灣文化發展重建協會」,在2004年召開會員大會的時候,決議發起民族正名運動。2005年5月「Sakizaya新族群運動聯盟」成立,同年10月13日徐成九耆老帶領大家前往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正式遞交正名連署書。2006年7月,Takobowan舊址舉行百年來首次的Palamal巴拉瑪火神祭。最後終於在2007年從阿美族獨立出來,官方正式承認族群身分,成為臺灣原住民中第十三族。

## 建構族群識別

在正名運動的過程中,藉由四處尋訪老人家,紀錄屬於部落的回憶與故事。耆老曾經說過,在日治時期以前,大家還是可以區分撒奇萊雅與阿美族服飾的不同,後來因為通婚更頻繁、生活關聯密切了,加上為了因應觀光的影响而慢慢變相似。也因為希望能在服飾上與阿美族做出區別,從2006年開始可以看到撒奇萊雅族群服飾的配色漸漸有概念,幾年下來更是發展出族群專屬的特色。然而關於這個部分依然有部分的族人難解心結,面對族群共同未來,大家拋棄原有的成見是凝聚向心力的方向。

## 因火而滅,因火重生

為了緬懷在加禮宛戰役慘烈犧牲的祖先,2006年族人號召發起第一年的撒

奇萊雅族的巴拉瑪火神祭(Palamal)。相傳清兵當年以火攻燒毀達固湖灣部落，造成撒奇萊雅幾乎滅族，不得不隱姓埋名躲藏阿美族部落。從 1990 年起經過 17 年正名運動，直到 2007 年一切的辛苦終於有了回應結果。

## (五十一) 臺灣第一支原住民棒球隊—能高團

### ■ 摘要

野球運動於 19 世紀末時隨著日本殖民的腳步傳入臺灣，並於 1917 年（大正 6 年）前後傳到東臺灣，一開始僅有日本人參與這個運動，隨後臺灣的漢人與原住民也陸續加入。1899 年（明治 32 年），臺東廳臺東街上誕生了一個影響臺灣日後百餘年棒球發展的人物—林桂興。臺東出生的林桂興在工作時對於原住民青年有一定了解，所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就組成了一支全部由原住民所組成的「高砂棒球隊」，兩年後（大正 12 年）改名為「能高團」。

### ■ 正文

野球運動於十九世紀末時隨著日本殖民的腳步傳入臺灣，並於 1917 年（大正 6 年）前後傳到東臺灣，一開始僅有日本人參與這個運動，隨後臺灣的漢人與原住民也陸續加入。1899 年（明治 32 年），臺東廳臺東街上誕生了一個影響臺灣日後百餘年棒球發展的人物—林桂興。臺東出生的林桂興在工作時對於原住民青年有一定了解，所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就組成了一支全部由原住民所組成的「高砂棒球隊」，兩年後（大正 12 年）改名為「能高團」。

### 能高團成軍

十九世紀末時，野球運動隨著日本殖民的腳步傳入臺灣，並於 1917 年（大正 6 年）前後傳到東臺灣，這個一開始僅有日本人參與的運動，隨後也陸續有臺灣的漢人與原住民加入。

1899 年（明治 32 年），臺東廳臺東街上誕生了一個影響臺灣日後百餘年棒球發展的人物—林桂興。1914 年（大正 3 年）林桂興至臺北國語師範學校輟學回到臺東，進入臺東賀田祖的子企業櫻組工作，並加入櫻組棒球隊。到了 1919 年（大正 8 年），林桂興離開臺東櫻組轉至花蓮港賀田祖任職。大約兩年後（大正 10 年），林桂興受到時任花蓮港廳第五任廳長的江口良三郎委託籌組棒球隊，目的是希望可以透過棒球這個在殖民母國日本有一定影響力的運動，來解決當時地方人士對於花蓮港交通建設不足的問題。

臺東出生的林桂興在工作時對於原住民青年的體力有一定了解，所以在很

短的時間內就組成了一支全部由原住民所組成的「高砂棒球隊」，兩年後（大正 12 年）改名為「能高團」。成軍後的能高團被江口良三郎安排至花蓮港農業補習學校就讀，也就是現在的花農。當時的校址位於現在花蓮市明禮國小，能高團的團員年齡要比當時花農一般生要大上一些，但是每天上午仍然要上課讀書，下午再到花岡山棒球場上練球，就這樣刻苦訓練了一年多。這隻隊伍甫出場便一鳴驚人，短短兩年時間便足以和當時花蓮的正式球隊相抗衡。在大正 13 年 9 月能高團展開臺灣島內西征，這次西征能高團的成績五勝五敗，雖然不是非常出色，但是已經在臺灣島內造成轟動。

### 遠征日本本土

1925 年 7 月在總督府警務局的贊助之下，能高團遠征日本，與早稻田中學、京都平安中學、大阪八尾中學、廣島中學等棒球名校進行比賽，一開始當地輕敵派出並非強隊的豐島師範中學應戰，沒想到前四局能高團就拿下 28 分，豐島師範中學一分未得！比賽只得緊急叫停。這場在日本的初出賽讓日本的棒球專家全部跌破眼鏡，第二戰派出強隊早稻田中學出賽，但是能高團前一戰給了許多日本人太深的印象，許多日本觀眾反過頭來為能高團加油。最後能高團在日本一共進行了九場比賽，戰績四勝四敗一和，這些來自花蓮港廳的原住民棒球選手們，就這樣深深的震撼了這些日本人的心，也打響了花蓮港在日本本土的名號。值得一提的是，在這次日本遠征之行中，由於能高團的表現出色，日本棒協特別在第六戰能高團對八尾中學隊、第七戰對天王寺隊安排在甫落成不久的甲子園棒球場內進行比賽，雖然這只是邀請賽，但是參賽的都是日本第一流隊伍，同時也是第一個進入甲子園進行比賽的純由臺灣人所組成的棒球隊，這是日本棒球界所給予能高團至高的肯定。

### 能高團棒球隊的延續與結束

能高棒球隊赴日比賽後，讓日本人見識到原住民優秀的體育才能，因而許多日本球探跟著到臺灣來挖角，希望能邀請球員到日本打球。許多球員如阿仙（稻田昭夫）、紀薩（西村嘉造）、羅沙威（伊藤正雄）、羅道厚（伊藤次郎）以及能高候補球員葉天送等球員均趁此機會赴日，一邊求學，一邊打球，展開他們人生的另一片新天地。1926 年（大正 15 年）9 月，能高團進行第二次的全島巡迴比賽，然而在 10 月傳來了不幸的消息，遠赴日本本土為花蓮港宣傳的江口良三郎因為喉癌病發，病逝日本。能高團因為少了江口良三郎這位靠山，而梅野清太本身也有自己的球隊朝日組隊，在無法獲得官方以及民間的支援之下，加上四位重量級的球員被挖角到日本，能高團在昭和 2 年之後解散，不再出現在歷史中。

雖然能高團存在的時間不久，但是由林桂興所訓練出來的、臺灣最早的原住民棒球員們，卻成為臺、日棒球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頁；而後世的族人，也自此開始前仆後繼地投入棒球運動，一直到今天。

## (五十二) 先是沼澤地，後是火之城

### ■ 摘要

日人統治初期，將花蓮溪口的花蓮港街移至花崗山旁的新港街，興築東線鐵路，規劃新的市區街廓，紅毛溪、七腳川溪一帶的湧泉、水系逐漸被收編，棋盤式的街道鋪陳、町屋店家屋宅蓋起，商業繁盛。只是啊，當時的建材多取木造，巷弄狹小、街道區折…，老一輩的消防員感嘆著說：「這是一座火城」。

### ■ 正文

不同的位置，會有觀看這座城市不同的角度。

在清代北路深入後山之前，這是一個由撒奇萊雅族人縱橫奇萊平原的年代，人們低限度採集自然資源，與環境和諧共處，改變地貌的幅度有限，這時的地貌景觀，絕大多數仍是沼澤湧泉；也因為這些遍布的沼澤，使得這塊平原地帶並未受到較多人為的開發，聚落的分布仍零星的分佈在奇萊平原與水域交織形成一幅美麗的拼圖。

### 百年前的大火

清末的漢人聚集的花蓮港街，並非坐落於今日花蓮舊市區，而是位於花蓮溪口北側濱海地區（今阿美文化村一帶），被稱作洄瀾灣一帶。其名來自花蓮溪注入太平洋的地方會產生洄瀾的形狀而得名，又一說是與海岸邊會捲起波瀾的狀態有關。然而，此地不僅緊鄰太平洋，往內陸平原則為沼澤地帶，且常受花蓮溪及其支流木瓜溪帶來之水患影響，並不適合發展為大型的聚落或城鎮。雖然總督府技師田代安定 1897 年的調查報告有初步規劃延舊街區擴張的市街範圍，兩年後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巡察此地時，考量此地風災水患下的風險，下令將市街移往較安全的花崗山側新港街一帶。隔年，花蓮港街又遭逢大火，多數房屋毀於一旦，此地也再無人煙，從此失在花蓮溪口的地景中。

### 新市街·火之城

日人統治初期，將花蓮溪口的花蓮港街移至花崗山旁的新港街，興築東線鐵路，規劃新的市區街廓，紅毛溪、七腳川溪一帶的湧泉、水系逐漸被收編，棋盤式的街道鋪陳、町屋店家屋宅蓋起，商業繁盛。只是啊，當時的建材多取

木造，巷弄狹小、街道區折…，老一輩的消防員感嘆著說：「這是一座火城」

火城、火之城，淺顯短促詞語卻讓人驚心，口傳裡市區有一處叫火燒地，相對於火的延燒，低窪積水則有溝仔尾、田凹仔底，而這些，又是多少家庭的離散與傾頹？

今日的溝仔尾，舊時的福住，是個連接著花蓮港驛的住商混合區，也是木造房舍密集的區域，這裡的人們對於消火安全分外小心，地勢低窪也是它過去經常淹水的原因，今日打火兄弟在這區備受器重，許多閒人不得踏進的區域，眾老闆們卻爭相延攬結識唯恐不及。

## 二戰的浴火之城

二次大戰末期，花蓮港市的陸空要衝地理位置，使得這座城市成為美軍空襲的首要標的之一，緊鄰花蓮港驛的黑金通、福住街區也成為燒夷彈的祭品，包含花蓮港廳舍的許多街區的就在戰火中消失。從美軍釋出的歷史航拍影像，可清楚看到當時落彈在鐵道車站周邊的煙火與燃燒中的木造建築。

戰後的花蓮港市，更名為花蓮市。經歷了1951年的花蓮大地震，多次的強烈颱風侵襲，大量的建物倒塌、毀損影響，重建之路把行政中心移往美崙新市區。溝仔尾及附近的舊街巷弄，卻似乎仍停留在數十年前的時光，沼澤地、火之城，還停留在多少人的記憶中呢？

## 肆、結語

本研究藉由文史資料的蒐集、歷史地圖的考察，指認花蓮港街的城市變遷歷史與現況可體驗的歷史現場，並藉由舊地名考證及歷史路徑的探索，將六大歷史現場的脈絡做了系統性的釐清。對於本案再造歷史現場後續觀光潛力點規劃所需要產業興衰基礎資料、港口及交通發展史、代表性歷史建築、軍事遺址的調查皆已進行清楚的史料分析與空間指認。

本案所提出的 52 則故事，主要從庶民生活、民生經濟的角度，搭配實地的口訪、臨港歷史廊道的軸線的田野調查，進行故事文稿的撰寫，及英、日文的翻譯。這些在地文化記憶的生活故事以「歷史散步之卷」、「街景地理之卷」、「店家百業之卷」、「百年一瞬之卷」等四大主題呈現。若再搭配本案所蒐集之歷史現場周邊老照片(附錄一、附錄二)、文化資產影像清單(附錄三)，將可提供後續更多的加值推廣應用可能。

以上三份附錄內容，已由執行團隊將其轉化為線上地圖索引版本(網址:<https://arcg.is/1rODHj>)，透過歷史地圖平台與老寫真的交疊，結合新一代的數位導覽科技，可進一步將這些文化記憶，以嶄新的面貌重現在民眾眼前，連結與再現土地與人文的歷史記憶，落實文化保存於民眾生活。



圖76-太平洋臨港歷史廊道研究調查暨故事撰寫影像素材\_顧我洄瀾



圖77 -太平洋臨港歷史廊道研究調查暨故事撰寫影像素材\_東台灣展望



圖78-太平洋臨港歷史廊道研究調查暨故事撰寫影像素材\_文化資產

## 一、花蓮縣觀光潛力盤點資料

地方文化館(22處)	文化資產	文化資產
花蓮縣石雕博物館	台糖公司花蓮糖廠	林田山(MORISAKA)林業聚落
松園別館	玉里樂合谷豐碾米廠碾米機	Satokoay(舞鶴)考古遺址
郭子究音樂文化館	密教鎮地石碑	光復鄉阿美族太巴塢kakita^an
吉安慶修院	宮下岩棺(I號岩棺及II岩棺)	吉安慶修院
鐵道文化園區一館	花蓮港山林事業所	花蓮舊監獄遺蹟
七星柴魚博物館	新城神社舊址	花蓮糖廠製糖工場
鐵道文化園區二館	美崙溪畔日式宿舍	花蓮糖廠招待所
鳳林學校夢工廠	花蓮台肥招待所	花蓮糖廠廠長宿舍
拔仔庄常民文化館	吉安橫斷道路開鑿記念碑	豐田村移民指導所事務室
玉里鎮璞石藝術館	花蓮吉野開村記念碑	校長夢工廠
花糖文化館	檢察長宿舍	秀林普明寺
古嚕索古玉石坊	松園別館	花蓮港小學校圍牆殘蹟
御皇米百年文化故事館	曙光橋	台鐵花蓮舊工務段、舊警務段建築群
富南窯場	菁華林苑	福住橋暨第二福住橋
海礦探索館	交通部台鐵管理局花蓮管理處	中國廣播公司花蓮電台
花蓮玫瑰石藝術館	花蓮舊酒廠	明禮路日式宿舍
立川漁場蜆之館	林田山中山堂及康樂新村殘構	林田神社殘蹟
蜂之鄉-蜜蜂生態教育館	台灣鐵路局花蓮管理處處長官邸	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歷史建築群
兆豐故事館	安通溫泉旅舍	吉安不盡跌水井
木瓜溪文物生態故事館	前花蓮火車站加水塔	國立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舊校長宿舍
部落皇后藝術咖啡館	花蓮農場招待所	花蓮縣花蓮市明禮路31號
香又香便當調查局	郭子究故居	林田圳虹吸式圳道
	美崙溪畔日式宿舍	平林圳過水橋
	舊花蓮港高等女學校校長宿舍	舊花蓮港廳豐田小學校劍道館
	富南磚窯場	豐田神社參道與遺構
	林務局玉里國有眷舍	舊豐田移民村警察官吏派出所
	瑞穗鄉慶安宮土地公廟	舊花蓮鐵路醫院

## 二、本案觀光潛力點建議(一)\_歷史散步之卷

### 歷史散步之卷

#### 花蓮市忠烈祠的前世今生

##### ■ 摘要

我站在美崙山腰上，靜靜地聽著名叫花蓮的城市，那車水馬龍般的喧鬧聲，看著奇萊平原那百年的發展與變化，這百年唯一不變的是人們來我這的虔誠之心和明天依舊會從海面升起的太陽，希望你聽完我的故事，能對花蓮這塊土地多認識一點，我是花蓮忠烈祠，歡迎來聽我說故事。

##### 前世—花蓮港神社

大正五年（1916）建立花蓮港神社，當時的林森路還是神社的參拜道，舉凡重要節日或是新年，都會到花蓮港神社參拜，人們帶著虔誠的心，一步一腳印爬上美崙山的階梯。當他們看到一個紋章，五角型外有一圈十六菊紋，人們就知道，已經到神社了。其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群軍伕要準備出征時，來我在邊參拜，我只能默默的為他們祈福，希望戰事結束之後，這群軍伕還能在平安的回家。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當時花蓮港市民都到花岡山上聆聽裕仁天皇廣播，我知道戰爭結束了，不知道那些曾在我面前參拜的軍伕、士兵們是否都平安地回到家。花蓮即將有新的政權進入，隨著政權的交替，花蓮港神社一名也隨之畫下句點。

##### 今生—花蓮市忠烈祠

原本供奉天照大神、北白川宮能久親王、開拓三神變成以鄭成功為首的革命先烈等，本殿則是將原本的日式屋頂改為中國式屋頂，鳥居則改建成中國樣式的牌樓，拜殿大致上還保留原樣，國民政府將我改造為花蓮市忠烈祠。雖然名字改變了，但是從我在的位置跳為奇萊平原和沙婆嚙溪的景色依舊美麗，花蓮大儒駱香林先生在編修《花蓮縣志》時曾經對尚志橋及忠烈祠的景色風光大為讚賞，而且也賦詩吟誦：

橋曰尚志，祠曰忠烈；汨汨洪流，春芳乍歇

白雲在天，千里一抹，輪蹄涉波，如蹴冰雪——駱香林〈輪蹄涉波〉



### 三、本案觀光潛力點建議(二)\_街景地理之卷

#### 街景地理之卷

#### 被塵封的珍珠—溝仔尾

##### ■ 摘要

說起過去的溝仔尾，如果硬要算的話，其實是在福建街以東，若沿著已被覆蓋成停車場的自由街，左右兩側還可以看到撞球間、西服店等等老商店，從這些仍不難看出這裡以前其實很繁華很熱鬧。因為有這些娛樂的需求，所以才促成這邊商業的興盛，說穿了，就像臺北的華西街附屬在風化產業的開始。

##### ■ 正文

時間是巨大的洪流，老一輩的人看著滿街的人來人往，到路上只剩下熟人；北迴鐵路通車後，感覺一夕間，所有的喧囂都被吸進黑洞裡，繁華似夢。時間可以帶走人潮，卻帶不走人心，只要有人還記得溝仔尾，有一天它終會重振雄風，再現人潮。這個時刻已然悄悄來臨...

關於這邊的性產業，則要從一旁巷道內的暗街巷說起，這些都是從日治時期開始，就陸續在此營業，關於人身的不自由也都是在這裡的暗街巷開始，據故老言以前站在外面攬客的就有兩百多人，後來經過取締風化之後，這邊的性產業已經落寞很多年。之後再住進來的新住民，漸漸就遺忘了這段過去的歷史，許多租戶可能不知道住的房子在從前還可能是私娼館，更別說還有越戰美軍來花蓮消費那段歲月。

主計里里長張憲聰曾經提及：他從小就在溝仔尾長大，經歷過溝仔尾的繁盛興衰。許多人眼裡看來，大抵自民國 45、46 年以後，溝仔尾被特別劃設劃為風化區，之後這裡就變成一個「禁忌之地」。小時候同學想來里長家，擔心周邊小姐亂拉客的話，甚至會先撥通電話，再由他轉述給家裡大人，由大人告知那些小姐希望她們別對他們有動作或亂開玩笑之類。可以說里長伯眼見著溝仔尾起高樓，再眼看它樓塌了。最繁華熱鬧的時候，許多商業活動就發生在溝仔尾水溝兩側，可說當時的人潮摩肩擦踵，熱鬧景況和今天的東大門夜市相較，保證毫不遜色。



#### 四、本案觀光潛力點建議(三)\_店家百業之卷

##### 店家百業之卷

##### 一張地方風采的名片—花蓮港中央市場

###### ■ 摘要

菜市場，對於你來說會是什麼呢？傳統菜市場是我童年的遊樂園，是每座城市的真實縮影，更是生活最本真的樣子。它總是喧鬧、忙碌而生機勃勃，花蓮綜合市場就是這麼一個撐起當地生活儀式感的地方，見證著花蓮經濟的榮衰悲興。在此此起彼伏的蔬菜水果吆喝聲、魚肉牛羊的叫賣聲、主客往來的討價還價聲……相互交錯雜織之間，構成了每個花蓮人揮之不去的生命底色。現今，還有好幾間老字號商家於此延續著傳統市場的歷史故事，不休止地上演偶遇與重逢。裕發行便是其中之一，結廬鬧市而能靜默安守一方味覺的百寶箱。

###### ■ 正文

時菜市場，對於你來說會是什麼呢？傳統菜市場是我童年的遊樂園，是每座城市的真實縮影，更是生活最本真的樣子。它總是喧鬧、忙碌而生機勃勃，花蓮綜合市場就是這麼一個撐起當地生活儀式感的地方，見證著花蓮經濟的榮衰悲興。在此此起彼伏的蔬菜水果吆喝聲、魚肉牛羊的叫賣聲、主客往來的討價還價聲……相互交錯雜織之間，構成了每個花蓮人揮之不去的生命底色。

###### 花蓮港中央市場的進化史

據 1941—1945 年的花蓮港市街圖可見，當時花蓮港市最大的市場就是在中華路與中山路口的「花蓮港中央市場」。花蓮港居民每日聚集在此買菜賣菜，琳琅滿目的魚菜蛋肉永遠是主角，周邊部落的阿美族少女也會頂著野菜蔬果來參與這場熱鬧的煙火盛宴。三輪車乘載著海邊現捕魚獲，直運抵達位於公正街上的漁會，隨時廣播、及時拍賣。老人家形容早期花蓮海邊的魚多到被浪打上岸來，在七星潭、南北濱海邊每天都有小船出海撒網，去岸邊幫忙拉網的人都可以分得一些漁獲，扣除家中所需，多餘的就能拿到市場上販賣。傳統市場，不僅是一個生活物資的博物館，更是這座城市人生百態匯聚的地方。



## 五、本案觀光潛力點建議(四)\_百年一瞬之卷

### 百年一瞬之卷

#### 曾經的城隍廟——不願離開的神明

##### ■ 摘要

溝仔尾——在這些年的口述訪談裡我們聽過一則則的故事，彼時的曾經不再遙不可及，身世坎坷煙花女、老橋上賣藝的盲女月琴歌者、被慳吝養鴨老人追趕成的賽跑國手、亡命罪犯人生最後的落幕之地……，隨著溝仔尾居民們述說的生命記憶，「溝仔尾」逐漸從如今的水泥停車場、馬路要道中一一具象，我們回到了張愛玲《重返邊城》的年代，那是她一生中唯一一次踏上過的臺灣土地，她站在曾經的城隍廟口，一筆一字寫下溝仔尾的當年；而昔日的城隍廟，現在的停車場，也曾有過一段傳奇的故事，直到現在，故事依然在進行……。

##### 狸貓換太子的神廟

1938年，臺灣正逢日治時代「皇民化運動」時期，日本人為此在臺推行臺灣人改日本姓氏、國語（日語）運動、以及以神道教信仰取代臺灣傳統民間宗教的「寺廟整理」與「正廳改善」；但在日本人實施皇民化運動之前，花蓮城隍廟才由方士紳蘇清秀等人鳩資興築竣工，迎奉皇都護國城隍爺，定名為「聖安宮」。花蓮城隍廟在皇民化風潮下，似乎也即將成為了歷史中的「不得不」，為了避免日本人要求拆除剛剛落成的城隍廟，於是有人提議了一則妙計，以「狸貓換太子」的調包法，成功保留下舊有的廟宇：原來是在新落成的城隍廟旁原本就存在一間鄭成功廟，當地人將鄭成功廟的主神迎接至城隍廟供奉，拆除原本街上的老鄭成功廟，並在城隍廟掛上「鄭聖祠」的牌匾，於是有日本人血統的鄭成功（母親為日本九州人）被日本人視為同源同祖，「鄭聖祠」也就被日本人接受而得以延續了，這也是為什麼至今花蓮城隍廟旁祀有延平郡王神像的原因。

##### 神明存在的土地

神鬼之說在巷內口耳相傳，作家陳黎在《想像花蓮》書中寫：「酒家後來遷到成功街、忠孝街交角，原國姓廟所在處，但離奇地在一次地震後失火崩塌，後又鬼話不斷（有人信誓旦旦說聽到日治時代自盡酒女的歌聲），至今仍為空地。」一直到西元1999年，轉手的地主將土地捐贈給政府公部門，公務部門於是成立停車場直到現在。過去的城隍廟，只留下了一旁人行道上的說明牌，悄悄告訴不斷經過的人們，這裡曾經是神明存在的土地。



## 伍、參考文獻

### 一、檔案

- (一) 〈臺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34：1：2（1945年12月5日），頁4。
- (二) 「花蓮港市區計畫ノ件」（1910年01月20日），〈明治四十三年永久保存追加第二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1734011。
- (三) 「花蓮港街市區計畫擴張ノ件」（1915年06月01日），〈大正五年永久保存第二十三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2498006。
- (四) 「保安林解除（告示第一〇五號）」（1913年06月01日），〈大正二年十五年保存第八十三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5675004。

### 二、專書

- (一) 孔昭明（1984），《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四輯（78）清會典臺灣事例》。新北：大通書局。
- (二) 石坂莊作（1985），《臺嶋踏查實記》。臺北：成文出版社。
- (三) 田代安定（1985），《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臺北：成文出版社。
- (四) 安倍明義（1985），《臺灣地名研究》。臺北：成文出版社。
- (五) 沈葆楨（1874），《福建臺灣奏摺》。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六) 松本虎太、圖子武八（1924），《花蓮港港灣調查報告書》。無出版單位。
- (七) 花蓮縣文獻委員會（1974），《花蓮縣志卷十：土地》。花蓮：花蓮縣文獻委員會。
- (八) 青島勝三（1987），《臺灣都市計畫講習錄》。臺北：臺大土木工程學研究所都市計畫研究室。
- (九) 施添福總編（2005），《臺灣地名辭書卷二：花蓮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十) 胡傳（2006），《臺東州采訪冊》。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 (十一) 馬偕（2007），《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錄》。臺北：前衛出版社。
- (十二) 連雅堂（1979），《臺灣通史》。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十三) 張家菁（1996），《一個城市的誕生-花蓮市街的形成與發展》。花蓮：花蓮縣立文化中心。
- (十四) 康培德（1999），《殖民接觸與帝國邊陲-花蓮地區原住民十七世紀至十九

世紀的歷史變遷》。臺北：稻鄉出版社。

- (十五) 康培德、陳俊男、李宜憲 (2015),《加禮宛事件》。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 (十六) 黃淑璫 (1957),《臺海使槎錄卷六·番俗六考》。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十七) 黃武達 (2000),《日治時代 (1895-1945) 臺灣都市計畫歷程之建構》。臺北：臺灣都市史研究室。
- (十八) 黃武達 (2006),《日治時期臺灣都市發展地圖集》。臺北：南天書局。
- (十九) 黃清琦 (2010),《臺灣輿圖暨解說圖研究》。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 (二十) 臺灣總督府鐵道部花蓮港出張所 (1917),《臺灣鐵道臺東線》。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 (二十一) 臺灣總督府官房統計課, (1917)《臺灣現住人口統計》。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 (二十二)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土木課 (1929),《臺灣に於ける市区計画》。臺北：臺灣總督府。
- (二十三) 臺灣總督府 (1931),《花蓮港築港工事記昭和六年度》。無出版單位。
- (二十四) 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 (1932)《臺灣現住人口統計》。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 (二十五) 臺灣總督府 (1936),《花蓮港築港概要》。基隆：臺灣總督府基隆築港出張所、花蓮港築港工事事務所。
- (二十六) 蔡龍保 (2012),《推動時代的巨輪：日治中期的臺灣國有鐵路 1910-1936》。臺北：臺灣書房。
- (二十七) 橋本白水 (1922),《東臺灣》。南國出版社。
- (二十八) 鍾石若 (1989),《躍進東臺灣》。臺北：成文出版社。
- (二十九) 薛益忠 (2006),《都市地理學》。臺北：三民書局。

### 三、期刊論文

- (一) 河野敬一 (2007),〈近代期における市街地図の刊行と利用—東京交通社による「職業別明細図」刊行の分析—〉,《常磐大学人間科学部紀要、人間科学》: 25 卷 1 號, 頁 5。

### 四、研討會論文

- (一) 施添福 (2003),〈日本殖民主義下的東部臺灣：第二臺灣的論述〉,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辦處主辦「臺灣社會經濟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頁 1-47。

## 五、網路資料

- (一) 「日治時期期刊影像系統：地圖資料庫」，參閱日期：2018年8月27日，網址：<http://stfj.ntl.edu.tw/cgi-bin/g32/gswweb.cgi/ccd=3qlQvm/search>。
- (二) 「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網站，參閱日期：2018年8月27日，網址：<https://goo.gl/1imyYC>。
- (三) 「佐久間左馬太總督的「蕃地」巡視與「討蕃」行動」網站，參閱日期：2018年8月24日。網址：[http://archives.ith.sinica.edu.tw/collections\\_con.php?no=105](http://archives.ith.sinica.edu.tw/collections_con.php?no=105)。
- (四)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網站，參閱日期：2018年8月18日，網址：<http://who.ith.sinica.edu.tw/mpView.action>。
- (五) 「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網站，參閱時間：2018年8月27日，網址：<https://bit.ly/2OjR7yP>。
- (六) 「臺灣原住民數位博物館」網站，參閱日期，2018年8月16日，網址：<http://www.dmtip.gov.tw/web/page/detail?l1=2&l2=33&l3=19&l4=40>。
- (七) 「Perry-Castañeda LibraryMap Collection\_Taiwan Maps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圖書館館藏臺灣地圖)」，參閱日期：2018年8月28日，網址：[https://legacy.lib.utexas.edu/maps/ams/formosa\\_city\\_plans/](https://legacy.lib.utexas.edu/maps/ams/formosa_city_plans/)。

## 【附錄】

### 附錄一：東臺灣展望歷史影像清單

備註:相關歷史影像掃描自原件，以 PDM 公開授權使用。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花蓮港公學校</p>	<p>日治時期花蓮港公學校為今日位在花蓮市區的明禮國小，是花蓮縣內歷史最悠久的學校之一。</p> <p>花蓮港公學校前身為「臺東國語傳習所奇萊分教場」於 1897 年（明治 30 年）12 月 8 日創立，目的為教導本島人國語與養成日本國精神，1905 年（明治 38 年）3 月改制，創立花蓮港公學校，校內阿美族與本島人共學，當時的學生人數位居花蓮港廳內第一。</p> <p>花蓮港公學校歷經多次變更校名，包括「明治公學校」、「明治國民學校」等名稱，二戰後更名為「明禮國民學校」，1968 年（民國 57 年）8 月 1 日因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更名為「明禮國民小學」直到今日。</p>
	<p>花蓮港分屯大隊</p>	<p>日治時期花蓮港分屯大隊位於今日花蓮市區的憲兵指揮部花蓮憲兵隊。臺灣總督府接管臺灣後為了鎮壓原住民於花蓮港派遣約兩個步兵中隊屯駐，1906 年（明治 39 年）發生威里事件、馬里巴西事件、知亞干事件，因此臺灣步兵第二聯隊下之第三大隊在同年 10 月 1 日於花蓮駐紮，之後將原有的步兵中隊分別分派至璞石閣(玉里)、卑南(臺東)以安定民心。</p> <p>花蓮港分屯大隊是日治時期花蓮港廳最高的軍事單位，於米崙山東麓興建約五萬坪的兵營，曾參與七腳川事件、太魯閣戰爭與霧社事件的討伐。</p> <p>花蓮港分屯大隊成立後歷經多次變遷，二戰期間成為戰俘收容所，戰後陸續由陸軍兵學校、陸軍化學兵學校、臺東司管區、花蓮守備旅、憲兵指揮部花蓮憲兵隊接管使用。</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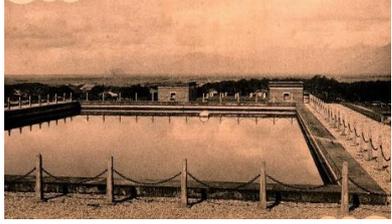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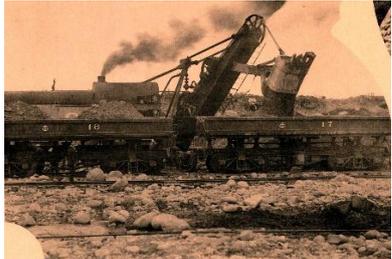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憲兵分隊</p>	<p>1906年(明治39年)開設第十三憲兵隊臺南分隊花蓮港分遣所，曾與分屯大隊共同參與七腳川事件與太魯閣戰爭的討伐。</p> <p>舊憲兵分隊位在今花蓮市區的國軍人才招募中心花蓮招募站，憲兵分隊遷至誠正營區後此地成了閒置空間，後經由前花蓮市長田智宣的幫助下，2014年(民國103年)由花蓮市公所整修為「洄瀾人文館」，國防部無償借給花蓮市公所，將這座原作為軍事用途的空間活化成展出花蓮地方人文的文史館。</p> <p>2018年3月因地震因素，建築多處龜裂，被判定為黃色危樓，市公所決定將場館歸還給軍方，後經過半年時間由軍方整修維護，同年9月將場館二次活化，成立國軍人才招募中心花蓮招募站。</p>
	<p>花蓮港醫院</p>	<p>花蓮港醫院為今日位在花蓮市區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的前身，日治時期全名為「臺灣總督府花蓮港醫院」由臺灣總督府管轄，1909年(明治42年)12月設立，為花蓮縣內歷史最悠久的醫院。</p> <p>1914年(大正3年)因花蓮南北狹長、南部地區醫療資源不足因此於玉里鎮設立玉里分院，1997年(民國86年)於豐濱鄉設立豐濱分院。</p> <p>戰後，曾改名為「臺灣省立花蓮港醫院」、「臺灣省立花蓮醫院」、「行政院衛生署花蓮醫院」，2013年因應行政院組織改制改名為「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直到今日。</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分屯大隊中的將校集會所	<p>分屯大隊於米崙山東麓興建約五萬坪的營舍，圖中為位在分屯大隊中的將校集會所，為當時高階軍官的休息娛樂場所，建築位在營區中地勢較高處，從此處可以遠眺花崗山與太平洋。</p> <p>將校集會所為分屯大隊內唯一從日治時代保留至今的軍事建築，至今仍矗立在現花蓮憲兵隊誠正營區中，多年前經過整修，戰後曾作為司令辦公事、隊史館與官兵接待中心，目前則作為花蓮港戰俘營陳展室使用。</p>
	米崙高爾夫球場	<p>米崙高爾夫球場為現今位在花蓮市花蓮高爾夫球場的前身。</p> <p>1927年（昭和2年）11月，當時的花蓮港廳廳長中田秀造與鐵道出張所長小山氏以及其他的民間人士共同討論高爾夫俱樂部的創立，經過討論後決定將地點設在米崙，1928年（昭和3年）建立約15萬坪的高爾夫球場並設置9個高爾夫球洞，之後因會員增加，開放更多民眾加入，因此將球洞增加到18個。</p> <p>戰後高爾夫球場成為國有土地，1980年（民國69年）成立財團法人花蓮高爾夫球俱樂部，1982年縣政府將球場委託給俱樂部經營，之後因未依法執行，縣政府與俱樂部歷經近10年纏訟，2016年3月28日終於將土地收回，遵循法規辦理招標，同年4月1日由高仕高爾夫公司接手經營。</p>
	筑紫橋與分屯大隊兵舍	<p>日治時期的筑紫橋為現今的中正橋，最初橋梁由木頭建造後改成使用水泥建造，為往返美崙地區的重要橋梁。</p> <p>照片中位於筑紫橋後方的建築物為當時分屯大隊中的兵舍，與花蓮港廳舍並列為日治時代花蓮兩棟最大的建築物，戰後作為兵營中的行政辦公大樓使用。此棟建築於民國時期被拆除，現已不復存在。</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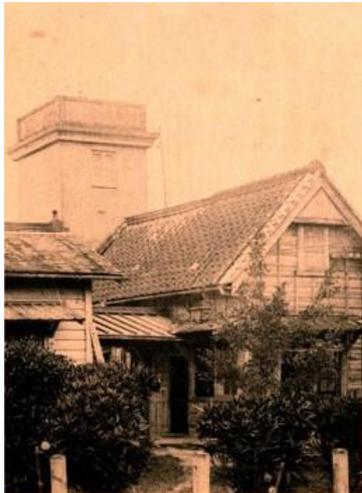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花蓮港醫院建築物內的走廊</p>	<p>花蓮港醫院為今日位在花蓮市區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的前身，日治時期全名為「臺灣總督府花蓮港醫院」由臺灣總督府管轄，1909年（明治42年）12月設立，為花蓮縣內歷史最悠久的醫院。</p> <p>1914年（大正3年）因花蓮南北狹長、南部地區醫療資源不足因此於玉里鎮設立玉里分院，1997年（民國86年）於豐濱鄉設立豐濱分院。戰後，曾改名為「臺灣省立花蓮港醫院」、「臺灣省立花蓮醫院」、「行政院衛生署花蓮醫院」，2013年因應行政院組織改制，改名為「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直到今日。</p> <p>此張照片為花蓮港醫院建築物內的走廊，從照片中可看到醫院內各科的診間名稱、外部模樣及走廊上擺放的座椅。</p>
	<p>花蓮港醫院建築物外部</p>	<p>花蓮港醫院為今日位在花蓮市區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的前身，日治時期全名為「臺灣總督府花蓮港醫院」由臺灣總督府管轄，1909年（明治42年）12月設立，為花蓮縣內歷史最悠久的醫院。</p> <p>1914年（大正3年）因花蓮南北狹長、南部地區醫療資源不足因此於玉里鎮設立玉里分院，1997年（民國86年）於豐濱鄉設立豐濱分院。戰後，曾改名為「臺灣省立花蓮港醫院」、「臺灣省立花蓮醫院」、「行政院衛生署花蓮醫院」，2013年因應行政院組織改制，改名為「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直到今日。</p> <p>照片中的病房被草皮坪及椰子樹包圍，這棟普通病房的外面會設置鴉片矯正病房和只有蕃人會進去的特殊病房。</p>
	<p>花蓮港小學校</p>	<p>日治時期的花蓮港小學校為現今位在花蓮市區花崗國中的前身，與當時的花蓮港醫院皆位在較安靜的位子。</p> <p>花蓮港小學校設立於1910年（明治43年）全名為「花蓮港尋常高等小學校」，為一所</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僅供日本人讀書的學校，校內設有幼稚園。後因內地延長主義的推動，學校改名為「花蓮港市朝日國民學校」。</p> <p>戰後學校歷經多次變遷，1945年（民國34年）設立「花蓮市花岡山成功中學」，1947年撥借學校用地創辦花蓮師範學院，1960年花蓮師範學院遷至美崙後，退輔會利用校地辦理師資訓練班，1967年因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變更現址設立「花蓮縣立第二初級中學」，1968年更名為「花蓮縣立花崗國民中學」直到今日。</p>
	<p>花蓮港高等女學校</p>	<p>花蓮港高等女學校創立於1927年（昭和2年）4月1日，當時為四年制的學校，為現今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的前身，當時學校內的學生以日本人為主，內蕃人本島人占少數。</p> <p>1937年（昭和12年）改名為「花蓮港廳立高等女子學校」。戰後，學校歷經多次變遷，1945年（民國34年）改名為「花蓮女子學校」，1946年改名為「臺灣省立花蓮女子中學」，學校中設有高中部與初中部，1968年因實施9年國民義務教育，初中改制為國民中學，初中部停辦，1970年改名為「臺灣省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2000年因精省改名為「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直到今日。</p>
	<p>臨港線一部分鐵道景觀</p>	<p>由此圖可看出為日治前期臨港線鐵道其中一段的鐵道位置，當時的花蓮港沿岸並無天然良港，由於江口良三郎廳長的鼓勵之下，開始有了築港的契機，雖然港口的興建不是在江口廳長的任期下所興築的，當時也未被日本總督所接受，直到日治後期，因戰時所需以及自己自足的能力，花蓮港才開始被重視，並且規劃完善的築港計畫。</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江口良三郎紀念碑	<p>由日治前期的花蓮缺乏與海外貿易的天然良港及提供海洋的運輸，再加上日治後期二戰時期的經濟發展需求，當時的廳長江口良三郎了解到花蓮築港的急迫性，於是在任內成功地促進花蓮港築港長達 8 年的計畫。然而江口良三郎在計畫的中途去世，遂由繼任廳長豬股松之助繼續江口廳長的遺志，完成築港的任務。</p> <p>當地的居民與地方首長們為了悼念江口良三郎為花蓮帶來今日的富庶與繁華，而在港邊附近的公園建立紀念碑來感謝江口良三郎。</p> <p>今日的紀念碑與公園的位置雖非當時紀念碑的位置，但仍可藉由今日的公園看出江口良三郎對花蓮築港的重要性存在。</p>
	江口突堤	<p>由於江口良三郎廳長在任期間內，築港計畫並未受到日本總督的青睞，於是在江口廳長的任期內僅能用部分的經費建造小型的突堤。後人也為了感念江口廳長的努力與付出，而將此突堤稱為「江口突堤」。</p> <p>由於今日築港與海岸變遷的關係，昔日的江口突堤與鳥踏石聚落已經不存在，現今大致位於江口良三郎紀念公園一帶的位置。</p>
	築港事務所	<p>此圖為昔日為了興築花蓮港所搭建的築港事務所，經由江口良三郎廳長促進花蓮港的推動，再加上當時面臨戰時所需，日本總督希望臺灣能有自給自足的能力，築港的事業也逐漸地被發展。</p> <p>由於花蓮港非天然良港，在興築上有一定的困難度，也是當時興築東部三大港口最困難的一個港口，同時也在此設立築港事務所，維持長達 8 年的築港計畫。如今藉由地圖的疊圖對照，推估大致位於花蓮港親水遊憩區的倉庫群一帶。</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米崙山的水源池</p>	<p>位在日治時期分屯大隊的北方，米崙山水源池裡的水需提供 1 萬 4000 人使用，此區的水源來自西方的砂婆嚨溪谷，從西方的溪谷到此處約 2 里，水源到了此處會經過淨化處理後使用。</p> <p>此水道於 1917 年（大正 6 年）花費了 63 萬圓興建，之後又經歷了 10 幾次的擴張與補修，花費了約 6 萬 7000 圓，因當時的人口飛躍成長，水源池未來可能會再擴張。</p> <p>從照片中的建築物與方向及經過地圖(1931 花蓮港市街圖)比對後判斷米崙山的水源池大約位於現今位於花蓮市區的台灣自來水公司第九區管理處中。</p>
	<p>運載砂石的台鐵礦車</p>	<p>此圖為運載砂石的台鐵礦車，當時日本總督為了因應戰時臺灣所需及自給自足的能力，故在後期開始長達 8 年的築港計畫。</p> <p>雖然花蓮港具備絕佳的地理位置優勢，但是花蓮港並非天然良港，故必須經由鐵路相關單位先進行挖掘砂石、整地的動作，才能開始維持後續築港的發展。</p> <p>此圖則為當時為了興築良港所運載的砂石。由於不能判別確定的位置，僅能推估約為花蓮臨港鐵道的一部份。</p>
	<p>臺灣銀行支店</p>	<p>臺灣銀行創始於 1897 年(明治 30 年),1899 年(明治 32 年)成立「株式會社臺灣銀行」,1912 年(明治 45 年)7 月於花蓮設置辦事處,1928 年(昭和 3 年)升格為臺灣銀行花蓮港支店,即現今位在花蓮市區的臺灣銀行花蓮分行的前身,為當時處理地方金融的重要地點。</p> <p>當時曾借貸給鹽糖花蓮港工廠年約 2 百 20 萬圓,並處理花蓮港廳、分屯大隊、醫院等相關財務。戰後於 1946 年(民國 35 年)改組成立臺灣銀行花蓮分行,1965 年將日治時期所建造的建築改建為現今的樣貌。</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築港現場的過程</p>	<p>此圖為當時興築花蓮港時的過程，途中可看出工人裝修的過程，也是為了當時戰爭所需以及臺灣自給自足的能力而興建。</p> <p>花蓮港的興築始於 1931 年（昭和 6 年），並規劃長達 8 年的築港計畫，其中花蓮港的位置優越，並成為東部最重要的工商業與漁業等多功能港口。</p> <p>圖中大致推測位置為花蓮港一帶，今日經由中華民國退守來台與後續的發展，成為今日不但具有多功能的港口性質，同時也是具備觀光遊憩特性的港口。</p>
	<p>花蓮港郵便局</p>	<p>花蓮港郵便局於 1899 年（明治 32 年）開設，為現今位在中山路建國路交叉路口的花蓮國安郵局(花蓮 901 支)前身，1928 年（昭和 3 年）辦理無線電通信業務。</p> <p>因當時東部鐵道的貫通、直通電話線開通、聯絡船開始運航、臨海道路的完成所以郵便局事務增加，當時的郵務一日平均有 8800 件。照片中的花蓮港郵便局廳舍於 1930 年（昭和 5 年）4 月完工，位在黑金通與筑紫橋通的十字路口上。</p> <p>戰後歷經多次變遷，1945 年（民國 34 年）改稱「花蓮郵電局」，1950 年郵電分辦，改稱「花蓮郵局」，1972 年將原建築改建，1989 年遷址到今日的中山路建國路交叉路路上，原址則做為花蓮中山路郵局(花蓮 19 支)使用直到今日。</p>
	<p>商工銀行支店</p>	<p>1911 年（明治 44 年）5 月臺灣貯蓄銀行支店於花蓮港開設，1912 年（大正元年）貯蓄銀行與臺灣商工銀行合併，支店全名改稱為「臺灣商工銀行花蓮港支店」，為現今位在花蓮市公園路上的第一商業銀行花蓮分行的前身。</p> <p>戰後銀行歷經多次更名，1947 年（民國 36 年）更名為「臺灣工商銀行花蓮港分行」，1949 年改稱「臺灣第一商業銀行花蓮港分行」，1951 年改為「臺灣第一商業銀行花</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蓮分行」，1965 年將原建築進行改建，門牌也從原本的公園路 6 號改為 22 號，1976 年因業務國際化，更名為「第一商業銀行花蓮分行」直到今日。</p>
	<p>東臺灣新報</p>	<p>1911 年（明治 44 年）相良吉彌氏開設臺南新報支局於花蓮港廳，以東部付錄印刷，是東部最初的報紙，也是東臺灣新報的前身，後因總督府的報紙政策廢刊。</p> <p>1916 年（大正 5 年）10 月齋藤敏介氏創立東臺灣新報獲得許可出刊，後創立報社組織，第一任社長為福井氏，第二任社長為梅野清太氏。</p> <p>1944 年（昭和 19 年）東臺灣新報因總督府下令與其他五家報社(台北的《台灣日日新報》、《興南新聞》、台中的《台灣新聞》、台南的《台灣日報》、高雄的《高雄新報》)合併為《臺灣新報》，戰後改名為《臺灣新生報》。</p> <p>依照地圖(1931 花蓮港街職業明細圖)比對，日治時期的東臺灣新報社位在現今花蓮市區的兆豐銀行現址，現建築物已不復存在。</p>
	<p>花蓮港測候所</p>	<p>創立於 1921 年（大正 10 年）8 月，為現今花蓮氣象站的前身。</p> <p>花蓮港測候的前身為 1910 年（明治 43 年）創立的海關燈塔測候所。</p> <p>花蓮港測候所為二等測候所，負責氣象的觀測，包括晝夜的海陸風、溫度及濕度的變化，因靠近板塊交接處因此地震繁多。</p> <p>戰後，1945 年（民國 34 年）改稱為「臺灣省氣象所花蓮測候所」，之後歷經多次改名與變遷，包括「臺灣省氣象局花蓮測候所」、「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花蓮測候所」、「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花蓮氣象測站三等站」、「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花蓮氣象測站二等站」，1989 年改名為「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花蓮氣象站」直到今日。</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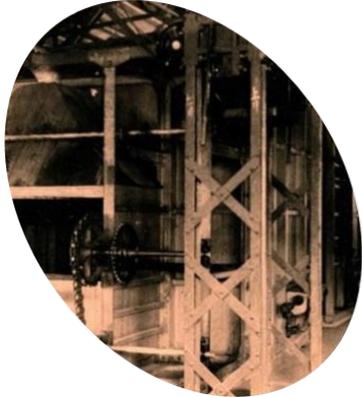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專賣局支局	<p>前身為創立於 1913 年（大正 2 年）民營的「宜蘭振拓株式會社花蓮港工場」，1922 年（大正 11 年）因總督府實施「臺灣酒專賣令」，將原工場徵收成立「臺灣專賣局花蓮港支局」，前期負責酒類的製造、販賣、取締，後期加進菸草、食鹽等項目。</p> <p>當時建立了腹地 1 萬 300 坪，建築物 21 棟、內部共 2527 坪，員工眾多，主要製造清酒、米酒、紅酒、糖蜜酒等...。二戰期間曾遭盟軍轟炸，大部分的建築被摧毀，於戰後進行重建。戰後，1945 年（民國 34 年）更名為「臺灣省專賣局花蓮港酒工廠」，之後歷經多次更名與變遷，1988 年遷址於美崙，舊酒廠結束業務，原址閒置多年，2001 年將原址變更為「歷史風貌園區」，2002 年於原址設立創意文化園區，名為「花蓮創意文化園區」，2012 年正式營運至今。</p>
	土阿芬池	<p>依照 1931 年花蓮港街一般圖進行比對，土阿芬池位於當時米崙高爾夫球場的東邊，位於現今的花蓮市區華東部落內，居住於此的人稱此地為(Tawapun)，意為「湖潭很深很寬」的意思。</p> <p>土阿芬池的面積大約為 20 甲布，於奇萊平原上綿延開來，夏季時會有許多人在此釣魚，非常熱鬧，周圍的平原地區作為南方的鹽糖牧場使用，在此可以看見廣闊的奇萊平原上有數百頭的牛隻緩慢移動，為一有趣的景象。圖中可看見牧牛者與牛隻，後方為中央山脈。</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花蓮港廳廳舍正門</p>	<p>1909 年（明治 42 年）10 月第 5 回的地方改制將原本的 20 廳裁併為 12 廳，花蓮港支廳從台東廳下脫離，與原台東廳下的璞石閣支廳合併為花蓮港廳，成為 12 廳舍之一，第一任花蓮港廳廳長為石橋亨氏。</p> <p>當時廳舍的建坪為 680 坪，總共花費 8 萬 8000 圓，1910 年（明治 43 年）竣工，為木造的和洋折衷建築。</p> <p>經地圖(1931 花蓮港街職業明細圖)比對，花蓮港廳其範圍大約在今花蓮復興市場(中山路、公園路、復興街、公正街)。戰後成為花蓮縣政府，後因地震建築損壞以及縣政府遷址至美崙地區，建築物遭拆除，原址已成為商業區。</p>
	<p>花蓮支廳</p>	<p>花蓮支廳於 1909 年（明治 42 年）以來一直下轄於花蓮港廳，1920 年（大正 9 年）鳳林支廳併入花蓮支廳中，1928 年（昭和 3 年）2 月再次增設鳳林支廳，下轄原花蓮支廳下的鳳林區、新社區、瑞穗區。</p> <p>當時花蓮支廳的建築原為花蓮港局使用，後因花蓮港局的遷移，於 1930 年（昭和 5 年）修築後做為花蓮支廳使用。依照地圖(1931 花蓮港市街圖)比對，日治時期的花蓮支廳位在今軒轅路樹人街交叉口的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當時的建築已遭拆除。</p>
	<p>花岡山公園</p>	<p>日治時期的花岡山稱做「花岡山」，最初的高度比現在略高一些，因後來花岡山山頭遭鏟平做為公園使用。</p> <p>花岡山公園位在當時花蓮港小學校的後方，公園中包括公會堂、表忠碑、運動場，為當時民眾運動的場所，從 1931 花蓮港市街圖可以看見現在的公園範圍比起日治時期縮小許多。</p> <p>圖片中為公園中一部分的球場。1992 年(民國 81 年)於此地挖掘出紅彩陶、蛇紋陶、甕棺等...重要歷史文物，並命名為「花崗</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山文化」。花崗山公園現作為運動公園、田徑場使用，2018 年花崗山公園經過整治，使民眾在此運動更加方便舒適。
	<p>農業補習學校</p>	<p>昔日全名為「花蓮港街立簡易農業學校」，主要提供農業相關教育與知識，1921 年(大正 10 年) 並附設於花蓮港學校(即今明禮國小)，專門收原住民的學童，實施四年制。1928 年(昭和 3 年) 遷移至舊新港街，即今日明義國小。</p> <p>1942 年(昭和 17 年)8 月學校遷移至現址，更名為「花蓮港廳立農林學校」。直到戰後中華民國退守來台以後更名為「台灣省立花蓮農業職業學校」，並於 1970 年(民國 59 年) 改為「省立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p>
	<p>淨光寺</p>	<p>1914 年(大正 3 年) 由中島俊康氏籌備開山，於 1916 年(大正 5 年) 佛寺建成，全名稱「淨土宗大觀山淨光寺」。佛寺的第二任住持為原田佑學，第三任為原中佑圓，第四任為芽野照圓。淨光寺於 1947 年(民國 36 年) 與東台寺合併成為現今位在花蓮市區的東淨寺，屬曹洞宗月眉山靈泉寺支派。依照地圖(1931 花蓮港街職業明細圖) 比對，日治時期的淨光寺位在今樹人街，約在今花蓮警光會館現址上。</p>
	<p>東台寺</p>	<p>1911 年(明治 45 年) 當時的鹽水港製糖社長荒井太次氏發願在花蓮興建寺院，請來台北臨濟護國禪寺住持梅山玄秀禪師為開山師，於花蓮籌建佛寺，後於 1918 年(大正 7 年) 佛寺建成，3 月舉行入佛儀式，佛寺全名為「大樹山東台寺」，屬臨濟宗妙心寺派，佛寺內也供奉著豐川稻荷閣。佛寺的第二任住持為天田策堂，第三任為釋承薰，第四任為岩田端堂。</p> <p>東台寺於 1947 年(民國 36 年) 與淨光寺合併成為現今位在花蓮市區的東淨寺，屬曹洞宗月眉山靈泉寺支派。依照地圖</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1931 花蓮港街職業明細圖)比對，日治時期的東台寺位在今東淨寺現址上。
	<p>縣社 花蓮港神社</p>	<p>花蓮港神社於 1916 年（大正 5 年）9 月 22 號建立，神社內供奉天照大神、北白川宮能久親王、造化三神(大國魂命、少彥名命、大己貴命)。當時的月例祭與其他定例祭之外，10 月 27 號、28 的大祭可以看見民眾們不論遠近都會來到神社參拜，氣氛祥和喜悅。</p> <p>戰後，花蓮港神社改為忠烈祠，奉祀鄭成功、劉永福、丘逢甲等先烈。花蓮港神社原建築於 1981 年（民國 70 年）改建成為現今的中國宮殿式建築物。</p>
	<p>花蓮港神社的一側</p>	<p>從花蓮港神社往下俯視可以看見當時的田園景色以及荳蘭、吉野村一帶。圖片中可以看出神社的階梯旁有許多的石燈籠，階梯下方延伸至遠處的白色參拜大道及位於之間的鳥居。</p> <p>神社前方的溪流為當時的米崙溪，溪流上方的吊橋為現今的尚志橋。</p> <p>從 1935 年（昭和 10 年）吉田初三郎繪製的《大太魯閣交通鳥瞰圖》中可以看出參拜大道上的鳥居共有 4 座，現都已被拆除。</p>
	<p>本願寺</p>	<p>1917 年（大正 6 年）由武田善俊氏(西本願寺派)受真宗本山之命於當時的朝日通上建立花蓮布教所，除了布教所外亦成立了婦人會、女子青年團等...。1929 年（昭和 4 年）於現址興建木造方形的日本式佛寺，1930 年（昭和 5 年）8 月創立了東部唯一的少年團，當時共 5 班人數 40 名。1933 年（昭和 8 年）成立花蓮甘露會，目的為保護釋放者的安全。</p> <p>戰後西本願寺由妙賢法師接手，妙賢法師將西本願寺改名為「慈善院」，1978 年（民國 67 年）達瑩法師依法成立「財團法人臺灣省花蓮縣花蓮市慈善寺」，將「慈善院」改稱為「慈善寺」直到今日。</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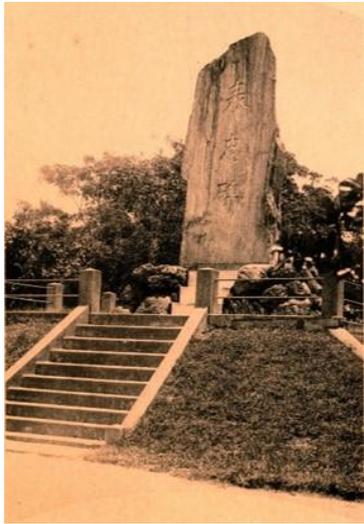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花蓮港街役場</p>	<p>日治時期的街役場相當於今日的鄉、鎮、市、區公所，1920年（大正9年）花蓮港街役場位在黑金通上的簡陋房子，約10年的時間，於1930年（昭和5年）末才遷址到新址。</p> <p>圖片中左邊的建築為花蓮港街役場、右邊的建築為水道事務所。第一任花蓮港街長為梅野清太氏、第二任為佐野梅太郎氏、第三任為西村吾六氏、第四任為宮崎末彥世...等。</p> <p>依照地圖(1931 花蓮港街職業明細圖)比對，日治時期的花蓮港街役場位在今花蓮市區的三民街節約街交叉口，約位在今鮎魚家族飯店花蓮館現址，日治時期的建築已不復見。</p>
	<p>米崙高爾夫球場中的初學者訓練場地</p>	<p>米崙高爾夫球場內小屋旁邊的場地是1931年（昭和6年）創立給初學者用的小型練習場地，為婦女喜歡使用的場地。</p>
	<p>奇萊醫院</p>	<p>奇萊醫院設立於1914年（大正3年），隸屬於廳警務課，為當時負責法定傳染病的特殊醫院。</p> <p>日治時期臺灣流行的傳染病有鼠疫、霍亂、天花和瘧疾，因原本的建築物腐朽以及位置不適，花費了3萬5000圓遷移改建。戰後，1947年（民國36年）奇萊醫院與花蓮港保健所、花蓮港婦人病院遭裁撤，奇萊醫院原址則作花蓮縣衛生局舊址使用，花蓮縣衛生局最初由花蓮港廳所屬衛生行政機構改組為「民政科衛生股」，後於1947年（民國36年）成立「花蓮縣衛生醫院」，1956年成立「花蓮縣結核病防治所」，1961年改組為「花蓮縣衛生局」，後衛生局遷址，此地現在為信義國小，日治時期奇萊</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醫院的建築已不存在。
	專賣局支局中的乾燥室	<p>照片中為當時專賣局支局中的乾燥室。從當時的官營農業移民村，吉野村(明治 43 年建立，一開始為荳蘭移民指導所，1911 改稱吉野村，今吉安鄉)、豐田村(大正 2 年建立，今壽豐鄉)、林田村(大正 3 年建立，今鳳林鎮)收集而來製作「茉莉花」香菸的原料由專賣支局收取，之後在乾燥室進行再度乾燥與消毒的工作，進行完乾燥手續後再送至台北本局的工場。</p>
	花蓮港鐵道出張所	<p>為現今花蓮鐵道文化園區一館的前身，當時為了鐵道工程的修築，於 1909 年(明治 42 年)設立，負責鐵道相關事務的行政管理。1910 年(明治 43 年)臺東線鐵道開始鋪設。1926 年(大正 15 年)花蓮至臺東的鐵道完成，全長 173 公里，其中花蓮港到里壠之間的鐵道為官方所興建，里壠到台東的鐵道線則收購當時臺東開拓會社的私設鐵路，當時東線鐵道的特色為長距離的窄軌鐵道。</p> <p>照片中的建築為 1932 年(昭和 7 年)所建。出張所於日治末期改稱為「鐵道部花蓮港事務所」，戰後曾歷經多次更名改組，包括「台灣鐵路管理委員花蓮港辦事處」、「台灣鐵路管理局花蓮辦事處」、「台灣鐵路管理局花蓮管理處」。</p> <p>1988 年(民國 77 年)隨著花蓮車站遷移至新址，管理處遭裁撤，原址閒置多年，直到 2002 年由文建會著手進行修復保存並登錄為花蓮縣歷史建築，現園區內展示著許多鐵道相關的文物並保存以前的窄軌鐵道。</p>
	花蓮港南濱	<p>南濱為當時日治時期築港前花蓮港廳奇萊平原唯一的船隻停靠點，因南濱灘寬水淺導致輪船必須先停靠在外海再由小船接駁貨物，加上天氣、海浪等因素，十分不便。1912 年(明治 45 年)於南濱設置海岸驛，</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負責運輸船運的貨物。1939 年（昭和 14 年）在花蓮港廳長江口良三郎與豬股松之助努力之下完成築港，花蓮的海上運輸點由原本的南濱遷至現今的美崙一帶。然而，由於南濱港的功能逐漸萎縮，海岸驛於 1941 年（昭和 16 年）廢止。現在的南濱一帶則做為腳踏車道及太平洋公園使用。</p>
	<p>黑金通</p>	<p>日治時期的黑金通為現今花蓮市中山路的東段，位於舊花蓮火車站一帶，當時因黑金通位於交通運輸點，此地日治時期非常繁榮，為重要的商業中心。</p> <p>1980 年（民國 69 年）北迴鐵路通車後，隨著火車站的遷移，黑金通一帶已不復見當時繁榮的景象。照片中左方可以看見於 1932 年（昭和 7 年）改建完的鐵道部出張所(位在今鐵道文化園區一館)以及當時花蓮最豪華的旅館—常盤館(位在今金龍大旅社)。</p>
	<p>稻住通</p>	<p>日治時期的稻住通為現今花蓮市中正路與中華路的中段，為當時通往吉野村、荳蘭一帶的重要道路，後此地區因市區擴展越來越熱鬧，成為今日花蓮市區的重要商業路段。</p> <p>日治時期這一帶原為水田，後因市區擴展至此而稱作「稻住」，居民則習慣稱「田仔底」，其範圍為舊東線鐵路平交道以南、和平路以北、中華路以西、舊東線鐵路以東，為現今花蓮市區的商業中心一帶。</p>
	<p>鐵道部修理工廠</p>	<p>鐵道部修理工廠為現今花蓮機廠的前身，於 1917 年（大正 6 年）設立，大正 7 年廠房完成，面積共 41713 平方公尺，位於花蓮舊火車站的西南方，負責當時東線鐵路車輛維修的相關事務，隸屬於當時的花蓮港鐵道部出張所。</p> <p>戰後，鐵道部修理工廠歷經多次變遷，先隸屬於花蓮港辦事處，1947 年（民國 36</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年)改隸機務處，並更名為「花蓮港機廠」，1957年再改隸花蓮辦事處，更名為「花蓮修理廠」，期間花蓮辦事處改組為「花蓮管理處」，1966年興建第一廠房，後陸續興建新廠房，1988年花蓮管理處遭裁撤，更名為「花蓮機廠」直到今日，1996年花蓮機廠遷址到現花蓮火車站旁，原址規劃為今六期重劃區，其廠房也遭拆除。</p>
	<p>鐵道部 機關庫</p>	<p>日治時期東台灣共三處設有機關庫，分別為花蓮港、玉里、台東。          花蓮港機關庫位在當時鐵道出張所的西北方，負責機關車的整備、維修、調度相關事務，機關庫內設有打鐵間、加水塔、機關車維修庫、油庫、運轉室、轉車台、儲煤槽、檢修值班室...等，從照片中可以看見當時的機關車維修庫及左方的加水塔。          戰後花蓮港機關庫改稱為「花蓮機務段」，1979年(民國68年)花蓮機務段遷至今花蓮火車站北方的豐川直到今日，1982年完成東線鐵路拓寬，機務段正式將全部的行政機構遷入現址。日治時期機關庫的相關廠舍都已遭拆除，目前僅剩位於炒天下餐廳內的蒸汽加水塔。</p>
	<p>法院出 張所</p>	<p>1912年(大正元年)臺北地方法院宜蘭出張所花蓮港登記所在花蓮港設立，當時借用花蓮港廳的一部分作為辦公室使用，1915年(大正4年)新的廳舍落成。1920年(大正9年)設置花蓮港出張所，出張所負責當時登記、提存等相關事務，隨著地方的發展處理案件的件數逐漸增加。1936年(昭和11年)原出張所升格為臺北地方法院花蓮港支部並設立檢察局。          戰後，臺北地方法院花蓮港支部於1946年(民國35年)改名為「臺灣花蓮港地方法院」，1951年再次改名為「臺灣花蓮地方法院」直到今日，1965年遷址至今美崙地區現址。</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依照地圖(1931 花蓮港市街圖)比對，照片中的法院出張所位於今市區中正路復興街交叉口，日治時期法院出張所的建築已遭拆除。</p>
	<p>成長中的花蓮港街</p>	<p>花蓮港街位於奇萊平原上，舊花蓮港街原位於花蓮溪口，兒玉源太郎總督於 1899 年（明治 32 年）巡視東台灣時認為此地太接近海岸容易遭水患侵襲，因此於隔年將舊花蓮港街遷至舊新港街，也就是後來花蓮港市街的位置。</p> <p>1932 年（昭和 7 年）的花蓮港街共有 14317 人，內地人共 5744 人，占了總人口數的快一半，因此日本情調的氛圍濃厚。1928 年（昭和 3 年）以來每年約增加 1000 名以上的人口，再加上當時築港工程開啟，可見當時花蓮港街逐漸繁榮的景象。</p> <p>此張照片為位在花岡山上俯視而下的花蓮港街，位於照片右方的小山丘為米崙山，遠方壯闊綿延的為中央山脈，左方從海中突出的山脈為海岸山脈的北端。</p>
	<p>美麗的花蓮港街</p>	<p>照片中為當時位在米崙淨水池下方所遠望的景象，遠方可以看見白雲繚繞在壯闊綿延的中央山脈上，就彷彿一幅美麗的畫，清澈的米崙溪從花岡山公園下方流至太平洋出海口，出海處可以看見當時臨港鐵路的鐵道橋，稱「米崙溪橋」，後臨港線廢止，米崙溪橋仍被保留下，為現今位於美崙溪出海口處的曙光橋，上面鋪設木棧道成為自行車及行人使用的景觀橋，2005 年（民國 94 年）登錄為花蓮縣歷史建築。</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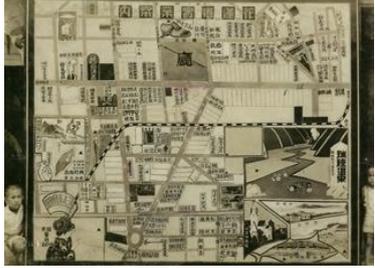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昭和紀念館</p>	<p>日治時期的昭和紀念館位在現今國軍英雄館現址，昭和紀念館當初為阿美族人一起出資，將阿美族以前使用的舊器物收集起來成立的展示館，當時花費了約三萬元於1928年（昭和3年）春天落成，位於當時花岡山公園的入口處。戰後，昭和紀念館改稱為「中山堂」，1986年（民國75年）改建為國軍英雄館，作為旅館使用直到今日。</p>
	<p>花岡山公園中的表忠碑</p>	<p>日治初期東台灣因發生了許多鎮壓原住民的討伐事件，導致不少軍警傷亡，表忠碑的設立是為了紀念鎮壓原住民而殉職的警察們。</p> <p>表忠碑位在花岡山公園的中央，每年的4月1日都會在此舉辦肅穆的招魂祭。戰後，表忠碑上的字被抹除，重新刻上「臺灣革命先烈紀念碑」，後因此地要興建體育館等建築，石碑遭拆除，當時的花蓮縣長吳水雲覺得此石碑被丟棄相當可惜，因此將石碑移至今美崙國中內，將原本的字磨平並於原石碑上嵌入一塊大理石板，成為美崙國中的「創校沿革紀念碑」直到今日。依照地圖(1931 花蓮港市街圖)比對，日治時期的表忠碑位在今中正體育館旁。</p>
	<p>公園中的大砲</p>	<p>照片中的大砲與表忠碑一樣位於花岡山公園中，此大砲為日俄戰爭中所掠奪的戰利品，表忠碑與大砲的放置讓做為民眾休憩的花岡山公園增添了些許軍事色彩。</p> <p>大砲周遭有許多的常盤木，蔥蔥鬱鬱的樹木所形成的樹蔭，在夏天成為孩子與居民們乘涼的好地方。</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專賣局支局中的清酒釀酒室	清酒「萬壽」的釀造室，位於當時的專賣支局內。照片中可以看見許多大型的釀酒槽，清酒釀造時首先在釀酒槽內放入米，酒槽的外側設置冷卻用的導管，裡面的水不斷循環，之後放入培養的酵母讓槽內的米發酵，因為米本身不含糖分，需要經過糖化的步驟才能產生糖分，之後需經過 17 天，發酵完成後進行絞壓的動作，讓酒與酒粕分開，壓榨出來的液體就是清酒。
	花蓮港消防組	<p>1912 年（明治 45 年）3 月花蓮港的街民自發性的組織消防組，設立私設的消防組，1921 年（大正 10 年）私設的花蓮港消防組改為花蓮港街立消防組。1932 年（昭和 7 年）末消防組花費了 1 萬 9000 圓購入自動車兩台，增添消防救災時的設備，讓居民能夠安心。</p> <p>1918 年（大正 7 年），稻住一帶失火，1928 年（昭和 3 年）的水災等...，消防組都努力地在救助。照片中為位在當時昭和紀念館前的花蓮港消防組。</p>
	花蓮港市場	日治時期的花蓮港市場位於黑金通上的花蓮港廳舍對面，於 1911 年（明治 44 年）設立，為當時居民們採購日常所需的好地方，1921 年（大正 10 年）花蓮港市場由會社經營，一年可賺取 15 萬圓，可見當時市場發展蓬勃的景象。1934 年（昭和 9 年）市場進行改建。依照地圖(1931 職業明細圖)比較，日治時期的花蓮港市場位於今市區中山路公正街交叉口，今一帶依舊為販賣民眾日常所需的商家聚集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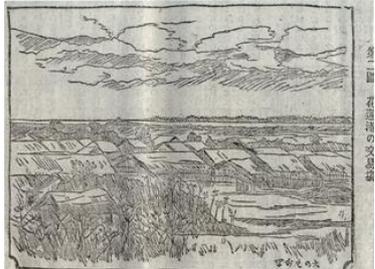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花蓮溪 口遠望</p>	<p>早年後山地區因地理環境封閉，加上清廷實施山禁，故少有漢人移民前往後山；然而，進入清治中後期，西部可耕地漸趨飽和，遂開始有墾民不顧危難，前往後山拓墾。</p> <p>早期來自噶瑪蘭地區的漳州人乘船來到花蓮溪口時，見溪水奔注與海浪衝擊呈迴旋狀，遂稱此地為「洄瀾」，後改諧音為「花蓮」。</p> <p>由此可知，花蓮溪口水流奔騰的景觀乃是花蓮這一地名的由來；該張照片即是花蓮溪出海口的景觀，而遠方的小山丘與市街，即為米崙山和花蓮港街。</p>

附錄二：歷史現場周邊歷史影像(顧我洄瀾)

備註:已取得該書作者葉柏強公開授權(CC/BY)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花蓮港實業案內</p>	<p>花蓮港實業案內圖為為花蓮港街內著名的廣告看板製造業者「筑紫堂」所製作，為一大型導覽地圖，擺放於交通要衝。</p> <p>由圖中右方位於黑金通的東海自動車會社的出現，可知此圖的年代大致為 1932 年連接花蓮港與宜蘭蘇澳地區的臨海道路完工前後。</p> <p>筑紫堂位於筑紫橋通(今花蓮市中正路 NET 服飾賣場附近)、老闆為日人坂井高一，由總督府職員錄可知他為日本九州佐賀人，從 1915-1922 年期間，都於台北的台北中學校工作，1923 年才轉往花蓮港廳庶務課任職直至 1944 年。</p> <p>戰後舉家引揚回到佐賀，這些照片也從後代世人手中經由網站拍賣又回到台灣、回到花蓮。</p>
	<p>台灣花蓮港的上陸</p>	<p>過去因花蓮並無港口，日治初期總督府指定花蓮溪口以北至米崙溪口間的弓形海濱為輪船停泊地，大船無法停泊靠岸而必須停在南濱外海以小船接駁來運輸物資，不僅貨物有浸濕之疑慮，搬運費用也因此特別高，另外若當日風浪較大，則無法出小船接駁，船隻須到蘇澳停靠，民生物資的缺乏也是常有之事，由此在陸路東海徒步道與之後的臨海道尚未修築前，海運可謂花蓮地區對外的重要聯絡交通。</p>
	<p>遠眺花蓮港分屯大隊</p>	<p>1906 年(明治 39 年)10 月，日人於花蓮港街美崙溪畔設立分屯大隊(軍事單位)，為配合總督府後續對於原住民的「治理」，而派遣兩個步兵中對進駐，曾參與七腳川事件、太魯閣戰爭與霧社事件的討伐。</p> <p>花蓮港分屯大隊成立後歷經多次變遷，二戰期間成為戰俘收容所，戰後陸續由陸軍兵學校、陸軍化學兵學校、臺東司管區、花蓮守備旅、最後是憲兵指揮部花蓮憲兵</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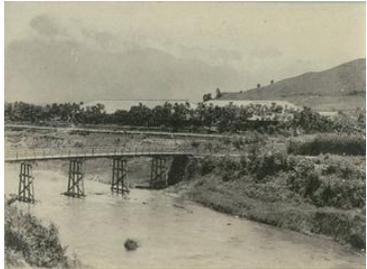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隊接管使用至今。
	<p>分屯大隊之二</p>	<p>日治初期，日人勢力尚無法完全掌控花蓮以北蘇澳以南與靠山地帶，常發生與原住民的流血衝突。1906 年（明治 39 年）10 月，於花蓮港街美崙溪畔設立分屯大隊(軍事單位)，為配合總督府後續對於原住民的討伐，而派遣兩個步兵中對進駐。</p> <p>花蓮港分屯大隊成立後歷經多次變遷，二戰期間成為戰俘收容所，戰後陸續由陸軍兵學校、陸軍化學兵學校、臺東司管區、花蓮守備旅、最後是憲兵指揮部花蓮憲兵隊接管使用至今。</p> <p>花蓮港分屯大隊的營舍是昔日花蓮最壯觀的建築物之一，而該處的營舍在 1974 年被拆除，其餘日治時期房舍也陸續拆除，至今僅存山坡上的將校集會所，仍然眺望著整個花蓮市區。</p>
	<p>花蓮港風景</p>	<p>現今的花蓮港是取自於舊時「洄瀾港」的諧音。</p> <p>1812 年，也就是清嘉慶十七年的時候，當時部分漢人開始從北部的地區漸漸地移墾到了花蓮這一帶，而當時他們看見花蓮的岸邊溪水日夜奔注，且時時刻刻都與海浪衝擊而形成一個迴圈的狀態，因此將此地稱之為「洄瀾港」。</p> <p>而此名同時也可以從 1874 年，也就是清同治十三年時候沈葆楨上奏請求開山撫番的奏摺中看到。這便是現今花蓮港之名的由來。</p>
	<p>花蓮港驛</p>	<p>關於此張鹽月桃甫先生所繪之圖案，可以從上面的「花蓮港驛」的字樣清楚的知道此為花蓮港的戳印，而根據圖案上的數字可以判斷出其日期為昭和 7 年 9 月。</p> <p>不過雖然是花蓮港的戳印，但是其上的主題仍然是花蓮地區最著名的太魯閣峽谷，此點可以從上面的圖像所得知。無論是左下角的太魯閣族的姑娘，還是其身後的太</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魯閣峽谷與吊橋，更甚至是上方的佐久間神社的圖案，皆能更加地確定其所表達的地理位置。</p>
	<p>花蓮港</p>	<p>關於此張鹽月桃甫先生所繪之圖案來說，可以從其上的數字來判名其時間為昭和 7 年的 5 月。而再根據圓形中的圖案與字樣可以清楚且明白的知道其所要表達的主題便是花蓮港。</p> <p>在圓形圖案中可以清楚的看到花蓮港的港口，港口中還有一艘船停在其上。而不遠處便是花蓮港附近的城市街區的大致樣貌，還可以看到從街區中相對較為突出的一座鐵塔，而在更遠處便是奇萊連峰等山脈的樣貌。</p>
	<p>從花蓮港船繫場遙望美崙山</p>	<p>此地點位於花蓮港的美崙船繫場，建立於明治末年。花蓮港算是臺灣港口中最重要的前三名。</p> <p>蘇澳到花蓮港大家又稱為藍色公路，除了一般海運之外，還有郵輪會經過，帶動花蓮的觀光經濟，也有許多業者會開賞鯨船讓民眾賞鯨。雖然不是每次都會看到鯨魚，但是可以開到海上也別有一番風味。</p> <p>花蓮港有設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專門處理基隆蘇澳跟花蓮港的海上事件以及頭船席調配作業，所以花蓮港扮演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帶動經濟、也把觀光帶動起來。</p>
	<p>花蓮港的交易場</p>	<p>此地點位於花蓮港，說明大家都在此地進行經濟貿易，是花蓮繁榮之地，帶動花蓮的經濟以及觀光。但是圖片中的花蓮港卻是都市改建的前身。人口不多、物資缺乏、交通不便、疾病橫行等等。</p> <p>隨著花蓮市的轉變，花蓮港從殘破不堪街道變成寬闊整齊的道路。從交通不便人煙稀少的地方變成很多商店貿易的區域。花蓮的轉變讓大家嘖嘖稱奇。</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The Street of Keelung Harbour, Formosa. 鹿港街</p>	<p>花蓮港市街</p>	<p>此圖片大約是在花蓮港附近的住所拍攝的，時間大約是 1896 年（明治 29 年）左右。當時日軍自卑南登陸準備接收東台灣，當時駐守花蓮港的駐屯營官邱光斗及其部屬在交出武器後由日本遣送回國，之後花蓮全境就被日本所統治。而這張圖可以推測出事之後阿美族和漢人進行交易的場所。一群人浩浩蕩蕩來進行貿易。在馬偕出巡期間所拍攝，是十分重要的資產之一。讓大家更了解花蓮港扮演重要的角色。</p>
 <p>大阪商船支店賀田組前向朝日通方向往美崙山遙望</p>	<p>從大阪商船支店賀田組前向朝日通方向往美崙山遙望</p>	<p>這張照片大約是在明治末年大正初年所拍攝的，拍攝地點是在現在六期重劃區往朝日通的方向看過去，鐵道出張所就是後來花蓮鐵道文化館，朝日通就是現在的軒轅路，盡頭那座山就是美崙山，現在若是站在軒轅路看過去，只能見到一棟棟的水泥房子以及很多行道樹。經過交通革新，科技變遷，往往路上的街景跟以往不太一樣有物事人非之感。</p>
	<p>花蓮港賀田組</p>	<p>右邊是一棟漂亮的洋樓，那就是花蓮近代史中相當著名的賀田組總部。大約在 1900 年（明治 32 年），賀田組在花蓮港建立企業集團，包括航運業、輕軌運輸、採礦、金融、製糖，甚至於拓殖開墾、菸草栽培、製腦等事業。此地可以說是花蓮當時相當豪華的建築物，碩大的屋頂、華麗裝飾的窗戶、美麗的欄杆，使得這裡成為花蓮當時最搶眼的建築物之一。在早期的文獻中都可以找到這棟建築物的身影。</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以飛機空拍的花蓮港街(其一)</p>	<p>貂山吟社詩人許柱珠原本是台北雙溪人，在 1930 年代遷居花蓮，並發表花蓮港竹枝詞十首。</p> <p>對於當時來到花蓮的外地人來說，花蓮仍然是有著連綿青翠山巒以及潺潺溪流的美麗所在，但已經不再是早年讓人望而畏懼之地了。儘管後來遭逢戰火、天災，至今仍然是東台灣最耀眼的珍珠。</p> <p>這張圖是花蓮港著名的片山寫真館發行的。日本飛行家野島銀藏帶他的飛機來台灣表演，飛過了花蓮港加禮宛平原還召集原住民前來參觀。</p>
	<p>以飛機空拍的花蓮港街(其二)</p>	<p>這張圖是花蓮港著名的片山寫真館發行的。日本飛行家野島銀藏帶他的飛機來台灣表演，飛過了花蓮港加禮宛平原還召集原住民前來參觀。飛行的機器深深震懾了他們，以至於之後的一些鎮壓行動中都會看到飛機刻意出動。</p> <p>片山寫真館所發行的圖片應該是他向拍攝單位所購買的飛機空拍照片製版發行。在中間那條又大又直的馬路是當時花蓮港最繁榮的馬路黑金通，也就是花蓮市的中山路。</p>
	<p>花蓮港市街</p>	<p>這張圖則是在花蓮港南邊往北方拍攝，照片中那兩條很明顯交叉的馬路是稻往通以及福往通，也就是現在花蓮市中正路以及中華路。</p> <p>畫面左上方可以見到美崙坡，再往上看去可以看見美崙溪出海口，車站後面還是一片荒原，紅毛溪還未經過整治，依舊蜿蜒穿過市區，花蓮第一間電影院筑紫館也還未被燒毀。這張空拍圖約在昭和 10 年左右由日本海軍航空隊拍攝。</p> <p>幾乎美崙溪以南的花蓮市區都很清楚的入鏡。對我們了解日治時代的花蓮港城市風貌是很重要的一張照片。</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花蓮港市街</p>	<p>這張照片是日治時期的花蓮港市，由於原標題&lt;花蓮港市街&gt;，所以應該是 1940 年改制為花蓮港事後所拍攝的照片。</p> <p>從照片中的靜物推測有可能是在當年的昭和紀念館一代往西南拍攝的，照片中最左邊的圓頂建築物為當時的台灣銀行花蓮港之店，往右邊一點有著漂亮四方屋頂的就是當時花蓮行政中心花蓮港廳，照片最右邊方形的水泥建築就是花蓮港驛也就是花蓮的舊火車站，今天的花蓮舊鐵道文化館，同時也是這張照片中唯一留存到現在的官廳建築物。</p>
	<p>花蓮港廳前的街道</p>	<p>照片中為黑金通高砂通交叉處，也就是現在花蓮市中山公園路口。</p> <p>可以推測出日本時代的花蓮市個多采多姿的城市，呈現黑金通早期的模樣，時間大約在 1920 年代左右，當時黑金通路上仍然有著台車軌道，兩邊房屋大多為一樓的平房。</p> <p>經過時代的轉變，中山路也變換出不同的風貌，物是人非之感。但是之後隨著舊鐵道以及觀光的興起，讓以前的人氣慢慢聚集起來，恢復以前花蓮最繁忙的地方。</p>
	<p>花蓮港風景黑金通</p>	<p>這張照片是昭和時期的景色，從原本低矮的木屋已經變成了水泥建築的商店街。</p> <p>戰後的黑金通改名為中山路，很長一段時間仍然是花蓮市最熱鬧繁忙的地方，重要的公司行號以及銀行分布，也是火車站公路局等等最重傲的交通樞紐。</p> <p>然而隨著火車站的遷移，花蓮客運以及台汽搬遷，許多原本因應觀光客所開設的特產行一間間的收起來，但是近年隨著舊鐵道以及觀光活動興起，人潮漸漸開始聚集起來。</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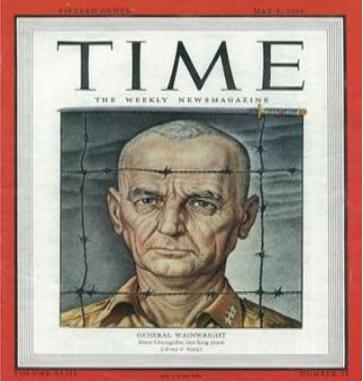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花蓮港 守備隊 兵營與 筑紫橋</p>	<p>美崙溪發源於七腳川山東麓，自山腳下往東北方向流入花蓮市平原，到嘉里國小後轉折向東南方向，接著美崙溪沿著美崙山西側山坡緩緩前進，經過林森路的尚志橋，接著在美崙山南端的河階地上拐了一個大彎北轉，到了菁華街後始又南下，最後穿過中山橋流入太平洋。而當美崙溪經過中正橋時，在橋邊有一個很大的軍事單位，門旁有著金字：花蓮憲兵隊。</p>
	<p>東海岸 的乘船 及花蓮 港分屯 大隊</p>	<p>明治 39 年 10 月 1 日，花蓮港分屯大隊正式於美崙山東麓山腳下的一塊河階地邊成立，面積廣達五萬坪。 當時花蓮港分屯大隊旁邊的橋梁就是筑紫橋，原先的筑紫橋是木材所搭建的，造型就像日本昔日浮世繪中江戶時代的橋樑那般典雅，當時為了推廣農業所以引進不少水牛，花蓮的農民耕田之餘就將水牛趕到美崙溪畔放牧，所以昔日的美崙溪處處可見水牛成群，但是這樣的景色一直要到 1960 年代後才漸漸消失。</p>
	<p>矗立於 花蓮港 筑紫溪 (美崙 溪)的 筑紫橋</p>	<p>這張繪葉書中的橋樑就是最早的筑紫溪橋，從外觀看起來幾乎讓人有置身日本之感，但是這樣的橋樑畢竟不能適應臺灣多變的氣候，再加上旁邊的花蓮港分屯大隊需要一個夠穩固的橋樑，又因為旁邊就是日本陸軍基地，所以又叫陸軍橋。</p>
	<p>花蓮港 分屯大 隊</p>	<p>這張圖是大正時代的花蓮港分屯大隊大門，在大正初年花蓮港分屯大隊正門前為上面所說的台南衛戍病院花蓮港分院，但是後來醫院遷移他處，此地改建為日本陸軍官舍，也就是現在花蓮市非常有名的古蹟－將軍府。 花蓮港分屯大隊正式於美崙山東麓山腳下的一塊河階地邊成立，面積廣達五萬坪，</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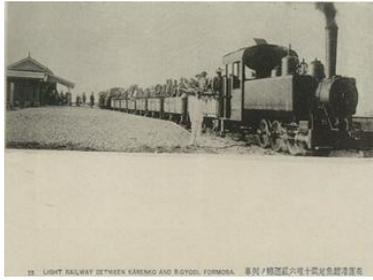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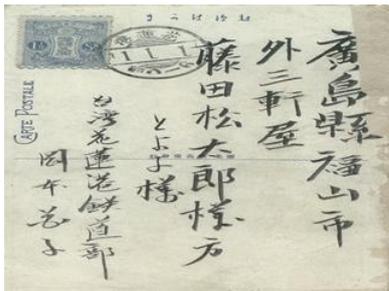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當時花蓮港分屯大隊旁邊得橋梁就是筑紫橋，原先得筑紫橋是木材所搭建的，造型就像日本昔日浮世繪中江戶時代的橋樑那般典雅。</p>
	<p>花蓮港街筑紫橋夜景</p>	<p>花蓮港分屯大隊正式於美崙山東麓山腳下的一塊河階地邊成立，面積廣達五萬坪，當時花蓮港分屯大隊旁邊得橋梁就是筑紫橋，原先得筑紫橋是木材所搭建的，造型就像日本昔日浮世繪中江戶時代的橋樑那般典雅。當時為了推廣農業所以引進不少水牛，花蓮的農民耕田之餘就將水牛趕到美崙溪畔放牧，所以昔日的美崙溪處處可見水牛成群，但是這樣的景色一直要到1960年代後才漸漸消失。</p>
	<p>在花蓮港分屯大隊門前</p>	<p>花蓮港分屯大隊正式於美崙山東麓山腳下的一塊河階地邊成立，面積廣達五萬坪，當時花蓮港分屯大隊旁邊得橋梁就是筑紫橋，原先得筑紫橋是木材所搭建的，造型就像日本昔日浮世繪中江戶時代的橋樑那般典雅。當時為了推廣農業所以引進不少水牛，花蓮的農民耕田之餘就將水牛趕到美崙溪畔放牧，所以昔日的美崙溪處處可見水牛成群，但是這樣的景色一直要到1960年代後才漸漸消失。昭和時期的大門，樣式已和先前所看到的不太一樣，門柱做得更氣派更壯觀。</p>
	<p>台南衛戍病院花蓮港分院前</p>	<p>此圖為台南衛戍病院花蓮港分遠前拍攝，台南衛戍病院原本是台灣步兵第二聯隊所設立的隨軍醫院，1917年（大正6年）在台南市設立正式院區，規模為當時台灣之冠。</p> <p>日治初期隨著台灣步兵第二聯隊花蓮港分屯大隊的成立，在花蓮港分屯大隊面現在將軍府的地方建立台南衛戍病院花蓮港分院，但是在1930年代後此地變成日本陸軍軍官官舍，就不再是醫院了。</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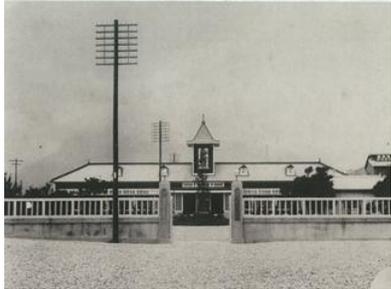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於台南衛戍病院花蓮港分院院內合影</p>	<p>台南衛戍病院於 1917 年（大正 6 年）在台南市成立，其醫院規模為當時全台灣之冠，而醫院本是台灣步兵第二聯隊的隨軍醫院。</p> <p>而隨著台灣步兵第二聯隊花蓮港分屯大隊的成立，1920 年代台南衛戍病院花蓮港分院相繼成立，1930 年後病院遷移至他處。原用地改建為日本陸軍軍官官舍，也就是現在花蓮市美崙溪畔的將軍府區域。</p> <p>此圖為於衛戍病院花蓮港廳分院內的合影。</p>
	<p>花蓮港分屯大隊大門</p>	<p>本圖是花蓮港廳分屯大隊的大門，拍攝時間點大約是 1930 年（昭和 5 年）。當時的花蓮港分屯大隊，相當於現在的軍隊，其主要的職責是對於蕃地內原住民的鎮壓與控制。</p> <p>日治時期花蓮地區很有名的太魯閣戰役，花蓮港分屯大隊就有派兵去進行鎮壓。</p> <p>1914 年（大正 3 年）爆發的太魯閣戰役，其實是在一連串的理蕃政策後最後的收尾。這一切的開端，是 1896 年（明治 29 年）的「新城事件」。1906 年（明治 39 年）對臺灣理蕃政策影響巨大的總督佐久間佐馬太上任，同一年的「威里事件」也震驚了總督府，迫使總督府改變理蕃的政策。</p>
	<p>花蓮港分屯大隊內集合</p>	<p>此圖拍攝於 1937 年（昭和 12 年）的花蓮港分屯大隊內部。</p> <p>花蓮港分屯大隊建立於 1906 年（明治 39 年），是當時台灣東部地區很重要的軍事機構，專門處理和後山地區原住民有關之勤務與衝突，像是 1914 年的太魯閣戰役與 1930 年發生的霧社事件，花蓮港分屯大隊皆有出兵鎮壓。</p> <p>成立的歷史沿革可以追溯到新城事件(1896 年)與威里事件(1906 年)，這兩起後山發生的殖民者與原住民的衝突，讓臺灣總督了解到臺灣後山的另一股勢力，進而擬定對</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策與施政。
	花蓮港分屯大隊內	<p>此圖攝於 1920 年代，地點為花蓮港分屯大隊內。花蓮港分屯大隊一開始是為了後山地區理蕃所設立的相關軍事營區，經歷了後山不少重要戰役。一直到二戰開始，其營區改建成為戰俘營，收押著在太平洋戰場上擄獲的戰俘。</p> <p>其中最著名的軍事將領應該就是當時麥克阿瑟的副手—喬納森·溫萊特少將。士兵們在分屯大隊的日常活動，無非就是操演練兵和戰技演練，而這張圖珍貴的拍攝下了士兵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像是小賣部的地方休息飲酒，吃著香蕉。</p>
	在花蓮港海岸之集合	<p>1914 年，20 世紀初東台灣最大的一場討伐原住民的戰爭—太魯閣戰役正準備開始。總督府從全台灣調派軍隊到花蓮港廳，重裝以待這場討伐戰。</p> <p>此圖片所拍攝的地方接近現在的花蓮市南濱公園一帶，日治時期為當時花蓮港所在地，圖中顯示士兵們在海灘上集結的狀況，因為花蓮地區沿岸多礁石與沙洲，故大型船隻必須停泊在外海，靠小船接駁上岸。而這些士兵等待著全數上岸後，一同集結進花蓮港街，為討伐戰揭開序幕。</p> <p>此圖為台灣日日新報寫真班攝影。</p>
	警察隊進入花蓮港市街	<p>太魯閣戰爭前夕，總督府從台灣各地調派軍隊嚴陣以待，並且分兩條路線攻打內太魯閣番，討伐行動分別以合歡山、立霧溪口為根據地，西路由軍隊自合歡山向下壓制，東路由警察隊溯立霧溪仰攻，東西兩路同時入侵內太魯閣區。</p> <p>本圖拍攝於花蓮港街，當時東路的軍隊自花蓮港(今南濱一帶)上岸後集結經過花蓮港街的景象。圖片中可以看見當時集結的人，數量之多有多壯觀，當時的花蓮港廳不過四五千人，而總督府為這次戰爭所投資的人力幾乎快到花蓮港廳人口的兩倍。</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於花蓮港宿營的警察隊</p>	<p>此圖為台灣日日新報寫真班攝影</p> <p>五年理番政策中，最重要的太魯閣討伐戰在 1914 年蓄勢待發，總督府投資大量的人力與資源，並且在發動戰爭前的一年(1913)對太魯閣山區做了非常詳盡的調查與規劃。總督府打算分東西線進攻，將內太魯閣地區包圍。</p> <p>圖片中顯示的是位於東線的軍隊駐紮在花蓮港廳的情形，地點已不可考，但從圖片得知當時為了太魯閣戰役所調配的人數之多，滿地的帳篷、營帳整齊劃一的排列，人來人往的景象充斥著整個花蓮港街。突然有大量人口湧入的花蓮港街，那一陣子常常發生商店與軍人間的衝突，因此那個時期的店家一到傍晚就關門休息，避免衝突發生。</p> <p>此圖為台灣日日新報寫真班攝影。</p>
	<p>五月三十日警察隊從花蓮港出發向得其黎(Tatsukiri)前進</p>	<p>1914年5月30號正式揭開太魯閣戰役的帷幕，由佐久間總督帶領著近萬人的部隊進攻太魯閣地區，東線的戰事從立霧溪往西切入內太魯閣地區，西線則由第一第二步兵聯隊自中央山脈往東切，左右夾擊太魯閣族人。</p> <p>圖內的部隊正整齊劃一地往太魯閣方向前進，隊伍綿延之長，可以看出總督府隊者場戰役的態度與重視程度。</p> <p>另外可以清楚的看出拍攝者正位於現在花蓮醫院的位置，拍往當時的筑紫橋與花蓮港分屯大隊，而背景的小山即是美崙山。</p> <p>此圖為台灣日日新報寫真班攝影。</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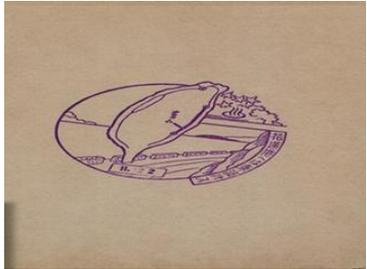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被俘虜的英美高階軍官</p>	<p>這張照片很明顯的可以看出裡面有幾張西方人面孔，但同時又有日本士兵在內，此圖為二次大戰被俘虜的同盟國高級軍官。而在二戰中被俘的俘虜中，最著名的俘虜應是喬納森·溫萊特—當時美國陸軍中將。1941年日本發動珍珠港事變，主動地打開太平洋戰場。日軍日後在1942年攻陷菲律賓，史稱為巴丹半島戰役，喬納森·溫萊特中將就是在這場戰一中投降被俘的。他先後被關置在花蓮港、玉里與木柵的戰俘營中，成為階下囚的他，只能接受日復一日的屈辱與無止盡的勞動。本圖引自《大東亞戰爭—敵俘虜的手記》，昭和19年，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發行。</p>
	<p>在花蓮港戰俘營內的溫萊特</p>	<p>這是一張水彩畫，作者為王志銘。畫中的主角是二戰期間，被日軍俘虜的同盟軍菲律賓指揮官，喬納森·溫萊特中將。日本帝國在1941年發動突襲的珍珠港事變，將太平洋化為戰場，隔年1942的巴丹半島戰役中，日軍大獲全勝，菲律賓島上的美國軍隊全數投降並遭俘擄。其中一位就是溫萊特中將。溫萊特被俘虜後曾待過台灣的花蓮港、玉里、木柵等戰俘營，在其回憶錄中提到，在花蓮港戰俘營時曾遭日本軍人打巴掌的經驗，這讓他相當憤恨，卻也無能為力。</p>
	<p>1944年5月8日TIME雜誌封面溫萊特將軍</p>	<p>TIME 時代雜誌在1944年5月8日所發行的周刊中，以喬納森·溫萊特中將做為封面，並以簡單的日本武士刀和鐵絲網囚禁的形象，顯示時至當時，溫萊特中將仍然在日本帝國的戰俘營中。中將前後待過花蓮港、玉里、木柵戰俘營，最後被送到中國東北瀋陽的奉天戰俘營，直至日本戰敗。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後，溫萊特自中國東北的奉天戰俘營中被釋放，結束了維持三年多的階下囚生活。同年9月2日，溫萊特參加日本戰敗的簽字儀式，見</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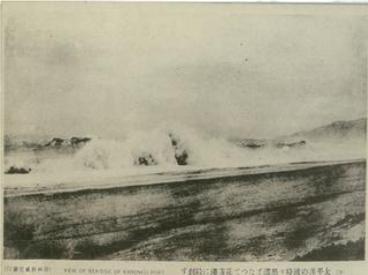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證了這一個讓他受苦受難三年多的日本帝國戰敗。
	<p>花蓮港 鯉魚尾 間十哩 運轉的 列車</p>	<p>自 1909 年花蓮港鐵道出張所成立後，花東線的鐵路工程如火如荼地展開了。</p> <p>1910 年（明治 43 年），花蓮港驛(火車站)和台東線鐵路開始修築，工程進行的相當迅速，1910 年底花蓮港到鯉魚尾的鐵路通車(今花蓮市到壽豐段)。</p> <p>1917 年（大正 6 年）璞石閣車站(玉里)完工，同年 6 月，花蓮到玉里的鐵路也通車。但玉里以南的路段因經費不足停工，等到 1921 年才再度動工。</p> <p>1926 年（大正 15 年）東部鐵路全線完工，並於玉里車站舉行完工典禮。火車的通車讓東台灣的時空壓縮，台東到花蓮總計 173 公里的鐵道，歷時了 16 年才完成。隨著鐵路的開通，當時花蓮港的人們分分歡呼著「黎明來到東台灣！」。</p> <p>本圖由愛國婦人會台灣支部發行。</p>
	<p>昭和 11 年元旦 自花蓮 港鐵道 部寄出 的賀年</p>	<p>此圖為 1936 年（昭和 11 年）從花蓮港鐵道部寄出的賀年卡，收件人是廣島縣福山市外三軒屋藤田松太郎。</p> <p>這張賀年卡中間的部分有一串小字「臺北新高堂發行」，台北新高堂是日治時期台灣最大間的書局，因日本人發現台灣的玉山比富士山高了一些，因此將玉山命名為新高山，而書局名稱就用具台灣代表性的玉山做為名稱，故名新高堂。</p> <p>當時的新高堂位於臺北的榮町通與本町通的路口(今衡陽路與重慶南路路口)是一座仿巴洛克式的建築。現在則是東方出版社大樓。</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鐵道出張所	<p>此圖應是花蓮港鐵道出張所，鐵道出張所為日治時期，東台灣鐵路的總指揮所，負責鐵路的修築、養護、警備、運輸，可以說是當時東台灣的鐵路交通部。</p> <p>圖中的出張所是 1932 年經過改建後的出張所樣貌，外觀上的特色為仿哥德式的尖塔建築，現今的鐵道出張所為花蓮鐵道文化一館，陳列著許多與舊花蓮火車站有關的文物與設備。文化局於 2002 年公告成為歷史建築，是花蓮市區重要的鐵路文化資產。圖片來源為毛利之俊於 1933 年(昭和 8 年)出版的東台灣展望。此書為研究日治時期東部台灣很好的史料。</p>
	台灣省鐵路管理局花蓮辦事處大門前	<p>1909 年(明治 42 年)，總督府鐵道部於花蓮港廳成立了花蓮港鐵道出張所，負責東線鐵路的興修與維護，促成日後台東線鐵路的完成，1932 年(昭和 7 年)出張所改建成現今的風貌，可惜的是 1932 前的樣貌已不可考。</p> <p>戰後的 1960、70 年代，出張所附近因舊花蓮車站的關係，發展興盛，工商業成長快速繁榮的景象盛極一時。</p> <p>直到 1980 年，北迴鐵路通車後，火車站搬遷至現今火車站地區，舊火車站因而沒落。1988 年 3 月前身為鐵道出張所的台灣省鐵路管理局花蓮辦事處正式裁撤，佇立了 79 年的出張所走入歷史，舊火車站主體也於 1992 年拆除。</p> <p>此圖為戰後的花蓮港出張所(台鐵花蓮辦事處)</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花蓮港 停車場</p>	<p>本圖引自於 1933 年毛利之俊出版的《東台灣展望》一書，圖中的背景為當時的花蓮港驛。</p> <p>第一版的花蓮港驛是在 1911 年完工，當時的車站主體是木造建築，後來人口的增加與往來的旅客增多，車站漸漸顯得狹小，因此有了擴建的工程；第二版則是在 1931 年完工，而且由木造建築改成鋼筋水泥建物，建物不僅擴大建造，還增加其美觀的藝術感，車站前廣場更有兩座極具藝術風格的路燈，在許多有關舊花蓮港火車站的照片上都會有這盞造型奇特的路燈出現。</p>
	<p>花蓮港 驛前</p>	<p>本圖拍攝於舊花蓮港火車站前，是第二代的花蓮港火車站樣貌。站前廣場上的兩盞路燈其中一盞有入鏡，其獨特的造型一直是當時花蓮火車站的特色。在北迴鐵路通車前，花蓮港火車站一直是花蓮工商業人潮聚集的地方，當時的高砂通、朝日通、黑金通等熱鬧的街區都在火車站附近。</p> <p>北迴鐵路通車後，鐵路重心漸漸北移，人潮也隨著北迴鐵路的發展漸漸消失在舊火車站。</p> <p>本圖源自於《竹南驛長主催全島一週，火燒島遊覽紀念寫真帖》，昭和 13 年(1938)。</p>
	<p>台灣花 蓮港停 車場</p>	<p>1931 年完工後的花蓮港火車站，不僅改木造建築為鋼筋水泥建築，其車站周邊的規劃也一併改善，包含站前的空地上的兩根獨樹一格造型的路燈與停車場。</p> <p>圖中火車站人來人往絡繹不絕，許多人牽著自行車穿梭在廣場中，圖左側較後放的地方，一整排整齊劃一的自動車更顯示出花蓮火車站當時的人潮吞吐量。</p> <p>圖片左上角有寫(片山發行)，片山就是片山寫真館，昭和 8 年發行。</p> <p>片山寫真館，是日治時期花蓮港街上的一間店，相當於當時的照相館。正位於當時鐵道出張所的對面，從 1931 年的職業明細</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花蓮港 停車場 前自動 車發著 場</p>	<p>圖上可以看見。</p> <p>此圖為 1931 年後的花蓮港火車站一景，車水馬龍的人潮與車潮，數十輛自動車排排停好等待著從火車站出來的乘客打車。絡繹不絕的行人讓火車站一刻也閒不得。</p> <p>火車站附近也是當時花蓮發展最熱鬧的區域，黑金通、高砂通、入船通，還有片山寫真館、常盤旅館、東海自動車會社、大江商店...等，各式旅社、商鋪、照相館林立。</p> <p>花蓮作為日本帝國南進的基地，發展了許多重工業和基礎建設，這些都讓花蓮繁榮一時，但至太平洋戰爭開始後，花蓮也成了盟軍轟炸的目標，鐵路、港口等重要的基礎設施都被盟軍摧毀。</p>
	<p>納涼觀 月會員 券</p>	<p>1933 年（昭和 8 年）總督府鐵道部為了推銷花蓮的觀光產業，特別舉辦的納涼賞月活動，其主辦單位為 JTB(Japan Tourist Bureau)日本國家觀光局(從紅色的印章圖案上可以觀察到)，協辦單位則是花蓮港街役場、花蓮港商會。</p> <p>這項活動吸引了相當多人參加，主辦單位還為此搭起了臨時攤位，並且於會場掛滿燈泡和安排電影與表演，讓前來參加的民眾們觀看。</p> <p>券上很明確的標示日期(1933 年 8 月六日)與大人(15 錢)小孩(7 錢)的價格，還有當時主辦與協辦單位。</p>
	<p>在花蓮 車站前 的觀光 客合影</p>	<p>此圖攝於約 1950 年代，地點是花蓮港火車站前的廣場。圖中的花蓮火車站和日治時代的建築樣式不同，二戰後期，太平洋戰爭爆發，因為花蓮在總督府規劃中屬於第二臺灣，是建立南進東南亞的基地，是故有許多的工業基礎設施，製鋁廠(現今台肥)、花蓮港...等。盟軍當然不會輕易放過這一充滿工業建設的區域，大規模的空襲轟炸肆虐著 1944-1945 年的花蓮，火車站也</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在當時被轟炸成斷垣殘壁。</p> <p>圖中的花蓮火車站是戰後原地重建起來的。同時也可以看見當時的標語「家家均能守望相助」、「加強民防」，顯示時代早已不同，戰前日本戰後國門政府的風格相差甚大。</p>
	<p>往花蓮港的東海巴士</p>	<p>本圖為「東海自動車運輸株式會社」所製之「往花蓮港的東海巴士」紀念章。</p> <p>從印章上的時間可得知其年代為 1936 年（昭和 11 年）。東海自動車運輸株式會社於日治時期專營花蓮港至蘇澳間的交通運輸，其社址位於花蓮港驛前，並於 1931 年開始營業。</p> <p>圖中的紀念章除了是該社的宣傳物外，亦凸顯日治時期紀念章的流行。</p> <p>1920 年代以前，已出現一種紀念章蒐集熱潮，但此時期的紀念章並非免費壓捺，亦不由民眾自己蓋印，而且蓋章時間多半為期三天或五天，同時都是由郵局所刻製。直至 1930 年代，觀光、旅遊、參觀、參拜等相關紀念章才蓬勃發展，而於此時期，帶著「集印帳」出遊成為一種流行。</p>
	<p>東海自動車運輸株式會社廣告</p>	<p>本圖為 1933 年（昭和 8 年）「東海自動車運輸株式會社」廣告。東海自動車運輸株式會社於日治時期專營花蓮港至蘇澳間的交通運輸，其社址位於花蓮港驛前，並於 1931 年開始營業。</p> <p>右上圖所在地為太魯閣，旁邊還有一支立標寫著「國立公園候補地太魯閣峽入口」。</p> <p>右下圖為行駛在臨海道路的東海自動車。</p> <p>左上圖為位於花蓮港驛前的東海自動車運輸株式會社本社。該社部分建築物於戰後轉為台汽所用，直到 1990 年代初才完全拆除。</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花蓮港 ~蘇澳 間東海 巴士案 內摺頁</p>	<p>本圖為「東海自動車運輸株式會社」〈花蓮港～蘇澳 東海巴士指南〉摺頁。</p> <p>東海自動車運輸株式會社於日治時期專營花蓮港至蘇澳間的交通運輸，其社址位於花蓮港驛前，並於 1931 年開始營業。該社部分建築物於戰後轉為台汽所用，直到 1990 年代初才完全拆除。</p> <p>當時該社以蘇花斷崖的壯麗風光為賣點，發行摺頁吸引觀光客。除了摺頁外，於該社所製作的紀念章與廣告中，亦常見以蘇花濱海風景為題材的內容。</p>
	<p>太平洋 上的浪 波濤湧 的向 花蓮港 襲來</p>	<p>本圖為田村新成堂所發行的繪葉書，主題為湧向花蓮港的太平洋猛浪。</p> <p>雖然清代已有「花蓮港」之名，但其並非良港，直到日治築港前，大型輪船難以停泊於此。花蓮沿岸缺乏較深的海灣，早期輪船運輸需停靠於花蓮市南濱外海或是北濱海邊，若兩者都無法停泊，船隻只能駛回蘇澳或基隆港。</p> <p>若是遇上秋季大浪，輪船甚至整月都無法停靠花蓮港。當時船運為花蓮市物資來源，為了穩定商品需求，有識之士很早即希望能開闢花蓮港，然而花蓮港直到 1930 年代才興建。</p>
	<p>花蓮港 海岸本 船與小 船</p>	<p>本圖為花蓮港高橋分店所發行的繪葉書，主題為花蓮港海岸的輪船與接駁船。</p> <p>1930 年代花蓮港正式築港前，大型輪船難以停泊於花蓮海岸。由於花蓮沿岸缺乏較深的海灣，早期輪船運輸需停靠於花蓮市南濱外海或是北濱海邊，若兩者都無法停泊，船隻只能駛回蘇澳或基隆港。</p> <p>若是遇上秋季大浪，輪船甚至整月都無法停靠花蓮港。當時停泊外海的輪船需要倚賴小船接駁往來的人員與貨物，而那時的小船名為「駁駁仔船」，負責接駁的人員通常為阿美族壯丁。</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花蓮港海岸</p>	<p>本圖為日治時期花蓮港海岸船隻接駁景象。</p> <p>花蓮沿岸缺乏較深的海灣，早期輪船運輸需停靠於花蓮市南濱外海或是北濱海邊，若兩者都無法停泊，船隻只能駛回蘇澳或基隆港。若是遇上秋季大浪，輪船甚至整月都無法停靠花蓮港。當時停泊外海的輪船需要倚賴小船接駁往來的人員與貨物，而那時的小船名為「駁駁仔船」，負責接駁的人員通常為阿美族壯丁。</p> <p>另外，駁駁仔船運送時間非常重要，須於中午前完成往返，因為午後的浪濤會隨著風勢變大，屆時不但駁駁仔船無法逆浪前行，有時連輪船都無法停泊。</p>
	<p>花蓮港海邊</p>	<p>本圖為日治時期花蓮港海邊船隻接駁景象。早期花蓮輪船運輸需停靠於花蓮市南濱外海或是北濱海邊，並倚賴小船接駁往來的人員與貨物，而那時的小船名為「駁駁仔船」，負責接駁的人員通常為阿美族壯丁。</p> <p>每當駁駁仔船快靠岸之時，船上的人會立刻將繩索拋上岸，此時岸上的阿美族壯丁會擁上前拉住繩索，待浪頭稍退時，駁駁仔船就會停靠於岸上，而乘客們須趁下個浪頭湧上前跳下船，若稍有延遲就會被海浪淋濕。</p> <p>另外，駁駁仔船運送時間非常重要，須於中午前完成往返，因為午後的浪濤會隨著風勢變大，屆時不但駁駁仔船無法逆浪前行，有時連輪船都無法停泊。</p>
	<p>風平浪靜的日子 花蓮港定期船隻的停泊</p>	<p>本圖為田村新成堂所發行的繪葉書，主題為風平浪靜的花蓮港與停泊的定期船之景觀。</p> <p>直到 1930 年代花蓮正式築港前，早期輪船運輸需停靠於花蓮市南濱外海或是北濱海邊，若兩者都無法停泊，船隻只能駛回蘇澳或基隆港。若是遇上秋季大浪，輪船甚</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至整月都無法停靠花蓮港。當時停泊外海的輪船需要倚賴小船接駁往來的人員與貨物，而那時的小船名為「駁駁仔船」。</p> <p>駁駁仔船運送時間非常關鍵，須於中午前完成往返，因為午後的浪濤會隨著風勢變大，屆時不但駁駁仔船無法逆浪前行，有時連輪船都無法停泊。另外，由於運輸不易，貨物易產生耗損，因此當時貨物運往花蓮的費用為全台第一高。</p>
	<p>花蓮港海岸</p>	<p>本圖為日治時期花蓮港海岸景觀。由於花蓮沿岸缺乏較深的海灣，早期輪船運輸需停靠於花蓮市南濱外海或是北濱海邊，然後倚靠小船接駁往來的人員與貨物，而那時的小船名為「駁駁仔船」，負責接駁的人員通常為阿美族壯丁。</p> <p>另外，駁駁仔船運送時間非常重要，須於中午前完成往返，因為午後的浪濤會隨著風勢變大，屆時不但駁駁仔船無法逆浪前行，有時連輪船都無法停泊。</p>
 <p>花蓮港廳長江口良三郎</p>	<p>江口良三郎</p>	<p>江口良三郎，日本九州佐賀縣人，生於 1869 年(明治 2 年)，卒於 1926 年(大正 15 年)。曾參與太魯閣戰爭、任警部與理蕃課長等職，並於 1920 年至 1926 年擔任花蓮港廳第五任廳長。其於廳長任內積極推動花蓮港的建港計畫，以及組建能高團棒球隊赴日比賽。</p> <p>當時築港計畫不被臺灣總督府接受，因此江口改申請三萬元經費建造一座小堤，而該小堤後來被稱為「江口突堤」。江口於 1926 年病逝於日本名古屋，隔年，美崙一帶居民為其建立頌德碑，現今該碑仍置於花蓮港邊，並已被闢建為江口良三郎紀念公園。</p> <p>1938 年，在江口昔日好友梅野清太、時任花蓮港廳長藤村寬太、今川專賣局長推動下，為江口訂製一尊半身銅像，可惜此尊銅像於二次世界大戰中，因日本缺乏金屬</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原料而犧牲。
	<p>花蓮港 (海岸)</p>	<p>本圖為片山寫真館所發行的繪葉書，主題為花蓮港（海岸）景觀。早期花蓮輪船運輸需停靠於花蓮市南濱外海或是北濱海邊，若兩者都無法停泊，船隻只能駛回蘇澳或基隆港。若是遇上秋季大浪，輪船甚至整月都無法停靠花蓮港。因此，為穩定花蓮物資需求，築港勢在必行。</p> <p>1920 年代，時任花蓮港廳第五任廳長的江口良三郎（1869-1926 年）曾積極推動花蓮港的建港計畫，但卻不被當時的臺灣總督府認可，因此江口只好改申請建築小堤。然而，小堤仍是無助於輪船停泊，所以為了引起日本中央注意，江口決定籌組能高團，以棒球外交做為宣傳，希望能打響花蓮港的名字，可惜其志未竟而身先卒，而花蓮港的興建則要等到 1930 年代才開始。</p>
	<p>花蓮港口與太魯閣蕃山</p>	<p>本圖為一張以「花蓮港口與太魯閣的蕃山」為題的繪葉書。圖中拍攝視角為從花蓮外海向陸地眺望的景緻，可以推測拍攝者當時應該是位於前往花蓮港沿岸的輪船上。此外，圖中可見花蓮港岸邊有諸多小船，亦反映花蓮早期輪船停靠不易，需倚賴小船接駁的運輸難題，而花蓮港的興建則要晚至 1930 年代才開始。再者，圖中遠景即為雄偉的「太魯閣大山」。</p>
	<p>江口氏紀念碑</p>	<p>本圖為江口良三郎紀念碑。江口良三郎為日本九州佐賀縣人，生於 1869 年（明治 2 年），曾參與太魯閣戰爭、任警部與理蕃課長等職，並於 1920 年至 1926 年擔任花蓮港廳第五任廳長。</p> <p>其於廳長任內積極推動花蓮港的建港計畫、組建能高團棒球隊赴日比賽，以及建築「江口突堤」。</p> <p>江口於 1926 年（大正 15 年）病逝於日本名古屋，隔年（1927 年），美崙一帶居民為其建立頌德碑，現今該碑仍置於花蓮港</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江口良三郎君之像</p>	<p>邊，並已被闢建為江口良三郎紀念公園。</p> <p>本圖為江口良三郎銅像。江口良三郎為日本九州佐賀縣人，生於 1869 年（明治 2 年），曾參與太魯閣戰爭、任警部與理蕃課長等職，並於 1920 年至 1926 年擔任花蓮港廳第五任廳長。</p> <p>其於廳長任內積極推動花蓮港的建港計畫、組建能高團棒球隊赴日比賽，以及建築「江口突堤」。</p> <p>江口於 1926 年（大正 15 年）病逝於日本名古屋，隔年（1927 年），美崙一帶居民為其建立頌德碑，現今該碑仍置於花蓮港邊，並已被闢建為江口良三郎紀念公園。</p> <p>1938 年，在江口昔日好友梅野清太、時任花蓮港廳長藤村寬太、今川專賣局長推動下，為江口訂製一尊半身銅像，可惜此尊銅像於二次世界大戰中，因日本缺乏金屬原料而犧牲。</p>
	<p>官員巡視花蓮港築港</p>	<p>本圖為官員巡視花蓮港築港工程的記錄照片，圖中左側棚架上清晰可見「花蓮港築港」五字。花蓮港築港計畫始於 1920 年代，主要推手為第五任花蓮港廳長江口良三郎。之後在第七任廳長豬股松之助與梅野清太的努力下，築港工程於 1930 年（昭和 5 年）被日本中央認可，於 1931 年正式動工，並完成於 1939 年。當時每日約有五、六百人進行築港工程，在工人中，除了有本地漢人與原住民外，還有從中國招募的民工。在工程上，除了使用新式機械外，人力挖掘亦是主要方式。然而，築港工作不但辛苦，工資又微薄，所以工人流動率很高。</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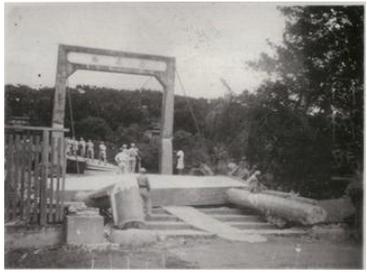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花蓮港神社拜殿前</p>	<p>本圖為日治大正時期所發行的繪葉書，圖中景物為花蓮港神社拜殿前的景色。當時神社剛竣工完不久，鳥居旁可見一對壯觀的石雕狛犬。至昭和時期，歷經幾次整建的花蓮港神社將越發華麗，並還於神社前的參道上新建一座巨大鳥居。戰後，於 1946 年，花蓮港神社更名為「花蓮忠烈祠」，而供奉對象亦從原本的天照大神、北白川宮能久親王、開拓三神，改為以鄭成功為首的革命先烈等。同時，「宮之橋」亦易名為「尚志橋」。至於拜殿部分，仍維持日治時期的模樣，但本殿的日式屋頂被改為中國式屋頂。</p>
	<p>花蓮港神社全景</p>	<p>本圖為日治大正時期所發行的繪葉書，圖中為花蓮港神社全景。神社前的吊橋之橋柱上，可顯見花蓮港神社的紋章，即五角形外加一圈十六菊紋。另外，由於此橋柱稍嫌單薄，難以支撐整座吊橋，因此後來該吊橋有歷經整修，將其改造為相較堅固的樣式。整體而言，相較於大正時期，至昭和時期的花蓮港神社，在歷經多次整建後，更顯得華麗壯觀，亦即將比大正時期具備更多的鳥居與石燈裝飾。</p>
	<p>(縣社) 台灣花蓮港神社</p>	<p>本圖為片山寫真館所發行的繪葉書，主題為日治昭和時期的花蓮港神社。相較於大正年間的樣貌，昭和時期的花蓮港神社顯得華麗許多，神社前的參道上還新建一座巨大的鳥居，而該座鳥居直到戰後 1951 年的花蓮大地震才毀壞。戰後，花蓮港神社不僅更名為「花蓮忠烈祠」，還有多項改變，如供奉對象從原本的天照大神、北白川宮能久親王、開拓三神，改為以鄭成功為首的革命先烈等；「宮之橋」易名為「尚志橋」。至於拜殿部分，雖仍維持日治時期的模樣，但本殿的日式屋頂被改為中國式屋頂。</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花蓮港神社	<p>本圖為日治昭和時期所拍攝的花蓮港神社一隅。其拍攝視角為從現今尚志橋邊遠望整個花蓮港神社。可以注意到，神社大鳥居前有一道柵欄，其有自此後即進入「神域」之暗示。另外，大鳥居後方的吊橋，相較於大正年間，多了兩個固定吊橋的小門，而其中一個門刻有「宮之橋」三字。通過吊橋，沿著階梯而上，可見兩旁各有六個巨大石燈，而於樓梯盡頭的鳥居後，可看見神社拜殿與手水舍。</p>
	四月二十九日 花蓮港神社參拜	<p>本圖為 1938 年（昭和 13 年）4 月 29 日於花蓮港神社參拜的照片，出自《竹南驛長主催 全島一週，火燒島遊覽紀念寫真帖》。其拍攝視角為從吊橋右側往神社遠望。圖中可見吊橋上擠滿前來花蓮港神社參拜的人群。同時，可見參拜者多為三十歲以上的男性，多數穿著西裝或制服。另外，對照大正年間花蓮港神社初期照片，本圖中的「吊橋」明顯堅固許多，足以見證其整修變遷。</p>
	於花蓮港神社參拜	<p>本圖為 1941 年（昭和 16 年）《花蓮港中學校第一回卒業記念寫真帳》中，花蓮港中學校師生於花蓮港神社參拜的留影。當時正值皇民化運動時期，因此學校會特別要求學生至神社參拜。戰後，於 1946 年，花蓮港神社更名為「花蓮忠烈祠」，而供奉對象亦從原本的天照大神、北白川宮能久親王、開拓三神，改為以鄭成功為首的革命先烈等。同時，「宮之橋」亦易名為「尚志橋」。至於拜殿部分，依舊維持日治時期的模樣，但本殿的日式屋頂被改為中國式屋頂。</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右圖局部	<p>本圖為 1950 年代花蓮忠烈祠銅馬腹部之花蓮港神社紋章。戰後，於 1946 年，花蓮港神社更名為「花蓮忠烈祠」，而供奉對象亦從原本的天照大神、北白川宮能久親王、開拓三神，改為以鄭成功為首的革命先烈等。於拜殿部分，依舊維持日治時期的模樣，但本殿的日式屋頂被改為中國式屋頂。圖中銅馬腹部的花蓮港神社紋章，仍可見於戰後初期，然而在此之後即被塗改成中國國民黨黨徽，直到現今。</p>
	1950 年代於花蓮忠烈祠	<p>本圖為 1950 年代，遊客於花蓮忠烈祠與銅馬之合影。戰後初期，花蓮港神社更名為「花蓮忠烈祠」，而供奉對象亦從原本的天照大神、北白川宮能久親王、開拓三神，改為以鄭成功為首的革命先烈等。同時，「宮之橋」亦易名為「尚志橋」。其拜殿部分依舊維持日治時期的模樣，但本殿的日式屋頂被改為中國式屋頂。圖中銅馬腹部仍可見花蓮港神社紋章，然而在此不久後，將被塗改成中國國民黨黨徽，直到現今。此外，該座銅馬後面亦可見已倒塌的日治時期之石燈。</p>
	花蓮港神社	<p>本圖為出自《東臺灣展望》之花蓮港神社本殿老照片。花蓮港神社建於 1916 年（大正 5 年），並於 1921 年列格為「縣社」。神社內主要供奉天照大神、北白川宮能久親王、開拓三神。然而，於戰後，花蓮港神社被改名為「花蓮忠烈祠」，主祀神亦改為以鄭成功為首的革命先烈等。其拜殿部分仍保有日治時期的模樣，但本殿的日式屋頂被改為中國式屋頂。同時，神社前的「宮之橋」亦易名為「尚志橋」。</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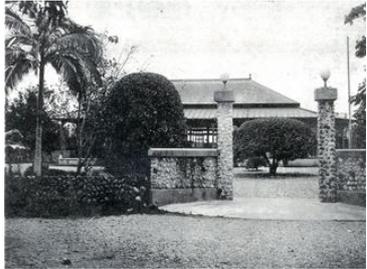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花蓮市 紋章被 改為國 民黨黨 徽的銅 馬</p>	<p>本圖為從原花蓮港神社紋章，被塗改為中國國民黨黨徽的銅馬。戰後初期，花蓮港神社被更名為「花蓮忠烈祠」，而其相關象徵與設施亦陸續遭到變革，如主祀神從原本的天照大神、北白川宮能久親王、開拓三神，改為以鄭成功為首的革命先烈等。其拜殿部分依舊維持日治時期的模樣，但本殿的日式屋頂被改為中國式屋頂。圖中銅馬腹部原為花蓮港神社紋章，但已遭塗改為中國國民黨黨徽，直至今日。此外，該座銅馬後面亦可見日治時期之石燈，但該石燈的火袋已遭移除。</p>
	<p>花蓮忠 烈祠</p>	<p>本圖為早期的花蓮忠烈祠。花蓮忠烈祠前身為「花蓮港神社」，其建於 1916 年（大正 5 年），並於 1921 年列格為「縣社」，戰後被改名為花蓮忠烈祠。神社內原供奉天照大神、北白川宮能久親王、開拓三神，於戰後，改供奉以鄭成功為首的革命先烈等。雖然神社拜殿部分仍保有原樣，但如圖中所示，本殿的日式屋頂被改為北方中國式屋頂。同時，可以注意到，本殿周遭的石燈之火袋都已被移除，圖中最左側之石燈甚至被擺上盆栽。</p>
	<p>於花蓮 忠烈祠 前合影</p>	<p>本圖為 1950 年代，民眾於花蓮忠烈祠前之合影。花蓮忠烈祠前身為「花蓮港神社」，其建於 1916 年（大正 5 年），並於 1921 年列格為「縣社」。於戰後，其不僅被易名為花蓮忠烈祠，多項設施亦陸續遭到改造或毀損，如圖中鳥居，原本其笠木與貫之間為鏤空狀，卻於戰後遭到填滿，並刻上「忠烈祠」三字；又如本殿的日式屋頂亦被改為北方中國式屋頂等等。另外，圖中仍可見日治時期的石燈與狛犬，但現今不是已遭毀損，只見殘跡，就是完全遭到移除。</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在花蓮忠烈祠正氣殿旁的演出</p>	<p>本圖為花蓮忠烈祠正氣殿旁的表演活動之舊照。花蓮忠烈祠前身為「花蓮港神社」，其建於 1916 年（大正 5 年），並於 1921 年列格為「縣社」，戰後被更名為花蓮忠烈祠，拜殿亦被改稱為「正氣殿」。神社內原本供奉天照大神、北白川宮能久親王、開拓三神，戰後改祭祀以鄭成功為首的革命先烈等。神社拜殿部分仍保有原樣，如圖中正中央之建築物，但本殿的日式屋頂則被改為北方中國式屋頂。</p>
	<p>尚志橋畔</p>	<p>本圖為 1950 年代，民眾於尚志橋畔的留影。圖中的尚志橋原為花蓮港神社前的「宮之橋」，與神社同建於 1910 年代（大正年間），並歷經多次整建，於戰後隨著神社被易名為「花蓮忠烈祠」而更名「尚志橋」。1970 年，花蓮縣政府決定拆除於颱風中損毀的尚志橋，並將之改建為水泥橋樑。此外，戰後神社之本體與周遭景觀亦經歷不少變革，如主祀神從天照大神、北白川宮能久親王、開拓三神，被改為以鄭成功為首的革命先烈等；又如本殿的日式屋頂被改為中國式屋頂等等。</p>
	<p>晴日裡的尚志橋上</p>	<p>本圖為一名女士於尚志橋上的留影，其背後即為花蓮忠烈祠。花蓮忠烈祠前身為「花蓮港神社」，而尚志橋前身為神社前之「宮之橋」，兩者同建於 1910 年代（大正年間），並歷經多次整建，於戰後亦同時遭到易名。1970 年，花蓮縣政府決定拆除於颱風中損毀的尚志橋，並將之改建為水泥橋樑，而圖中為尚志橋改建前之模樣。此外，戰後神社之本體與周遭景觀亦經歷不少變革，如主祀神從天照大神、北白川宮能久親王、開拓三神，被改為以鄭成功為首的革命先烈等；又如本殿的日式屋頂被改為中國式屋頂等等。</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自忠烈祠遠眺花蓮港市</p>	<p>本圖為從花蓮忠烈祠遠眺花蓮市之景觀，而圖中民眾後方即為已被改建為水泥橋樑之「尚志橋」。花蓮忠烈祠前身為「花蓮港神社」，而尚志橋前身為神社前之「宮之橋」，兩者同建於 1910 年代（大正年間），並歷經多次整建，於戰後亦同時遭到易名。1970 年，花蓮縣政府決定拆除於颱風中損毀的尚志橋，並將之改建為水泥橋樑。另外，戰後神社之本體與周遭景觀亦經歷不少變革，如主祀神從日本神明被更換為中國革命先烈、神社本殿的日式屋頂被改造為中國式屋頂等等。</p>
	<p>地震中受損的尚志橋</p>	<p>本圖為 1951 年，於地震中受損的尚志橋。圖中清晰可見，於固定吊橋的小門上刻有「尚志橋」三字，然其原本為日文「宮之橋」三字，為昭和時期所增建。尚志橋原為花蓮港神社前的「宮之橋」，與神社同建於 1910 年代（大正年間），並歷經多次整建，於戰後隨著神社被易名為「花蓮忠烈祠」而更名「尚志橋」。1970 年，尚志橋又因颱風受損，因此花蓮縣政府決定將之拆除，並將其改建為水泥橋樑。</p>
	<p>自美崙溪遙望忠烈祠</p>	<p>本圖為自美崙溪遙望花蓮忠烈祠之景觀。圖中的吊橋即為尚志橋，而橋的盡頭即為花蓮忠烈祠。</p> <p>尚志橋原為花蓮港神社前的「宮之橋」，與神社同建於 1910 年代（大正年間），並歷經多次整建，於戰後隨著神社被易名為「花蓮忠烈祠」而更名「尚志橋」。</p> <p>1951 年曾因地震毀損重修，後又因颱風受損，因此於 1970 年，花蓮縣政府決定將其拆除，並改以水泥橋樑取代之。</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和忠烈祠前石獅(原花蓮港神社狛犬)合影</p>	<p>在日治時期原為花蓮港神社，主要供奉花蓮港神。如今中華民國退守來台以後，開始去日本化的政策，原神社則改為忠烈祠，供奉鄭成功、劉永福等民族英雄與民眾先烈。</p> <p>花蓮港神社雖然經歷天然災害、去日化的改建，大部分的建設已改為中式風格，昔日鳥居也改成中國式牌坊，但仍可從殿堂基座與殘壁看出昔日神社的殘跡。</p>
	<p>花蓮港廳</p>	<p>昔日花蓮原為台東廳的管轄範圍，於 1909 年（明治 42 年）將東部分成台東與花蓮港兩廳。花蓮港廳則是主要管理整個花蓮的行政核心與當地最高的行政機關。</p> <p>此圖比較具有特色的地方為昔日 1930 年代攝影並且由人工上色所呈現，故與一般圖片較不相同，也能看出些許色彩與彩繪模樣，同時也能顯現昔日行政中心熱鬧的景象。</p> <p>花蓮港廳今日的位置大致位於中山路與公園路一帶的位置。</p>
	<p>花蓮港市街</p>	<p>這張照片是日治時期的花蓮港市，由於原標題就是花蓮港市街，所以應該是 1940 年改制為花蓮港市後所拍攝的照片。</p> <p>從照片中的景物推測有可能是在當年昭和紀念館一帶拍攝的；照片中最左邊的圓頂建築物為當時的台灣銀行花蓮港支店，往右邊一點有著漂亮四方屋頂就是當時的花蓮行政中心花蓮港廳，照片中最右邊方形水泥建築就是花蓮港驛也就是後來的花蓮就花車站，火車站左邊有著尖塔的大型建築則為當時鐵道處花蓮港辦事處，今天的花蓮鐵道文化館，同時也是這張照片中唯一留存到現在的官廳建築物。</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原先生的銅像</p>	<p>原脩次郎為 1896 年來台的日本人，曾在公家單位任職，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企業家，他曾在賀田組任職，同時也經營木材、朝日組、糖業，最後則在花蓮港電氣株式會社擔任電氣株式會社社長，隨後在 1931 年（昭和 6 年）回日本擔任內閣拓務大臣。原脩次郎可說是在花蓮出身的人士當中，位階做得最大一位官員，對花蓮也有相當多的貢獻，於是後人為了紀念原脩次郎，曾在花崗山上建起銅像。可惜的是，經由戰後原脩次郎的銅像已被拆除，在中華民國退守來台以後，建立起臺灣光復紀念碑，其他地區則整建成房舍、公共用地。昔日銅像的位置則在今日的花崗山老人會館前的廣場地區附近，如今也只剩下花崗石散落的基座與石塊，以及石塊上些許的文字記載。</p>
	<p>花蓮港公會堂及其庭院</p>	<p>花蓮港公會堂位於被剷平的花崗山上，其主要為花蓮港最重要的集會場所，為花蓮港街官民聯合捐資所建設的，公會堂的建築特色為木造和式建築，內部則採和式與西式融合的設計，周圍庭院則有小池庭園與鵝卵石堆砌成的矮牆，圍繞著整個公會堂。如今隨著市鎮的經濟繁榮與建設的發展，公會堂也隨之式微而拆除，今日公會堂的位置大致位於花蓮縣花崗山上國民黨黨部的的位置。</p>
	<p>花崗山公園入口與公會堂</p>	<p>此圖主要為花崗山上，前往花蓮公會堂的入口。花蓮港公會堂則是昔日非常重要的公共集會場所，因此總有需多的商人、旅客、行政人員等在此小聚、集會，或是來此舉辦重要事務。由於隨著人口的增加，公會堂已經不能滿足當時的需求，故則擴建昭和紀念館，提供更多的資源與服務。今日公會堂隨著民國後的發展也隨之式微，周圍則住所、商業林立，昔日的工會堂則成為今日花蓮國民黨的總部地點所</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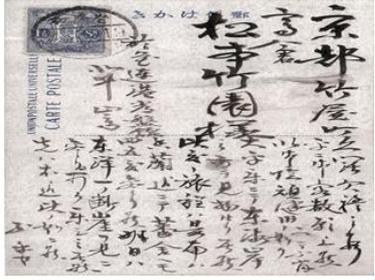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在。
	<p>台灣花蓮港街公會堂</p>	<p>花蓮港公會堂為花蓮港當時最重要的集會場所，故在建設上面也有所特色，如鵝卵石堆砌的矮牆，裡面則能透出綠意盎然的樹木與草原、庭園景觀，在外頭則可一覽無遺，裡頭的設計則有和洋式的風格建築，故藉由這些風格設計的巧思融入，更能讓一般來此集會、小聚的人們能夠加舒適、愉快地暢談。</p> <p>今日公會堂隨著民國後的發展也隨之式微，周圍則住所、商業林立，昔日的工會堂則成為今日花蓮國民黨的總部地點所在。</p>
	<p>(花蓮港)昭和紀念館</p>	<p>此圖為日治時期的花蓮港昭和紀念館。由於當時的花蓮港人口開始擴增，身為花蓮港公共場所的公會堂，很明顯地會場的大小已不能滿足不斷擴增的花蓮港，故必須建設更大的建築來滿足大眾的需求，因此在江口良三郎廳長的任期下，經由阿美族的先覺者日向五郎的提議，聘請知名的設計師來設計新的公共及場所，最後新的建築，也就是昔日的花蓮港昭和紀念館，則座落於原公會堂旁邊的位置，外部並以鋼筋水泥興建，內部則呈現八角狀的建築特色，使得建築能變得比以往的寬闊，也能提供長途的旅人們小歇的去處、短暫地居住幾晚。</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花蓮港 消防組</p>	<p>由於當時的花蓮港公會堂因花蓮港人口劇增的關係，故則在旁邊建設新的集會場所，昭和紀念館的設立，不但能提供集會場所，也能讓長途旅客短暫地住宿幾晚。直到中華民國退守來台以後，昭和紀念館已不再是提供公共空間的集會場所使用，則是經由國防部接收，將此地區改為國軍英雄館與其他軍事相關用地所使用。而此圖則為花蓮港消防組在花蓮港昭和紀念館前的合照景象。</p>
	<p>在昭和 紀念館 前與獅 子雕塑 合照</p>	<p>昭和紀念館最具特色的就是具有長型八角狀的集會空間、門前的石獅子造型雕像以及特色的庭園景觀，同時紀念館與工會堂中間則有迴廊能夠互相接連，故也會有許多的人來此小聚與合照紀念。今日隨著民國後的發展，昭和紀念館與庭園景觀，經由國防部接手以後，則已經改建成了國軍英雄館所使用。昔日具有特色的集會場所則伴隨著今日的發展消逝在歷史的迴廊中。</p>
	<p>昭和紀 念館</p>	<p>此圖為當時昭和紀念館的門口景象。昭和紀念館的設立則是因公會堂已經不夠使用則擴建的建築。此建築除了原有的集會、小聚的功能，同時他比以前的公會堂更大，更能提供遠程的旅人短暫住宿幾晚。在建築方面昭和紀念館也與先前有所不同，改成略為長方的八角形空間，在庭園設計上也特別有巧思，前院還多了一隻獅子的雕像，整體與昔日的工會堂景觀已有所不同。</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花蓮防空指揮部暨所屬單位全體官兵歡送兼指揮官張榮調紀念</p>	<p>由於當時的花蓮港公會堂因花蓮港人口劇增的關係，故則在旁邊建設新的集會場所，昭和紀念館的設立，不但能提供集會場所，也能讓長途旅客短暫地住宿幾晚。直到中華民國退守來台以後，昭和紀念館已不再是提供公共空間的集會場所使用，則是經由國防部接收，將此地區改為國軍英雄館與其他軍事相關用地所使用。此圖則為民國後，國防部所屬花蓮防空指揮部暨所屬單位全體官兵歡送、兼指揮官張榮調紀念的照片，也是官兵們在昔日花蓮港昭和紀念館前所拍的合照。</p>
	<p>花蓮防空指揮部全體官兵歡送副指揮官田榮調紀念</p>	<p>由於當時的花蓮港公會堂因花蓮港人口劇增的關係，故則在旁邊建設新的集會場所，昭和紀念館的設立，不但能提供集會場所，也能讓長途旅客短暫地住宿幾晚。直到中華民國退守來台以後，昭和紀念館已不再是提供公共空間的集會場所使用，則是經由國防部接收，將此地區改為國軍英雄館與其他軍事相關用地所使用。此圖則為民國後，國防部所屬花蓮防空指揮部全體官兵歡送副指揮官田榮調紀念的照片，也是官兵們在昔日花蓮港昭和紀念館前所拍的合照，故也可得知，當時的昭和紀念館建築，在 1953 年時還未被拆除，而是到了 1986 年，改建成國軍英雄館後所拆除，昭和紀念館也在此聳立了 57 年之久。</p>
	<p>(花蓮港)從測候所望去的市街一覽</p>	<p>此圖為花崗山上眺望花蓮市街的景象。圖中能看見昔日花蓮港市街一帶繁榮之景，一棟棟密集的斜頂建築密集地環繞市街，若向近看前面有棟斜頂建築，上面有著特殊的花紋及明顯與其他建築方式不同的建築特色，再加上能看見周邊有著神社、寺廟才有的石燈籠等裝飾，可推測大致為昔日花崗山的寺廟，東台寺與與淨光寺的所在位置。</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花蓮港 高爾夫 球場</p>	<p>1927年(昭和2年),當時的花蓮港廳廳長中田秀造有鑒於當時來到花蓮港的居民逐漸增多,於是與鐵道出張所長小山氏以及當時的民間的仕紳們討論高爾夫俱樂部的創立,經過討論後決定將地點設在米崙,建立約15萬坪的高爾夫球場,即今日的美崙高爾夫球場,當時球場內共有9個球洞。之後因會員增加,開放更多民眾加入,於1935年增加球場面積至20萬坪,球洞也增加到18個,是日治時期與淡水高爾夫球並列最早與擁有十八洞標準的高爾夫球場。戰後,高爾夫球場成為國有土地,花蓮縣政府於1982年(民國71年)將球場委託給俱樂部經營,後來因未依法執行,縣政府與俱樂部歷經近10年纏訟,最終於2016年3月28日將土地收回,並遵循法規辦理招標,同年4月1日由高仕高爾夫公司接手經營。圖中可以看見當時人們打高爾夫球時的樣子。</p>
	<p>花蓮港 高爾夫 球場</p>	<p>日治時期花蓮港高爾夫球場又稱米崙高爾夫球場,從這張圖中可以清楚感受到當時一望無際、寬廣遼闊的高爾夫球場,球場位於加禮宛南方,從一開始的15萬坪擴張到20萬坪,佔地非常廣大,球洞也從9個球洞增加至標準的18個球洞。圖中能看見當時的米崙高爾夫球場並非全都是平坦的平原,而是由大小不一的小丘與窪地組成,使前來打高爾夫球的民眾能增加樂趣與挑戰性。</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花蓮港風景 花蓮港小學校與少年義勇兵</p>	<p>花蓮港小學校為現今位在花蓮市區花崗國中的前身，設立於 1910 年（明治 43 年），全名為「花蓮郡花蓮港尋常高等小學校」，一開始所僅供日本人讀書的學校，後來開放部分台灣學子就讀。</p> <p>照片中可以看見少年義勇兵手拿著武器，整齊的向前進，後方則為當時花蓮港小學的建築。花蓮港小學校後因內地延長主義的推動，學校改名為「花蓮港市朝日國民中學」。戰後，學校歷經多次變遷，1945 年（民國 34 年）設立「花蓮市花岡山成功中學」，1947 年撥借學校用地創辦花蓮師範學院，1960 年花師學院遷至美崙後，退輔會利用校地辦理師資訓練班，1967 年因實施 9 年國民義務教育變更現址設立「花蓮縣立第二初級中學」，1968 年更名為「花蓮縣立花崗國民中學」直到今日。</p> <p>現花崗國中仍保存日治時期所建的圍牆及花師時期的舊校門。</p>
	<p>常盤館廣告</p>	<p>此張照片為當時常盤館的紙本廣告，與其他旅館只配上圖片與文字的廣告不同，常盤館的廣告除了文字與照片以外，背景是速寫的山與海，常盤館的照片則放在山腰間，呈現常盤館的地理位置，往後是綿延的中央山脈，往前是南濱港口，旁邊就當時的花蓮港驛，位在當時最繁榮的黑金通上。</p> <p>常盤館是日治時期花蓮港內最大、豪華的旅館，入住價格非常昂貴，當時的名人、臺灣總督、臺灣軍司令來到花蓮港大多來到常盤館投宿。</p> <p>日治時期常盤旅館的建築已遭拆除，其位置位在今花蓮市區中山路的金龍大旅社上。</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常盤旅館的全景</p>	<p>常盤館，其在日本治理臺灣時期的位置大約是在當時的黑金通花蓮港驛前。而上述所說之黑金通的位置就在中山路的東段同時也是花蓮現今最大的夜市－「東大門觀光夜市」的附近。此東大門夜市便是昔日的舊花蓮火車站一帶。</p> <p>這裡在日治時期便一直是最熱鬧的地方直到 1980 年代後北迴鐵路的開通後才漸趨落沒。而常盤館雖然相當有名氣，但其在歷史中也存在不長的時間，1937 年（昭和 12 年）一場在黑金通發生的大火，連帶地將這整棟樓焚毀。現今也無留下其舊址供後人尋訪。</p>
	<p>昭和三年自常盤館寄回日本的繪葉書</p>	<p>此圖為 1928 年（昭和 3 年）時，當時自常盤館寄回日本的繪葉書。所謂的繪葉書在日文裡面所表達的意思就是風景明信片之意。日本人在各處旅遊時，通常會在郵局、火車站等地購買繪葉書，並且在其上蓋上紀念戳印後寄回家鄉報平安甚至是述說自己旅遊的過程中的所見所聞。而在此繪葉書上雖大多以日文書寫而不得其完整之意思，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看見屬於花蓮港的郵戳，同時也可以看見清楚的六個字寫道：「於花蓮港常盤館」。</p>
	<p>環島旅行於花蓮</p>	<p>此照片為 1955 年所拍攝之花蓮東部旅社之照片，在當時的戒嚴時代因無法去國外旅遊，因此似乎島內旅遊成為了一種相當重要地風氣。</p> <p>東部旅社，大約位於現今花蓮中正路（台 9 線）上的光復街街口。日本治理臺灣時期的〈花蓮港市街圖物〉上便能清楚地看到東部旅社其在當時花蓮舊鐵道旁的位置，而在後來的年代似乎此地因為某種原因而轉變成為了所謂的「東部加油站」，在當時此地曾因擁有此旅社而繁榮一時，不過現今其位置雖可考，卻已無法踏尋。</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昭和八年二月專賣局於花蓮港支局台北支部從業員視察團一行</p>	<p>此照片為昭和 8 年，也就是 1933 年所拍攝之位於花蓮港支局的視察團一行。其最早設立於 1922 年，也就是大正 11 年的時候。而後在太平洋戰爭中遭到盟軍的空襲遭毀炸毀後，直到了戰後的 1946 年才重新復工且在 1947 年為呼應臺灣省公賣局的改名而命名為「第八酒廠」。但緊接著的 1951 年時其遭到了與使常盤館倒塌之大地震的重創，損害的相當地嚴重。而在 1957 年後又改名為「臺灣省菸酒公賣局花蓮酒廠」。直到了現今其花蓮酒廠已移往美崙地區，只留下了一些房舍成為了花蓮文創園區的一部分。</p>
	<p>花蓮港全景</p>	<p>此張圖片為東京的四谷尚山堂所發行的繪葉書，所謂的繪葉書便是日本人外出旅遊時常會寄回家的明信片。在此繪葉書書中可以見到其上除了椰子樹以外，還有一位站在山崖上的太魯閣族的原住民，再加上其上的行駛於日本與臺灣之間的航線的備後丸。不難想此繪葉書是為了大力的推廣當時臺灣的觀光業所做之明信片。而其上雖無明顯得日期已表示其出產的年代，但可以從船艦備後丸的照片來判斷其大約之年代位於何時。</p>
	<p>花蓮車站小營服務隊火柴</p>	<p>此張圖片為火柴盒之其中一面。從圖片中可以清楚地看見「復興中華」、「反攻大陸」等字樣，再配合上面的中華民國國旗，可以推測其為光復初期所做。除此之外，圖案中間所畫的是當時的花蓮車站。花蓮車站在 1910 年時以「花蓮港驛」之名開業，而太平洋戰爭期間曾遭到美軍的空襲轟炸炸毀。而 1949 年的時候又重新重建，並且沒過多久就改名為了「花蓮車站」，而此圖案上之花蓮車站，便是當時政府當局重建過後的花蓮車站之繪圖。</p>

附錄三：歷史現場周邊已登錄文化資產清單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郭子究故居</p>	<p>郭子究老師出生屏東東港，從小受到母親在教會詩歌的啟蒙，與民間樂曲耳濡目染的影響下，開始對音樂產生極大的興趣。1937年在皇民化運動時期，被西洋樂器鼓吹的文化劇團所吸引，自願隨團學藝，巡迴各地演出，因而奠定日後的演奏根基。1942年來花蓮，在教會的協助下定居花蓮。1944年創作《回憶》，由於強烈的中國式曲風被日本憲兵隊以間諜罪逮捕，入獄48天，也成為郭子究老師一生創作最值得的「回憶」。</p> <p>戰後，1946年與李妙好女士結為夫妻，並在花蓮中學擔任代用音樂教員，1960年取得合格教師資格，直到1980年在花蓮中學退休，退休後仍致力於音樂教育，桃李滿天下。</p> <p>1999年5月15日郭子究老師因病辭世，故居生活空間於2005年3月列為花蓮縣歷史建築，2006年又修復一棟花蓮中學宿舍，並規劃為郭子究音樂文化館。</p>
	<p>花蓮舊酒廠</p>	<p>花蓮舊酒廠前身為日治時期民營的「宜蘭振拓株式會社花蓮港稻住工場」，1922年總督府發布「臺灣酒專賣令」，同年7月1日由總督府接管專賣局，稱為「台灣專賣局花蓮港支局」。</p> <p>在太平洋戰爭時期，花蓮舊酒廠慘遭轟炸，整座廠房受損嚴重，直到戰爭結束後，1946年才重新復工。戰後改隸公賣局，更名為「花蓮港工廠」，後改名「台灣省菸酒公賣局第八酒廠」，1951年花蓮發生嚴重的地震災情，花蓮酒廠也遭受嚴重損害，1957年又改稱「台灣省菸酒公賣局花蓮酒廠」沿用至今。</p> <p>1979年，政府通過「政府公用財產置產變產作業要點」，公賣局依此要點提出「菸酒增產方案」，計劃建設以生產紹興酒、啤酒</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等為目標的新工廠。花蓮酒廠依此計畫，另在美崙工業區購買建廠，最後在 1988 年結束舊廠業務，將廠房遷至新廠，結束舊花蓮酒廠六十餘年的製酒歷史。</p> <p>廠區有許多深具歷史風貌的設施，如傳統的日式建築、造酒、釀酒的廠房，還有一口出水甘甜專供釀酒的古井，其中木構造山形建築約興建於 1920 年；RC 柱磚牆構之山形建築為 1940 年代重建之建築，後又有 RC 柱磚牆構之平頂建築約為 1950 年代所建。該舊址於 2000 年 11 月下旬，獲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通過變更改地為「歷史風貌公園用地」。</p>
	<p>舊花蓮港高等女學校校長宿舍</p>	<p>花蓮女中創校於 1927 年，初名為「花蓮港高等女學校」，校長宿舍則建於 1929 年，為日式木造宿舍，依照建築面積，為「高等官舍第三種」，等級相當於今日鄉鎮市長公館。</p> <p>全棟使用檜木建材，格局為傳統日式房屋配置，外牆則使用雨淋板設計，此設計除了可防雨外，還有隔溫的功效，是日本人在明治維新時代由北美洲引進的工法；屋頂形式也特別，具有時代意義。</p> <p>1970 年代因設備老舊等因素，時任校長另尋居處，後由花蓮女中資深國文老師陳贊昕住進此宿舍多年，至 1995 年左右搬離，本區因此閒置荒廢。2009 年花蓮女中與校友會等各單位完成整修，規劃為校史館，另保存花蓮港廳立花蓮港高等女學校存放「教育敕語」的奉安庫。</p>
	<p>台鐵花蓮舊工務段、舊警務段建築群</p>	<p>1909 年「鐵道部花蓮港出張所」成立，負責台灣東部鐵路、公路工程及營運管理等，警務段及工務段則設置於出張所西側一帶，工務段主要負責舊臺東線鐵路的鐵軌養護、維護，以及建築工程的施作，同時也是路產管理人員的辦公廳舍。</p> <p>警務段辦公室前身為武道館，後來成為花</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蓮鐵路警察的辦公室，現規劃為鐵路文物展館。打鐵工坊則是當時工務段附屬設施，內部仍保存昔日打鐵爐、水箱等設施，主要負責鐵軌接片與房舍鐵件等的製作。此外，廠區內還留有一座日治時期的防空洞及拘留所等設施。</p> <p>2002 年花蓮縣政府將花蓮港出張所、工務段、警務段列為歷史建築，並予以修復開放；考量本區建築具關聯性，見證東部鐵道運輸之發展，2013 年將工務段、警務段改為以建築群登錄為一歷史建築，即今花蓮鐵道文化園區鐵道二館。</p>
	<p>花蓮港小學校圍牆殘蹟</p>	<p>花崗國中位於花蓮市公園路上，前身為日治時期的「花蓮港小學校」，校舍因 1951 年大地震侵襲而改建，雖已不見昔日日本時代的建築風貌，不過位於軒轅路旁的圍牆，依舊留存日本時代及戰後初期所建的石砌擋土牆與磚造水泥牆面，強烈對比更是跨時代的記憶。</p> <p>毛利之俊《東臺灣展望》一書中曾記錄著當時花蓮港小學校的照片，當時已可見此圍牆。</p>
	<p>舊花蓮鐵路醫院</p>	<p>日治時期，因應鐵道事業與照顧職員的需求下，在 1909 年（明治 42 年）3 月，參照日本國內「鐵道廳現業員共濟組合」，醫療即為共濟組合所經營的附屬事業之一。</p> <p>1935 年（昭和 10 年）暫時先分別在臺北、松山、花蓮港及彰化新設共濟組合診療所，配置專門的醫生，開始即分科精細。而當時所設立的花蓮港鐵路診療所，院址位於花蓮港廳鐵道部處長官邸右側，直到 1940 年（昭和 15 年）才遷移至今日石藝大街現址，並改稱為「花蓮鐵路醫院」。</p> <p>戰後，鐵路醫院營運的各項資金由鐵路局提供，1983 年（民國 72 年）因醫療資金入不敷出而裁撤，2003 年（民國 92 年）由花蓮縣手工藝協會將場地承租下來，並規</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劃轉變為現今「石藝大街」的風貌。</p> <p>目前花蓮鐵路醫院仍保留醫院主體建築，雖然瓦屋頂已改為鐵皮，不過走進昔日醫院室內還可見昔日掛號窗口。另外昔日一樓大廳內各科門診的空間，現在則成了各攤商的攤位。</p>
	<p>花蓮台肥招待所</p>	<p>花蓮臺肥招待所位於花蓮市中美路，臺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花蓮廠前身為日本鋁株式會社花蓮港工場，於 1938 年（昭和 13 年）進行工廠改建及擴廠的建設，當時為了提供總公司長官及工程人員抵花蓮時有個休息之處，於是於美崙地區規畫了兩處有如旅館似的招待會所，也就是中美路上的臺肥招待所及一旁的另處佔地較小的招待所，可惜位於今招待所右側的招待所多年前慘遭祝融燒毀。</p> <p>目前僅存的臺肥招待所約在 1937~1938 年（昭和 12 年至 13 年間）所建，戰後，部分房舍由臺肥公司所接收，由公司高階長官居住，2008 年（民國 97 年）進行國有眷舍清理的政策下，臺肥所屬的宿舍皆被拆除並進行拍賣，僅剩下臺肥招待所被保存了下來。</p> <p>招待所內處處可見具創意之配件、設施，且與戶外庭院關係良好，空間頗具歷史意義。臺肥招待所建築屬於完善之大型日式木造住屋，從中可了解該建築之原始格局、構造與樣式。該建物內處處可見具創意之配件、設施，且與戶外庭院關係良好，為保存完善大型日式木造住屋，可了解該建築之原始格局、構造與樣式，指定為古蹟。</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檢察長宿舍</p>	<p>位在花蓮市三民街及節約街交叉口、市區菁華地段的舊檢察長宿舍，在 1936 年啟用，屬於高等官第二種宿舍，是當時日西合併的折衷式住宅，此棟建築建於日治時期，位於宿舍右側的停車場現址處，原為臺北地方法院花蓮港支部位置所在，臺北地方法院花蓮港支部設立於 1935 年（昭和 10 年），戰後，則改為花蓮縣地方法院，後因 1951 年（民國 40 年）花蓮發生大地震，花蓮市災情極為嚴重，為改善法院辦公廳舍，並配合地方政府整體遷建計畫，與花蓮縣政府一同搬遷至美崙地區，新辦公大樓於 1966 年 3 月底竣工。</p> <p>搬遷後的舊園區及宿舍，曾經荒廢許久，2008 年在進行國有眷舍清理的政策壓力下，檢察長宿舍被指定為古蹟而保存下來。檢察長宿舍為日式木構官舍，大體保存完整，入口門廊具有獨特之牛眼窗裝飾及左右之柱子獨特的造型設計，有其工藝價值。</p>
	<p>福住橋暨第二福住橋</p>	<p>福住橋原位在此位置，2015 年因花蓮縣政府欲把自由街排水溝建成日出香榭大道，因此在填平水溝的同時，也將橋移往了目前的花蓮市立殯儀館旁。</p> <p>福住橋暨第二福住橋橋頭根據 1931 年《臺灣日日新報》中記載：「花港街的排水護岸工事竣工，福住橋十八日開通」。由此可知福住橋建於 1931 年，雖然橋頭的橋名及竣工日期被人以水泥抹去，不過仍留下部分的字形留存，在福住二號橋的橋頭北側橋頭柱上留下完整的日文章寫，相當地美觀，另外還可見竣工日期殘跡。</p> <p>福住橋能夠被保存下來不單單只是因為擁有歷史文化價值，而是還反映了當時的建築風格以及建築技術，使得福住橋能夠得以保存。</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曙光橋	<p>曙光橋，橫跨美崙溪以聯絡花蓮港與花蓮市的一座景觀橋。在臺東線鐵道停用以前，曙光橋可說是相當重要的一座鐵道橋樑，當時稱為「米崙溪橋」。</p> <p>花蓮臨港線自舊花蓮車站出發往花蓮港車站前進，途經聯絡花蓮港與花蓮市的美崙溪橋，沿途停靠民利、新村、米崙及花蓮港站。</p> <p>隨著北迴鐵路竣工，花蓮車站西遷，整個鐵路路線的業務也跟著遷移，昔日臨港線鐵道及鐵橋隨即停止使用。</p> <p>2000年，花蓮縣縣長王慶豐規劃「南北濱自行車道」，以南濱公園為起點沿舊臨港支線至北濱公園，再至花蓮港北側管制站，全長四公里；在獲行政院環保署經費補助及臺灣鐵路管理局同意使用土地後，花蓮縣政府將原本鐵道橋鋪上木棧道，成為提供自行車及行人行走的景觀橋，本橋曾見證花東鐵路的歷史，就城市規劃的整體脈絡上值得保留，且其保存將可記錄東部鐵路發展的過程。如結合舊鐵道開放空間、鐵路出張所等脈絡，將成為城鄉風貌之特色。</p>
	林務局宿舍菁華街 33 號及 33-2 號	<p>林務局宿舍為乙種屋頂採雙併式宿舍，建築屋頂屬「仿背心式屋頂(切角頂)」設計，內仍保有木桁架結構，屋頂上的六邊形通風氣窗，其目的是防止木構造屋架受潮。建築外觀以雨淋板搭建而成，可惜戰後住戶因使用上的需求及治安上的顧慮，在其木造結構外搭建空心磚牆及鐵皮作為阻隔。今房舍已無員工使用，大門深鎖，整棟建築大致保存良好，只有山牆外牆部分龜裂而已。</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美崙溪畔日式宿舍</p>	<p>本建築為日治時期高級官舍，原為日軍花蓮指揮官中村大佐的寓所，建築具和式建築之學術價值，後側有寬的迴廊，四周排水溝為水泥單斜坡式，其中有「單棟式」與「雙併式」格局，皆具時代特色，建築具和式建築之學術價值，係花蓮發展歷程中重要證物之一。</p> <p>基地選址（依美崙山美崙溪）整體基地完整，在花蓮市都市景觀上居極重要的關鍵位置。</p> <p>建築物為日治時期高級官舍並已加入與本地環境結合的手法，並有圍牆及門栓，皆1920年代原物，雖有部分內裝改變，但外觀與主要構造街保存完整，相關環境亦十分完好，其平面佈局與台北、台中、台南西部平原所見日式宿舍不同，具特殊性建築類型價值。</p>
	<p>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花蓮電台(原台灣放送協會花蓮港放送局)</p>	<p>花蓮港放送局為中廣花蓮台的前身。1926年日本在台灣發展了可以收聽到日本東京、京都、名古屋，最遠甚至可以到馬尼拉的廣播，但當時擁有收音機聽廣播的絕大多數都為日本人。</p> <p>1982年台灣總督府在交通局遞信部設立無線放送實驗室，兩三年後先成立的板橋放送所、台北演奏所、淡水中繼受信所〔轉播站〕，統稱之為台北放送局，隨後，全省各地才設有放送局。</p> <p>而全台灣最晚成立放送局的為花蓮，花蓮直到1944年才成立，屬於地方放送局。花蓮港放送局的新聞評論，由台北放送局〔中央局〕以四路載波或專用電話傳送到地方轉播局，時對省內以閩、客、福州語廣播，對外則用國語〔北京話〕、閩、粵、英、馬來語、暹羅語。這裡的磚木合一建築為日治時期所建，除了能夠反映出歷史與文化，也能夠反映出當時的建築風格，又因為園區大、環境好、緊鄰松園別館與自來</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水廠，擁有再利用以及再發展的潛力，因此被列為了文化資產。</p>
	<p>台灣鐵路局花蓮管理處處長官邸</p>	<p>臺灣鐵路局花蓮管理處處長官邸為單層日式木造建築，寬廣的前庭與內凹的大門玄關，格局方正且建物精良。</p> <p>正門有西洋列柱式結構，屋頂兩側分別是寄棟造與入母屋破風，中間則以千鳥破風式樣建成，屋後為日式住宅常見的半戶外「ㄣ」字型迴廊，寬敞而優美。</p> <p>另外，處長官邸前後庭園也有不一樣的風貌，建築風格特殊，庭院與主建物相當完整，與四周其他日式木造屋皆為鐵路宿舍，構成一個完整聚落。正門有西洋列有西洋列柱式結構，與傳統木構房屋做結合，水泥瓦頂完整，外牆之原料如檜木板等仍佔大部分，為一保存完整，氣派宏偉之官舍，院落中仍有大型防空洞及原來挖掘設計之水池景觀，及地下水泥管線等元素存在，非常值得予以登錄保存，並作為時代之代表性建物。</p>
	<p>花蓮縣 花蓮市 明禮路 31 號日 式宿舍</p>	<p>花蓮市明禮路 31 號為明禮國小舊宿舍，為見證建校百年歷史的重要遺物。明禮國小於 1897 年（明治 30 年）12 月 8 日建立，當時的校名為「臺東國語傳習所奇萊分教場」，為日本人為了培育種子老師所辦理學校，校名中的國語，指的就是日語，在戰後國民政府來臺接收，該校經過了九任校長的經營，而老師則是日本、臺灣籍皆有，當時的校長全都佩刀以代表的是權力的象徵。</p> <p>1903 年「臺東國語傳習所奇萊分教場」更名為「花蓮港公學校」，無論是日治時代的傳習所或是公學校，所教導的全都是日本文化還有日語，且早期學生人數稀少，幾乎沒有學生活動的資料，明禮國小的首屆畢業典禮是在 1907 年舉行，當時畢業人數僅有三人。</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爾後明禮國小還有「明治公學校」、「明治國民學校」、「明禮國民學校」等名稱，直到民國五十七年，開始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後，才更名為現今的「明禮國小」。</p>
	<p>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歷史建築群</p>	<p>1940年4月創校，初名「花蓮港廳立花蓮港工業學校」設有機械、電機、化工三科，屬四年制初級部，次年增設「附屬工業技術練習生養所」。</p> <p>1943年10月校舍遭盟機轟炸，教學幾陷停頓。1945年10月國民政府來台接收，易名「台灣省立花蓮工業職業學校」，設立三年制初級部化工科。1947年增設高級部化工科，1955年停辦初級化工科，接受美援的設備與資源，被指定為示範共業學校，同時將機械、電機兩科改為機工、電工科。1970年改名「台灣省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初級部全部結束，2000年改名為「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p> <p>學校本身除了是歷史建築外，校內還有美援時期的紀念碑、電子科系教室、員工消費合作社也是美援時期所蓋出的校舍，從宿舍能夠見到戰後美援時期的營建與空間特色。員生消費合作社分為前段近校門的冷飲部，及後段的熱食部，其中熱食部為歷史建築，興建於1961年，原名「勤工堂」，1989年新建活動中心落成啟用前為該校的活動中心。此外，電化教室美術教室、第二學生宿舍為該校建築科教師自行設計，具歷史價值。</p>
	<p>國立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舊校長宿舍</p>	<p>國立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1921年4月創校，初名「花蓮港街立簡易農業學校」，附設於花蓮港公學校，即今明禮國民小學，專收阿美族原住民子弟，開辦之初為「四年制」。隔年更名為「花蓮農業補習學校」，1928年學校遷移至花蓮舊新港街，即今明義國民小學，1933年再遷移至今防空學校舊址。1943年8月再遷移至現址，更名為</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花蓮港廳立農林學校」。戰後國民政府來台接收，更名為「台灣省立花蓮農業職業學校」，改為「三三學制」，設初、高級兩部，高級部設有農藝、森林兩科。</p> <p>主建物為獨棟木造高級職官舍，於 1954 年 8 月 10 日登記作為花蓮高農校長宿舍使用，深具地方與該校歷史價值。其室內隔間格局為原有樣式，屋面變化與一般所見該類房舍不同，用料考究、工法細緻，具獨特、稀少性。另外也外加斜撐補強材，且後方增建加強磚造防颱室亦與原構配合良好，反映本地氣候特色。</p>
	菁華林苑	<p>菁華林苑原範圍包括山林事務所辦公廳舍、長官宿舍及花園，而山林事務所辦公廳舍於 2003 年獨立指定為花蓮縣定古蹟。菁華林苑以長官宿舍為主，為傳統木造瓦屋頂之日本式建築，房屋外牆以雨淋板為設計，當初在設計時也考慮到臺灣當地特有的氣候，而加高了門檻，並在屋簷下設通風口，以應付淹水與颱風的威脅；另外，在房屋四面設有大片的透明玻璃窗，提高室內的採光，大門右側則設有一面八角形外型、內為不規則幾何圖樣的窗戶，頗有現代藝術設計。走入辦公廳舍與長官宿舍間的巷弄內，還有一棟傳統木造瓦屋頂之日本式建築。</p>
	松園別館	<p>松園別館興建於 1942~1943(昭和 17~18)年，因老松林立，環境清幽，因而得名。當時用途為日軍在花蓮最高軍事指揮中心，也是日治時代的徵兵單位，稱為「花蓮港兵事部」。1947 年，次大戰結束後由陸軍總部管理、陳誠青年軍駐守，此地由國民黨軍接管，管理單位為陸軍總部後來又成為「美軍顧問團軍官休閒度假中心」。1977 年改由國有財產局所有，1978 年交由行政院退輔會管理，1996 年，退輔會擬以</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旅館建地」出售，由花蓮縣青少年公益組織協會號召許多民間團體發起搶救，2000年7月13日由花蓮縣政府設定為「歷史風貌專區」，並展開整修。</p> <p>此基地呈不規則不等邊三角形，內有日治時期之建築物4棟，主體建築為前棟宿舍及後棟服務空間。此建物為二層樓仿洋式拱廊建築，因興建於日治晚期，戰事已起，故只求實用牢固、外觀簡樸，為花蓮縣僅存最完整的日治時期軍事建築。</p>
	交通部 台鐵管理局 花蓮管理處	<p>鐵道部花蓮港出張所設於1909年(明治42年)，位於昔日繁華的黑金通，也就是現今的花蓮市中山路石來運轉一帶，原負責興建台東線鐵路，及主管通車後營運等相關事宜，至1932年(昭和7年)改建為鐵路管理局舊花蓮管理處，佔地1140坪，建築物採四合院格局的日式辦公廳舍，以純檜木建造，最大特色為主建築上的仿哥德式尖塔，是鐵道管理處的精神象徵，至今屹立不搖；1943年(昭和18年)出張所改組為「鐵道部花蓮港事務所」，1959年改為「台灣鐵路管理局花蓮管理處」，至1988年辦公廳舍功成身退，走入歷史。</p>
	花蓮港 山林事業所	<p>創建於1919年(大正8年)，原名為「花蓮港木材株式會社」，採伐林田山及大安山一帶檜木，1920年(大正9年)改名為「殖產局營林所東部出張所」。1929年(昭和4年)遷移到花蓮火車站舊站附近，也就是現在園區現址。1942年(昭和17年)，殖產局營林所東部出張所改稱「花蓮港山林事業所」。戰後由花蓮縣政府接管日治時期林木事業，繼續經營林田山以及木瓜山林場兩個事業區。</p> <p>1951年改組為木瓜山林場，以花蓮山林管理所總理林務行政。1958年木瓜山林場併入太魯閣林場管理，改由省政府經營。1960年太魯閣林場與花蓮山林管理所部分機構</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及林田山伐木工作站合併為「木瓜林區管理處」，隸屬農林廳林產管理處，同時裁撤山林管理所，工作人員移往現林政街林務局木瓜林區管理處辦公。山林管理所裁撤後，荒廢在蔓草中，閒置長達四十年。</p> <p>2003年，花蓮縣政府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公告為「縣定古蹟」，並將古蹟由「菁華林苑」正名為「花蓮港山林事業所」。花蓮港山林事業所主體建築屬和洋混合風格建築，格局左右對稱、外觀簡潔。洗石子披覆鋼筋混凝土牆體，屋頂為木構架外覆文化瓦。大門飾有古典式樣拱弧與裝飾立柱，具有公共建築的象徵意義。院落中栽植大葉欖仁與大王椰子等南洋植物，呈現日據時期庭園特色。</p>
	<p>前花蓮火車站加水塔</p>	<p>此為舊式蒸汽火車用之水塔，具有其特殊之造型與時代意義，且與規劃中之鐵道博物館鐵路園區等連成一線，尤其是過去舊火車站與拆除原有的機關轉運等設備皆沒有保存下來的的情況下，舊水塔成為唯一留存下來的元素，值得劃為歷史建物。過去行駛在花東線上的蒸汽火車都一定得靠它來加水，才有辦法行駛，就如同加油站一樣不能少。也因為有這樣的功能及地位意義，現在這兩座加水塔已被文化局列為歷史建築，賦予光榮的頭銜。</p>
	<p>花蓮縣吉安鄉東昌村阿美族里漏部落巫師祭儀</p>	<p>阿美族裡的祭師(sikawasay)指的是擁有神靈的人，因聚落範圍靠近河川和海洋，祭儀在運用上較其他部落完整，傳統巫師祭儀幾乎經常在生活中使用，加上傳統信仰並未因基督教傳入而被拋棄，因此里漏的巫師祭團規模完整。巫師並非出自自願擔任，而是必須經過巫師家或自家的祖靈挑選，經生病或作夢後，得到最高級巫師(sakakaay nu aisidan)鑒定認可，親自治療而痊愈後才能擔任。</p> <p>里漏部落的巫師祭團有屬於自己的階級，</p>

代表圖像	名稱	說明
		<p>但不同於阿美族其他社會組織，祭團不受俗世的性別與年齡分工限制，而是一種類似家庭的內聚性團體，為了執行對部落社會責任義務，衍生出她們在部落社會之功能，其功能包含：一、凝聚部落情感，維持團結與和諧；二、經濟上，則藉由各種歲時祭儀，維持農業勞動生產的規律；三、祭儀活動也提供了休閒時，群體互相娛樂的功能；四、教育上，巫師團體也保存了部落的傳統知識；五、祭儀提供社交的功能，鞏固部落的社會性質；六、祭儀也傳承各種族群記憶。</p> <p>而由於時代的變遷、傳承上的斷層、必須守禁忌的負擔，年輕人已不願意加入祭師團體，目前的祭師漸漸老邁，往日從旁參與儀式的部落民眾也逐漸流失，故現存之九人祭師團體實屬相當珍貴之民俗寶藏。</p>
	<p>明禮路 日式宿 舍</p>	<p>本建築為日治時期和洋折衷樣式住屋，其主要構造、軸組、屋架與屋面尚稱完整，庭院遺構亦有特色，具保存價值。</p> <p>宿舍的建築構造、形式及材料上都有「花蓮港力楊」與「松商店」等打印字樣，而且壁龕也非常精美，與其他宿舍的作法明顯不同。此建築除了能夠反映歷史與文化外，也能夠反映當時的建築風格以及建築技術，因此被列為文化資產。</p>

## 附錄四：故事翻譯—中英日對照

### 歷史散步之卷

#### Taking a Stroll Down Memory Lane

### 歷史散策の巻

#### 01 大航海時代的後山黃金傳說

#### 01 The Gold Hiding Behinds the Mountains

#### 01 大航海時代における後山の黄金伝説

#### ■ 摘要(中、英、日)

大航海時代以來，東臺灣也逐漸出現在西方人繪製的地圖中。但對臺灣這美麗之島的後山神秘地帶，不僅在地形地貌仍沒有辦法具體的掌握，更遑論在地的聚落、人文與族群特色了。數百年前花蓮以「哆囉滿」的黃金傳說出現在外籍探險家的地圖記錄及漢人的典籍中，也許正是我們認識這太平洋臨港歷史廊道最有意思的起點呢！

During the Age of Exploration, Eastern Taiwan first appeared on the maps drawn by the Europeans. But for these secret regions “behind the mountains” in Formosa Taiwan, little was known in terms of terrain, not to mention the local villages, ethnic groups and customs. According to the documents from hundreds of years ago, Hualien was mentioned as Turumoan accompanied by its legends of gold. This Turumoan showed on the map of the European explorers can be a great starting point for us to explore the historic sites in Hualien.

大航海時代から、ヨーロッパ諸国の描いた地図に東台湾も姿を現すようになったが、当時「フォルモサ」と呼ばれる台湾の東において、集落や文化などはおろか、地理環境についてもまだまだ謎のままであった。数百年前から、金の産地として外国冒険家の地図や漢人の典籍などに花蓮の「Turuboan」に関する記述があった。振り返れば、それはこの太平洋の臨港歴史回廊の原点になっているかもしれない。

#### ■ 正文(中、英、日)

最早關於花蓮的文字記錄，可追溯至大航海時代的十六-十七世紀，有關西班牙人來到「哆囉滿」（Turumoan，或稱 Terraboan）採取砂金的紀錄。所謂的「哆囉滿」，西班牙語的原意是「閃閃發亮的地方」，西班牙天主教道明會士耶士基貝（Jacinto Eaquivel）在《臺灣島備忘錄》（Memosria de cosas Pertenecientes a la Isla Hermosa, 1632）中，描述此地有豐富的礦產。

荷蘭東印度公司從原住民族、漢人口中也得知臺灣東部據傳蘊藏有金礦，於是 1638 開始進入東部，1640-1646 年間三次大規模積極探金活動，陸續抵達花蓮一帶，最後在 Terraboan（哆囉滿）處找到金沙，但含金量不高。一直到 1650-1660 年間巴達維亞總督再度建議重新深入探尋，所得金沙仍未突破，最後放棄了計畫。

然而，這個神秘的產金地點，到底是在哪裡呢？有學者認為哆囉滿應位於花蓮縣立霧溪入海處到花蓮溪一帶；另有一派說法認為應該是立霧溪往北到宜蘭大濁水溪（今蘭陽溪）附近。

從荷蘭統治期間所測繪的代表性海圖「中華沿海地區海圖：廣東、福建與福爾摩沙島」(Pas-Kaart van de Chineesche Kust, Langs de Provincien Quantung en Fokien, also ok het Eyland Formosa, 1653)，對於東臺灣的描繪紀錄了當時荷蘭人從卑南行徑花東縱谷到花蓮的地理見解。圖中有三條河流向東流至太平洋，南邊的 Pimada 應是今日的卑南溪，中間穿越海岸山脈的蜿蜒溪流應該是秀姑巒溪，河口註記有 Witte sand bogt (白沙灣)。然而沿著縱谷往上出海的地方並非花蓮溪口，其出海口文字紀錄為 Kylne Rivier of Goud Rivier (黃金小河) 及 Groote Valley (大峽谷)，應為今日的立霧溪口。

該圖省略了縱谷北段明顯的花蓮溪出海口，卻特別以「黃金小河」、「大峽谷」的字眼來標示更上方的立霧溪。今日從花蓮溪口沿著太平洋到太魯閣的這個區域，很有可能就是外國探險家口中的產金地「哆囉滿」呢！

清代的古籍文獻也曾紀錄這產金地點的描述，康熙 56 年 (1717) 成書的《諸羅縣志》，以故老相傳的方式記錄下了東臺灣的沙金傳說。書中寫到「內山深處有金山，人莫知所在。或云：番世相囑，不令外人知；雖脅之，寧死不以告也」。

同時期的巡臺御史黃叔璥在《臺海使槎錄》也寫道「後山倒咯滿南有金沙溪，金沙從內山流出，近溪番婦淘沙得金；後為蛤仔難番所據」。文中的「倒咯滿」即是「哆囉滿」，文中的金沙溪則應為立霧溪或三棧溪，蛤仔難番應是「噶瑪蘭原住民」，當時分布區域大概在花蓮市至新城鄉一帶，由此可知數百年前的花蓮也是以神奇產金地之姿，出現在清初漢人的想像之中。

大航海時代以來，東臺灣也逐漸出現在西方人繪製的地圖中。但對臺灣這美麗之島的後山神秘地帶，不僅在地形地貌仍沒有辦法具體的掌握，更遑論在地的聚落、人文與族群特色了。儘管如此，「哆囉滿」的黃金傳說，也許正是我們認識這太平洋臨港歷史廊道最有意思的起點呢！

The earliest documentation about Hualien is dated back to the 16th century. Back then, Hualien was called “Turumoan,” which means “a place with sparkles” in Spanish. During this period of time, Turumoan was known for its legend of gold. Records show that Spaniards had come here for gold mining. A memorandum (Memosria de cosas Pertenecientes a la Isla Hermosa, 1632) written by a Spanish friar had stated that this was a place rich with gold.

In 1638,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came to Eastern Taiwan when they learned about the gold mine from Taiwan aboriginals and Han Chinese. After decades of searching,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only found trace of gold that wasn't enough to make a profit. They eventually dropped the plan after 1960. It's worth noting that one map drawn during Dutch rule (Pas-Kaart van de Chineesche Kust, Langs de Provincien Quantung en Fokien, also ok het Eyland Formosa, 1653) depicts “Little River of Gold” (Kylne Rivier of Goud Rivier) and “Grand Valley” (Groote Valley) around where now the Liwu River enters the Pacific Ocean.

The gold hiding in the mountains is an unsolved mystery.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e stories of gold still went on. One book written in 1717 described this area as “deep in the mountain has a gold mine that's only known by the aboriginals. However, the aboriginals would not say a word. They rather die than reveal the location of gold.” A document written

around the same period of time states “at south of Turumoan, gold deposits are found in the river. They were washed down from the mountain and the aboriginal women would pan for gold in this river. This place is occupied by the aboriginals.”

Where is the place that gold sparkles? Some researchers say it's located between the Liwu River and Hualien River; some suggest it's north of the Liwu River and somewhere close to the Lanyang River. Today, Turumoan is part of Hualien's history. This gold mine maybe hard to find, but here in Hualien, there are lots more treasures awaiting people to explore.

花蓮に関する一番初めに書かれた記録は、大航海時代 16 世紀から 17 世紀にかけて、スペイン人が砂金を採掘するために「哆羅滿」(Turumoan) というところに來られた記載をさかのぼることができる。スペイン語で本来の意味、いわゆる「哆羅滿」は「キラキラ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る。そして、スペインのカトリック教会の Jacinto Eaquivel 氏は「臺灣島備忘録」(Memosria de cosas Pertenecientes a la Isla Hermosa, 1632) で、「ここには豊富な鉱産がある」と記述された。

なお、オランダ東インド会社は、原住民族と漢人から東台湾に金鉱脈が存在する可能性があるという噂を耳にした。そのため、1638 年に台湾東部に入り始め、1640 年から 1646 年の間に大規模な砂金探し活動を三回し続け、最後は北花蓮に辿り着き、「哆羅滿」というところに砂金を発見したものの、金の含有率が少ないため、活動がそこで終わってしまった。1650 年から 1660 年にかけて、オランダ東インド会社のバタビア総督が再探査を提案したが、得た砂金は前回と同様にやりがいがなく、その計画をついに断念した。

さらなる、この神秘的な場所は一体どこにあるのでしょうか。ある学者は、現在花蓮県内の立霧溪の河口から花蓮溪の河口にわたって、哆羅滿がこのあたりに位置すると思っている。一方、ほかの学者は違う見方があり、立霧溪の河口以北の大濁水溪までの近くと信じている。

オランダによる統治されている間に作った代表的な海図「中華沿海地區海圖：廣東、福建與福爾摩沙島」(Pas-Kaart van de Chineesche Kust, Langs de Provincien Quantung en Fokien, also ok het Eyland Formosa, 1653) で、東台湾に関わる描写は、当時オランダ人が南のほうの卑南から、花東縦谷を経て、花蓮に到着した路線の地理上の観察である。その地図から見ると、流路を東西にとる河川が三つあり、太平洋に注ぐ。おそらく、南の Pimada は現在の卑南溪、海岸山脈を貫通しておるのが秀姑巒溪、河口のところはまた Witte sand bogt (白沙灣) という文字が書いてある。さらに、北の部分に向くと Kylne Rivier of Goud Rivier (産金の小さな川) と Groote Valley (大峡谷) が地図上に載せており、それは花蓮溪じゃなく、立霧溪に違いない。

清朝統治時代の文献にもこの砂金の産地と噂についての描写が残されており、それは康熙 56 年 (1717) に上梓した「諸羅縣志」である。この地誌により、「内山深處有金山，人莫知所在。或云：番世相囑，不令外人知；雖脅之，寧死不以告也」という砂金に関する記載が言及された。ちなみに、同時期に巡臺御史に勤めておる黄叔璥は「臺海使槎錄」という地誌で、同じような噂も書かれてある。

大航海時代以來、東台湾が徐々に西洋人によって描かれた地図に登場した。しかし、後山（東台湾の別称）の地形はまだ把握できず、そちらの原住民族、集落、人文地理的な特徴においても得なかった。それでも、「哆囉滿」の黄金伝説は、私たちにとって、太平洋歴史臨港線を知るため、最も興味深い出発点になると言えるだろう。

## 02 與現代國家的遭逢

### 02 The Encounter with the Modern World

#### 02 近代国家との遭遇

##### ■ 摘要(中、英、日)

1874年牡丹社事件發生後，臺灣「後山」的運途徹底被扭轉，原本採取消極統治的清政府，開始積極治理臺灣東部。清廷的國家體制以「開山撫番」及開闢東西越嶺古道而長驅直入臺灣東部，沿此爆發數樁激烈的武裝衝突。

東臺灣原住民在國家力量與漢人勢力蓬勃發展的影響之下，生活被嚴重壓迫，儘管族人對外抗戰，終不敵火力強大的清軍而潰敗，部落流離失所。而後原住民勢力受創、領域萎縮，世居此地的三方住民勢力大洗牌。

After the Mudan Incident in 1874, the fate of the places “behind the mountains” in Formosa Taiwan was set. The Qing empire started to manage Eastern Taiwan aggressively to declare to other countries that the whole Taiwan was within Qing jurisdiction. The Qing empire employed a strategy called “enter the mountains and settle down the aboriginals.” They built pathways from the west into the eastern mountains and invaded the territories of the aboriginals. Along the way, conflicts and violent rebellions occurred.

As Taiwan under Qing rule and with the increase of Han Chinese, aboriginals in Eastern Taiwan were struggling desperately to survive. Three main groups of aboriginals in Eastern Taiwan were forced to give up their lands after losing numerous battles.

1874年、牡丹社事件が勃発し、東台湾の運命はこの事件で一変した。清朝は、それまでの消極的な台湾統治を改めて本格的な統治を実施するようになった。清朝は「開山撫番」という政策と東西に横断する道の開拓により、東台湾に入り込み、度々住民と激しい武力衝突を起こした。東台湾の原住民は政府と漢人の勢力と発展でひどく圧迫されることになった。抗争した彼らは武装の強い清朝軍に敗北し、四散した。その後、原住民の勢力が衰え、範囲も縮んだ。これで台湾3大民族の運命の歯車が大きく動き出した。

##### ■ 正文(中、英、日)

牡丹社事件對臺灣的影響，並非僅是課本上那句螢光筆所劃記的「中日兩國近代的第一樁外交事件」，而是，自此臺灣東部「後山」的運途徹底被扭轉。原本採取消極統治的清政府，在19世紀後期於開發後山的態度上出現極大的轉折，開始積極治理臺灣東部，甚至增設府縣。清廷的國家體制以「開山撫番」及開闢東西越嶺古道而長驅直入臺灣東部，沿此爆發數樁激烈的武裝衝突。

1875年清廷的「開山撫番」政策正式實施。成為「現代國家」基礎的能力之一，即是對於領土保有穩定的行政/軍事控制。牡丹社事件中日本軍隊公然於今屏東車城地區登陸，使清廷警醒並興起了從陸路串連後山與臺灣其它地區的念頭。事實上，「海防」、「撫番」、「開山」說的是同一件事，外人能成功登陸東臺灣皆是基於原住民有條件支持的前提下，清廷也必須得到這樣的支持才能談及海防；而為達此一條件，首先須先將原住民納入其統治體系中，開山築路即成為此政治邏輯下的首要之務。時任海防欽差大臣的沈葆楨規劃開山不只非常積極，更可謂非常焦急，這意味著築路的工程性質已漸提升至國家防衛的層面，成為國防建設的一環。築路的工程分為北、中、南三路同時進行，北路由噶瑪蘭廳蘇澳開至花蓮奇萊，共計 205 里、中路由彰化林圯埔開至花蓮璞石閣，共計 265 里、南路由屏東射寮開至臺東卑南，共計 214 里。而開路的過程中也沿途納編番社，進而建立番社的經營體系。

東臺灣原住民在國家力量與漢人勢力蓬勃發展的影響之下，生活被嚴重壓迫，於 1878 年奇萊平原爆發「加禮宛戰役」。儘管加禮宛人和撒奇萊雅人聯合對外抗戰，終不敵火力強大的清軍而潰敗，部落流離失所。此戰導致原住民勢力受創、領域萎縮，世居此地的三方住民勢力大洗牌，也是奇萊平原原漢勢力重新分配的重要分水嶺。東部地區原住民重大歷史戰役遠不止此。

1877 年奇密社與納納社在大港口社海岸一帶正面對決吳光亮等清朝將領；1896 年太魯閣族數社勇士聯合殺死欺侮部落少女的日軍；1906 年太魯閣族人因長期糾紛與歧視等壓迫，殺死花蓮港支廳長等 25 人；1908 年七腳川社的阿美族人因勞役不均與薪資被扣問題與日警發生衝突；1911 年臺東廳的阿美族反抗日警事件；1896 到 1914 年的 18 年間，太魯閣人與日警發生數起衝突事件；1915 年布農族人因生存領域與空間被佔等因素，攻擊花蓮港廳璞石閣支廳大分駐在所。

從清政府開山撫番以來，到日本政府的五年理蕃計畫，現代國家機器挾著優勢人力與武力進入到他們眼中尚未開發的「後山」「番地」，而原居於此的各個部落的族人們，也開始認識到國家機器帶來的顛沛流離。課本中那些歷史衝突事件一筆一筆帶過，而文字看不見的，是那些關於生存空間被佔領、生活方式被剝奪、尊嚴被欺壓的「番人」們，在起身對抗國家機器後，最終仍臣服於國家機器腳下。

The Mudan Incident happened in 1874. It was described as the first diplomatic encounter with Japan. The fact that foreigners were able to land on the east coast of Taiwan was shocking to the Qing empire. As the Qing empire declared that Taiwan was within Qing jurisdiction, they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gaining control over Eastern Taiwan- the places “behind the mountains.” In order to gain control over the regions, they must have the aboriginals submit themselves to Qing rule. The Qing empire employed a strategy called “enter the mountains and settle down the aboriginals.” They built pathways from the west into the eastern mountains and invaded the territories of the aboriginals. Like in the battle occurred in 1878, aboriginals living in Hualien’s Qilai Plain were slaughtered by Qing soldiers. Three main groups of aboriginals, the Sakizaya, Ami, and Kavalan, were expelled from their homeland. The Qing empire also set up maritime defense along the coastline. As the Qing invaders took over the Eastern Taiwan with their superior military power, little resources and land were left available to the aboriginals.

The situation of these aboriginals got even worse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started with a 5-year project of military suppression over Taiwan aboriginals. Many incidents of aboriginal rebellions happened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Countless aboriginals lost their life in these largely one-sided battles.

From Qing empire to Japanese rule, the aboriginals living in Hualien were seen as barbarians and treated unfairly. As the aboriginals no longer isolated behind the mountains, they were forced to face the modern world. With the invasion of modern armed forces, their land and resources were taken away, their lifestyle were altered, and their dignity were denied.

牡丹社事件（台湾出兵、征台の役とも呼ばれる）による台湾への影響は教科書に書かれた「近代日清両国初の外交事件」（中日兩國近代的第一樁外交事件）だけではなく、台湾東部「後山」の運命がここから徹底的に逆転してしまった。元々「化外の地」としてさほど重視しておらず、台湾の統治には永らく消極的であり続けた清帝国は、その事件により、「番界」への「開山撫番」政策、三つの東西横断道路を積極的に着手し、新たな行政区画も調整した。「後山」という広大な地域がこれまで、清帝国の版図に収めた。それに伴い、異文化と文明の絶えない衝突が勃発し続けておった。

1875年「開山撫番」という台湾番界に対する政策が正式的に実施してしまった。近代国家になる基本的な条件の一つは、自分の領土に対する様々な行政機関があり、また、軍事の面も操れるという。牡丹社事件で、日本方面、西郷従道が率いておる軍隊が包み隠さず、5月6日に番界以外にある屏東車城に上陸した。このような動作があったため、従来重んじておらず「化外の地」（番地とも呼ばれる）の清帝国が番地の統治、横断道路などの政策をや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意識した。事実上、外国人が順調に東台湾に上陸できるのは、原住民族の支持を得るという前提に基づき、予め条件交渉を行うらしい。「開山撫番」という政策を着手する清帝国にしても例外なく、原住民族との交渉もやむをえない。その後、当時海防欽差大臣を担っておる沈葆楨は積極的に北、中、南三つ東西に横断する道の開拓により、東台湾に入り込み、度々原住民と激しい武力衝突を起こした。東台湾の原住民は政府と漢人の勢力と発展でひどく圧迫されることになった。結局、1878年に花蓮の奇萊平野で、加禮宛戦争が起こり、加禮宛人と Sakizaya 人（撒奇萊雅人）共同的に清帝国の軍隊と戦っていた。抗争した彼らはやはり武器の強い清兵に敗北し、部落も壊され、四散した。それゆえ、原住民はこの地域での勢力が衰え、範囲も縮んだ。これで奇萊平野で3大民族の運命の歯車が大きく動き出した。

清帝国「開山撫番」から、日本統治時代の五年理蕃計画にかけて、「国」は強い武力と人数優勢を占め、未開発とみられる東台湾、番地に入り込み、もともとこの地域に住んでおる原住民族がそのせいで、四散した。生活空間が占拠され、生活の仕方が奪われ、そして尊厳さえも抑圧された「番人」たちは、国と戦い、立ち上がっても、最終的にまだ国に臣服された。

### 03 移民村：日本在臺灣花蓮的移民政策

### 03 Japanese Immigrants in Hualien

#### 03 移民村：日本統治時代の台湾における花蓮の移民政策

##### ■ 摘要(中、英、日)

臺灣在馬關條約簽訂後，成為日本第一個海外領土，也因臺灣物產甚豐，吸引日本政府與學者，在統治上有多方見解，並陸續施行、推動公私移民政策，以利殖產興業。賀田組屯田事業對日本政府來說，是一慘痛教訓，因無相關經驗可遵循，僅能就地訓練，但因無妥當的執行措施與良好環境、相關設備，導致移居日人大半死亡，倖存者改行或返回日本。但也因為有賀田組的前例，總督府始對移民殖產開始重視，除了有相對的配套措施外，也擬訂了篩選機制，為移民政策的推動，增加一定的助力。

The Qing empire ceded Taiwan to Japan in the Treaty of Shimonoseki in 1895. Since then, Taiwan became the first colonial territory of Japan. Taiwan's rich resources ha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nterested. Several immigration policies were implemented to encourage Japanese civilians to immigrate to Taiwan. One of the policies offered the immigrants to rent the land and plant high profit crops like sugarcane and tobacco. The first group of immigrants came to Hualien in 1906. This first attempt of immigration eventually failed due to poor hygiene, limited medical services, and lack of transportation. Learned from the mistakes,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established a local immigration guidance center and established comprehensive criteria for the promotion of immigration.

下関条約が結ばれたことによって、台湾は日本初の海外領土となった。物産が豊かな台湾は日本政府や学者に関心を持たせた。職業が増加したことで公的と私的な移民政策も次々と実施された。ただし、賀田組の屯田事業は日本政府にとって大失敗であった。無経験により、相応な処置と良好な環境や設備がない状態で試行錯誤をひたすら繰り返すうちに、多大な日本人が死亡した。そこで生き残った人は仕事を変えるか、日本に帰ることになった。賀田組の前例で総督府が移民殖産により目を留め、相応な処置と選別システムを作り出し、移民政策を進めた。

##### ■ 正文(中、英、日)

臺灣在馬關條約簽訂後，成為日本第一個海外領土，也因臺灣物產甚豐，吸引日本政府與學者，在統治上有多方見解，並陸續施行、推動公私移民政策，以利殖產興業。賀田組屯田事業對日本政府來說，是一慘痛教訓，因無相關經驗可遵循，僅能就地訓練，但因無妥當的執行措施與良好環境、相關設備，導致移居日人大半死亡，倖存者改行或返回日本。但也因為有賀田組的前例，總督府始對移民殖產開始重視，除了有相對的配套措施外，也擬訂了篩選機制，為移民政策的推動，增加一定的助力。

##### 移民殖產

清廷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後，臺灣成為日本第一個海外新領土，但因無殖民相關經驗，對臺究竟該採取「殖民」或「同化」政策，朝野間遲遲未有定見。直至民變壓力稍解，治安也逐漸改善，整體政經水準逐漸提升，原持同化政策的日本國內學者，認為臺灣物產優渥，盛產米、茶、砂糖等豐富物產，紛紛提出移民殖產的見解，以利殖產興業。

##### 公私移民的推動

明治三十九年（1906），佐久間左馬太接掌臺灣總督府，一度擴大協助私人所興辦之移民村，由日本國內行政體系作為後援，廣招東北農民前往臺灣移民，但因無相關經驗，這些私人開墾的農場未久即宣告倒閉。明治四十二年（1909）總督府開始接手官辦移民事業，直至大正六年（1917）廢止。移民事業的發展理由，首先是為了紓解日本本土人口壓力，提升定居臺灣的日人比例，其次是為同化臺灣人，為日後前進南洋做準備，大正六年（1917）廢止後，再於昭和七年（1932）重啟，此時移民事業的推動重心改為西部平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才結束。

#### 賀田組

町步土地承租權，開始賀田組屯田事業，主要種植甘蔗、菸草等數十種作物，明治39年（1906）為了響應政府「獎勵私營移民政策」，再次提出土地申請，此回相關設施集中於花蓮壽豐吳全城，為臺灣第一座移民村，但因賀田組開墾重心在於製糖，加上欠缺便利的交通與基礎水利設施、衛生醫療不足，導致多數移民死亡，餘者紛紛轉業改行或放棄移民返回日本，賀田組屯田事業最後以失敗收場。

#### 移民指導所設置

由於有了賀田組的前車之鑑，總督府決定先設置「移民指導所」進行統辦，有完整的配套措施才開始招募農民，也才能漸次的推動申請、補助費用、發放土地作業等措施。

#### 永久在住決定

清水半平在《官營移民村回顧錄》記載：移民募墾的申請核可，首要符合條件為永久定居臺灣的決心，來臺後從事農業且無意從事其他行業，不採夫妻不同行者，還必須提出入墾到收穫前，擁有足額生活費的郵政存款證明，且受原居地村町長推薦，才能允准申請。

Taiwan was Japan's first overseas colony. Without any past experience, the Japanese administration debated if should govern Taiwan as a colony or completely assimilate Taiwanese. Regardless, it's undeniable that the rich natural resources of Taiwan could be used to aid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 Therefore, several immigration policies were implemented to attract Japanese civilians to immigrate to Taiwan. The immigrants were offered to rent the land and plant high profit crops. In 1906, the first group of immigrants were recruited from the northeast Japan to work on the farm operated by a private origination. They tried to establish an immigrant village in today's Shoufeng Township in Hualien. This first attempt of immigration eventually failed due to poor hygiene, limited medical services, and lack of transportation. These immigrants mostly died of sickness or moved back to Japan. Learned from the mistakes,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established a local immigration guidance center. Then, the government provided assistance for qualified immigrants to settle in Hualien. Qualification criteria included: willingness to move to Taiwan permanently, willingness to work only as a farmer, prove of savings to support living expense required prior to harvest, and so on. The Japanese administration encouraged the immigration aimed at relieving population pressure in Japan, increasing the percentage of Japanese in Taiwan, and hoping the Japanese immigrants can help assimilate Taiwanese.

下関条約が結ばれたことによって、台湾は日本初の海外領土となった。物産が豊かな台湾は日本政府や学者に関心を持たせた。職業が増加したことで公的と私的な移民政策も次々と実施された。ただし、賀田組の屯田事業は日本政府にとって大失敗であった。無経験により、相応な処置と良好な環境や設備がない状態で試行錯誤をひたすら繰り返すうちに、多大な日本人が死亡した。そこで生き残った人は仕事を変えるか、日本に帰ることになった。賀田組の前例で総督府が移民殖産により目を留め、相応な処置と選別システムを作り出し、移民政策を進めた。

#### 移民をもたらす殖産興業

下関条約が結ばれたあと、台湾は大日本帝国新たな海外領土となり、それに対し、一体「植民」政策を立てるのか、或いは「同化」政策をやるのか、与党と野党は長らく合意に達しておらなかった。植民地の治安と社会の秩序が徐々に改善されるまで、さらに、政経の発展もだんだん繁栄していく。同化政策を支持する日本国内の学者は台湾物産が多く、米、茶、および砂糖など、豊富であると言っていた。産業の発展をさなかに促進するために、「移民殖産」という意見が提出され、盛り上がった。

#### 官私営移民の動き

明治三十九年（1906）に佐久間左馬太が台湾総督に就任した。最初は、私営移民村の経営と拡張に手を尽くし、各方面から支持され、日本本土東北の農民を招き、台湾へ移民しようという政策を行われていた。しかし、はじめて経験なしの植民地移民は様々な原因により、私営移民は失敗に至った。明治四十二年（1909）総督府が移民事業を引き継ぎ、日本母国の人口圧力を緩和しておくため、さらに台湾に永住する日本人の割合を増やしたく、台湾人への同化と南進もこのような移民政策に応じて、進んでいく。大正六年（1917）移民政策が一旦止め、昭和七年（1932）に再び再開し、前と違ったところは移民村の設置点は西部台湾の整備した河川敷地に移し、終戦までずっと施行していた。

#### 賀田組

賀田組は台湾総督府に公布された「臺灣官有原野豫約賣渡規則」によって、土地を申し込みし、事業の経営をし始めた。主にサトウキ、やタバコなど、何十種類の作物を栽培している。明治三十九年（1906）に、総督府の「奨励私営移民政策」に応え、再び土地の申し込みを提出し、花蓮初めての私営移民村が花蓮溪のあたり、呉全城で開村した。だが、賀田組の事業の焦点は製糖産業に注目され、便利な交通手段や水利施設、医療などの欠乏、資金不足により、さらに、流行を繰り返す風土病も多くの命を奪われたことで、残された移民たちは新たな天地を放棄し、母国へ帰り、賀田組の私営移民事業はつまり悉く失敗したという。

#### 移民指導所の設置

前回賀田組の例があり、総督府は移民事業を引き継ぎ、予め移民指導所を開設し、全面的な支援策があったまで、母国の農民を募る。移民たちの土地配分、手当などの支援機構として、取り扱っている。

#### 永住の決意

清水半平が書かれた「官営移民村回顧録」で、移民の申し込みはまず台湾に永住する決意があり、そして他の産業に勤めるつもりはなく、農業しか従事できない。また、一人で申し込みの場合は、当年度収穫まで生きていける財力証明書を提示し、居住地の町長の推薦も不可欠だと記述されていた。

#### 04 花蓮市忠烈祠的前世今生

#### 04 The Hualien Martyrs' Shrine

#### 04 花蓮市忠烈祠の歩み

##### ■ 摘要(中、英、日)

我站在美崙山腰上，靜靜地聽著名叫花蓮的城市，那車水馬龍般的喧鬧聲，看著奇萊平原那百年的發展與變化，這百年唯一不變的是人們來我這的虔誠之心和明天依舊會從海面升起的太陽，希望你聽完我的故事，能對花蓮這塊土地多認識一點，我是花蓮忠烈祠，歡迎來聽我說故事。

I am Hualien Martyrs' Shrine. You are invited to visit me and listen to my stories. I am located halfway up the Meilun Mountain, facing the city called Hualien. Year after year, I listen to the sounds of the people, witness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Qilai Plain. Everything changes but the sun rising from the sea level and the devotion of the faithful people. Through my stories, I hope people can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land we stand.

美崙山の山腰に立ちながら、花蓮という街に聞き入った。道を通る車の騒音が、穏やかな奇萊平原は対照であった。百年の中、唯一変わらないものは、この敬虔の心と毎朝登る太陽。私の物語を聞き、花蓮という街にもっと知ってほしい。私は花蓮忠烈祠。私のところへようこそ。

##### ■ 正文(中、英、日)

我站在美崙山腰上，靜靜地聽著名叫花蓮的城市，那車水馬龍般的喧鬧聲，看著奇萊平原那百年的發展與變化，這百年唯一不變的是人們來我這的虔誠之心和明天依舊會從海面升起的太陽，希望你聽完我的故事，能對花蓮這塊土地多認識一點，我是花蓮忠烈祠，歡迎來聽我說故事。

##### 前世—花蓮港神社

大正五年（1916）建立花蓮港神社，當時的林森路還是神社的參拜道，舉凡重要節日或是新年，都會到花蓮港神社參拜，人們帶著虔誠的心，一步一腳印爬上美崙山的階梯。當他們看到一個紋章，五角型外有一圈十六菊紋，人們就知道，已經到神社了。其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群軍伕要準備出征時，來我這邊參拜，我只能默默的為他們祈福，希望戰事結束之後，這群軍伕還能在平安的回家。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當時花蓮港市民都到花岡山上聆聽裕仁天皇廣播，我知道戰爭結束了，不知道那些曾在我面前參拜的軍伕、士兵們是否都平安地回到家。花蓮即將有新的政權進入，隨著政權的交替，花蓮港神社一名也隨之畫下句點。

##### 今生—花蓮市忠烈祠

原本供奉天照大神、北白川宮能久親王、開拓三神變成以鄭成功為首的革命先烈等，本殿則是將原本的日式屋頂改為中國式屋頂，鳥居則改建成中國樣式的牌樓，拜殿大致上還保留原樣，國民政府將我改造為花蓮市忠烈祠。雖然名字改變了，但是從我在的位

置跳為奇萊平原和沙婆嘴溪的景色依舊美麗，花蓮大儒駱香林先生在編修《花蓮縣志》時曾經對尚志橋及忠烈祠的景色風光大為讚賞，而且也賦詩吟誦：

「橋曰尚志，祠曰忠烈；汨汨洪流，春芳乍歇  
白雲在天，千里一抹，輪蹄涉波，如蹴冰雪  
——駱香林〈輪蹄涉波〉」

駱香林不曾吝於讚美尚志橋以及忠烈祠的美：「祠依山建，拾級而昇，下逮美崙溪畔，經尚志橋通市廛，風光瑰麗，遊人頗多。」在 1960 年所出版的《花蓮縣志稿卷十一》中，駱香林對尚志橋一帶的景色給了極大的讚賞，稍晚在 1964 年花蓮縣觀光協會所出版的《花蓮觀光導遊》小冊內，駱香林描繪得更為動人：「祠前展望花蓮市之閹閹櫛比及吉安鄉之阡陌縱橫，悉收眼底。自祠拾級而降，下逮美崙溪畔，渡尚志橋以通市廛，風光瑰麗，為市郊遊覽勝境。」

1970 年，花蓮縣政府決定拆除在颱風中受損的尚志橋，將之改建為水泥橋樑，昔日美麗的吊橋就這樣消失在花蓮市街頭，成為老花蓮人心中的回憶。如今，花蓮市高樓林立，大型的飯店一棟棟林立在那奇萊平原上，景色也跟以往有所不同，幸好駱香林用他的文筆，幫我記錄下那時候的花蓮街景，也因為他的文筆，花蓮市那美麗純樸的景色能讓後世欣賞。明天太陽依舊會升起，人們依然在這奇萊平原上生活，而我花蓮市忠烈祠還是靜靜的看著市街那花開花落般變化。

In 1916,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the Karenko Shrine was built halfway up the Meilun Mountain, facing the beautiful view of the Qilai Plain. People used to pass the wooden suspension bridge, climbed up the stairs, and came to the shrine to worship and pray. There were families praying for a peaceful year on the New Year Day. There were soldiers visited the shrine before setting out for an expedition. They prayed that one day the war would end, and they could come back home again.

Wh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ok over Taiwan in 1945, this Japanese shrine was altered into Chinese style. Its torii was changed to Chinese decorative archway and this place was renamed as the Hualien's Martyrs' Shrine.

In 1970, the wooden bridge leading to the shrine was damaged by typhoon. This beautiful bridge was then replaced by a concrete structure. Over the years, the Qilai Plain is also fulfilled with a concrete jungle. High-rises and infrastructure have changed the view looking out from the shrine. Nevertheless, the beautiful Karenko Shrine and its rustic view are nicely kept in black and white pictures as well as written documentation from that era.

美崙山の山腰に立ちながら、花蓮という街に聞き入った。道を通る車の騒音が、穏やかな奇萊平原は対照であった。百年の中、唯一変わらないものは、この敬虔の心と毎朝登る太陽。私の物語を聞き、花蓮という街にもっと知ってほしい。私は花蓮忠烈祠。私のところへようこそ。

#### 花蓮港神社

花蓮港神社は、日本統治時代の台湾・花蓮港庁にあった神社である。大正 4 年 (1915) 8 月 19 日に創建され、北白川宮能久親王と開拓三神 ( 大国魂命・大己貴命・

少彦名命)が祀られていた。1921年(大正10年)3月2日に県社に列格した。例祭や大晦日など重要な祝祭日に、町の人々が敬虔の心で、参道(今林森路)を沿い、正面の男坂をのぼり、十六裏菊紋に包まれた五角形の花蓮港神社の紋章を見たら、花蓮港神社についたはずであった。太平洋戦争に入り、多数多くの青年が大日本帝国のために、命をささげる。戦地前線へ赴くことになった氏子たちが、出征前に、地方の神社で行った出征奉告に参列し、集合写真を撮り、武運長久と無事帰還をお願いする。

1945年8月15日、大日本帝国は無条件降伏した。当時花蓮港市民が花岡山に集まり、昭和天皇陛下自らの玉音放送を聞き、戦争は終わったと知った。玉音放送を聞いたとき、本島人や内地人(日本人)、原住民はそれぞれどんなことを思ったか。おそらく、不安の気持ちをもちながら、日々を送っているだろう。

#### 花蓮市忠烈祠

元々北白川宮能久親王と開拓三神(大国魂命・大己貴命・少彦名命)が祀られている花蓮港神社は戦後、政権交代のあと、鄭成功をはじめとして、中国の軍人たちを祀っている。本殿の屋根が中国北方式の様子に改築し、鳥居も中華っぽい牌坊に建て替え、花蓮忠烈祠になってしまった。名前や建築が変えられても、市内を流れている美崙溪、穏やかな奇萊平野は相変わらず、きれいであった。かつて花蓮での大文豪駱香林氏は「花蓮県志」という地誌を執筆するとき、昔あった吊り橋「尚志橋」と忠烈祠あたりの景色を絶賛した。さらにも、詩などを節つけてよむ。

1970年に、花蓮県政府は台風で破損した尚志橋を解体することを決め、コンクリート造に建て直す予定である。それにより、昔きれい、風の中で揺れている吊り橋の姿が再び会うことができず、地元の人々の記憶になった。今時に至り、花蓮市は全国的な経済成長とともに、市内にたくさんの高層ビルが建て続け、大型ホテルも何軒営んでおり、昔の景色と大変異なるようになった。幸いなのは、駱香林氏が花蓮の旧市街の街並みを文字で記録してもらい、後世の人々に文字と絵図を通じて、その時レトロな市街の風景が見られる。

### 05 南濱接駁上岸：踏上未知的土地

#### 05 The Land of Uncertainty

#### 05 南濱での上陸：未知の土地に

##### ■ 摘要(中、英、日)

明治43(1910)年、第一批日本移民共計20位在花蓮南濱海灘上岸，為移民的歷史拉開序幕，很快也成立了第一個移民村—吉野，隨者移民人數的增加，移民村也陸續成立且擴大，採日本傳統建築建設的方式，將原家鄉的風貌移植到這片土地上，直至今日，還能看到些許當時移民墾殖時，所留下來的日式建物。當時的移民除了需飄洋過海來到臺灣外，上岸後，還需接受各種難關，新環境的適應、天氣的考驗等，唯有一一克服，才是在這片土地生存下去的方式，也因當初他們的刻苦耐勞，將許多荒地開墾成良田，時至今日，我們才能有機會享受前人所留下的果實。

In 1910, a group of 20 Japanese immigrants reached the beach in Hualien and arrived in Taiwan. They built the very first immigrant village- Yoshino immigrant village. With more and more Japanese immigrants arriving in Hualien, the villages expanded and increased in numbers. They constructed Japanese style houses and designed their community like a traditional Japanese town. Nowadays, there are still some Japanese style buildings preserved from that era. These Japanese immigrants left their hometowns and traveled oversea to this unknown island. They encountered the totally different weather and dealt with uncertainties. They had conquered the hardships and survived. They transformed the wilderness into cultivated land and left the later generation the fruits of their hard work.

明治43年(1910年)、最初の日本移民である20人は花蓮南浜で上陸した。これは移民史の移民村「吉野」が成立された後、台湾への移民も徐々に増えてきたことで、移民村があちこちに出来た。そのまま台湾に移された日本の伝統的な建物の跡は、今でも見られる。当時の移民は恐ろしい海を渡り、ようやく台湾に着いたとしても、新しい環境や日本と異なる気候など、多大な困難を乗り越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彼らの長年の努力と苦勞の成果が、たわわに実っていた。

#### ■ 正文(中、英、日)

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第一批日本移民共計20位在花蓮南濱海灘上岸，為移民的歷史拉開序幕，很快也成立了第一個移民村—吉野，隨者移民人數的增加，移民村也陸續成立且擴大，採日本傳統建築建設的方式，將原家鄉的風貌移植到這片土地上，直至今日，還能看到些許當時移民墾殖時，所留下來的日式建物。

當時的移民除了需飄洋過海來到臺灣外，上岸後，還需接受各種難關，新環境的適應、天氣的考驗等，唯有一一克服，才是在這片土地生存下去的方式，也因當初他們的刻苦耐勞，將許多荒地開墾成良田，時至今日，我們才能有機會享受前人所留下的果實。

#### 首批移民

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2月，20位日本移民乘船來到花蓮外海，並在近海處搭乘由阿美族人所牽引的駁仔船，於花蓮南濱海灘上岸，為日本官營移民村的歷史拉開序幕。不久，第二批52戶日本移民來臺，臺灣總督府成立「花蓮港廳蓮鄉荳蘭移民指導所」，透由官方的指導，來輔導移民生活上所需與農產試種，幫助移民來適應新生活。

#### 官辦移民村

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臺灣總督府設立第一個官辦移民村，命名為「吉野」(即今日花蓮縣之吉安鄉)，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豐田移民村(今花蓮縣豐田村)、林田移民村(今花蓮縣林田村)也分別成立，當年(1912)吉野灌溉水圳竣工，村民開始種植稻米，因設備完善加上物產甚足，使得住民激增，各地陸續設立官營、私營移民村，全盛時期全臺地區共有22個移民村。

官方規劃移民村初期，朝「住宅地集中、農墾地外圍」方針進行，並設計封閉格局，以區分日、臺住民，村中幾乎採用日本傳統形式建設，每戶分配一定面積的院落，村落整體呈棋盤式風格。

## 天災惡疾中茁壯

當時的移民生存不易，例如：吉野村，吉野村設立的第三年，公共設施與水圳初步完成，便不幸遭強烈颱風襲擊，當年花蓮境內的移民指導所、小學校及村中房舍幾乎全毀，後，大正五年（1916）一場風暴侵襲豐田村，大正八年（1919）颱風再釀重災，直到大正十年（1921）情況才逐漸改善。

除了天災之外，土地本身從荒地逐步開墾萬分辛苦，加上衛生條件並未完全得到改善（瘧疾、恙蟲等病蟲危害），拓墾初期可謂慘痛艱難。當時的日本移墾農民，便是這樣賭上力氣與生命，將花蓮的許多荒地開拓成了農田。

The first group of Japanese immigrants arrived in Hualien in 1906. They were recruited by a private origination to work on a farmland in today's Shoufeng Township. This immigration project ended up failing for several reasons: the farm location was very rural and hard to reach; the immigrants was living in unsanitary conditions and had limited medical services; and the area was short on water irrigation for crops. Most of the immigrants passed away from diseases, and the rest had mainly chosen to move back to Japan. Therefore, the attempt to build an immigrant village in Shoufeng Township was unsuccessful.

With better planning, in 1910, the first government operated immigration brought 20 Japanese to the coast of Hualien. They reached the beach in southern Hualien by barges owned by the Ami people. These Japanese were assisted by the local immigration guidance center. The same year, they built the first government-run immigrant village called Yoshino immigrant village in today's Jian Township in Hualien. In the following years, more Japanese immigrated to the area through government-run projects or private originations. Together, they formed a traditional Japanese town in Hualien. The town shaped like a checkerboard with Japanese style houses in the center and surrounded by farmlands.

These Japanese immigrants worked hard to transform the wilderness into cultivated land; built the irrigation system to grow rice; dealt with diseases like malaria and scrub typhus; and encountered typhoon and its aftermath. For them, Hualien was not a promised land but a land of uncertainty. They had conquered numerous hardships and survived in order to build their home far away from homeland. Today, in Jian Township, there are still some Japanese style buildings preserved from the Yoshino immigrant village that remind us the life lived by those hard-working Japanese immigrants.

明治43年（1910年）、最初の日本移民である20人は花蓮南浜で上陸した。これは移民史の移民村「吉野」が成立された後、台湾への移民も徐々増えてきたことで、移民村があちこちに出来た。そのまま台湾に移された日本の伝統な建物の跡は、今でも見られる。当時の移民は恐ろしい海を渡り、ようやく台湾に着いたとしても、新しい環境や日本と異なる気候など、多大な困難を乗り越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彼らの長年の努力と苦勞の成果が、たわわに実っていた。

## 最初の移民たち

明治四十三年（1910）2月、初めての日本移民である20人が花蓮南浜の外海で碇泊した後、アミ族の苦力たちがさらに本船から舢舨に乗り移る、東台湾の土地に上陸し

た。それは、日本官営移民村の序章とも言えるでしょう。それから、第二回の移民である 52 戸もついに東台湾に辿り着いた。ちなみに、台湾総督府は「花蓮港庁蓮郷移民指導所」という支援機構を開設し、政府の指導を通して、移民のニーズや困りを解決に至りたい。

### 官営移民村

明治 43 年（1910）、初めて台湾総督府が設置された官営移民村は「吉野村」（今花蓮県吉安郷）と呼ばれ、吉野村の数キロ南部に官営移民村第二号の建設にとりかかり、「豊田村」と名付け、移民の入植を開始し、続いて大正 3 年（1914）にはさらに南下し、官営移民第三号の「林田村」を定め、開村した。吉野村の戸数が増加するに従って、新しい移民は豊田村、林田村へ土地を割当てられて開拓に当たった。なお、水利施設とインフラの完備とともに、お米の収穫量が増えてゆき、村内の人口も徐々に多くなる。その後、官営と私営の移民村が台湾各地に成立され、全盛期には 22 個移民村が出来た。

### 波乱万丈を乗り越え

明治 44 年（1911）には豊田移民指導所が完成、翌年には、豊田村移民の募集が開始された。丁度、その年、大型台風が吉野村を直撃し、様々な公共施設、水利施設などのインフラが完全に壊れてしまい、豊田移民村にも大きな被害が発生した。三つの官営移民村は台湾総督府にしても、台湾移民村のモデルケースとして非常に重要な拠点であったがために、復旧、復興作業には、豊田村の開拓要員、資材等々が注ぎ込まれた。しかし、はじめとしての吉野村復興に巨額の資金と大勢の人、資材が投じられたため、豊田村開村は、吉野村のそれとは比較にならないほどお粗末なものであった。農業用水も完備されておらず、農業用地も未開拓のまま、折角植えた農作物は野生動物に食い荒らされ、時には、原住民、獣から襲撃を受け、農作物を略奪される。病院も設備がお些末なもので、まともなマラリア、ツツガムシ病などの風土病に対する医療も受けられない状態であった。それでも、当時の移民たちは、たくさん困難を乗り越え、長年の努力と苦勞の成果が、ついにたわわに実っており、荒地を畑に開墾した。

## 06 永遠的の失落：移民事業的撤離

### 06 The Repatriation of the Japanese

## 06 永遠の喪失：移民の引き揚げ

### ■ 摘要(中、英、日)

西元 1944 年 10 月 13 日、盟軍 B26 戦機對臺灣全島進行大規模的空襲、花蓮港埠碼頭、車站、南機場、日本製鋁株式會社花蓮港工廠、壽工廠和大和工廠（產製酒精及砂糖）等地、滿目瘡痍、面目全非、人民傷亡無數、眾多交通設施與經濟設備全毀、稍具規模的轟炸空襲總計高達 26 場。二戰結束後的四年間、全臺共引揚 47 萬餘日人、自花蓮港出航的就有 18772 人、他們的離去、宣告著日治時期的結束、與花蓮移民村的終結。

On October 13, 1944, the Allies conducted large air raids on Taiwan with B-26 bombers targeting the Port of Hualien, the train station, and Japanese factories. After twenty-six organized attacks, many buildings were destroyed, numerous residents were killed or wounded, mass transportation and modernized development were demolished. Within the 4 years following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470,000 Japanese were repatriated. Among those, 18,772 Japanese were sent out from the Port of Hualien. With their departure,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was ended, and the Japanese immigrant villages were history.

1944年10月13日、米軍はB-26爆撃機で台湾全土を空襲した。花蓮港のふ頭、駅、南飛行場、日本アルミニウム株式会社花蓮港工場、寿工場と大和工場（アルコールと砂糖を製造する工場）、そして多数な交通機関や経済設備などは破壊され、無数の死者と負傷者も出た。結局それなりの規模の爆撃による空襲は26回もあった。第二次世界大戦後の4年間、台湾から日本本土に引き揚げた日本人は約47万人だった。その中、花蓮港から出航した人は18772人もいた。彼らの帰国は、日本統治時代と花蓮官營移民村の終わりを告げた。

#### ■ 正文(中、英、日)

西元1944年10月13日，盟軍B26戰機對臺灣全島進行大規模的空襲，花蓮港埠碼頭、車站、南機場、日本製鋁株式會社花蓮港工廠、壽工廠和大和工廠（產製酒精及砂糖）等地，滿目瘡痍、面目全非、人民傷亡無數，眾多交通設施與經濟設備全毀，稍具規模的轟炸空襲總計高達26場。

從居留到遣返

西元1945年日本戰敗，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同年10月，臺灣總督府曾對在臺日人舉行歸國意願調查，高達14萬餘位日本人表達留臺意願，其中也包括不少吉野移民村的村民。

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初期，急需日人留用協助，原擬在臺日人全歸化臺籍，但遭美方政府與當時大陸行政院嚴拒，只得一邊籌設「日僑管理委員會」安排日人遣返，一邊與日方政府協議，最終協議留用日人7139人（連同其家屬共計27227人）在臺留用至1946年底止。

但在此期間，日本臺裔人士與當地黑幫、盟軍駐日司令部（GHQ）衝突的「澀谷事件」，使國籍爭議浮上檯面，臺日關係緊繃，希望歸國的日僑人數激增，加上第三次引揚作業時，發生「二二八事件」，為了防止日人介入干涉，國民政府加速後續引揚作業，當時僅有在兩方政府交接前結婚、且嫁給臺灣人的日籍妻子，才獲准留臺。

依規定，遭遣返日人，每人身上僅能攜帶1000日幣以下的現金，春、冬衣各三件及一套棉被，此外，隨身行李數量及物品種類都有嚴格規範，帶不走的土地、資產及貴重物品，只換到一紙財產清冊，雖名義上等待來日領回，但實質上等於充公。從西元1945年起的四年間，全臺共引揚47萬餘日人，自花蓮港出航的就有18772人，他們的離去，宣告著日治時期的結束，與花蓮官營移民村的終結。

The government-run immigration projects stopped in 1918. After that, numerous immigrant villages were built by private organizations up till 1924. These villages each has

hundreds or even over a thousand residents. Together, they covered the area of more than 150 square kilometer in Hualien.

During the war, areas with Japanese factories and infrastructure were not the only targets for air raids. Residential areas like the Yoshino immigrant village were also attacked. In 1945, Japan surrendered and conclude the World War II. After decades of making Hualien their home, these Japanese immigrants and Taiwan-born Japanese were forced to leave.

Wh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ok over Taiwan, survey showed that more than 140,000 Japanese were willing to stay. Many of them were residents of the Yoshino immigrant village. Eventually, only 7,139 Japanese (27,227 in total when including their families) were allowed to stay in Taiwan up to the end of 1946 for administration purpose. Therefore, the repatriation process initiated.

Before long, the relation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were in tension, which led to more Japanese wanted to move back to Japan. Later, after the February 28 Incident, the new government speeded up the repatriation process to avoid Japanese's involvement in this matter. In the end, only Japanese women that married to Taiwanese before the change of governing authorities were allowed to stay in Taiwan. The repatriation had very strict order regarding what the Japanese could bring with them back to Japan. Each person only allowed to bring cash less than 1000 yen, 3 set of clothes for springtime, 3 set of clothes for winter season, and one blanket. The rest of their possessions were written in a list "to be picked up in the future."

A total of 18,772 Japanese was sent out from the Port of Hualien. Their departure represented the end of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Since they left, the Japanese immigrant villages were no longer exist.

1944年10月13日、米軍はB-26爆撃機で台湾全土を空襲した。花蓮港のふ頭、駅、南飛行場、日本アルミニウム株式会社花蓮港工場、寿工場と大和工場（アルコールと砂糖を製造する工場）、そして多数な交通機関や経済設備などは破壊され、無数の死者と負傷者も出た。結局それなりの規模の爆撃による空襲は26回もあった。

永住から、引き揚げに

昭和20年（1945）、大日本帝国がついに無条件降伏、ポツダム宣言を受諾して降伏し終戦の詔書を発表し、第二次世界大戦（太平洋戦争）が終結すると、台湾は中華民国による接收が行われることとなった。日本の敗戦に伴い、外地に在留していた日本人の引き揚げ事業が始まった。同年10月に、台湾総督府は在台日本人の帰国意欲について、調査を行った。敗戦を迎えても在台日本人のなかで本国へ引き揚げを希望する者はわずかしかいなく、逆に十四万人余りの日本人が台湾に滞在する願いを表明し、吉野移民村の人々も含まれている。

中華民国政府が接收した初期、行政長官公署はが戦後の復興支援には日本人は不可欠と認め、すべての日本人を中国籍を変えるつもりだけども、アメリカ政府と大陸政府に激しい断りを受けられた。そういう状況で、行政長官公署は「日僑管理委員会」という引き上げに関する機構を設置しながら、日本政府と交渉を進める。結果と

して、台湾全島における日本人留用者数は 7139 名（家族を含めると 27,227 人）であった。そのうち 456 人は学術研究人員であり、1946 年まで引き揚げにする予定だと限られている。引揚者が持ち出しを許されたのは、一人あたり現金 1,000 円（当時）とわずかな食糧、リュックサック 2 つ分の必需品だけで、厳しく制限された。

第二次帰還事業まで、台湾在留日本人の大多数が帰還したが、1947 年の時点で 919 人（家族を含めると 3,322 人）の留用日僑が残っていたとされる。同年 2 月に発生した「228 事件」を受け、留用解除が一気に進んだ。同年 5 月 7 日に病院船「橘丸」が佐世保港に入港し、1,000 人余りが上陸した。翌日には、台湾船「台南号」が佐世保港に入港し、2,203 人が上陸した。そのほか、台湾人と結婚した日本人妻のみ、台湾での永住が許可された。

台湾からの引き揚げ事業で帰還した日本人は、最終的に、軍人軍属 15 万 7,388 人、民間人 32 万 2,156 人、合計 47 万 9,544 人である。その中、花蓮港から出航した人は 18772 人もいた。彼らの帰国は、日本統治時代と花蓮官営移民村の終わりを告げた。

## 07 二二八花蓮受難曲

### 07 The Victims of the February 28 Incident in Hualien

#### 07 二・二八事件花蓮の犠牲者

##### ■ 摘要(中、英、日)

終戦後、整座島嶼還沉浸在脫離帝國的殖民統治，以為能自己當家做主的時代來臨的歡喜之中。然而，1947 年春天 2 月 27 日於臺北的一聲槍響，劃破天際，賣私菸的婦人被警察打得頭破血流、無辜的民眾被子彈奪去性命，已經習慣法治社會的臺灣人民，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內，接觸相對落後的中國社會，大小衝突不段，終於引爆了人民長期對於「祖國」的種種不滿，從期待、到失落、憤怒；透過報紙、廣播，消息瞬間遍布全島，最終延燒成各地民眾與政府的嚴重衝突、軍警鎮壓平民、本省人與外省人的對立、臺灣知識份子的捕殺等各種事件。本文介紹花蓮二二八事件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兩位張七郎、林桂興的受難故事。

After the war, people on the island embraced the joy of no longer being a colonial territory. They expected a better life since now everyone entitled freedom as well as autonomy, and they were not a second-class citizen anymore. But before long, gunfire on February 27, 1947 revealed the distressing truth. The event started with a Taiwanese widow beaten by a policeman (who represented the authority from the new government) for selling contraband cigarettes. The crowd was in an uproar, and as the policeman shot into the crowd, an innocent man was killed. For the local Taiwanese people who were used to the rule of law and a well-organized society that was governed by Japan, the new government was a step backward and presented them with poor management and frequently corrupt conduct. The news of the incident quickly spread throughout the island via newspaper and radio stations. It was the last straw for the outbreak of resentment and anger of the local Taiwanese people. Eventually it turned into conflicts between local authorities and civilians. Throughout Taiwan,

stand offs occurred between Chinese not born in Taiwan and the local Taiwanese people. Countless civilians were killed, numerous highly educated Taiwanese were imprisoned and executed during this period. Two of the most memorable victims of the February 28 Incident had close connection with Hualien.

終戦後、台湾人が帝国の植民地状態から離脱した台湾の「祖国復帰」を喜んだ。だが、その喜びは長続きしなかった。1947年2月27日、警察が闇タバコを販売していた台湾人女性を殴打し、発砲で無関係な台湾人も命中し死亡させた。当時、法治社会に慣れた台湾人は、この1年間に質が悪い中国社会と接触しつつも多数な衝突を起こし、「祖国」への期待が裏切られ落胆や怒りになった。この事件は新聞紙、ラジオによってたちまち台湾全土に広がり、台湾人と国民党政府の大規模衝突へとエスカレートした。そこから国府軍が民衆への鎮圧、本省人と外省人の対立、台湾人の知識人への逮捕や処刑などの事件も後を絶たなかった。ここからは228事件において花蓮人の張七郎と林桂興の話を紹介する。

#### ■ 正文(中、英、日)

終戦後、整座島嶼還沉浸在脫離帝國的殖民統治，以為能自己當家做主的時代來臨的歡喜之中。然而，1947年春天2月27日於臺北的一聲槍響，劃破天際，賣私菸的婦人被警察打得頭破血流、無辜的民眾被子彈奪去性命，已經習慣法治社會的臺灣人民，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內，接觸相對落後的中國社會，大小衝突不段，終於引爆了人民長期對於「祖國」的種種不滿，從期待、到失落、憤怒；透過報紙、廣播，消息瞬間遍布全島，最終延燒成各地民眾與政府的嚴重衝突、軍警鎮壓平民、本省人與外省人的對立、臺灣知識份子的捕殺等各種事件。

#### 張七郎的生命故事

談到花蓮二二八，鳳林張家父子三人慘案最為人知。張七郎1888年出生於新竹湖口，父親張仁壽是位漢醫，日治時期進入現代化的公學校教育，畢業於總督府醫學校，後於花蓮鳳林地區建立「仁壽醫院」行醫。育有三子張宗仁、張依仁、張果仁皆送至日本內地習醫，後於滿州國執業。戰後，據其家族口述，「張七郎歡欣鼓舞，建牌樓以慶祝回歸中國，並急將三個在滿洲國行醫的兒子召回花蓮鳳林，為的是共同建設他想像中脫離日本統治而有新氣象的臺灣」，並被選為花蓮縣議會議長、國大代表。1947年，曾被推舉參選花蓮縣長，同年2月二二八事變爆發後，張七郎曾被邀請參加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但因身體狀況不佳而未參加。4月1日，國軍21師獨立團至花蓮執行清鄉的三天後晚上，軍方謊稱部隊有人上吐下瀉急需醫治，騙走張宗仁，隨後到張家押走張七郎及張依仁、張果仁，一家三口在鳳林公墓前遭到槍殺；宗仁眼眶刀痕密布、果仁肚破腸流，僅存曾醫治蔣介石的腹瀉，而拿到中央政府的軍醫證的次子張依仁。該事件過後，張七郎之妻詹金枝一夜失去丈夫與兩個兒子，只敢偷偷收屍，沉默地將血肉模糊的屍體拼湊，於鳳林山邊的水源地入土安葬；墓碑上刻著「兩個小兒為伴侶，滿腔熱血酒郊原」，墓誌銘訴說了整個家族的無奈。

#### 東臺灣棒球之星林桂興的殞落

林桂興生於臺東，臺東公學校（今日臺東大學附屬國小）畢業後前往臺北就讀總督府臺北國語學校（今日臺北市立大學）時，展現出其棒球的天賦。依據林桂興後代口述：

「林桂興在臺北國語學校是沒有畢業的，肄業後返回臺東老家，並未依學校所學返鄉教書，而是直接進入日本實業家梅野清太所經營『櫻組』公司服務，林桂興也在這個時期加入公司所組織『櫻組棒球隊』，在球隊擔任投手，後來因為球技表現出色，被公司內調至花蓮『朝日組』上班打球。在朝日組打球期間還曾擔任過『主將』，也就是現今的隊長。」

而後，時任花蓮港廳的廳長江口良三郎企圖藉由體育交流來宣傳花蓮的理蕃政績，並同時向日本內地遊說籌措花蓮築港經費，請託林桂興組織臺灣第一個全由本島人（包含漢人與原住民）組成的棒球隊——「能高團」，立下東臺灣棒球運動的基礎，也成為理蕃宣傳的重要圖騰。然而在戰後政權轉移，因為他與日人的親近，使得在二二八時被構陷入獄，靠著家人變賣家產，甚至向友人借錢，才將林桂興從牢獄中救出。出獄後其家人將他安排至臺東走避風頭，1947年9月15日，為了避免波及家人與親友，林桂興於自家柴房切腹自我了斷，結束了一代棒球推手的半生。

七十餘年後，談論二二八的意義不是為了要撕裂族群，不是為了要比本省人打外省人多，還是外省人殺本省人多，這些無謂的爭論，而是要藉由這些家族、社會的歷史事件，喚起大家的同理之心，了解當時的時代、關懷現在仍被壓迫受苦之人。除了上述兩則小故事外，在花蓮地區被誣陷、被逮捕、經年逃亡者不在數十人之下；心理上長年流亡、隱藏自己的人，更是無數。

屠殺的故事，是不會結束的。家族的傷痛會永遠地刻在心中。

After the war, people on the island embraced the joy of no longer being a colonial territory. They expected a better life since now everyone entitled freedom as well as autonomy, and they were not a second-class citizen anymore. But before long, gunfire on February 27, 1947 revealed the distressing truth. The event started with a Taiwanese widow beaten by a policeman (who represented the authority from the new government) for selling contraband cigarettes. The crowd was in an uproar, and as the policeman shot into the crowd, an innocent man was killed. For the local Taiwanese people who were used to the rule of law and a well-organized society that was governed by Japan, the new government was a step backward and presented them with poor management and frequently corrupt conduct. The news of the incident quickly spread throughout the island via newspaper and radio stations. It was the last straw for the outbreak of resentment and anger of the local Taiwanese people. Eventually it turned into conflicts between local authorities and civilians. Throughout Taiwan, stand offs occurred between Chinese not born in Taiwan and the local Taiwanese people. Countless civilians were killed, numerous highly educated Taiwanese were imprisoned and executed during this period. Two of the most memorable victims of the February 28 Incident had close connection with Hualien. They were Mr. Qi-Lang Zhang and Mr. Gui-Xing Lin.

Mr. Qi-Lang Zhang was born in 1888 in Hsinchu City. After graduated from medical school, he moved to Hualien and built a hospital in Fenglin Township. He had three sons, all of them were physicians trained in Japan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After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ok over Taiwan, Mr. Zhang had hope for a bright future for Taiwan. Therefore, Mr. Zhang had his sons come back to Hualien from oversea. Mr. Zhang was elected as the municipal council speaker and member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In 1947, he

was a candidate for the mayor of Hualien. The same year, after the February 28 Incident, Mr. Zhang was asked to participate in a committee formed by the government authority to “manage” the protests and riots from the local Taiwanese. Mr. Zhang stated due his physical condition he couldn’t join the committee. Later in March, Kuomintang troops sent from mainland China were in Hualien to execute those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rebellions. On April 1, the military stated that there were soldiers needed medical attention and had Mr. Zhang’s oldest son come over. Shortly after, the troops came to Mr. Zhang’s house and arrested him and his two other sons. Following that, Mr. Zhang and two of his sons were found brutally killed. Their bodies were left exposed in the local cemetery. Mr. Zhang’s second son survived because he had provided medical treatment for Chiang Kai-Shek, the leader of the Kuomintang, in the past.

Mr. Gui-Xing Lin, born in Taitung, had showed his talent of playing baseball since he was a student. As Mr. Lin worked for a Japanese company in Taitung, he played as a pitcher in the company’s baseball team. Mr. Lin were later transferred to the company’s Hualien location to play in the main baseball team. Over there, Mr. Lin was selected as the team leader. While Mr. Lin was in Hualien, he built the first Taiwanese baseball team- the Noko Baseball Team. He influenced the aboriginal teenagers to find their talent in baseball. The Noko Baseball Team not only was a symbol in the baseball history, but also a big impact on the rise of baseball teams in eastern Taiwan. After the February 28 Incident, Mr. Lin was arrested in Hualien due to his close relation with the Japanese. His family spent their life savings and borrowed money from friends to get him out of jail. The Lin’s family and their friends then arranged Mr. Lin to hide in his hometown Taitung. On Sep 15, 1947, Mr. Lin ended his life by the Japanese ritual suicide, disembowelment. He chose to die with dignity instead of living as a burden of his family and friends.

The February 28 Incident occurred more than 70 years ago. For many Taiwanese people, it is an event written in the textbook with a few descriptions. For some, it is a deep scar hidden in their family history that would tear open and bleed out every time when they think about it. “Those who cannot remember the past are condemned to repeat it.” Remember the February 28 Incident is not to bring up conflicts and hatreds. It is for us to be aware of any injustice in our society and have empathy for those who are suffering.

終戦後、台湾人が帝国の植民地状態から離脱した台湾の「祖国復帰」を喜んだ。だが、その喜びは長続きしなかった。1947年2月27日、警察が闇タバコを販売していた台湾人女性を殴打し、発砲で無関係な台湾人も命中し死亡させた。当時、法治社会に慣れた台湾人は、この1年間に質が悪い中国社会と接触しつつも多数な衝突を起こし、「祖国」への期待が裏切られ落胆や怒りになった。この事件は新聞紙、ラジオによってたちまち台湾全土に広がり、台湾人と国民党政府の大規模衝突へとエスカレートした。そこから国府軍が民衆への鎮圧、本省人と外省人の対立、台湾人の知識人への逮捕や処刑などの事件も後を絶たなかった。

張七郎の歩み

花蓮の228事件といえば、鳳林に住んでいる張家（張七郎と二人の息子）の悲劇は最も知られている。1888年に新竹湖口で生まれた張七郎、父張仁壽は中医師であり、日本統治時代に公学校に入り、総督府医学校を卒業したあと、花蓮鳳林に仁壽病院を開業した。張七郎は三人の息子がおり、長男張宗仁、次男張依仁と三男張果仁であり、三人とも日本内地に送らせ、医学を勉強させ、満州国に病院を開業した。戦後、家族の口述歴史によって、張七郎は祖国の接收に対し、非常に喜んでおり、牌坊さえも中華民国政府の歓迎のために用意したそうであった。息子三人も台湾に戻りなさいと言っていた。そして、花蓮県議会の議長と国大代表（Legislator）に選ばれ、さらに、1947年に花蓮県の県長（知事）の選挙に参加することになった。同年2月228事件の発生後、張七郎は「228事件処理委員会」への参加を求められたが、体調不良のため参加しなかった。4月1日、中華民国の軍隊21師が花蓮に着き、三日後の夜に、軍隊である人々が嘔吐して下痢をしており、医者が必要としていると嘘をつき、張宗仁を呼ばれた。その後、父張七郎、次男と三男も国民党軍が事件の首謀者として逮捕されると直ちに鳳林共同墓地で殺害された。長男張宗仁の目の周りには刀の傷跡づくめであり、三男張果仁の腹が裂かれ、臓器もあちこちになってしまった。過去蒋介石の下痢を治療したことがある次男張依仁は、中華民国の軍医証を持ち、唯一残されたとなった。一晩で夫と2人の息子を失った張七郎の妻「詹金枝」はそのような悲劇の後、ひそかに彼らの遺体を持ち帰り、鳳林水源地付近の山の裾に埋葬した。墓碑に「兩個小兒為伴侶，滿腔熱血洒郊原」という家族の無力感が刻まれた。

#### 東台湾の野球の功労者「林桂興」

林桂興は日本統治時代に台東で生まれ、台東公学校を卒業した後、台北に行き、台北国語学校に通い、野球の才能を表した。後人の口述歴史により、林桂興は台北国語学校を卒業してなく、台東の実家に戻り、日本実業家梅野清太が経営している「桜組」に勤めていたそうであった。そして、会社の野球チームにも参加し、ピッチャーになった。その後、野球に対する優れた能力が認められ、専門の野球チーム「朝日組」に転勤し、隊長になった。

なお、体育交流を通じて花蓮の理蕃実績を宣伝しようと思う花蓮港庁庁長江口良三郎はそれを用い、内地に花蓮港築港の予算をもらいたい。それゆえ、江口氏は林桂興を願い、台湾人初の野球チーム（漢人と原住民族を含む）を編成し、東台湾野球の基盤を築いた。しかし、戦後政権が交代し、日本人との関係により、228事件の時に投獄され、家族は友人からお金を借りても刑務所から林桂興を救われた。1947年9月15日、林桂興は家族に迷惑をならないように、自ら自宅の倉庫で切腹した。東台湾の野球の先駆者の一生はそれまで終わった。

過去の権威主義的な統治の下で行われた人権侵害やその結果の真相究明など、被害者やその家族にそれぞれ賠償をするだけでなく、系統的に事件の真相を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が重要である。

大虐殺の話は終わらないことはない。家族の苦痛は永遠に心に刻み込まれるでしょう。

08 花蓮港市街形成與東線鐵道

08 The Formation of “Karenko” (Downtown Hualien)

08 花蓮港市街の形成と東線鐵道

■摘要(中、英、日)

「花蓮港」究竟是港口還是個聚落？其實該詞最早見於同治 13 年（1874）沈葆楨北路開山的奏書中。當年所發生的牡丹社事件迫使清帝國藉由「開山撫番」的政策，將國家勢力延伸至後山地區，設立卑南廳，正式納入治理的版圖。依據田代安定 1896 年於花蓮地區的調查，清末的花蓮港街位於今日花蓮溪口北側阿美文化村一帶，前後設有清兵駐紮之堡壘，北側為方形、南側為圓形，人口約 229 人；而位於今日大家所熟知的花蓮舊市區，當時稱為新港街，僅有 7 戶 23 人，南勢阿美為該區域主要活動的族群。本文從花蓮港的地名起源，介紹東線鐵道及市區改正發展下的花蓮港市街發展演變。

“Karenko” was the name of downtown Hualien popularly used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It means “Hualien harbor” in Japanese. But why would people name a downtown “harbor”? This term first appeared on the memorial to the throne written by the official Shen Baozhen in 1874,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Due to the Mudan Incident, the Qing empire employed a strategy called “enter the mountains and settle down the aboriginals.” The Qing empire set up Beinan Prefecture for local governance of the regions “behind the mountains.” From there, Han Chinese communities started to form in places “behind the mountains.” According to the field survey in 1896, this Karenko (downtown Hualien) was initially located north of Hualien River by the coastline with Qing military forts on two sides. At that time, this neighborhood had a population of 229 people, while Xinggang Street area, now considered old downtown Hualien, had only 7 households and accounted for only 23 residents. Hualien’s downtown, Karenko, had relocated due to the impacts of nature disasters and expanded in rela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ort and railroads.

「花蓮港」は一体港なのか、それとも集落なのか。花蓮港という言葉が初めて記録されたのは同治 13 年（1874 年）で、出拠は沈葆楨が東台湾への交通路として、北路の建設を行った時の上奏書であった。同年に勃発した牡丹社事件が原因で清朝が止むを得ず「開山撫蕃」という政策を実施し、東台湾地域まで開発を進め、卑南庁を設置した。田代安定が 1896 年に花蓮で行った調査によると、清朝末期の花蓮港街は、今の花蓮溪口北側のアミ文化村辺りに当たる。当時の人口はおよそ 229 人。前後に清朝軍に築かれた砦があり、北側は四角形で、南側は丸型をしていた。今では馴染みのある花蓮旧市街に当たる、当時の新港街には、7 戸で 23 人しかいなかったという。南勢アミ群は当地域の主な集団であった。ここからは花蓮港という地名の由来から、東線鐵道と市区改正による花蓮港市街地の発展や変化まで紹介する。

■正文(中、英、日)

## 花蓮港市街的誕生與遷移

「花蓮港」究竟是港口還是個聚落？其實該詞最早見於同治 13 年（1874）沈葆楨北路開山的奏書中。當年所發生的牡丹社事件迫使清帝國藉由「開山撫番」的政策，將國家勢力延伸至後山地區，設立卑南廳，正式納入治理的版圖。依據田代安定 1896 年於花蓮地區的調查，清末的花蓮港街位於今日花蓮溪口北側阿美文化村一帶，前後設有清兵駐紮之堡壘，北側為方形、南側為圓形，人口約 229 人；而位於今日大家所熟知的花蓮舊市區，當時稱為新港街，僅有 7 戶 23 人，南勢阿美為該區域主要活動的族群。

然而，1899 年 11 月時任總督的兒玉源太郎巡視東臺灣時，認為花蓮港街位於花蓮溪口，且瀕臨海岸，有風浪襲擊之危，因此隔年 6 月則將花蓮港出張所遷移至北邊 3 公里外的新港街，並重新將新港街命名為「花蓮港」；恰巧清末花蓮港街在同年 7 月遭受到強烈風災襲擊，因此多數也遷移至新的市街。

## 東線鐵道與花蓮港鐵路網的雛形

東臺灣山多平原少，且河川於縱谷內漫流、網流情形嚴重，造成南來北往不易；人進不來、貨無法出去，再加上漢人常與原住民發生衝突，因此漢人聚落多鄰近於河川、海岸。明治 41 年（1908），日本國會核准並撥款臺東線鐵道興建工程，並於次年成立鐵道部花蓮港出張所。因預算編列關係，東線鐵道並非一氣呵成，而採分期施工；1910 年 2 月開工後，該年底即完成花蓮港到鯉魚尾（今壽豐車站）的鐵道敷設，1917 年通車至玉里。大正 14 年（1925）始完成至里壠（今關山鎮）段官方的鐵道敷設，而後再收購原屬臺東開拓株式會社從里壠到臺東的私營鐵道，於隔年全線正式通車。將原先因河川漫流南來北往不易的後山地區，帶入了新的發展契機。

另外，為接駁位於南濱海岸花蓮港船隻人與貨物的接駁運輸，1912 年初即將鐵道自花蓮港驛延伸至南濱，設立海岸驛。

## 都市計畫下的花蓮港街區

日治初期日人大致穩定在臺政局後，帶來了許多西方現代化的都市規劃用於殖民地地上。1910 年（明治 43 年）年花蓮港廳公布第一次花蓮港市區改正計畫，將過去的新港街的街道紋理直接以筆直交錯的道路覆蓋，垂直於主要市街的鐵道，重新刻上今日花蓮舊市區的雛形。花蓮港街區的重劃也融入了日式的街道名稱，例如：「黑金通、入船通、高砂通、築紫橋通、春日通……等」，不久的未來預計配合理蕃與官營移民政策，將花蓮港打造成東臺灣的內地殖民都市。

1914 年隨著太魯閣戰爭的結束，也正式宣告五年理蕃計畫結束，花蓮港廳轉向積極於花蓮港街的街區發展，依序於 1916 年（大正 5 年）及 1921 年（大正 10 年）制定了東線鐵路以南及郊區的市區擴張計畫，幾次的擴大改正計畫，採用棋盤式道路系統的規劃，所有道路皆垂直或平行於東線鐵道及花蓮港驛前方的黑金通（今花蓮市中山路），以便解決移民都市來自外部的人口膨脹壓力。

1931 年（昭和 6 年）東部臺灣最大的交通建設「花蓮港築港」工程開啟後，米崙溪對岸的米崙地區（今美崙一帶）也被劃入花蓮港街，新市區的都市計畫亦開始推動。原先為農民放牧的米崙地區，搖身一變轉化成為棋盤狀的新市街，許多重工業、文教與因應人擴張的市營住宅也都設立於此，使米崙地區在花蓮港築港的帶動下，成為花蓮港市

街擴張の「新生地」。鐵道亦從花蓮港驛延伸到米崙的東花蓮港驛，以便因應新港口完成後所帶來的人流與貨物的運輸問題。

“Karenko” was the name of downtown Hualien popularly used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It means “Hualien harbor” in Japanese. But why would people name a downtown “harbor”? This term first appeared on the memorial to the throne written by the official Shen Baozhen in 1874,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Due to the Mudan Incident, the Qing empire employed a strategy called “enter the mountains and settle down the aboriginals.” The Qing empire set up Beinan Prefecture for local governance of the regions “behind the mountains.” From there, Han Chinese communities started to form in places “behind the mountains.” According to the field survey in 1896, this Karenko (downtown Hualien) was initially located north of Hualien River by the coastline with Qing military forts on two sides. At that time, this neighborhood had a population of 229 people, while Xinggang Street area, now considered old downtown Hualien, had only 7 households and accounted for only 23 residents. Hualien’s downtown, Karenko, had relocated due to the impacts of nature disasters and expanded in rela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ort and railroads.

Karenko (downtown Hualien) was initially located north of Hualien River along the coastline. In 1899,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deemed this Karenko (downtown Hualien) was too close to the coastline and could be easily impacted by the storms and tidal flooding. Therefore, in the following year, the government center was moved to Xinggang Street and named the surrounding area Karenko (downtown Hualien). Not long after the relocation, a typhoon hit the Hualien coast and damaged the town by the coastline. Many remaining residents then moved to Xinggang Street as a result.

The construction of railway system in Hualien was started in 1910,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Other than the railway network implemented by the government, several private rail lines were also incorporated into the system. Together, the railways connect the port and downtown and made the commute within Hualien much more convenient.

With the railways constructed,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redirected the streets around downtown to be either vertical or horizontal to the rail lines. As the population increased, Karenko (downtown Hualien) was expanded several times between 1916 and 1921. In 1931,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ort of Hualien began. The nearby area Melun (today’s Meilun) was planned to be part of downtown Hualien in preparation for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area. With city design, the grazing land in Melun was transformed into gridded streets. With this last piece, the new Karenko (downtown Hualien) was completed.

「花蓮港」は一体港なのか、それとも集落なのか。花蓮港という言葉が初めて記録されたのは同治 13 年（1874 年）で、出拠は沈葆楨が東台湾への交通路として、北路の建設を行った時の上奏書であった。同年に勃発した牡丹社事件が原因で清朝が止むを得ず「開山撫番」という政策を実施し、東台湾地域まで開発を進め、卑南庁を設置した。田代安定が 1896 年に花蓮で行った調査によると、清朝末期の花蓮港街は、今の花蓮溪口北側のアミ文化村辺りに当たる。当時の人口はおよそ 229 人。前後に清朝軍に築かれた砦があり、北側は四角形で、南側は丸型をしていた。今では馴染みの

ある花蓮旧市街に当たる、当時の新港街には、7戸で23人しかいなかったという。南勢アミ群は当地域の主な集団であった。

なお、1899年11月、当時台湾総督児玉源太郎は東台湾に視察しているとき、花蓮港街に位置するところが海岸に臨み、台風、津波などの災害があったら、大きな被害もたらされるはずであると判断した。そのため、翌年6月に、花蓮港出張所を北から3キロ離れた新港街という集落に移動したとともに、新港街の名前を「花蓮港」に変更した。丁度同年7月に、元の花蓮港街は猛烈な台風で大被害が起きたので、それをきっかけとして、多数多くの人々が新市街に引越した。

#### 東線鉄道と花蓮港鉄道網の形成

東台湾には大部分を山岳地帯が占め、平地は3分の1に過ぎなく、河川も花東縦谷にあちこちで流れており、網状流路になったせいで、南北の移動は容易とは言えない。人が入りにくく、貨物の出荷も運輸できない状態で、さらに漢人と原住民族との衝突が数度発生したため、漢人の集落は主に河川や海岸に近いところに位置する。明治41年(1908)大日本帝国国会からの経費を受け、翌年に鉄道部花蓮港出張所を設置された。明治43年(1910)2月1日より、花蓮港から璞石閣(現在の玉里)間という第一期の建設に着手した。規格は軌間762mmの軽便鉄道であったが、将来は1,067mmに改軌し、西部縦貫線との連絡を考慮に入れての建設であった。当該区間は7年4ヶ月の歳月と、総工費434万円の費用をもち、1919年5月17日に完工した。璞石閣以南の建設は二期建設計画に策定されたが、積極的に推進されなかった。そこで台東開拓会社は卑南(現在の台東市)と里壠(現在の関山鎮)間の建設を自力で進め、1919年12月16日に供用開始としている。1920年代に入ると交通機関の一元化が提唱されたことから、台東開拓会社鉄道は台湾総督府鉄道により買収され、同時に未着工区間であった台東と里壠間の建設を開始した。大正15年(1926)3月25日、花蓮から台東を結ぶ総延長171.8キロの東線鉄道がついに完成した。交通の改善があったため、東台湾に前例のない開発機会をもたらした。

また、1912年初、鉄道の敷設はすでに花蓮港駅から南浜まで仕上げ、ここに上陸する貨物と人々を乗り移るため、海岸驛を新設した。

#### 都市計画による花蓮港市街

日本統治初期において、政局が安定していたあと、ヨーロッパ近代文明を受け入れた日本は植民地としての台湾で都市計画を導入された。明治43年(1910)花蓮港庁は東台湾最初の花蓮港市区改正計画を発表し、昔新港街にある既存の街路網を一切残らず、そのまま新たな格子状の区画に改正した。新市街の主要道路と垂直している鉄道は現在花蓮市旧市街の原形である。花蓮港街の市区改正にも、和風の道路名をつけた。例えば、「黒金通、入船通、高砂通、築紫橋通、春日通」などのである。やがて、理蕃政策及び官営移民の政策との合わせ、花蓮港街を東台湾にもっとも近代化の植民都市を作り出す。

1914年、タロコ戦争の終わりにつき、五年理蕃計画が正式的に休止符を打ったことに至った。その後、花蓮港庁は花蓮港市街地の発展を積極的に進めておる。そういう方針に従い、大正5年(1916)と大正10年(1921)はさらに東線鉄道以南の未開

拓地及び町離れ郊外地に関わる市区拡張計画を制定した。数回の拡張計画は道路を格子状の区画に配置し、すべての街路は東線鉄道と花蓮港駅前に位置する黒金通（現在の花蓮市中山路）と平行あるいは垂直になった。それにより、大量の移民にもたらされた人口爆発の問題が解けるようになる。

昭和6年（1931）東台湾最大規模である交通建設がようやく着手した後、米崙溪以北にある米崙地域（現在の美崙）は花蓮港街に編入され、新たな地域の都市計画も推進していた。それに沿い、元々放牧地であった米崙地区は瞬く間に格子状の市街区画に配置された町となった。人口拡張につき、重工業、教育機関、市営住宅などの機構は都市計画に応じて設立され、花蓮港街の新天地となった。新天地米崙にある新たな港についての貨物輸送問題を解決するため、花蓮港庁は東線鉄道を花蓮港駅から延伸し、臨港線鉄道に沿い、東花蓮港を新設した。

## 09 花蓮市街的建设

### 09 The Urban Planning of Hualien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 09 花蓮市街の建設

#### ■ 摘要(中、英、日)

1914年、隨著總督府の五年理蕃計畫結束、殖民政府暫時從備戰狀態中解脫、轉向積極於花蓮港街區的發展、包括道路、上下水道、交通電信、醫療等設施、並且將過去土地調查所得來的官有地釋出、成為招募大量日本人農民前來的移民村、使得花蓮成為日本時代統治的臺灣都市中、日籍人數比例數一數二的城市。

In 1914, following a 5-year project of military suppression of Taiwan aboriginals,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redirected themselv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Hualien, including street design, sewer system, transportation, telecommunication equipment, and medical services. At the same time,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released the public land to attract Japanese farmers to immigrant to Hualien. As a result, Hualien was one of the cities with the highest Japanese population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Increased population and well-planned infrastructure made Hualien quite an advanced city for that time period.

1914年、總督府の「五箇年理蕃計畫」の終わりにつき、一時的に準備態勢から解放した植民政府は、花蓮港街の發展を積極的に進め始めた。道路から上下水道、交通連絡網、医療施設まで建設した。また、過去においての实地調査で得た官有地を売却したことで、多くの日本人農民がそれを移民村に変えた。結果的に、花蓮が日本統治時代に日本人比率が高い街となった。

#### ■ 正文(中、英、日)

1914年、隨著總督府の五年理蕃計畫結束、殖民政府暫時從備戰狀態中解脫、轉向積極於花蓮港街區的發展、包括道路、上下水道、交通電信、醫療等設施、並且將過去土地調查所得來的官有地釋出、成為招募大量日本人農民前來的移民村、使得花蓮成為日本時代統治的臺灣都市中、日籍人數比例數一數二的城市。

市區改正與基礎設施

日本統治期間，日人陸續實施全臺各大小城市的市區改正，首先著眼於整治衛生、排水與都市道路的開闢，花蓮港街的風貌，也在這樣的風潮下，於 1910 年首次被刻劃上現代化的棋盤式街道與東線鐵道的敷設。而後，在人口的大量移入，再加上政府的規劃下，公會堂、花崗山公園、浴場、市場、行道樹、醫院等基礎設施都逐漸完備，儼然具備一個小型都市的規模。

理蕃結束後，太魯閣一帶原住民族受到政府的壓制與駐在所警察的監視，對於日人來說，已經是相對穩定的狀態。再加上花蓮並無天然良港，雖總督府指定花蓮溪口以北至米崙溪口間的弓形海濱為輪船停泊地，大船無法停泊靠岸而必須停在南濱外海以小船接駁來運輸物資，不僅貨物有浸濕之疑慮，搬運費用也因此特別高昂，若當日風浪較大，則無法出小船接駁，船隻須到蘇澳停靠，民生物資的缺乏也是常有之事。因此開鑿從花蓮港至蘇澳地區的陸路，作為另一種聯外的交通手段，即是 1923 年完工東海徒步道，1932 年進而拓寬為供車輛通行之臨海道路。

然而在陸路臨海道尚未修築前，海運可謂花蓮地區對外唯一的聯絡交通方式。因此，花蓮港廳第 5 任廳長江口良三即曾數度向臺灣總督府請願花蓮港築港計畫，但由於經費過高等因素將此案移至母國大藏省，卻因產業並不繁盛而遭駁回，姑且先築一突堤讓漁民能有停泊的避風港。而後繼任的花蓮港廳廳長豬股松之助，繼承江口氏之志業，並得到花蓮在地仕紳梅野清太的協力，積極遊說日方拓務大臣，而終於 1930 年 5 月由日本大藏省正式通過花蓮港築港一案，於隔年 10 月 27 日動工第一期工程，完工後可供停靠 3,000 噸級船隻 3 艘，為東臺灣最大規模的投資，即是今日的花蓮國際港前身。

#### 米崙區的劃入

人口的大量增加、貨物與人流的運輸壓力漸增，再加上獲得母國經費支持花蓮築港一案，原先位於米崙溪北側與花蓮港市街相望的米崙原野，在 1931 年被劃入花蓮港街的行政範圍內。1934 年 2 月 14 日配合花蓮港廳頒布的花蓮港市區計畫，劃設新的街道與規範道路的寬度，新設公園、綠地、市營住宅、文教預定地、鐵道預定地、官署機構等等，可說是規劃得相當完備，以因應未來大量的人口增加與築港後貨物的進出。

此外，二次世界大戰末期，隨著戰事的發展日軍對於天然資源的需求與時俱增，1939 年第一期築港工程完工的花蓮港也成為軍事重化工業的基地之一，日本煉鋁工場、東邦金屬等紛紛於臨港地帶設立，也因此花蓮港港口車站、碼頭與臨港的工業區，成了米軍（美軍）空襲的主要標的。

In 1914, following a 5-year project of military suppression of Taiwan aboriginals,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redirected themselv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Hualien, including street design, sewer system, transportation, telecommunication equipment, and medical services. At the same time,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released the public land to attract Japanese farmers to immigrant to Hualien. As a result, Hualien was one of the cities with the highest Japanese population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Increased population and well-planned infrastructure made Hualien quite an advanced city for that time period.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the urban planning in Hualien emphasized on building sewer system and expanding streets. In addition, parks, markets, public bathhouses, hospitals, and sidewalk landscaping were all part of the city design.

In 1923, a seaside pathway went from downtown Hualien to the Suao Harbor was built. This pathway was much needed since the boats came over to Hualien would have to dock at the nearby Suao Harbor to unload their goods during strong wave. In 1932, this seaside pathway was further widened to allow vehicles to pass through.

Other than this seaside pathway, the only way for people in Hualien to access the outside world was by boat. Many efforts were made with the proposal to build the Port of Hualien. In 1931,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ort finally began. This build was the biggest investmen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made in eastern Taiwan. With the Port of Hualien planned. The nearby Melun area was include in city planning to make it part of downtown Hualien. In 1934, streets, parks, public housings, railways, and government buildings in Melun area were designed in preparation of the future needs.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modernized Hualien with completed railway system, the Port of Hualien, and many industrial factories. All these had made Hualien a popular place for Japanese immigrants and a colonial showcase. During World War II, Hualien as an advanced city was used as a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with Japanese military forces and metal-producing factories set up here. As a consequence, the Allies had conducted air raids targeting the Port of Hualien, the train station, and the Japanese factories in Hualien.

1914年、総督府の「五年理蕃計画」の終わりにつき、一時的に準備態勢から解放した植民政府は、花蓮港街の発展を積極的に進め始めた。道路から上下水道、交通通信、医療施設まで建設した。また、過去においての土地調査で得た官有地を売却したことで、多くの日本人農民を募る移民村に変えた。結果的に、花蓮が日本統治時代に日本人比率が高い街となった。

#### 市区改正とインフラ整備

日本統治時期において、総督府は規模を問わず台湾各地の市街に市区改正という都市計画を導入された。まず、衛生環境、上下水道の整備、市街道路の新設などは最優先課題である。この風潮にともなって、1910年に花蓮港街が最初の市区改正（都市計画）に沿い、碁盤の目のような街路と東線鉄道が敷かれた風景となった。さらに、大勢の移民と政府の計画のうえ、公会堂、花崗山公園、公衆浴場、市場、並木、病院等のインフラが次第に完備してきた。花蓮港街は小型都会の規模と言えるだろう。

五年理蕃計画が終わった後、タロコにわたっての原住民族が政府の制圧と駐在所の警察の監視を受けられた以上、日本人にとっては相対的で穏やかな状態であった。さらに、花蓮に天然の港湾を持っていなかった。つきまして、総督府は花蓮溪の河口から米崙溪の河口においての弓状海浜を汽船の泊港として指定されたにもかかわらず、大きい船は海岸に碇泊できず、舢舨で人と貨物の乗り移りという運搬が必要であった。このような運ぶ方は貨物は水に侵入されるおそれがあるため、運賃も高くなった。そして、天気が悪い場合、舢舨でも運ばれなくなっており、蘇澳に泊まらないといけないう状態になった。それによって、生活必需品の不足は普通のことであった。そのため、花蓮港から蘇澳までの陸路を開鑿するのは、ほかの交通手段として出来上がった。その理由で、1923年に竣工した東海徒歩道は1932年に車輛通行できる状態に拡幅し、臨海道路を広げた。

しかし、陸路としての臨海道路が築かれる前に、海運は花蓮地域がほかの地域と繋がる唯一の交通方法と言えるだろう。それゆえ、花蓮港庁第5代庁長江口良三郎は度々台湾総督府に花蓮港築港計画を請願していた。所要経費が高すぎる等の原因で、この件は母国の大蔵省に移したけれども、産業が繁栄ではないという理由で却下された。結局、一応突堤を築いておき、漁民たちに停泊所を与え、「江口突堤」と呼ばれる。後任としての花蓮港庁庁長猪股松之助は江口氏の志を続けたうえ、花蓮地元の紳士の梅野清太の協力を得て積極的に日本側の拓務大臣を説得した。ようやく、1930年5月に日本大蔵省が花蓮港築港案を通過した。翌年10月27日に第1期の工程を始めた。竣工した後、3000トン級の船舶が3艇を停泊することができ、東台湾に一番大きい投資であり、現在花蓮国際港の前身である。

#### 米崙区の増設

人口の激増、貨物と人々の移動からの運輸圧力が盛り上がったうえ、花蓮港築港案が母国からの経費に支えられるため、元々米崙溪の北側にある米崙原野は、1931年に花蓮港街行政区の範囲内に画された。1934年2月14日に花蓮港庁が頒布した花蓮港市区計画を組合わせ、未来人口の増加と築港後の貨物の出入りを対応するため、新たな街路の設けと道路の幅について規範し、公園、緑地、市営住宅、文教予定地、鉄道予定地、官署機構等の計画は極めて完備と言えるだろう。

また、第二次世界大戦の末期に、戦事の勃発により、日本軍は天然資源に対する需要が次第に増加するため、1939年に第1期築港工程が竣工した花蓮港も軍事重工業の基地の一つとなり、日本アルミニウム製錬工場や東邦金属等の工場が臨港地帯で続々と設立してきた。この理由で、花蓮港港口駅、埠頭と臨港工業区も米軍が空襲する主な目標となった。

### 10 百年溝仔尾的身世與滄桑

#### 10 Gozaiwei- Old Time Memories

#### 10 百年の歩み—溝仔尾

##### ■ 摘要(中、英、日)

如果說到花蓮港街時期的花蓮，溝仔尾絕對是不能缺少存在，它見證了一個時代的花蓮港街興起與衰落，有多少人的青春被記憶在溝仔尾的大街小巷裡，那個風和日麗的下午、那群放課後的小學生。溝仔尾兩旁是柳樹，節日樹上結著紅色燈籠，溪中有穿著和服的日本姑娘坐在小舟上慢慢地伐，口中哼著日本民謠小調甚是好聽，夜景又迷人。這是林道生老師在憶七十餘年前，花蓮街區內有一條河圳流經的情形。

When we talk about the time period that Karenko (downtown Hualien) was the business district of Hualien, we must point out a neighborhood within it called “Gozaiwei.” Gozaiwei was the most up-and-coming zone within Karenko (downtown Hualien). After decades, people still remember its glory and beauty.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creek running through Gozaiwei. There were willow trees decorated with red lanterns on both sides of Gozaiwei. A little boat was sailing down the creek slowly, and on the boat a Japanese girl

dressed in a kimono was singing a beautiful folk rhyme.”— this was told by a local historian when he recalled Gozaiwei from more than seventy years ago.

花蓮港街時期的花蓮にとって、溝仔尾は欠かせない存在でもあった。花蓮港街の隆盛から没落の全てが記録された場所。溝仔尾の隅から隅まで人々の青春の思い出に埋もれている。晴れた午後、放課後の小学生。ゆらゆらと揺らいでいる柳の枝、真っ赤な提灯。小舟を漕ぎ出しながら、日本民謡を歌う着物姿の日本人女性。そしてなんとも言えない魅力的な夜景。林道生先生の記憶にある 70 年以上前の花蓮街風景は、とても美しいものだった。

#### ■正文(中、英、日)

如果說到花蓮港街時期的花蓮，溝仔尾絕對是不能缺少的存在，它見證了一個時代的花蓮港街興起與衰落，有多少人的青春被記憶在溝仔尾的大街小巷裡，那個風和日麗的下午、那群放課後的小學生。溝仔尾兩旁是柳樹，節日樹上結著紅色燈籠，溪中有穿著和服的日本姑娘坐在小舟上慢慢地伐，口中哼著日本民謡小調甚是好聽，夜景又迷人。這是林道生老師在憶七十餘年前，花蓮街區內有一條河圳流經的情形。

#### 發源於花蓮高農校園的「夢湖」

2014 年，溝仔尾河流曾有為時甚短的出露。若沿著其河溝上溯，經明義國小校門前小拐一個彎，可直追至花蓮高農校園裡的「夢湖」。事實上，連花農夢湖的水，都是中央山脈攔截的降雨，經森林涵養後，積存於奇萊平原地底的不透水層，到了低窪處，陸續湧出而為地表逕流或是沼澤。

從小幾乎在溝仔尾河邊長大的張憲聰里長聊及他對溝仔尾河圳的回憶：中央山脈流下來的地下水，在花蓮農校後面噴出來，在花蓮農校的體育場有挖了一個水池，那邊匯集了西部地區的水，然後引到自由大排，自由大牌在日治時代，更早之前他是一個野溪，叫做紅毛溪，後來日本人整治了紅毛溪以後把他變成自由大排，在上面蓋了兩座橋，叫做福住橋、福住二橋，就是剛才蔡老師講的，現在，在殯儀館前面的那兩座橋，也就是南京街和成功街的那兩座水泥橋，那兩座水泥橋基本上他是花蓮人的一個記憶。

水溝就從那邊的起源，以前這水溝水我還吃過喝過，就是真的在這邊，這個水溝可以吃，以前人家在那裡洗衣服，因為水乾淨，所以我們從那邊開始到這邊做燒酒螺，抓魚，抓累了有水就可以喝了，那水是地下水，他是用石頭擺起來，擺一個口字型，然後水會從那邊冒出來，我們到那邊口渴了，就會用手下去撈起來就可以喝了，有細沙在那邊滾來滾去，代表地下水從那邊來，很乾淨，現在就不乾淨了，這條水溝的水我也游過泳，那段就是在福建街，那時候海水倒灌，水滿起來，沒辦法流出去，我就在那邊游泳，也是很乾淨，可是過三天就不乾淨了，因為其他人家的髒水就出來了，剛開始倒灌的水很乾淨，我們就在那邊游泳，這條水溝帶來很多回憶，也有錢可以撿，因為颱風來，我家隔壁的人他們的錢就放在鐵桶裡面，颱風來了之後就整了浮起來，到水溝那邊就整個倒下去了，我就說奇怪，第一次看一點點，後來越撈越多，我才知道從那邊流出來，真的有錢，我從小在溝仔尾，每天早上五點起來撿，撿錢通通有。

這條水溝再講下去的話，是大海，大海有大海的故事，現在殯儀館後面都是消波塊，但是在我小的時候那邊都是沙灘，從南濱那邊過去有一條吊橋，吊橋過去有一個抽水的，以前就是從那邊上來，我們小時候都去幫他們拉魚，拉起來的魚，他們就會分給你一些

但是沒有工錢，有工錢的是退伍的老榮民，他們加減賺，那這個抓魚是幫忙，又有錢好賺，也不用做什麼，人家叫你來你就幫忙拉就好了，所以那時候拉魚，就是老榮民跟漁夫在做，後來老榮民慢慢凋零了，我們花蓮的拉魚才沒有了，後來是用怪手在阿美文化村那邊拉，可是成效不好，不夠成本，所以說花蓮這個拉魚就沒有了，以前花蓮南濱這邊有在拉魚。

花蓮人從北邊要到南邊，就是以自由大排為界線，自由大排的北邊就是現在的天祥戲院南京商場，中華路中山路的轉角那帶，比較有錢的地方，比較有人在做生意的地方。而在其南邊，則是我們現在這個地方，自由大排的南邊，酒廠、宿舍、還有比較貧窮的人的房子，那另外一邊都是樓房。

When we talk about the time period that Karenko (downtown Hualien) was the business district of Hualien, we must point out a neighborhood within it called “Gozaiwei.” Gozaiwei was the most up-and-coming zone within Karenko (downtown Hualien). After decades, people still remember its glory and beauty.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creek running through Gozaiwei. There were willow trees decorated with red lanterns on both sides of Gozaiwei. A little boat was sailing down the creek slowly, and on the boat a Japanese girl dressed in a kimono was singing a beautiful folk rhyme.”— this was told by a local historian when he recalled Gozaiwei from more than seventy years ago.

A resident grew up in Gozaiwei remembers that there was a creek used to run through the area. He said the creek was formed by water collect from the Central Mountain Range.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this creek was widened in order to build a drainage ditch. This ditch was named Ziyou Ditch. When he was a kid, the water was so clean that kids would catch fish and snails in this ditch. On those days tide flooding and water backing up, kids in the neighborhood would swim in the ditch and have fun. The locals see Ziyou Ditch as the dividing line that separates Gozaiwei into north part and south part. The north part was the business district where the rich people used to live. South of the ditch had a wine factory, workers’ dormitories, and some residential buildings.

The ocean and the coast played a big role in the locals’ childhood as well. This long-time resident said that years back, before it was covered by wave dissipating concrete blocks, the area behind the public funeral home was a sand beach. Further away is the south beach where the experienced fishermen and veterans would set their nets to catch fish. As a kid, he used to do the labor for them to pull back the nets and collect fish. He usually got some fish as rewards. The veterans would even pay him some cash. Either way, it was a nice job for a kid to help out his family and have some fun at the same time.

花蓮港街時期的花蓮にとって、溝仔尾は欠かせない存在でもあった。花蓮港街の隆盛から没落の全てが記録された場所。溝仔尾の隅から隅まで人々の青春の思い出に埋もれている。晴れた午後、放課後の小学生。ゆらゆらと揺らいでいる柳の枝、真っ赤な提灯。小舟を漕ぎ出しながら、日本民謡を歌う着物姿の日本人女性。そしてなんとも言えない魅力的な夜景。林道生先生の記憶にある 70 年以上前の花蓮街風景は、とても美しいものだった。

花蓮高農校内にある水源地「夢湖」

2014年までに溝仔尾はまだコンクリートに覆われてなかった。川に沿い、源にさかのぼり、明義小学校の正門に曲がり、さらに上流に行けば、花蓮高農校内にある水源地「夢湖」という小池が見つられる。それは東台湾に山岳に富むため、扇状地や火山の山麓など「伏流水」という存在しやすい環境が多く、特に扇状地の扇端部では、自噴する湧水となることが多い、地形が低いところに、沼とか小川となる。

溝仔尾の近くに育てていた張憲聰里長(町長と似ている)は思い出を振り返り、「中央山脈から流れてきた伏流水は花蓮高農の一带に自噴したため、学校はグラウンドに池を作り、さらに自由排水溝に流した。自由排水溝は日本統治時代に整備されてなく、「紅毛溪」(アンモウケイ)と呼ばれている。整備した後、自由排水溝となり、その上に二つコンクリート造の橋が架けられ、福住橋と福住二号橋である。現在、この二つの橋が花蓮県政府に解体され、花蓮市の斎場の前に花蓮人の思い出とともに置きっぱなしにしてしまった。」と言っていた。

元々、この紅毛溪の水はきれいで、のどが渇いたら、そのまま飲める。また、一度海水が川に沿い侵入し、水位が満たされ、路面に溢れそうな状態であり、張憲聰さんは「その時、プールとなった川に私は泳いだことがある。しかし、三日後、そばの家が廃水を排出し、汚れてしまい、立ち寄ることは全然したくない。」と言っていた。

「この自由排水溝の話が続くと海の話になるよ。現在斎場の後ろに消波ブロックがたくさん置いてあるが、子供の頃にはビーチがある。そして、南浜のほうに行くと、つり橋がある。そこの浜で網を引き寄せてあげた協力者が多い。お金がもらえるからだ。」と張憲聰さんが言っていた。

北花蓮と南花蓮の堺は自由大排であり、自由大排以北は天祥戲院の南京商場、中華路と中山路のあたりにあるエリアである。そちらには富裕層が多い。逆に、南のほうには酒工場や会社寮がたくさんあり、比較的貧しい下流階級が集まるエリアある。

## 11 被塵封的珍珠—溝仔尾

### 11 Gozaiwei- The Glorious Days

#### 11 栄光の日々—溝仔尾

##### ■ 摘要(中、英、日)

説起過去の溝仔尾，如果硬要算的話，其實是在福建街以東，若沿著已被覆蓋成停車場的自由街，左右兩側還可以看到撞球間、西服店等等，從這些仍不難看出這裡以前其實很繁華很熱鬧。因為有這些娛樂的需求，所以才促成這邊商業的興盛，說穿了，就像臺北的華西街附屬在風化產業的開始。

Gozaiwei was in the area east of Fuxiang Street. If you pay attention to the old shops along the Ziyou Street, you will find pool halls and tailor shops from the old time. Hidden inside of Gozaiwei was once a red-light district. With the traffic, business around the red-light district were booming, which made Gozaiwei the hustle and bustle hot spot during its golden era.

過去の溝仔尾といえば、その範囲はおそらく福建街の東側にあるところだった。もとの河川はコンクリートで覆われ、駐車場になってしまった。自由街に沿い、両側にはビリヤード場、紳士服などレトロな店舗がいまだに営んでおり、商売繁盛の様相はこれらのことからみたら、感じることができる。このような娯乐的なもとめがあったからこそ、このあたりが繁盛になれる。ありのままに言うと台北の華西街にある風俗産業と同じな始まりだ。

## ■ 正文(中、英、日)

時間は巨大の洪流，老一輩の人看著滿街の人來人往，到路上只剩下熟人；北迴鐵路通車後，感覺一夕間，所有的喧囂都被吸進黑洞裡，繁華似夢。時間可以帶走人潮，卻帶不走人心，只要有人還記得溝仔尾，有一天它終會重振雄風，再現人潮。這個時刻已然悄悄來臨...

說起過去的溝仔尾，如果硬要算的話，其實是在福建街以東，若沿著已被覆蓋成停車場的自由街，左右兩側還可以看到撞球間、西服店等等老商店，從這些仍不難看出這裡以前其實很繁華很熱鬧。因為有這些娛樂的需求，所以才促成這邊商業的興盛，說穿了，就像臺北的華西街附屬在風化產業的開始。

關於這邊的性產業，則要從一旁巷道內的暗街巷說起，這些都是從日治時期開始，就陸續在此營業，關於人身的不自由也都是在這裡的暗街巷開始，據故老言以前站在外面攬客的就有兩百多人，後來經過取締風化之後，這邊的性產業已經落寞很多年。之後再住進來的新住民，漸漸就遺忘了這段過去的歷史，許多租戶可能不知道住的房子在從前還可能是私娼館，更別說還有越戰美軍來花蓮消費那段歲月。

主計里里長張憲聰曾經提及：他從小就在溝仔尾長大，經歷過溝仔尾的繁盛興衰。許多人眼裡看來，大抵自民國 45、46 年以後，溝仔尾被特別劃設劃為風化區，之後這裡就變成一個「禁忌之地」。小時候同學想來里長家，擔心周邊小姐亂拉客的話，甚至會先撥通電話，再由他轉述給家裡大人，由大人告知那些小姐希望她們別對他們有動作或亂開玩笑之類。可以說里長伯眼見著溝仔尾起高樓，再眼看它樓塌了。最繁華熱鬧的時候，許多商業活動就發生在溝仔尾水溝兩側，可說當時的人潮摩肩擦踵，熱鬧景況和今天的東大門夜市相較，保證毫不遜色。

那個年代的民眾娛樂，沒有像今日有各種方便的選擇，昔日花蓮市在入夜後，街區的人們若感到無聊，可能就是到溝仔尾走走逛逛，溜風景四處看看，欣賞賣藝人家雜耍，湊湊蛇膽大力丸賣藥郎的吆喝熱鬧，有人吃了大力丸後就到巷子裡鍛鍊自己體力，測試一下能耐，這就是里長在溝仔尾的成長背景。所有繁華的這些，在民國 69 年北迴鐵路通車後，溝仔尾忽然間整個沉寂下來，老實說剛沉寂那幾年，里長還真考慮過搬家，就因確實感受到溝仔尾彷彿失去希望甚至了無生趣，後來索性再居住了三十年，感覺風水再度輪流轉。這麼多年以來，溝仔尾近年來好像突然又點燃了一些生命力，為什麼會有這些亮光呢？不少朋友告訴里長，那是因為溝仔尾有它獨特的味道，有其特別的過去習俗。基本上溝仔尾是由很多很多的外地人組成，這些左右鄰居，他們在這裡創業、打拼，為了五斗米而折腰，才開創了溝仔尾盛極一時繁華景象。經過這麼長久的沉寂，如今的溝仔尾彷彿又有生續，許多朋友關心溝仔尾，關心這裡何以從坡峰跌落到谷底，是不是有什麼辦法，能把溝仔尾帶出光彩，再從坡谷一路攀升抵達另一個高峰呢？里長伯覺得那是他作為一個里長，一個社區理事長，所需扛起的責任。

溝仔尾蘊藏許多過去故事，其中有血淚有歡笑有悲哀，人生百態都在溝仔尾上演，甚至可說溝仔尾就是整個花蓮的縮影，只要是花蓮的故事，很容易就跟溝仔尾有所關連，與里長同輩的幾位好朋友，他們更是看盡人生百態。溝仔尾居民的生活歷程，經歷無數的奮鬥打拼，持續到現在，我們才能見著所人的整個生活過程，從沒有一直打拼持續到現在，才總算開啟一個相對富裕及安康的生活。

進一步聊及表面之下風光之外的溝仔尾，坦白講裡頭有著很多無奈，讓有些人看不起溝仔尾的居民，但是溝仔尾的人非常非常的努力，他們都願意打拼，讓自己的力量發揮到極致。「沒落三十餘年的溝仔尾，就像一顆蒙塵的珍珠。過去我們這輩居民，就是無奈看著這一切，眼看高樓起，眼看樓塌了。」

「沒想到現在卻有機會，由我們這輩住得比較久的居民啟動出力，重點還包括有這些年輕人年輕店家願意一起，讓溝仔尾有機會重新被看到，甚至再度煥發光彩。」里長伯如此說道。

Gozaiwei was in the area east of Fuxiang Street. If you pay attention to the old shops along the Ziyou Street, you will find pool halls and tailor shops from the old time. Hidden inside of Gozaiwei was once a red-light district. With the traffic, business around the red-light district were booming, which made Gozaiwei the hustle and bustle hot spot during its golden era.

The red-light district in Gozaiwei started from the colonial period. At one point, there were more than 200 prostitutes on the street. During Vietnam War, many U.S. soldiers would come over here for a break. After multiple crackdowns on prostitution, the red-light district was history. Some current residents may not know that their houses were once used for prostitution.

One longtime resident remembers in the 1950s, this area was the “prohibit zone” for kids. When his classmates wanted to come to his house located in this zone, they would have to call him first to have his parents make sure the kids won’t be stopped by the prostitutes in the neighborhood just to embarrass them.

Back then, Gozaiwei as the business district of Hualien was the place people went for shopping and having fun. At night, street performers, people selling snack gallbladders or home remedies, and all kinds of stands were all over in this area. In its golden era, Gozaiwei was always crowded with people and businesses were thriving. In 1970, the new train station was built in Hualien and Gozaiwei had lost its advantage of having the traffic driven by a train station. Since then, Gozaiwei was no longer popular and the shops in this neighborhood had closed one after another.

月日が流れるのは早い。人馬の往来の盛んな通りが、今はひっそりしている。北廻線が開通した途端、すべての活気が夢のように一瞬で消えていった。人々の体は時間に連れて行かれるが、心は連れて行かれない。溝仔尾のことを覚えている人が一人でもいれば、そこはいつか必ず昔の繁盛ぶりに戻るだろう。その時は、すでにやってきているのかもしれない。

過去の溝仔尾といえば、その範囲はおそらく福建街の東側にあるところだった。もとの河川はコンクリートで覆われ、駐車場になってしまった。自由街に沿い、両側にはビリヤード場、紳士服などレトロな店舗がいまだに営んでおり、商売繁盛の様子はこれらのことからみたら、感じることができる。このような娯乐的なもとめがあったからこそ、このあたりが繁盛になれる。ありのままに言うと台北の華西街にある風俗産業と同じな始まりだ。

こちらの風俗産業についての話は、裏通りから紹介する。日本統治時代から、東線鉄道の南のエリアは正面の黒金通り（現在の中山路）より、繁盛とは言えないが、駅と近いメリットで風俗に関する店が続々と成立し、街頭で呼び込み、客引きの人は最も盛んな時期が200人に達するそうである。その後、警察は風俗への取り締まりを強化したため、性産業が徐々に減ってきた。引っ越してきた新たな移住者たちはおそらく、地元の風俗に関わる歴史が知らなく、さらに、自らの家は元の遊郭でも、アメリカ軍がこちらにあった過去も全然存知してなかった。

主計里里長（町長と似ている）張憲聰さんは「小さい頃から、ずっと溝仔尾に住んでおり、溝仔尾の繁栄と衰微を見届けた。民国45、46年（1956-1957）以降、溝仔尾は特別風俗区と規定され、地元の住民にとって、禁止の地になった。小学生の時、友達が家に来たら、親は客引きが心配で、先に客引きのお姉さんに電話をかけ、やらしいなどの行為をやらないでと伝えた。最も盛んな時期に溝仔尾両側に様々な店が営んでおり、踏み場もないぐらい混雑であった。現在の東大門と負けないぐらいである。」と言っていた。

かつて、夜になる花蓮市に、たくさんの人が溝仔尾に散歩したり、買い物したり、ぶらぶらしたりしており、葉を売っている声、客引きの声などに呼びかけ、それは溝仔尾の日常でした。1980年に北迴線が開通し、駅が新場所に移したため、旧市街が急に人気さが下がり、里長も引越ししようと考えたこともある。しかし、30年後の今日はレトロなブームに及ぼし、旧市街が徐々に蘇ってきた。

溝仔尾には悲しみもあり、笑顔もあり、様々な物語があり、一つ一つつながっていると、溝仔尾の生命史となれる。さらに、溝仔尾は花蓮市の縮図ともいえるだろう。人々の体は時間に連れて行かれるが、心は連れて行かれない。溝仔尾のことを覚えている人が一人でもいれば、そこはいつか必ず昔の繁盛ぶりに戻るだろう。盛んでいた溝仔尾の人たちは、かつて風俗でほかの人に軽視されたことがあるが、ずっと努力を重ねている結果、30年も衰えていたところに真珠のように栄光が再び現れてきた。

「昔から住んでいた住民たちだけでなく、若者や移住者、または新たにできた店の協力があったからこそ、溝仔尾がもう一度商売繁盛の栄光が戻ってくる。」と張憲聰さんが言っていた。

## 12 美崙山の神話與傳説

### 12 The Meilun Mountain and Its Stories

## 12 美崙山の神話と伝説

### ■ 摘要(中、英、日)

如若你走過美崙溪的河畔、去過精緻的松園別館，是否曾經想過一百年前的這裡是何等風景？或者你去過美崙山，在街道間遊走，可曾想到看似平凡的馬路、平凡的建築，卻擁有著精彩的過去？而阿美族及撒奇萊雅族的 Alikakay 傳說又是什麼？想必你也開始好奇了吧！請注意，時光列車已啟程，即將載著你一窺從前，增廣見聞，祝您旅途愉快。

Can you image what life was like hundreds of years ago around the Meilun River and Meilun Mountain? Long, long ago, two aboriginal groups, the Ami and the Sakizaya, were the owners of this land. They used to call the Meilun Mountain “Pazik” as the mountain were shaped like the fish, Mahi Mahi. The Ami and the Sakizaya share the same myth of “Alikakay” that lived in the Meilun Mountain. In the story, Alikakay had eyes like a cat and blue colored skin. He came from the ocean and had the power of controlling the weather. He was attracted by beautiful women, and he would assault those women and even rape them. Consider the fact that during the 17th century, there were Hispanic explorers visited this area in search of gold. It makes us wonder if it’s just an ancient myth. Or, if it’s a vague caution pass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美崙溪のきれいな川沿い、静かにたたずむ松園別館。百年前までは、一体どんな風貌をしていたのだろう。美崙山と街の中を歩く時見るありふれている道と建物には、すこぶる過去を持っているかもしれない。アミ族とサキザヤ族のアリガガイ(Alikakay)伝説は今になっても伝承されている。昔行きの歲月列車は、ただいま発車します。どうぞよいご旅行を！

#### ■ 正文(中、英、日)

如若你走過美崙溪的河畔、去過精緻的松園別館，是否曾經想過一百年前的這裡是何等風景？或者你去過美崙山，在街道間遊走，可曾想到看似平凡的馬路、平凡的建築，卻擁有著精彩的過去？而阿美族及撒奇萊雅族的 Alikakay 傳說又是什麼？想必你也開始好奇了吧！請注意，時光列車已啟程，即將載著你一窺從前，增廣見聞，祝您旅途愉快——

#### 美崙山神聖黑松

美崙山匍匐於奇萊平原之中，當地阿美族及撒奇萊雅族見其山狀如鬼頭刀，因而稱其為 Pazik，後來漢人取其諧音稱為八犁山、八螺山。美崙山作為奇萊平原的制高點，位置進可攻退可守，自然成為外來族群初來乍到此地的落腳處，因此兩個族群都有 Alikakay 有一天突然出現並且盤據在此的傳說；相傳 Alikakay 貓眼而藍膚，踏著海水而來，擁有變化天氣的能力。但是因為性好女色，對於居住在那邊的部落而言造成不少困擾，嚴重者甚至騷擾性侵阿美族婦女留下子嗣，據說這是何以相對於鄰近的部族阿美族身高較高的原因。事實上 17 世紀西班牙人為了沙金進到奇萊平原，在和原住民往來的過程裡的确曾留下血脈，如今部落裡偶爾還會有新生兒出現白種人的特徵，讓人不得不懷疑巨人傳說故事是否跟這些外來的族群有關，而傳說中的妖怪，會不會是先民以隱諱的口語記載下兩族遭逢的過程。

在日本人統治期間，美崙山上興建了花蓮港神社、短波發射站（電報波，目前中華電信美崙招待所）、長波發射站（花蓮港放送局，現中廣電臺）、自來水廠，乃至兵事

部（今天的松園別館），這些建築從整片山頭延伸到山下街區，而就在這些此起彼落的建築之間，遍植了在日本具有統治象徵意義的琉球黑松。

#### 松園旁消失的鷹河

一位現住美崙的阿姨聊到他爸過去是花蓮自來水公司員工，以前舉家就住現水源街臥松旁的宿舍。

戰後一段時間，兵事部輾轉改為美軍俱樂部，阿姨家住左近，當時的確有不少美軍罐頭可拿，「尤其他們的廚師站外面，看到我們小孩子就會招呼過去，美軍罐頭的重點，是什麼肉我們從沒搞清楚過。」

阿姨特別提到「放送局（應該已經是中廣）再過去不是有斜坡階梯，下頭是條溪澗，傍晚時樹上會停很多烏鴉…」

「是啊，烏鴉，俱樂部的美軍有槍，就用山澗上停棲松樹的烏鴉當靶練習，比賽槍法，槍法準的一槍一隻，稍停就看到住附近鄰居，拿著裝備動身，這時沿溪澗往上撿，帶回家拔毛放血，就有鳥肉可以吃了。」

後來再一查證，阿姨口中的烏鴉閩南語叫"啦葉"，啦葉其實是老鷹的意思，換言之阿姨口裡講的，棲息在松園旁的竟然是一條讓人無限遐想的鷹之河。

其實那些被美軍所打落的，是昔日棲息在琉球黑松上的老鷹啊。

Can you image what life was like hundreds of years ago around the Meilun River and Meilun Mountain? Long, long ago, two aboriginal groups, the Ami and the Sakizaya, were the owners of this land. They used to call the Meilun Mountain "Pazik" as the mountain were shaped like the fish, Mahi Mahi. The Ami and the Sakizaya share the same myth of "Alikakay" that lived in the Meilun Mountain. In the story, Alikakay had eyes like a cat and blue colored skin. He came from the ocean and had the power of controlling the weather. He was attracted by beautiful women, and he would assault those women and even rape them. Consider the fact that during the 17th century, there were Hispanic explorers visited this area in search of gold. It makes us wonder if it's just an ancient myth. Or, if it's a vague caution pass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the Meilun Mountain was the chosen place for many government buildings. The government-owned radio station, the telegram station, the Water Corporation, the military office, and the Karenko Shrine were all located here. Around the buildings, many Okinawa Pines were planted to landscape the area.

After the war, the military office was used as a club house for U.S. soldiers. One longtime resident remembers these soldiers used to give away their can food to kids in the area. Next to the radio station was a little stream. At night, many black birds would gather here and stay on the trees nearby. Often time, these U.S. soldiers would shoot the birds as their target practices. After they done shooting, Taiwanese living in the neighborhood would follow the stream to pick up the dead birds for a meal. The name of these black birds was pronounced in Taiwanese and the local historian who shared this story thought they were

crows. After verification, these black birds were eagles. After all, eagles on the Okinawa Pines just adds another interesting story about the Meilun Mountain.

美嵩溪のきれいな川沿い、静かにたたずむ松園別館。百年前までは、一体どんな風貌をしていたのだろう。美嵩山と街の中を歩く時見るありふれている道と建物には、すこぶる過去を持っているかもしれない。アミ族とサキザヤ族のアリガガイ(Alikakay)伝説は今になっても伝承されている。昔行きの歳月列車は、ただいま発車します。どうぞよいご旅行を！

#### 美嵩山における神聖な黒松

美嵩山は花蓮の奇萊平野に位置し、見にうつる姿が当地に住んでいるアミ族とSakizaya 族にとって、シイラという魚と似ており、Pazik と呼ばれている。その後漢人が発音だけ取り出し、似ている発音の八犁山、八螺山と呼ばれている。美嵩山は奇萊平野の一番高い場所、さらに戦略位置もよく、初めて来た民族は常にここを拠点として定住していた。それゆえ、両民族とも Alikakay という伝説がある。Alikakay の見た目は猫の目、青い皮膚、天気を自由に操られる能力を持っているが助平で気持ちが悪く、集落に様々な迷惑をかけ、アミ族の女性に子供さえも生ませられてしまった。それがアミ族はほかの民族より背が高いという噂である。実はスペイン人は 17 世紀のとき、砂金のため、奇萊平野に来たことがあり、白人の血が継いだかもしれない。現在になってもたまたま白人の特徴が赤ちゃんに出ることがある。Alikakay という巨人伝説は外来民族との関係を持つ可能性がある。

日本人統治時代に、美嵩山に花蓮港神社（現在の忠烈祠）、短波放送局（現在の中華電信美嵩招待所）、長波放送局（旧花蓮港放送局、現在の中廣電臺）、水源地、花蓮港兵事部（現在の松園別館）などの施設が建てられた。その建物の間に日本の統治権を象徴する琉球黒松がたくさん植えていた。

#### 松園別館における消えた鷹河

ある美嵩に住んでいるおばさんの父親はもと水道局の従業員で、かつては水源街にある黒松に包まれた会社寮に住んでいた。

戦後、花蓮港兵事部はアメリカ軍のクラブになり、おばさんは当時近くに住んでいるため、珍しい軍用缶詰がたまにコックさんからもらえる。おばさんが特に「放送局すぐ近くに階段があり、階段の下には小川が流れ、夕方になるとカラスがたくさんここに集めてきた。」という思い出を言及した。

「そうですね。カラスだと言っていたアメリカの兵士は銃を持っており、それを的として、銃の発射練習にしていた。一発一羽で、近所の隣人はよく死んだカラスを家に持って帰って、おかずとして食べてしまった。」

おばさんが言ったカラスの台湾語は「ラヒョウ」である。確認した後、それは「鷹」の意味で、さきおばさんが言ったカラスの正体は鷹である。

かつて、アメリカ軍に銃殺されたのは、そのあたりに生息している鷹である。



### 13 文學的搖籃

### 13 Hualien and Literature

### 13 文学と花蓮

#### ■摘要(中、英、日)

花蓮的文學種子在清代開始發芽，雖然有一些文藝分子，如：魏德清、李碩彥等人，以遊記的寫作形式書寫花蓮的自然與風土，但當時並沒有在花蓮產生一股強大的感染力。到了日治時期，文壇上出現古典詩人駱香林、王彥、陳竹峰和楊伯西等人，加上相繼成立奇萊詩社、蓮社和花蓮詩社等傳統古典詩社，也是直到這個時候花蓮的文藝風氣才真正的興起與成形。

Literary writings related to Hualien were first appeared in the Qing dynasty. Hualien's scenic beauty and local customs were described in travel notes.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classic poetry clubs in Hualien were on the rise and some of these local poets were well-known in Taiwan. Influenced by their popularity, people in Hualien developed their interest in literature. Since then, many local poets and writers gain their fame by presenting their Hualien heritage in their works.

花蓮の文学は清の時から芽生えた。当時、魏德清や李碩彦などの文学者は花蓮の大自然と風土について、紀行の形で記録していたが、花蓮の中ではそこまで広がらなかった。日本統治時代に入ってから、駱香林と王彦、陳竹峰、楊伯西などの詩人が誕生し、奇萊詩社と蓮社、花蓮詩社なども次々と設立された。ここからが、本格的な花蓮文学歴史の始まりである。

#### ■正文(中、英、日)

花蓮的文學種子在清代開始發芽，雖然有一些文藝分子，如：魏德清、李碩彥等人，以遊記的寫作形式書寫花蓮的自然與風土，但當時並沒有在花蓮產生一股強大的感染力。到了日治時期，文壇上出現古典詩人駱香林、王彥、陳竹峰和楊伯西等人，加上相繼成立奇萊詩社、蓮社和花蓮詩社等傳統古典詩社，也是直到這個時候花蓮的文藝風氣才真正的興起與成形。

而在這幾年的臺灣文學風景發展，最令人驚豔的就是東部花蓮地區。花蓮原有的在地文學資源與大學資源（國立東華大學）互相學習與影響，逐漸發展出臺灣獨一無二，同時兼具文學創作與研究的山海文學生態，並且成為臺灣文學風景最尖端、最有活力，也深具在地意識與特色的新階段。

提到花蓮的作家，我們最先認識的應該是王禎和與楊牧。王禎和是花蓮著名的小說家，在他的筆下，花蓮有著寫實主義下虛構的地景，而楊牧也是一位和花蓮無法分割的重要文人學者，以無數的詩作和散文，寫出他對原鄉土地的眷戀與鄉愁。另外還有一位作家與他們同樣沐浴在花蓮山水人文之下—陳黎，花蓮對他們的創作都有著深厚的影響。王禎和的作品書寫主軸是花蓮的在地關懷，小說中的人物充滿人世悲情苦難的一面，他用詞大膽潑辣，讓我們讀後感受很大的視覺與感覺的震撼，陳黎曾經提到：「王禎和，那麼溫和敦厚、講話輕聲細語的人，卻下筆潑辣。王禎和強烈抨擊人間的醜惡，他對小人物的同情以及鮮活大膽的語言帶給初學寫作的我很大的啟發。等自己也慢慢寫了一些

東西，並且對文字藝術略有所感時，才更加體會到他吸納方言、時代語，融鑄個人獨特語言的苦心創意。」而楊牧和陳黎的作品，除了這份在地的情感外，更特別的是「他們都具備著某種廣闊的世界性關注。」

在陳黎的心中，花蓮是得天獨厚的，流動的水聲、層層堆疊的青翠大山、削過崖壁的狹窄公路、山地特有的風情、頻繁的地震和首當其衝的颱風登陸地……等，種種觸覺、視覺、聽覺交織而成的經驗，對於在花蓮的文人作家，一切都是鮮明的譬喻和強力的呼喚。

花蓮的文學工作者都有著非常鮮明的地域標記，提到音樂人郭子究，他的〈回憶〉、〈花蓮舞曲〉以及〈你來〉這些歌謠，曲與曲之間充滿屬於花蓮的味道；而提到楊牧，他的《山風海雨》和《方向歸零》，寫的就是他對花蓮的鄉愁和生活點滴；林聰惠和廖清雲的石雕，也處處留下花蓮的痕跡；這些歷歷說明了——花蓮是藝術與文學的故鄉。

以花蓮為經緯，關懷生活在底層的小人物，並且以臺灣本土的歷史、文化和族群為對象，勾勒出一個想像的座標，將臺灣置於軸心，放眼世界，用詩、用文字把臺灣的精神傳遞到島嶼之外，認同自己的身分，進而產生一種信仰價值，就是我們所謂的地方感。

Literary writings related to Hualien were first appeared in the Qing dynasty. Hualien's scenic beauty and local customs were described in travel notes.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classic poetry clubs in Hualien were on the rise and some of these local poets were well-known in Taiwan. Influenced by their popularity, people in Hualien developed their interest in literature. Since then, many local poets and writers gain their fame by presenting their Hualien heritage in their works.

There are several famous writers originally from Hualien. Mr. Zhen-He Wang is famous for his novels. Many of his stories described the ordinary people living in Hualien and their struggles. His works contain a lot of local dialogs and wording used in the time period. Through his writing, readers can clearly picture the life of the characters as it could really happen in Hualien 50 years ago. Mr. Mu Yang is a well-known poet. He beautifully expressed his love toward Hualien and his memories of the land in the poetries.

Hualien is distinct for its mountains, cliff, earthquakes, typhoons, ocean, coastline, and aboriginal cultures. Writers and artists growing up in this land tend to involve the beauty of Hualien in their works. They are proud to have the Hualien heritage as it becomes part of their identity and reflects on their works.

花蓮の文学は清の時から芽生えた。当時、魏徳清や李碩彦などの文学者は花蓮の大自然と風土について、紀行の形で記録していたが、花蓮の中ではそこまで広がらなかった。日本統治時代に入ってから、駱香林と王彦、陳竹峰、楊伯西などの詩人が誕生し、奇萊詩社と蓮社、花蓮詩社なども次々と設立された。ここからが、本格的な花蓮文学歴史の始まりである。

近年台湾文学の発展とともに、最も目覚ましいのは東台湾の花蓮である。花蓮における地元文学の作家と大学のリソース（国立東華大学）がお互いに磨き合い、影響していた。徐々に台湾唯一の文学創作とネイチャーライティングを兼ね、更に台湾文壇の先端、地元の意識を含め、最も活力がある斬新な段階となった。

花蓮の地元作家という点、王禎和と楊牧が一番知られている。王禎和は花蓮の著名な小説家、作品は写実主義を含め、花蓮のランドスケープを描写している。また、楊牧は故郷「花蓮」への思いを寄せ、数知れない散文や詩を通じ、郷愁を表している重要な作家である。もう一人の作家は彼たちと同じように花蓮の自然に浸り込んでいる陳黎である。山や海など、大自然の恵み「花蓮」は様々な作家の創作に大きな影響を及ぼしている。

王禎和は花蓮の故郷に対する関心を持ち、作品によく表れてき。さらに、言葉遣いが犀利であり、読者が読んだら、現場のような感覚に陥り、非常にショックを受けた。陳黎は、「そんなに穏やかでおとなしい人なのに、作品はとても鋭い。人間の醜さを強く批判し、取るに足りない人間に同情を寄せ、独特な言葉遣いが僕に啓発した。……」と言っていた。楊牧と陳黎の作品は地元の感情に加え、特に「彼たちはこの広く世界への関心も持っている」である。

陳黎にとって、花蓮の美に天からの恵みであり、流れている水音、連なる翡翠色の山、山壁を削った狭い道路、山間独特の光景、頻繁な地震など……。様々な触覚、視覚、聴覚が感じられる経験は花蓮の文学者にとって大切な無尽蔵である。

花蓮の文学者は鮮明な地理上の標記を文芸作品に含め、音楽家の郭子究という点、彼の作曲〈回憶〉、〈花蓮舞曲〉及び〈你來〉、多くの曲の中に花蓮の雰囲気溢れている。なお、楊牧の作品、《山風海雨》と《方向歸零》は花蓮に対する郷愁と日常生活の描写である。林聰恵と廖清雲の石彫品も花蓮は不可欠の元素となっている。これは「花蓮は芸術と文学の故郷」とはっきり証明を示した。

花蓮を経緯線として、下流階級に関心を寄せ、そして台湾の歴史、文化、民族を作品の核心にする。台湾を皮切りに、詩と文字をもちい、台湾精神、台湾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世界へ。

#### 14 花崗山：花蓮の上野恩賜公園

#### 14 Hualien's First Public Park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 14 花崗山：花蓮の上野恩賜公園

##### ■ 摘要(中、英、日)

若回溯都市公園的發展過程，在德國，公園原本僅是歐洲貴族專屬的私家園林，十八世紀以後，伴隨啟蒙運動與浪漫主義之影響，專家逐漸開始設計對一般民眾開放的公園，甚至希望在園內設置雕像以培養民眾的愛國精神。十九世紀以後，公園越設越多，腹地也逐漸廣大。此時，適逢日本人到歐洲留學或進行考察，日本人便將這些設園的理念引進國內。而最後，這個公共空間的概念也伴隨日本的統治來到了臺灣。

Landscaped parks used to be on the private grounds around mansions owned by European nobles. In the 18th century, influenced by the Enlightenment and the Romanticism, architects started to design parks that were open to the public and placed sculptures to inspire patriotism. Since the 19th century, public parks were more commonplace in Europe. As the Japanese visited Europe, the ideas of these landscaped public parks were brought back to their

homeland. Eventually, the concept of parks was put in place in Hualien's city planning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In 1922, a public park, with the size of 77,500 square meters, designed around a natural granite platform was open to the public in Hualien.

都市公園の歴史を振り返ると、ドイツに遡る。もともとの公園はヨーロッパ貴族達に専属するものだったが、18世紀以降、啓蒙時代とロマン主義の影響で、一般人に開放される公園も世に出ており、園内に設置される彫像などによって人々の愛国心を養うこともあった。19世紀以降、世界中の公園の数も面積もどんどん大きくなってきた。当時、ヨーロッパに留学や考察しに行った日本人は、そういった理念を日本に導入した。結果的に、公園という概念も日本統治時代とともに台湾に来たという。

#### ■正文(中、英、日)

若回溯都市公園的發展過程，在德國，公園原本僅是歐洲貴族專屬的私家園林，十八世紀以後，伴隨啟蒙運動與浪漫主義之影響，專家逐漸開始設計對一般民眾開放的公園，甚至希望在園內設置雕像以培養民眾的愛國精神。十九世紀以後，公園越設越多，腹地也逐漸廣大。此時，適逢日本人到歐洲留學或進行考察，日本人便將這些設園的理念引進國內。而最後，這個公共空間的概念也伴隨日本的統治來到了臺灣。

花蓮港街在都市計畫中，即選定 1914 年討伐太魯閣戰役後剷平花崗山頭所留下的小平臺，將之規劃為公園，在 1922 年（大正 11 年）花岡山公園正式開放。位在花蓮港開區北方的花岡山公園佔地足足七萬七千五百平方公尺，當時花岡山上有公會堂、昭和記念館、野球場、相撲場、動物園等設施，遍植大樹，又因此地勢較高，登高遠望整個花蓮港美景盡收眼底，向晚時分不免吸引許多遊人來此觀海或是賞玩市區景色。

對於當時居住在花蓮港街的人來說，花岡山公園是花蓮市最美麗的角落，攝影家紛紛來到這邊拍下俯瞰花蓮港街風光的照片，然後印成繪葉書發售，宗教家來到花岡山闢建壯觀巍峨的寺廟，有著壯觀殿堂的東臺寺就落腳在花岡山腰，而日本人為了悼念那些在鎮壓原住民的行動中喪生的軍警，也在花岡山上立了一個碩大的表忠碑。當體育活動興起，棒球成為花蓮港街的全民運動時，是的，1920 年代棒球就已經風靡整個東臺灣了，花蓮港街的銀行、港廳、鐵道部……等公私單位紛紛組成棒球隊，每到假日就在花岡山上的棒球場進行比賽，著名的能高團就是在花岡山上進行訓練的。對於某些奉獻一生在花蓮港的日本人來說，花蓮港街在花岡山上為有功者立銅像，促成花蓮港築港的原脩次郎全身銅像就立在花岡山上，而且還興建了一座比日本本土內的原脩次郎銅像還要更豪華的花崗石臺座，對於想長伴花蓮港的人，他們也選擇將花岡山列為埋骨所，第五任花蓮港廳長江口良三郎，在 1926 年（大正 15 年）喉癌過世之後，就選擇埋在在花岡山上。1945 年日本宣布投降，天皇的玉音放送，也是選擇在花岡山這個地方，當時所有的日本人都跪在地上，聽著廣播中天皇沙啞的嗓音宣布日本投降。

在戰後，花岡山的光彩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逐漸黯淡，銅像、表忠碑、公會堂、昭和記念館、相撲場、東臺寺逐漸在花岡山上消失了蹤影，原脩次郎的豪華臺座，那些散落的殘石也隨著老人館的擴建完全消失，高樓大廈襯得花岡山不再似往日般耀眼。雖然如此，花岡山仍然是花蓮的記憶寶庫，近年的考古出土了先民的甕棺、石器，而在長輩的言談中，花岡山彷彿仍有著說不完的傳奇故事，一如旁邊蜿蜒流過的美崙溪水般，綿延不絕。

Landscaped parks used to be on the private grounds around mansions owned by European nobles. In the 18th century, influenced by the Enlightenment and the Romanticism, architects started to design parks that were open to the public and placed sculptures to inspire patriotism. Since the 19th century, public parks were more commonplace in Europe. As the Japanese visited Europe, the ideas of these landscaped public parks were brought back to their homeland. Eventually, the concept of parks was put in place in Hualien's city planning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In 1922, a public park, with the size of 77,500 square meters, designed around a natural granite platform (Huakangshan) was open to the public in Hualien.

The city planning of Karenko (downtown Hualien) chose the natural granite platform (Huakangshan) to be the location for the public park of Hualien. When it finished in 1922, this park consisted of a town hall, a museum, a baseball field, a sumo field, a zoo, and so on. Being located on the platform, the park provided a panoramic view of downtown Hualien and coastline.

This park was the most beautiful part of the city at the time. Many important sport events had happened here. The famous Noko Baseball Team was trained in the baseball field here. In 1945, the radio broadcast of Emperor Hirohito that announced the surrender was played in this park while all Japanese kneel down listening.

After the war, the town hall, museum and sumo field were demolished. With high-rises and gray constructions built around the area, the park lost its glory. Today, it is more known as a location that the archeologists found remains dated back to the prehistoric period.

都市公園の歴史を振り返ると、ドイツに遡る。もともとの公園はヨーロッパ貴族達に専属するものだったが、18世紀以降、啓蒙時代とロマン主義の影響で、一般人に開放される公園も世に出ており、園内に設置される彫像などによって人々の愛国心を養うこともあった。19世紀以降、世界中の公園の数も面積もどんどん大きくなってきた。当時、ヨーロッパに留学や考察しに行った日本人は、そういった理念を日本に導入した。結果的に、公園という概念も日本統治時代とともに台湾に来たという。

1914年、タロコ戦争が終わった後、東台湾における日本の統治方針がインフラ整備に変わってきた。花蓮港街の市区改正（都市計画）に基づき、東側にある花崗山を半分以上も削られ、平らにした公園用地となった。それにより、1922年に総面積77,500平方メートルに達する花崗山公園が正式に開園した。東台湾の初公園として、台湾人への教化や大日本帝国の強さを示す場所という意味も含まれており、知らずうちに愛国心が徐々に内在化された。花蓮港公会堂、昭和記念館、野球場、相撲場、動物園などの施設が設けられ、南国の環境に相応しい対策も立て、日差しを遮るため、あちらこちらに木を植えていた。半分削れてしまった花崗山は市街地に対し、地形がそれより高く、花蓮港の絶景がここに登ったら、目に映れると周知された。

当時花蓮港街に住んでいる人々にとって、整備された花崗山公園は厳めしい立派なところとなり、写真家が次々と花蓮港街が眺め渡せる花崗山を登り、その風景をカメラにおさめ、絵葉書として出版した。宗教団体も花崗山の付近に荘厳なお寺「東台寺」を創建した。さらに地方政府も以前東台湾における原住民族と戦った殉職した警察と軍人のために、大きい表忠碑を設置した。その後、スポーツという近代化の概念

が徐々に台湾社会に普及され、野球をはじめとしてである。1920年代、野球をやっている人が多くなり、銀行、花蓮港庁、鉄道部などの公私营機構も野球チームを結成し、花崗山公園で練習や試合などのを盛んで行われていた。有名な野球チーム「能高団」の訓練も当時の花崗山公園である。

さらに、花蓮港街に対する功勞者、一生をささげている原脩次郎の銅像が華やかな花崗岩で作られた礎に立っていた。なお、1926年、第5任花蓮港庁庁長江口良三郎は喉頭がんで亡くなり、花蓮を永眠したい場所の地と選び、花崗山公園は墓地に納めた。1945年に日本は降伏を發表し、玉音放送の場所も花崗山公園である。

戦後、年月を経て、時代の波をくぐり、中華民國政府が民族主義を操り、反日政策のせいで、銅像、表忠碑、公会堂、昭和記念館、相撲場、東台寺などの「過去」は一切消えてしまった。原脩次郎銅像の華やかな礎も老人館の拡大のため、完全になくなり、過去の光彩も輝きしてなかった。そういうものの、花崗山はまだ地元民の記憶の宝庫のような存在、近年に先史時代の遺跡も発掘され、様々な甕棺という素焼の焼き物、石器などが出土されてきた。花崗山は絶えられない物語、市民たちの青春、記憶があり、そばを流れる美崙溪ように連綿と続く、太平洋に注いでいる。

## 15 消失的琉球厝與鳥踏石聚落

### 15 The Disappeared Fishing Village

#### 15 消えた琉球集落と鳥踏石村

#### ■ 摘要(中、英、日)

老一輩的花蓮人都會知道，花蓮市內有一座特別的公園。那公園名稱爲中琉紀念公園，琉，是琉球。這是花蓮市跟琉球的與那國町締結的紀念。花蓮跟琉球還有其他淵源嗎？花蓮海岸邊曾有著來自沖繩的琉球漁業移民，而這位置也是1980年代還可追尋的鳥踏石聚落。然而，這些人事物已不復見，轉眼間消失於歷史的洪流中。

Almost everyone who lives in Hualien knows that there is a park in town resembled the friendship between Hualien and its sister city, Yonaguni in Okinawa. But little was known that once in the past, there were a group of fishermen who immigrated from Okinawa. They lived in houses built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long the coastline of Hualien. Locals called these houses the Okinawa Houses. Off the Okinawa Houses by the coast, there were two reef rocks inhabited by hundreds of seabirds that made the rocks a famous landmark. Therefore, the fishing village by the shore was named after the rocks with the seabirds on them. Due to urban development, the Okinawa Houses, the nature reef rocks, and the fishing village were all demolished one after another.

昔の世代の花蓮人なら誰でも知っていること。それは花蓮市内にある特別な公園の中琉紀念公園。公園の名前の「琉」は「琉球」という意味で、花蓮市が琉球の与那国町と姉妹都市を締結した際の記念でもある。花蓮市と与那国町には、深い絆がある。例えば昔の花蓮の海辺に、沖繩から来た漁師の移民もいた。そして公園の場所は、1980年代までであった鳥踏石集落の跡地だった。今では漁師も集落も、歳月の流れとともに逝ってしまった。

## ■ 正文(中、英、日)

老一輩的花蓮人都會知道，花蓮市內有一座特別的公園。那公園名稱為中琉紀念公園，琉，是琉球。這是花蓮市跟琉球的與那國町締結的紀念。花蓮跟琉球還有其他淵源嗎？

### 琉球厝

曾經，在花蓮海岸邊有十二棟雙併黑瓦建築，由日本當局建造，這些房子是當時村內最高級的房子，房子的住戶，多半來自琉球。這些住戶是此地最早的住民之一，他們帶來的不只是琉球的氣味，還有對當時的東岸來說很先進的漁法，例如鏢旗魚。這些住戶呼喚故鄉的親朋好友，漸漸聚集於海邊，琉球厝之名也逐漸傳開。這些承載記憶與歷史的房子，在戰後由花蓮市公所接收，1953年曾經由公所租給村民使用，直至全村廢村為止。這些建物如今已不復見。

### 鳥踏石

很久以前，在花蓮港還未成港，還只是一塊由一個執著的人興建的土堤的那個遙遠的以前，海上有一大一小兩塊很顯眼的礁石。如何顯眼？陸上兩棲動物的我們可能無法理解，但是對於從海上航行而來的移民來說，這礁石實在奇特，因為這一大一小的礁石上，總是聚集從天盤旋而下的海鳥群。於是，這附近的漁村有了一個名字，鳥踏石仔。

然後，花蓮港開始興建了。港埠不斷擴建，礁石越顯礙眼，後來許多那附近散置的礁石都被爆破，被埋進堤岸的基石底下，永遠長眠。消失的，不僅礁石，鳥踏石村的居民也因為港區管制，最後被迫離開家園。

鳥踏石村當年中間有個斜坡，斜坡以北是北村，車站以北為北村，今天的花連高中附近為中村，南村範圍到下坡道。既然為漁村，必定多漁船。早期漁船只有筏才能搶灘上岸，這筏的演進，顯示了製造力的進程：五十年代是以麻竹紮管製作成筏，六十年代後才有塑膠筏。身為二十一世紀的我們很能理解塑膠筏怎麼來，不就是石油嗎？塑膠，不環保，二十一世紀的人會這麼說。麻竹筏呢？當年的漁民們為著製造筏，得先從山上採麻竹，運下山，剝皮，曬乾，抹上油，再用火燒去改變形狀。筏的前端都會翹很高，那是為了避免風浪而製造出來的彎度。

村落的主幹道為東岸街，如果你去看一看，今天的畢士大教養院就是當年東岸街區，也是當年的商店街。來到畢士大，往海岸那綠樹濃蔭的下坡地走去，你就可以看到木製的小棧，上書米崙二字。

鳥踏石村中許多居民姓吳，吳姓以及藍姓氏族都是從龜山島移民而來，移民的原因，乃是因為當時政府執行島民遷離之政策。

鳥踏石村北有個儲木池。此三字顯示這是儲存木材的地方，但是你知道為何儲存在池中嗎？因為原木必須浸泡在水中，才能防止因為急劇乾燥產生的龜裂。儲木池儲存的，是東部驕傲的記憶，亦是歷史的哀傷：哈崙林區砍伐下來的優質檜木。儲木池於1920年代啟用，直到1970年代才消失。政權會更換，立場會對立，然而，兩造對於濃密森林的慾求，竟然卻無兩樣。不變的，永遠是庶民在不同政權下身不由己的悲哀。

Almost everyone who lives in Hualien knows that there is a park in town resembled the friendship between Hualien and its sister city, Yonaguni in Okinawa. But little was known that once in the past, there were a group of fishermen who immigrated from Okinawa. They lived in houses built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long the coastline of Hualien. Locals called these houses the Okinawa Houses.

The Okinawa Houses were known for their black cement roof. Built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hese houses were the high-end housing of the time. The fishermen from Okinawa were the first residents in Hualien coastline. They were the people that taught Taiwanese how to use dart to catch swordfish. The Okinawa Houses were taken over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fter the war. In 1953, these houses were rent out to the locals. Later, people moved away from the coastline, these houses were abandoned and eventually demolished.

Before the Port of Hualien was built, sailors had to locate Hualien by a landmark they could see far from the ocean. They noticed two reef rocks were easy to spot because they always had hundreds of seabirds inhabited on them. Many sailors had landed in Hualien here and soon established a fishing village off coast named after the rocks with seabirds. Back then, bamboo barges were used to reach fishing boats out in the sea. North of this fishing village had a pond that was used to preserve cypress lumbers logging from the mountains. When the Port of Hualien was built, the residents of this fishing village were forced to move away for port control. Later, with the port expand, the reef rocks were demolished. As time goes by, the fishing village disappeared and the reef rocks with seabirds were lost in memories.

昔の世代の花蓮人なら誰でも知っていること。それは花蓮市内にある特別な公園の中琉紀念公園。公園の名前の「琉」は「琉球」という意味で、花蓮市が琉球の与那国町と姉妹都市を締結した際の記念でもある。花蓮市と与那国町には、深い絆があるか。例えば昔の花蓮の海辺に、琉球から来た漁師の移民もいた。そして公園の場所は、1980年代までであった鳥踏石集落の跡地だった。今では漁師も集落も、歳月の流れとともに逝ってしまった。

#### 琉球村

かつて、花蓮の海辺に、12軒の黒い屋根瓦で覆われた連棟式の建物が台湾総督府により、建てられたものであり、琉球から来た漁師の移民たちに配れる住宅である。その移民たちは、このところの最も早い居住者である。琉球からの移民たちは、琉球の雰囲気をもたらしただけでなく、東海岸に住んでいる台湾人に対する技術が高い漁法ももってきた。例えば「突きん棒漁というカジキを捕る伝統漁法」である。これらの住民は故郷の親戚や友人を台湾に移住しようと呼び込んでおり、徐々に海辺に多数多くの琉球人が集まってきた。それゆえ、「琉球村」という名前はどんどん広がっていく。このたくさんの思い出がある12軒の建物は戦後花蓮市市役所（花蓮市市公所）に接收され、1953年に市民に貸し家として、営んでいたが、廃村した後、それが全部なくなってしまった。

#### 鳥踏石

昔花蓮港の築港はまだない時期に、大正9年(1920)から15年(1926)まで花蓮港庁の庁長を勤めている江口良三郎氏は港の構築に力を注いでいたが、日本国会の支援を得なかったため、大正11年(1922)にやっと簡易な港塹が築かれ、その後、「江口突堤」と呼ばれる。当時、海の上にはまだ大きい方と小さい方の二つ岩礁が表れており、よく海に出る働いている漁師たちにとって、この二つ岩礁は常に海鳥がとまっている。それは「鳥踏石」という地名の由来である。

そして、花蓮港の築港が建設され、港エリアがどんどん拡張し、その岩礁が障害物となり、あたりに点在してある岩礁も、爆破され、消えてしまった。岩礁には限らず、海辺に住んでいる鳥踏石村の居住者も港の拡張により、廃村となってしまった。

鳥踏石村には、真ん中に坂があり、坂以北は北村、現在の花蓮高校(花蓮高中)の付近は中村、そして南の集落は南村という。漁村としての鳥踏石村はかつて、竹で作られた「筏」がたくさんあり、それは竹など浮力を持つ部材をつなぎ合わせ、蔓などで結びつけた船のような小さいな漁船。1960年以降、プラスチック製品が大量生産のため、プラスチック製の筏がその原因で主流となった。

村の主要道路は東岸街であり、現在の畢士大教養院は東岸街のエリア、それは当時の商店街である。畢士大に訪れ、海岸に向かい、もと臨港線の米崙駅のところに木製涼亭があり、「米崙」が上に書かれてある。

鳥踏石村の居住者は龜山島からの移民が多く、苗字が主に「呉」と「藍」であり、なぜかという、それは1977年に龜山島が軍事演習場に指定され、住民の強制移住が実施され住民が台湾本島に移住させられた。

なお、鳥踏石村の北側に儲木池(水中貯木場)が設けられてある。でもなぜ水に浸っているのか。それは、切った材木のまま乾燥させると、ヒビ割れが生じやすく、水につけておくと、ヒビの割れがしないのである。木材産業は東台湾の誇りであり、また歴史の悲しみでもある。1920年に設置され、1970年に廃止した。統治者は変わるものの台湾で豊かな林産については、同じぐらいの欲望があり、変わらないのが、圧迫された庶民たちの涙である。

## 16 回不去的歲月—花蓮臨港線

### 16 The Melun Stop

### 16 戻れない日々—花蓮の臨港線

#### ■摘要(中、英、日)

站在米崙招呼站的舊址，面東望向太平洋與港口，昔日火車緩緩駛過的熱鬧場景，已隨著時間止不住的消逝凋零。海岸線串聯港邊與市街的運輸，承載了花蓮學子的青春歲月。奔馳過橋的列車，突突奇卡突突奇卡的回憶聲響，對於這群日日往返縱谷海邊的通勤生，那是一段，用大山大海譜寫出來的故事。「花蓮港」，回不去的美好記憶，保留在臺鐵列車抵達花蓮站時的阿美族語廣播中，「Karenko」。

Today, the Melun Stop is just a pergola by the bike path. Decades ago, facing the Pacific Ocean and the harbor, a busy train station called Melun Stop was located here. Before the old

coastline railway was taken down, this train connected the coastline villages, the Port of Hualien, downtown area, and the Hualien high school. The chugging sounds of the train that enlighten people's daily commute is gone. All we have left to remind us about the good old time is the sound of "Karenko" (downtown Hualien) announced when the train arrived at the Hualien Train Station.

米崙招呼站的跡地に立ちながら、東に向いて太平洋と港を一望する。昔にあった、ゆっくりと走行する列車と賑やかな街並みは、今ではまるで存在していなかったかのように、寂しく見える。海岸線は港と市街をつなぎ、花蓮の学生達の青春の日々を乗せていた。橋を走って行った列車のガタンゴトンは、毎日谷と海辺に往来する通勤生にとって、山と海を引き立てるメロディーでもあった。二度と戻れない「花蓮港」の思い出は、台湾鉄道の列車が花蓮駅に到着する時のアミ族語アナウンスの「Karenko」に残っている。

## ■ 正文(中、英、日)

承啟

1968年11月5日，12輛由日本車輛株式會社製造的「LDH200型柴液機車」，經輪船海運至花蓮港下船後，由LDK50型蒸汽機車牽引行駛花蓮海岸線，途經米崙溪橋，準備駛向花蓮機務段（今福町路、成功街一帶，蒸汽火車加水塔仍保存至今）。這段全場約僅4公里的臨港廊道，引領了在北迴鐵路尚未完工通車前的東線鐵道，駛向動力全面柴油化的時代。

從南往北鋪設的花蓮臨港鐵路，並非一次佈建完成。1912年，花蓮港驛至當時船運接駁的「海岸驛」通車，這位於南濱的海岸驛，可說是初代的花蓮港站。隨著花蓮街區的發展，1939年，位於今日的花蓮新港築港第一期工程竣工，往新港口「東花蓮港驛」的路線也於同年開始營運，南濱的海岸驛也於兩年後走入歷史。至此，這條連結舊市區「花蓮港驛」至花蓮新港的海岸線，為花蓮人翻開了一頁歲月篇章。

海岸線鐵路的修築目的主要是為了花蓮港貨物運輸需要，但也有客運車運轉，中間還設有民立（舊名入船，位於今花蓮港務局西側）、新村（舊名日出，今亞士都飯店東側；昔日有一片鐵路員工宿舍興建於此，故取名新村）、美崙（舊名米崙，約在今花蓮高中下方）三站，站體雖小，但早晚兩班座無虛席，是花蓮高中學生及沿途區域臺鐵員工往返市區的重要交通，搭乘人數眾多，往往拉到七、八節車廂，比正規列車還長。

謝幕

40個寒暑，當年楊牧筆下那群放學時候懸盪在車廂尾，順坡呼嘯而下的少年，起起落落，早已個個洗盡鉛華。1975年北迴鐵路已從新城通車至花蓮港站，五年後，北迴線正式與東線鐵道相接。隨著東拓完成，花蓮舊站與海岸線於隔年裁撤，但由於花蓮新站機務段尚未竣工，且花蓮港車站仍有貨運的必要性，因此列車仍會經由北埔開至花蓮港站，在駛進舊花蓮機務段，直到1996年新站機務段完工為止。至此，花蓮港站至花蓮舊站的海岸線鐵路便被拆除，「功臣身退」，臨港廊道也僅存北埔至花蓮港站段。

花蓮臨港線與北迴鐵路主線的分歧點是北埔車站，但實際分歧處位於車站南邊約3公里處；搭乘北迴線列車經過北埔站之後，往東邊窗外望去，會發現多了一線臨港線的

軌道，不久便能看到它向東拐往花蓮港。途中3公里處仍可見從花蓮新站駛向花蓮港站的路線，與北迴線、臨港線形成三角線的型態，方便北埔、花蓮港、花蓮站之間調車，然已於2011年被拆除。

彼岸

如今招呼站已不見鐵路蹤影，改為單車道動線的中繼站，提供旅人休息。外觀與涼亭無異的米崙招呼站，已與舊日外觀大不相同，站在招呼站上，面東望向太平洋與港口，昔日火車緩緩駛過的熱鬧場景，已隨著時間止不住的消逝凋零。海岸線串聯港邊與市街的運輸，承載了花蓮學子的青春歲月。奔馳過橋的列車，突突奇卡突突奇卡的回憶聲響，對於這群日日往返縱谷海邊的通勤生，那是一段，用大山大海譜寫出來的故事。

In 1968, twelve diesel-hydraulic locomotives were unloaded at the Port of Hualien and started their service on the 4-kilometer coastline railway. They replaced the steam trains and opened a new page in Hualien's railway history.

This coastline railway was mainly for transporting goods to or from the Port of Hualien. As this railway stopped at the dormitories for railroad workers and ended in Melun where the Hualien High School located, it was an important transportation for many workers and students in Hualien.

When the North-Link Line of the Taiwan Railway Administration finished in the 1970s, new train station was built and replaced the Melun Stop. Today, the coastline railway track was mostly removed, and the Melun Stop has transformed to be a small resting area by a bike path. Still, standing at this Melun Stop and looking out the Pacific Ocean, people can image the beautiful scenery on the way traveling through the coastline railway.

「花蓮港」，回不去的美好記憶，保留在臺鐵列車抵達花蓮站時的阿美族語廣播中，「Karenko」。

始まり

1968年11月5日、日本車輛株式会社によって製造された12両の「LDH200型ディーゼル機関車」は海運で花蓮港まで卸し、LDK50型蒸気機関車は動力車として、臨港線に沿い、花蓮機務段まで牽引した。（現在の福町路、成功街の一带）およそ4キロの臨港線はまだ営んでない北迴線の時代に、全面的にディーゼル機関車で運営を目指す。

南から北に敷かれた花蓮港の臨港線鉄道は一回の工事で完成したものではない。1912年、花蓮港驛から南浜へ伸ばし、貨物と人の運輸のため、新設した海岸驛は初代の「花蓮港驛」といえるだろう。花蓮港市街の発展にしたがい、1939年花蓮港築港第一期計画がようやく竣工となり、新たな港までの臨港線と東花蓮港驛の運営も開始された。それゆえ、元々南浜に位置する初代海岸驛は2年後廃止された。花蓮港市街と花蓮港エリアをつながっている臨港線は希望に満ち溢れた新しい時代をもたらす。

臨港線鉄道を建設する意図として、最初は新たな港の貨物運送のため、客車便はわずかであった。花蓮港驛から、民立駅（旧称入船驛、現在花蓮港事務局の西側に）

を経て、新村駅（旧称日の出駅、現在亞士都ホテルの東側に位置する）、美崙駅（旧称は米崙驛、現在花蓮高校の東側に位置する）を通りかかり、終点花蓮駅に到着する。それは花蓮高校の通学時間を合わせ、多数多くの学生と台湾鉄道の従業員がよく利用していた一日客車二便満載の時代である。ちなみに、乗客が多いため、臨港線の通勤列車は普通より、編成両数はよく七両、八両編成にのぼる。

#### カーテンコール

1975年に北迴線はすでに新城駅を経て、花蓮港駅まで竣工し、5年後正式的に東線鉄道と直通運転することになった。その後「東拓」の完備とともに、市街にある旧花蓮駅と臨港線は翌年に廃止されたが、新花蓮駅の機務段はまだ完成してないので、さらに花蓮港駅も貨物運送の必要性があったため、1996年に新花蓮駅が完成するまで、列車は北埔を経て花蓮港駅にある旧花蓮機務段にとまる。

花蓮臨港線は花蓮駅、北埔駅の間で北迴線とデルタ線になっており、両駅からスイッチバックせずに乗り入れることができるが、累計キロは北埔駅起算になっている。北埔以南3キロのところ、臨港線は北迴線から東に分岐し、また新花蓮駅以北にも北迴線から東に分岐した。それゆえ、臨港線と北迴線が三角形状態になっていたが、2011年に花蓮駅から花蓮港駅までの臨港線が廃止され、鉄道線路も撤去されてしまった。

#### 彼方

過去臨港線にある駅員無配置駅と鉄道はすでに何も見えなくなってしまう、自転車専用道路に一変し、駅本体は通行者が雨宿り、休息するための涼亭に変えた。もと無人駅に立ちながら、東側の港と太平洋を臨み、昔汽車がゆっくり通過するにぎやかなシーンはもう一度現れることができない。海岸線は港と市街をつなぎ、花蓮の学生達の青春の日々を乗せていた。橋を走って行った列車のガタンゴトン、毎日谷と海辺に往来する通勤生にとって、山と海を引き立てるメロディーでもあった。

二度と戻れない「花蓮港」の思い出は、台湾鉄道の列車が花蓮駅に到着する時のアミ族語アナウンスの「Karenko」に残っている。

### 17 海岸線上，如有神在

#### 17 The God of Land in Hualien

#### 17 守られている浜線

##### ■ 摘要(中、英、日)

在臺灣沿岸靠海為生的居民百姓，看天吃飯，靠海吃海，宗教信仰也因此興盛濃厚，誰不希望在海上的家人們平安？誰不希望這靠天吃飯的職業能有一日好收穫？於是海岸線上，如有神在。在花蓮的海岸地區不像臺灣其他漁港普遍信仰著媽祖或王爺，即便是漁民身分，供奉的也往往是移民群主神，更多的則是土地公，從南走到北，細數臨港沿線的北濱仔、鳥踏石仔、店仔口聚落，拜的都是小小的土地公公，這些地區性、地域性宛如小小角頭的神明們，保佑著這花蓮沿海的一地生靈。

The fishermen in Taiwan rely on the ocean to make a living. In the fishing business, so many things could go wrong. As a result, the fishermen and their families tend to be very religious. Most of the fishermen in Taiwan worship Mazu or Wan Ye. But in Hualien, it i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story. While immigrant fishermen worshiped the same deities from their homeland, almost everybody in Hualien worships Tudigong, the God of Land. Throughout Hualien, you can easily spot temples that worship this humble deity. For ages, the God of Land, Tudigong, has been watching over Hualien and protecting his believers.

よく天気や大自然に頼る海を仕事とする、台湾沿海地方の間に、仕事柄で宗教への信仰心の篤い人が多い。海で頑張っている家族が無事に帰れるように、いい漁獲ができるようにと、海岸線の神様に祈る人々。花蓮の海岸地域では、他の台湾の港みたいに媽祖や王爺を信奉するのではなく、主に地主神の「土地公」で、たとえ漁師でも多くは移民の神様を信奉する。花蓮の海岸線を沿いながら南から北まで行ってみると、北濱仔、鳥踏石仔、店仔口などの集落は、皆土地公を祭る。花蓮沿海地方の人々は、こうして地域性の強い神様たちにいつまでも守られている。

#### ■正文(中、英、日)

在臺灣沿岸靠海為生的居民百姓，看天吃飯，靠海吃海，宗教信仰也因此興盛濃厚，誰不希望在海上的家人們平安？誰不希望這靠天吃飯的職業能有一日好收穫？於是海岸線上，如有神在。在花蓮的海岸地區不像臺灣其他漁港普遍信仰著媽祖或王爺，即便是漁民身分，供奉的也往往是移民群主神，更多的則是土地公，從南走到北，細數臨港沿線的北濱仔、鳥踏石仔、店仔口聚落，拜的都是小小的土地公公，這些地區性、地域性宛如小小角頭的神凶狠明們，保佑著這花蓮沿海的一地生靈。

有土地守候——北濱仔的阿公仔伯

「北濱仔」，花蓮老市民聽聞此稱總會挑一下眉，那是花蓮兇悍的代名詞。北濱仔的漁民鬥狠又團結，老人們都說打架最怕遇到「北濱仔」跟「大陳仔」，兇的不得了，那是海上討生活後扎在血液裡的膽識與果決。「北濱仔」的向心與團結，可能就來源於信仰的守候，早在 1930 年前，北濱一帶已有土地公廟在此處守望，裡面安座著泥塑的土地公與土地婆；漁民們出海前會在那小小的土地廟裡祈求平安順遂，順利歸鄉後也會回來還願謝神，村民們也每天安排一戶人家負責廟龕的奉香與環境打掃，透過輪值木牌的傳遞，一年又一年，一戶又一戶的輪流執勤。之後有地理師指點：此地占天公地理，奉祀天公，地方會旺上加旺。於是村民請自宜蘭大里簡的慶雲宮的玉皇大帝分靈到土地公廟一同供奉，並改名為「福天宮」。

花蓮的「北濱仔」們即便離開了原鄉的土地，遷徙了一地又一地，過年過節或土地公生日，也一定會回到家鄉拜拜，若是漁船有賺錢，也不惜重資粉刷裝飾廟宇。土地遙遙守候著你，北濱仔們也以此回望。

來自移民——東岸街王天君

北濱仔的居民多來自宜蘭一地，而地處美崙溪北岸的鳥踏石仔居民組成更為複雜，來自各地的人口混雜，除了自成一格的琉球村外，還包括來自宜蘭龜山島、屏東林邊、噶瑪蘭族，甚至築港時期的阿美族人、戰後的外省人等等。漂泊的人們從各處來此地定

居，追逐溫飽，有的抓魚苗、開店、採螺、築港、有的往外謀求公職，居民們於此共享一個小海灣，於是，陌生的他鄉變成原鄉。

烏踏石仔村內的小土地公廟，供奉著土地公及龜山島移民帶來的「恩主公」王天君，但居民們主要以王天君為主神信仰祭祀。對於此地的居民們，六月十六的王天君生日、八月十五的土地公拜拜，都是村內的重要日子。而王天君曾經在此共有三個眼，一尊原本從龜山島請來、後又被人請走，所以再做一尊，但請走的那尊沒想到又被人悄悄丟回村內雜貨店外的水溝，所以一共有兩尊；在經歷廢村後，人走茶涼，廟埕僅存當年兩棵大青仔樹留下曾經廟宇的痕跡，現在或許也不在了。神明的供奉則由村民集資於現今中美十街重建，那些曾經的敲鑼打鼓只能在回憶中的斑駁裡尋找了。

#### 海上的守望——媽祖太陽神照耀

在美崙店仔口（今港口中油直營加油站一帶）原本供奉的不過是由幾塊小石板搭蓋的小小土地公祠，當地人稱為「長慶廟」。1957年因為中油要在此蓋加油站，所以這間土地公祠就被遷移到如今的中美路257巷內，靜靜的守候著在地的居民，在1963年，花蓮港升格為國際港，地方士紳發起募捐改建這間在地的廟，又在1967年迎北港媽祖來花蓮守望；隨著新廟落成，當地的居民們決定將媽祖與原本的福德正神合祀，並定名「福慈宮」，虔誠的期望神明們保佑此地居民的平安順遂。

福慈宮又陸續擴建，配神不斷增加，特別的是包括了臺灣較少見的太陽星君（該神又稱為太陽公、太陽菩薩、太陽神、日神，三月十九則是太陽星君聖誕），為什麼將太陽星君納為配神呢？或許跟太陽星君的供奉與出海和港務工作有關，美崙店仔口靠海為生的居民們有媽祖與太陽星君坐鎮，心底也就踏實了。有了海上的守望，在海上漂泊的人們，在陸地遙望的人們，都有了可以寄望的守候。

沿岸的人們低聲祝禱著那些在意的人們、遙遠的家人，平安回鄉的寄望是裊裊上升虔誠的炷香——海岸線上，如有神在。

The fishermen in Taiwan rely on the ocean to make a living. In the fishing business, so many things could go wrong. As a result, the fishermen and their families tend to be very religious. Most of the fishermen in Taiwan worship Mazu or Wan Ye. But in Hualien, it i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story. While immigrant fishermen worshiped the same deities from their homeland, almost everybody in Hualien worships Tudigong, the God of Land. Throughout Hualien, you can easily spot temples that worship this humble deity. For ages, the God of Land, Tudigong, has been watching over Hualien and protecting his believers.

People from the fishing village located in north beach area are known to be brave and fierce. This neighborhood has a strong sense of unity. A temple worshipping Tudigong has been existing in this village since 1930. Inside the temple, statues of Tudigong and his wife, Tudipo, are on the altar. Before going out to the sea, these fishermen would come to this temple for blessing. When they back from the ocean, they would visit the temple again to express their gratefulness. People in this village are taking turn to worship and clean the temple day-to-day. For those moved out of the town, whenever they come back for a visit, they would go to this temple and thank the god for watching over them even when they are far away.

The village named after the reef rocks with seabirds was located north of Meilun River by the coastline. This village was formed with people from Okinawa, Guishan Island and Kaohsiung. Some Kavalan and Ami people also moved in here. Later, the Han Chinese came with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lso made here their home. With such a variety of ethnic groups, the Tudigong temple in this village was a little different. This temple also had a statue of Wangtianjun that moved to Hualien with the people from Guishan Island. When the residents of this village were forced to move away, they had the statues of Tudigong and Wangtianjun moved with them and rebuilt a temple for them.

In Meilun, Tudigong was originally worshipped on a small altar that covered with some slabs. In 1957, the statue with altar was moved in order to build a gas station at the location. When the Port of Hualien became an international port in 1963, the locals raised a fund to build a temple for this Tudigong as celebration. In 1967, people brought the statue of Mazu from Beigang Township to this temple. As this temple expand, more deities have been included in this temple. One of them is the God of Sun, which is rarely seem in Taiwan. The fishermen blessed by Tudigong, Mazu and the God of Sun would have nothing to worry when they are out in the sea, so are their families waiting for their return at home.

よく天気や大自然に頼る海を仕事とする、台湾沿海地方の間に、仕事柄で宗教への信仰心の篤い人が多い。海で頑張っている家族が無事に帰れるように、いい漁獲ができるようにと、海岸線の神様に祈る人々。花蓮の海岸地域では、他の台湾の港みたいに媽祖や王爺を信奉するのではなく、主に地主神の「土地公」で、たとえ漁師でも多くは移民の神様を信奉する。花蓮の海岸線を沿いながら南から北まで行ってみると、北浜仔、鳥踏石仔、店仔口などの集落は、皆土地公を祭る。花蓮沿海地方の人々は、こうして地域性の強い神様たちにいつまでも守られている。

土地神が守られている—北浜仔にある「阿公仔伯」

花蓮に長く住んでいる人々は、「北浜仔」という名前を聞くと、誰でも怖がっているでしょう。「北浜仔」、「大陳仔」の漁師たちは不良で団結をしていると知られている。おそらく、職業のせいで、常に海と戦っており、物事を恐れたり気おくれしたりしない性格となった。それゆえ、殴り合いなどケンカするとき、負けることはない。「北浜仔」たち強い団結と求心力のみなもとは大抵土地神がいつまでも集落の人たちを守られているかもしれない。北浜一帯の土地公廟という土地神のお寺は早くも1930年の前に建てられ、泥で作られた土地公と土地婆の神像を祭っている。漁師が海に出る前に、お先に土地公廟におまいりに行き、海で頑張っており、無事に帰れるように、いい漁獲ができるように祈っている。無事上陸したら、もう一度土地公廟に戻り、神様に誠意を込めて感謝する。さらに、村民たちは交代で土地公廟の清掃をやり、線香を立てている。そして、ある風水師が天公を祭ったら、こちらはもっと繁盛になると指導された。そのため、地元住民は宜蘭大里簡における慶雲宮の神様「玉皇大帝」の霊をわけ、土地公廟に共同で祭っており、福天宮と名づけた。

花蓮における「北浜仔」に生まれた人々は、都市やほかのところに働いても、新年、神様の例祭などの祝日があったら、絶対に里帰り、家族とともに祭る儀式を行う。

東岸街における王天君—移民から

「北浜仔」の住民たちは宜蘭から移住してきた人が多数多かった。付近にある鳥踏石仔集落の住民の構成は更なる複雑であり、琉球人が集まっている琉球村だけでなく、宜蘭龜山島、高雄林辺、噶瑪蘭族（Kavalan 族）、さらに築港のためにきたアミ族と戦後の外省人たちも共同で暮らしている。「働かざる者を食うべからず」、漂泊の人々がこちらに仕事を探し、漁師や築港の苦力、公務員などのになり、この見知らぬ土地を故郷にした。

鳥踏石仔村にある小さいな土地公廟は土地神を祭っておりばかりでなく、龜山島からの移民たちをもってきた「恩主公」王天君様もそばに設えている。龜山島からの移民たちにとって、王天君は村内の本尊であり、毎年6月16日王天君の誕生日と8月15日土地神の誕生日にはにぎやかな例祭を行う。本来龜山島から持ってきた一尊王天君の神像があるが、知らない人に持ち去ってしまったため、新たな神像を作り上げた。ある日、持ち去った神像が村内の雑貨屋のそばの溝に発見され、もう一度土地公廟に村民たちを守る。その後、花蓮港の拡大によって、廢村となり、昔あった土地公廟は跡がつかなく、村民の寄付金で、中美十街に移り、建て直した。過去にぎやかな行事は二度と見えなくなってしまった。

#### 海の神様—媽祖

美崙店仔口集落（現在港口ガソリンスタンドに近く）にある石板で積み重ねた土地神を祭っておる小さいな土地公祠は「長慶廟」と呼ばれている。1957年に中国石油はここでガソリンスタンドを設置するため、中美路257巷に遷移させられ、村民を守り続けている。1963年、花蓮港が国際港に格上げ、郷紳たちはクラウドファンディングを提案し、新しい廟を建てた。さらに、北港の媽祖の霊をわけ、媽祖と土地神を共同で祭っており、「福慈宮」と改名した。

その後、「福慈宮」は続々と建て直し、合わせて祀られている神様も多くなり、一つ特筆に値するのは太陽神として、「太陽星君」である。なぜかというとおそらくここに住む人は漁師が多いため、天気や大自然に頼る仕事をやると、そのような神様を信奉するようになった。

海で頑張っている家族が無事に帰れるように、いい漁獲ができるようにと、海岸線の神様に祈る人々。

## 18 築港歸帆

### 18 The Port of Hualien

#### 18 築港歸舟

##### ■摘要(中、英、日)

漁船與照片中的花蓮輪一樣，總是傍晚時分出航，晚間利用高功率的漁燈，聚魚、捕魚，至清晨時分揚帆而歸。佇足在曙光橋上，東望太平洋，碧澄澄的太平洋在身畔，歷史的記憶在浪濤裡，這片海岸在花蓮人的故鄉記憶，總比七星潭更加貼近。

Here in Hualien, our fishermen go fishing at night and use fishing lights to attract fish. After a night of hard work, fishing boats return to the port when the sun is just about to rise

above the sea level. This is the life in Hualien and the Port of Hualien is a big part of it. The Port of Hualien was constructed from 1931 to 1939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It has endured the bombings during World War II. In 1963, it became one of the international ports in Taiwan. The look of the Port of Hualien may have changed throughout history. But the view of the Pacific Ocean looking out from the port is always in people's hearts.

写真の花蓮輪と同じく、夕方の出航の漁船。夜になったら、漁師たちは高出力の集魚灯で水中の魚を集め、夜明けまで漁獲作業をする。曙光橋に佇んで太平洋を眺めたら、紺碧の波が歴史の記憶とともに捲れ込み、崩れ落ちる。この海岸は花蓮の人々にとって、名高い七星潭より親近感があるかもしれない。

#### ■正文(中、英、日)

「千帆收落日，一髮望中原，海上銀濤起，如看萬長奔。」

你知道嗎？這是花蓮八景之一，「築港歸帆」。漁船與照片中的花蓮輪一樣，總是傍晚時分出航，晚間利用高功率的漁燈，聚魚、捕魚，至清晨時分揚帆而歸。佇足在曙光橋上，東望太平洋，碧澄澄的太平洋在身畔，歷史的記憶在浪濤裡，這片海岸在花蓮人的故鄉記憶，總比七星潭更加貼近。1939年，花蓮港第一期工程完工，從此老花蓮人的鄉愁中，多了一抹色彩：一柱白色的，屹立於海中的燈塔。白燈塔高22公尺，直徑6公尺，座落在花蓮高中靠海的教室遙望出去的海上。直到1980年，花蓮港第四期擴建工程，因而將白燈塔爆破拆除，與當時的烏踏石漁村一同消失。2005年，花蓮港務局仿照原白燈塔的型式，在新東堤堤頭重新興建今日的紅燈塔。新燈塔延用舊燈塔之燈具，而因應國際航海安全慣例規定，港口左堤的燈塔必須是紅色、右側是綠色，才以紅燈塔的面貌問世。

「港口與島的呼喚  
在我們共同長成的濱海的中學  
一千次風  
把鹽塊撒進晶亮的課本」

這是節錄自花蓮著名詩人及鄉土作家陳黎的作品〈海岸教室〉。離開曙光橋，騎往港務局的臨港自行車道上，港邊依然身影雜沓，往事卻已隨海潮遠離。一路向北，花蓮港關乍現眼前。

在尚未築港的1920年代，往花蓮的貨運運輸，主要仍是靠著船運在南濱外海用小船接駁，再從南濱海岸的海岸驛用鐵道送到花蓮港街。1930年，日本帝國議會通過花蓮港築港案，由國庫撥款興建，隔年正式開工。然原本預計七年內完工的花蓮港，因為工費缺乏，延宕至1936年追加撥款，才得以於1939年竣工。

竣工隔年，原定於1947年完工的第二期工程，因太平洋戰爭爆發停擺。戰爭期間，不僅擴港計畫擱置，港埠設施也受到盟軍轟炸嚴重破壞。戰後花蓮港碼頭重新整復，至1963年正式躍升開放為國際港。運轉中的花蓮港，主要輸出項目從最早株式會社所製蔗糖、稻米、砍伐的檜木、鋁鎳加工合金等，到後來各項雜貨、水泥、梧桐、竹片、大理石礦等等，可說是花蓮物產的總清單窗口。

貨運外，花蓮港同時也肩負了客輪及軍用船登陸碼頭功能。1975年起豪華快輪公司經營的花蓮輪，更是許多花蓮人難忘的記憶。花蓮輪可開進140輛車子，私家轎車、西瓜大貨車、搬家大卡車通通都可上船，載客量逾千人，每天傍晚由花蓮開往基隆，白天再由基隆返抵花蓮。「我是海上的璇宮，我是水中的蛟龍，載滿一船的歡樂，奔向金色的碼頭……。」，這是當年豪華快輪公司，在花蓮市區電影院播放的宣傳片歌詞。「看花蓮輪」成了花蓮民眾的休閒樂事，直到1983年4月19日，輪船在花蓮港北、美崙鼻附近觸礁停航，才淡出花蓮人的生活記憶，不知何時方能再見歸帆……。

In the 1920s, before the Port of Hualien were built, goods shipped here had to be brought in by bamboo barges and then transported through the coastline railway to get to downtown Hualien.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ook over 8 years to complete the first section of the Port of Hualien. The construction of next section was suspended due to World War II. The port then badly damaged during the war. After rebuilding and expanding, the Port of Hualien became one of the international ports of Taiwan in 1963.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the main function of this port was to export goods like sugar, rice, cypress lumbers, cements, and granites from Hualien. In more recent years, the Port of Hualien is also used to dock navy ships and cruises. The Hualien Cruise Ship operated between 1975 and 1983 was one of a kind for that era. This cruise ship was scheduled to leave in the evening heading to the Port of Keelung and came back the next day. The ship was large enough to carry 140 vehicles and more than one thousand passengers. People grew up in Hualien often share the same memory of watching the gigantic cruise ship leaving the port during sunset. The operation of the Hualien Cruise Ship discontinued after it hit the reefs off Hualien in 1983. Today, at the Port of Hualien, people can see cargos from oversea as well as large international cruises, and of course the stunning view of the Pacific Ocean.

「千帆收落日，一髮望中原，海上銀濤起，如看萬長奔。」

ご存知でしょうか。これは花蓮八景の一つ、「築港帰帆」と呼ばれている。写真の花蓮輪は漁船と同じ、常に夕方に海に出ている。夜になったら、漁師たちは高出力の集魚灯で水中の魚を集め、風向きと、経験を頼りに漁船は網を引くようになった。夜明けまで帰港にする。曙光橋に立ちながら、太平洋を眺めたら、紺碧の波が歴史の記憶とともに捲れ込みになった。この海岸は花蓮の人々にとって、名高い七星潭より親しい感じがあるかもしれない。1939年に花蓮港の第一期工事が完了したあと、海に佇立している白い灯台が設置されており、高さは22メートル、直径は6メートルで、花蓮港中学校（現在の花蓮高校）で一番海と近く校舎から、そういう風景が見られる。1980年に、花蓮港第四期拡大工事のため、白い灯台が爆破され、当時の鳥踏石漁村も同時期に消えられてしまった。2005年に花蓮港湾局はもと白い灯台のスタイルを模造し、新たに作られた東防波堤の端に現在の赤い灯台を再建した。新しい灯台は旧灯台の照明器具を引き継ぎ、国際航海安全慣例に沿い、みなとの左側防波堤にある灯台は必ず赤く、右側のが緑色のため、赤い灯台となった。

「港口與島的呼喚  
在我們共同長成的濱海的中學  
一千次風

## 把鹽塊撒進晶亮的課本」

これが花蓮有名な詩人と地元作家を兼ねる「陳黎」の作品「浜の教室」から摘録したものである。自転車で曙光橋を離れ、臨港自転車専用道路に沿い、北に向かっていくと、知らぬ間に花蓮港税関に到着した。

築港しなかった1920年代に、花蓮への貨物運輸は主に船便で南浜外海に碇泊し、舢舨を乗り移り、海岸まで上陸する。そして人や貨物は南浜海岸にある海岸驛に鉄道で花蓮港街へ運輸する。1930年に大日本帝国議会は花蓮港築港案を通過し、国庫の支援によって翌年に工事に着手する。しかし、7年以内に竣工する予定があったが、工事経費不足の故、1936年に経費を追加し、1939年に第一期築港工程がついに完了した。

元々、1947年に予定されていた第二期工事の落成は太平洋戦争のため、休止する状況になってしまった。太平洋戦争の勃発により、港の拡張計画が一旦止まったにもかかわらず、埠頭における施設も米軍に激しく爆撃された。戦後復興期に、花蓮港が建て直され、アメリカの資金援助で整えた。1963年に正式的に国際貿易港に格上げとなった。戦前主な輸出品は以前製糖会社による、製造された砂糖、米、林産、アルミとニッケル合金加工品であり、現在はコンクリート、梧桐、竹、大理石などが主力であり、つまり花蓮の物産の大集合である。

主役の貨物運輸を除き、花蓮港も乗客の運輸と軍用船の基地という役割を演じている。1975年から豪華快輪会社が営んでいた花蓮輪（花蓮丸）はおそらく大勢の花蓮人に忘れられない思い出でしょう。花蓮輪の積載台数は140台の自動車、貨物車や引っ越し用の車両を問わず、全て積載できるようになり、さらに最大搭載人数はおおよそ千人上り、毎日夕方に花蓮から基隆へ出航し、また翌朝に基隆から帰航する。「我是海上的璇宮，我是水中的蛟龍，載滿一船的歡樂，奔向金色的碼頭……」と、これがその時代に豪華快輪会社が花蓮市区の映画館で放送された宣伝広告の台詞である。「花蓮輪見送ること」は花蓮に住んでいる人たちの日課となった。1983年4月19日に花蓮輪は花蓮港北側の美崙鼻のあたりに誤って船を座礁に乗り上げてしまった。運航休止となった花蓮輪は徐々に花蓮人の記憶に消え去り、いつかまた帰航を見えるか……。

### 19 火滅煙消・被淡忘的花蓮重工業發展

#### 19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Hualien and Now

#### 19 忘却された花蓮の重工業

##### ■ 摘要(中、英、日)

日治時期在花蓮的重工業工廠為當地奠定下基礎及區域發展的形象，現今的日本製鋁株式會社即是臺肥海洋深層水園區，戰後政府接收事業，曾想復興日本鋁工廠，不過因成本高昂，自1952年後已經不再生產鋁，改為製造氮肥，之後又因美援，獨立成公司，直至1960年代獨立性才消失，併入臺肥。這些從殖民資本轉向國營企業的過程或許都與我們關係不再密切，卻是在海風吹過層層排列的廠房時，他們知道的事。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Hualien was established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Factories, railways, and the Port of Hualien were constructed during that time. After World War II, with the change of governing authorities, the Republic of China government took over the industrial factories, like the Japanese aluminum factory in Hualien. Due to the high cost, the government was not able to revive this aluminum factory. So, instead of making aluminum, the factory was used to produce nitrogen fertilizer. Later, the factory became an independent private company with the investmen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n 1960, this factory was bought by the Taiwan Fertilizer Company, which is government owned. The Japanese aluminum factory is now history, and currently the plant is home to the Taiwan D-Park, the largest deep ocean water discovery center in Asia.

日本統治時代の花蓮にある重工業工場は、当地の工業基盤と地域開発のイメージを固めた。現在の日本アルミニウム株式会社こと台肥海洋深層水園區を一時期所有していた戦後の政府は、一度日本アルミニウム工場を再開しようとしたが、コストが高いため、1952年以降アルミニウムは生産されなくなり、代わりに窒素肥料の生産が始まった。その後アメリカの支援で会社として1960年代まで独立しており、最後は台湾肥料に吸収合併された。こういった植民地資本から国営企業になった歴史はすでに過去のことかもしれないが、この土地と切り離せないものだと思えた。

#### ■ 正文(中、英、日)

花蓮の重工業興起，緣起可從花蓮港的築港工程談起。

江口良三郎於1920~1926年期間擔任花蓮港廳廳長，在任期間積極推動花蓮港的築港計畫，並且邀請臺東街的林桂興先生籌組能高棒球隊，成為臺灣史上第一個全隊以臺灣原住民所組成的棒球隊，做為當時花蓮港的宣傳。不過，事與願違，總督府認為花蓮沒有築港效益及必要，駁回了江口的申請，遂在此之後，江口廳長自行籌備經費，興建江口突堤，直到下任廳長豬股松之助時，日本國會才批准興建花蓮港，而花蓮港的第一期工程也被譽為是「跨出東部開發的第一步」。

沿著花蓮舊臨港線，也就是現在美崙濱海公園中自行車道往北前行，你會看見一座突兀的日式鳥居，裡頭有座石碑上頭寫著「江口廳長頌德」，或許你會心一笑，鳥居配上石碑這樣奇特的景色也許是因為特別敬重這位廳長吧！

1930日本以及總督府在工業上的施政方針，已將輕工業轉型重工業，配合南進政策及生產力擴充計畫，在築港之後計畫發展臨港工業，包含東邦金屬製鍊會社以及日本アルミニウム（製鋁）株式會社花蓮港工廠等，開啟了花蓮重工業區的雛型。

當飛機劃破花蓮的天際

隨著戰事緊迫，臺灣人開始以正規皇軍的身分投諸於戰場上，報紙上紛紛擾擾的訴說著皇軍戰績，在工業區，工人每天從會社宅（今美崙民權街及中美路一帶，戰後改為臺肥宿舍及各級單位據地）趕著前往烏煙瘴氣的工廠，工廠的煙囪不敢停止喘息，令人屏息的備戰氛圍蔓延整個花蓮港。

事實上花蓮鋁工廠到了 1943 年（昭和 18 年）年才正式完工，可見已經是在戰爭期間，鋁工廠的運作其實並非順利，且臺灣的原料多向東南亞進口，因為過程倉促，只加工製成了鋁錠。相較東邦金屬，在當時以製鎳為主，作為飛機的材料可說是當務之急。

1941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因工業區已牽涉到軍需事業的發展，遂成了美軍空襲轟炸的首要目標。不論軍事動員、徵兵乃至盟軍的轟炸行動，使花蓮港埠碼頭以及鋁鎳合金會社所在的美崙地區，進入驚心黑暗時期。同時為了嚴防盟軍可能的登陸進攻，日人也選擇戰略高地，進行軍事要塞化的工事。位於七星潭南側的四八高地以及今美崙飯店、高爾夫球場所在的山丘，仍能找到當年的防禦工事設施。

### 戰後・得以喘息

因為花蓮港築港的建設剛好搭上了日治時期南進政策的風潮，也因為兩次生產力的擴張使得重工業的發展在東部逐漸受到正視，現在的花蓮港依舊每日往來駛過不同地方的商船，日本鋁工廠也已轉型，許多遺留的日式建築成為了輕鬆休閒的好去處。日治時期在花蓮的重工業工廠為當地奠定下基礎及區域發展的形象，現今的日本製鋁株式會社即是臺肥海洋深層水園區，戰後政府接收事業，曾想復興日本鋁工廠，不過因成本高昂，自 1952 年後已經不再生產鋁，改為製造氮肥，之後又因美援，獨立成公司，直至 1960 年代獨立性才消失，併入臺肥。這些從殖民資本轉向國營企業的過程或許都與我們關係不再密切，卻是在海風吹過層層排列的廠房時，他們知道的事。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Hualien started with the project of building the Port of Hualien. Due to the high cos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nitially disagree with the plan. Mr. Eguchi, the director of Karenko Prefecture (Hualien) in the early 1920s, had a big impact on facilitating the project. One of his strategies was to have Mr. Gui-Xing Lin built the Noko Baseball Team with aboriginal players to promote the name of Hualien in Japan.

In the 1930s, Hualien was industrialized to meet the need for Japan's development and military necessities. Some Japanese corporations had built factories here to produce aluminum and nickel. Because that, Meilun area, where the factories located, were the main target for air raids during the war. Japanese militaries also deployed troops into this area.

With the strong foundation set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the rebuilding and development of Hualien's industrial businesses after the war was smooth. Although today some of the factories are no longer producing, they are preserved for their Japanese-style structures and historical value. Furthermore, plant like the Japanese aluminum factory is transformed to be a new tourist attraction in Hualien.

花蓮重工業の始まりは花蓮港築港について、始まりましょう。

江口良三郎氏は大正 9 年（1920）から 15 年（1926）まで、花蓮港庁の庁長を勤めており、港の構築に積極的に力を注いでいた、。さらに、江口氏は林桂興を願い、台湾で初めての原住民野球チームが結成され、日本で野球名門校との試合で見事に勝利を挙げたきっかけで日本人を驚かし、花蓮港の宣伝に大いに役に立った。しかし、台湾総督府は、花蓮は港を建設する必要はないと考え、江口氏の申請を却下したが、大正 11 年（1922）に予め簡易な港埠が築かれ、その後、「江口突堤」と呼ばれる。次の庁長猪股松之助を勤めているまで、日本国会がついに花蓮港築港第一期工程の議

案を通過し、昭和 14 年（1939）に竣工された。東部の開発へ向けた大きな一歩を踏み出す建設として知られている。

花蓮港旧臨港線に沿い、現在的美崙濱海公園の自転車専用道路で北に向かって進むと、「江口良三郎記念公園」に風変りな鳥居が立ててあり、「江口廳長頌徳碑」という記念碑が設置されておる。記念碑をわごと港に向けたのは、おそらく江口氏がこの土地に対する貢献を記念することになっておるだろう。

1930 年代に入り、大日本帝国が工業上の方針を明らかに打ち出し、軽工業から重工業に移り変わっていき、さらに南進政策と合わせた。花蓮港築港計画で、臨港工業の方向を決め、東邦金属、日本アルミニウム株式会社などの重工業は花蓮重工業の発足であった。

### 澄んだ空を渡る飛行機

太平洋戦争の激化により、1944 年 9 月には台湾人にも兵役義務が課せられ、終戦までに台籍日本兵として軍務に従事した台湾人は 8 万人を越え、軍属として徴用された者を含むと合計約 21 万人の台湾人が日本軍と共に戦った。花蓮米崙エリアに、重工業の会社に勤めている従業員たちは毎日社宅街（現在的美崙民権街と中美路一帯、戦後は台湾肥料の寮に属する）から、臨港重工業区に向かっていき、絶えない煙突の煙は戦争の勃発を語りそうである。

1939 年に日本アルミニウム株式会社は花蓮に工場を建て、二年後作業を開始し、1943 年にすべて工事がついに完了した。だが、工場の運営はそれほど順調ではなく、原料はオランダ東インド会社によって、インドネシアのビンタン島と華北からボーキサイトと礬土頁岩を輸入し、製錬したアルミニウム地金を全て日本に運んで製品に加工し、さらに完成品を再び台湾に運んで販売した。植民地としての役割を演じていたことを明確に表している。同じ臨港重工業区に位置する東邦金属は主に飛行機の材料ニッケルを生産していた。

太平洋戦争の勃発により、軍需産業に関連する花蓮港の臨港重工業区に米軍に激しい空襲された。さらに米軍の上陸を防ぐために、大日本帝国が青年を徴用し、山麓や高地など視野良好なところに軍事要塞をたくさん設置した。現在七星潭南側の四八高地と美崙ゴルフ場に、昔作ってあった砲台、堡壘などの要塞はいまだに残されている。

### 戦後復興

南進政策によって、工業都市として発展していくことになった花蓮港は重工業の拡張と築港のため、東台湾の発展が徐々に重んじられていた。現在国際港となった花蓮港における商船がたくさんあり、元アルミニウム工場も窒素肥料の生産をし始め、最後は台湾肥料という会社に吸収合併された。たくさん日本式の建築はいまだに港周辺に残されており、休日に市民たちがゆっくり楽しめる場所となった。日本統治時代に、アルミニウム工場などの重工業は産業発展の基礎を備えており、一部は台肥海洋深層水園区となった。戦後の政府は、一度日本アルミニウム工場を再開しようとしたが、コストが高いため、1952 年以降アルミニウムは生産されなくなり、代わりに窒素肥料の生産が始まった。その後アメリカの支援で会社として 1960 年代まで独立しお

り、最後は台湾肥料に吸収合併された。こういった植民地資本から国営企業になった歴史はすでに過去のことかもしれないが、この土地と切り離せないものだと思えた。

## 20 全臺首座美式國民住宅-美崙國宅

## 20 The First Americanized Housing in Taiwan

## 20 全臺初のアメリカ式公営住宅—美崙國宅

### ■摘要(中、英、日)

翻開百年前的地圖，花蓮海岸旁的米崙（今美崙）地區仍是一片荒野、沼澤。老一輩的花蓮人也會說，買厝莫買美崙仔，不論冬天東北季風或者颱風時候，鄰近海邊的美崙總會吹起驚人的強風，鬼哭神號般。然而，今日的美崙，卻是花蓮市最重要的行政中心級文教區，這戲劇性的轉變是怎麼來的呢？美崙的華麗變身，卻是從地震、颱風對花蓮的磨難而來，這也正是危機就是轉機，災後興建的全臺首座美式國民住宅以及行政中心的移轉，帶動了美崙區域發展的契機。

Melun (now called Meilun) is in an area next to the coastline of Hualien. A hundred years ago, there was only wilderness and swamps in this area. Even nowadays, locals still hear of the old saying: “never buy a house in Meilun.” This area was known to have strong wind in winter and was usually heavily impacted during typhoon seasons. When the earthquakes damaged downtown Hualien in 1951, Meilun was chosen to be the location for the very first public housing project in Taiwan. These buildings were also the first Americanized housing in Taiwan that were packed with modern convenience, like flushing toilets. When the construction finished in 1960, it became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eilun. Today, Meilun is proud to be Hualien’s administrative district and city center.

百年前の地図を開くと、花蓮海岸に隣接する米崙（今の美崙）地域はまだ荒野と沼のままだった。古い世代の花蓮人も、家を買うなら絶対美崙のやつを買うなど言う。冬の北東風や台風が来るたび、海辺の美崙は恐ろしいくらい強い風に吹かれる。だが、今の美崙は花蓮市において一番重要な文化と教育的なエリア。この劇的な変化はどうやって起こっただろう？美崙の変身は、逆に地震や台風など花蓮の数多くの災難のおかげで出来たという。台湾初のアメリカ式国民住宅と行政の中枢の移転が、美崙地域の発展を進めた。

### ■正文(中、英、日)

翻開百年前的地圖，花蓮海岸旁的米崙（今美崙）地區仍是一片荒野、沼澤。老一輩的花蓮人也會說，買厝莫買美崙仔，不論冬天東北季風或者颱風時候，鄰近海邊的美崙總會吹起驚人的強風，鬼哭神號般。然而，今日的美崙，卻是花蓮市最重要的行政中心級文教區，這戲劇性的轉變是怎麼來的呢？美崙的華麗變身，卻是從地震、颱風對花蓮的磨難而來，這也正是危機就是轉機，災後興建的全臺首座美式國民住宅以及行政中心的移轉，帶動了美崙區域發展的契機。

1951 年底由美崙斷層、玉里斷層、池上斷層的錯動，花蓮到臺東發生了兩次芮氏規模 7.3 的大地震，分別在 10 月 22 日及 11 月 25 日發生。該年的地震對於花蓮市區造成重大的災情，也因此有的美崙新市區建設的倡議，後因經費限制並未大規模進行。然而，1958 年強颱風妮過境，花蓮市及吉安、新城二鄉即倒屋六千八百餘間，因此積極進行新市區的規劃與建設，由當時縣長請求省府協助，並洽談美援貸款建設國民住宅，同年 8 月 15 日省府核准美崙新市區計畫。1959 年，省府國家住宅興建委員會決定以新臺幣六千萬圓興建國民住宅，並於隔年 4 月 30 日完工，5 月 10 日的落成典禮冠蓋雲集，陳誠副總統、省政府周至柔主席、輔委會蔣經國主委、財政部長嚴家淦、外交部長黃少谷、美國大使莊萊德等人皆蒞臨剪綵。

美崙國民住宅是當時臺灣省第一個以美式規劃設計的國宅，採兩層樓磚造水泥興建，雖然是集合住宅，但建物前後仍保有庭院空間，也是花蓮第一個有抽水馬桶的國民住宅。1960 年 5 月 15 日，美崙國民住宅公開抽籤分配，已繳價款的承購人即可領鑰入住。在新式國宅建設，及周邊縣政行政機關的遷入，美崙厝自此不再乏人問津，公共建設也日益完備，美崙區轉眼間反而成了水漲船高的文教區。

值得一提的是，美崙國民住宅初期街道以花蓮 13 鄉鎮命名，1960 年才重訂街道名稱，天祥街改為孝一街、玉里街改為忠二街、鳳林街改為忠一街、卓溪街改為民享一街、萬榮街改為民享二街、瑞穗街改為民享四街、吉安街改為民享八街、新城街改為民享五街及九街、秀林街改為民享十街、富里街改為民樂一街、豐濱街改為民樂二街、美崙街改為民享六街及民享七街。

歷經歲月繁華，這批全臺最早的國民住宅已走過一甲子的歲月，美崙國民住宅已變成老國宅，隨著經濟的發展、都市的擴張，當年的國宅已紛紛改建或加蓋，屋裡的主人從黑髮變成了白髮，或許也換了人。褪色的建築雖然已顯得蒼老，但卻也見證了美崙地區的發展與變遷，更乘載著許許多多家族的回憶與故事。老國宅的故事說不完，等帶著我們進一部去發掘。

Melun (now called Meilun) is in an area next to the coastline of Hualien. A hundred years ago, there was only wilderness and swamps in this area. Even nowadays, locals still hear of the old saying: "never buy a house in Meilun." This area was known to have strong wind in winter and was usually heavily impacted during typhoon seasons. When the earthquakes damaged downtown Hualien in 1951, Meilun was chosen to be the location for the very first public housing project in Taiwan. These buildings were also the first Americanized housing in Taiwan that were packed with modern convenience, like flushing toilets. When the construction finished in 1960, it became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eilun. Today, Meilun is proud to be Hualien's administrative district and city center.

In 1951, two earthquakes with magnitude of 7.3 struck Hualien with one month apart. They caused devastating damage to downtown Hualien. Since then, the city planning of the Meilun area was proposed. In 1958, almost seven thousand houses in Hualien were torn down by a typhoon. As a result, the government finally approved the proposal to urbanize Meilun area.

In 1960, the first public housing was built in Meilun. They are two stories American-styled buildings with front and back yards. These houses are equipped with flushing toilets, which were not common in Hualien at the time. Following the public housing, government buildings and public facilities were constructed in Meilun.

Decades later, the once modern houses are now old and dingy. But they represent the turning point of Meilun. They are there to tell the story of how the unwanted land was transformed into desirable real estate.

百年前の地図を開くと、花蓮海岸に隣接する米崙（今の美崙）地域はまだ荒野と沼のままであった。古い世代の花蓮人も、家を買うなら絶対美崙のやつを買うなど言う。冬の北東風や台風が来るたび、海辺の美崙は恐ろしいくらい強い風に吹かれる。だが、今の美崙は花蓮市において一番重要な文化と教育的なエリア。この劇的な変化はどうやって起こっただろう？美崙の変身は、逆に地震や台風など花蓮の数多くの災難のおかげで出来たという。台湾初のアメリカ式公営住宅と行政の中樞の移転が、美崙地域の発展を進めた。

1951年に美崙断層、玉里断層、池上断層など、断層変位により、花蓮から台東にかけて、10月22日及び11月25日にMj7.3の地震が二回発生され、大きな揺れで甚大な被害をもたらしてしまった。それゆえ、日本統治時代に美崙（戦後は美崙と呼ばれる）についての都市計画に沿い、新市街の建設しようという声が上がっている。しかし、経費不足のため、大規模に官公庁舎移転を行う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さらに、1958年に花蓮を直撃した猛烈な台風「温妮 Winnie」のせいで、花蓮市、吉安、新城などの地域に6800余りの家が倒れてしまった。このような状況で、政府は美崙新市街の建設をや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考え、またアメリカの支援という「美援」があり、公営住宅の建設のきっかけとなった。同年8月15日に台湾省政府は美崙新市区計画を通過し、翌年に美援をうけ、6000万元をかかり、1960年4月30日に竣工した。同年5月10日に初めての公営住宅の落成式が執り行われ、副総統や省政府主席、アメリカ大使などの重要閣僚にも出席した。

「美崙國民住宅」は台湾初のアメリカ式の公営住宅であり、コンクリート造の二層建物の集合住宅である。さらに、建物前後には庭が設えられ、花蓮初めての洋式水洗式トイレも完備した。1960年5月15日に公営住宅の入居者を公式的な場所で抽選し、当たった人が契約を結び、お金を払ったら、すぐ入居できるようになる。新たな公営住宅と行政の中樞の移転とともに、美崙地域の発展を進め、公衆施設も徐々に完備され、文教地区となった。

一つ特筆に値するのは美崙國民住宅が建てられた初期の街路は花蓮の13個行政区画の名前で名づけられた。1960年代に通り名をすべて改訂し、天祥街を孝一街に、玉里街を忠二街に、鳳林街を忠一街に、卓溪街を民享一街に、萬榮街を民享二街に、瑞穂街を民享四街に、吉安街を民享八街に、新城街を民享五と九街に、秀林街を民享十街に、富里街を民樂一街に、豊濱街を民樂二街に、美崙街を民享六街と民享七街に改めた。

年月を経て、この公営住宅はすでに60年以上であり、老朽化となった。経済の高度発展と都市の拡張とともに、公営住宅に住んでいる人たちは続々と建て直し、あ

るいは屋上増築であった。美嵩地域の発展に立ち会った色褪せた公営住宅は古くなっているが、また多くの家族の思い出や物語を伝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んだらう。

## 店家百業之卷

### Stores and Businesses in Hualien

## 店舖百業の巻

#### 21 一張地方風采的名片—花蓮港中央市場

#### 21 Karenko Central Market

#### 21 花蓮港中央市場

##### ■ 摘要(中、英、日)

菜市场，對於你來說會是什麼呢？傳統菜市场是我童年的遊樂園，是每座城市的真實縮影，更是生活最本真的樣子。它總是喧鬧、忙碌而生機勃勃，花蓮綜合市場就是這麼一個撐起當地生活儀式感的地方，見證著花蓮經濟的榮衰悲興。在此起彼伏的蔬菜水果吆喝聲、魚肉牛羊的叫賣聲、主客往來的討價還價聲……相互交錯雜織之間，構成了每個花蓮人揮之不去的生命底色。現今，還有好幾間老字號商家於此延續著傳統市場的歷史故事，不休止地上演偶遇與重逢。裕發行便是其中之一，結廬鬧市而能靜默安守一方味覺的百寶箱。

Karenko Central Market was where the magic happens. It was vibrant and sometimes hectic. It had been marked on the city maps dating back from 1941 to 1945. It was the largest local market in Hualien. Shops and business were emerging around this area. Over the years, the name of the market changed, and the surrounding business mostly closed. There are only a few shops that survived to this day. The Yufa shop is one of them that has kept its traditions intact and provides the taste of old Hualien.

あなたにとって、伝統市場はどんなものだろう？私の中の伝統市場は、子供の頃の私の遊び場でもあり、街の縮図でもあり、日常生活の素顔でもある。騒がしくて忙しくて賑わっている場所。すでに地元民の生活に不可欠な支え存在となっている花蓮総合市場は、花蓮の経済の盛衰を見届けた。活気のある叫び声が交じり合いに構成された、花蓮人の色がとても鮮やかである。今でも昔ながらのお店が何軒かあり、伝統市場の歴史を続けている。繁華街の中で静かに佇む、まるで味覚の宝箱のような「裕發行」もその中の一つである。

##### ■ 正文(中、英、日)

菜市场，對於你來說會是什麼呢？傳統菜市场是我童年的遊樂園，是每座城市的真實縮影，更是生活最本真的樣子。它總是喧鬧、忙碌而生機勃勃，花蓮綜合市場就是這麼一個撐起當地生活儀式感的地方，見證著花蓮經濟的榮衰悲興。在此起彼伏的蔬菜水果吆喝聲、魚肉牛羊的叫賣聲、主客往來的討價還價聲……相互交錯雜織之間，構成了每個花蓮人揮之不去的生命底色。

現今，還有好幾間老字號商家於此延續著傳統市場的歷史故事，不休止地上演偶遇與重逢。裕發行便是其中之一，結廬鬧市而能靜默安守一方味覺的百寶箱。

花蓮港中央市場的進化史

據 1941—1945 年的花蓮港市街圖可見，當時花蓮港市最大的市場就是在中華路與中山路口的「花蓮港中央市場」。花蓮港居民每日聚集在此買菜賣菜，琳琅滿目的魚菜蛋肉永遠是主角，周邊部落的阿美族少女也會頂著野菜蔬果來參與這場熱鬧的煙火盛宴。三輪車乘載著海邊現捕魚獲，直運抵達位於公正街上的漁會，隨時廣播、及時拍賣。老人家形容早期花蓮海邊的魚多到被浪打上岸來，在七星潭、南北濱海邊每天都有小船出海撒網，去岸邊幫忙拉網的人都可以分得一些漁獲，扣除家中所需，多餘的就能拿到市場上販賣。傳統市場，不僅是一個生活物資的博物館，更是這座城市人生百態匯聚的地方。花蓮港中央市場對面原是花蓮港廳，在 1951 年花蓮大地震後，行政單位轉移至美崙新市區，花蓮港廳官舍因受損不大而轉為戶政事務所及市公所綜辦使用。後來，花蓮縣政府將港廳售出，整片敲拆改建為商住樓，後方改建成有拱頂的復興市場，與花蓮港中央市場銜接在一起。由此逐漸擴大到大禹街公正街一帶，也就是現在的花蓮市綜合市場，現今仍有部分老商號持續經營著市場百味，承繼老一輩勤奮節儉的精神，也見證了時代的轉變。

### 味蕾倉庫—裕發行

綜合市場內有一間專門販售臺灣南北貨，及各國進口調味料的老店——裕發行，至今已有 57 年的歷史。各式貨物樣樣俱全，堪稱花蓮人的味蕾倉庫，是花蓮各大飯店主廚指定的私房秘方。店內的貨架上整齊羅列著各式油鹽醬醋，兩排紙箱與塑膠箱內皆裡收藏著南北乾貨。到來的客人，可以和老闆陳正雄從容舒適地沖上一壺薄茶，閒敘家常……

陳正雄出身宜蘭，十八歲來到花蓮（民國 48 年），創業初期的他咬牙苦撐，以五十萬買下這棟店面，就靠勤儉打拚一路經營到今天。店內有一寶物，一進門就可以看到，是一個周身貼了好幾塊膠布以填補縫隙的竹籃，這是用來裝零錢鈔票的「收銀籃」，從創店一直使用至今，就像在時代變遷下一直安穩坐落於鬧市一角的裕發行。

裕發行見證了綜合市場從果菜批發大本營，眾多肉攤環繞於外，十幾間雜貨行並存的興盛時代；也一路目睹果菜批發轉往中央路，肉攤接連搬移、歇業，雜貨行更是淘汰至僅存自己一家的產業跌宕。為因應時代變化，裕發行從零售轉型，主要供應花蓮南北各大飯店、餐廳的食品貨料。他的經營策略對康寶公司產品在花蓮市場的擴展有不小幫助，康寶公司甚至派遣劇組來拍攝短片，表揚裕發行作為優良廠商的悠久商譽，更值得一提的是全臺灣僅有三人獲此殊榮。

茶在電磁爐上慢慢煮滾，諸事無聲，裕發行內靜謐安然。不時有客人進來買油鹽醬醋、問米酒頭，陳正雄迎向每一位老少大小或外籍移工，熱情提供顧客所需，備齊一家人的生活物料，再將收到的錢幣靜靜放進「收銀籃」，高掛店頭。

傳統市場往往包羅萬象，琳琅滿目，滿足著老百姓最原始的需求。而在裕發行不僅能買到各類飲食調料，也能在老闆的雋永回憶中，感知六十年來物換星移，觸摸到生活的萬千模樣。

Karenko Central Market was where the magic happens. It was vibrant and sometimes hectic. It had been marked on the city maps dating back from 1941 to 1945. It was the largest local market in Hualien. Shops and business were emerging around this area. Over the years, the name of the market changed, and the surrounding business mostly closed. There are only a

few shops that survived to this day. The Yufa shop is one of them that has kept its traditions intact and provides the taste of old Hualien.

Based on the city map of Hualien,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Karenko Central Market was located at the corner of Zhongshan Road and Zhonghua Road. It was the biggest and busiest market in Hualien of the time. The Ami women would carry buckets of home-grown fruits or vegetables on their head here. Fish transported by tricycles was brought over here direct from the port. Kids who helped out pulling in the fishing nets at the beach and were rewarded with fish could sell them here to make a few bucks. Back then, this market was more than a place to get grocery, it was the driven force to keep the city moving.

As time went by, this market was renamed “Hualien Comprehensive Market.” Before we knew it, this local market had lost its popularity as more buying options like the supermarkets appeared in Hualien. Without the crowd, many shops and businesses around this market were closing. The Yufa shop has been in business for almost 60 years. This shop sells seasoning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a variety of things. The owner is relying on taking orders from hotels and restaurants throughout Taiwan to keep the shop running. Every once a while, a local resident would step in to buy a bottle of soy sauce or cooking wine. This quaint local shop has preserved the old-time flavor that can't be found in the convenient stores.

あなたにとって、伝統市場はどんなものだろう？私にとって伝統市場は、子供の頃の遊び場でもあり、街の縮図でもあり、日常生活の素顔でもある。騒がしくて忙しくて賑わっている場所。すでに地元民の生活に不可欠な存在となっている花蓮総合市場は、花蓮の経済の盛衰を見届けた。活気のある叫び声が交じり合いに構成され、花蓮人の生命史の一部となった。

今でも数軒の老舗がこの伝統市場でずっと営んでいる。繁華街の中で静かに佇み、まるで味覚の宝箱のような「裕發行」はその中の一つである。

#### 花蓮港中央市場あゆみ

1941—1945年の花蓮港市街図によって、当時花蓮港市で最大な市場は現在の中華路と中山路の交差点にある「花蓮港中央市場」であった。毎日、花蓮港の住民たちはここで集まって商売し、豊富な品揃えと生鮮食品がいつでも主役である。花蓮港市郊外に住んでいるアミ族少女たちも野菜や果物を持ってきて、この賑やかな盛宴に参加する。新鮮な漁獲を三輪車に載せ、公正街にある漁業株式会社に直送し、即時に売却した。お年寄りによって、昔花蓮近海の魚が波とともに寄せてくるような多かった。毎日、漁船が七星潭と南北浜の近海で魚を捕っていた。浜で網を引き寄せてあげた協力者たちは漁獲をもらうことができる。そして、自分の分を除き、余ったのを市場で売ることができた。伝統市場は生活物資の博物館のみならず、この市街の色々な人生を混じり合っている場所であった。

もともと、花蓮港中央市場の向こうは花蓮港庁であった。1951年の花蓮大地震後、行政機関は美崙新市区に転移した。花蓮港庁官舎は損害が大きくないため、戸籍事務所と市役所の勤務用を転ずることとなった。その後、花蓮県政府は港庁の土地を売却し、全部解体し、改築した。その後ろ側は、アーチ屋根を持つ復興市場を改築し、花

蓮港中央市場と接した。こういうふうには、市場は大禹街、公正街近辺まで次第に拡大して、今の花蓮市総合市場となった。現在、また一部分の老舗が豊かな市場風采を続けて営んでおり、先代の勤勉儉約の精神を継承しつつ、時代の転換の証人とも言えるだろう。

### 味覚の倉庫—裕發行

雑貨と調味料の専門店である老舗——裕發行は総合市場にあり、今まで57年の歴史を持っている。各種類の貨物を備え、味覚の倉庫と言えるだろう。この店も花蓮諸ホテルの料理人が指定された秘密レシピである。店内の物棚に各種の油塩醬酢が揃えられ、紙箱とプラスチック箱の中に乾物も収められている。来客は店主の陳正雄とゆっくりとお茶を入れて雑談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陳正雄さん宜蘭出身で18歳の頃（民国48年）に花蓮に来られた。陳さんは創業初期に辛いことを我慢し、50万元でこの店舗を買い、勤儉で努めて今まで営んでいる。店内にある宝物があり、いくつのテープを貼り付けている竹かごである。店に入ると、その竹かごはすぐ目にしている。この竹かごは小銭やお札を入れる「レジかご」であり、この時代の変遷にしても、店の創始から今までずっと使っている。

総合市場が精肉店に回っている青果卸売りの本陣、雑貨屋十数軒がある興盛時代から、青果卸売りを中央路に転移し、精肉店の移転と雑貨屋の閉店という落ち込んでいる不況まで、裕發行はずっと見守っている。時代の変化によって、裕發行は小売りから変革し、花蓮諸ホテル、レストランへの食品材料を供給し始めた。陳さんの経営戦略はキャンベルズ（康寶）の製品が花蓮の市場を開発することに役立った。キャンベルズは映画スタッフさえ派遣して短い動画を撮った。それによって、裕發行を優良店舗として褒揚し、このような榮譽を得たのはわずか3人である。

クッキングヒーターの上でお茶を沸かした。裕發行内では物静かな佇まいをした。時々、お客さんが来て油塩醬酢を買うであり、米酒を問うであり、陳さんは老若男女や外国人労働者ごとに向けて、情熱で皆さんの需要を満たす。そして、納めたお金を「レジかご」に入れ、店頭に高く掛ける。

伝統市場は豊かな品揃えで市民たちの需要を応えた。裕發行で各種類の調味料を買えるだけでなく、陳さんの思い出の中で、60年以来営んでいる歴史のあゆみも感じられる。

## 22 三位奶奶的種苗行

### 22 The Seed Shops

#### 22 三名のお婆さんのシード売り場

#### ■ 摘要(中、英、日)

當年那個平交道還噹噹作響的年代，在現今德利豆乾大禹街店門口的附近，據說，有三位奶奶（當時可還是婦女呢！）就在這一代做起了菜籽和自家蔬菜育苗的生意。如果你是當時經常得上花蓮市街區找種籽或菜苗的農友，或許就會知道，她們分別是黃裕泰（位於大禹街、公正街內）、邱協成（位於中華市場口）及農友種苗門市（後來搬到中央路上的果菜市場邊側）。

Back in the time when the old railway was still passing through Dayu Street, three seed shops started their business here, selling seeds and seedlings to local farmers. The oldest shop is Huang Yu Tai, which has been in business since 1952. Now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the family is running the seed business. However, on a busy day, you will still see the whole family, all three generations, working together helping their customers.

あの踏切がカンカンと鳴る時代では、今の德利豆乾大禹街支店の入り口の近くで、3人の女性が種や野菜苗の商売をしていたらしい。当時、よく花蓮市街地で種や野菜苗を買う人間なら知ってい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が、彼女たちは黄裕泰（大禹街と公正街の裏）、邱協成（中華市場口）、農友種苗（後で中央路の果菜市场側に）のことだった。

### ■ 正文(中、英、日)

如今清一色都是服飾店的大禹街，與南端平行的一心街，在過去恰好分處東線鐵道的兩側。日治時期，鐵路北側一直是花蓮港居民的中央市場，魚市場和果菜市场也都在這附近。一直到1980年北迴鐵路通車，市區街廓才因為鐵軌拆除而有很大的變化。

當年那個平交道還噹噹作響的年代，在現今德利豆乾大禹街店門口的附近，據說，有三位奶奶（當時可還是婦女呢！）就在這一代做起了菜籽和自家蔬菜育苗的生意。如果你是當時經常得上花蓮市街區找種籽或菜苗的農友，或許就會知道，她們分別是黃裕泰（位於大禹街、公正街內）、邱協成（位於中華市場口）及農友種苗門市（後來搬到中央路上的果菜市场邊側）。

#### 黃裕泰種子行

現在的你，一走進公正街口，首先看到的一定是大排長龍的饕客們。但是除了美食，花蓮市區的老客人都知道，公正街還有個孕育綠色奇蹟的地方——「黃裕泰種子行」。

最早的種子行原名「裕泰號」，1952年由黃澤民與妻子黃巫來在大禹街成立，後來因為中央市場型態的改變與遷移，一直到1981年才搬到現在的公正街。種子行的名稱也因街坊鄰居知道老闆姓黃，習慣以「黃裕泰」稱呼，久而久之才冠上姓氏改為「黃裕泰種子行」，不知道的人，還誤以為黃裕泰是人名或老闆呢！

種子行就像市場裡的「綠世界」，擺滿了各種漂亮又綠意盎然的菜苗，一排排擺放整齊的木盒，裝滿了各式各樣大小及顏色的種子，好不壯觀！老闆很貼心地擺好一把把的鐵勺子，讓客人可以一邊欣賞這美麗的景象、一邊優雅地端詳每一個種子。這裡的種子品質特別好，來採買的客人總是絡繹不絕，連有名的作家三毛，也曾經在這裡認真地把玩鐵勺，還像個小孩子一樣充滿好奇的問每個種子的名稱，離開前還依依不捨地說道：「這勺子真特別，不要賣喔，真的千萬不要賣喔！」

種子行第三代接班人黃瑞青，也是像這樣，從小就摸著種子格長大，和雙胞胎兄弟黃瑞岳一樣，都沉浸在植物種源的收集與種植。兩人還特地就讀宜蘭及屏科大農藝的相關科系，更擴大了專業知識與業界來源的觸角。但可別小看這份工作，這樣的工作其實也不輕鬆呢！光是種苗供應的細瑣忙碌度就很高，更不用說還要附帶解說和提供諮詢，甚至到了旺季時，菜苗流通快，再加上部落或南區特地上來選買菜苗的老人家，店裡常

常應接不暇，這時候，就會看到黃奶奶和黃媽媽出現，三代同堂，大家一起齊心協力服務老顧客。

第二代的黃奶奶——湯松子，對種子行有著滿滿的幸福回憶。她說，雖然公公擔任公職，種子行一直是婆婆在經營，但是自從公公退休之後，靠著對豆類加工的興趣，特別研製出醬油和納豆等產品，甚至有名到日本人都慕名前來購買，她和老公的用心經營，也吸引了不少名人的特地拜訪。除此之外，最讓奶奶感到欣慰的，是看見自己的孩子也喜歡種子和植物，希望種子的故事可以代代傳承，繼續寫下去。

Mr. Huang and his wife opened their seed shop on Dayu Street in 1952. That was the time when the old railway still ran along way with the Dayu Street and the Central Market nearby still crowded with people. As things changed, they moved to Gongzheng Street to continue the seed business in 1981. The shop was initially named Yu Tai. Since many customers added the owner's last names and call the shop Huang Yu Tai, Mr. Huang followed the flow and changed the name. In this seed shop, seedlings lined up nicely, a variety of colorful seeds are placed in different wooden boxes. Growing up in this environment, Mr. Huang's two grandsons both chose to study agronomy in college and became professional in this field. Selling seeds and seedlings may sound easy, but it takes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se plants to answer questions and provide advices to the customers. Many farmers would travel a long way from southern Taiwan to buy the products here. As owner of the business,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Mrs. Huang is very grateful that their children not only working together in this family business, but also carry on the same passion as they have toward seeds and seedlings.

現在、服屋さんだらけの大禹街と一心街は、過去にちょうど東線鉄道の両側にあった。日本統治時代に東線鉄道の北側は花蓮港住民が常に通ってる中央市場、魚市場と青果市場のあたりであった。1980年に北廻線が開通した後、鉄道が廃止されたため、市街の輪郭が大きな変化が起こってきた。

踏切がカンカンと鳴る時代では、大禹街にある德利豆乾の入り口の付近で、3人の女性が種や野菜苗の商売をやっていたらしい。当時、よく花蓮市街地で種や野菜苗を買う人間なら知ってい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が、彼女たちは黄裕泰（大禹街と公正街の裏）、邱協成（中華市場口）、農友種苗（後で中央路の果菜市场側に）という店であった。

#### 黄裕泰種子行

現在、公正街口を訪れると、きっと大行列の人々が公正包子のために並んでいる。しかし、美食を除き、花蓮市区の地元民は知らないわけがない店があり、それは公正街にある緑の奇跡を孕んでいる場所、「黄裕泰種子行」である。

最初の店名は「裕泰號」であり、1952年に黄泽民さんと妻の黄巫來さんによって大禹街に成立された。その後、中央市場の形態の変化と転移のため、1981年に公正街に移した。種子行の店名は店主の苗字が黄であることが周知され、「黄裕泰」と呼ばれ、慣れてしまった。時間が長く経つと苗字を加え、「黄裕泰種子行」となった。知らない人は店主が黄裕泰と勘違いするかもしれない。

「緑の世界」のような、市場の中の種子行は様々な野菜苗をきれいに置いてある。そして、きちんとまとめている木箱の中、各種類の種子を満々と入れている。また、お客さんに対するよい買い物環境を作るため、店主は鉄杓子を置いておき、優しい心遣いが表された。この種子の品質がとてもよくて、いつでも客が押し寄せている。名作家三毛さえでもこの鉄杓子を本気に賞玩し、種子ごとの名前を子供っぽく聞いて、店を去るときに「このお杓子は本当に特別で売らないで。」と名残惜しく言った。

種子行の3代目の黄瑞青さんも子供の頃からずっと種子などを触れ、成長してきた。双子兄弟の黄瑞岳と同じ、植物の収集と栽培に没頭し、二人は特に宜蘭大学と屏東科技大学の農芸学科を専攻し、專業知識と業界からの知見がさらに拡大した。実は、この仕事は決して楽ではなく、軽視してはいけない。種子と苗を供給するだけでは些細で忙しく、また解説や相談を提供するのが無論である。ピーク期に至ったら、常連客と原住民族や南区から来たお年寄りたちを加え、接客に追われ、休むことはほとんどできなかった。そういう時期、お母さんとおばあさんが店に現れ、三代同堂で一緒に客をもてなしている。

2代目の湯松子さんが種子行について幸せな思い出は満々である。湯さんによって、義理のお父さんは公務員であったため、種子行は義理のお母さんが営んでいた。だが、義理のお父さんが定年退職した後、大豆加工の興味を持って醤油と納豆等の製品を精研していた。これらの製品はすごく有名で日本人がわざわざ買って来たもある。一生懸命に心を込め、経営しており、多数多くの有名人にも店によく訪ねている。湯さんが一番感心なのは、自分の子供たちも種子と植物のことが好きである。この種子の物語は代々引き継いでいこう。

### 23 名産豆干的發展史

### 23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Snacks

### 23 名物の豆干の發展史

#### ■ 摘要(中、英、日)

花蓮名産美食如今多到延綿成一條街也吃不完，但其中有幾家是跟著市區發展而來的。德利豆乾祖師爺廖金火在 1925 年就從新店移居到花蓮，跟著遠房親戚學做豆腐；1928 年豐興餅鋪創辦人鄭謙波就在街區賣起紅豆丸等糕餅；他們都是日治時期第一波島內新移民，極富開創精神。

Hualien has many popular local snacks. Some shops selling these snacks have been in business for decades. In 1925, Mr. Liao moved from now what is New Taipei to Hualien, where he started making tofu. Later his son opened the Der-Li Dried Beans business and it has been popular for more than 80 years. The funder of Fengshing Pastry Shop Mr. Zheng moved from Taichung, started his business with a tiny pastry stand on the street. Mr. Liao and Mr. Zheng were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inner-Taiwan migrants. They started small, bu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ea, eventually their hard work made a name for themselves and created a better life for them and their families.

花蓮のグルメ飲食店は、全部一本の道に置いたら入りきらないくらい多い。その中の何軒は街と一緒に成長してきた。德利豆乾の創始者の廖金火は、1925 年に新店か

ら花蓮に移転し、親戚に豆腐の作り方を習ったという。そして豊興餅舗の創始者の鄭謙波は、1928年から町の中で紅豆丸などのお菓子を販売し始めたという。日本統治時代に最初の島内移民の二人は、開拓精神に溢れていた。

## ■ 正文(中、英、日)

花蓮名産美食如今多到延綿成一條街也吃不完，但其中有幾家是跟著市區發展而來的。德利豆乾祖師爺廖金火在 1925 年就從新店移居到花蓮，跟著遠房親戚學做豆腐；1928 年豊興餅舗創辦人鄭謙波就在街區賣起紅豆丸等糕餅；他們都是日治時期第一波島內新移民，極富開創精神。

80 多年老店的德利豆乾，其創辦人是廖家第二代的廖樹根，最早是在中山路靠大郵局那邊做豆腐，後來才移至大禹街成立門市，販售滷豆乾、紫蘇梅等，而滷製豆乾的工廠設在綜合市場裡，近幾年才將生產線工廠遷至美崙工業區。

現在綜合市場內的舊廠裡還保留著以前的舊鍋爐，這口鍋爐每晚會打出蒸氣，從磨豆、蒸豆接著濾漿、煮豆，二樓是煮豆子做豆腐、豆乾的地方，三樓切割烘製，四樓熬滷，一家人帶著師傅連夜工作到清晨，年節慶典前還會特製各種素雞、素魚，忙完早市後休息一下又繼續到四樓熬滷、烘烤豆乾，工作很辛苦但也能賺得一個好生活。

德利豆乾最早是使用花蓮在地釀製的鹿標醬油，鹿標停產後才改用虎標醬油（現在的新味醬油），從豆腐做到豆類製品每一個環節都相當用心，也相當耗費人力，走在綜合市場每天都可以聞到豆香及滷製的香氣。醃製紫蘇梅的技巧也是廖樹根跟日本人學的，一開始口味比較鹹是用來配飯的，後來大環境好了，客人反應想拿來當零嘴，再加上中橫公路及北迴鐵路的開通，人潮大量流進，德利豆乾開始走向名產之路。

13 歲就被爸爸送到外地當學徒的廖文雄，是廖樹根將德利豆乾推往名產之路的得力大將。現在德利豆乾各式產品，不論是五香豆乾、白梅、梅汁豆乾等，都是他研發調製出來的。在產品口味及包裝上，德利豆乾不斷推陳出新，但老味道仍是堅持不放的，醬油還是用在地上的醬油，還是用心浸滷一天以上，不用硬炒的方式將辛香料覆在豆乾上，梅子還是醃製一年以上，雖然很耗工，但第四代的廖堯宇知道，堅持老味道也是守護記憶、守護德利精神的方式。

另外，位在綜合市場另一頭公正街轉街上的芳美豆乾，是德利豆乾祖師爺廖金火的女兒一廖春和丈夫陳瑩芳於 1968 年成立的，憑著父親多年傳授的手藝持續著豆腐事業。1990 年結束豆腐製作的工廠業務，但為了服務街坊鄰居，他們仍以半成品繼續滷製豆干，直到今天，芳美豆乾的家傳豆乾仍是用天然發酵的壺底油、糖和鹽重複滷製，不僅入色而且風味絕佳，是花蓮在地人才知道的美味豆乾。

芳美豆乾第二代的陳美后為了維持媽媽的好手藝，接手後持續推廣媽媽的家傳豆乾，雖然只是市場內一處攤位，仍不忘用傳統的古法繼續堅持著，延續著街坊口耳相傳的美味，也用以紀念父母親那一代的回憶。

Hualien has many popular local snacks. Some shops selling these snacks have been in business for decades. In 1925, Mr. Liao moved from now what is New Taipei to Hualien, where he started making tofu. Later his son opened the Der-Li Dried Beans business and it has been popular for more than 80 years. The funder of Fengshing Pastry Shop Mr. Zheng

moved from Taichung, started his business with a tiny pastry stand on the street. Mr. Liao and Mr. Zheng were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inner-Taiwan migrants. They started small, bu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ea, eventually their hard work made a name for themselves and created a better life for them and their families.

Der-Li Dried Beans has been in business for more than 80 years. Mr. Liao learned the skill of making tofu from his father and opened a shop on Dayu Street selling dried beans and salted Japanese plums. Inside the Comprehensive Market has the shop's old production factory with their old cooking stoves. From grinding soybeans, cooking, pressing, steaming and seasoning, the work here was around the clock non-stop. As the business growing, they moved the production line to Meilun industrial area. From small shop to a famous brand, for decades, Der-Li Dried Beans uses the soy sauce made locally in Hualien and maintained the same delicious taste. In this fast-paced modern world, Der-Li Dried Beans still keeps the dried beans seasoned in soy sauce for more than 24 hours to make sure the flavor is fully absorbed. Their salted Japanese plums have to be fermented for more than one year before sell. When Hualien became a popular travel destination in Taiwan,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recognized these delicious local snacks from Der-Li. Soon, Der-Li Dried Beans has become the must go place when visiting Hualien, and their products are sold countrywide in Taiwan. Following the tradition step by step to craft the good flavor is their recipe for success.

(the story of Fengshing Pastry Shop is in the next story)

花蓮のグルメ飲食店は、全部一本の道に置いたら入りきらないくらい多い。その中の何軒は街と一緒に成長してきた。徳利豆乾の創始者の廖金火さんは、1925年に新店から花蓮に移転し、親戚に豆腐の作り方を習ったという。そして豊興餅舗の創始者の鄭謙波さんは、1928年から町の中で紅豆丸などのお菓子を販売し始めたという。日本統治時代に最初の島内移民の二人は、開拓精神に溢れていた。

80年にわたって老舗である徳利豆乾を開店するのは2代目の廖樹根さんである。最初は中山路に近くの郵便局の隣に豆腐を作っていた。その後、大禹街で店を開いて豆乾やしそ梅等を発売している。一方、豆乾を作る工場が総合市場の中に設けられていたが、近年にこの生産ラインの工場を美崙工業区に転移した。

現在、総合市場内にある旧工場はまた昔から使っていた古い鍋を保っている。いまだに毎晩この古い鍋を用い、大豆の粉碎から蒸して煮込んでいる。2階には豆腐と豆乾の作り場、3階ならばそれらを切って4階までソースで長く煮込んでいる場所である。家族が師匠と一緒に早朝まで働いている。祝祭日に迫ってくるとき、特製の素鶏、素魚（鶏や魚の形に似ている豆製品）を用意しておく。そして、朝市が終わったら、一旦休憩した後、また4階まで豆乾を作る。大変な仕事をやりながら、豊かな生活を送っているそうである。

最初、徳利豆乾が使ったのは花蓮地元で製造する鹿標醤油であり、鹿標醤油の生産を停止した後、虎標醤油（今の新味醤油）鹿標の代わりに使っていた。その豆腐等の豆製品は人力を費やし、細部まで工夫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総合市場に足を運んだら、毎日豆とソースの香りがよくする。そのほか、しそ梅の漬け方も廖樹根さんが日

本人から習ったものである。元々はご飯がすすめるため、しそ梅の味はより塩辛いが、経済の条件がよくなった以後、しそ梅が駄菓子のような存在となった。また、中部横貫公路と北廻線の開通で、大勢の人がこられ、徳利豆乾はそのおかげで名物となった。

13歳から父親に異郷に送られて弟子となった廖文雄は、徳利豆乾が名物の道を推し進めた功臣である。現在、徳利豆乾の五香豆乾、白梅、梅汁豆乾等の各製品は、廖文雄さんが精研・開発したものである。製品の味と包装を新しく発展し続けると同時に、伝統の味も維持している。醤油が地元の醤油で、煮込みの時間が1日以上で、梅漬けの時間が1年以上経つという方法は、大変な工夫を要するけれども、四代目の廖堯宇さんは店の歴史と徳利の精神を守るため、伝統の味を堅持するのは必要であることをよく信じている。

さらに、綜合市場の他端で公正街の街角にある芳美豆乾は、徳利豆乾の創始者の廖金火さんの娘・廖春さんと夫の陳瑩芳さんが1968年に成立した。父親が長年に伝授する手芸で豆腐の事業を進んでいる。1990年に豆腐の製作をやめたが、近所の住民からの願いがあったため、半製品を使って煮込んで豆乾を作っている。いままで、芳美豆乾の家伝の豆乾は天然発酵した熟成醤油、砂糖、塩等の素材で煮込んで、色も味も絶品である。この豆乾のおいしさは地元の花蓮人こそ知っているだろう。

芳美豆乾の2代目の陳美后さんはお母さんの手芸を保つため、家伝の豆乾が広げて続けている。市場内の屋台だけでも、伝統の作り方を堅持して、周知される美味しさで両親についての思い出を記念している。

## 24 花蓮糕餅演化路

### 24 Local Pastries in Hualien

#### 24 花蓮菓子の歩み

#### ■ 摘要(中、英、日)

每一個地方，都有專屬於這塊土地的名食小吃，上自王公貴族，下至販夫走卒，幾乎無人能拒它的魅力，因為「名食小吃的境界往往和文化有相通性，來源於生活而又能高於生活」。不少人走南闖北之間必買當地伴手禮與親友分享，而在你心中，花蓮第一伴手禮會是什麼呢？大部分的旅人饕客會鐘意於花蓮的糕餅，曾記麻糬、花蓮薯、鳳梨酥，還有在地人百年認證的好滋味——豐興餅鋪，以招牌小月餅和雷古多唱片餅聞名遐邇，小月餅以白鳳豆沙製成，入口即化，香軟清甜的內餡則由上游廠商中華豆沙供應，在代代相傳的風雨承繼和永不止步的科技改良中，奪得花蓮知名糕餅的一席之地，同時銘刻進花蓮人的味蕾記憶裡。

Every place has its own special local snacks that are hard to resist. These local snacks are precious because of their local heritage and of its connection to the locals' life. With so many to choose from, it is hard to say, which one is the best local snack in Hualien. Many would prefer the pastries made in Hualien. Hualien is famous for its mochi (sticky rice cake), Hualian yam and pineapple cake. Therefore, you can find them everywhere in Hualien. But if you ask the locals where to buy the best pastries in town, they would tell you to visit the Fengshing Pastry Shop. This shop is known for its signature moon cake and record cake. The

main ingredients of these delicious pastries are different sweet bean pastes provided locally from the Zhonghua bean paste factory. Together, these long-standing businesses, created the taste that has been enjoy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どこにも必ずその場所にしかない、地元的な独特なグルメがある。美食の魅力を拒める人間はどこにもいないだろう。「グルメのレベルは文化と常に共通性がある。日常生活から生まれ、日常生活より高くいく」と、文化学者の呂立新が言った。誰にもある、旅行に行くたび、お土産などを家族や友人に買ってあげること。花蓮のお土産といえば、何を思い浮かべるだろう。花蓮のお菓子、もち、あんこいも、パイナップルケーキなど以外、地元民が認証した「豊興餅舖」も大人気。定番の月餅とラコトクッキー（雷古多唱片餅）が数多くのお菓子の中の人気商品。月餅の白あんが口の中で溶けたような食感を持ち、すっきりした甘さの原料は、同じく花蓮の老舗の「中華豆沙」のもの。先祖代々から受け継がれてきた技術と時代のテクニックとともに進み、代表的な花蓮お菓子となった豊興餅舖は、花蓮人に深く愛される。

## ■ 正文(中、英、日)

每一個地方，都有專屬於這塊土地的名食小吃，上自王公貴族，下至販夫走卒，幾乎無人能拒它的魅力，因為「名食小吃的境界往往和文化有相通性，來源於生活而又能高於生活」。不少人走南闖北之間必買當地伴手禮與親友分享，而在你心中，花蓮第一伴手禮會是什麼呢？

大部分的旅人饕客會鐘意於花蓮的糕餅，曾記麻糬、花蓮薯、鳳梨酥，還有在地人百年認證的好滋味——豐興餅舖，以招牌小月餅和雷古多唱片餅聞名遐邇，小月餅以白鳳豆沙製成，入口即化，香軟清甜的內餡則由上游廠商中華豆沙供應，在代代相傳的風雨承繼和永不止步的科技改良中，奪得花蓮知名糕餅的一席之地，同時銘刻進花蓮人的味蕾記憶裡。

花蓮好滋味：豐興餅舖

豐興餅舖是一間從日治時期起家的百年老店，創辦人鄭鎌波從豐原走海路來到花蓮。當時才 13 歲的他一下船就先投靠二伯，在二伯的餅店裡跟著日本糕餅師傅苦心學習，直到 1928 年才獨立開設了豐興餅舖。

從日治時期就有「一級餅舖」美譽的豐興餅舖，一開始是製作紅豆丸、地瓜丸等和菓子的糕餅舖，在那個原物料還是配給制的時代，鄭鎌波憑著技術、勤奮和好口才逐漸站穩了市場。臺灣光復後，大環境仍是清苦，他跟日產公司標下店舖（現今豐興餅舖總店），以製作時令所需的糕餅營生，成為中秋慶典的點睛之筆。

豐興餅舖董事長鄭榮章和爸爸一樣，13 歲就跟著進工廠作業，幫忙分擔家計、努力學習。對糕餅極有天賦的他，15 歲做的糕餅就可以拿出來銷售了，不管中式還是西式都難不倒他。早期鐵路局販售的一元蛋糕就是他製作供應的，後來中橫公路開通後，為了讓遊客品嚐到在地特色美食，他別出心裁用阿美族的小米做出麻吉（粟飴），讓人拿到太魯閣口去賣。但是，要做出真正 Q 彈香糯的麻吉很費力氣，他憑藉著年紀輕、力氣大，幾乎全年無休拚命做，慢慢調整配方，做出成績。

小月餅，大放彩

真正讓豐興餅鋪大鳴大放的是小月餅。以往傳統的糕餅都如滿月般又大又圓，每次都要切開分食，要是吃不完又保存不易，鄭榮章就想何不製成小巧玲瓏、能一人一個的呢？索性積極研發一口大小的小月餅，不僅模樣精緻可愛、煞是好看，吃起來清爽可口沒負擔；還隨著民生經濟的發展，改變了傳統月餅依靠時節、廟會銷售的市場型態，小月餅成了民眾日常生活的一角，拿來送禮、自品兩相宜，亦是招待客人的好茶點，使得工廠必須夜以繼日地趕製。

1989年前後的股市大漲，一度影響店內老師傅做餅的意願，但兒子鄭富益堅信豐興餅鋪的味道充盈了自己的童年，更是屬於花蓮人共同的記憶，收店太為可惜，實不捨這份包裹在吃客味蕾中的經年情意。為了接手餅鋪，鄭富益抓著老師傅學手藝，也引進日本機器設備改善流程，既體恤老師傅，新人也好上手。同時開發雷古多脆食類商品和麵包西點，迎合現代口味的多樣化。

豐興餅鋪的歷史故事高潮迭起，就像是時代變遷的複寫紙，也是花蓮糕餅上的演化紋理，一代一代述說著小月餅的故事。以享受美食了解當地風土人情，這才是地方名食的無限魅力。慶豐餅鋪的糕點餅皮酥脆而鬆軟，奶香濃郁誘人，內餡扎實不甜膩，入口齒頰留香，當要歸功於花蓮糕餅熱銷全臺的幕後推手：中華豆沙。

#### 花蓮糕餅的幕後英雄--中華豆沙

花蓮糕餅名傳全臺，內餡的品質至關重要，如同舌尖上美味的靈魂。花蓮眾多麻糬、花蓮薯等糕餅店家的上游供應及代工廠商，就是中華路老店「中華豆沙」，工廠於1958年成立，以製作味噌、豆腐起家，後來轉型專製紅豆、綠豆沙等甜點內餡，由於沒有自家品牌的產品，一般消費者並不熟悉。

以前，花蓮的豆沙餡工廠還有雅記和宗泰食品，但漸漸轉向主要供應自家成品，整個花蓮糕餅產業的餡料供貨商幾乎只剩中華豆沙一家。中華豆沙老闆鄭惠書在1981年接手豆沙事業，親眼見證了那段經濟起飛的年代。那時北迴鐵路剛通車，花蓮一時之間湧進大批觀光人潮，名產業生意隨之蓬勃火熱，中華豆沙自然水漲船高，由於需求量快速陡增而應接不暇。隨著蘇花公路及中橫公路的開通，觀光客陸續湧入，讓花蓮名產業快速累積行銷能力，與中華豆沙對高品質內餡的追求，一同奠定了各大糕點類伴手禮的地位。

Fengshing Pastry Shop has been in business since the colonial period. The funder Mr. Zheng migrated from Taichung to Hualien by boat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ago. After arrival, Mr. Zheng started to work at his uncle's pastry shop at age 13 and learned how to make pastries from the Japanese pastry chefs.

In 1928, Mr. Zheng opened Fengshing Pastry Shop. He started with making Japanese style pastries and earned the honor of "the first-class pastry shop"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After the change of governing authorities, Mr. Zheng focused on making pastries relate to Taiwanese festivals, like moon cakes, and keep the business thriving.

Mr. Zheng's son also started to work in the pastry shop when he was 13 years old. He was very talented that he finished his training and became a pastry chef at age 15. His creativity brought this pastry shop to the next level. When visitors traveled to Hualien, people were impressed by the aboriginal culture and would like to buy souvenirs related to the

aboriginals. Mr. Zheng Jr created the Mochi (sticky rice cake) made with millet grown by the Ami, which became a popular hit. Another brilliant idea of Mr. Zheng Jr is to change the traditional five-inch moon cake to bite-size. Keeping the same round shape that resembles the moon, these petite moon cakes are delicious and cute. People used to only buy the large moon cake on Moon Festival and shared it during family reunion. Now, with the individualized bite-size moon cakes, people can enjoy them anytime.

When we talk about these delicious pastries, we have to mention the place that makes the main ingredients- a variety of sweet bean pastes. Zhonghua Bean Paste Factory was established in 1958 in Hualien. The factory started with making miso paste and tofu, later it focused on only making sweet bean pastes. This factory is not as famous as the Fengshing Pastry Shop because they don't make the finishing products. But the quality of its sweet bean pastes is trusted by the local pastry shops. Without Zhonghua Bean Paste Factory, the pastries in Hualien may not make the renowned name they have today.

どこにも必ずその場所にしかない、地元的な独特なグルメがある。美食の魅力を拒める人間はどこにもいないだろう。「グルメのレベルは文化と常に共通性がある。日常生活から生まれ、日常生活より高くいく」と、文化学者の呂立新が言った。誰にもある、旅行に行くたび、お土産などを家族や友人に買ってあげること。花蓮のお土産といえば、何を思い浮かべるだろう。花蓮のお菓子、もち、あんこいも、パイナップルケーキなど以外、地元民が認証した「豊興餅舖」も大人気。定番の月餅とラコトクッキー（雷古多唱片餅）が数多くのお菓子の中の人気商品。月餅の白あんが口の中で溶けたような食感を持ち、すっきりした甘さの原料は、同じく花蓮の老舗の「中華豆沙」のもの。先祖代々から受け継がれてきた技術と時代のテクニックとともに進み、代表的な花蓮お菓子となった豊興餅舖は、花蓮人に深く愛される。

#### 豊興餅舖

豊興餅舖は日本統治時期から創業した百年老舗である。創始者の鄭鎌波さんは海路を通じて豊原から花蓮に引越した。当時、13歳の鄭さんがすぐにおじさんに身を寄せ、おじさんのお菓子屋で師匠のそばについて和菓子の作り方を学んでいた。1928年に鄭さんが自分独立して豊興餅舖を開設した。

日本統治時期から「一級のお菓子屋」という榮譽を持つ豊興餅舖は、最初紅豆丸、さつま芋丸等の和菓子を作ったお菓子屋であった。配給制度という時代の下で、鄭鎌波さんは技術と勤勉で、市場を穏やかに占めている。中華民国政府が来たばかり、全体の不況が続いていくため、鄭さんは日産株式会社から店舗を買い、祝祭日に合うお菓子を作って営んでいる。そのお菓子は現在中秋節の絶品となった。

豊興餅舖の社長鄭榮章さんは父さんと同じ、13歳から工場に入って作業し、精一杯に学び、家計を分担した。お菓子を作る才能がある彼は、15歳に作ったお菓子が売れる以上、中華菓子でも洋菓子でも作れる。この前、鉄路局の1元ケーキも彼の作品である。中部横貫公路を開通した後、観光客たちも地元のグルメを食べられるため、さらにアミ族の粟で粟もちを作ってタロコロに売っていた。しかし、もちもちした本格な粟もちを作るのは、大きい力を込め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彼は自分の若さと力の大きさによって、年中無休で頑張ってレシピを調整し、良い実績が出てきた。

## 小月餅

実は、豊興餅舗の名を轟かせるのは小月餅である。過去、伝統の中華菓子は満月みたいな丸であり、分けて食べないといけない。もし食べられなかったら、保存も大変なことである。鄭榮章さんは一人につき一個ずつ小さい月餅を発想した。一口で食べられる月餅を積極的に研究・製作してきた。その月餅は見た目を精緻できれいだけでなく、美味しくても体に負担もかけない。そして、経済の成長とともに、小月餅はもと伝統月餅が節日やお祭りの時だけ販売するという市場形態を変え、市民たちの日常生活の一役を果たす。小月餅がプレゼントとしても自分が食べてもお客さんに接待してもよいものとなったため、工場は没頭に製作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1989年の頃、株式市場は盛り上がり、師匠がお菓子を作る意向を大変影響した。息子の鄭富益さんは豊興餅舗の味が花蓮人の共同記憶であると信じ、もし閉店ならば、お客さんが二度とその味と会えなくなってしまった。それゆえ、店舗を継承するため、鄭富益さんは師匠につき、手芸を学んでいた。そして、師匠や米を問わず、日本から機械を導入し、製作の流れと労働環境を改善したと同時に、ラコト類の商品とパン等の洋菓子にも開発された。

豊興餅舗の素晴らしい歴史物語は花蓮のお菓子の進化史のように語っている。グルメを通じて地元の風土文化を理解するのは、地元グルメの魅力の所在である。豊興餅舗のお菓子がサクサクでふわふわで濃厚なミルクの香りを持つ皮としっかりしている餡（アン）が出来上がった鍵は、台湾で大人気の花蓮のお菓子の功臣：中華豆沙である。

## 中華豆沙

花蓮のお菓子は台湾で有名となったのが、餡（アン）の品質は味の魂のように非常に重要である。花蓮に多くのお餅製品の供給源と受託製造者は、中華路にある「中華豆沙」という老舗である。この工場は1958年に成立し、味噌と豆腐を作る創業しながら、後は小豆餡、緑豆餡等のスイーツのアンの専門店に変わった。自分のブランドがないため、普通の消費者はほとんど知らなかった。

昔、花蓮の豆あん工場はまた雅記と宗泰食品があったが、次第に自分の製品に向けて供給するため、全ての花蓮のお菓子産業の餡の供給は中華豆沙だけ残されている。店主の鄭惠書さんは1981年から豆あん事業を引き継ぎ、経済高度成長時期に経験していた。そのとき、北廻線を開通したばかり、大勢の観光客が来られた、お土産産業が繁盛となっていた。中華豆沙も激増の需要があったため、接客に追われ、休むことはほとんどできなかった。蘇花公路と中部横貫公路を開通した後、観光客がいっそう入って来られ、中華豆沙が高品質の餡を用い、速やかにお菓子の名物の地位を定めてきた。

## 25 不可錯過的花蓮紅茶

### 25 The Tea You Can't Miss

### 25 お見逃しなく—花蓮の紅茶

#### ■ 摘要(中、英、日)

1960年代，為了拓展外銷紅茶市場，政府在花蓮鶴岡及臺東鹿野一帶推廣阿薩姆紅茶的種植栽培，也許是這樣，紅茶逐漸成為花東居民生活飲品的選項之一。花蓮有幾處有名的紅茶店，紅茶大多都是用花蓮鶴岡紅茶做底，再進行私家調配，各家各有風味；而小西點則是搭配紅茶的必點茶點，不論店面大小、區域位置，來到紅茶店一定能看到小西點。

In the 1960s, in order to meet the black tea demand of the markets overseas, the government promoted the planting of Assam black tea in Hegang (located in Hualien) and Luye (located in Taitung). Since then, drinking black te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life for people in eastern Taiwan. In Hualien, there are several famous tea shops. Most of them use the local Hegang black tea and add their secret ingredients to create their own special drinks. You just can't go wrong with a cup of black tea and a plate of nice pastries. In Hualien's tea shops, big or small, you can always get some delicious pastries to enjoy with your cup of local black tea.

1960年代，紅茶の輸出市場を開拓するため、政府が花蓮の鶴岡と台東の鹿野辺りにアッサム紅茶の栽培を広げていた。それで紅茶は東台湾の人々の日常となっているのかもしれない。花蓮の有名な紅茶屋の紅茶は、大体花蓮鶴岡紅茶をベースに、特製のレシピを使われるらしい。そして西洋お菓子は紅茶の定番相棒だということで、どんな紅茶屋にも西洋お菓子は置かれているという。

#### ■ 正文(中、英、日)

1960年代，為了拓展外銷紅茶市場，政府在花蓮鶴岡及臺東鹿野一帶推廣阿薩姆紅茶的種植栽培，也許是這樣，紅茶逐漸成為花東居民生活飲品的選項之一。花蓮有幾處有名的紅茶店，紅茶大多都是用花蓮鶴岡紅茶做底，再進行私家調配，各家各有風味；而小西點則是搭配紅茶的必點茶點，不論店面大小、區域位置，來到紅茶店一定能看到小西點。

#### 花蓮鋼管紅茶

花蓮鋼管紅茶開業至今已五十多年，是花蓮使用鋼管來輸送飲品的創始店之一。老闆林春旺當年跟著父母從宜蘭來到花蓮，其實起初是在公正街做雜貨店的生意，那時生意好到機關、學校的生意都交給他，等同於小批發商了，當時同期有名的雜貨店還有泰和商號、福裕行、中南生號。

然而在1962年遇上市區大火，燒毀中山路上許多店家民宅，雜貨店的生意也被迫結束，因此才改行賣起紅茶。當初林春旺覺得這種鋼管的設計既方便又有趣，因此特別引進特製的機器，將熬煮完成的紅茶放進二樓的冷凍設備，直接輸送下來就成為冰涼可口的紅茶，才漸漸成為家喻戶曉的花蓮鋼管紅茶。

已經經營50年的老店花蓮鋼管紅茶其實原先並未設立看板招牌，就連老闆林春旺也都是從兒子口中得知，自家紅茶店以「花蓮鋼管紅茶」在網路上早已口耳相傳，索性在2014年正式掛上招牌，成為名副其實的「花蓮鋼管紅茶」。

勤熬煮的紅茶就可感受其用心，50年來如一日，辛勤顧店未曾遠遊。而店內另一招牌杏仁茶更是用中藥等級的南北杏熬煮，非市面上的杏仁粉沖泡速成。80歲的林春旺說

「人生就像杏仁，在年輕有一種風味，中老年亦然。」如同林春旺的人生哲學，每個階段都是重要的，有它應該呈現的風味。

### 黎明紅茶

花蓮市溝仔尾有兩處紅茶名店，一間是位於成功街已有 50 多年的廟口紅茶，一間是位於南京街上的黎明紅茶。

黎明紅茶在南京街上已開業 30 多年，在此之前曾在以前的中美、豪華、天祥戲院門口賣玉米，後來夫妻倆看準了北迴鐵路開通後新車站的商機，便在車站前做起午夜到清晨的豆漿早餐店，當時新站來去都是群集的阿兵哥、電玩店顧客，生意也相當活絡。

直到 1988 年，位在南京街的黎明大樓落成，夫妻兩為了照顧好孩子，決定買下大樓店面，重返溝仔尾，成為大樓第一家進駐住戶，掛上黎明紅茶的招牌，一掛就是 30 餘年，成為花蓮在地家喻戶曉的紅茶名店。

問當初怎麼賣起紅茶？老闆娘蘇蓮蓉邊煎蛋餅邊回答：「阿知，就從豆漿開始，後來才開始賣紅茶。」要問黎明紅茶的招牌，老闆娘煮的紅茶、杏仁茶是一絕的美味，米漿、薏仁、綠豆、花生湯也都貨真價實，如果想嘗試新穎的口味，杏仁加紅茶，杏仁加米漿，任何 A+B 只要你提得出口，而老闆娘也毫不遲疑照做，那麼保證不會讓你失望，配上臺式馬卡龍--小西點，真是絕配。

### 美崙紅茶

美崙紅茶位於美崙市場旁，創立至今也有 40 多年了，由於區域生活形態的關係，美崙紅茶不像市區其他紅茶店會開一整天，它的營業時間只有上午時段，但依然不減美崙紅茶在當地的人氣，是附近居民心目中第一名的早餐紅茶店。

美崙紅茶在老一輩的人口中又叫做百貨紅茶。因為最早這裡還兼賣百貨商品，後來才專賣早餐，傳承至今已第二代之了。除了招牌紅茶外，特殊口感粉漿的蛋餅也是不容錯過。

In the 1960s, in order to meet the black tea demand of the markets overseas, the government promoted the planting of Assam black tea in Hegang (located in Hualien) and Luye (located in Taitung). Since then, drinking black te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life for people in eastern Taiwan. In Hualien, there are several famous tea shops. Most of them use the local Hegang black tea and add their secret ingredients to create their own special drinks. You just can't go wrong with a cup of black tea and a plate of nice pastries. In Hualien's tea shops, big or small, you can always get some delicious pastries to enjoy with your cup of local black tea.

Hualien Gangguan Black Tea has been in business for more than fifty years. Gangguan in Mandarin means the stainless-steel pipes. This tea shop is one of the first tea shops using stainless steel pipes to flow black tea brewed on second floor to the first-floor store front. The owner Mr. Lin moved from Yilan with his parents when he was a child. He owned a grocery store on Gongzheng Street that closed after a fire accident in 1962. He then started this black tea business with stainless steel pipes. It was a cool idea back then. Mr. Lin took an extra step

to import a cooling system and installed on the pipes so that his fresh-brewed black tea would come out of the pipes ice cold and ready to be served.

The owners of Liming Black Tea Shop are a couple who started the business about 30 years ago. Before the tea shop, they had sold corn by the movie theaters and later had tried running a breakfast place by the train station. In search of a nice place to raise their kids, they bought a store front unit in a brand-new building in Gozaiwei in 1988 and opened the tea shop. Since then, Liming Black Tea Shop has been popular. Other than the black tea, this tea shop is well known for its almond tea and a desert they call “Taiwanese-style macaron.” Come over here to have a cup of black tea and some Taiwanese-style macaron would definitely make your day.

Meilun Black Tea is located next to Meilun Market. It has been in business for more than 40 years. Unlike other tea shops that open long hours, this one closes at noon. However, it's so popular that the locals rank it the number one breakfast place with black tea in the neighborhood. This tea shop also had an old name of “grocery store black tea shop.” It's because years back when the tea shop first opened, it also sold groceries in the store. Now it's a famous breakfast place with the top-selling black tea and the Taiwanese-style omelet.

1960年代、紅茶の輸出市場を開拓するため、政府が花蓮の鶴岡と台東の鹿野辺りにアッサム紅茶の栽培を広げていた。それで紅茶は東台湾の人々の日常となっているのかもしれない。花蓮の有名な紅茶屋の紅茶は、大体花蓮鶴岡紅茶をベースに、特製のレシピを使われるらしい。そして西洋お菓子は紅茶の定番相棒だということで、どんな紅茶屋にも西洋お菓子は置かれているという。

#### 花蓮鋼管紅茶

花蓮鋼管紅茶は創業してから50年以上の歴史を持ち、鋼管を用い、飲料を輸送する創始の店の1つである。店主の林春旺さんは両親に連れられて宜蘭から花蓮に至った。最初公正街に雑貨屋の商売をやっていた。当時、商売が繁盛して公務機関や学校からの件もいっぱいであり、ほぼ小卸売のようであった。同時期に、泰和商號、福裕行、中南生號など有名な雑貨屋もあった。

しかし、1962年に市区の大火災に目に遭い、中山路に多くの店や住宅が壊れたうえ、雑貨屋の商売もやむを得ず中止するに至った。そのため、変えて紅茶を売ってきた。当時、林春旺さんはこのような鋼管の設計は便利で面白くて特に特製の機械を導入した。この後、次第に周知された花蓮鋼管紅茶となった。

元々、50年にも経営している花蓮鋼管紅茶は看板を設立してなかったが、店主の林春旺の息子から自家の紅茶屋が「花蓮鋼管紅茶」を名乗ってインターネットで広く知らせていた。そのため、2014年に看板を掛けて名実相伴う「花蓮鋼管紅茶」となった。

周知された花蓮紅茶名店になっても、林春旺さんは紅茶の美味しさが一番大切なことと思っている。50年以来変わらず紅茶は、毎日続いている。またもう1つ自慢の味とする杏仁茶は、普通のような杏の粉ではなく、漢方用の南杏と北杏を煎じ出してきたのである。80歳の林春旺さんは、人生は杏のように若年や中老年の段階によって

違い風味が現れたと言っていた。林春旺さんの人生哲学のように、段階ごとが重要でその風味をありのまま表わした。

### 黎明紅茶

花蓮市溝仔尾にある紅茶名店が2つあり、1つは成功街に50年の歴史がある廟口紅茶であり、もう1つは南京街にある黎明紅茶である。

黎明紅茶は南京街に開業してからすでに30年を経た。この前、中美、豪華、天祥戲院の出入り口でコーンを売っていた。そして、この夫婦は北廻線を開通し、新しい駅を設けた機会を狙い、駅前夜から明け方までの豆乳朝食店を営んでいた。当時、新しい駅に往復するのは兵隊さんや電子ゲーム場のお客さんたちが多く、商売が繁盛していた。

1988年までに、南京街の黎明ビルを落成した。子供の面倒のため、ビルの一階にある店舗を買い、溝仔尾に戻った。そして、黎明紅茶の看板を掛け、30年にわたって花蓮地元民で知らない人はいない名店となった。

なぜ紅茶を売ると聞いたら、女将の蘇蓮蓉さんは蛋餅を煎いながら、「知らなかったね。豆乳から作っていて、後で紅茶を売って始めた。」と答えた。黎明紅茶の定番といえば、紅茶と杏仁茶は絶品であり、米漿、ハトムギ、緑豆、ピーナッツ湯もおすすめである。もし新たな味わいを試したかったら、杏仁茶プラス紅茶や杏仁茶プラス米漿、いずれも組み合わせを注文できる。そして、保証できるおいしさ、台湾風のマカロンという洋菓子と一緒に食べたら、絶妙である。

### 美崙紅茶

美崙紅茶は美崙市場のそばにあり、創業してから40年以上の歴史を持っている。この地域の生活習慣と合わせ、市区にあるほかの紅茶店のように24時間営業してなく、午前だけ営んでいる。それにしても、地元で大人気の店という事実を変えられなく、近所の住民がよく訪れる紅茶店である。

美崙紅茶は最初色々な商品売っているため、お年寄りたちが「百貨紅茶」と呼ばれている。その後、朝食を専売し、現在は2代目に引き継いおり、定番の紅茶以外、特別な食感を持つ蛋餅も見逃せないように。

## 26 人在草木中，這一泡叫「歲月」

### 26 The Smell of Roasting Tea Leaves

#### 26 お茶からみる月日の経つ

#### ■ 摘要(中、英、日)

在花蓮熱鬧的街區內，有兩家老茶行用品質建立口碑，老經驗老記憶見證這個茶產業的興起與沒落。在這歷史的洪流中，或許這些茶莊的歷史不會被記錄在汗青中，但是茶莊烘茶時所散發的陣陣茶香，卻依舊飄散在花蓮市區的各個街角和花蓮人的記憶中。這一泡茶，品嚐那甘甜的香氣外，茶正在緩緩地訴說花蓮在地「茶」的故事，而你我卻活在這個故事當中...

Hidden in the busy streets of Hualien, there are two stores still selling the tea leaves in the traditional way. Today, we can easily spot a tea shop at the corner of a street and get a cup of tea within minutes. It is hard to imagine there was a time when people could go into the traditional tea store, carefully check out the tea leaves in each jar on display, then decide on the one that they will take home to brew that lovely little pot of tea. This once essential business is now hard to find. But here in Hualien, the smell of roasting tea leaves from one of these two stores is a reminder of what drinking tea used to be like, from a forgotten time.

花蓮の繁華街には、高品質で多数のいい評価を積んだこの二軒の老舗お茶屋は、花蓮の茶産業の盛衰を見届けた。こういったお茶屋は歴史とともに流されていくかもしれないが、お茶を焙じている時の香りが未だに花蓮の街と花蓮人の記憶に残っている。一杯のお茶が、すっきりとした甘い香りで花蓮のお茶の物語を語る。

#### ■ 本文(中、英、日)

在花蓮熱鬧的街區內，有兩家老茶行用品質建立口碑，老經驗老記憶見證這個茶產業的興起與沒落。在這歷史的洪流中，或許這些茶莊的歷史不會被記錄在汗青中，但是茶莊烘茶時所散發的陣陣茶香，卻依舊飄散在花蓮市區的各個街角和花蓮人的記憶中。這一泡茶，品嚐那甘甜的香氣外，茶正在緩緩地訴說花蓮在地「茶」的故事，而你我卻活在這個故事當中...

#### 戰火下的甘露-全祥茶莊

為了躲二戰空襲，全祥茶莊的創辦人葉仁勇跑到花蓮港區投靠大姊，從此開啟葉仁勇的賣茶事業。早期茶莊都要自己製茶，葉仁勇使用傳統炭火以竹簍焙製茶葉，將「毛茶」用炭避火烘焙數小時，定型成精緻茶，一道道工序繁雜，才能有茶葉的醇香回韻。現任的負責人葉榮豐，看著父親的背影，學習茶葉的製作，至今已三十餘年。

除了製茶，裝盛茶葉的容器亦有一番學問，古式的鐵製茶桶全都是由鐵工師傅用大型剪刀一片片的剪開，再由手工訂做而成，而玻璃製的茶葉罐為了給客人展示茶葉和試茶的容器，厚度僅不到 0.3 公分，這些器具在市面上已難以尋獲，陪伴著全祥茶莊走過半甲子，默默地守護全祥茶莊的口碑。

買茶，對老茶人來說是人與人之間情感的交流。早期茶莊會親手為客人秤茶包裝，使用的是各種斤兩尺寸的牛皮紙袋，用心折好，以飯粒作為醬糊黏製包裝，最後用麻繩細心綑綁而成，伴隨茶香走出茶莊，送禮亦得，自飲亦樂。

全祥茶莊三代傳承，二代葉榮豐與妻王蓮生之獨子葉宏恩目前在側學習，在照顧年近九十二歲的葉仁勇同時，也共同延續著老茶莊的精神。

#### 茶業走馬燈-正興茶莊

正興茶莊在取名的時候，希望這家茶莊有「正正當當復興的意思」，正興茶莊創辦人葉增睿認為做生意要老實，絕對不能偷斤減兩，尤其茶葉是高單價物品，生意是論斤論兩買賣，買賣原則就是賣給顧客只能多給不能少，這樣的信念成為現在正興茶莊二代葉榮耀的生意經，也是父親葉增睿的教誨。

生意上的誠實是茶葉，買賣下的真誠是熱水，兩者激盪下的產物是彼此信賴的茶水，一飲下去，道出正興茶莊老闆與客人間那溫暖的互動。葉榮耀拿出一疊厚厚的明信片訂單，都是日本顧客寄來的，上邊寫著綠茶幾斤、烏龍幾斤，還書寫著祝福的話語，有些還加手繪圖畫，讓人倍感溫馨。

現在不僅僅是在茶莊賣茶，葉榮耀夫妻開闢許多買賣管道，隨著中國市場的崛起，中國的許多顧客在網路上下訂，正興茶莊在出貨到中國，每到逢年過節，總是茶莊最忙碌的時候，但是老闆希望與客人之間的信任就像正興茶莊的茶葉，永遠回甘。

這一杯，叫「歲月」

用經驗滾燙一壺水，把傳承釀成了茶葉，悲與喜展開了苦和甜，這一杯叫「歲月」，也是正興茶莊、全祥茶莊中的極品，若能有幸前來花蓮，千望不能錯過這兩間茶行的頂級歲月。

Hidden in the busy streets of Hualien, there are two stores still selling the tea leaves in the traditional way. Today, we can easily spot a tea shop at the corner of a street and get a cup of tea within minutes. It is hard to image there was a time when people could go into the traditional tea store, carefully check out the tea leaves in each jar on display, then decide on the one that they will take home to brew that lovely little pot of tea. This once essential business is now hard to find. But here in Hualien, the smell of roasting tea leaves from one of these two stores is a reminder of what drinking tea used to be like, from a forgotten time.

#### Chuan Hsiang Tea Store

Mr. Ye, the founder of Chuan Hsiang Tea Store, had moved to Hualien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opened the tea store in 1949. Back then, tea stores not only sell tea, they had to process tea leaves on their own. Mr. Ye followed the traditional way, which places tea leaves in a bamboo tray and uses charcoals to bake and roast tea leaves for hours. The procedure takes multiple complicated steps and requires precision to make high quality tea. Mr. Ye and his son insist on applying the traditional way to make the best tea that people can enjoy. The store has metal tea containers custom made by hand for storage and thin glass bottles (less than 0.3 cm) to display different teas on the shelves. These metal containers and glass bottles made decades ago are hard to find in this day, so is this quality tea shop- Chuan Hsiang Tea Store.

#### Jeng-Sing Tea Shop

When Mr. Ye naming his tea shop, he chose the Chinese characters that mean “do the right thing” and “revive.” That’s where the name “Jeng-Sing Tea Shop” came from. As the class of the tea leaves varies, it can make a big difference in price. Jeng-Sing Tea Shop’s owner Mr. Ye values the honesty in a business. His tea shop provides consistency in selling the tea at the price it worth. This is Mr. Ye’s way of doing the right thing. As a result, the business has built loyalty and trust in customers and prospects. Mr. Ye is like an old friend that would be happy to brew a nice pot of tea for you when you visit his store. And then, if you have a moment, he would share with you the postcards and greetings he received from his

Japanese customers that they sent from oversea along with their orders. The human warmth of Mr. Ye and his shop adds a sentimental value to his products that money can't buy.

花蓮の繁華街には、高品質で多数のいい評価を積んだこの二軒の老舗お茶屋は、花蓮の茶産業の盛衰を見届けた。こういったお茶屋は歴史とともに流されていくかもしれないが、お茶を焙じている時の香りが未だに花蓮の街と花蓮人の記憶に残っている。一杯のお茶が、すっきりとした甘い香りで花蓮のお茶の物語を語る。

#### 戦火下の甘露—全祥茶莊

二戦の空襲を避けるため、全祥茶莊の創始者葉仁勇さんは花蓮港区にお姉さんに寄せている。それから、葉さんはそのきっかけでお茶事業を始めた。昔、お茶屋は自分で製茶する。葉仁勇さんは伝統の炭火を用い竹かごでお茶を焙り、「毛茶」を炭火で数時間を焙って精緻なお茶まで定型していく。繁雑な手続きがなければお茶の醇味や香りが出てこない。現任の責任者の葉栄豊さんは父親の後ろの姿をみてお茶の製作を30年以上に習っている。

製茶以外、お茶を収める容器も学問の一つである。古式の鉄製のお茶バケツは鉄職人が手作りで1つずつ製作してきた。また、ガラス製のお茶の缶ならば、お客さんに茶葉を展示させる容器として、その厚さが0.3センチしかない。これらの容器は通販で見つけられなく、全祥茶莊と30年以上に使っており、茶莊の口碑をじっと見守る。

老職人にとってお茶を買うことは人と人の間に感情を交流する方法である。昔、ここは自分の手でお茶の量を測り、サイズによって違いな紙袋で大切に包んでこめりて接着し、最後に麻縄で縛った。プレゼントとしても自分で飲んでも良い商品である。

全祥茶莊は第3代の葉宏恩を引き継ぎ、2代目の葉栄豊さん夫婦は主に92歳の葉仁勇を世話している。お茶屋の老舗の精神がまだまだ続いている。

#### 茶業の走馬灯—正興茶莊

正興茶莊という名前をつけるとき、店主はこの茶莊が「正々堂々で復興する」という期待を寄せた。商売は大人しく手抜きしたのがダメ、特に茶葉のような高価の品物に対して、しっかり売買するのが必要であると創始者の葉増睿さんがそう思っている。このような信念は、2代目の葉栄耀さんの商売ルールになったと同時に、父から大切な訓示である。

誠実の商売と笑顔での接客、両者に絡みあったものがお互いに信頼するお茶である。このお茶を飲んだら、正興茶莊の店主とお客さんの間に暖かく交流が現れた。葉栄耀さんは多くのはがきを出し、それらは日本のお客さんからの注文書であり、緑茶や烏龍茶の注文とお祝いの言葉や手で描く絵を載せている。そのはがきを読んでいると優しい温かさが感じられた。

現在、茶莊はたくさんの販売ルートを開拓し、中国の市場が盛り上がるとともに、多くの中国のお客さんはインターネットで注文し、正興茶莊が中国に出荷する。祝祭

日に近く日々は茶荘が一番忙しいときである。店主はお客さんとの信頼が正興茶荘の茶葉のように永遠に甘く潤った味わいを持つ。

この一杯は「年月」と呼ばれる。

正興茶荘と全祥茶荘の絶品である。もし花蓮にいらっしゃれば、ぜひこの2つお茶の老舗で、最高級の「年月」を賞味することを見逃さないでください。

## 27 三代醬人情

### 27 The Soy Sauce Factory

#### 27 愛溢れる醤油作り

##### ■ 摘要(中、英、日)

「不管是否情願，生活總在催促我們邁步向前，整裝、啟程、跋涉、落腳，停在哪裡，哪裡就會燃起灶火。」捉襟見肘時的一碗醬油拌飯；宴請賓客時，一盤盤垂涎欲滴的紅燒牛腩、糖醋醬燒魚，還有尋常家中熱騰騰的滷肉飯加蛋……一滴醬油，一縷醬香，足以讓最平常的食物變得楚楚動人，是情感的牽絆，也是味覺的母語。臺菜講究色、香、味俱全，醬油可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調味聖品。而醬油之於臺灣人，不僅是單純的調味品，更是地方歷史、風土人情的特色濃縮。在花蓮就有一間遵循古法手工釀造的醬油工廠，以對傳統工法的虔誠，傳承在地飲食文化，回歸食材最純正的本源，堅守從一而終的製醬心……

Life goes on regardless what happens. Even when times are tough, we make the best out of it. This is the spirit of Taiwan. It's like when people from the west use lemons to make lemonade, Taiwanese would use soy sauce to create surprises. Taiwanese cuisine emphasizes the look, the smell and the taste of the dish. One ingredient that can fulfill all that above is soy sauce. In Hualien, one soy sauce factory has been following the same traditional practices to make their products throughout the ages. No shortcuts and no artificial flavors are added. Because they know this drop of soy sauce can make an ordinary dish delightful. The soy sauce is not only part of our culture, but also a representation of our Taiwanese spirit.

テレビ番組の「舌の上で味わう中国(舌尖上的中國)」にこういった名言がある。「どう考えているか関係なく、生活に常に未来に押される私たち。準備、出発、歩き、休む。泊まる場所には、必ずかまどの火が燃える」。金欠の時の醤油ご飯、ご馳走する時の紅燒牛腩や魚の甘酢煮、そして庶民グルメの熱々ルー一口飯。一滴の醤油を増やすだけで、同じ料理でも全く違う味になる。色、香り、味。どれも重視する台湾料理にとっては、醤油は不可欠な宝物。台湾の醤油は単なる調味料ではなく、地域歴史と風土人情の含まれるエキスでもある。花蓮には、以前の料理法を忠実に受け継がれている醤油工場が今でもある。そこには、昔ながらの飲食文化を伝承しつつ、食材の元に戻るような、醤油への一途な愛執が見える。

##### ■本文(中、英、日)

「不管是否情願，生活總在催促我們邁步向前，整裝、啟程、跋涉、落腳，停在哪裡，哪裡就會燃起灶火。」捉襟見肘時的一碗醬油拌飯；宴請賓客時，一盤盤垂涎欲滴

的紅燒牛腩、糖醋醬燒魚，還有尋常家中熱騰騰的滷肉飯加蛋……一滴醬油，一縷醬香，足以讓最平常的食物變得楚楚動人，是情感的牽絆，也是味覺的母語。

臺菜講究色、香、味俱全，醬油可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調味聖品。而醬油之於臺灣人，不僅是單純的調味品，更是地方歷史、風土人情的特色濃縮。在花蓮就有一間遵循古法手工釀造的醬油工廠，以對傳統工法的虔誠，傳承在地飲食文化，回歸食材最純正的本源，堅守從一而終的製醬心……

#### 榮景一時的醬油釀造工廠

臺灣的醬油釀造技術，本源自鄭成功時期，漢移民從中國大陸遷徙而引入。但到日本統治階段，由於日人口味喜好之故，引進豆麥釀醬技術，並在大力推廣下成為主流，直至今日臺灣消費市場上，十之八九都是豆麥醬油。

日式的豆麥釀造，由鹽、水、大豆、小麥所組成，食材元素天然而簡單，經過時間的等待發酵，卻幻化出舌尖上的迷人風味。1945年終戰，日本退出臺灣，原本統一管制的米、糖、油、鹽、醬油等原物料全面解禁，彼時醬油師傅、工廠紛紛自立門戶。鼎盛時期，全臺赫然有一百六十餘家醬油工廠。翻開日治時代的花蓮港街地圖，東線鐵道旁，標有森金釀造工廠一處（今新港街）、森金商店（今中正路上），振馨美醬油一處（許圓的鹿標醬油，現為中正路現代攝影社）、高香美醬油（後產權更迭為新味醬油工廠）……僅花蓮市區就有十二家民營釀造醬油工廠，可想見當時醬油產業發展的蓬勃盛景。

#### 翻山越嶺二兄弟—鹿標與虎標

古法手作醬油的釀造過程相當繁瑣且費時費工，在講求快速的現代化社會衝擊下，手作醬油產業生存困難，導致傳統工廠逐年關閉凋零，人才與技法也隨之沒落失傳，現花蓮僅存「新味醬油」還延續著傳統釀造技術，堅持天然甘醇風味。而這一段歷史興衰，還要從古早時說起……

原籍彰化鹿港的許圓，出生於民前 21 年，為避債偕其兄弟來到花蓮白手起家。在缺乏資本的困境下，靠幾口大鑊開始了土產醬油的事業，按現今標準不一定衛生可靠。卻在許圓的苦心經營和改良下，逐漸打響「鹿仔標」的醬油名聲，占下鳳林、玉里、池上等花蓮港街以南多處的鄉鎮市場，連街頭巷尾的柑仔店都有它的身影。那時，許圓的醬油名為「振馨美」，以「鹿」為標。全盛時期，在中正路有三、四間店面，占地數百坪，堪稱「後山醬油大王」。其最小的弟弟許日，於 1936 年漂洋過海來探望哥哥，萬事起頭難，初來乍到的他僅靠賣木炭維生，後見其兄經營的「振馨美醬油」生意興隆，出貨頻繁，遂拜師學技，漸漸掌握豆麥釀造和改裝設備的技術。在因緣際會下收購了日本人的高香美醬油工廠，並改設為「日華醬油」（現新味醬油），以「虎頭」為商標包裝，發展出另一番醬油事業。

#### 虎標風雲

一瓶好醬油能展現臺灣的人情味，如同醬汁多層次的醍醐味在舌尖上峰迴路轉。

光復初期，「日華醬油工廠」改名為「振華醬油工廠」，老闆許日親力親為，四處推銷送貨，逐步在當時交通不便的花蓮占下一席之地，後經幾次市街門牌改劃，再度改名為「珍芳醬油工廠」。1970 年，由第二代許南東和媳婦曹美潔接手經營，主攻個人和

住家市場，以區別二伯許圓的店面式經營；另由雜貨店賒帳寄售，最後再以銷量結算；加之積極推動回收空瓶再利用等經營策略，生意慢慢蒸蒸日上，成為花蓮人耳熟能詳的醬油品牌，一改當年困迫窘境，奠下日後的事業基礎，並改名為現在的「新味醬油」。好不容易做出一點成績，卻在 1974 年受市區大火波及，工廠設備、釀制器具付之一炬，幸好有準備歇業的醬油廠要出讓用以熟成靜置的杉木桶，才讓他有機會重新站起來，來年便更換廠房設備、改良生產動線，但仍堅持以古法釀造傳統醬油。依據在地花蓮人偏愛的口味做變化，自然保留在地風土民情，讓醬油保有實、淨、醇的好味道，帶領著老字號醬油工廠屹立不搖，一路風風雨雨走到今天，交棒到第三代許桓巽手中。

歷經時代的磨練，許南東大膽嘗試不同風味，將邁入百年經營的新味醬油，以全新樣貌轉型為花蓮文創食品產業，喚起花蓮人記憶中甘醇自然的好味道，透過展覽解說與提供來客手作課程，感受一代又一代為之堅持的信念與力量，讓民眾一窺過去老師傅如何運用天然的食材，秉持繁瑣的古法做出健康好物，讓珍貴的「純手工製作」精神能繼續流傳。

### 醬人精神

每一滴醬油都凝聚著制醬人的心血，把對食材的尊重和對時間的敬畏一起融進陳釀滋味裡，把漫長的等待和家族故事一併寄託於一壺醬油之間。這份甘醇裡，昭示著一代人辛苦打拼、不棄不餒的精神，以及花蓮人對傳統技術的傳承和守護，更蘊含了臺灣特有的歷史文化。

Life goes on regardless what happens. Even when times are tough, we make the best out of it. This is the spirit of Taiwan. It's like when people from the west use lemons to make lemonade, Taiwanese would use soy sauce to create surprises. Taiwanese cuisine emphasizes the look, the smell and the taste of the dish. One ingredient that can fulfill all that above is soy sauce. In Hualien, one soy sauce factory has been following the same traditional practices to make their products throughout the ages. No shortcuts and no artificial flavors are added. Because they know this drop of soy sauce can make an ordinary dish delightful. The soy sauce is not only part of our culture, but also a representation of our Taiwanese spirit.

The technique of making soy sauce in Taiwan originated from the Han Chinese migrated here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But the soy sauce we see on the market today is actually influenced by Japan that made with soybeans, wheat, salt and water.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certain productions like sugar, salt, and soy sauce can only be produced in facilities owned or controlled by Japanese. After the war, without the restrictions, many soy sauce makers had started their own business making soy sauce. At one point, there were more than 160 soy sauce factories in Taiwan. In downtown Hualien alone, there were 12 soy sauce factories existed at that time. Making soy sauce in the traditional way takes time and effort which isn't cost-effective. As a result, many traditional factories had failed to survive.

Many old residents of Hualien might remember the soy sauce with a deer trademark. This soy sauce was once the monopoly in Hualien. However, the one soy sauce factory that survived all these years is Shin-Way Soy Sauce Factory. People mostly call it “the soy sauce with the tiger trademark.” The owner of Shin-Way Factory, Mr. Hsu, is the younger brother of the owner of the deer trademark factory. In 1936, he moved to Hualien from Lukang

Township in central Taiwan. He later worked at his brother's factory and learned the procedures of making traditional soy sauce. After the war, Mr. Hsu took the chance and bought over a Japanese soy sauce factory. From there, he started his own tiger trademark soy sauce business. In 1974, a fire accident burned down the factory. But the Hsu's family took on the challenge and rebuilt the factory. They bought new equipment and upgraded the production line of the factory. They were lucky enough to take over some wooden barrels from another closed down soy sauce factory. The wooden barrel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raditional flavor of the soy sauce. The modern equipment makes the production more efficient and up to standard. With the new start, the factory continues the same traditional practices to make the soy sauce that people cherish till today.

テレビ番組の「舌の上で味わう中国(舌尖上的中國)」にこういった名言がある。「どう考えているか関係なく、生活に常に未来に押される私たち。準備、出発、歩き、休む。泊まる場所には、必ずかまどの火が燃える」。金欠の時の醤油ご飯、ご馳走する時の紅焼牛腩や魚の甘酢煮、そして庶民グルメの熱々ルーロー飯。一滴の醤油を増やすだけで、同じ料理でも全く違う味になる。色、香り、味。どれも重視する台湾料理にとっては、醤油は不可欠な宝物。台湾の醤油は単なる調味料ではなく、地域歴史と風土人情の含まれるエキスでもある。花蓮には、以前の料理法を忠実に受け継がれている醤油工場が今でもある。そこには、昔ながらの飲食文化を伝承しつつ、食材の元に戻るような、醤油への一途な愛執が見える。

#### 一旦繁栄の醤油醸造工場

台湾の醤油醸造技術は鄭氏政権から由来したものである。漢族移民が中国から遷移してくるとともに導入した。しかし、日本統治時期に至り、日本人の好みのため、豆麦醸醬技術を導入し、大きく推進するうえで、主流になった。今まで、台湾の消費市場に9割以上は豆麦醤油である。

和風の豆麦醸造は塩、水、大豆、小麦で一定の割合で混合し、天然で簡単な食材で、舌の上での魅力的な風味と幻化してきた。1945年終戦後、日本は台湾の統治権利を一切放棄し、元々統一的に管制された米、砂糖、油、塩、醤油等の食品材料がそれから解禁された。その時、醤油師匠たちや工場は相次ぎ、次々と起業した。全盛時期に、台湾中では160軒余りの醤油工場があった。日本統治時期の花蓮港街地図を開いてみると、東線鉄道両側に森金醸造工場(今の新港街)、森金商店(今の中正路)、振馨美醤油(許圓さんの鹿標醤油、今の中正路現代撮影社)、高香美醤油(後、財産変更で新味醤油工場)……花蓮市区だけで民営の醸造醤油工場12軒があり、当時の醤油産業の活気と繁盛の状況はそれによって想像できる。

#### 山を乗り越える兄弟-鹿標と虎標

古式の手作り醤油を醸造する過程は、かなり繁雑で時間と人力すごくがかかる。スピードを求める現代社会の衝撃を受け、手作り醤油産業の生存は胃炎より難しくなり、伝統工場が次第に閉業となってしまった。そのため、様々な人材と技術が後継者を見つけられなく、だんだん没落してしまい、現在花蓮に残されている「新味醤油」はまた伝統の醸造技術をし続け、天然の甘さを堅持している。醤油工場の数の差はこの産業の盛衰を語れるだろう。

本籍彰化鹿港の許圓さんは清末 1892 に生まれ、債務を避けるために、兄弟と一緒に花蓮に逃げ、素手で起業した。資金部族の厳しい状況で、いくつか大きい中華鍋により、醤油事業を始めた。いまの目で見れば、衛生の方が頼れないが、許圓さんの工夫と改良のうえ、次第に「鹿マーク」という醤油がたくさん好評を受けた。鳳林、玉里、池上等の花蓮港街以南の多くの村町市場を占めており、地元の雑貨屋でもその醤油も揃えてある。当時、許圓さんの醤油が「振馨美」と呼ばれて「鹿」と屋号にした。全盛時期に、中正路に3、4軒の店舗もあり、数百坪を占め、「後山の醤油大王」を名乗っている。1936年に、一番小さい弟の許日さんは海を越えて許圓さんに訪ねた。最初、許日さんは木炭を売ること暮らしている。そして、お兄さんが経営している「振馨美醤油」の売り上げが徐々に上げていく。ついに許日さんがお兄さんから醤油醸造の技術を習い、次第に豆麦醸造と設備改造の技術を把握してきた。あるきっかけに日本人の高香美醤油工場を買収し、「日華醤油」（今の新味醤油）と改名し、「虎の頭」と屋号にした。自らのブランドを作り出した。

### 虎標風雲

一本の良い醤油は台湾の人情味を展示することができ、その多層的な醍醐味が舌の上で回っているのようになっていく。

戦後中華民国政府の統治に入り、「日華醤油工場」から「振華醤油工場」を改名した。店主の許日さん自らで所々までに売りさばいたため、当時交通不便の花蓮に次第に席をとった。それから、市街の改造と表札の改訂により、また「珍芳醤油工場」と改名した。1970年に、2代目の許南東さんと妻の曹美潔さんは工場を継承し、許圓さんの経営戦略と区別するため、個人と住宅の市場を狙っている。それ以上に、雑貨屋に寄せて掛売りで売上げを計算することで、加えて空ビンの再生利用等の経営戦略によって、商売が次第に盛り上がり、花蓮人が周知された醤油ブランドとなった。そして、当時資金に関する逆境を乗り越え、さらに事業の基礎を固め、現在の「新味醤油」と改名した。しかし、せっかく良い成績ができ、好評を受けたのに、1974年の市区における大火災を及ぼし、工場の設備と醸造の道具が全部焼けてしまった。運が良いのは、閉業するつもりだった醤油工場は成熟用の杉木桶を買収し、倉庫に置いたままで、許南東さんがそのきっかけに醤油の商売が再び立ち直った。翌年、工場設備を更新し、生産ラインを改良しつつ、古式で伝統醤油を醸造する。花蓮人の好みによって改良して、地元の風土を保ち、醤油のしっかりしている純粋な味わいを引き出す。それによって、この歴史がある醤油工場は穏やかに営んでおり、本日までに至って3代目の許桓巽さんに引き継いだ。

時代の鍛錬を経て、許南東さんは大胆に様々な風味を試している。百年経営へ歩んでいく新味醤油は、文創の元素を加え、斬新なデザインを現した。展覧、解説とDIY活動を通じ、花蓮人の記憶の中での自然で純粋な味わいを喚起し、代々堅持している信念と力を感じさせる。それ以上、過去の師匠はどのように天然の食材を用いた複雑な古式で健康で良い醤油を作ることをお客さんに理解させ、貴重な「手作り」の精神を後世に流伝し続けていく。

### 醤油職人の精神

醬油は製造者の心血を凝らしており、食材に対する尊重と時間に対する敬意を融合し、成熟の味わいになった。発酵熟成など長く待つことと家族の物語を合わせ、醤油に寄せている。この甘味と醇味は一世代の辛さと粘りの精神であり、そして伝統技術に対する伝承の守護者でもある。台湾に独特な歴史文化の一部となった。

## 28 歷史淵源的美食集合-外省美食

### 28 The Waishengren Cuisines in Hualien

#### 28 外省人のグルメ

##### ■摘要(中、英、日)

花蓮因為各族群的匯集，閩南、客家、外省、原住民，加上後來的新住民，自然在飲食上形成風格各具的特色。花蓮的外省人比例，曾一度佔到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從中發展的眷村住著來自各省的老鄉，家家戶戶各有思念的菜色。也因此造就了獨特的外省美食文化。

Hualien has a variety of ethnic groups: the Hoklo, the Hakka, the Waishengren (the 2 million Nationalists who fled to Taiwan following the communist victory in China in 1949), the aborigines, and the new immigrants. Each ethnic group has their own special home cuisines. At one point, the population of the Waishengren was 25 percent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in Hualien. As this group of people came from different areas of China, the variety of home dishes also varies from household to household. Through these home cuisines, the Waishengren found their connection to home and created a special food culture in Hualien.

閩南、客家、外省、原住民、そして新住民など、多彩な民族の集まる花蓮。飲食文化もこれで色々なスタイルが生み出された。花蓮の外省人が一番多い時には、総人口の4分の1ほどもいた。花蓮眷村の中国各省から来た人々が、それぞれの故郷の料理が懐かしく、独特な外省食文化を誕生させた。

##### ■正文(中、英、日)

花蓮因為各族群的匯集，閩南、客家、外省、原住民，加上後來的新住民，自然在飲食上形成風格各具的特色。花蓮的外省人比例，曾一度佔到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從中發展的眷村住著來自各省的老鄉，家家戶戶各有思念的菜色。也因此造就了獨特的外省美食文化。

#### 老邵餐館

位於復興街、公園路交叉口的「老邵餐館」，創辦人邵士金從小遊走各家的餐桌廚房，品嚐過五湖四海的風味，皆烙印在他心中。邵士金是一位難得具有雙重專業的年輕企業家。而他的餐館經營與珠寶鑑定的專業，深受父親「邵孝明」影響。

父親邵孝明，祖籍浙江，民國40年跟隨國民政府來臺，落腳於雲林西螺的眷村，與妻子育有四個兒子。因為思念家鄉的味道，在眷村的路邊搭起簡單的攤位，賣起湯包及北方麵食，民國53年創立「老邵餃館」，現在仍可在雲林西螺找到。邵士金排行老大，有三位弟弟，身為老大的他每天在雲林西螺家中幫忙桿麵皮與包餡，練就現在對餡皮的講究並進而改良研發。邵士金兒時放學後必須幫忙家裡包湯包，幾個感情好的同學

們為了找他出去玩，紛紛跑到店裡幫忙，一個桿麵皮，一個包餡料，最後連同學們都學會了桿麵皮，這段往事實為有趣。

24 歲退伍後邵士金在雲林老家幫忙一年多，父親邵孝明與朋友在花蓮投資珠寶事業多年，邵士金前去花蓮店面幫忙並學習，初次接觸珠寶，邵士金為了精進，決心要學習鑑定，當時剛好遇到美國 GIA 函授引進入臺灣，邵士金便成為第一批 GIA 臺灣珠寶鑑定學員，順利取得鑑定證照，也因此花蓮踏上專業的珠寶鑑定之路。

從事珠寶鑑定十多年後，眷村的「手路菜」始終時常浮現腦海，小時候眷村裡住著來自各省的長輩，家家戶戶都有思念自己故鄉的食物，有的曬臘肉，有的曬魚乾，從小耳濡目染，各省的風味烙印在心中。一次因緣際會，邵士金的朋友稱讚他們夫婦倆做的湯包很好吃，加上妻子高惠貞對餐飲有高度興趣，夫妻倆於是在民國 85 年於花蓮重拾記憶中的江浙菜，湯包與麵食極受歡迎，除了維持傳統口味，菜色亦不斷創新改良，慢慢地成為家喻戶曉的「老邵餐館」，走出一條不同的路。邵士金認為，學會了廚藝，永遠是自己的，就像那位影響自己一生的父親邵孝明一樣，邵家三代用眷村料理找回家鄉的味道。

#### 魯豫小吃

位於中美路與府前路交會口附近的魯豫麵食館，沒有華麗的裝潢，魯（山東）豫（河北）這招牌，名字甚至顯得老態，卻讓人直覺聯想到北方麵食的彈 Q 口感。這家佇立於美崙的老麵店由第一代北方移民來到花蓮的父執輩所創立，憑藉真材實料的作工與揉勁，無論是麵食的大滷麵片、水餃，乃至酸辣湯、青菜豆腐湯等，都讓人一嚐再三，逐漸打響名號，如今傳至第二代，欣見其開枝散葉。

#### 蔣嫂小吃

魚麵、年糕、臺州話，大陳島的鄉愁。1955 年，與中共政權持續對峙的國民政府，決定撤離沿海絕多數駐軍，轉進臺澎金馬。循此政策，兩萬餘名大陳島民，也跟著破釜沉舟，從此遠離其祖輩的海上家鄉，落居臺灣島上，安置的大陳新村，全臺散居計 35 處，花蓮分到大陳一村、二村。位於美崙中興路及民權路路口的蔣嫂小吃，掌廚者雖是本省媳婦，卻承襲了大陳傳統手藝，無論魚麵、炒年糕、醉元蹄、帶魚燒蘿蔔、牛肉捲餅，乃至自製的手工辣醬，均得島嶼料理的箇中三昧，也無怪乎年節時在外打拼的大陳人回到花蓮，常就約在此聚首歡聚。

「大陳仔粿」，梁氏姊妹的傳承堅持

美崙化道路盡頭為榮民之家，榮家旁即為遷臺一甲子的大陳一村、二村。走進村中。仍可見當時人力建造的斜瓦屋舍，籃球場旁蔣公銅像，或者村落信仰中心的阮弼真君廟戲臺上的黨徽，無不默默見證那段快被遺忘的歷史。美崙市場的通道上，運氣好時會遇到一村梁氏姊妹在這販賣其獨有的手工揉製年糕，一賣廿餘年，外圍居民稱「大陳仔粿」，特殊口感嚼勁，煎炒煮湯皆宜，是如今還能感受大陳滋味的途徑。

Hualien has a variety of ethnic groups: the Hoklo, the Hakka, the Waishengren (the 2 million Nationalists who fled to Taiwan following the communist victory in China in 1949), the aborigines, and the new immigrants. Each ethnic group has their own special home cuisines. At one point, the population of the Waishengren was 25 percent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in Hualien. As this group of people came from different areas of China, the variety of home dishes also varies from household to household. Through these home cuisines, the Waishengren found their connection to home and created a special food culture in Hualien.

#### Old Shao's Eatery

Old Shao's Eatery is located on Fuxing Street and Gongyuan Road. The owner Mr. Shao is also a professional jewelry appraiser. His father was from Zhejiang province in China that moved to Taiwan with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1951. As Mr. Shao's parents opened a noodle and dumpling restaurant in Yunlin, he learned how to roll the dough and make dumplings as a kid. Later, Mr. Shao relocated in Hualien where he was trained and received license of jewelry appraiser. After some years, in 1996, Mr. Shao decided to open a restaurant that serves the Jiangsu and Zhejiang cuisine. Cooking the delicious soup dumpling and many other dishes is the way Mr. Shao honoring his father and the hometown that his ancestor originally from.

#### Lu-Yu Eatery

It's generally known that people from northern China mainly eat food made with wheat flour and people from southern China favor rice. Therefore, people from north of China are known to be very particular about the noodle they eat. Lu-Yu Eatery was opened by a Waishengren migrated from the northern China. This place is famous for its noodles and dumplings. Now the eatery is operated by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the family and still keeping up its standard providing the authentic northern China wheat flour cuisine.

#### The Restaurant with Authentic Dachen Dishes

As the Republic of China government lost the civil war, they evacuated residents and military forces from China's offshore islands, Dachen Islands. In 1955, more than twenty thousand people migrated to Taiwan from Dachen Islands, and some of them resettled in Hualien. One little family restaurant located on the cross streets of Zhongxing Road and Minguan Road serves the authentic Dachen dishes. The fish noodle, fried rice cake, and beef roll with special spicy sauce are the comfort food for many people.

閩南、客家、外省、原住民、そして新住民など、多彩な民族の集まる花蓮。飲食文化もこれで色々なスタイルが生み出された。花蓮の外省人が一番多い時には、総人口の4分の1ほどもいた。花蓮眷村の中国各省から来た人々が、それぞれの故郷の料理が懐かしく、独特な外省食文化を誕生させた。

#### 老邵餐館

復興街と公園路の交差点にある「老邵餐館」の創始者の邵士金さんは、子供の頃から各所の台所に通っており、色々な風味を心に刻んだ。さらに邵士金さんはダブルの専業がある珍しい企業家である。彼は飲食店の経営と宝石の鑑定という専業が父親の邵孝明さんに深く影響された。

父親の邵孝明さんの本籍は浙江であり、1951年に中華民国政府とともに台湾に逃げさせられ、妻と息子4つを育てて雲林西螺の眷村に住んでいた。故郷の味はいいつも浮かびだすため、眷村の道側で簡単な屋台をやり、湯包と麵食を販売していた。1964年に「老邵餃館」を創立し、今まで雲林西螺に見つけられる。邵士金さんは4人兄弟に一番上であり、雲林西螺の家で皮を作、肉餡を包んで手伝っていた。そのため、邵氏によって作られた皮とアンが動くよく、さらに改良につき、研究を進んでいる。邵士金さんは放課後に家で湯包の作りを手伝わないといけなく、彼と一緒に外で遊ぶとよく誘っている仲良しのクラスメイトは結局、毎回店内に手伝いにきてしまった。挙げ句の果てクラスメイトたちは皮の作りができ、面白い話になった。

24歳に退役した後、邵士金さんはまた雲林の実家で手伝っていた。父親の邵孝明さんは友達と花蓮で宝石事業を長年に投資するため、邵士金さんは花蓮の宝石店舗の手伝いに行き、初めて宝石に触れた。邵士金さんはそれを精進したかったため、鑑定を学ぶことを決めた。その折に米国のGIAを台湾に導入し、邵士金さんは第一回のGIA台湾宝石鑑定課程の學員となり、順調に鑑定ライセンスをとった。そして、花蓮で専門の宝石鑑定の道を歩んでいる。

宝石鑑定に従事した十数年後、眷村の「家庭料理」をあたまたに浮かんできた。子供の頃に眷村には、各省人が思念した自分の故郷の食べ物がある。臘肉や干し魚等の食べ物が小さい時からずっと心に刻んでいる。あるきっかけに、友達は邵士金さんが作った湯包が美味しいと褒めたうえ、妻の高惠貞さんは飲食に対し、興味を持っている。そのため、この夫婦は1996年に花蓮で記憶の中の江浙料理を再現した。邵士金さんが手芸を習ったら、自分のものとなったと思う。父親の邵孝明さんのように、邵氏三代が眷村の料理で故郷の味を取り返した。

#### 魯豫飲食店

中美路と府前路の交差点の近くにある魯豫麵食館は華やかな飾りがなく、魯（山東の略称）豫（河北の略称）という看板さえでも地味を感じる。だが、この名前は直覚で北麵食のもちもちした食感を聯想させた。美崙に佇んでいるこの老舗は、花蓮に来た初世代の移民によって創立された。しっかりした材料と工夫により、麵食の大滷麵や水餃子、酸辣湯、野菜豆腐湯など、どれでも美味しく、たまらないほどである。それによって、次第に有名となり、今2代目に継承した。

#### 蔣嫂飲食店

魚麵、お餅、台州弁と大陳島の郷愁が溢れている。1955年に中国共産党政権と対峙している中華民国政府は沿海の駐軍をほとんど撤退することを決め、台澎金馬へ撤退された。この政策に従い、2万余りの大陳島の住民は、先祖から住んだ故郷を離れ、台湾に転居した。それらの移民を据え置く大陳新村は、台湾中で合計35ヶ所でもあり、花蓮が大陳一村と二村と配られた。美崙中興路と民権路の交差点にある蔣嫂飲食店は、コックは本省人のお嫁さんであるが、大陳の伝統手芸を承継した。魚麵、お餅炒め、酒漬け豚足、魚と大根のシチュー、牛肉の巻き餅や手作りラー醬さえも島の料理の真髄を把握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そのため、普段外で頑張っている大陳人は、年節の時に花蓮に戻り、ここで集まり、気楽にお袋の味を召し上がる。

「大陳仔粿」、梁氏姊妹—伝承への堅持

美崙化道路の突き当たりには榮民（退役軍人の別称）の特別養護老人ホームであり、その隣に60年にわたっている大陳一村と二村である。村の中に入ると、当時人力で建造する家屋が見える。そして、バスケットボールコートそばに蒋介石の銅像、または村落の信仰中心とする阮弼真君廟の舞台の上にかける党紋がいずれでもほぼ忘れた歴史を見証する。美崙市場の通り道で、運が良ければ、一村の梁氏姉妹に会える。梁氏姉妹が手作りのお餅を「大陳仔粿」と呼ばれ、特殊な食感があり、20年以上販売し、今大陳の味わいを感じる料理である。

## 29 新住民帶進的美食口味

### 29 The New Flavors from Southeast Asia

#### 29 新住民が持ち込まれた美食

##### ■ 摘要(中、英、日)

美崙工業區早年引進外籍勞工，到近年頻繁的外籍婚配，花蓮因此匯集了泰國、越南、印尼方面的美食。這些美味的廚房帶來的不僅是美食，也是濃濃的鄉愁與在地的熱情呢。

In the early years, many foreign laborers were recruited to work in industrial factories in Hualien. Later, the foreign spouses phenomenon had many new immigrants moving into Hualien. As they settled in, many of them opened restaurants which featured their home dishes. As a result, Hualien is full of cuisines from Thailand, Vietnam, and Indonesia. In these local restaurants, people are sure to enjoy the delicious foods and the hospitality of these new immigrants.

昔から外国人労働者を導入する美崙工業区と、今ではよくある国際結婚。その結果、花蓮にはタイ、ベトナム、インドネシアのグルメが集まっている。情熱と郷愁を覚えるキッチンから出てくるのは、エキゾチックな美味しさ。

##### ■ 正文(中、英、日)

美崙工業區早年引進外籍勞工，到近年頻繁的外籍婚配，花蓮因此匯集了泰國、越南、印尼方面的美食。這些美味的廚房帶來的不僅是美食，也是濃濃的鄉愁與在地的熱情呢。

##### 新住民美食：滇緬玉美食

花蓮的新住民料理中屹立最久的是位於美崙統冠超市旁的滇緬玉美食，算是花蓮極早開設的南洋美食。味道上幾經調整改良，卻不在作工上馬虎輕忽，其雲南紹子飯滿載著蕃茄、肉醬、芝麻等清爽口味，另外無論是大薄片、涼拌皮蛋、招牌椒麻雞、過橋米線、淋有煉乳的緬甸甩餅等，作工及調醬、用料實在，讓人輕易就能感受其料理的用心。

##### 蘭芳廚房：越南國宴料理

美崙多元的飲食發展，各有不同歷史時代背景，90年代開始愈來愈多越南新住民因為婚姻關係而來臺灣，而蘭芳廚房就是越南菜餐廳。

店內環境乾淨整潔，菜單更是講究，不同於以往概念，越南菜不是只有河粉，菜單裡有香茅三杯雞、恐龍蛋、蔬脆玉中卷、椰子蝦等，許多壓根沒見過「手路菜色」壓根沒見過，其實是所謂越南的國宴菜。

老闆娘小蘭姐是從越南來到異鄉的臺灣媳婦，出生在越南農村，婚後與老闆黃大哥定居臺灣，因為對家鄉濃厚的思念之情，便將鄉愁化為家鄉菜，並且取名「蘭芳廚房」，蘭芳兩字是她與母親名字的合體，用以懷念遠方家人。在開店之初，為了菜色更正宗道地，她還偕先生回越南拜國寶級的老師學藝，經過八年的籌備與訓練，才將像恐龍蛋這樣的越南國宴料理帶到臺灣，這種料理作工繁瑣辛勞，卻仍堅持大部分手工製作，原物料也盡力取自越南，正是這樣的精神，使得蘭芳小館特出於其他越南餐館，也因此打響在地口碑。

嗎哪廚房:多元創意飲食

聖經〈出埃及記〉裡記載，以色列人在曠野迷失時，上帝曾賜下從天而降的食物「嗎哪」，供應其子民所需。這是 2017 年 4 月嗎哪廚房開張時創辦人對自我的期許，希望有朝一日也成為「新住民在臺灣辛苦生活的幫助，在面臨難處時提供援助與支持！」，珍惜上天賞賜的機會，有能力時回饋給需要的人。

來到這裡，你不僅可以品嚐到料多鮮美的海鮮河粉、春捲等越南美食之外，也有日式經典的大阪燒，創辦人從小在越南時就對料理非常有興趣，婚後來臺自從婆婆帶她嘗過一次大阪燒後覺得太好吃了，決定去鑽研學習大阪燒的做法並分享給大家，店裡也不定時推出姊妹們的試菜料理還有家常甜點，創辦人希望能幫助一些新住民，有空閒時能在家自製一些家鄉味的甜點，蝶豆花、銀耳枸杞飲料等。

店裡還常常會舉辦一些活動，希望新住民們在異鄉能時常相聚、互相幫助，甚至也跟世界展望會合作，幫助、關心遠在家鄉的兒童健康及教育，這一切無非是希望藉由美食，促進多元的文化理解以及尊重。

In the early years, many foreign laborers were recruited to work in industrial factories in Hualien. Later, the foreign spouses phenomenon had many new immigrants moving into Hualien. As they settled in, many of them opened restaurants which featured their home dishes. As a result, Hualien is full of cuisines from Thailand, Vietnam, and Indonesia. In these local restaurants, people are sure to enjoy the delicious foods and the hospitality of these new immigrants.

Yunnan and Myanmar Cuisines

The first family restaurant opened by new immigrants is located next to Meilun Market. This restaurant specializes in cuisines from Yunnan province and Myanmar. The Burmese flatbread and chicken with Sichuan pepper are examples of their popular dishes. Their food is very delicious, and the price is very reasonable. No wonder this long-lasting eatery is among the top rank of Hualien's south Asia restaurants.

Lan-Fang Kitchen

Started about 20 years ago, many new immigrants have moved to Taiwan as foreign spouses. A big percentage of them are from Vietnam. Lan-Fang Kitchen is owned by a Vietnamese who married a Taiwanese in Hualien. This Vietnamese restaurant is not the average restaurants that serve pho. Lan-Fang Kitchen specialized in dishes that prepare for state banquet in Vietnam. The owner and her Taiwanese husband had gone back to Vietnam to learn from a well-known chef. It took them eight years in order to master these dishes and opened this restaurant in Hualien. The name Lan-Fang i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owner's and her mother's name. Running the restaurant and cooking the authentic Vietnamese cuisine is her way to remember the people and places she loves back in Vietnam.

### Manna Kitchen

According to the Bible, manna is what God provided for the Israelites during their travel in the desert. The owner of Manna Kitchen is hoping this restaurant not only be a place people come to eat, but also be a resource that provide support to the new immigrants. Although the owner is a Vietnamese, this restaurant provides a variety of dishes from southeast Asia. Other than seafood pho and Vietnamese spring roll, the okonomiyaki- the Japanese savory pancake is also a popular dish served here. The owner hosts the new immigrant gatherings regularly and works with the World Vision, a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to help out kids in southeast Asia. The owner had been through hardships while she first settling into Taiwan. But she is very grateful that she has received many helps along the way. Therefore, she would like to pay it forward to people in similar situation. Good food with good heart makes Manna Kitchen a special place for the locals.

昔から外国人労働者を導入する美崙工業区と、今ではよくある国際結婚。その結果、花蓮にはタイ、ベトナム、インドネシアのグルメが集まっている。情熱と郷愁を覚えるキッチンから出てくるのは、エキゾチックな美味しさ。

### 新住民グルメ：滇緬玉美食

花蓮の新住民料理の中で、他との比較的に歴史を持っているのは美崙統冠スーパーの隣の滇緬玉美食という南洋グルメである。味わいは何度も調整しながら、工夫が変わらずにしっかりしている。その雲南紹子飯はトマト、肉ソースとごま等のさっぱりした味であり、また豚肉スライス（大薄片）、爽やかな皮蛋料理（涼拌皮蛋）、椒麻鶏、過橋米線や練乳つけたミャンマー風のナン等の食べ物は、いずれもしっかりしている。心を込め、作った料理はそれによって感じられる。

### 蘭芳廚房:ベトナムの国家級の宴会料理

美崙に多様な飲食の発展は、それぞれの歴史背景がある。90年代から、ベトナムの新住民が国際結婚のために台湾にきた。蘭芳廚房はベトナムレストランである。

店内の環境はきれいで清潔であり、メニューも工夫を凝らしている。過去の想像と違い、フォーだけではなく、メニューの中のレモングラス鶏肉、恐竜卵（恐竜の卵みたいお餅）、キャベツ春巻きやココナツエビ等の見たことがない「ベトナム料理」は実際にいわゆる国家級の宴会料理である。

女將の蘭さんはベトナムから異郷にきたお嫁さんである。ベトナムの農家に生まれ、結婚した後、店主の黄さんと台湾に住んでいる。故郷に対して強烈な思念の感情によって、この郷愁を実家料理となった。それに「蘭芳廚房」の蘭芳という名前は、蘭さんとお母さんの名前を組み合わせ、遙かな家族に懐かしい気持ちを感じる。開店の当時に、本格的なベトナム料理に近いため、夫に連れてベトナムに戻って国家級のコックに習った。8年の準備と訓練にわたって、恐竜卵のような国家級の宴会料理を台湾にもたらした。このような精神は、蘭芳廚房が他のベトナム飲食店と異なって地元でいい評判の店になった。

嗎哪廚房：多元的な創意料理

聖書の出エジプト記の中で、イスラエル人が荒野で迷っているとき、神が「マナ」という食べ物を天から降らせて民の需要を満たした。これは、2017年4月に嗎哪廚房を開店した時、創始者が自分に対する期待である。店主は「台湾で暮らしている新住民を助け、困難に臨む時に援助と支えを提供する」と志願する。言い換えれば、天から賞与した機会を大切に、できるときに他の人にフィードバックする。ここに来たら、しっかりした海鮮フォー、春巻き等のベトナム料理を食べられる以上、日本の定番料理のお好み焼き（大阪焼）もある。創始者はベトナムにいた子供頃から料理の興味を持っている。結婚した後、台湾にきたら、義理のお母さんは連れていてお好み焼き（大阪焼）を食べ、美味しいと思った。そのため、お好み焼き（大阪焼）の作り方を習い、皆にシェアした。時々、新開発の料理や日常のスイーツが提供される。創始者は生活が苦しい新住民たちを助け、そして暇の時にうちで青いお茶（バタフライピーのお茶）、白きくらげとクコの飲み物等の故郷のスイーツを自製する。

店内で常に活動が行われて、新住民たちが異郷でしばしば一緒に集め、お互いに助け合う。ワールド・ビジョンさえも連携し、故郷の児童の健康と教育に関心に寄せて助けに行っている。この一切はグルメによって、多元的な文化に対する理解と尊重を促進したい。

### 30 從布莊到成衣，代代相傳的傳統服飾行

### 30 The Fabric Store and the Tailor's Craftmanship

### 30 代々受け継がれる伝統衣装店舖

#### ■ 摘要(中、英、日)

在成衣業發達的二十一世紀，你是否夢想過擁有一套量身製成的精緻西服？如今被稱為「名產街」的中華路金三角商圈，曾經是花蓮布莊最密集的地方，在那個年代，溝仔尾還保有綠意與流水，西服店、洋裁店、鈕扣材料行一間傍著一間座落於水岸的兩旁，生氣蓬勃地招攬顧客。當時成衣尚未普及，若要擁有一件精緻的合身套裝，必須上街挑揀自己中意的布料，再委託師傅量身、剪裁，最後縫紉製成。溝仔尾上，每一間西服店皆以師傅的精湛手藝為招牌，每一套西服都是一件充滿細節的藝術品——這樣的光景，如今只靜靜地被安放在老花蓮人的記憶當中。然而，有幾間傳統布行與服飾行，靠著家族代代的薪火相傳，在「布莊到成衣」的時代洪流中，堅韌地營業至今，其中它們分別是「中成布行」與「錦祥行」。

Living in a world where everything is mass produced, can you imagine owning a customized hand-made suit? In the past, there were many fabric stores located on Zhonghua Road. That was a long time ago when a creek was running through Gozaiwei. There were a number of tailor shops and stores selling buttons and sewing materials that were located on both sides of the creek. Before the time of the clothing industry, getting a new dress required multiple steps. It would start with choosing the right fabric. Next, have the tailor measure your size. Then, have the fabric cut. After sewing, the dress is finally made just for you. In Gozaiwei, every tailor took pride of their work. Every suit or dress was a piece of art with attention to the smallest details. While only two of the stores still exist, the Zhongchen fabric store and Jinxiang tailor store, they are a reminder of the old time craftsmanship.

アパレル産業が発達している 21 世紀。オーダーメイドの服が欲しいと思ったことあるでしょうか？今は「名産街」と呼ばれる中華路に構成された三角地帯は、昔では花蓮で一番生地屋が多いところだった。あの時まだ緑と川がある溝仔尾に、紳士服店、洋裁店、ボタン資材専門店などのお店が川の両側に林立していた。当時のアパレル産業はまだ普及されていないため、もし自分に合うスーツが欲しいというなら、自分でお気に入りの生地を選び、そして職人にサイズを測って裁断して作ってもらうしかなかった。当時の溝仔尾の紳士服店ならば、立派な腕の立つ職人が必ずいた。スーツ自体が細かい芸術品とも言えるだろう。そのような光景が、今となっては古い世代の花蓮人の記憶にしか残っていない。その中に、ある伝統的な生地屋とアパレル店は先祖代々受け継がれ、この常に変化しているアパレル産業で生き残れた。それは「中成布行」と「錦祥行」のことである。

#### ■ 正文(中、英、日)

在成衣業發達了的二十一世紀，你是否夢想過擁有一套量身製成的精緻西服？如今被稱為「名產街」的中華路金三角商圈，曾經是花蓮布莊最密集的地方，在那個年代，溝仔尾還保有綠意與流水，西服店、洋裁店、鈕扣材料行一間傍著一間座落於水岸的兩旁，生氣蓬勃地招攬顧客。當時成衣尚未普及，若要擁有一件精緻的合身套裝，必須上街挑揀自己中意的布料，再委託師傅量身、剪裁，最後縫紉製成。

溝仔尾上，每一間西服店皆以師傅的精湛手藝為招牌、每一套西服都是一件充滿細節的藝術品——這樣的光景，如今只靜靜地被安放在老花蓮人的記憶當中。然而，有幾間傳統布行與服飾行，靠著家族代代的薪火相傳，在「布莊到成衣」的時代洪流中，堅韌地營業至今，其中它們分別是「中成布行」與「錦祥行」。

#### 老牌布行中的元老始祖——中成布行

早期，做布這一行比做工的收入要好。中成布行的創辦人藍光華原本是做麻糬維生，靠自己扛到農家、工地、碼頭等地叫賣，後來看哥哥賣布生意不錯，1949 年起便跟著改行賣布，也因為這樣的機緣，認識了做裁縫的湯碧蘭。兩人步入婚姻後，更加賣力地工作，用「勤快」來獲取好口碑。在那個交通不便的年代，藍光華將一大匹布料捆在腳踏車上，便能北自崇德、南至鳳林，在將近 60 公里的路程上沿途招攬生意。後來交通慢慢便利，藍光華才開了店面。

在布莊林立的盛世，花蓮便有將近 40 家布行。1980 年，北迴鐵路全線通車後，花蓮不再是難以親近的後山都城，鐵路為花蓮開啟了一扇交通的大門，各種產業依循鐵道引進花蓮，同時卻對原本的產業造成衝擊。成衣業的引進，無情地讓傳統布行在一夕之間成為風中殘燭——人們改變了原先買布製衣的習慣，選擇購買快速、直接的成衣。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僅剩「中成」、「金時代」、「慶和」、「錦泰」等四家布行還點著營業的燈火，而「中成布行」則是僅存的四家中，開業歷史最悠久的店。

如今，中成布行已經由第二代接手，現任負責人為藍建隆。苗栗聯合大學電機系畢業的他，因為不願意眼睜睜看見父親的基業遭時代的洪流滅頂，當他一退伍，便決定返鄉，延續家族事業的薪火。起初，他跟著父親藍光華學習，然而，這一學便是十年光景，父親才終於點頭，放心地將整個家族基業轉手給兒子。藍建隆說，關於布料的知識，至少要五年才能完整學成產品本身的特色——布料的保存常會因為依溫度、濕度、光線而異，除此之外，每一捆布料將近 20 公斤的重量，皆是身體必須承受的負荷，有時會累到手都舉不起來。

藍建隆再回想起父親的教導，仍非常敬佩父親實事求是的做事信念——布料的測量不容許一分差距、一絲錯誤，而這樣的信念，正是父親受日治時期薰陶而自我內化的職人精神。

### 三代齊心的家族基業——錦祥行

錦祥行的創辦人廖大興來自臺北，自小從事服飾買賣，30 歲以前都在臺北某圓環邊上的店家做生意。認識來自花蓮的妻子江玉英後，兩人便在 1956 年決定一起回到花蓮定居，繼續做服飾買賣的生意。

起初，廖大興到處擺攤，直至 1965 年才得以租到大禹街的店面。他成立「錦祥行」，沒想到才半年房東就想賣房子，幸有家人、朋友鼎力相助，他們夫妻倆才咬緊牙關把店面買下。而妻子江玉英也理財有道，有條理地幫助夫婿樽節經營，一步一腳印地維持到現在。

歷經兩代傳承的錦祥行，行走過 50 多年的歷史。廖大興與江玉英育有三女一男，現任負責人廖學森（二代）便是長子，承接父親事業已十多年，一家人的感情因為穩固的家族事業而始終緊緊相連。現已 80 多歲的江玉英邊回想、邊補充道，店鋪一開始靠著自己進布料、再自己車縫成一般內著衣物販賣，後來才從臺北五分埔與艋舺批貨。在交通不甚便利的當時，一趟花蓮至臺北還得花上大半天的時間。

因為身在滿是學生制服店、成衣服飾店的大禹街，錦祥行為了生存，除了販售批來的成衣，也開始加賣學生服飾，「繡學號」更是必學的技術。而今，舊店家紛紛熄燈，錦祥行便是目前僅存的服飾店中，元老級的店家。現任的第二代老闆廖學森育有三子，所幸長男有意承接家族事業，如此一來，錦祥行三代同堂、齊心打拚的家族故事，便能繼續在大禹街上口耳相傳。

Living in a world where everything is mass produced, can you image owning a customized hand-made suit? In the past, there were many fabric stores located on Zhonghua Road. That was a long time ago when a creek was running though Gozaiwei. There were a number of tailor shops and stores selling buttons and sewing materials that were located on both sides of the creek. Before the time of the clothing industry, getting a new dress required

multiple steps. It would start with choosing the right fabric. Next, have the tailor measure your size. Then, have the fabric cut. After sewing, the dress is finally made just for you. In Gozaiwei, every tailor took pride of their work. Every suit or dress was a piece of art with attention to the smallest details. While only two of the stores still exist, the Zhongchen Fabric Store and Jinxiang Clothing Store, they are a reminder of the old time craftsmanship.

#### Zhongchen Fabric Store

In the early days, selling fabrics was a relatively better way of income, but it was definitely no easier than doing labors. Back then, Mr. Lan had to ride on his bike for almost 60 kilometers every day. Along the way, he would try to sell the fabrics he took with him. Because Mr. Lan's hard work, he was able to save up a fund. He and his wife, who is a tailor, were able to open a store front in Gozaiwei named Zhongchen Fabric Store.

During the peak, there were about 40 fabric stores in downtown Hualien. In 1980, the North-Link Line railway was completed, and Hualien is no longer a place hard to reach in Taiwan. Many local businesses were impacted by competitions came from all over Taiwan. As ready-made garments became popular in Hualien, these mass-produced products brought in by train had wiped out many local fabric and clothing stores. Today, there are only four fabric stores in Hualien. Among them, Zhongchen Fabric Store has been in business the longest. Mr. Lan's hard-work, knowledge of fabrics, and strive to do the best he can have passed on to his son. Their family value is the reason that this this old-time business still thrives in today's modern world.

#### Jinxiang Clothing Store

The owner of Jinxiang Clothing Store, Mr. Liao, is originally from Taipei. He and his family moved to Hualien, his wife's hometown, in 1956. The couple started with a little stand on the street selling clothes. In 1965, they were able to open a clothing store on Dayu Street. In the old days, Mr. and Mrs. Liao would buy fabrics and tailor them to pre-made clothing to be sold in store. Later, the couple started to go to Taipei to buy clothing in bulk, then sold it in Hualien. They also sell student uniforms and custom stitch the student ID numbers on the uniform as required by schools. Jinxiang Clothing Store is well adapted in this ever-changing world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still keeps the old time craftsmanship in this family business.

アパレル産業が発達している 21 世紀。オーダーメイドの服が欲しいと思ったことあるでしょうか？今は「名産街」と呼ばれる中華路に構成された三角地帯は、昔では花蓮で一番生地屋が多いところだった。あの時まだ緑と川がある溝仔尾に、紳士服店、洋裁店、ボタン資材専門店などのお店が川の両側に林立していた。当時のアパレル産業はまだ普及されていないため、もし自分に合うスーツが欲しいというなら、自分でお気に入りの生地を選び、そして職人にサイズを測って裁断して作ってもらうしかなかった。当時の溝仔尾の紳士服店ならば、立派な腕の立つ職人が必ずいた。スーツ自体が細かい芸術品とも言えるだろう。そのような光景が、今となっては古い世代の花蓮人の記憶にしか残っていない。その中に、ある伝統的な生地屋とアパレル店は先祖代々受け継がれ、この常に変化しているアパレル産業で生き残れた。それは「中成布行」と「錦祥行」のことである。

## 花蓮アパレル産業の元祖——中成布行

昔、建築業よりアパレル事業の収入がもっと高い。中成布行の創始者の藍光華さんは元々お餅を作って、農家、工事中の所と埠頭まで自らで移動販売をすることを通じて生活を送っていた。その後、お兄さんは布の商売をうまくやっていたことを見た。ついに1949年から生地を販売し始めた。このきっかけに、洋裁をする湯碧蘭さんと知り合い、二人が結婚した後、もっと精一杯に頑張って「勤勉」でよい名声を得た。その交通不便の時代において、藍さんは多くの布を自転車上に縛り、北の崇徳から南の鳳林までの60キロの道に沿い、移動販売をやっていた。交通が次第に便利になった後、藍さんはやっと開店した。

生地屋の繁盛時期に、花蓮における約40軒の生地屋がある。1980年に、北廻線鉄道が全線開通した後、花蓮はすでに交通不便なところではなかった。鉄路によって花蓮の交通のゲートが開かれて、諸産業が鉄道に従って花蓮に導入した。その同時に、元の産業が衝撃を受ける。アパレル産業の導入は、伝統の生地屋が一瞬に倒産に迫ってしまった。人々は生地を買って自分で服を作る習慣が変わり、便利で直接に手に入られる既製服を買うことにした。21世紀の今、「中成」、「金時代」、「慶和」、「錦泰」4軒の生地屋はまた営業している。そのうち、「中成布行」は歴史が一番長い老舗である。

現在、中成布行は2代目に継承した。現任の責任者の藍建隆さんは苗栗連合大学の電気工学を専攻し、父親の事業を時代の流れでなくなるのが嫌がり、退役したら、故郷に戻り、家族事業を背負い、後継者になった。父親の藍光華さんに習い、10年もかかって父親が認めてその家族事業を転移した。藍建隆さんは、生地に関する知識が少なくとも5年以上で商品の特色を学べると言っていた。そして、生地の保存が常に温度、湿度や光線によって違い以上、1巻約20キロの生地は体を耐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い負荷で、時々疲れすぎ、手が挙げられない状態になってしまった。

藍建隆さんは父親の教示を思い出して、父親は生地の測りが1ミリの差や1つの誤りを許せないという信念に対し、敬意を持っている。このような精神はおそらく父親が日本統治時代に学校で日本精神に薰陶されて内面化する職人の精神である。

## 三代同心の家族事業——錦祥行

錦祥行の創始者の廖大興さんは台北から来た。子供の頃から服の商売をやり、30歳まで台北にある圓環の付近に店舗をかり、営んでいた。花蓮から来た妻の江玉英さんを知り合ったら、二人は1956年に花蓮に戻り、引越しし、服の商売をし続ける。

最初、廖大興さんはあちこちに屋台をして、1965年に大禹街の貸し店舗を借り、「錦祥行」を成立した。半年後、大家さんがその店舗を売りたいが、家族と友人の助けによって、この夫婦は歯を食いしばって店舗を買った。妻の江玉英さんは財務の管理につき、うまくでき、条理的で節約に経営し、着実に今まで歩んでいた。

2代の引き継ぎを経た錦祥行は、五十数年の歴史にわたっていく。廖大興さんと江玉英さんは娘3人と男1人がおり、現任の責任者の廖学森さん(2代目)は長男であり、父親から事業を継承した以来十数年もある。現在もう80歳の江玉英さんは、当時店舗が生地を入荷し、そして自分で下着を縫って販売したと思い出した。その後、

台北における五分埔と艋舺から直接に既製服を入荷してきた。当時交通の不便で、花蓮から台北まで半日以上がかかればならない。

学生制服店、アパレル店がたくさんである大禹街で生存するため、錦祥行は既製服以外、学生服飾も販売している。そのうち、「学籍番号」を縫い入れるのは必要な技術である。現在、老舗は相次いで閉業となり、錦祥行が残っていた店の中、元祖級の老舗である。現任2代目の廖学森さんは子供3人がいる。幸いなのは、長男は家族事業を継承する意向がある。このように、錦祥行の三代が同心で頑張っている家族物語はまた大禹街に続いていく。

### 31 見證過西服黃金年代的一條街——溝仔尾

#### 31 The Golden Era of Tailor Shops in Gozaiwei

#### 31 仕立て屋の黄金時代—溝仔尾

##### ■ 摘要(中、英、日)

說到溝仔尾，你想到的是如今的水泥地停車場，還是老一輩人口耳相傳的西服街？80年代，是臺灣西服產業的黃金年代，而花蓮的西服店，曾經集中在溝仔尾的兩岸百花齊放。從豪華戲院走出來，環顧自由街，鞋店、布行、鈕扣材料行琳瑯滿目，只要來一趟溝仔尾，包準每位男女老少從頭到腳的行頭，都能經由西服師傅的雙手打造，找到美麗又體面的夢幻服飾逸品。

Today, when we talk about Gozaiwei, people think of the concrete parking lot around Ziyou Street. Years back, in the golden era of tailor shops, this area was surrounded by fabric stores, shoe stores, and shops selling a variety of buttons as well as sewing materials. In the good old days, when people come to Gozaiwei for shopping, they could expect to be transformed, from head to toe (hats to shoes) through the craftsmanship of these tailors.

溝仔尾といえば、何を思い浮かべる？コンクリートの駐車場、それとも昔の世代に有名な紳士服街？1980年代は台湾の紳士服産業が一番輝いた時期でもあった。溝仔尾の辺りに集まっていた花蓮の紳士服店。豪華劇場（豪華戲院）から出たら、自由街にずらりと並んだ靴屋、生地屋、ボタン資材専門店。溝仔尾に来れば、老若男女問わず、誰でも頭のとっぺんからつま先まで、自分に合ったオーダメイドのお服を手に入られる時代があった。

##### ■ 正文(中、英、日)

說到溝仔尾，你想到的是如今的水泥地停車場，還是老一輩人口耳相傳的西服街？80年代，是臺灣西服產業的黃金年代，而花蓮的西服店，曾經集中在溝仔尾的兩岸百花齊放。從豪華戲院走出來，環顧自由街，鞋店、布行、鈕扣材料行琳瑯滿目，只要來一趟溝仔尾，包準每位男女老少從頭到腳的行頭，都能經由西服師傅的雙手打造，找到美麗又體面的夢幻服飾逸品。

西服的迷人之處在於，每一件套裝的俐落合身，皆是因為完美揉合了精準丈量、剪裁的科學方法，加上每位師傅獨到的美感直覺，而無可代替。肩線、胸型是否合身，剪裁是否能修飾身材，必須從面料、毛襯、內裡、鈕釦等細節中布局、調整。再經由師傅

們反覆地手工縫襯，才造就了西式服裝的立體挺拔，整燙、鎖眼、釘釦是之後的步驟，整趟製程的工序非常繁瑣複雜。

在過去，「西裝」是身分地位的象徵，男人到了出社會、結婚的年紀，往往以擁有一套西裝為自身能力的象徵。若是缺錢時，還能提著西服到當舖去典當。九〇年代後，成衣產業已經深根市場，西服店一間間熄掉燈火，如今漫步溝仔尾一帶，還能看到的老字店號包括：男友、明星、吉林、黑馬一號、美好挺……等。往這些店鋪的櫥窗悄悄一瞥，只見半退休卻仍穿著體面的老師傅，偶爾剪剪布、偶爾操作一下裁縫機，整間老西服店像是一座懷舊電影場景，而老師傅正是見證過溝仔尾耀眼歷史的主角，在現代的時空裡，繼續守護著他的店鋪。

#### 「美好挺」西服店——敦厚踏實的老闆夫婦

來自屏東潮洲的鄭興福，16歲便開始作學習縫製西服的學徒，師承福州師傅的技術，學成後，他決定來到花蓮溝仔尾，這個西服的鼎沸戰場來開店，他還命了一個可愛的名——「美好挺」。開業後，店內的西服完全不假人手，客人委製額外衣褲，忙不過來時，才會發給技術純良的裁縫代工。

當時花蓮的西裝店主要分日本、福州、上海三個流派，分布大多在自由街（溝仔尾）、鎮國街、建國路一帶，其中傳承日本、福州師傅技術的店家，主要服務臺灣本地客人，而外省的政商名流（包括大陳居民）等，則多會選擇上海派別的師傅。不同於鄭興福師承福州，老闆娘王玉琴師承臺北的上海師傅，回到花蓮後多在家接件。婚後，便成為美好挺的老闆娘，和丈夫齊心守護「美、好、挺」的招牌。

#### 少男少女制服的魔法改造場

在高壓教育的年代，學生髮長不得長過耳際，除了髮禁，還有制服禁、報禁，和黨禁。一早，教官用撲克臉鎮守校門，動輒檢查學生身上「卡其褲」的熨燙線——這是那年代無數少年求學時的共同記憶。而正值荳蔻年華的少女們，則一心追求在清湯掛麵的白衣黑裙中，加上一點叛逆的魔法。而這道魔法，若要施展得巧妙得當，這些少男少女們就得拎著制服，到西服店請師傅稍稍改造。

青春的酸澀是在那樣令人無法恣意舒展的禁令下，逐漸發酵、逐漸熟成。面對校制的權威，少男將卡其褲和襯衫送進店裡修改、燙摺，少女們則將裙子送進店裡改窄、改短，當他們再穿上改裝好的制服，那就是他們用青春，對世界發出一絲抵抗的方式。走出溝仔尾的西服店，三三兩兩相約到金城冰果室吃一碗三豆冰，或是叫一份蚵仔煎，都已經是當時的年輕男女再難復返的回憶。

像美好挺西服店這樣的老字號，為了滿足客戶的需求，不僅得幫學生們改造制服，也需不論一年四季地，在店裡常備上千種布料——從頂級駝羊毛布料到外蒙古羊毛料，從冷色系到暖色系，甚至是曖昧的中間色調，皆一應俱全。可惜時代的洪流總是無情，現代人逐漸習慣現成的平價服飾，耗工費時的傳統西服產業步入晚景。靠著一身手藝，白手起家、養大子女，如今仍屹立不搖的老字號，現在只偶爾改改袖口、放掉肩線，與其說還有多少收益，不如說每日開店，顧的是老顧客的人情。成衣雖然快速、便宜，但是它始終來自造衣工廠，硬生生地少了那具獨具匠心的靈魂。實際感受過訂製服的人，始終能明白這些細膩工序帶來的舒適妥貼。

Today, when we talk about Gozaiwei, people think of the concrete parking lot around Ziyou Street. Years back, in the golden era of tailor shops, this area was surrounded by fabric stores, shoe stores, and shops selling a variety of buttons as well as sewing materials. In the good old days, when people come to Gozaiwei for shopping, they could expect to be transformed, from head to toe (hats to shoes) through the craftsmanship of these tailors.

The beauty of the custom-made clothing is that it is precisely tailored according to the measurements. It is a work of art perfectly fit for its owner. From the old time to nowadays, the custom-made clothing has been a symbol of one's social status. Tailors are proud with their craftsmanship. Skilled tailors usually have special techniques and patterns that only pass on selected trainees. The tailors learn from the same master then form a distinct style. In Taiwan, there were three main styles in tailoring: Shanghai, Fuzhou, and Japanese style. In the old time, Taiwanese mostly favored the tailors with Fuzhou and Japanese style. The Waishengren who hold a higher socioeconomic status at the time would prefer Shanghai style. Mr. Zheng started as a trainee at age 16. He moved to Hualien when he became a tailor and opened the Meihaoing Tailor Store in Gozaiwei. Mr. Zheng's skill belongs to Fuzhou style and his wife who also is a tailor follows Shanghai style. Together, they had wide range of customer and the quality of their work made their name in the very competitive market at the time.

Other than making dresses, tailor stores are also popular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s many of them would like their uniform to be a little bit different from others. Some would like their shirt to fit better to show their figure. Some would want the skirt to be shorter. It's a typical act of teenage rebellion in Taiwan. Many local residents remember the good old time eating with classmates at the eateries nearby tailor stores and waiting for their uniforms to be transformed.

Tailoring is a sunset industry in Hualien as people don't value their craftsmanship as much as before. These near-retired tailors have witnessed the golden era of hand-made clothing. They know the dresses and suits they made had been treasured by many people. Maybe this is enough for them to be in their stores every day and wait for their next customer.

溝仔尾といえば、何を思い浮かべる？コンクリートの駐車場、それとも昔の世代に有名な紳士服街？1980年代は台湾の紳士服産業が一番輝いた時期でもあった。溝仔尾の辺りに集まっていた花蓮の紳士服店。豪華劇場（豪華戲院）から出たら、自由街にずらりと並んだ靴屋、生地屋、ボタン資材専門店。溝仔尾に来れば、老若男女問わず、誰でも頭のとっぺんからつま先まで、自分に合ったオーダメイドのお服を手に入れられる時代があった。

紳士服の魅力は、自分だけの服のフィット感。一人一人に合わせる、正確なサイズと職人の美意識は、かけがえのないものです。すべての細かいところまで心を込めての手作りなので、出来上がるまで相当複雑な工程と言えるでしょう。

紳士服は昔で社会での身分も示せるものだった。男は大人となり、結婚年齢に入ったら、紳士服を購入することで、自分の能力を表すのが一般的であった。万が一、金欠の時、それを買取することもできる。1990年代以降、アパレル産業はメインとな

り、紳士服店は次々と幕を閉じた。今の溝仔尾を歩いてみると、昔ながらの紳士服店はまだ何軒も見かける。こっそり窓から覗くと、定年後の職人がまだ仕事服を着ながら生地とミシンを弄ったりする光景が見える。まるで現代社会で古い映画のシーンと主人公みみたいな雰囲気だった。

温厚な店主夫婦が印象的な紳士服店「美好挺」

屏東潮州出身の鄭興福は、16歳から紳士服作りに弟子入り。福州師匠の技術を受け継いだ彼は、紳士服が林立した花蓮の溝仔尾で自分の紳士服店「美好挺」を開くことに決意した。開業しても全ての服は自分で手作り。追加の注文があり、本当に手が回らない時だけは縫製工に依頼するくらいだった。

当時の花蓮の紳士服店は、日本・福州・上海と三つの流派に分けられ、店はほとんど自由街（溝仔尾）、鎮國街、建國路辺りにあった。日本と福州派の店のお客は大体台湾本省人の一方、外省人の政界セレブ（大陳の住民も込めて）は上海派を選ぶ人が多かった。福州派を受け継いだ鄭興福と違い、台北の上海派出身の女将の王玉琴は、花蓮に帰ってからほとんど在宅の仕事だった。「美好挺」は二人の努力で今でも続いている。

つまらない制服をカッコ良く変身

昔の教育では、学生の髪型、制服などは厳しく規制されていた。おしゃれな服に興味を持ち始め、素朴な制服に少し魔法をかけたい少年少女もたくさんいた。もちろん、その絶妙な魔法は、紳士服店にしかなかったという。もっとフィットに、もっと短く。改造された制服を着た少年少女は、この厳しい世界に自分なりに反抗できた。

「美好挺」みたいな紳士服老舗は、様々な要望に応えるために、学生の制服を改造するほか、何千種類の生地を常備するのも当たり前である。残念なことに、今の時代ではファストファッションは多数の消費者の一択になったので、時間もお金もかかる伝統的な紳士服店は、徐々に消えていく。まだ健在している老舗は、たまに袖や肩を調整する仕事しかないという。もはや収益のために営業するのではなく、古参客との付き合いのためみたいなものである。オーダーメイドの服を買ったことある人こそ、こういう心を込めている服の良さがわかる。

## 32 中華路金雞母

### 32 Zhonghua Road- The Cash Cow

## 32 繁華街中華路

### ■ 摘要(中、英、日)

不同於其他區域，中華路周邊地區因為鄰近車站（舊火車站），從日治時期就已是旅店、商號及戲院集聚的商圈。早期娛樂不多，有電影院的地方就是熱鬧場所，美食小吃、酒家、咖啡小座到後來的撞球間，都圍著戲院跟著熱鬧。後來車站北遷，商圈榮景也受到影響，原本人潮火熱的中華路和溝仔尾商機消退不少，不過時代歲月累積下來的街區底蘊仍在，隨著一家家名產業者的進駐，現在中華路也被稱為花蓮名產街。

The area along Zhonghua Road has been a shopping district since the colonial period. Back then, the old train station was next to Zhonghua Road. With the traffic, hotels, shops and theaters were booming on Zhonghua Road. In the past, movie theaters were the main choice of entertainment and were always crowded. Therefore, food stands, restaurants, coffee shops, and pool halls were also booming in this neighborhood. Since the train station moved to the north, many theaters have closed, and the crowds have been declining. Today, this area has found a way to reinvent itself. With many shops opening on Zhonghua Road specialize in local snacks, people now refer this road as the “Hualien Local Snacks Road.”

他のエリアと違い、中華路周辺は駅（旧駅舎）に隣接するため、日本統治時代からホテルや商号、劇場が集まるところだった。その時代にはあまりレジャー活動がなく、劇場があれば繁華街。飲食店、飲み屋、カフェ、ビリヤード場など、楽しめるところが多数あった。2016年、駅の移転により、本来多くの人で賑わう中華路と溝仔尾が、一気に寂しくなった。今の中華路のお店はお土産屋などに代わり、「花蓮名産街」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った。

#### ■ 正文(中、英、日)

不同於其他區域，中華路周邊地區因為鄰近車站（舊火車站），從日治時期就已是旅店、商號及戲院集聚的商圈。早期娛樂不多，有電影院的地方就是熱鬧場所，美食小吃、酒家、咖啡小座到後來的撞球間，都圍著戲院跟著熱鬧。

在中華路附近，日治時期就有稻住館（後來的天祥戲院，今阿思瑪飯店）及太洋館（後來的美琪戲院，今捷思旅飯店）兩間戲院，光復後又有中美戲院及豪華戲院；其中稻住館（天祥戲院）不僅是花蓮第一個真正的電影院（映畫），後來的天祥戲院名氣更大，1963年愛國獎券曾在此開獎、1971年楊麗花歌仔戲也到此巡演，可見天祥戲院當時的榮景。

後來車站北遷，商圈榮景也受到影響，原本人潮火熱的中華路和溝仔尾商機消退不少，不過時代歲月累積下來的街區底蘊仍在，隨著一家家名產業者的進駐，現在中華路也被稱為花蓮名產街。

中華路分公母兩側，母雞會下蛋

根據長輩的口述，圍繞著稻住館，那時的人潮就像現在的夜市一樣，人擠人。以前大家都騎腳踏車，沒有摩托車，人太多擠不進來就要用走的。最熱鬧的地方在天祥戲院那裡，電影散場的時候真的人擠人，整條博愛街都是學生，他們就會順便去光文社、育樂社、遠東書局、花蓮文具行這些地方買參考書，或是轉到南京街郵局那邊賣錄音帶的地攤。

直直到福住橋走，這裡的小吃名店櫛比鱗次，海埔蚵仔煎、愛玉冰、蓮香麵食、竹陽海產等，轉至中華路上，往南即為第一百貨（舊遠東百貨），往北為花蓮第一排水泥三層樓店屋，每年過年前後，這裡是擠得水洩不通。

沿襲著這樣的商業優勢，後來逐漸發展成名產街，原來即固守於此的有正興茶莊、回春堂中藥行及惠比須，後來豐興餅鋪、宗泰食品的阿美麻糬也在此開設分店，曾記麻糬、洄瀾薯道、百年傳奇等也陸續進駐，這裡成為遊客採買名產的必遊行程。

若仔細觀察，名產商號幾乎都林立一側，是巧合嗎？當地老人家說，中華路的左右側有分公母喔～母雞這邊會下蛋；連溝仔尾區域也有分文邊和武邊，商家若是根據屬性站對邊，自然生意興隆。

### 戲院旁的伴影零嘴

現在人進電影院大多只有爆米花和可樂可以配，想夾帶鹹酥雞還可能被驗票人員擋下；以前看電影可精彩多了，戲院旁有醃梅子、滷豆乾、醃海螺、各式魯味還有一瓶瓶現打灌氣的汽水，看著喜怒哀樂、嚐著酸甜苦辣。

現已搬至公園路的梅珍香，早期也在天祥戲院旁設立醃漬梅子舖。梅珍香第三代老闆吳浩平的阿嬤和媽媽，原先只是自家醃漬使用，在戰後辛苦的年代以醃漬的巧思來保存食品，後來逐漸擴大產量才開始賣給看電影的觀眾當零食，也供應給附近名產店販售。

媽媽們祖傳的醃漬手藝加上創新變革，現在梅珍香的梅子產品多達 70 多種，成為花蓮第一號的梅子商家，梅製品的香氣，從艱苦時代流傳至今，傳下老商家的故事。

The area along Zhonghua Road has been a shopping district since the colonial period. Back then, the old train station was next to Zhonghua Road. With the traffic, hotels, shops and theaters were booming on Zhonghua Road. In the past, movie theaters were the main choice of entertainment and were always crowded. Therefore, food stands, restaurants, coffee shops, and pool halls were also booming in this neighborhood. Since the train station moved to the north, many theaters have closed, and the crowds have been declining. Today, this area has found a way to reinvent itself. With many shops opening on Zhonghua Road specialize in local snacks, people now refer this road as the “Hualien Local Snacks Road.”

In the old time when there were still many theaters located on Zhonghua Road, the street always crowded with people. Unlike today that no food can be brought into the theater, people usually bought some snacks from the stands on Zhonghua Road and enjoyed them while seeing the movie. Stands selling dried beans, seasoned snails, salted plums and sodas were all over the place. Many local snack businesses have started here as a little stand and open a store after some years.

Other than movie theaters, there were bookstores, places selling audiocassettes and a variety of eateries that drove people to here. For years, locals have the saying that the business opened on Zhonghua Road is a cash cow with promising income because the good Feng Shui here. Therefore, even though the train station relocated, movie theaters closed, and many stores come and go, the real estates along Zhonghua Road are still popular. Today, many famous shops selling local snacks are located here. It is a wonder if the stores opened on Zhonghua Road and then became famous, or the famous brands all gathered to this road to open stores. Regardless, Zhonghua Road lives up for the name again and now this “Hualien Local Snacks Road” is the must go place for everyone visiting Hualien.

他のエリアと違い、中華路周辺は駅（旧駅舎）に隣接するため、日本統治時代からホテルや商号、劇場が集まる場所だった。その時代にはあまりレジャー活動がな

く、劇場があれば繁華街。飲食店、飲み屋、カフェ、ビリヤード場など、楽しめるところが多数あった。

中華路の近くは日本統治時代から稲住館（後の天祥戲院、今のアスマホテル）と太平洋館（後の美琪戲院、今のジャストスリープホテル）二軒も劇場があり、光復後はまた中美戲院と豪華戲院ができた。その中、稲住館はいろいろな大きなイベントを行われた場所で、今では想像できないほど繁盛だった。

駅の移転により、本来多くの人で賑わう中華路と溝仔尾が、一気に寂しくなった。今の中華路のお店はお土産屋などに代わり、「花蓮名産街」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った。

#### 運勢が分けられた中華路

古い世代の人によると、稲住館辺りは昔で今の夜市みたいに賑やかだった。昔の人たちは今みたいにバイクに乗るのではなく、自転車なので、人が多い時は押すしかないくらいだったという。映画を観終わって出た学生たちは近くの文房具屋や、テーブルの行商人に買い物しに行く。

福住橋まで林立した飲食店。蚵仔煎、愛玉、海鮮など、なんでもある。中華路に曲がると、南に第一百貨（旧遠東百貨）があり、北に花蓮初のコンクリート三階建のお家があり、旧暦新年の時いつも盛況であった。

このような勢いに沿い、今の名産街に発展してきた。有名なお茶屋、お菓子屋などは、次々ここで支店を開設するようになり、観光客のお土産を買うスポットの一つとなった。

よく見ると、お土産屋などはほとんど同じ側にある。ただの偶然では？と思ったら、地元民によると、中華路の両側は、それぞれの属性を持ち、雄と雌のようなものらしい。雌の側にお店を開くと、自然と儲かる。溝仔尾エリアもそのような属性で分けられ、お店を開くとき、場所はちゃんと調べてから決めないと、繁盛できないという。

#### 映画鑑賞のお供

今の映画館はおやつに対して、他の人の迷惑にならないため、厳しく制限され、基本的にポップコーンとコーラしか食べられないが、昔は梅干し、豆腐干、巻き貝、煮物などの屋台があった。喜びと悲しみが混ざる映画を見ながら、舌も色々な味を感じられる。

現在は公園路に引っ越した梅干しの老舗「梅珍香」は、昔も天祥戲院の近くで営業していたらしい。最初は自家用だったが、その後劇場の観客へおやつとして売り始め、お土産屋などにも販売していた。

昔ながらの漬け方に新しい変化を取り入れ、今の梅珍香の梅関連の商品は70種類以上もあり、花蓮最大の梅専門店と見られる。梅の香りは、まるで歴史の軌跡を語っているようだ。

### 33 此起彼落的打鐵聲

### 33 The Musan Forge

### 33 中断なしアイロンサウンド

#### ■ 摘要(中、英、日)

無論是誰，看到木三鐵店的第一眼，就會被它傳統手繪的端正招牌字樣所吸引。而你是否也曾好奇過，這間鐵店到底是在賣些什麼？這是一家主要生產農具和刀具，也開放客製化的鐵器店。每到農曆春節前夕，木三鐵店都要加開爐火趕工，幫農友、主婦們修整辛苦一年的刀具。老闆黃武義說：「守著爐火不只是為著生計，更是守著父親黃木三對農友的情義。」

The traditional style and handwriting sign of Musan forge (or Blacksmith) is very eye catching. A forge is not what we expect to see nowadays. What can we buy at a forge? This one in Hualien makes and sells tools for farming as well as different kind of knives with a lifetime warrantee. By the way, the owner also takes custom orders. This forge is busiest right before the Chinese New Year. This is because people usually bring in their farming tools and cooking knives to be fixed or sharpen before the new year starts. For the owner, keeping this old-fashion business open, is not just to make a living, but more importantly, it is to keep the promise his father made. So, the local farmers will always have a place to purchase and repair their tools.

初めて気サンテツ店を見た人は、誰でもその手書きの看板に魅了されてしまう。このてつきやは、いったい何を倍っているだろう？と思ったことある人も少なくないらしい。木三鉄店は、主に農具と刃物を作るが、オーダメイドの注文も大歓迎。旧暦新年の直前には、いつも残業するスタッフたちが、農民や主婦のために、一年間頑張ってた刃物のお手入れをする。「炉の火を見守るのは生計のためだけでなく、父の黄木三が農民たちへの情義のためでもある」と、店主の黄武義が言っていた。

#### ■ 正文(中、英、日)

一間全木造魚鱗式建築，還高掛著泛白老舊招牌的木三鐵店，坐落於川流不息的中華路口上。就像是這樣的電影畫面：周遭地景隨時代奔流變幻，而它卻原封不動，兀自定格在了五六十年代。「冥頑不靈」地留存著一方屬於自己的寂靜。

無論是誰，看到木三鐵店的第一眼，就會被它傳統手繪的端正招牌字樣所吸引。而你是否也曾好奇過，這間鐵店到底是在賣些什麼？這是一家主要生產農具和刀具，也開放客製化的鐵器店。每到農曆春節前夕，木三鐵店都要加開爐火趕工，幫農友、主婦們修整辛苦一年的刀具。老闆黃武義說：「守著爐火不只是為著生計，更是守著父親黃木三對農友的情義。」

#### 歷史唏噓

約在民國 60 年代左右，因花蓮礦業發達，需使用大量的採礦機具，過去中華路上曾如雨後春筍般遍開打鐵店，鐵器還是供不應求，甚至特別訂製工具帶到國外使用，那可是打鐵業的黃金歲月。此後，礦業逐漸沒落，加上開採礦方式大量改用機器化生產，

深受影響的打鐵店便也跟著式微了。眼看樓起樓塌，如今全花蓮只剩下木三鐵店一家還承接著鐵具製造，昔日盛景已不再現，實令人不勝唏噓！

一座古老爐灶霸佔著店內的絕大數空間，是老闆黃武義最重要的生財寶物。牆上掛滿精心淬煉的純手工農具，一旁的陳年鐵件靜默固守著歷史的言語。

手造鐵器在現今機械發達的年代，已屬罕見的稀有物品，不同於工廠生產的整齊化一，手工鍛造的鐵器從重心、強度，以及使用者的手感，都在打鐵師的每一槌中仔細調整，為的就是讓這些鍛造鐵器，能在使用上既放心又順手。在農民心中，能有一把木三鐵店的鋤頭、鐮刀或柴刀，就像擁有一臺高性能、電池續航力強大的智能手機一樣。

終生保固的人情味

一件稱心合用的工具，得將生鐵千錘百煉，全神貫注地敲打方能成；一門生意又何嘗不是依靠辛勞和時光慢慢打磨出聲譽？在那個年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密切，顧客和頭家不過是以信任二字維繫，師傅相信出自己手的器物，客人也信賴店家的實在，要是斷了手柄、缺了齒角、損了鋒刃還能拿回店內修整，恢復以往的銳利，充滿熟悉而踏實的安全感。

當年，黃武義傳承家業並非出自自己的選擇，只為能讓老父親放心，然而做著做著也就習慣了，直至今日仍把生命在此處延續，演繹盡致。黃武義說，他不奢望老行業愈打愈旺，但至少讓農民還有個可以整理刀具的地方。不過畢竟需求量變少，所以沒有每天起爐灶，得將客人需要的刀具集中累積到一定數量才開爐鍛造。

在這裡，終生保固的是刀具，終生保護卻是花蓮在地的鄉土人情。

In the 1970s, the mining industry was booming in Hualien. Tools for miners were in high demand and many forges were opened on Zhonghua Road as a result. That was the golden era for forges in Hualien. Since the change of using machineries and the declining of the local mining industry, these forges had closed one by one. Today, Musan Forge is the only one standing in Hualien.

Inside the wooden house of Musan Forge, an old burner took most of the space. Hanging on the wall are farm tools and all kind of knives made by hand. Unlike the mass-produced products, every piece shown here is unique. To have a tool that custom made to fit your grip with the perfect center of gravity would make a boring task much easier and enjoyable. In order to have the hand-made custom piece, it takes time and blacksmith's craftsmanship. Mr. Huang's father was the original owner of this forge and an excellent blacksmith. Grew up in this forge, Mr. Huang was trained by his father to become a blacksmith. With several job opportunities line up, Mr. Huang decided to follow his father's step and keeps the business running. Although without much demand, he only turns on the burner and start making things when he has enough orders. The value of these hand-made tools custom fit for the users will never be dismissed. What's even more valuable is the spirit of this Musan Forge. It stays open not to make money but to keep the promise made by the original owner- the locals can always bring their tools here and get repaired or sharpened. This Musan Forge is like a time capsule that preserved the old house, old burner, and the human warmth of old time.

外壁が魚のうろこのように見える木造の建物に、色褪せた看板が飾っている木三鉄店が、車の行き来が多い中華路に鎮座する。映画でもよく出た場面のように、周りの景色は時間とともに変化しつつも、その中にある一つの建物はずっと昔のままで、1950年代の姿でいる。

初めて木三鉄店を見た人は、誰でもその手描きの看板に魅了されてしまう。この鉄器屋は、一体何を売っているだろう？と思ったことある人も少なくないらしい。木三鉄店は、主に農具と刃物を作るが、オーダメイドの注文も大歓迎。旧暦新年の直前には、いつも残業するスタッフたちが、農民や主婦のために、一年間頑張った刃物のお手入れをする。「炉の火を見守るのは生計のためだけでなく、父の黄木三が農民たちへの情義のためでもある」と、店主の黄武義が言っていた。

### 歴史の嘆き

1970年代、花蓮は鋳業が発達していたため、大量の関連機械が必要とされていた。当時の中華路では、鍛冶屋が林立していたともかかわらず、鉄製品の需要はまだまだ多かった。鋳業が没落し、機械化が進んでいるうち、鍛冶屋も次々と幕を閉じた。木三鉄店は、今の花蓮で唯一の鍛冶屋である。店主の黄武義の一番重要なツールである古き大きな炉と、壁に掛けてある心を込めて鍛錬した農具は、何十年の歴史のを見てきた。

手作り鉄器は、この機械が主流の世界では珍しいものとも言えるでしょう。工場で作られたものはみんな一緒だが、手作り鉄器は使用者のためにカスタマイズのようなもので、使い心地がよく、長く使うことができる。

### 永久保証の人情味

本当に自分に似合う農具が欲しければ、それなりの工程が必要とされる。昔の人間関係は今より密接で、お客と店主の関係は全て信頼で築いていた。農具に何か破損があるとしても、ま

黄武義が最初家業を受け継いだのは本意ではなく、父親に安心させるためだったが、少しずつ慣れ、現在に至っている。商売繁盛なんて望んでいないが、農民たちのため刃物を修理する場所を設けたいと、黄武義が話した。

ここでは、刃物だけでなく、地元の人情味も永久保証のものである。

## 34 重溫美好—永進鐵皮民具店

### 34 The Beauty of Galvanized Iron

### 34 永進鉄皮加工店

#### ■ 摘要(中、英、日)

在塑膠製品氾濫的年代，你是否仍鐘情於手作鐵件的獨特質感？曾經，有一類擁有特殊銀灰色質地的民用器具，在祖、父輩家中可謂比比皆是，卻隨著塑膠材質的誕生與普及，漸漸銷聲匿跡。現僅於復古風店內的澆花器，抑或是阿公阿嬤家的古早水桶身上

還存留著這樸實可靠的舊時代風味。但在花蓮溝仔尾舊街區內，有一家「永進鐵皮加工部」專職生產這種以鍍鋅亞板（俗稱亞鉛）所製成的民生用品。亞鉛的價格平易近人，重量較輕且便於彎折加工，凡舉各式水桶、花灑、油壺、漏斗、唧筒等皆可視需求調整尺寸造型，能千變萬化，無一不可用。若是不小心破損都可以修補，永續使用，適合農家惜物愛物的性情。

Before the time plastic was invented, people used galvanized iron for pretty much everything in their daily lives. Galvanized iron is an inexpensive metal that is easy to bend and is lightweight. In the old time, buckets, oil pourers, funnels, watering pots and pumps were all made with galvanized iron. With the popular use of plastic, we rarely see anything made with that silver and grayish look metal. In Gozaiwei, there is a shop selling products made with galvanized iron that has survived all these years. This shop also takes customize order and provides repairing service. Thus, these products can be used forever unlike their plastic counterparts. Maybe it's time we forgo the unnecessary waste and have something that's hand-made for our personal needs and treasure it along with our everyday life.

プラスチックが多すぎるこの時代では、逆に手づくりの質感が愛おしい人は、決して少なくないだろう。昔、亜鉛という特殊な銀白色金属がよく民用の器具に使われていたが、プラスチックの誕生と普及につき少しずつ消えていく。今はレトロなジョウロ、昔のバケツとかにしかこういう素朴な情緒が見られない。と思ったら、「永進鉄皮加工部」という鍍板製の生活用品を製造する専門店が、未だに花蓮溝仔尾の旧市街に存在している。廉価で軽い亜鉛は特性上曲がりやすいため、作れるものはバケツ、ジョウロ、油壺、漏斗、ポンプなどたくさんある。たとえ破損しても修補することも可能なので、農家の儉約的な精神に似合う。

#### ■ 正文(中、英、日)

在塑膠製品氾濫的年代，你是否仍鐘情於手作鐵件的獨特質感？曾經，有一類擁有特殊銀灰色質地的民用器具，在祖、父輩家中可謂比比皆是，卻隨著塑膠材質的誕生與普及，漸漸銷聲匿跡。現僅於復古風店內的澆花器，抑或是阿公阿嬤家的古早水桶身上還存留著這樸實可靠的舊時代風味

但在花蓮溝仔尾舊街區內，有一家「永進鐵皮加工部」專職生產這種以鍍鋅亞板（俗稱亞鉛）所製成的民生用品。亞鉛的價格平易近人，重量較輕且便於彎折加工，凡舉各式水桶、花灑、油壺、漏斗、唧筒等皆可視需求調整尺寸造型，能千變萬化，無一不可用。若是不小心破損都可以修補，永續使用，適合農家惜物愛物的性情。

#### 時代的縮影

永進鐵皮位於忠孝街停車場西北角，店齡已超過 50 年之久，維持二層樓木造的斜屋頂建築，店內像是藏品屋，四周垂吊著琳瑯滿目的民具，一應俱全；造型俐落幹練、相當優美，就像是早期臺灣民具裡的無印良品。不管是油燈座，還是各式花灑都設計精巧，且極具年代價值，讓人忍不住想入手珍藏。

熱情好客的永進阿伯，見客人對什麼器物有興趣就會取下讓人拿拿看，對他們這樣的老師傅來說，挑選器物的唯一標準就是要稱手好用，拿在手裡才能感受到匠人用心製作的巧思。老板依序整理待焊的箍桶，助手則是拿著現已極少見的手工具--火雞，用鹽

酸將錫條熔解，再逐一焊定水桶所有接縫。另一頭的巷弄對角，魁梧小老板正框噹敲打著亞鉛板彎型，這是亞鉛用品店內的標準作業場景。

### 手作經典良品

儘管時代變遷，塑膠便宜而便利的優勢，導致亞鉛製品的市場已大不如前；加之無人傳承這項精巧技術，一間間亞鉛店也就隨著老匠人的年華老逝而關閉。但這類堅固而耐用的物品代表了民生用具的演進史，更承載著悠悠念舊情懷，昭示著上一輩對生活的講究和向永恆的思索，老闆郭永進帶領著這家店走過產業風雲變色的半個世紀，將一輩子的心思與生命都投注在這些器具裡，留以人重溫過去的溫暖美好，唯有繼續經營下去，才有被看見的可能。

當輕巧、廉價、大量生產的塑膠時代來臨，同時是急遽倍增的垃圾尖山，人們開始用壞即丟，對於使用的物件尚未附著情感便已遭毀棄。手作鐵件無可比擬的堅定承諾、獨特的時代設計風格、環保永續等特性，在臺灣近年來吹起復古懷舊風，金屬材質也深受工業風愛好者的青睞，許多年輕創意空間開始往巷弄尋寶，花蓮溝仔尾上正有一間，何不親臨一窺究竟？

Before the time plastic was invented, people used galvanized iron for pretty much everything in their daily lives. Galvanized iron is an inexpensive metal that is easy to bend and is lightweight. In the old time, buckets, oil pourers, funnels, watering pots and pumps were all made with galvanized iron. With the popular use of plastic, we rarely see anything made with that silver and grayish look metal. In Gozaiwei, there is a shop selling products made with galvanized iron that has survived all these years. This shop also takes customize order and provides repairing service. Thus, these products can be used forever unlike their plastic counterparts. Maybe it's time we forgo the unnecessary waste and have something that's hand-made for our personal needs and treasure it along with our everyday life.

Yungchin Metal Workshop has been in business for more than 50 years. In Gozaiwei, this two-story wooden house with vintage household items everywhere can bring you right back to half century ago. All the items displayed in this workshop are made with galvanized iron and welded together by hand. The oil lamp holder and watering pot have such amazing detail that people are impressed with the craftsmanship of the store owner Mr. Kuo. Mr. Kuo likes to have his customers try out the item before buying it. He believes the product has to feel right in the buyer's hand and touch the buyer's heart in order to be the right one. Items made in his workshop are intended to last forever, so he would like the new owner to get the right item that he or she will enjoy for the lifetime.

Household items made with galvanized iron like buckets and oil pourers were necessities decades ago. After years, they were outdated as their popularity died out. Today, vintage design is back in style and items made with galvanized iron are trendy again. There is hope for this last standing metal workshop to have more customers that value the old craftsmanship and treasure these household items that can be passed on in the family.

プラスチックが多すぎるこの時代では、逆に手づくりの質感が愛おしい人は、決して少なくないだろう。昔、亜鉛という特殊な銀白色金属がよく民用の器具に使われ

ていたが、プラスチックの誕生と普及につき少しずつ消えていく。今はレトロなジョウロ、昔のバケツとかにしかこういう素朴な情緒が見られない。と思ったら、「永進鉄皮加工部」という鋸板製の生活用品を製造する専門店が、未だに花蓮溝仔尾の旧市街に存在している。廉価で軽い亜鉛は特性上曲がりやすいため、作れるものはバケツ、ジョウロ、油壺、漏斗、ポンプなどたくさんある。たとえ破損しても修補することも可能なので、農家の儉約的な精神に似合う。

#### 時代の縮図

永進鉄皮は忠孝街駐車場の北西方にあり、50年以上も続いている。二階立ての木造建物の中に、たくさんの民具がぶら下がっている。一見すると台湾版の無印良品みたいな雰囲気を感じられる。洗練なデザインを持つ古い油壺やジョウロなどは、今でもとても洒落ている。

豪快な店主——永進おじさんは、お客が興味のあるものに対して全く出し惜しみせず、なんでも見せたがる。彼らみたいな職人にとって、ものは手にとってから価値を感じられるのだという。

#### 手作りのレトロ感

時代が変わりつつ、安くて便利なプラスチックが流行り、亜鉛製品の売り上げは昔と比べものにならなくなった。この技術を受け継ぐものがだんだんいなくなり、専門店も減ってきたが、このような製品は民生用具の歴史と、たくさんの人の記憶の一部となっている。店を50年以上も営業している店主の郭永進は、一生の力を亜鉛製品に注いだと言っても過言ではない。ずっとやっていくことだけは、忘れられない方法である。

プラスチックの時代は、ゴミが急増する時代でもある。ものが壊れたら捨てるという習慣がつけられた人間は、愛着なんでもってのほか。手作り鉄具は独特なスタイルと環境保全などの特徴を持ち、近年レトロ風が流行る台湾では、インダストリアルスタイルが好きな人々に好まれる。このようなお店は、花蓮の溝仔尾にちょうど一軒ある。

### 35 水泥瓦與花蓮瓦建築

#### 35 Cement Roof Tiles and Japanese Architectural Designs in Hualien

#### 35 コンクリート瓦と花蓮の瓦建築

##### ■ 摘要(中、英、日)

「水泥瓦」，一個因應濕熱氣候而生的建材，因為製成快速、良品率高，在臺灣日治時期曾被大量用來建築屋舍。1941年為止，全臺灣的水泥廠已高達近40家，水泥瓦，一度成為臺灣最常見的建材，花蓮更發展出一條由上自下的水泥瓦產業鏈。而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便積極尋求「現代化」，建築式樣從傳統日本式樣、西方式樣乃至和洋折衷式樣都包羅在內。日本優秀的建築人才投身殖民地工作後，不少實驗性的精彩成果便在臺灣完成，因此，臺灣受日本統治的五十年間，同時也是日本近代建築發展的關鍵時期。

Cement roof tiles are made to be used in environments with high humidity. It is a popular construction material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It was mass produced in Taiwan due to the high demand of the building industry. In 1941, there were about 40 cement factories in Taiwan. In Hualien, a steady supply chain of cement roof tiles was established.

Due to the Meiji Restoration, people in Japan had been working on modernization of their country. With great Japanese architects devoting themselves to the colonial efforts, quite a few experimental structures were built in Taiwan. During the 50 years of the colonial period, Japanese architects made important progress in the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and left Taiwan with many stunning architectural designs.

蒸し暑い気候に応じて生み出された建築材、「コンクリート瓦」。短い製造時間と高い良品率のため、日本統治時代によく台湾の建築に使われていた。1941年までの台湾コンクリート工場は40棟もある。台湾で一時期に流行した建築材のコンクリート瓦は花蓮で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まで発展したという。日本は明治維新の時から「現代化」を求め続けたため、日本の建物スタイルは伝統的な和風、モダンな西洋風、そして和洋折衷など多様である。日本から台湾に来た優秀な建築関連人材は台湾で色々実験的な素晴らしい結果を残した。したがって、日本統治時代は日本近代建築発展にとって重要な時期でもあった。

#### ■ 正文(中、英、日)

「水泥瓦」，一個因應濕熱氣候而生的建材，因為製成快速、良品率高，在臺灣日治時期曾被大量用來建築屋舍。1941年為止，全臺灣的水泥廠已高達近40家，水泥瓦，一度成為臺灣最常見的建材，花蓮更發展出一條由上自下的水泥瓦產業鏈。而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便積極尋求「現代化」，建築式樣從傳統日本式樣、西方式樣乃至和洋折衷式樣都包羅在內。日本優秀的建築人才投身殖民地工作後，不少實驗性的精彩成果便在臺灣完成，因此，臺灣受日本統治的五十年間，同時也是日本近代建築發展的關鍵時期。

#### 為適應臺灣熱帶環境的改良建築

來到臺灣的副熱帶氣候環境，很快便有建築師發現傳統的日式屋舍，並不適合這裡的風土特性，為了營造出更適合本地的建築，紛紛投入組織人力進行從建材、建築配置、構造方法等等的研究，甚至訂下建築物各部位材料的通用規範。當時總督府中央研究所熱帶衛生研究室的富士貞吉，在〈屋根瓦類の防暑的效果に関する研究〉一文中就指出，「臺灣瓦」的隔熱效果最好，「日本瓦」次之，再來則是「亞鉛板」。

#### 水泥瓦的普及

1920年後，日人開始普遍使用水泥瓦，最初用來鋪設殖民區域的木造房舍屋頂，例如中國東北滿州鐵路、朝鮮鐵路沿線的車站、宿舍以及市街房屋等。昭和年間出版的《臺灣建築會誌》，已經可以看到不同特色的水泥瓦廣告百花齊放，中村式改良安全瓦、理想瓦、精巧瓦等爭相博得一席之地。

花蓮作為日本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官辦移民區，各種母國元素的引進，無論在政治意涵、文化意涵、懷鄉情結上，自是更為講究。初期為求品質，多半堅持從日本進口煉

瓦、屋根瓦及各種建築材料，後來，為了在這裡根基產業，這些建築材料商社陸續在花蓮街區開設店鋪、材料堆置場，以及生產工場，打造一條由上自下的產業鏈。

若我們仔細端倪老照片，會發現有少數幾棟建築物十分講究，而講究從何分辨？從這些建築用上石板瓦、銅板瓦或日本黑瓦便能知道。而扣除天災毀損或遭人為拆除的花蓮港廳官舍、武德殿、地方法院、花蓮港分屯大隊、賀田組花蓮港辦公室等，留下的單棟建物（松園別館、菁華林苑、鳳林校長夢工廠、豐田移民指導所……）、寺廟神社（慶修院、新城神社、林田神社……）、街道式建築群（將軍府）、前工業時期廠房（花蓮文創園區）、產業聚落（林田山文化園區、光復糖廠）、辦公廳舍（鐵道文化園區一館、二館）等，多已由水泥瓦屋頂構成。

家住北濱，1927 年出生，現已近百歲的徐錦清先生，是目前在花蓮還留有日本時代製瓦風光記憶的人，根據他及太太官園妹（1937 年生）的口述，水泥瓦的製作，是按水泥、砂、水一定的比例配置。生產時，先在鐵製的模具裡，塗上廢油作為脫模劑，再將調好的水泥砂漿倒入，以鋼管擠壓，靜置一夜後敲打脫模，將扒下的水泥瓦快速篩上水泥乾粉，緊接著進行粉光作業，待充分乾燥後，由力氣大的男生，拖到工廠的水池裡浸泡。經過浸泡手續的水泥瓦，可延長使用年限，將瓦片排整到倉庫架上後，才算大功告成。水泥瓦的成形迅速，短則二日、多則三日便能完成，且不會因為窯燒而收縮變形，「良品產出率」特佳。經過德式水泥瓦、理想瓦、安全瓦的不斷演進，其結合效果更是緊密，幾乎不用再勾泝灰漿就能達到防水效果，也難怪自 1926 年第一家東洋コンクリ一ト株式會社開業後，到 1941 年為止，全臺灣的水泥瓦廠已有 39 家，而其中 24 家還是 1935 年後才開業的。因此，「水泥瓦」一度成為戰前、戰後臺灣最常用的建材。

徐錦清先生在 1960 年代，那個水泥瓦工廠紛紛熄燈的時間點退休，談起水泥瓦的落寞，他只感嘆地說：「後來沒有那麼好了，幾乎工廠有接單才有開工，常常做一天，休息好幾天。」水泥瓦的使用，在臺灣洋房逐漸取代平房的過程中，慢慢步入黃昏，而接下來，則是石棉瓦及鐵皮上場的年代。

Due to the Meiji Restoration, people in Japan had been working on modernization of their country. With great Japanese architects devoting themselves to the colonial efforts, quite a few experimental structures were built in Taiwan. During the 50 years of the colonial period, Japanese architects made important progress in the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and left Taiwan with many stunning architectural designs.

It didn't take long for the Japanese architects to realize the traditional building materials used in Japan doesn't work well with the humid subtropical climate in Taiwan. Many efforts were made to improve the buildings constructed in Taiwan. Cement roof tiles are made to be used in environments with high humidity. As a result, it became popular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It was mass produced in Taiwan due to the high demand of the building industry. In 1941, there were about 40 cement factories in Taiwan. One study from the colonial period stated the Taiwan cement roof tiles had the best insulation, the Japanese-made was the second, and the galvanized iron sheet was the third.

Since the 1920s, most of the constructions built by Japanese had used cement roof tiles. Hualien as the focused area for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to build their immigrant villages, projects were made to construct many Japanese housings and government buildings here.

With the local demand for building materials, a supply chain of cement roof tiles was established in Hualien. Today we can find many buildings preserved from the colonial period, like the Pine Garden, were built with cement roof tiles.

One local historian who was born in 1927 and had worked in the cement factory still can recall the steps of making cement roof tiles. He said each piece of tiles would take 2-3 days to make. With the right ratio of water, sand and cement, the final products' quality was guaranteed. During the late 1960s, this industry had a dramatic decline and many factories had to close. During that period of time, the market was taken over by asbestos roof tiles and sheet metals.

蒸し暑い気候に応じて生み出された建築材、「コンクリート瓦」。短い製造時間と高い良品率のため、日本統治時代によく台湾の建築に使われていた。1941年までの台湾コンクリート工場は40棟もある。台湾で一時期に流行した建築材のコンクリート瓦は花蓮で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まで発展したという。日本は明治維新の時から「現代化」を求め続けたため、日本の建物スタイルは伝統的な和風、モダンな西洋風、そして和洋折衷など多様である。日本から台湾に来た優秀な建築関連人材は台湾で色々実験的な素晴らしい結果を残した。したがって、日本統治時代は日本近代建築発展にとって重要な時期でもあった。

台湾の気候のために誕生した建物

台湾は亜熱帯気候に属するため、伝統的な和風建築は適しないと、日本人の建築士は気付いた。もっと台湾に似合う建物を作りたいという思いで、いろいろな研究をしていた日本政府。当時、総督府中央研究所熱帯衛生研究室の富士貞吉の「屋根瓦類の防熱の効果に関する研究」によると、防熱効果については、「台湾瓦」が一番で、その次は「日本瓦」、そして「亜鉛板」となる。

コンクリート瓦の普及について

1920年以降、日本人はコンクリート瓦を一般的な建材として使っていたという。最初は中国東北の満州鉄路、朝鮮鉄路沿線の駅、寮舎、市街の家などの植民エリアの木造屋根に用いた。昭和時代に出版された「台湾建築会誌」には、いろいろなコンクリート瓦の広告が見られる。

花蓮は日本統治時代に一番重要な官営移民区で、いろいろな意味合いで拘られていた。早期は品質のため、日本からレンガ、屋根瓦などの建材を輸入していたが、産業を確実に当地に根付けるため、建材の商社は次々と花蓮の市街地で店舗、工場などを開いた。

昔の写真をよく見ると、何軒かの建物だけは、建て方に拘り感がある。見分け方は、屋根葺きにどのような瓦を用いられたのかを判断すること。災害で倒壊したものや、人為的で取り崩されたもの以外、今まで残っているほとんどの日本統治時代の建物は、コンクリート瓦の屋根しかなくなった。

1927年生まれ、もう100歳近くの徐錦清は、日本統治時代に瓦を制作していた一人だった。彼の妻である官園妹によると、コンクリート瓦を作成するには、定量のコ

ンクリート、砂、水が必要とされたい。まずは鉄の型に廃油を塗り、そして合わせたモルタルを入れ、絞ってから一晩置く。完成したコンクリート瓦にコンクリート粉をまぶし、乾燥したら工場の池に浸ける。最後に倉庫の棚に上げ、やっと完成する。

焼かれことで変形することはないコンクリート瓦の成形が早く、二、三日で終わるので、「良品率」が特に高い。そしてたくさんの改良により、防水効果も抜群。1926年に東洋コンクリート株式会社が開業してから1941年まで、台湾のコンクリート瓦工場は39軒もあった。コンクリート瓦は一時期台湾で一番よく用いられる建材でもある。

1960年代に入り、コンクリート瓦工場は次々と幕を閉じた。それは洋風建築が台湾で広がり始めた頃のこと。それからはアスベストと鉄板の時代となる。

### 36 書香筆墨，刻印生活

#### 36 The Life Enjoyed with Fountain Pens and Bookstores

#### 36 墨と本の香り一筆記用具店

##### ■ 摘要(中、英、日)

當通訊網路普及，當鍵盤取代了握筆，你有多久沒有好好寫字了呢？是否曾想擁有一隻雅緻的鋼筆，重溫手寫的坦實心安？僅專注於一筆一劃的情意，琢磨字裡行間的分寸和韻味。隨著時代變遷，現今臺灣仍專門販賣鋼筆的店家已所剩無幾，專業維修鋼筆的師傅更是鳳毛麟角，位於花蓮中山路上的「福福鋼筆店」，則是現在碩果僅存的鋼筆老店之一，老闆賴義山緣定鋼筆六十餘年。而提到書店，你腦海中第一個浮現的畫面是什麼？誠品書店抑或是風起雲湧的特色獨立書店？在上世代的花蓮，車馬聲慢卻書店林立，逛書店成為老花蓮人的共同記憶，往往在書香筆墨中，刻印生活的行旅，銘記時代的回憶。

In modern days, people spend more time using the keyboard than writing with a ballpoint pen. Can you recall 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write a card or a letter? Years back, when life was not so fast paced, stores specialized in fountain pens were very popular in Taiwan. Among those stores, only a few last as of today. One of them is located on Zhongshan Road in Hualien. The owner has been selling and fixing fountain pens for over 60 years. As for bookstores, today's Taiwanese are more familiar with the Eslite Bookstore or online bookstores. It's hard to image that a long time ago in Hualien, there were bookstores on every corner. Going to the bookstores used to be a big part of the locals' life. Now it is only a shared memory for the older generation in Hualien.

インターネットの普及で、キーボードは筆に代わる道具となった。久しぶりに、芸の細かい万年筆を握り、ちゃんと字を書きたい。と思う人も少なくないだろう。今の台湾には、万年筆専門店は数えるほどしかない。万年筆を修理する職人はなおさらだ。花蓮の中山路にある、台湾有数の老舗万年筆店「福福鋼筆店」の店長賴義山は、万年筆と60年以上の付き合いもある。昔で本屋の林立していた花蓮の人々にとって、墨と本の香りは、日常と時代の記録である。

## ■ 正文(中、英、日)

當通訊網路普及，當鍵盤取代了握筆，你有多久沒有好好寫字了呢？是否曾想擁有一隻雅緻的鋼筆，重溫手寫的坦實心安？僅專注於一筆一劃的情意，琢磨字裡行間的分寸和韻味。隨著時代變遷，現今臺灣仍專門販賣鋼筆的店家已所剩無幾，專業維修鋼筆的師傅更是鳳毛麟角，位於花蓮中山路上的「福福鋼筆店」，則是現在碩果僅存的鋼筆老店之一，老闆賴義山緣定鋼筆六十餘年。

而提到書店，你腦海中第一個浮現的畫面是什麼？誠品書店抑或是風起雲湧的特色獨立書店？在上世代的花蓮，車馬聲慢卻書店林立，逛書店成為老花蓮人的共同記憶，往往在書香筆墨中，刻印生活的行旅，銘記時代的回憶。

### 福福鋼筆

花蓮市中山路上的「福福鋼筆」是許多花蓮人購買鋼筆的印象首選。創辦人賴義山先生，自民國 43 年創立至今已有 65 年，在他身上可見歲月的跡痕，及對志業的執著與堅持。他不只賣鋼筆、修鋼筆，還自行研發兩用鋼筆，目前二兒子賴立卿與長孫賴凱威肩負起承接的使命，老中青三代鋼筆事業，繼續在花蓮扎根。

賴義山的父親賴漢松是花蓮第一位相命師，師承基隆鼎鼎有名的相命師--蔡逢時，當時賴漢松從基隆出發往高雄前進，最後落腳花蓮，成為花蓮第一位相命師，開設「賴漢松擇日館」，為後山人算命無數。後因日人推動「皇民化運動」不准公開掛牌算命，於是賴漢松全家搬到今花蓮市忠孝街上，繼續暗中為人算命。

賴義山本性聰明又上進，花蓮中學畢業後一心想要考入臺灣大學（昔帝國大學）機械工程學系，但終未能如願考上。妻子的姑丈陳福有個小攤位讓給賴義山賣愛國獎券營生，當時構思彩券行名稱時，想到姑丈「陳福」是讓租店面的貴人，便疊以貴人之名取為「福福獎券行」。

### 時尚的獎勵，手寫的溫度

戰後早期原子筆尚未面世，學生或公務人員因常有書寫的需要，除了鉛筆，人人必持一隻得心應手的好鋼筆。眼看市場需求大，姑丈便建議義山轉賣鋼筆，從此他和鋼筆結緣迄今逾 60 年，也就沿用為「福福鋼筆」，轉行為鋼筆販售與維修。事後才得知「福福鋼筆」的開設地點就是當年父親擺攤的地方，令人感歎人世造化，萬般巧合。

在講究手書的年代，鋼筆是人生重要階段的餽贈，或顯示身分地位的象徵。因物資困頓，大家對於物品的使用都相當珍惜愛護，尤其是單價較高的鋼筆，幾乎視若珍寶，絕不輕易弄丟。如今雖經濟起飛、科技進步，人們卻已減少寫字，近幾年又在文青風的帶動下復興手寫生活，掀起一波鋼筆的收藏熱潮。老師傅賴義山每日領帶陪白衫，平整的襯衫口袋中永遠插著一枝鋼筆，一生用鋼筆寫字、賣鋼筆營生、修鋼筆惜物、愛鋼筆如痴。發明兩用鋼筆源自賴義山對使用者細心的觀察和熱心服務，也是對執業鋼筆多年的敬意，希望透過筆墨的兩種粗細變化，增加鋼筆的便利性，讓更多人樂於重新感受持筆書寫的魅力，在慢活的花蓮，蘊育鋼筆文化再現風華。

### 萍鄉書店

萍鄉書店約創立於 1961 年，創辦人鄧國新是退伍軍人，1949 年跟隨國民政府遷移來臺，在花蓮認識毛依妹女士而組成家庭，育有三位子女，當時戰後百廢待興，為了謀生便開了一間文具行。第二代鄧正興依稀記得小學時就有了這家書店，看著父親每日的忙進忙出長大。萍鄉書店最早開在天山戲院隔壁，天山戲院慘遭祝融後，萍鄉幾經搬遷至公園路。隨著國民教育逐漸普及，文具與印刷的需求量增大，各地書局紛紛創立。同期的書局有中原書局、東部書局、東明書局等，而後兩者目前均已歇業。

從 1963 年 4 月 6 日，在更生日報刊登廣告可見早期書局的業務繁多，除圖書文具銷售以外，萍鄉書店還包含曬圖刻字、錦旗與喜幛。鄧正興說，在當時，傳統喜氣的金字是用毛筆題字後，貼在金鈔紙上，一個字一個字沿刻而成，不像現在已用電腦取代人工。支撐全家經濟的事業其實是印刷工作，1960 年代，還是「活字印刷」的年代，透過人工的檢字、排版、拍照、印出與裝訂等多道工序，耗時費工，師傅也需長時間培養而成。直至 1981 年，印刷業轉為「平版印刷」，大大增加了印刷的效率，加上工商企業崛起，業務繁多、需求量大，出版品也發展出特殊需求。

鄧正興就讀機械科，故熟稔機械繪圖與製圖學，退伍時正值活字印刷轉為平版印刷的年代，眼見印刷產業大革命，老師傅們難以快速學會新技術，因於無法順利轉換的窘境，鄧正興便一手承接家中根基，因應平版印刷進行技術改良，凡事親力親為，數十年載來，奠定了無可取代的印刷基礎。而後，電腦時代來臨，個人印刷機的普及，印刷需求已不復以往，唯缺乏排版印刷的知識技能。鄧正興因此發揮編排專長，作為傳統印刷與新一代年輕人的橋樑。

#### 光文社

1949 年創立的光文社在早期是以販售及出租日文雜誌書籍為主，光復後才改以販售文具用品和圖書，因生意經營童叟無欺，深獲顧客信賴，是國立編譯館東區總經銷，民國 60 年~80 年間每到開學時期，光文社門口總是車水馬龍，熙來攘往，提供莘莘學子一切學習生活所需。卻在 2004 年間歷經祝融，所有心血付之一炬，林王雪花女士強忍悲傷，堅強以對，一步步將這間老店重新換上新裝，繼續經營。或許在現今連鎖書店壟斷及網路購物盛行的時代，光文社已不具優勢，卻仍舊是花蓮四五六年級生重要的共同回憶。

In modern days, people spend more time using the keyboard than writing with a ballpoint pen. Can you recall 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write a card or a letter? Years back, when life was not so fast paced, stores specialized in fountain pens were very popular in Taiwan. Among those stores, only a few last as of today. One of them is located on Zhongshan Road in Hualien. The owner has been selling and fixing fountain pens for over 60 years. As for bookstores, today's Taiwanese are more familiar with the Eslite Bookstore or online bookstores. It's hard to image that a long time ago in Hualien, there were bookstores on every corner. Going to the bookstores used to be a big part of the locals' life. Now it is only a shared memory for the older generation in Hualien.

#### Fufu Pen Store

Fufu Pen Store is a well-known place for Hualien's fountain pen lovers. The owner Mr. Lai opened the store specializing in fountain pens in 1954. Mr. Lai always wears white shirt

with tie. And he always keeps a fountain pen in his front pocket. Writing with fountain pen all his life, selling and fixing fountain pens for more than 60 years, Mr. Lai himself is a fountain pen enthusiast. He even invented the fountain pen nib that can write in two different thickness. After decades of being forgotten, fountain pens in Taiwan is now back to be the hipsters' favorite. Maybe more and more people will appreciate the beauty of handwriting and enjoy writing with a nice fountain pen.

### Pinhsiang Bookstore

Pinhsiang Bookstore was opened in 1961, the owner Mr. Teng is a veteran who followe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retreated to Taiwan in 1949. He started with a store selling books and stationaries next to a theater. After the theater burned down in a fire, Mr. Teng had moved the bookstore to several different places and finally relocated on Gongyuan Road. Back then, a bookstore was more than a place that sells books. The daily business of the bookstore included engraving stamps, making banners and printing copies. That was a time people used moveable type printing to make copies. Every work was done by hand and very detail oriented. It was only after 1981 that people started to use offset printing.

### Guangwenshe

Guangwenshe is a bookstore established in 1949. In its early days, this store's main business was selling Japanese books and magazines. It also provided rental service of these books and magazines to the locals. Later it became the distributor of textbooks for elementary and high school education. (Before 1997, all elementary and high schools in Taiwan can only use the textbooks published by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Many locals grew up between 1970s and 1990s would recall the busy traffic in this bookstore before each new semester started. The look of this bookstore has changed since it was remodeled after a fire accident in 2004. Nevertheless, the name Guangwenshe would always bring back the locals' childhood memories as this bookstor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ir school years.

インターネットの普及で、キーボードは筆に代わる道具となった。久しぶりに、芸の細かい万年筆を握り、ちゃんと字を書きたいと思う人も少なくないだろう。今の台湾には、万年筆専門店はあるほどしかない。万年筆を修理する職人はなおさらだ。花蓮の中山路にある、台湾有数の老舗万年筆店「福福鋼筆店」の店長頼義山は、万年筆と60年以上の付き合いもある。昔で本屋の林立していた花蓮の人々にとって、墨と本の香りは、日常と時代の記録である。

### 福福鋼筆

花蓮市中山路にある「福福鋼筆」は花蓮万年筆の一押し。創立者の頼義山は万年筆を売るだけでなく、発明もしたという。今は息子の頼立卿と孫の頼凱威が店を受け継ぎ、花蓮で発展し続ける。

頭のいい頼義山は高校卒業後、当時の帝国大学（今の台湾大学）に入りたかったが、落第した。その時、親戚の陳福から一軒の露店をもらい、宝くじを売ることにした頼義山は、「陳福」の名前から「福福獎券行」と店に名付けた。

## 洒落たプレゼントに手書きの温もり

戦後、ボールペンがまだない頃、学生と公務員は生活上たくさん書くことがあるので、鉛筆以外、万年筆も必須アイテムだった。万年筆の要求が大きいことで、その販売を始めたらどうだ、と陳福は頼義山に勧めた。そして「福福鋼筆」はこれで誕生したという。

手書きが重要なあの年代においては、万年筆は身分の象徴と大切なプレゼントとされていた。物資の少なさの中、人々は物を大事に使うことを身につけていた。特に値段が比較的に高い万年筆はさらに重宝されていた。今はインターネットの発達で手書きすることが減ってきたが、レトロブームでまた万年筆が流行り始めた。頼義山自身も、いつも鋼筆を持っている。彼が発明した両用万年筆は、違う筆致によって利便性が高い。万年筆はこれでゆったりとした花蓮でまた人気を得られるでしょう。

## 萍郷書店

1961年に創立した萍郷書店。創立者の鄧國新は国民政府と一緒に台湾に来て花蓮で家族を作った。景気が悪い戦後に、鄧國新は生活のために、文房具屋を開いた。国民教育の普及により、文房具と印刷の需要が増え、同時期にも何軒の本屋が設立したらしい。

萍郷書店は文房具を売ることに以外にも印鑑、お祝いの幟子なども作っていたらしい。実は一番収益がいいのは印刷で、「活版印刷」がまだ主流の時代には、複雑な工程のため、職人になるにもたくさん訓練を受けないとできないという。1981年、「平版印刷」の時代が到来。印刷の効率がぐんとよくなった。

変革された印刷業は、機械学科出身の鄧正興にとってちょうどいいチャンスだった。何十年も家業を継いでいた彼は印刷の基礎も固めた。その後、パソコンが普及になり、印刷業の需要が減ってきたが、組版の知識と技能が不足されているため、鄧正興はそれを改善し、伝統と現代とのかけ橋となっている。

## 光文社

1949年に創立された光文社は、最初日本語の雑誌と本などを販売していたが、光復後、文房具と図書を販売始めた。お客との信頼関係がとてつもないと言われ、1970～1980年代の間、学校が始まる前に、店はいつも大繁盛であった。しかし、2004年に火事で店の全てが焼失された。店主の林王雪花は頑張ってリニューアルし、店を再開した。今はすでにチェーン店とネットショッピングの時代だが、光文社はやはり昔の花蓮人の記憶の一部である。

## 37 更生報的誕生

### 37 The Keng Sheng Daily News

## 37 更生報の設立

### ■ 摘要(中、英、日)

文字有如米食穀類，你閱讀什麼，你的大腦就吸收什麼。如同你的身體會長出脂肪，你的思想也是。現在的我們，張開眼睛就在吸收思想。從充滿紙張氣味的報紙雜誌書籍，到散放藍光的手機螢幕電腦畫面。然而，數十年前的花蓮文青，是怎樣獲得時事新知的呢？戰後初期的更生報，不僅開啟了東部報業發展的新頁，更生之意乃是希望當時的人們能夠走出悲情，重拾新生。透過閱讀，讓人們的心，能夠走的更遠，理解的更深。

The nutritionists say: “you are what you eat.” Taken from this concept, we can also say: “you are what you read.” Today’s technology provides us the convenience of getting information in many ways, from the old-fashion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to the screens of computers and smartphones. Imaging if you were living in Hualien 70 years ago, how would you receive any news or information? In the 1940’, Taiwan had just gone through the war and the February 28 Incident. During this time period, a newspaper named Keng Sheng Daily News was published in Hualien. It was a pioneer in eastern Taiwan’s newspaper business. “Keng Sheng” in Mandarin means revive. As the Taiwanese society was experiencing uncertainty and conflicts, the Keng Sheng Daily News’ mission was to promote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other people’s views, in hope of transforming the Taiwanese society to a revived unity.

文字は食べ物のようなもの。読むものは脳の養分となる。体に脂肪がつくと同じように、思想も悪質なものを吸収してしまう。今の私たちは、常に知識を得ている。昔ながらの新聞紙や書籍から、現代の携帯やパソコンまで。何十年前の花蓮人は、どのようにニュースのことを知るのだろうか？戦後初期の「更生日報」は、東台湾の新聞業界の新しいページを開いた。「更生」には、当時の人々に悲しい気持ちに乗り越え、新しい人生を始めてほしい、という意味合いがある。読むことによって、人の心は一層広く、深くなるのだろう。

#### ■ 正文(中、英、日)

文字有如米食穀類，你閱讀什麼，你的大腦就吸收什麼。如同你的身體會長出脂肪，你的思想也是。現在的我們，張開眼睛就在吸收思想。從充滿紙張氣味的報紙雜誌書籍，到散放藍光的手機螢幕電腦畫面，我們每天都在吸收、成長，變成 21 世紀的人類。但，你想過民國三十六年時的花蓮人讀些什麼來認識這個島嶼嗎？

1945 年日本戰敗，陳儀擔任行政長官公署最高掌權者，不多時便爆發二二八事件，接著，全臺戒嚴開始了……

曾經有人告訴我，所謂戒嚴，就是全臺灣人民集體入監，監獄本體就是臺灣島。戒嚴期間人民的自由以及基本人權全面縮限，不能集會，禁止旅遊，言論與出版權亦在受限之列。所謂報禁，指每份報紙限發行三大張，限在一個地方印刷，限制價錢，限制新報社登記，限……

1947 年，東部有「臺聲報」、「青年報」、「警民報」、「更生報」。我想你不會意外，這些報社能在戒嚴時候存活，必定具備黨政背景。「臺聲報」創辦人曾任中國國民黨書記長，「青年報」由三民主義青年團花蓮分團主任創辦，「警民報」則是警民協會理事長開辦。

「更生報」創辦人謝膺毅為軍旅背景，時任東部接收主任。他經歷過二二八，理解思想深深影響一個人，就像脂肪深深影響一個人的體型一樣的明顯。然而，思想容易被忽略，謝膺毅因此認為不同省籍不同族群需要互相理解，這除了需要時間，更需要在思想上有所溝通，因此他說了，「凝塑出共同的文化意識乃刻不容緩」。

如何凝結共同的文化意識呢？報紙。

謝膺毅認為，報紙能夠擔任官方與民間的橋樑。謝膺毅有的是花蓮在地鄉紳朋友，他因此呼籲花蓮在地有能力的地方鄉紳，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辦一份花蓮的報紙。他的目的，在於上達下情：往上傳達民間疾苦，往下傳達國策政令。

這樣的想法獲得當時地方名人陳仲都、駱香林、許聰敏等人的支持，兩個月內便籌得了舊臺幣五十萬元，在當時花蓮的中山路覓得一棟兩層樓的房舍作為報社舍館。舍館內部為編輯部，記者與編輯在報館館舍內把稿子與版面做好之後，再送往印刷廠。

替剛成立的更生報印刷報紙的，是有「花蓮印刷教父」稱號的卓連義所開設的「振文堂」。當時，位在中山路的編輯部把稿件與版面完成後，再派人送到數街之外的南京街振文堂，拼版工人再撿字，排版，印刷，過程耗時費力。而創辦之初的更生報，了解應該量力而為，畢竟，從購紙，採訪，編輯到印刷，在在都是錢，也是人脈。

民國 36 年 9 月 3 日，「臺灣更生報」取得報業登記證第五號，正式創刊。緊接著，由馬有岳、駱香林等地方聞人組成的社務委員會共同推謝膺毅擔任主管編務，鐵路局（臺灣東部通運公司）經理陳仲都擔任社長。成立之初，社長陳仲都與主編謝膺毅皆另有自己原本的工作，因此關於辦報，都是利用公務之餘撥出時間與精力來處理。

「更生」之名從何而來？其實，更生之意乃是希望當時的人們能夠走出悲情，重拾新生。透過閱讀，讓人們的心，能夠走的更遠，理解的更深。

The nutritionists say: “you are what you eat.” Taken from this concept, we can also say: “you are what you read.” Today’s technology provides us the convenience of getting information in many ways, from the old-fashion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to the screens of computers and smartphones. Imaging if you were living in Hualien 70 years ago, how would you receive any news or information?

In 1945,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ok over Taiwan. In 1947, the February 28 Incident occurred. Since then, any anti-government uprising in Taiwan was violently suppressed, the island was placed under martial law, and the period of White Terror began. Under the martial law, any unlawful assembly were prevented and there were strict measures to regulate newspapers and book publication. During this period of time, newspapers can only be published by people with government or military backgrounds. Newspapers could not exceed six pages and the publishers had to accept every editorial change to suit the government’s need.

During this time period, a newspaper named Keng Sheng Daily News was published in Hualien. It was a pioneer in eastern Taiwan’s newspaper business. Mr. Hsieh, the founder of the Keng Sheng Daily News did have military background and was working for the government at the time. He established this newspaper because he knew people with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needed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each other. He would like to have a newspaper not just speaks for the government or the Waishengren (the 2 million Nationalists who retreated to Taiwan.) In 1947, Mr. Hsieh gathered the local elites and scholars to raise funding and operate the newspaper business together. They started the Keng Sheng Daily News dedicated for people in Hualien. Without crossing the line of the martial law, this newspaper provided th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from both local Taiwanese and the Waishengren. It's hopping that with more understanding about one's counterpart, people in Hualien would no longer be separated as Taiwanese or Waishengren, therefore, they could form a stronger society together. "Keng Sheng" in Mandarin means revive. Like a phoenix rising from the ashes, people in Taiwan need to revive from the February 28 tragedy- this was what the Keng Sheng Daily News envisioning to accomplish.

文字は食べ物のようなもの。読むものは脳の養分となる。体に脂肪がつくと同じように、思想も悪質なものを吸収してしまう。今の私たちは、常に知識を得ている。昔ながらの新聞紙や書籍から、現代の携帯やパソコンまで。何十年前の花蓮人は、どのようにニュースのことを知るのだろうか？

1945年、日本敗戦。陳儀が行政長官に任じられ、その在任期間中に二二八事件が勃発した。そして、戒嚴令が発令された。

戒嚴令は台湾人全員刑務所に入れさせられると同様で、台湾島がその刑務所だ、と誰かに言われたことがある。戒嚴令が発令されていた間、人民の自由も人権もとてつもなく限られていた。集会も、旅行も禁止されただけでなく、言論も出版権も制限された。各社の新聞紙は3枚までしか発行できず、同じところで印刷させられ、値段も規制されたなど、いろいろな条件が付けられた。

1947年の東台湾の新聞紙をまとめてみると、「台声報」・「青年報」・「警民報」・「更生報」などがあつた。もちろん、当時の新聞紙は国民政府とコネがないと存在できないものだった。

その中、「更生報」の創立者の謝膺毅は軍人出身だった。二二八事件を体感した彼は、思想は人への影響がどれだけ大きいのかを深く理解している。しかし、目に見えない思想は重視されないことが多いので、出身地や民族が違ってても理解し合うことが必要だ、と思った彼は「共同の文化意識を作ることは、一刻の猶予も許さない」という発言もした。

さて、どのように新聞紙で共同の文化意識を作るだろう？

謝膺毅が思うには、新聞紙は政府と民間の架け橋のようなもの。花蓮の新聞紙を作り上げようと、花蓮の名士友人へ出資するようと呼びかけた謝膺毅。政府に民間の苦情を、民間に政府の政策を伝えるのが、彼の目的であった。

この考えはすぐに陳仲都、駱香林、許聰敏など花蓮の名士に応援を得られたゆえ、たった2ヶ月で旧台湾ドル50万元を集められた。新聞社の拠点は当時花蓮の中山路に決められた。記者と編集者はそこで原稿と組版の作業を完成したら、印刷工場に運ぶという流れだった。

その印刷業者は、花蓮印刷業でもトップの地位といわれる卓連義が設立した「振文堂」であった。印刷の工程はかなり時間かかるので、初期の「更生報」はコストと人脈などを考えた上、やりすぎないようにしていた。

「更生」には、当時の人々に悲しい気持ちに乗り越え、新しい人生を始めてほしい、という意味合いがある。読むことによって、人の心は一層広く、深くなるのだろう。

### 38 閃耀霓虹的過往—花蓮觀光的发展

#### 38 Tourism in Hualien

#### 38 花蓮觀光的发展

##### ■ 摘要(中、英、日)

有人曾口訪向陽登山對創辦人白冷會修士歐思定先生說：「50年前坐車來到臺東，經過清水斷崖那一段時感覺車輪有一半在外頭。」然而現在想要來到東部除了開車已外已有更好更便利的選擇。同樣不變的是湛藍的海洋、靛青的山巒，依舊是花蓮最大的特色。來到花蓮，你會感受到不一樣的氛圍，熱鬧的街道還瀰漫著一絲絲的日式氣息，街上有百年的餅舖、日治時期遺留的防空洞及老房舍以及新型的文創商店等，都直得來訪花蓮的旅人細細品嚐，前往一窺。

Fifty years ago, when people drove along the Qingshui Cliff, they couldn't help but feel their vehicle could fall out the cliff anytime. Today, this road to Hualien is much wider and safer. Also, there are other convenient ways of transportation to get to Hualien. As a result, the tourism in Hualien is booming. Hualien is known for its beautiful mountains and magnificent ocean views. But Hualien has a lot more to offer: the one-hundred-year-old pastry shop; bunkers and old houses from the colonial period; innovated craft shops... This modern city with a tinge of Japanese flavor, is here waiting for you to visit.

スイスにあるカトリックの宣教修道会のひとつである「Societas Missionaria de Bethlehem」(台湾では白冷會と言う)の修道士、そして向陽登山隊の創始者である欧思定は、こう言ったことがある。「50年前くらいに、車で初めて台東に来た。清水断崖辺りを通った時、半分の車輪が宙に浮いたような気がした。」昔は車という選択肢しかなかったが、今は他の交通機関を利用してても快適に東台湾に行けるだろう。変わらないものは紺色の海、翡翠色の山。賑わう街中、ごく稀にしか残っていない日本らしき雰囲気。並んでいるのは、百年歴史を持つ老舗のお菓子屋、日本統治時代に残った防空壕や屋舎、そしてリノベーションされた古民家店舗も。花蓮に来たら、ぜひこの空気を味わってみてください。

##### ■ 正文(中、英、日)

隨著科技的進步，時間像書本一樣對折了。沿著太平洋，駛往洄瀾的列車已不再讓楊牧悠然細數十一月的芒花，聳偉又敬畏的中央山脈乍現在山洞的彼端。然後，「karenko」到了，就在充滿悸動之時。

1960年，中部橫貫公路通車，自此帶動花蓮觀光事業的成長。而穿過花蓮心臟的臺九線和臺十一線編織成了花東縱谷及海岸山脈東側聚落的聯聯網，讓花東有了新血，燃起活躍的生命。在遊客蜂擁沓至的情形下，花蓮市的商業在質與量方面，也隨之調整，為旅遊業者提供服務和供應貨物之觀光性商業大幅成長，並以旅館業，大理石藝品店及糕餅特產店等項目為主，大多座落在復興街、中山路、和附近的中華路、中正路等市街。

### 逝去的繁華年代

1990年代中葉，花蓮中華路東側，店家慢慢更新成販賣名產的街道，豐興餅舖、德利豆干、阿美麻糬，乃至後起的七星柴魚館、洄瀾薯道、百年傳奇...等；同時南濱夜市、自強夜市的發展，提供了觀光客落宿花蓮市區的夜間活動場所。跨千禧年前後，短短幾年花蓮觀光街景版圖又與往年不同，隨著時間的推移，商業及政治力介入，先是籌設了花蓮舊鐵道部醫院旁專賣花蓮玉石及加工產品的石藝大街，緊接原本各有發展脈絡及特色的自強夜市與南濱夜市等，整併為東大門夜市，裡頭分為原住民一條街、福町夜市區等區域，效仿國外成功案例，卻忽略了花蓮市區獨有的歷史記憶。幾乎同時，原本溝仔尾的溝上店家，在縣府的日光香榭大道計畫下，歷時數年抗爭拆除，近年加蓋後的溝仔尾兩側，或繁華落盡的南京商場裡頭，陸續長出一間間年輕人開設的個性小店，各店走向和提供服務形式越來越多元，有的簡約前衛，有的溫馨復古，更跳脫以往多是咖啡店的空間想像，發展諸如巧克力、鹹派、影像敘事、小眾另類音樂聚會等各種可能，精采不一。

不過這些看在老一輩街區人眼裡，他們說：「這大概恢復了過去二成左右榮光」。年輕朋友忍不住驚呼：「這麼少比例？」，不禁讓人好奇，全盛時期的繁華時代，究竟是何光景？

### 花蓮觀光協會的誕生

1956年7月7日開工，1960年5月9日通車，由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負責開發的中橫公路開通，前來花蓮的觀光客絡繹不絕，政府開始關注東部蘊藏的觀光資源及發展潛力，1959年省議會議長黃朝琴、省觀光協會游彌堅到花蓮主持花蓮縣觀光事業籌備會，該年8月1日促成花蓮縣觀光協會的設立，由馬青島擔任首任會長，可惜當時因經費無著，有志難伸。

政府在全臺推動觀光，但花蓮縣卻未能有所作為，中央一再催促改組，1960年，包括謝膺毅、阿美文化村負責人許木碇、亞士都飯董事吳景聰、花蓮縣議員莊端平等幾位地方人士重新籌設，終於催生花蓮縣觀光協會的誕生，謝膺毅獲選為理事長，自此又肩負了花蓮縣觀光發展的重任。

1959年，花蓮觀光協會和更生日報舉辦了一次「阿美族豐年祭」活動，這次活動引發了各界對原住民的興趣，此後，豐年祭成了觀光客爭相目睹的盛會。1961年10月15日，更生日報配合聯合豐年祭千人歌舞表演，舉辦「阿美小姐」選舉，吸引眾多中外旅客湧入花蓮熱潮，甚至美國米高梅電影公司、電視公司、中國電影製片廠等，都趁此機會到花蓮取鏡拍片。

With its nature beauty and cultural diversity, Hualien has been the top-choice travel destination in Taiwan for years. Back in 1960, the Central Cross-island Highway was finally opened after 4 years of construction. This highway connected the west coast with the eastern

Taiwan, which boosted the tourism in Hualien. Around the same time, Hualien Leisure Travel Association was established. This association planned events like Ami's Harvest Festival and beauty pageant that successfully showcased Hualien and attracted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visitors. Drawn by the spectacular scenery presented in the events, the Metro-Goldwyn-Mayer Studios Inc. had come to Taiwan and filmed one of its movies in Hualien.

Hualien's tourism has reshaped the city. Over the years, the highways and freeways have expanded, and many business ideas for travel and tourism have launched. Hotels and shops for tourists have increased dramatically in Hualien. There are separate zones designed in the city targeting the specific needs of the tourists, like the local snack shops on Zhonghua Road, the designated area for jades and crystals shops, and vendors specializing in aboriginal as well as Japanese foods in the night market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some buildings with historical values in Gozaiwei did not get to be persevered. At the same time,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have seen the business potential in this old downtown of Hualien. Many artistic craft stores and interesting coffee shops have started their businesses in Gozaiwei. Today, Hualien is a city mixed with history and new creations, a place modern and nature co-exist.

現代化によって、交通の時間はだいぶ短縮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1960年、中部横貫公路開通し、東台湾の観光業を促進した。花蓮の観光業は主に宿泊、大理石芸術品、菓子屋などで、復興街、中山路、そして近くの中華路、中正路などの市街に位置する。二度と戻ってこない盛況

1990年代中期から、花蓮中華路の東側は少しずつ名産品の拠点となってきた。南浜夜市、自強夜市の発展は観光客の夜の遊び所につながった。2000年後、政界の力により、夜市は進化されたが、元々の特色も一緒に消えていった。近年の溝仔尾両側や衰えきった南京商場には、若者が次々と個性的なお店を開き始めた。

#### 花蓮観光協会

中部横貫公路開通した後、後を絶たない観光客のため、観光協会を設立した。その時の理事長は、すでに花蓮へ多大な貢献を果たした謝膺毅だった。

1959年に、花蓮観光協会は更生日報と一緒に「アミ族豊年祭」イベントを行い、世間に原住民への関心を促した。それから毎年恒例の豊年祭は大人気を得られた。1961年、更生日報は豊年祭に合わせてさらに「ミスアミ族」選抜を行い、海外の観光客はもちろん、有名な映画会社もたくさん集めた。

### 39 花蓮風月産業的發展肌理

#### 39 Gozaiwei- The Red-Light District

#### 39 花蓮の風俗エリア

#### ■ 摘要(中、英、日)

也許你知道溝仔尾曾經是「紅燈區」，但是這段過去，曾一步步跟隨政權的轉換，而歷經一段為時不短的變遷。花蓮街區的風月產業，從日治時期純吃飯的酒樓，到漸染聲色的咖啡店、料理屋，再到遊廓管制——繁盛、沒落，一逮到商機又能重整旗鼓、死灰復燃，這片街區的生命力，可以從風月產業發展的肌理中，窺知一二。

Many people know that Gozaiwei was once a red-light district. But little were told that this district had been through many different stages from restaurants that provided geisha performance for entertainment, to coffee shops where people could not only order coffee but could also order a pretty girl to sit down next to them. And then, of course, houses where men visited prostitutes. This area had its ups and downs with the success and decline of this special industry. The red-light district may be history now, but the possibility of being successful will always be here.

昔では風俗街と知られていた、溝仔尾。この過去には政權の交代と伴い、長年にわたる変遷の歴史があった。花蓮の市街区にあった風俗産業は、日本統治時代の食事のみの酒樓から、少し色づいてきたカフェー、料理屋、そして遊郭。繁盛から衰退、商売になれそうだったらまた再起する。風俗産業から、この生命力の強い地域の歴史も覗ける。

#### ■ 正文(中、英、日)

也許你知道溝仔尾曾經是「紅燈區」，但是這段過去，曾一步步跟隨政權的轉換，而歷經一段為時不短的變遷。花蓮街區的風月產業，從日治時期純吃飯的酒樓，到漸染聲色的咖啡店、料理屋，再到遊廓管制——繁盛、沒落，一逮到商機又能重整旗鼓、死灰復燃，這片街區的生命力，可以從風月產業發展的肌理中，窺知一二。

#### 「純吃飯」的酒家飯館

日治時期來臨後，由於初派來臺的日籍官員沒有在家做菜的習慣，再加上必須和日本或臺灣商人、仕紳應酬，很快地，在這樣的時代需求下，酒家、酒樓開始在溝仔尾一帶林立。而這裡說的「酒樓」，和我們如今俗稱的「酒店」，在文化的脈絡上、營運概念上，都不盡相同。這些酒樓，一間間不惜重金打造華美的展演舞臺，讓當紅藝妓、劇團登臺演出，為的就是照顧臺下的客官們，在觥籌交錯的同時，也能以目光和聽覺享受藝妓的美、藝妓的藝。

#### 咖啡店女給之風

1930年代，西方文化席捲而來，人們不但已經習慣西服款式，在飲食上，也喝起咖啡。「咖啡店」西式的擺設、摩登的裝潢，還有現場的爵士音樂演奏，正是當時大眾聚會最新潮、時髦的休閒去處。漸漸，這類店家演變出了「聲色」，後來，真正為咖啡店點亮招牌的，是「女給(じょきゅう)」的服務。料理、美酒，還有美人，讓咖啡店的空間內充滿曖昧的情慾氣流，男性客人因女給的風采趨之若鶩，女給則提供顧客渴望的「戀愛感」。

#### 福住遊廓的設立

那個年代的花蓮港街，後來開始有業者以「料理屋」之名，行性交易之實。雖有警察著手管制，但市場需求意外龐大，到花蓮港廳籌備遊廓區域劃設之前，街上已有常盤、廣島屋、三日月、新港亭等近 10 家左右料理屋，以藝妓名義工作的女性甚至超過 60 名，然而，在當時花蓮僅有 2,705 名人口的城市規模，這樣的比例實耐人尋味。

其實，花蓮的遊廓發展與住民人口規模的直接關聯非常薄弱，真正為此地風月產業帶來商機的，是當時為了討伐太魯閣原住民，而來到花蓮的日軍。這批日軍以及隨軍人員的「健康與需求」，便因此能在花蓮港街上，覓得一個暫時的去處。1910 年 2 月，花蓮港廳為此開設「遊廓管制」，所謂「遊廓」，正是為了方便管理治安、風紀而做的區劃。彼時全臺劃設遊廓的都市，有臺北市萬華遊廓、彰化街遊廓、臺中初音町遊廓、嘉義遊廓、臺南市新町遊廓、臺灣人遊廓、高雄市榮町遊廓、以及馬公街遊廓等。

為了配合街區分區劃設，「花蓮港遊廓」被框限於福住一帶，來和官公署或教育機構保持一定距離，避免「風俗紊亂」，而「福住區域」，即現今由自由街、上海街、信義街及成功街圍起來的四方形土地。之後，不同城市的遊廓各有興衰，花蓮港遊廓熬過 1920 年代，在 1930 年代因為築港工程，重新燃起繁盛燈火。翻開古地圖，寅記樓、花屋敷、江山樓、朝鮮亭等酒家飯館各據一角，據說，每年還有票選藝妓花魁的盛事，一時好不熱鬧，花蓮港區笙歌鼎沸的光景，一下又生動地浮現眼前。

#### 戰後 30 年花蓮風月產業的光景

在老一輩花蓮人記憶裡，1950、60 年代正是溝仔尾的繁華盛世。光復後，花蓮市的酒家更是花天錦地，南京街有「天仙閣」、「山水亭」、「大觀園」，明義街溝仔尾有「四海春」，四海春則後來淪為「滿春園妓女戶」。除了酒家，舞廳、電影院、溜冰場、撞球間、百貨公司等，幾乎集各時代娛樂事業的發展先鋒，加上特種行業的茶室、公娼館、軍中樂園、私娼館等，當時的年輕男女一面在這裡揮霍大把的青春，一面也總忍不住往神秘的成人場所窺探幾眼。溝仔尾雖然龍蛇雜處，卻充滿生機，然而好景不常在，這片四方街區在 1980 年代逐漸沒落。

#### 越戰時期酒家溫柔鄉

王禎和小說《玫瑰玫瑰我愛妳》，寫漂洋過海的越戰美軍，將有一批被分配至花蓮港區上岸度假，因此掀起一波市井小民的「淘美金夢」。事實上，當年還真有美艦靠港，入關美崙及花蓮市街區，也真發展出相應服務——洗衣店、水手吧、茶室酒家等等如雨後春筍冒出頭，而最標誌性的依然為帶有聲色的「夜來香」莫屬。所幸溝仔尾的身世被如《玫瑰玫瑰我愛妳》這樣的文學作品記下，當後人再好奇起這片土地的前世今生，還能在小說中馳騁想像。

Many people know that Gozaiwei was once a red-light district. But little were told that this district had been through many different stages from restaurants that provided geisha performance for entertainment, to coffee shops where people could not only order coffee but could also order a pretty girl to sit down next to them. And then, of course, houses where men visited prostitutes. This area had its ups and downs with the success and decline of this special industry. The red-light district may be history now, but the possibility of being successful will always be here.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many Japanese restaurants started their business in Gozaiwei. These high-end restaurants functioned more as the social places for the elites than simply serving food. Inside of these restaurants, they all had costumed stages where the geisha performances took place. People came to these restaurants to enjoy a lavish meal and be entertained by the beautiful geishas.

In the 1930s, drinking coffee was fashionable. Back then, like wearing suits, drinking coffee was also a symbol of social class. As a result, coffee shops with jazz music and western decorations became popular in the business district, Gozaiwei. With competitions, some coffee shops started to provide wines, entrees and even pretty girls to accompany the customers. These pretty girls were not just waitresses. Other than attending to the customers, they would sit next to them and flirting with them. If the tip was good enough, a little fondling was acceptable. Since it became a trend, the name “coffee shop” had a whole new meaning. People went to coffee shops not for that cup of coffee anymore, but for the pretty girls that would provide extra services.

As Japanese government using military forces to suppress Taiwan aboriginals, there were many Japanese soldiers deployed in Hualien. During that time period, a different kind of Japanese restaurants had become popular in downtown Hualien. These restaurants were actually prostitute houses with their geishas providing sexual services. At one point, there were about ten Japanese restaurants of this kind, and more than 60 prostitutes in total. With this sexual business expanding, the local Japanese government ordered the prostitute houses to only be operated in a designated zone in Gozaiwei for better control. From there, Gozaiwei officially had a red-light district.

The businesses in the red-light district were booming during the 1950s and 1960s. Other than registered and private prostitute houses, there were restaurants and tea houses where pretty girls serving at the table and could provide sexual services. Besides, there were dance halls, pool halls, movie theaters that young people would go dating or look for pretty girls. This district was once a paradise for adults. During the Vietnam War, many U.S. soldiers came to Hualien during their break to enjoy the entertainment this red-light district could offer. After the end of the Vietnam War, the glory of this district had slowly subsided.

昔では風俗街と知られていた、溝仔尾。この過去には政権の交代に伴い、長年にわたる変遷の歴史があった。花蓮の市街区にあった風俗産業は、日本統治時代の食事のみの酒樓から、少し色づいてきたカフェー、料理屋、そして遊郭。繁盛から衰退、商売になれそうだったらまた再起する。風俗産業から、この生命力の強い地域の歴史も覗ける。

#### 「食事のみ」の飲み屋

日本統治時代の到来。最初に来た日本人官僚は自分で料理するという習慣がなく、飲み会なども多いので、飲み屋が溝仔尾辺りに林立してきた。当時の「酒樓」は今の「酒店」と文化上、意味上でかなり違うらしい。そこは芸妓が酒席に興を添え、客をもてなすところだった。

## 喫茶店の女給

1930年代、西洋文化が流行り始めた。洋服が馴染み、コーヒーも人々の日常となった。カフェは当時のオシャレさんの遊び所であった。間もなく「女給」のサービスが登場し、恋愛に彷彿させたような感じで男性客を多く集められた。

## 福住遊廓の設立

当時の花蓮港街には「料理屋」という名をつけながら性的サービスを提供する料亭があった。政府は管理しようとしたが、意外と需要が多く、本格的に遊廓をまとめたままでは、料理屋は10軒もあり、芸妓の名義で働く女性も60名以上もいたという。しかし、当時の花蓮の人口はたった2,705人しかいなかった。

この風俗産業の本当のターゲット対象は、原住民を討伐するために花蓮にやってきた日本軍だった。「遊廓」というのは、治安を守り風紀を統制するため、公許の遊女屋を集め、周囲を塙や堀などで囲った区画のこと。

「花蓮港遊廓」は福住辺りに限られていた。「福住エリア」は今の自由街、上海街、信義街、成功街に囲まれたエリアである。

## 戦後30年の花蓮風俗産業

昔の花蓮人にとって、1950～60年代は溝仔尾の一番繁盛の時期であった。光復後、花蓮の飲み屋はさらににぎやかになった。ダンスホール、映画館、スケート場、ビリヤード場、百貨店など以外も、風俗に関わる茶室、公娼館、私娼館などもあったが、このエリアは、1980年代以降少しずつ衰えていった。

## ベトナム戦争時期の癒し

王禎和の小説作品「玫瑰玫瑰我愛妳」には、ベトナム戦争に参戦した一部の米軍が花蓮で休みを取っていたことから、地元へ経済を刺激した話があった。実際のところもそのようなことがあり、もちろん風俗もその一部だった。幸いに溝仔尾の歴史は例の文学作品に記録されたことで、永遠に人々の記憶と想像に残るのだろう。

## 40 為戲劇著迷的人們——花蓮的電影娛樂產業

### 40 The Movie Theater Experience in Hualien

### 40 花蓮の映画とエンターテインメント産業

#### ■ 摘要(中、英、日)

花蓮の電影娛樂事業，在日治時期便已根基、萌芽。稻住館、筑紫館、大洋館，這些建築原先被規劃來映畫或演藝的多功能場所，光復後，紛紛換上新名，分別是天山、天祥及花蓮戲院，同時期還有中美、豪華、國聲戲院等等，一間間全新落成。比起現在花蓮市區只有兩間電影院，當時「上戲院看電影」對於民眾來說，真是一件再日常不過的娛樂。可惜的這樣娛樂場所，不免容易招惹是非，稻住館、天祥、天山、中美戲院均毀於火災。

In Hualien, the entertainment of seeing movies was started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During this time, theaters were designed to play movies and function as auditoriums for performances. After World War II, local movie theaters were built one after another in Hualien. In the old days, seeing movies was the main entertainment for many people. These local theaters were always crowded in their glory days. Their success was their downfall, some popular movie theaters were destroyed by arson and then ceased operations. Later, as entertainment choices grew more diverse, more of these movie theaters fell into decline. Today, there are only two local theaters still operating in Hualien.

花蓮の映画産業は、日本統治時代から芽生えた。稲住館、筑紫館、大洋館など、これらの建物はもともと映画や演芸を上演する場所だったが、日本統治時代が終わった後、新しく名付けられ、それぞれ天山、天祥、そして花蓮戲院になった。同じ時期には中美、豪華、國聲などの劇場が次々と設立された。今の花蓮の映画館は2軒しかないが、昔の花蓮人にとって、「映画を観に行く」というのは、ごく普通なことだったらしい。残念なことに、やはりこういった娯楽施設は不正当な人々に絡みやすいため、稲住館、天祥、天山、中美戲院は、みんな焼失された結末を迎えた。

#### ■ 正文(中、英、日)

人們喜愛看戲的歷史源遠流長，過去，花蓮街區也曾戲院林立，人們為戲劇著迷——真人戲、華語片、外文片，都各有一票擁護者，總能見到各家戲院在開戲時高朋滿座、散場時水洩不通的熱鬧景象。在民眾的記憶裡，當時結束一天辛苦的工作，回家途中繞到戲院後門揀戲尾，是消除疲勞最好的特效藥，不知不覺已經成了習慣。隨著時代演變，從戲院放映到居家錄影帶、從幾百人並肩而坐的戲院，到只能擠下三五好友的 MTV，民眾觀影的模式不斷改變，不變的，則是人們愛好電影的那顆心。

花蓮的電影娛樂事業，在日治時期便已根基、萌芽。稻住館、筑紫館、大洋館，這些建築原先被規劃來映畫或演藝的多功能場所，光復後，紛紛換上新名，分別是天山、天祥及花蓮戲院，同時期還有中美、豪華、國聲戲院等等，一間間全新落成。比起現在花蓮市區只有兩間電影院，當時「上戲院看電影」對於民眾來說，真是一件再日常不過的娛樂。可惜的這樣娛樂場所，不免容易招惹是非，稻住館、天祥、天山、中美戲院均毀於火災。

戲院印象長存於當地居民的記憶中

住在溝仔尾的蔡志明回憶，在他剛搬來的時候，天祥戲院不但有日本片，還有武打巨星李小龍的功夫片。戲院外人群熙來攘往，電影播畢的散場時刻，更是擠得水洩不通。

從北濱嫁到溝仔尾的一位阿姨，感嘆地回憶起她童年的裁縫學徒生涯。由於她的父母一口氣生下十四個兄弟姐妹，還窮苦到將近十個小孩只能蓋同一條棉被，在棉被的四個邊盡量各塞三個，每人的腳必須蜷曲著睡，才有空間讓給別人。「家裡生計很早就得幫忙，我和姐姐就去溝仔尾學裁縫，那時大大的溝還在，要繞遠才有一板橋。裁縫師傅就住溝仔尾，那時有第一劇場，回程時晚了，戲院的後門會洞開，我和姐姐就會繞進去揀戲尾！」阿姨越說越起勁。

「第一劇場是真人戲，每場的最後二十分鐘揀戲尾，哪是為著看戲，而是看演員，彷彿每天跟戲裡的主角有個約定，看上一眼也就滿足了。」阿姨面露一點害羞，繼續說

道，「回到北濱，已經晚了，當時我爸爸就兩張椅寮併一起，睡客廳。不知為何，他就疼我們女孩子。這時我和姐姐就會輕敲門，說我們回來了！」然而，她們姊妹倆總能得到父親溫暖的回應：「耐這晚？快進來，擱去看戲喔？」

正興茶莊的老闆——葉榮耀也回憶：「溝仔尾這邊的生意，在過去真的是最熱鬧，在這裡戲院就很多間。我知道天祥戲院在假日時都是阿兵哥，他們在空軍防空學校接受訓練，現在防校已經沒有了，在知卡宣公園對面那間，但是裡面的設備都還在，到假日戲院都會客滿，這條成功街跟博愛街，全部都是人。」說起溝仔尾昔日光景，葉老闆的雙眼透露出炯炯目光。

錄影帶、MTV 的出現如同無情海嘯

花蓮市最後的電影院黃金年代，只能存在於 1980 年代花蓮高中生的記憶中。對當時的學生來說，「看電影」就是最奢侈的享受。戰後，花蓮市的電影院還有天山、天祥、國聲、豪華，以及 1989 年改變形象後加入戰局的「新美琪」。

美琪戲院最初以「木瓜秀」等聲色節目為主力，1989 年，來自高雄的傅仕華包下了美琪戲院，改名為「新美琪」，再引進好萊塢電影的拷貝，以一片 50 元的優惠價格吸引大眾前來觀片。當時的花蓮電影院，首輪以華語片為主，好萊塢外語片總是得苦苦等候到二、三輪之後，因此，這樣的放映模式，頓時間便在全台引發不小的熱潮，場場座無虛席。

很快地，VHS 錄影帶在 1980 年代興起，逐漸瓜分電影院的市場，許多人選擇租錄影帶回家觀賞，越來越少上電影院。尤其，當時還吹起一陣「MTV 旋風」，它不是音樂短片，而是指包廂式的觀影空間。這些 MTV 大多集中在博愛街上，當夜幕低垂，許多學生喜歡偷偷摸摸，約幾個三五好友一同擠到 MTV 看影片。漸漸，電影院愈來愈乏人問津，眼見網路時代來臨，連 MTV 也受到衝擊而紛紛歇業，至此，花蓮市電影院最後的黃金時代終於落幕。

In Hualien, the entertainment of seeing movies was started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During this time, theaters were designed to play movies and function as auditoriums for performances. After World War II, local movie theaters were built one after another in Hualien. In the old days, seeing movies was the main entertainment for many people.

A local resident recalled his childhood living next to a movie theater in Gozaiwei. He said there were Bruce Lee's movies, Japanese movies, and movies in Mandarin. Some movie theaters even had live show on stage. Many people would go to see the last part of a movie after a day of hard work. Since it's toward the end of the movie, people were allowed to enter the theater from its back door free of charge. Back then, these fifteen or twenty minutes of time enjoying a movie was the most precious moment in many residents' daily life.

The founder of Chuan Hsiang Tea Store, Mr. Ye, also remembers the crowd in this area. He said that people would be all over Chenggong Street and Boai Street on holidays. The crowd was here to go to the movie theaters and the tickets were always sold out during the weekend.

One theater started with topless shows in Gozaiwei. Later it was bought over by a new owner who had the theater specialized in playing Hollywood movies. The new owner made a fortune with these movies charging \$50 NTD per ticket. Back then, seeing a movie was a luxury for many people. However, people were more than happy to splurge on this entertainment.

In the 1980s, the release of VHS gave people more options to enjoy a movie. They could watch it at home or go to the MTV room, which was a small room for three to five people to see a movie together. Eventually, the crowd around the theaters were no longer seen, and the movie theaters in Gozaiwei had lost their popularity. Today, there are only two local theaters still operating in Hualien.

歴史の長い映画。昔、花蓮の市街地にも映画館が林立していた。どのようなジャンルの映画でも多くのファンがいた。仕事帰りに映画館に行き、一日の疲れを解消ことは、昔の花蓮人の日常だった。

花蓮の映画産業は、日本統治時代から芽生えた。稲住館、筑紫館、大洋館など、これらの建物はもともと映画や演芸を上演する場所だったが、日本統治時代が終わった後、新しく名付けられ、それぞれ天山、天祥、そして花蓮戲院になった。同じ時期には中美、豪華、國聲などの劇場が次々と設立された。今の花蓮の映画館は2軒しかないが、昔の花蓮人にとって、「映画を観に行く」というのは、ごく普通なことだったらしい。残念なことに、やはりこういった娯楽施設は不正当な人々に絡みやすいため、稲住館、天祥、天山、中美戲院は、みんな焼失された結末を迎えた。

#### 地元民の記憶の一部となった映画館

溝仔尾に住んでいる蔡志明によると、彼が引っ越したばかりの頃には、天祥戲院は日本映画、ブルース・リーの映画などが上映され、いつも人がいっぱいだったらしい。

ある北浜から溝仔尾に嫁入りした女性によると、昔お金がなく、よく映画の終わり頃にこっそり入ってみることもあったという。

お茶屋の正興茶莊の店主葉榮耀もそういう記憶があった。「溝仔尾辺りは昔で一番繁盛のところだった。映画館は何軒もあったから。休日の天祥戲院には軍人ばかりだったよ。特に成功街と博愛街は、いつも人でいっぱいだった。」

#### ビデオテープと MTV の残酷な衝撃

花蓮市の映画館の黄金時代は、1980年代の花蓮高校生の記憶の一部と残された。当時の学生にとって、「映画鑑賞」が一番贅沢な道楽であった。

VHS は 1980 年代に流行り始めたため、もともと映画館に行く人々は、映画を借りて家で見ることにしてきた。特に「MTV」もその頃から人気を得たものだった。ミュージックビデオのことではなく、映画鑑賞などができるカラオケみたいな小部屋のことである。MTV は大体博愛街に集まっており、当時の学生の遊び所ともなってい

た。今このインターネットの時代の衝撃で、MTV も次々と廃業になった。これで花蓮市の映画館の黄金時代も幕を閉じてしまった。

#### 41 流動的「賺吃人」

#### 41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Surviving in Gozaiwei

#### 41 溝仔尾の人々の記憶

##### ■ 摘要(中、英、日)

昔日，溝仔尾鄰近舊火車站，繁華熱鬧非凡，商家沿溝櫛次鱗比而起，造就了許多小吃名食的專業。德利豆乾、曾記麻糬的創業長輩，都曾推著車在這裡叫賣發家過。街坊鄰居萍水相逢，共闖江湖多年，儼然是同坐在一艘大船上的大家庭，承載著所有花蓮人最重要的集體記憶。而江湖有江湖的義氣相挺，江湖也有江湖的道義規矩。今日，便以茶室過來人為鑰，開啟時空之門，重回古早年代，聆聽溝仔尾鮮為人知的秘辛。

Back in the day, the old train station was still located in Gozaiwei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 was up-and-coming. There were family restaurants selling local dishes, food stands, boys on the street selling gum and sweets, and shops that were selling services with the pretense of a legitimate business. People moved to Gozaiwei with the same reason, to make a living by any means. In order to survive here, those people were in the same boat and followed their own rules as everything was under the table. After all these years, now their secrets are no longer confidential. They are shared in those fascinating stories when people recall the good old time in Gozaiwei.

昔の溝仔尾は旧駅舎に近かったため、とても賑やかな場所だった。林立していた商店の中にも今まで続く老舗があった。德利豆乾と曾記麻糬の創始者は、どちらもここで行商人として商売していた時期があったらしい。一緒にたくさんの困難を乗り越えた商店街のみんなは、家族のような絆で結ばれた。もちろん、掟そのものも存在していた。昔では茶室出身の方から、その時期の裏社会歴史について、話してもらおう。

##### ■ 正文(中、英、日)

昔日，溝仔尾鄰近舊火車站，繁華熱鬧非凡，商家沿溝櫛次鱗比而起，造就了許多小吃名食的專業。德利豆乾、曾記麻糬的創業長輩，都曾推著車在這裡叫賣發家過。街坊鄰居萍水相逢，共闖江湖多年，儼然是同坐在一艘大船上的大家庭，承載著所有花蓮人最重要的集體記憶。而江湖有江湖的義氣相挺，江湖也有江湖的道義規矩。今日，便以茶室過來人為鑰，開啟時空之門，重回古早年代，聆聽溝仔尾鮮為人知的秘辛。

#### 煙花柳巷的茶室人生

日治時期，臺灣藝妲、娼妓皆有統一管理，對性產業有完整的法規限制。商人應酬談生意主要在酒家，茶室則不能賣酒，公娼以合法執照營業，還有軍中樂園和不合法的私娼，哪些空間能做什麼，什麼不能做都有明確而完善的規範。茶室，親家負責接待客人前來，當班的便一個挨一個介紹小姐。倒茶也有箇中規矩，小姐見人進門就要沏一杯熱茶在旁，直到客人離去，方能杯空，下一位來再重新倒茶。這就是茶室的潛規則，當有小孩注視的時候，當班的會趕快打發走，不然大人的手要放哪裡？這是經歷過臺灣最

困苦時代，在溝仔尾長大的每一個小孩都懂的「賊」道理。在這裡，身體的認知是開放的，世事不是非黑即白，道德存在於各自心中的一把尺，更多的是人在底層打拼奮鬥，想要翻身的努力與堅持。

### 圍繞茶室酒家的「賺吃人」

因溝仔尾的風月場所密集，帶動了周遭娛樂、服務、飲食等民生百業的發展。過去交通並不發達，商圈僅局限於左鄰右舍，但人為營生不得不變通。在住宅區就出現了推著攤車走街串巷，叫賣各種生意的流動賺吃人。

蔡志明大哥從小就在這裡生長，兜售泡泡糖。那時攤車很多，舉凡德記的豆腐乾、牛肉乾，還是胭脂水粉擔都有，其中最有名的是現在還吃得到的箭牌口香糖。蔡大哥說：「民國五十幾年我就在賣了，那時候一條才四塊錢，成本利益比大概是售價十塊錢賺三塊，將軍牌泡泡糖裡面還有多送一個，我們就先把那一個拿起來，能多賺六塊錢左右。」精打細算是溝仔尾人自小養成的習慣，只為家計艱苦拼湊，掙一個未來。「那時候真的是可憐，放了學就是跑茶室賺錢，直到 11 點才回家。一碗麵才兩塊錢，但我一天晚上幾乎要給媽媽 50 塊錢，最少是 20 塊。未成年不能進去茶室的，但我們為了要生存、賺學費，不得已要去那裡賣泡泡糖，沙其馬、牛肉乾、德記的豆干，大人小孩都愛吃的乖乖，還有蝸牛……花蓮市的茶室我跟弟弟差不多都跑遍了，所以對茶室很了解，但是我沒有學壞。」最後一句話證實了一方地養百樣人，你的模樣決定於你的思想，江湖夜雨十年燈，溝上人家千萬情。

老花蓮人的回憶寶匣裡還有自家賣花女；西裝筆挺的歐式麵包小販，激似溝仔尾卓別林，有種擠身上流社會的高尚感；戴斗笠的老阿伯還挑著豆花擔四處吆喝，甚有人戲言「早上賣豆花，下午茶室花。」；還有每日下午準時推到防空洞旁麵攤推車，從家裡出來路上，即開始起火煮水，邊推邊準備，一到定點水已翻滾火燙了就直接開張。拉越戰美軍的人力車伕，常常風光地和美軍拍照，把這異國體驗寄回家鄉解相思。更有趣的是，收破銅爛鐵的攤車由於一毛兩毛收價太低，就準備一桶甜滋滋的麥芽，用竹籤捲裹起麥芽後，再夾兩塊餅乾以物易物，有時小孩嘴饞，會拿家裡還堪用的碗盤去換，晚上長輩回來煮菜找不到晚盤盛裝，氣得跳腳，非好打一頓不可。但麥芽餅已遭吃下肚，反悔不及，只好隔天問收破爛的要，拿零用錢或更爛的器皿給換回來。

一代人的記憶、身影、叫賣的聲音，透過長者的描述串起了舊時代生動熱鬧的庶民生活，集結了在地風俗民情，我們也僅堪於此探觸那些來不及參與的街頭精采於萬一。

Back in the day, the old train station was still located in Gozaiwei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 was up-and-coming. There were family restaurants selling local dishes, food stands, boys on the street selling gum and sweets, and shops that were selling services with the pretense of a legitimate business. People moved to Gozaiwei with the same reason, to make a living by any means. In order to survive here, those people were in the same boat and followed their own rules as everything was under the table. After all these years, now their secrets are no longer confidential. They are shared in those fascinating stories when people recall the good old time in Gozaiwei.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d made it clear about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operating a business in the red-light district in Gozaiwei. For example, the legal prostitutes had to be

registered, and the tea houses were not allowed to sell any alcohol beverages. Each business also had their own unspoken rules. Like in a tea house, the ladies would line up and waiting to be introduced to the customers, instead of approaching the customers by themselves. And every lady working in a tea house should never leave the customer's cup empty without hot tea as it would be very disrespectful.

The traffic in the red-light district created business potential around the area. For people couldn't afford to open a shop in the neighborhood, they used push carts to maneuver around tea houses and restaurants. There were vendors selling dried beans, beef jerkies, gum, and even make-ups. One local resident said he and his brother had to sell gum during the 1960s. Every day after school, he had to sneak in the tea houses in the red-light district and went table by table trying to sell his goodies. As many people went to the tea houses at night, he would be working till 11pm then went home. This was something many kids did to help out their family during the tough time. Back then, child labor was a common phenomenon and kids wandering around the red-light district late at night was not such a big deal.

In the locals memories, there were this pretty girl selling flowers on the street; the bread vendor who always wore a suit; the lady who sold tofu pudding in the morning and worked at the tea house in the afternoon; and the rickshaw puller who always happy to take some pictures with U.S. soldiers to get a tip. They were hard-working people trying to make a living in Gozaiwei. They did not have the most respected jobs and might not always follow the rules. But they were survivors working toward their goal to have a better future.

昔の溝仔尾は旧駅舎に近かったため、とても賑やかな場所だった。林立していた商店の中にも今まで続く老舗があった。徳利豆乾と曾記麻糬の創始者は、どちらもここで行商人として商売していた時期があったらしい。一緒にたくさんの困難を乗り越えた商店街のみんなは、家族のような絆で結ばれた。もちろん、掟そのものも存在していた。昔では茶室出身の方から、その時期の裏社会歴史について、話してもらおう。

### 遊女狂いの茶室人生

日本統治時代では、遊女に関わる産業に対して統一管理しており、特に性的な産業は法律で厳しく規制されていた。商売の話だったら飲み屋。茶室ではお酒禁止。公娼は合法的で、軍中楽園と公娼は違法だった。あと茶室の掟といえば、女給はお客一人ずつにお茶を用意しなければならず、お客が出るまでは急須は空になってもダメだったという。ここでは、肉体的なモラルは他のところほど高くないが、みんなは自分なりに頑張っている人間だった。

### 茶室と飲み屋で食べていく「賺吃人」

溝仔尾は風俗産業の密集地だった頃、その辺りの娯楽業、サービス業、飲食業なども一緒に発展されていた。昔の交通手段は少なかったため、住宅街には「賺吃人」（頑張って仕事をして生活をする人）と呼ばれる行商人が出てきた。

小さい頃からここで生活してきた蔡志明は、子供の時から風船ガムの販売をしていた。放課後の彼は、いつも行商人としてこっそり茶室に入って色々売っていたらしい。それでも自分は一度も風俗産業に堕ちたことがないと、蔡志明は述べた。

昔の花蓮の行商人は、花、パン、豆花、麵などを売っていた。特に面白いのは、廃品回収の行商人は価格を上げるため、麦芽糖を用意して竹串で巻き、ビスケットとセットで廃品を交換していたらしい。当時の子供達はお菓子が食べたくて家のお皿で交換したこともよくあったという。夜になると親にバレて怒られてから、仕方がなく翌日お小遣いでお皿を取り戻しに行く、という笑いを誘う話もあった。

今の私たちにとって昔の人の話でしか想像できない、昔の記憶、光景、賑やかな花蓮日常は、確か存在していた。

## 42 討海人

### 42 Working at the Port

#### 42 港のナビゲーター

##### ■ 摘要(中、英、日)

而對於近代港務工作而言，最高榮譽莫過於「引水人」（領航員、領港），即是在各國船隻準備進、出港時登上船艦，代替對水域不熟悉的船長駕駛，將船體安全通過港灣。任務結束時，領航船則會將領航員接回。這是個高薪，但需要非常高的技術與膽識才能做的職業。花蓮港的引水人，乘坐美崙號（領港船）到達泊錨區，待引水人爬上登船梯後，船上發號權轉移給引水人，船上所有人員聽令於引水人，直到靠港動作完成，引水人下船後職務解除。

For people working at the port, the highest honor would be to become a harbor pilot. They maneuvered the vessels through congested waters and guided it safely to port. This is a high paying position with big responsibilities. In Hualien port, our harbor pilots must be navigational experts that are very familiar with the waterways and possess knowledge of the currents and hazards. They assume the responsibility once onboard to assist ships that come here worldwide. When their mission is accomplished, they go ashore and wait for their next challenge.

近代の港湾作業の中では、最も尊敬される職業は間違いなく「水先人」。それは各国の船舶が港に進出する時に、水路事情に不慣れな船長に代わり、操船と乗組員の指揮を行い、着岸と離岸の業務を行う仕事。業務を終えた水先人は、迎えに来た水先案内船で帰る。この仕事の給料は非常に高いが、相当なスキルと勇気がないとできないと言われる。花蓮港の水先人の業務の流れについて簡単に紹介する。水先人はまず美崙号（水先案内船）で錨泊エリアまで行く。そして船に登ったら、指導権を持ち、船すべてのスタッフを動かす。船が着岸し、最後に水先人が船から降りてから、やっと業務が終わる。

##### ■ 正文(中、英、日)

#### 踏浪

花蓮港築港計畫始於 1920 年代，主要推手為第五任花蓮港廳長江口良三郎，席日米崙灣右側微彎小堤即為「江口突堤」。江口雖於廳長任內積極推動花蓮港的建港計畫，但一直不被臺灣總督府接受，因此江口改申請三萬元經費建造該小堤。然而，突堤仍未能改進花蓮輪船運輸問題，為了引起日本中央注意，江口乃改向日本大藏省提案。江口

與當時的拓相原脩次郎是舊識，並得到花蓮港街長梅野清太的支持，但多數日人仍視花蓮為瘴癘與產業稀少之地，不予支持。為達目的，江口曾赴日宣傳花蓮風光、環境以及歌謠，並籌組由阿美族青年組成的棒球隊「能高團」遠征日本。

1926年江口良三郎逝世後，在第七任廳長豬股松之助與梅野清太的努力下，築港工程於1930年（昭和5年）被日本國會認可，於1931年正式動工，費時8年始完成第一期工程。在工程上，除了使用新式機械外，人力挖掘亦是主要方式。然而，築港工作不但辛苦，工資又微薄，工人流動率極高。在尚未築港前，日警即強制動用阿美族lidaw（里漏）、pokpok（薄薄）、natawran（荳蘭）三個部落的族人與海浪、狂風搏鬥，用繩索將小船拉上岸，進行卸貨、裝貨的工作，築港工程啟動後更是大舉徵招。當時，每日約有五、六百人進行築港工程。在工人中，除了原住民與本地漢人外，更有從中國招募的民工。

隨著花蓮港工程陸續完成，港埠功能完備貨運業務日增，大量碼頭搬運工作機會因港而生，吸引不少阿美族人投入。1978年，以里漏部落阿美族男性長輩為主要班底的碼頭工，成立花蓮港碼頭工會，是產業升級過程的最佳見證。1999年起，花蓮港務分公司更開放碼頭裝卸作業讓民營參與，至今已有良友、東海岸、東逸等民營貨運公司。

#### 領航

而對於近代港務工作而言，最高榮譽莫過於「引水人」（領航員、領港），即是在各國船隻準備進、出港時登上船艦，代替對水域不熟悉的船長駕駛，將船體安全通過港灣。任務結束時，領航船則會將領航員接回。這是個高薪，但需要非常高的技術與膽識才能做的職業。花蓮港的引水人，乘坐美崙號（領港船）到達泊錨區，待引水人爬上登船梯後，船上發號權轉移給引水人，船上所有人員聽令於引水人，直到靠港動作完成，引水人下船後職務解除。颱風天的花蓮港，引水人更須在颱風天將船開離花蓮港，避免港內船隻因纜繩斷裂而碰撞碼頭。

如今的花蓮港，隨著貨物起卸式微，車站旁的倉庫區已逐步規劃為休閒碼頭專區。陸續策劃辦理鋼鐵、石雕藝術創作營及漂流木工作坊等，帶動民眾參與社區藝文展演活動。然而，休閒碼頭的閒置倉庫目前仍佔多數，如何有效活化運用，已是港務局今日的重要課題。

Before the Port of Hualien was built, the Japanese authority forced the Ami men from Lidaw, Pokpok, and Natawran tribes to be the one pulling in the barges with goods. The high tide, reef rocks and strong wind made this task a very dangerous job. Mr. Eguchi, the director of Karenko Prefecture (Hualien) in the early 1920s, was pushing to build a port in Hualien. He first built a U-shaped breakwater near Melun Bay. In order to gain supports from the authorities in Japan, he also funded the Noko Baseball Team with aboriginal players to promote the name of Hualien in Japan. W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ort of Hualien finally initiated in 1931, there were about 600 people working on site every day. Other than aboriginals and local Han Chinese, people from China were also recruited to work here.

With the completion of the Port of Hualien, job opportunities like dockers were created. One special job is the harbor pilot that requires strong local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of navigating in the port. In Hualien, a harbor pilot will take the pilot ship to the anchorage and

climb up the pilot ladder to the deck of the container ship. From there, the harbor pilot will direct the large vessel's course. The harbor pilot is the most respected position in the Port of Hualien. People with this title have detailed knowledge of the Port of Hualien's waters, channels, hazards, docking and undocking maneuvers. When a typhoon hit the port, it is the harbor pilots' duty to guide the vessels leave the Port of Hualien, so they won't crush into the port. This is a job with high challenge and high rewards.

花蓮港の築港計画は1920年代から始まった。それは、第5代の花蓮港庁長の江口良三郎の政策であった。昔の米崙湾の右側の堤防はまさに「江口突堤」であった。江口は庁長として勤めていた間、積極的に計画を進めようとしていたが、総督府に許可を得られないため、3万元を申請して例の突堤を建てた。しかしやはり突堤は花蓮の水運問題を解決できないので、江口は続けて経費を申請してみたが、当時のほとんどの日本人は花蓮のことを田舎として見下した。目的を達成するため、江口は日本で花蓮についていろいろ宣伝をしていた。

1926年に、江口良三郎が世を去った。第7代庁長の猪股松之助と梅野清太の努力で、築港の計画はやっと1930年に日本国会に認められ、1931年から実施された。

花蓮港が落成した後、水運業務が急増し、たくさんの運搬の求人も共に出てきた。当時は多くのアミ族人が例の作業員として働いていた。今となっては民営の物流会社も結構成立された。

#### 水先案内

近代の港湾作業の中では、最も尊敬される職業は間違いなく「水先人」。それは各国の船舶が港に進出する時に、水路事情に不慣れな船長に代わり、操船と乗組員の指揮を行い、着岸と離岸の業務を行う仕事。業務を終えた水先人は、迎えに来た水先案内船で帰る。この仕事の給料は非常に高いが、相当なスキルと勇気がないとできないと言われる。花蓮港の水先人の業務の流れについて簡単に紹介する。水先人はまず美崙号（水先案内船）で錨泊エリアまで行く。そして船に登ったら、指導権を持ち、船すべてのスタッフを動かす。船が着岸し、最後に水先人が船から降りてから、やっと業務が終わる。

徐々に衰退した今の花蓮港。駅に隣接する倉庫区は観光エリアとして改築され、鋼鉄や石の彫刻展示、流木の工作教室なども開催された。どのように放置された倉庫を活用するのは今後の港務局の課題である。

43 聚落-人與環境的互動對話

43 Hualien- The Last Frontier

43 集落-人間と環境の話し合い

■摘要(中、英、日)

你知道現在我們熟知的花蓮市區，以前稱作奇萊平原嗎？好幾千年前開始，就有人們在這裡生活的痕跡。考古學家挖掘出土的花崗山文化遺址，帶我們看到過去美崙溪流域人與環境的互動關係。在大航海時期，這裡產黃金加上位處世界航路的原因，開始被文字記載下來。等到納入清朝版圖以後，因為統治視野突然轉向，這裡變成了「後山」，天然的环境使得這裡遲遲依舊是帝國的邊陲之地。

Before it became a concrete jungle, the area where Hualien city now sits was a plain called Qilai. In this Qilai Plain, there are evidences of human activities from thousands of years ago. At the Huaganshan site, archeologists found remains dated from the prehistoric period. During the Age of Exploration, Hualien was mentioned in the documents and maps for its vital position as sailing hub and its gold mines. Later in the Qing dynasty, this was the place “behind the mountains.” The physical geography of Hualien provided a natural barrier and preserved this place as the last frontier in Taiwan.

今の花蓮市は、昔では奇萊平原と呼ばれていた。何千年前から、人々がそこに暮らしていた跡も残っている。考古学者が掘り出した花崗山文化遺跡は、美崙溪流域と人間と環境の関係性を見せた。大航海時代から、黄金の生産地であるのと世界の航路に位置するため、文字の形で記録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清の一部になってから、「裏山」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り、開発されていないため、いつまでも帝国の辺境であった。

■正文(中、英、日)

你知道現在我們熟知的花蓮市區，以前稱作奇萊平原嗎？

好幾千年前開始，就有人們在這裡生活的痕跡。考古學家挖掘出土的花崗山文化遺址，帶我們看到過去美崙溪流域人與環境的互動關係。在大航海時期，這裡產黃金加上位處世界航路的原因，開始被文字記載下來。等到納入清朝版圖以後，因為統治視野突然轉向，這裡變成了「後山」，天然的环境使得這裡遲遲依舊是帝國的邊陲之地。

直到發生「牡丹社事件」後，朝廷有別於過去消極的態度，國家機制開始長驅直入，最終釀成「加禮宛戰役」。不同的族群飽受拓墾以及生存壓力，引爆了從蘭陽平原節節退守的噶瑪蘭族人及原本居住在這裡的撒奇萊雅族人奮起抵禦，然而武力懸殊的關係很快地遭到鎮壓，從此隱姓埋名一百餘載。過沒多久日本人抵達臺灣，圍剿大大小小的抵抗戰役之後，採取現代化國家開發及經營模式，花蓮躋身成為全臺第二大工業城市，加上官辦移民村的實施，這裡儼然成了一個適合安居樂業的地方。

聚落形成的動力大概可以分成兩個類別，是為了要開枝散葉、夾縫求生存；或是為了爭奪水源、交通要衝或防禦功能。族群繁衍擴張或生存遭受威脅的時候，人們不得不離開舊地，這是推拉理論用來解釋人群的移動現象。影響東部早期聚落變動最明顯的幾個例子就是北路和南路，1796年吳沙及1804年中部平埔族人潘賢文帶著眾人進入蘭陽，而這形成1830-1860年間噶瑪蘭族人大量遷移花蓮的推力。另外看看南路的類似情形，則是原居高雄、臺南的西拉雅族人，同樣在面臨生存問題的時候，在1829年選擇翻山越嶺流亡，最後選擇在花蓮富里一帶定居，建立大庄等聚落。

過去聚落選擇地點的因素，與族群生存息息相關，涉及食物取得或耕地的水源為最主要考量，再來則是安全性（水患、外敵避忌），交通的便利性反而比較後面考慮。1893年胡傳奉命治理臺東直隸州，管轄範圍包含南鄉、新鄉、奉鄉、蓮鄉、廣鄉五個地方，隔年將自己的所見所聞記錄編修在《臺東州采訪冊》，其中記載巴壟衛沿海及卑南沿山往北的漢人民庄，主要選在順河流經的山麓水邊地帶。廣鄉一帶土地則是背山面海，耕地狹小，至於貓公社往北到花蓮港，雖然有可以耕作的地方，卻常常受到木瓜番侵擾，因此很少有人在這裡定居，交通往來還不太通暢，「於是花蓮港以北至加禮宛平原約二十里範圍，算是後山最為平廣肥沃之地。只是這帶常有太魯閣人出沒襲擊，若無兵勇維持，難保均安」。

我們回頭看看這些歷史的風風雨雨，不是為了要重新挑起彼此的仇視，而是希望能將視野放眼先人曾經在這裡生活的過去，從聚落的變遷與發展歷程，想想相較於臺灣西部的過度開發，後山天然山麓為我們保留的，理所當然不是未開發等著這代人們放手一搏大肆開發的利益價值，反而是生活的世代，人與自然環境可以如何相互對話回應的空間。

而聚落為我們記下的，正是這樣的事。

As the pull and push theory of migration implied, human settlements are formed and migrated for survival and defense purposes. Between 1830 and 1860, the Kavalan people migrated to Hualien from Yilan because they were expelled by the Han Chinese and the Pingpu people. In 1829, a group of the Siraya people also migrated from Tainan and Kaohsiung to today's Fuli Township in Hualien for similar reason. When choosing a new location for the settlement, water and food supply is the key. Safety issues like nature disasters and foreign invasion also need t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Having a convenient access is relatively not so important. That's why Hualien being the place "behind the mountains" still had these groups of aboriginals migrated in.

Later, the Kavalan and the Sakizaya people fought a devastating battle against the Qing militaries in this Qilai Plain in 1878. These two groups of aboriginals were almost extinguished after that. When the Japanese took over Taiwan in 1895, many brutal battles took place in Hualien as the Japanese trying to gain submission from the aboriginals. The remaining aboriginals were again expelled from their homeland, the Qilai Plain. Year after year,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immigrant villages and city planning, the once wilderness had become a developing city that many people moved in and raised their family.

Today, Hualien is a modern city with over 35 thousand residents. Unlike the overdeveloped cities in western Taiwan, the natural beauty of Hualien is well-preserved.

People in Hualien enjoy the modern amenities and embrace the view of the Pacific Ocean and the Central Mountain Range. It is our mission to maintain the beautiful nature of this last frontier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今の花蓮市は、昔では奇萊平原と呼ばれていた。何千年前から、人々がそこに暮らしていた跡も残っている。考古学者が掘り出した花崗山文化遺跡は、美崙渓流域と人間と環境の関係性を見せた。大航海時代から、黄金の生産地であるのと世界の航路に位置するため、文字の形で記録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清の一部になってから、「裏山」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り、開発されていないため、いつまでも帝国の辺境であった。

「牡丹社事件」が勃発した後、消極的だった清朝廷が態度を変え、どんどん開発を進めた。結局耐えられないサキザヤ族はクバラン族と共に「加礼宛事件」に参加して清朝軍に抵抗したが、後に報復を避けるため四散してしまい、百年も名前の無い先住民族として、これまでアミ族と見られていた。日本統治時代に入ってもたくさんの抵抗が起きたか、日本政府の政策により、花蓮は台湾二番目大きい工業都市となった。

昔の集落が定住地を選ぶ時は、やはり食べ物の取得や農地に張る水は最優先の条件となっていた。その次は安全性（洪水や外敵など）、交通の便利性は意外とそんなに重要な条件ではなかったという。1893年に、胡傳奉が台東直隸州を統治していた頃、自分の見聞を「台東州采訪冊」に関連する記録がいろいろとあった。

歴史を振り返るのは再び争いを起こすためではなく、先人の生活の跡を見つめながら、西台湾の過度な開発について省みてほしいという思いもある。自然に対面した時、まず考えるべくことは利益などではなく、どのように人々の生活と環境と共存できるのかである。

#### 44 「震」「風」下的人們

#### 44 A Time to Tear Down and A Time to Build Up

#### 44 震災と台風の被害を受けた人々

##### ■ 摘要(中、英、日)

2018年2月6日、花蓮人記憶猶新的大地震、震碎的許多人的家園，統帥飯店沒能扛住這次的災害，像是個無助的少女跪倒在路邊，彷彿為這次的災情哀弔。除了地震，每次颱風都是無情的過花蓮這片土地，在那強大的颱風下，凸顯出人們的渺小，洗滌過花蓮一切的風和雨，在土地上肆虐，當暴風雨過後，又是一個全新的開始。不論是颱風還是地震，大自然總是像人們展現那深不可測的破壞力，在天然災害所帶來的絕望下，花蓮的人們還是相信在那絕望的背後是希望所帶來更美好的生活。

To many people in Hualien, the earthquake that toppled the famous Tongshuai Hotel on February 6, 2018 is still a fresh memory. Looking back at the history of Hualien, it has been destroyed numerous times, not only by earthquakes, but also by typhoons. A time to tear down and a time to build up. With each devastating natural disaster, there is a new beginning.

The people of Hualien are proud to be survivors. No matter what life brings them, they will always fight through it, and they will never give up hope.

2018年2月6日に、花蓮で起こった大地震。人々の家がなくなり、マーシャルホテル（統帥大飯店）も大きな被害を受けた。地震以外、毎年の夏、猛烈な台風もよく花蓮を直撃する。風雨にさらされた花蓮には、嵐の終わるたび、新しい始まりがやってくるような感じもする。自然災害の破壊力はいつも非常に大きく、絶望をもたらす。それでも、花蓮の人々はもっと良い明日となるように常に祈る。

#### ■ 正文(中、英、日)

2018年2月6號，花蓮人記憶猶新的大地震，震碎的許多人的家園，統帥飯店沒能扛住這次的災害，像是個無助的少女跪倒在路邊，彷彿為這次的災情哀弔。除了地震，每次颱風都是無情的過花蓮這片土地，在那強大的颱風下，凸顯出人們的渺小，洗滌過花蓮一切的風和雨，在土地上肆虐，當暴風雨過後，又是一個全新的開始。不論是颱風還是地震，大自然總是像人們展現那深不可測的破壞力，在天然災害所帶來的絕望下，花蓮的人們還是相信在那絕望的背後是希望所帶來更美好的生活。

#### 當地牛翻身時

地震，又俗稱「地牛翻身」，早期人們相信地底下住著一隻地牛，每當地牛準備移動身體時，就會造成地震。其實花蓮的人們對地震就有如鄰家大姊般的親切，因為花蓮位於歐亞和菲律賓海板塊的交界處容易產生地震，所以之前曾有人開玩笑，假如某地發生了地震，只要五級以下的地震還能沒事般在做自己的事的，那一定是花蓮人，雖然這是玩笑話，不過也可以從間看出花蓮人其實對於地震已經有種習以為常的心態了。

#### 當颱風來敲門

花蓮位於臺灣的東部，無法受到號稱「護國神山」的中央山脈的阻攔，每到夏季，總是常迎接颱風的擁抱，人們在颱風中感受著風的咆嘯和雨的哭泣，有如百馬奔騰的海浪，帶來颱風即將來臨的消息，面對這位不請自來的朋友，人們只能颱風手下留情，不要造成過多的損失。有些農民那年的辛勞，會因為一個颱風就一切歸零，所有的成果又回到土中，成為明年成果的重要基石，而有些人卻因為颱風所帶來的土石流，讓村莊和家被土石流掩埋於此，有些村落因此而消失。往往只注意到風雨的大小，卻忘記土石流的威力，蘇花公路就常因為土石的崩落導致無法通行。

#### 天災交響曲下的心

面對颱風和地震的侵擾，造就花蓮人的防災意識的概念，並積極的去面對災後的復原工作，每一次的災害都是在檢視人們的防災有哪些美中不足的地方，災害發生前，我們可以去預防降低損失，災害發生後，記起災害中的經驗，不讓這樣的悲劇再次發生。因為生活在一個很多天然災害的地方，人們除了對大自然有著敬畏之心外，更可以看到花蓮人在天然災害的夾縫中，找到屬於自己可以生存的那面陽光，並用心的去面對天災之後的考驗。

颱風和地震並不可怕，當我們有防災的措施和認知，把傷害降到最低，並把這樣的經驗教導和傳承給下一代，這裡住民開拓成家的經驗，讓這樣的經驗延續下來，幾乎各

家都有說不盡的花蓮生命故事，花蓮人終究沒有忘記在暴雨過後總是會出現彩虹，在天災的絕望中看到希望。最後讓我們以防災為圓心，經驗為半徑，畫出一個完美無瑕的花蓮。

To many people in Hualien, the earthquake that toppled the famous Tongshuai Hotel on February 6, 2018 is still a fresh memory. Looking back at the history of Hualien, it has been destroyed numerous times, not only by earthquakes, but also by typhoons. A time to tear down and a time to build up. With each devastating natural disaster, there is a new beginning. The people of Hualien are proud to be survivors. No matter what life brings them, they will always fight through it, and they will never give up hope.

Hualien is located on the boundary of the Philippine Sea plate and the Eurasian plate. As a result, earthquakes happen pretty frequently in this area. People in Hualien are so used to earthquakes that they don't even bother to stop what they are doing if they feel the level is less than magnitude 5.

Located on the east side of the Central Mountain Range, Hualien is in a vulnerable position when the typhoon comes from the ocean. Every year during the typhoon season, people in Hualien have to brace themselves for the strong wind and heavy rain. Farmers usually are affected the most as their crops could be wipe out by this nature disaster. There had been mudslides that destroyed houses and even villages in Hualien. The landslides also could have Suhua Highway that connects Suao and Hualien blocked with rocks and debris.

The frequent encounter of earthquakes and typhoons makes people in Hualien be highly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preventive measures. They act during the disaster to minimize the damage and facilitate recovery. They learned from each disaster so that they don't make the same mistake and can be more resilient to the next strike. Living in a place that dealing with natural disasters is a routine business, people in Hualien have learned to respect our nature. All the past challenges have made people in Hualien stronger and better.

2018年2月6日に、花蓮で起こった大地震。人々の家がなくなり、マーシャルホテル（統帥大飯店）も大きな被害を受けた。地震以外、毎年の夏、猛烈な台風もよく花蓮を直撃する。風雨にさらされた花蓮には、嵐の終わるたび、新しい始まりがやってくるような感じもする。自然災害の破壊力はいつも非常に大きく、絶望をもたらす。それでも、花蓮の人々はもっと良い明日となるように常に祈る。

#### 地牛の寝返り

中国語では、地震のことを「地牛の寝返り（地牛翻身）」とも言う。昔の人は地の下に牛が生きていると信じており、地震の原因はその牛が寝返りしたからのだという。実は花蓮人は地震のことにとっても慣れている。花蓮はユーラシアプレートとフィリピン海プレートの境界線に位置するので、地震はよくあることである。もし地震が来たら、一番平気な人は絶対花蓮出身に決まっている、という冗談まじりの話もある。

#### 台風も常連客

花蓮は台湾の東に位置するので、中央山脈に守られない地域でもある。夏はいつも台風襲撃される花蓮は、毎回祈るしかない。台風による土砂降りにも、今までなんども集落は消滅されてしまった。蘇花公路もよく土砂降りの影響で通行止めになってしまう。

数多くの災害の中でも強く生きて

よく台風と地震に影響されるため、花蓮人の防災の意識は人一倍強い。完全の防災準備と措置があれば、台風と地震もそんなに怖いものでもない。そういう経験は花蓮で代々受け継がれ、たとえ災害の中でもいつも希望を持って生きようとする。

#### 45 花蓮港分屯大隊與戰俘營

#### 45 The Karenko POW Camp

#### 45 花蓮港分屯大隊と捕虜収容所

##### ■ 摘要(中、英、日)

花蓮港分屯大隊は 1930 年代地図上非常明顯的地標、二戰期間被改為戰俘營、美軍轟炸花蓮時都刻意避開此地、花蓮港分屯大隊大多數的建築物因此完整的保存下來。戰爭結束之後被國民政府的軍隊接收、之後設立化學兵學校、再之後警總總部進駐、解嚴之後歸陸軍所管轄。2006 年移交憲兵司令部、現在是花蓮憲兵隊誠正營區。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the largest Japanese military unit was located in Hualien between the Meilun River and the Meilun Mountain. Later in World War II, this unit was used as a prisoner-of-war camp known as the Karenko POW camp. The Allies had avoided targeting this camp during the war. Therefore, most of the buildings were saved from the bombing raids. After World War II, the unit was initially used as a school for training chemical weapons troops. Then it was the police headquarters and then an army base. Now, it is a Military Police Base with a memorial to the men of Karenko camp at the entrance.

花蓮港の分屯大隊は 1930 年代の地図では、とてもわかりやすく表記された。第二次世界大戦期間、捕虜収容所となったため、米軍が花蓮を爆撃するときはわざとここを避けていた。そのため、花蓮港の分屯大隊の建物はほとんど損害なく保存できた。戦後、ここは国民政府の軍隊が引き継ぎ、化学兵学校と警察本部は次々と設立された。戒嚴令が解除された後、陸軍の管轄下となった。2006 年に憲兵司令部に移転され、今では花蓮憲兵隊の誠正兵營区となっている。

##### ■ 正文(中、英、日)

花蓮港分屯大隊は 1930 年代地図上非常明顯的地標、二戰期間被改為戰俘營、美軍轟炸花蓮時都刻意避開此地、花蓮港分屯大隊大多數的建築物因此完整的保存下來。戰爭結束之後被國民政府的軍隊接收、之後設立化學兵學校、再之後警總總部進駐、解嚴之後歸陸軍所管轄。2006 年移交憲兵司令部、現在是花蓮憲兵隊誠正營區。

美崙溪畔的軍事要塞

美崙溪發源於七腳川山東麓，自山腳下往東北方向流入花蓮市平原，美崙溪沿著美崙山西側山坡緩前進，經過林森路的尚志橋，接著在美崙山南端的河階地上拐了一個大彎北轉，到了菁華橋後始又南下，最後穿過中山橋流入太平洋。而當美崙溪經過中正橋時，在橋邊有一個很大的軍事單位，門旁有著金字：花蓮憲兵隊，而門前還有著上面寫著 MP 的小立牌。

日治時代，現在的花蓮憲兵隊誠正營區，曾是花蓮最大軍事單位—花蓮港分屯大隊所在，明治 40 年（1907）10 月 1 日設立，劃設面積廣達五萬坪，壯觀的軍事官舍建築外，彼時還附設衛戍病院等單位，其旁通往街區的橋樑命名為筑紫橋，筑紫橋最初為木材搭建，但很快發現無法因應臺灣多變濕潤氣候，而分屯大隊如此重要軍事單位亦需足夠穩固橋樑，以致很快筑紫橋改建為堅固水泥橋樑，由於旁邊即為日本陸軍基地，因此被稱為「陸軍橋」。

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日軍除了太平洋戰場，南洋戰場也遭遇盟軍的反擊，當時分屯大隊官舍很快改為戰俘收容場所，也因為此，盟軍轟炸會特意避開，分屯大隊因而逃過戰火，可惜到 1974 年，因建築老舊因素，終遭拆除。

#### 花蓮港戰俘營

太平洋戰爭期間，日軍於東南亞戰場，俘虜了不少英、美敵軍，為收容這批敵軍，於各地開始廣設戰俘營。1942 年，日軍著手將部份戰俘轉送臺北，此後全臺各地成立的數個戰俘營，即包括原花蓮港分屯大隊改設的第四收容所，花蓮港戰俘營存在的時間不長，資料顯示為 1942 年 7 月 17 日至 1943 年 6 月 7 日，但是對於當時曾經身處其中的人來說，那段時間所帶來的痛苦記憶卻是永恆的，終其一生都無法自其中掙脫，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即為二戰時菲律賓美軍少將同時也是麥克阿瑟副手喬納森·溫萊特 General Jonathan Mayhew Wainwright（1883~1953）。

#### 溫萊特將軍對戰爭的控訴

1942 年，日軍攻佔菲律賓巴丹半島，史稱巴丹半島戰役，1942 年 4 月 9 日美軍投降，喬納森·溫萊特被俘，因其菲律賓美軍總司令身分，受俘後輾轉關押過六個戰俘營（最初在菲律賓打拉戰俘營，之後轉送臺灣，先後待過花蓮港、玉里和木柵三個戰俘營）。1944 年 1 月，溫萊特和一些盟軍高官被秘密轉往中國四平（今吉林省）鄭家屯及西安（今遼源縣）的奉天俘虜收容所，戰爭結束為紅軍救出。在其晚年回憶錄念念不忘遭日軍小兵莫名其妙打巴掌經驗，此事即發生在花蓮港戰俘營內。

戰爭結束之後，溫萊特自中國戰區的戰俘營中被釋放，麥克阿瑟特別邀請他到密蘇里艦上參加日本的受降儀式，之後擔任美國東部防區司令并晉升中將，雖然被視為戰爭英雄看待，但是他始終忘不了在花蓮港戰俘營內所受到的恥辱，也特別將這段經歷寫在他的回憶錄中。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the largest Japanese military unit was located in Hualien between the Meilun River and the Meilun Mountain. Later in World War II, this unit was used as a prisoner-of-war camp known as the Karenko POW camp. The Allies had avoided targeting this camp during the war. Therefore, most of the buildings were saved from the bombing raids. After World War II, the unit was initially used as a school for training

chemical weapons troops. Then it was the police headquarters and then an army base. Now, it is a Military Police Base with a memorial to the men of Karenko camp at the entrance.

Located alongside of the Meilun River is the Military Police Base in Hualien. A hundred years ago,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this place used to be the largest military unit in Hualien. Established in 1907, this Japanese military unit had more than 40 acres of land. Inside of the unit had a large official residential area and a hospital. During the Pacific War, many American and British prisoners of war were held by Japanese and several POW camps were set up in Taiwan. The official residential area in this military unit in Hualien was chosen to be one of them. It was called Karenko POW camp. The time period for the existence of the Karenko POW camp was between July 17, 1942 and June 7, 1943. It was one of the POW camps that General Jonathan M. Wainwright was held after the American surrendered at Bataan to the Japanese.

During World War II, many organized air raid attacks had Hualien almost razed to the ground. However, the Allies had avoided targeting the Karenko camp. Although the buildings of this Japanese military unit were not destroyed by air raids, they were determined as condemned buildings and demolished in 1974. Today, the only thing standing here that reminds people about the history of Karenko POW camp is the memorial to the men. The story of the Karenko POW camp will be remembered. The pain and suffer that these prisoners of war had been through will never be forgotten.

花蓮港の分屯大隊は 1930 年代の地図では、とてもわかりやすく表記された。第二次世界大戦期間、捕虜収容所となったため、米軍が花蓮を爆撃するときはわざとここを避けていた。そのため、花蓮港の分屯大隊の建物はほとんど損害なく保存できた。戦後、ここは国民政府の軍隊が引き継ぎ、化学兵学校と警察本部は次々と設立された。戒厳令が解除された後、陸軍の管轄下となった。2006 年に憲兵司令部に移転され、今では花蓮憲兵隊の誠正兵營区となっている。

#### 美崙溪沿いの軍事基地

七脚川山東麓に源流する美崙溪が中正橋を通るところ辺りに、大きな軍事基地が設置されており、大門に書いてあるのは「花蓮憲兵隊」という表記だった。

日本統治時代、今の花蓮憲兵隊誠正營区は、花蓮においては最大な軍事単位であった花蓮港分屯大隊の根拠地だった。約 5 万 m<sup>2</sup> の敷地には、立派な軍事官舎などの建物以外、病院などの施設もあった。

第二次世界大戦が勃発した頃、日本軍は太平洋戦場だけでなく、南洋戦場でも同盟軍に反撃された。当時の分屯大隊官舎はすぐに捕虜収容所に変えられたため、同盟軍が爆撃をする時はそこだけ避けようとしていた。しかしやはり建物の老朽化が進んだので、1974 年に取り崩された。

#### 花蓮港捕虜収容所

太平洋戦争の間、日本軍は捕虜となったイギリス軍と米軍を収容するため、捕虜収容所をあちこちに設置した。記録によると、花蓮港捕虜収容所の存在は 1942 年 7

月 17 日から 1943 年 6 月 7 日までとされた。そこまで長くないが、当時の捕虜にとっては一生の辛い思いだったでしょう。一番有名な捕虜は、フィリピンの米軍少将である、ダグラス・マッカーサー大将の補佐のジョナサン・ウェインライト。

ウェインライト将軍の戦争への訴え

1942 年に、バターン半島の戦いが勃発した。1942 年 4 月 9 日、米軍が降伏し、ジョナサン・ウェインライトが日本軍の捕虜となった。フィリピンの米軍指揮であったため、6ヶ所の捕虜収容所にも転々と行かされた。場所はフィリピン、台湾の花蓮港・玉里・木柵、そして中国。晩年の回想録には、日本軍に平手打ちをされたことについて言及された。それはまさに花蓮港捕虜収容所での出来事だった。

#### 46 移民村與水利開發

#### 46 Hydraulic Engineering in Hualien

#### 46 移民村と水利開發

##### ■ 摘要(中、英、日)

晚清以來，臺灣東部因開發相對緩慢而被冠上的「後山」之名。日治時期後開始大舉興築水利設施，可說是傳統社會加速邁入現代化國家的過程。移民村初期主要是種植會社所需甘蔗，然而初期收成並不穩定。又，由於日本政府治臺後龐大的經費支出，使得總督府財務均為赤字，為當時主要產業的農業，提昇原有作物產能，引進新品種試驗，就成了當務之急。政府官方為使移民生活安定、並提升作物產能來增加稅收，總督府除設置農事試驗所以研究增加稻作產量外，1913 年（大正 2 年）更開始修築水利設施。

In the Qing dynasty, Eastern Taiwan was referred to as a place “behind the mountains.” Due to its natural barrier, this area was harder to reach and less developed.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agriculture was the main industry in Taiwan. Around the Japanese immigrant villages, high profit crops were planted in hope of high returns. By trial and error,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pplied hydraulic engineering and developed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in Hualien. At the same time, the Japanese also built the agricultural experimental station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crops. All these helped to create the great success of the Yoshino immigrant village in Hualien and made it the role model for the rest of immigrant villages in Taiwan.

清朝末期から、東台湾は開発されていない部分が割と多いため「裏山」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った。日本統治時代に入ってから、水利施設が多く建設され、現代化への大きな一歩とも見られる。当時の移民村は、最初は主にサトウキビを植えていたが、収穫が不安定だった。また、日本政府が台湾を統治してから、大きな経費で総督府はいつも赤字の状態だったので、当時の主な産業の農業の生産効率を高めることが、急務となった。移民の生活を安定させ、そして生産効率を高め税金を増やすため、総督府は稲作の収量について研究するため農事試験場を設置したほか、1913 年（大正 2 年）に、さらに水利施設を建設し始めた。

##### ■ 正文(中、英、日)

吉野村是日本治臺時期最早設立的官營移民村。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於 1905 年（明治 38 年）開始官營移民階段，5 年後（1910 年），在花蓮港廳轄下選定了荳蘭社成立「荳蘭移民指導所」，並由總督府招募日本德島縣的 9 戶農民至七腳川，為模範移民的開端。同年又招募 52 戶 275 人入住七腳川原野，至 1911 年（明治 44 年），正式命名為吉野村。

晚清以來，臺灣東部因開發相對緩慢而被冠上的「後山」之名。日治時期後開始大舉興築水利設施，可說是傳統社會加速邁入現代化國家的過程。移民村開始時，主要是種植會社所需甘蔗，然而初期收成並不穩定。又，由於日本政府治臺後龐大的經費支出，使得總督府財務均為赤字，為當時主要產業的農業，提昇原有作物產能，引進新品種試驗，就成了當務之急。政府官方為使移民生活安定、並提升作物產能來增加稅收，總督府除設置農事試驗所以研究增加稻作產量外，1913 年（大正 2 年）更開始修築水利設施。

沿吉野村西側的宮前圳於該年順利完工，灌溉面積可達一千甲；1917 年（大正 6 年）豐田圳成功引通知亞干溪水，灌溉面積有 400 多甲，之後 1918-1918 年，林田及清水圳相繼完工，充分改善移民村耕地種稻灌溉的需求。移民村早期收成未臻穩定，水圳改善灌溉系統後，一方面水稻得以良好生長，一方面移民者也參與官方的土木工事，更同時補足生活收入，可說一舉兩得。

另外，1939-1940 這 2 年，則是吉野圳的重大工程。吉野圳預算為六十萬元，從初音到銅門延長隧道於昭和十六年三月完成，每秒有四百立方水量自木瓜溪流入，而不受洪水威脅，且足以供應全部耕地而有餘，使土地恢復生產能力，其效果表面上足以種植米、菸草和蔬菜，實質上更使村民的荷包更為豐滿。

水利修築改善了供水後，吉野村民青木繁開始水稻育種計畫。1919 年，青木繁將故鄉九州熊本所攜來的菊池米為母本，混交臺灣當地秈稻，培育出有家鄉味、產量又更高的米。新品種的成功，鼓舞許多村民，數年間更推廣種植於吉野一帶。後來該米更因進貢天皇而聲名大噪，從此命名為吉野一號。同時，在殖產局技師提議下，特別從美國引進黃色菸葉品種，並於吉野村進行首波試種，1915 年專賣局將黃色菸葉研製為茉莉牌捲煙，頗受市場好評，從此移民村多了一項優渥的現金作物收入。吉野村試種黃色菸葉成功後，專賣局開始派遣技術人員駐地指導，免費提供種子，給予獎勵金，補助乾燥室建設費用等，也逐步將黃色煙草擴增到豐田及林田等村種植，對於移民經濟有極大助益，尤以對林田村幫助顯著。

稻米、菸草及蔗糖，這些高經濟價值的農產經水利設施的改善後提高了產量與品質，再藉由航運輸送回日本。而無論是實質發展或移民推廣需要，皆使得吉野村逐漸成為內地和臺灣其他地區，人人憧憬、遠近馳名的模範移民村落。

In 1910, a local immigration guidance center was established in Hualien.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operated immigration brought 9 households to today's Jian Township. Later that year, another 52 households of Japanese account for 275 people had immigrated to here. The village they established together was officially named Yoshino immigrant village in 1911.

The farmers in the Yoshino immigrant village started with planting sugarcanes for the first couple years, but the profit was not as expecte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hen made the effort to find the best crops to harvest in this area. In order to do so, they built the agricultural

experiment station and launched several studies on rice paddies. In 1913, the work of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system was initiated to better cultivate ric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rrigation system had provided more job opportunities for the farmers with supplemental incomes. When the irrigation system was completed, the covered areas had much better production and farmers were able to plant tobaccos and vegetables in addition to rice.

The agricultural experiment station also had trials to create new-plant-type rice through cross breeding. A high yield rice that tastes just like the precious Kikuchi Rice was successful bred in Hualien. This rice was named Yoshino No. 1 Rice.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this rice was used to pay tribute to the Japanese Emperor. In 1915, the agricultural experiment station imported a type of tobacco from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was successfully planted in Hualien for cigarette making.

The Yoshino immigrant village had a comprehensive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system that used hydraulic engineering to grow high profit crops with high yield. The success of this immigrant village had made Hualien an attractive new home for many Taiwanese as well as immigrants from Japan.

吉野村は日本統治時代に一番最初の官営移民村であった。台湾総督府殖産局は1905年に官営移民を実施し、5年後の1910年に「荳蘭移民指導所」を成立し、農民を募集して七脚川に開墾してもらうことにした。1911年、吉野村と命名した。

清朝末期から、東台湾は開発されていない部分が割と多いため「裏山」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った。日本統治時代に入ってから、水利施設が多く建設され、現代化への大きな一歩とも見られる。当時の移民村は、最初は主にサトウキビを植えていたが、収穫が不安定だった。また、日本政府が台湾を統治してから、大きな経費で総督府はいつも赤字の状態だったので、当時の主な産業の農業の生産効率を高めることが、急務となった。移民の生活を安定させ、そして生産効率を高め税金を増やすため、総督府は稲作の収量について研究するため農事試験場を設置したほか、1913年（大正2年）に、さらに水利施設を建設し始めた。

吉野村の西側にある宮前圳は当年に落成し、1917年、豊田圳は知亜干溪を引いた形で400甲以上も灌漑できるという。そして林田と清水圳は次々と落成した。灌漑施設が改善されてから、水稻がよく育つになっただけでなく、移民も政府のよる工事に参加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で、まさに一石二鳥のようなものだった。

1930年から1940年の間、吉野圳の工事を行われた。毎秒400m<sup>3</sup>の水量を木瓜溪から引かれた上、洪水からも守られた。これでお米、煙草、野菜などを植え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

吉野圳が落成された後、村民の青木繁が水稻の育成計画を始めた。彼の出身地の熊本産の菊池米を元に、台湾の地産米と混ぜ、さらに数多くの美味しいお米を作れた。この新種類のお米は当時の天皇に貢納されたことから大人気を得られ、吉野一号と名付けられた。それと同時に、殖産局の技師の提案で、アメリカから黄色の煙草を輸入され、吉野村で試しに植えることになった。1915年、専売局は黄色の煙草を「ジャスミン」と命名し販売を始めた。評判がよかったため、吉野村はさらに収入源が増えた。

水稻、煙草、ショ糖などの経済価値のある作物は水利施設の改善により、産量も品質も上げられた。実際の発展の面でも移民の需要の面でも、吉野村は高名で憧れられる移民村となっていた。

## 47 曾經的城隍廟——不願離開的神明

### 47 The Stories of Gozaiwei

### 47 昔の城隍廟-離れたくない神様

#### ■ 摘要(中、英、日)

溝仔尾——在這些年的口述訪談裡我們聽過一則則的故事，彼時的曾經不再遙不可及，身世坎坷煙花女、老橋上賣藝的盲女月琴歌者、被慳吝養鴨老人追趕成的賽跑國手、亡命罪犯人生最後的落幕之地……，隨著溝仔尾居民們述說的生命記憶，「溝仔尾」逐漸從如今的水泥停車場、馬路要道中一一具象，我們回到了張愛玲《重返邊城》的年代，那是她一生中唯一一次踏上過的臺灣土地，她站在曾經的城隍廟口，一筆一字寫下溝仔尾的當年；而昔日的城隍廟，現在的停車場，也曾有過一段傳奇的故事，直到現在，故事依然在進行……。

The tales of Gozaiwei are like the On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The unfortunate prostitute; the blind street performer who played music on the bridge; the kid who was always chased by the duck farm owner and ended up winning the national running championship; the reckless criminal and his last day; the people who found the way to keep the deity Chenghuang Ye in town and preserved the Taiwanese religion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These stories all happened in Gozaiwei and remain in the locals' memories. Even though today the Chenghuang Ye Temple has turned into a parking lot, the belief in Chenghuang Ye still remains in people's heart. And the stories of Gozaiwei still live on.

インタビューなどの記録で、多彩な過去が明かされた溝仔尾。不遇な風俗嬢、旧橋で芸をする盲人の歌手、鴨農家の老人のおかげで成り得た陸上競技選手、人生最後の時間を過ごした亡命した犯人。溝仔尾の人々が述べた記憶で、今のコンクリート駐車場や大通りから、張愛玲の遺作「重返辺城」に戻ったような気がする。それは張愛玲最初で最後の台湾旅であった。昔の城隍廟の前に立ちながら、溝仔尾の話を文字に変えた彼女。花蓮の物語は、今でも続いているだろう。

#### ■ 正文(中、英、日)

溝仔尾——在這些年的口述訪談裡我們聽過一則則的故事，彼時的曾經不再遙不可及，身世坎坷煙花女、老橋上賣藝的盲女月琴歌者、被慳吝養鴨老人追趕成的賽跑國手、亡命罪犯人生最後的落幕之地……，隨著溝仔尾居民們述說的生命記憶，「溝仔尾」逐漸從如今的水泥停車場、馬路要道中一一具象，我們回到了張愛玲《重返邊城》的年代，那是她一生中唯一一次踏上過的臺灣土地，她站在曾經的城隍廟口，一筆一字寫下溝仔尾的當年；而昔日的城隍廟，現在的停車場，也曾有過一段傳奇的故事，直到現在，故事依然在進行……。

#### 狸貓換太子的神廟

花蓮城隍廟現任的住持吳師姊徐徐道來城隍廟曾經的歷史。1938年，臺灣正逢日治時代「皇民化運動」時期，日本人為此在臺推行臺灣人改日本姓氏、國語(日語)運動、以及以神道教信仰取代臺灣傳統民間宗教的「寺廟整理」與「正廳改善」；但在日本人實施皇民化運動之前，花蓮城隍廟才由方士紳蘇清秀等人鳩資興築竣工，迎奉皇都護國

城隍爺，定名為「聖安宮」。花蓮城隍廟在皇民化風潮下，似乎也即將成為了歷史中的「不得不」，為了避免日本人要求拆除剛剛落成的城隍廟，於是有人提議了一則妙計，以「狸貓換太子」的調包法，成功保留下舊有的廟宇：原來是在新落成的城隍廟旁原本就存在一間鄭成功廟，當地人將鄭成功廟的主神迎接至城隍廟供奉，拆除原本街上的老鄭成功廟，並在城隍廟掛上「鄭聖祠」的碑牌，於是有日本人血統的鄭成功（母親為日本九州人）被日本人視為同源同祖，「鄭聖祠」也就被日本人接受而得以延續了，這也是為什麼至今花蓮城隍廟旁祀有延平郡王神像的原因。

#### 神明存在的土地

「鄭聖祠」被拆除留下的空地，由當時的富商王春潭接手經營，成立了東蒼芳酒樓。東蒼芳酒樓有美人藝妓相陪、酒菜飲食鮮美可口，於是生意興隆，人們攘往熙來，可惜好景不長，隨著太平洋戰爭爆發，民生潦倒、百業蕭條，生意一落千丈，最終東蒼芳酒樓的歷史也在此停止，有人說是商人自己棄業拆樓，逃奔離去，有人則說是因地震後的火災而夷為平地。

於是，神鬼之說在巷內口耳相傳，作家陳黎在《想像花蓮》書中寫：「酒家後來遷到成功街、忠孝街交角，原國姓廟所在處，但離奇地在一次地震後失火崩塌，後又鬼話不斷（有人信誓旦旦說聽到日治時代自盡酒女的歌聲），至今仍為空地。」東蒼芳酒樓之後，這塊土地在戰後不斷易主、輝煌而又落敗：一戶王姓家族曾在此興設了收費的滑輪溜冰場，但很快因為經營不善而撤離，之後來自臺中豐原的林老先生成為土地主人，這裡也曾聚集過竹器家具的臨時攤販，不久後卻又成為荒煙蔓草，荒棄廢置。一直到西元 1999 年，轉手的地主將土地捐贈給政府公部門，公務部門於是成立停車場直到現在。過去的城隍廟，只留下了一旁人行道上的說明牌，悄悄告訴不斷經過的人們，這裡曾經是神明存在的土地。

改朝換了代，時光更迭，無數個四季經過，土地主人換了又換，生命來來去去，而神明不願離開，依舊在此地存在，在溝仔尾居民的口中繪聲繪影的流轉。

The tales of Gozaiwei are like the On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The unfortunate prostitute; the blind street performer who played music on the bridge; the kid who was always chased by the duck farm owner and ended up winning the national running championship; the reckless criminal and his last day; the people who found the way to keep the deity Chenghuang Ye in town and preserved the Taiwanese religion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These stories all happened in Gozaiwei and remain in the locals' memories. Even though today the Chenghuang Ye Temple has turned into a parking lot, the belief in Chenghuang Ye still remains in people's heart. And the stories of Gozaiwei still live on.

In 1938,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was in the process of assimilating Taiwanese. They had the Taiwanese spoken Japanese, changed their last names to Japanese last names, and replaced Taiwanese traditional religions with Shinto. As a result, many Taiwanese temples were about to be torn down. At that time, people in Hualien had just built a temple for the deity Chenghuang Ye. Hoping to keep this temple, the locals brought in the statue of Zheng Chenggong, a hero who defeated the Dutch outposts in the 1660s, from its original old and falling apart temple. Then, they changed the name of the temple from Chenghuang Temple to Saint Zheng's Temple. Because Zheng Chenggong's mother was a Japanese, the worship of

Zheng Chenggong was allowed, and this Saint Zheng's Temple was kept untouched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Over the years, this temple was relocated, and its name had changed back to Chenghuang Temple. Different from other Chenghuang temples in Taiwan, this one also houses the statue of Zheng Chenggong.

The title of the land where the Saint Zheng's Temple (Chenghuang Temple) was located had transferred several times after the temple was relocated. Different owners had tried to do businesses here but all failed. The land ended up to be discarded for years. Later in 1999, it was donated to the government. Today, a parking lot was built on this property. On the side of this parking lot, it has a sign indicating this is the land of the deity. The governing authorities of the country had changed, the ownership of the land was differed, but the deity has never left this place- that's the story believed by the local residents.

インタビューなどの記録で、多彩な過去が明かされた溝仔尾。不遇な風俗嬢、旧橋で芸をする盲人の歌手、鴨農家の老人のおかげで成り得た陸上競技選手、人生最後の時間を過ごした亡命した犯人。溝仔尾の人々が述べた記憶で、今のコンクリート駐車場や大通りから、張愛玲の遺作「重返辺城」に戻ったような気がする。それは張愛玲最初で最後の台湾旅であった。昔の城隍廟の前に立ちながら、溝仔尾の話を文字に変えた彼女。花蓮の物語は、今でも続いているだろう。

「すり替えられた太子」のお寺

1938年の台湾では、日本統治時代による「皇民化教育」を行われていた。台湾人に対し日本式の姓名とするように改めさせる以外、台湾人が日本語を学び使用することを奨励するために「国語家庭」、信仰についても日本の神道を受け入れさせ「寺廟整理」や「正庁改善」などの運動を推進されていた。しかし、当時花蓮城隍廟は落成されたばかりで、取り崩されないために、「すり替えられた太子」のような妙策を取った。城隍廟のそばに昔から鄭成功のお寺があったので、鄭成功寺の主神を城隍廟に迎えられた後、元々の鄭成功寺を取り崩し、城隍廟に「鄭聖祠」と書かれた扁額に掲出された。日本人の母親を持つ鄭成功は日本人にとって親戚みたいな存在なので、「鄭聖祠」は受け入れられた。

神様が存在していた土地

取り崩された「鄭聖祠」は空き地を残した。最初は富豪の王春潭が酒場を建てた。美人、芸妓、美食で一時大人気を得ていたが、太平洋戦争の勃発で景気ががたと落ちた。

酒場が亡くなってから、この土地の持ち主は何度も取り替えられたが、いい結末を迎えた人は一人もいなかったという。1999年、当時の持ち主は土地を政府に寄贈したことで、ずっと駐車場のままである。昔の城隍廟は歩道に説明板を残し、ここは「神様が存在していた土地」だと世間に知らせた。

## 48 紅毛鬃仔的傳說

## 48 The Legend of The Crazy Lady

## 48 クレイジーレディーの伝説

### ■ 摘要(中、英、日)

臺灣在早期醫療未發達的時代，精神病患大多由民間善心人士所捐助的救濟院來照顧，日治時期開始設立收容機構，1934 年臺灣設立第一棟公立精神專科醫院「養神院」，但是仍然有許多精神病患者可能因為病情輕微而無傷人等事，所以還是放任他們在街頭遊蕩，作家陳黎所寫的〈想像花蓮〉一文中，便提到了從戰前一直到 1960 年代在花蓮市街頭可見到的一位精神失常的婦女阿毛鬃仔。

During the early years when the medical resources in Taiwan were very limited, patients with mental illness were usually placed in shelters that relied on people's donation. In 1934, the first public mental hospital was set up by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But some patients with mental illness, as long as they were not a threat to the society, were left alone to wander around the city. One lady with mental illness had survived being on the streets from the time before World War II to the 1960' and lived on only food waste and garbage. Many elderly residents in Hualien remember seeing her wandering the streets. It is a mystery as to why she never got sick, consider the poor living conditions. The story of this lady has become a local legend in Hualien.

昔の台湾の医療技術は今ほど発達されていなかったため、当時の精神障害者は基本的に民間の救済院に入院することになる。日本統治時代に入ってから、收容施設が設立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1934 年に、初の公的精神科病院「養神院」が設立された。病院と関連施設があると関わらず、多くの精神障害者は深刻でないし、人を傷害することもないため、街中をうろろろしていた。作家の陳黎の作品「想像花蓮」にも、戦前から 1960 年代まで、花蓮市でよく見かける精神障害者の女性「阿毛鬃仔」のことが言及された。

### ■ 正文(中、英、日)

我看到被孩子們訕笑的瘋女人「捧錫鍋」與「阿毛鬃仔」也加入舞蹈，自殺多次的 Cafe Tiger 的萬里子君，黑貓茶室愛唱〈溫泉鄉的吉他〉的艷紅，悉索米旗手許仔，鐵匠木山，雄貓姬姬，棒球隊長……他們全都在那裡。  
—陳黎〈想像花蓮〉

臺灣在早期醫療未發達的時代，精神病患大多由民間善心人士所捐助的救濟院來照顧，日治時期開始設立收容機構，1934 年臺灣設立第一棟公立精神專科醫院「養神院」，但是仍然有許多精神病患者可能因為病情輕微而無傷人等事，所以還是放任他們在街頭遊蕩，作家陳黎所寫的〈想像花蓮〉一文中，便提到了從戰前一直到 1960 年代在花蓮市街頭可見到的一位精神失常的婦女阿毛鬃仔。

至今花蓮市區內八九十歲以上的長者，大多仍然曾經聽過甚至於親自見過那位著名的婦人—紅毛鬃，紅毛鬃是一位長年在花蓮市區遊蕩的精神失常的婦人，從日治時期一直到 1960 年代間，紅毛鬃就常一個人在花蓮市街頭游盪，有時候還會闖入學校校園內，但是從未聽過她有傷人紀錄，有的老人家還記得小時候見到紅毛鬃拿著樹枝在地上寫字，

只是已經記不得她寫了些甚麼了。紅毛髻她本姓陳，加嫁後姓吳，由於長年隻身在外遊蕩，所以大家不稱她本名而為她取了個綽號稱為「紅毛髻」。

紅毛髻成天在花蓮市的街頭遊蕩，渴了就飲水溝中的髒水，餓了就撿食人家丟棄的死爛雞鴨來吃，如此數十年下來居然諸病不生，由於習以為常地方上並不把這當成甚麼奇人軼事看待，但是不知怎地，這位遊蕩在花蓮街頭的紅毛髻消息漸漸的傳了開來，直到1967年，這時候紅毛髻已經是位六十多歲的婦人，突然有一位美籍醫生願意出2000美金要買下紅毛髻，為何要買下紅毛髻？原因說來竟有些駭人，說要研究為何紅毛髻數十年下來，如此惡飲惡食竟然不生疾病的原因。

新聞傳出，花蓮縣為之譁然，買賣人口是犯法的事，為了錢把個活生生的人給賣掉傳出去多丟臉！地方趕緊想辦法連絡上紅毛髻的親屬，而當時他的兄長尚在世，經過仔細向紅毛髻的兄長詢查她的身世事跡之後，才得知原來紅毛髻本係某大戶人家之女，出嫁後夫婦感情不睦，再加上生子夭折，之後就思子成狂，就此在花蓮市街頭流浪數十年。1967年4月，經聯絡其胞兄陪同紅毛髻到花蓮醫院，副院長王英俊醫生親自為紅毛髻進行身體檢查，除精神狀態不佳外，其餘身體機能一切正常，最後將紅毛髻送往玉里養護所安置。

陳黎〈想像花蓮〉一文則稱之為「阿毛髻」，閩南語唸起來同音，一位原本存在於戰後民間記憶中的人物，透過作家的書寫，就這樣化為花蓮文學中的一部分，認真說來，紅毛髻的平生遭際讓人同情，而美國醫生出兩千美金要買下紅毛髻做研究的心態卻又不禁讓人失笑，而今又事悠悠數十年過去，紅毛髻也早已逝世，而以此事之離奇，不但被載入縣志之中，更成為作家書寫的素材。

During the early years when the medical resources in Taiwan were very limited, patients with mental illness were usually placed in shelters that relied on people's donation. In 1934, the first public mental hospital was set up by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But some patients with mental illness, as long as they were not a threat to the society, were left alone to wander around the city.

Most of the local residents age over 80 years old have seen or heard of the crazy lady wandering the streets of Hualien. One resident has seen her writing on the ground with a stick. She drank from the ditch at the side of the road and found food from the garbage. She lived this way from the colonial period to the 1960s, and she had never got sick. In 1967, an American physician heard of this local legend and showed interest to purchase her with \$2,000 USD. He was curious about how she survived without any sickness and would like to perform some tests on her. The public was shocked by this announcement since human trafficking was illegal and the idea of performing medical experiments on someone just out of curiosity was unbelievable. The force of public opinion had the local government tracked down this lady's family. The lady's brother told the locals that she was the daughter of a rich family in Hualien. She had problems with her marriage and later she lost her newborn baby. She eventually became the crazy lady wandering the streets. After obtaining the authorization from the lady's family, the government placed her in a local nursing home where she spent the rest of her life there. The story of this lady has become a local legend in Hualien.

昔の台湾の医療技術は今ほど発達されていなかったため、当時の精神障害者は基本的に民間の救済院に入院することになる。日本統治時代に入ってから、収容施設が設立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1934年に、初の公的精神科病院「養神院」が設立された。病院と関連施設があると関わらず、多くの精神障害者は深刻でないし、人を傷害することもないため、街中をうろろろしていた。作家の陳黎の作品「想像花蓮」にも、戦前から1960年代まで、花蓮市でよく見かける精神障害者の女性「阿毛鬃仔」のことが言及された。

今の80代以上の花蓮人ならば、だいたいその女性を聞いたことがある。いつも街中をうろろろしていた彼女だが、人を傷つけたことが一度もないという。喉が渴いたら、下水道の汚水を飲み、お腹が空いたら、生ゴミを食べていたが、よく健康を維持していたので、1967年に、一人のアメリカ医者は2000ドルで彼女を買う意欲を示したらしい。その理由は、食生活があんなに荒かったのに、病気にもならないのは不思議だったという。

しかし、人口販売は違法行為である。早速彼女の兄に連絡を取った地方政府だった。実は彼女の家族は財力があるとみられたが、結婚した後、夫と仲が悪くなりつつも、子供が夭折したため、耐えられなくつい頭もおかしくなったらしい。兄と一緒に病院へ検査を受けに行った彼女は、精神状態以外問題は一切ないと判断された。

何十年も経った今は、彼女はすでにこの世を去ったが、県誌に記載されただけでなく、作家の素材ともなったこの興味深い逸話は、今後も残り続けるだろう。

#### 49 驚鴻踏雪—張愛玲與花蓮

#### 49 Eileen Chang and Hualien

#### 49 張愛玲と花蓮文学

##### ■ 摘要(中、英、日)

華文文壇首屈一指的作家張愛玲、一生中和島嶼臺灣有過兩次短暫的相會。一次是珍珠港事變後搭船返滬途中，海上遙望臺灣南端；另一次，是在1961年的那趟「重訪邊城」，實際踏上臺灣的土地，先到臺北遊歷數日後，應王禎和之邀，搭著客運來到她日後以「名城」形容的花蓮，走訪洄瀾風土人情，驚鴻一瞥留下風姿綽約，踏雪指爪烙印半生追憶。

The world-famous writer Eileen Chang had two encounters with Taiwan. The first time was after the attack on Pearl Harbor, when on the boat back to China she saw the south tip of Taiwan. The second time was in 1961, she visited Taipei and Hualien for several days. Later she referred to Hualien as “the famous town.” The people and Hualien’s local customs were described in her article “A Return to the Frontier.” It was a short visit but left a profound impression on her. After her death, people found detailed descriptions of this visit in many of her manuscripts.

中国語文学界では名誉の高い張愛玲は、台湾とも縁があった。一回は真珠湾攻撃の後、船で上海に帰る途中、南台湾を眺めたこと。そして二回目は1961年の作品「重

返辺城」の内容にも書かれたように、彼女は実際に台湾に遊びに行った。台北を何日間観光したら、花蓮の作家の王禎和に誘われ、バスで彼女の中の「名城」花蓮へ。花蓮の美しさは、名作家の忘れられない、一生の思い出となった。

## ■ 正文(中、英、日)

### 廟宇記遊

那幾天花蓮之旅，她借宿在王家（今中山路、中正路交口），還和王禎和的母親蘇招治，三人到街上金茂照相館合影留念，照片裡的她眉目清冽，氣質高雅。張愛玲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人又輕盈，街坊一度以為她是王禎和的女友。王禎和後來這麼回憶：「我還記得她在我家，捧著木瓜，用小湯匙挖著吃，邊看《現代文學》，那樣子是那麼悠閒、自在。很多年過去了，那姿態我居然記得那麼清晰，就覺得她什麼都好，什麼都美。」她在王禎和的陪同下搭三輪車遊歷洄瀾，造訪了花蓮市城隍廟，日後記下廟宇的器物、月色和邊城民風：

花蓮城隍廟供桌上的暗紅漆筴杯像一副豬腰子.....神像都坐在神龕外，綉幔前面。乍看有點看不慣，太沒掩蔽，彷彿喪失了幾分神祕莊嚴。想來是神像常出巡，抬出抬進，天氣又熱，揮汗出力搬扛的人挨挨擦擦，會汗損絲綢帳幔.....此地的神似乎更接近人間，人比在老家更需要神，不但背鄉離井，同荒械鬥「出草」也都還是不太久以前的事。其間又還經過五十年異族的統治，只有宗教是還是許可的。這裏的人在時間與空間上都是邊疆居民，所以有點西部片作風。

### 夜遊溝仔尾

在張愛玲的要求下，王禎和舅舅安排她參觀當時溝仔尾知名的酒家——大觀園。她看酒女，酒女坐在嫖客腿上看她，互相觀察而各有所得，一片歡喜。此後溝仔尾的圖像便從才女筆鋒下流洩而出，回到 1960 年代的花蓮水上人家，那條廟宇與妓院比鄰而居的繁華夜街：

附近街上一座簡陋的三層樓木屋，看上去是新造的，獨門獨戶站在一小塊空地上，門口掛著「甲種妓女戶」門牌。窗內燈光雪亮，在放送搖滾樂。靠橋直挺挺兩隻木椅，此外一無所有。兩個年青的女人穿著短旗袍，長頭髮披在背上，彷彿都是大眼睛高個子高胸脯，足有國際標準，與一個男子在跳搖滾舞。

風化區的照相館門口高高下下掛滿妓女的照片，有的學影星張仲文長髮遮住半邊臉，有的像劉琦，都穿著低領口夜禮服。又有同一人兩張照片疊印的，清末民初盛行的「對我圖」。

### 時代女子肖像

也上花崗山看阿美族豐年祭，張愛玲甚是驚奇歡喜。這趟花蓮之旅，她記述得最細緻的便是女子。那時的阿美族女性穿透過她的書寫，留下歷史中的輪廓：

有個長髮女郎站在亮藍的水裡俯身操作，一件橙黃桔綠的連衫裙捲到大腿上；面貌身材與那兩個甲種妓女同一類型，不過纖巧清揚.....這美人想必引人注目慣了，毫不理會我們眈眈遙視，過了一會，逕自蹣跚水進棚去了。我這才微弱地噁呀了一聲，帶笑驚

嘆。……此地大概是美人多。一來早期移民本來是南國佳人，又有娶山地太太的高山族，至少是花蓮的阿美族比著名出美人的峇裡人還要漂亮。

#### 半生追憶

她回美國之後，用英文在《The Reporter》雜誌發表了一篇文章，名為〈A Return to the Frontier〉（重訪邊城），記述這段為期一週的臺灣之行，當時臺灣讀者的反應並不熱烈。2008年，甫繼承文學遺產的宋以朗，從箱底找出記述這趟旅行的34頁殘稿，比最初英文版「新添加了許多文字」；宋推測張愛玲在1980年代仍曾回憶這塊山海之間的鄉土，嘗試再用中文還原那趟行旅。

遙想在美國異鄉房間裡，張愛玲被孤寂與蟲咬幻覺糾纏的歲月中，可能仍在午夜夢回之時，回想這段花蓮之旅，並且添寫著回憶……。

When Ms. Eileen Chang visited Hualien, Taiwanese writer Zhen-He Wang was her host. Mr. Wang and his family took Eileen to downtown Hualien. They took a pedicab ride and visited the Chenghuang Temple. The Wang's family also showed her around the town. The look of the Chenghuang Temple, the deities inside, and the people in Hualien were all well described in Eileen's work. Per Eileen's request, Mr. Wang took her to one of the restaurants in the red-light district. That night Eileen had the chance to observe the women worked in the sex industry in Hualien. In Eileen's later writing, she beautifully pictured these ladies dressed in short cheongsam and the night scene of Gozaiwei in the 1960s. They also went to see Ami's Harvest Festival. Eileen had very detailed descriptions about the Ami women- their dress, their look, and their qualities.

When Eileen Chang went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she wrote the article "A Return to the Frontier" that published in The Reporter. This article was written in English and described her one-week trip in Taiwan. In 2008, her inheritor found 34 pages of her manuscripts about this visit in Taiwan. These manuscripts were written in Chinese, they were not directly translated from the published English article, and the content was significantly longer and richer. People surmised that Eileen wrote down her recollections of the land in the late 1980s. It's believed that this trip had left a profound impression on her that decades after her visit, she still could vividly remember the trip and wrote this complete travelogue.

#### 寺社紀行

中国語文学界の文豪・張愛玲。花蓮の旅では、花蓮出身の作者・王禎和の家に泊っていた。若くて可愛らしい彼女だったので、王禎和の恋人かとも思われたらしい。旅の中、洄瀾を三輪車に乗りながら観光した。不慣れの景色が、アメリカの西部の映画みたい、と彼女は書いていた。

#### 溝仔尾での夜遊び

張愛玲の要望で、当時溝仔尾の有名な飲み屋「大觀園」を連れて行った王禎和の叔父。遊女と見つめ合う張愛玲が、後日この光景も作品の一部となった。

「近くにあった安っぽい3階建ての木造屋は、新しく見える。一戸建てのドアに「甲種妓女戸」と書かれた看板が掛かっている。明るい室内にはロックミュージックが流されている。壁に並べられた2脚の椅子以外、何もない。短いチャイナドレスを着ている二人の若い女性は大きな目と長髪をしながら、ダンスをしている男性を見ている。

風俗区の写真館の外にも、遊女の写真ばかり。みんなの服の胸元は大きく空いているよう。清末民初に流行った「对我図」のような写真もあった。」

#### 女性へのデッサン

アミ族の豊年祭を見に行った張愛玲も大喜びだったらしい。アミ族の女性に対しても、細かく記録していた。

「紺色の川に、長い髪の女性が体を曲げながら何かをしている。橙色をかかったワンピースを太ももまで上げられた彼女は、あの二人の甲種妓女と同じタイプの顔つきと体を持っている。唯一違うのは、彼女にはもう少し清楚な雰囲気がある。……多分見られることに慣れている彼女は、じろじろと見ている私たちを無視しながら行ってしまった。「あら」と気づいた私は、莞爾として笑った。……ここは美人が多い気がする。少なくとも花蓮のアミ族は美人で有名なバリ人よりもっと綺麗だと私は思う。」

#### 追憶の半生

アメリカに帰った彼女は英語で雑誌の「The Reporter」で「A Return to the Frontier」（再び辺城への訪ね）という文章を発表したが、当時の台湾読者はあまり熱い反応は示さなかったという。2008年、34ページの原稿を発見されたら、英語版より多くの内容を増やされたらしい。1980年代の彼女はまだ花蓮のことが懐かしく、中国語であの旅を再現したがってただろう。

### 50 屬於撒奇萊雅的生命故事

#### 50 The Sakizaya- The Spirit Never Dies

#### 50 サキザヤ族の物語

##### ■ 摘要(中、英、日)

過去在奇萊平原上居住著一支強大的部族—撒奇萊雅 Sakizaya。在清代以前，他們在最北端的地方以加里宛溪與從宜蘭遷徙而來的噶瑪蘭族作為分界，往南至七腳川溪與南勢阿美族互相劃分區域。

Long time ago in the Qilai Plain lived the tough aboriginal people, the Sakizaya. Before the area was under Qing's rule, they own the Qilai Plain. To their north they had the Kavalan people, and to their south there was the Ami people. The Sakizaya was almost extinct in a devastating battle against the Qing soldiers. The remaining Sakizaya people had to blend in with the Ami for protection. For over a hundred years, they were counted as part of the Ami

people. But the Sakizaya maintained their own culture and language. In 2007, they were recognized as a distinct ethnic group again in Taiwan.

昔の奇萊平原はある強い部族「サキザヤ族」の故郷でもあった。清までは、サキザヤ族は北側にある加礼宛溪と南の七脚川溪を、それぞれクバラ族と南勢アミ族との境界線にしていた。

## ■ 正文(中、英、日)

過去在奇萊平原上居住著一支強大的部族—撒奇萊雅 Sakizaya。在清代以前，他們在最北端的地方以加里宛溪與從宜蘭遷徙而來的噶瑪蘭族作為分界，往南至七腳川溪與南勢阿美族互相劃分區域。

### 平原上的聚落與家屋

因為居住在開闊的平原，為了防止山區太魯閣或泰雅族人的襲擊，聚落採取集居的方式，同時也在聚落外圍種植濃密的刺竹林以防衛敵人攻擊，並且為了觀察敵情，建築高聳的瞭望臺。為了要保護部落，部落男子們需要接受軍事訓練，他們會在聚會所舉行訓練，聚會所和一般房子的構造稍微不同，主要樑柱會以堅固耐用的木頭做為材料，橫樑則是會使用竹子為主，鋪上厚厚的乾芒草，最後再用黃藤網綁固定。根據部分耆老的說法，有的時候會在屋脊的部分紮出像鳥尾般的高翹形狀。

### 坎坷的族群命運

1878年(光緒4年)三、四月間，加禮宛戰役(又稱達固湖灣戰役)爆發，為了配合與噶瑪蘭族的防禦協定，起身抵抗清兵但是結果卻失利了，這造成撒奇萊雅族人散居四地。依靠著阿美族人的寬容包庇，族人從此混(婚)居生活，一直到清領末期，稍微恢復形成飽干(Cipawkan)、撒固兒(Sakul)、山興(Cilakayan)、馬立雲(Malibul)、磯崎(Kaluluwan)等五個族人比例較高的聚落。日治時期，增加了水璉(Ciwidian)和月眉(Sililasay)兩個部落。而在原本祖居的奇萊平原周邊，則建立卡噶卡(Katangka)、嘉新(Kalingan)、北埔(Paypo)、卓波(Copo)、豐川(Sinsya)、巴呂可(Parik)、拖瓦旁(Towapon)等七個部落。然而好不容易重建起家園，但是坎坷的命運似乎從未停止，族人接二連三地又遇到多次徵收干擾—包括過去的彈藥庫、農會、佳山基地等，似乎被迫遷徙的命運還未結束。

### 族群的重建之路

撒奇萊雅族的正名運動，最早可以從1990年已故帝瓦伊·撒耘(李來旺校長)當時號召發起的祭祖大典說起。2000年3月高幸一耆老成立「花蓮縣撒基拉雅達固部灣文化發展重建協會」，在2004年召開會員大會的時候，決議發起民族正名運動。2005年5月「Sakizaya新族群運動聯盟」成立，同年10月13日徐成九耆老帶領大家前往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正式遞交正名連署書。2006年7月，Takobowan舊址舉行百年來首次的Palamal巴拉瑪火神祭。最後終於在2007年從阿美族獨立出來，官方正式承認族群身分，成為臺灣原住民中第十三族。

### 建構族群識別

在正名運動的過程中，藉由四處尋訪老人家，紀錄屬於部落的回憶與故事。耆老曾經說過，在日治時期以前，大家還是可以區分撒奇萊雅與阿美族服飾的不同，後來因為通婚更頻繁、生活關聯密切了，加上為了因應觀光的影响而慢慢變相似。也因為希望能 在服飾上與阿美族做出區別，從 2006 年開始可以看到撒奇萊雅族群服飾的配色漸漸有概念，幾年下來更是發展出族群專屬的特色。然而關於這個部分依然有部分的族人難解 心結，面對族群共同未來，大家拋棄原有的成見是凝聚向心力的方向。

因火而滅，因火重生

為了緬懷在加禮宛戰役慘烈犧牲的祖先，2006 年族人號召發起第一年的撒奇萊雅族的巴拉瑪火神祭（Palamal）。相傳清兵當年以火攻燒毀達固湖灣部落，造成撒奇萊雅幾乎滅族，不得不隱姓埋名躲藏阿美族部落。從 1990 年起經過 17 年正名運動，直到 2007 年一切的辛苦終於有了回應結果。

Long time ago in the Qilai Plain lived the tough aboriginal people, the Sakizaya. Before the area was under Qing's rule, they own the Qilai Plain. To their north they had the Kavalan people, and to their south there was the Ami people.

The Sakizaya people established settlement in the Qilai Plain. Living in this flat land, they planted walls of bamboos and built tall towers to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the attacks of their enemies. The Sakizaya men were all warriors, they were trained to fight with their life and protect their people.

In 1878, the Sakizaya jointed the Kavalan to fight against the Qing military invaders. This event was called the Kalyawan Battle. Most of the Sakizaya were slaughtered during this battle and the rest of them had no choice but hid with the Ami people to escape from the Qing soldiers' intentional genocide.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several tribes with higher percentage of the Sakizaya people, like Cipawkan and Sakul, had started to establish. But later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these tribes were suppressed by Japanese military forces and further expelled from their homeland. With all the obstacles in their life, the Sakizaya people have never given up their identity.

In the 1990s, the Sakizaya people started to gather their historical,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data with the hope to be recognized as a distinct ethnic group. In 2006, the Palamal Ceremony took place in Takobowan where the ancient Sakizaya settlement was located. This ceremony was the god of fire ritual that the Sakizaya worship their ancestors. With many efforts, the Sakizaya had their petition approved in 2007 and no longer be part of the Ami people. More than a century later, the Sakizaya has officially reborn.

昔の奇萊平原はある強い部族「サキザヤ族」の故郷でもあった。清までは、サキザヤ族は北側にある加礼宛溪と南の七脚川溪を、それぞれクバラン族と南勢アミ族との境界線にしていた。

平野での集落と家

山からのタロコ族やタイヤル族の人に襲撃されることを防止するため、集居集落の形となっていたらしい。敵を観察するため、高い展望台も建てられた。男の人は戦闘訓練も受け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

#### 不遇な運命

1878年、加礼宛事件が勃発した。クバラン族との防御協定があるため、サキザヤ族は清朝軍へ抵抗したが敗北した。報復を避けるため四散してしまい、アミ族に庇われながら暮らしていた。清の末期になった頃、五つの集落を復元し、日本統治時代にも九つの集落も復元したが、爆弾倉庫、農協、佳山基地などは徴収された彼らは、不遇な運命は続いていた。

#### 民族の再建へ

サキザヤ族の正名運動は、1990年の祭りまで遡れる。そして2000年3月、「花蓮県サキザヤ Takubuwan 文化發展重建協会」が成立され、2004年の会員会議では正名運動を始めることにした。2005年5月「サキザヤ新族群運動連盟」が成立された。最終的に2007年にアミ族から独立され、公的に認められて台湾原住民の第13族となった。

#### 民族としての独自性

日本統治時代までは、サキザヤ族とアミ族の服装の違いは明らかだったが、その後民族同士が結婚することが多くなり、生活が密接していたため、似たようなところも多くなった。服装的にアミ族との区別を求めるため、2006年からサキザヤ族は独自の服装を發展してきた。それに対して一部の族人は複雑な思いを抱くようだが、民族の共同の未来のために、偏見を捨てることこそ進む力である。

#### 火で滅び、そして火で蘇生

加礼宛事件で犠牲になった祖先を追想するため、2006年からサキザヤ族の Palamal 火神祭りを始めた。皮肉なことに、アミ族に庇われながら暮らしていたサキザヤ族はやむをえずそうした理由は、まさに当時の清朝軍の火攻めだった。1990年から17年も正名運動を続けていたサキザヤ族は、やっと努力が報われた。

### 51 臺灣第一支原住民棒球隊：能高團

#### 51 The Noko Baseball Team

#### 51 台湾初の原住民族野球チーム：能高團

#### ■ 摘要(中、英、日)

野球運動於19世紀末時隨著日本殖民的腳步傳入臺灣，並於1917年(大正6年)前後傳到東臺灣，一開始僅有日本人參與這個運動，隨後臺灣的漢人與原住民也陸續加入。1899年(明治32年)，臺東廳臺東街上誕生了一個影響臺灣日後百餘年棒球發展的人物—林桂興。臺東出生的林桂興在工作時對於原住民青年有一定了解，所以在很短

的時間內就組成了一支全部由原住民所組成的「高砂棒球隊」，兩年後（大正 12 年）改名為「能高團」。

Baseball was introduced to Taiwan by the Japanese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In Eastern Taiwan, it wasn't until 1917 that people started to hear about this sport. In the beginning, only Japanese played on the baseball teams. Before long, the Han people and aboriginals were drawn into this sport. Mr. Gui-Xing Lin, born in Taitung, built the first aboriginal baseball team in Hualien. It was the Takasago Baseball Team, which was later renamed the Noko Baseball Team. In 1925, the Noko Baseball Team went to Japan and swept the Japanese teams, later also received the honor of playing in the Koshien Stadium.

19 世紀末、日本統治時代とともに台湾に入ってきた野球運動。大正 6 年（1917）くらいに東台湾までもたらした。最初は日本人のみの運動だったが、後で漢人と原住民も参加するようになった。1899 年（明治 32 年）に、台東庁の台東街で、台湾野球へ多大な影響を与えた人物、林桂興が誕生した。台東出身の林桂興は原住民に一定の理解を持つため、たちまち原住民のみで構成された「高砂棒球隊」を組んだ。二年後の大正 12 年は「能高團」へ改名した。

#### ■ 正文(中、英、日)

野球運動於十九世紀末時隨著日本殖民的腳步傳入臺灣，並於大正 6 年（1917）前後傳到東臺灣，一開始僅有日本人參與這個運動，隨後臺灣的漢人與原住民也陸續加入。明治 32 年（1899），臺東廳臺東街上誕生了一個影響臺灣日後百餘年棒球發展的人物—林桂興。臺東出生的林桂興在工作時對於原住民青年有一定了解，所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就組成了一支全部由原住民所組成的「高砂棒球隊」，兩年後（1923）改名為「能高團」。

#### 能高團成軍

十九世紀末時，野球運動隨著日本殖民的腳步傳入臺灣，並於 1917 年（大正 6 年）前後傳到東臺灣，這個一開始僅有日本人參與的運動，隨後也陸續有臺灣的漢人與原住民加入。

明治 32 年（1899），臺東廳臺東街上誕生了一個影響臺灣日後百餘年棒球發展的人物—林桂興。大正 3 年（1914）林桂興至臺北國語師範學校輟學回到臺東，進入臺東賀田祖的子企業櫻組工作，並加入櫻組棒球隊。到了大正 8 年（1919），林桂興離開臺東櫻組轉至花蓮港賀田祖任職。大約兩年後（1921），林桂興受到時任花蓮港廳第五任廳長的江口良三郎委託籌組棒球隊，目的是希望可以透過棒球這個在殖民母國日本有一定影響力的運動，來解決當時地方人士對於花蓮港交通建設不足的問題。

臺東出生的林桂興在工作時對於原住民青年的體力有一定了解，所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就組成了一支全部由原住民所組成的「高砂棒球隊」，兩年後改名為「能高團」。成軍後的能高團被江口良三郎安排至花蓮港農業補習學校就讀，也就是現在的花農。當時的校址位於現在花蓮市明禮國小，能高團的團員年齡要比當時花農一般生要大上一些，但是每天上午仍然要上課讀書，下午再到花岡山棒球場上練球，就這樣刻苦訓練了一年多。

這隻隊伍甫出場便一鳴驚人，短短兩年時間便足以和當時花蓮的正式球隊相抗衡。在大正 13 年 9 月能高團展開臺灣島內西征，這次西征能高團的成績五勝五敗，雖然不是非常出色，但是已經在臺灣島內造成轟動。

#### 遠征日本本土

1925 年 7 月在總督府警務局的贊助之下，能高團遠征日本，與早稻田中學、京都平安中學、大阪八尾中學、廣島中學等棒球名校進行比賽，一開始當地輕敵派出並非強隊的豐島師範中學應戰，沒想到前四局能高團就拿下 28 分，豐島師範中學一分未得！比賽只得緊急叫停。這場在日本的初出賽讓日本的棒球專家全部跌破眼鏡，第二戰派出強隊早稻田中學出賽，但是能高團前一戰給了許多日本人太深的印象，許多日本觀眾反過頭來為能高團加油。最後能高團在日本一共進行了九場比賽，戰績四勝四敗一和，這些來自花蓮港廳的原住民棒球選手們，就這樣深深的震撼了這些日本人的心，也打響了花蓮港在日本本土的名號。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次日本遠征之行中，由於能高團的表現出色，日本棒協特別在第六戰能高團對八尾中學隊、第七戰對天王寺隊安排在甫落成不久的甲子園棒球場內進行比賽，雖然這只是邀請賽，但是參賽的都是日本第一流隊伍，同時也是第一個進入甲子園進行比賽的純由臺灣人所組成的棒球隊，這是日本棒球界所給予能高團至高的肯定。

#### 能高團棒球隊的延續與結束

能高棒球隊赴日比賽後，讓日本人見識到原住民優秀的體育才能，因而許多日本球探跟著到臺灣來挖角，希望能邀請球員到日本打球。許多球員如阿仙（稻田昭夫）、紀薩（西村嘉造）、羅沙威（伊藤正雄）、羅道厚（伊藤次郎）以及能高候補球員葉天送等球員均趁此機會赴日，一邊求學，一邊打球，展開他們人生的另一片新天地。

大正 15 年（1926）9 月，能高團進行第二次的全島巡迴比賽，然而在 10 月傳來了不幸的消息，遠赴日本本土為花蓮港宣傳的江口良三郎因為喉癌病發，病逝日本。能高團因為少了江口良三郎這位靠山，而梅野清太本身也有自己的球隊朝日組隊，在無法獲得官方以及民間的支援之下，加上四位重量級的球員被挖角到日本，能高團在昭和 2 年之後解散，不再出現在歷史中。

雖然能高團存在的時間不久，但是由林桂興所訓練出來的、臺灣最早的原住民棒球員們，卻成為臺、日棒球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頁；而後世的族人，也自此開始前仆後繼地投入棒球運動，一直到今天。

Baseball was introduced to Taiwan by the Japanese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In Eastern Taiwan, it wasn't until around the 1910s that people started to hear about this sport. In the beginning, only Japanese played on the baseball teams. Before long, the Han people and aboriginals were draw into this sport.

Mr. Gui-Xing Lin, born in Taitung, had showed his talent of playing baseball since he was a student. In 1914, Mr. Lin played as a pitcher on the baseball team owned by a Japanese company that he was working for. In 1919, Mr. Lin was transferred to the company's Hualien location to play on the main baseball team of the company. About 2 years later, Mr. Lin was

asked to build a Taiwanese baseball team to promote Hualien and hope to influence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o invest in the infrastructure of the city.

Grew up in Taitung where many aboriginals lives, Mr. Lin seen their talent in baseball. He recruited young aboriginals in Hualien and built the first aboriginal baseball team, the Takasago Baseball Team. Two years later, the team was renamed the Noko Baseball Team and the young players were arranged to study in the Hualien Agriculture School. Over an year, the members of the team had to study in the morning and practice in the afternoon. They started to play with the professional baseball teams in Hualien and later went around Taiwan to play with other professional teams.

In 1925, the Noko Baseball Team went on a trip sponsored by the Government-General of Taiwan to play with several high school baseball teams in Japan. The Noko Baseball Team impressed the Japanese with their overwhelming victory in the first game. They successfully spread the word of Hualien and even received the invitation to play their last game in the Koshien Stadium. The Koshien Stadium carries the reputation as the main stage of high school baseball. Therefore, being the first Taiwanese team to play in this stadium is a prestigious honor for the Noko Baseball Team.

Since their visit, many Japanese baseball teams had come to Taiwan to recruit players. Four of the members from the Noko Baseball Team were drafted by the Japanese teams and moved to Japan. Not long after that, the Noko Baseball Team was disbanded due to a number of reasons. But the fame of this team continued to influence the aboriginal teenagers as they were inspired to find their talent in baseball. The Noko Baseball Team not only was a symbol in the baseball history, but also a big impact on the rise of baseball teams in Taiwan.

19世紀末、日本統治の始まりとともに、植民地の台湾に伝わった野球スポーツは大正6年(1917)ごろに東台湾まで普及した。最初、このスポーツに参加した人は主に日本人だけで、本島人(漢人)と原住民族も近代化教育の影響により、野球が徐々に盛んになった。明治32年(1899)に、台東庁の台東街で、台湾野球へ多大な影響を与えた人物、林桂興が誕生した。台東出身の林桂興は原住民に一定の理解を持つため、たちまち原住民のみで構成された「高砂棒球隊」を組んだ。二年後の大正12年(1923)は「能高団」へ改名した。

#### 能高団創立

19世紀末、日本統治の始まりとともに、植民地の台湾に伝わった野球スポーツは大正6年(1917)ごろに東台湾まで普及した。最初、このスポーツに参加した人は主に日本人だけで、本島人(漢人)と原住民族も近代化教育の影響により、野球が徐々に盛んになった。

明治32年(1899)に、台東庁の台東街で、台湾野球へ多大な影響を与えた人物「林桂興」が生まれた。大正3年(1914)林桂興は台北国語師範学校を中退し、台東へ里帰り、さらに、賀田組が経営している台東にある子会社「桜組」に就職し、付属の野球チームにも入った。1919(大正8年)、林氏は台東桜組から花蓮にある親会社「賀田組」に転職してしまった。そして、およそ2年後(1921)、林桂興は当時の花

蓮港庁庁長江口良三郎（第五任庁長）に野球チームの創設を委託され、野球という日本で影響力あるスポーツを通じて、花蓮の知名度を上げるように狙っており、アクセスの悪い花蓮港地域の交通問題を解決する見込みである。

台東出身の林桂興は原住民について、ある程度の理解を持つたため、たちまち原住民だけで構成された「高砂族野球チーム」を組んだ。二年後（1923）、「能高団」へ改名した。江口良三郎は能高団の選手たちを花蓮港農業補習学校（現在の花蓮高農）に入学させ、当時学校の所在地は現在の明禮小学校である。能高団の選手たちは花農の生徒より年上であるが、相変わらず午前授業を受け、午後は花岡山の野球場でトレーニングしていた。一年間余り、それほど厳しい訓練を毎日繰り返していた。

能高団の初出番は人々をびっくりさせ、わずかに結成した二年のチームが当時花蓮のプロ球団と拮抗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1924年9月に能高団は西部台湾の野球試合に征戦し、戦績は5勝5敗で、目覚ましい成績とは言えないが、すでに台湾中大きな注目を集めた。

#### 日本へ遠征

1925年7月に能高団は台湾総督府警務局の協賛をもち、日本へ遠征し、早稲田中学校、京都平安中学校、大阪八尾中学校、広島中学校など高校野球の名門と試合した。最初、日本の方は油断に強豪校ではない豊島師範中学校を応戦させた。前4回に能高団が28点を奪り、豊島師範中学校が1点さえも取らなかったのが予想外であった。今回能高団の日本初デビューは当時の強豪校を相手に好成績を収め、日本でも大きな注目を集めた。第二戦に登場したのは早稲田中学校であるが、第一戦の試合で内地の人々の注目を集めた能高団に強い印象あったため、逆に大勢の日本人観客は能高団を応援した。結局、能高団は日本で9回の試合に出場、4勝4敗1引分の成績となった。花蓮港庁からの原住民族野球選手たちは深く日本人に原住民が文明化されているイメージを与えるのに成功し、さらに花蓮港も名声を博した。

一つ特筆に値する点は、能高団は今回の日本遠征が非常な成功であったため、日本野球協会はわざわざ第六戦八尾中学校と第七戦天王寺との試合が完成したばかりの甲子園球場で行った。ただ招待試合であったが、参戦したのは日本一流チームであったし、台湾の野球チームとして、初めて甲子園球場で試合を行ったとされていた。これは日本野球界が能高団に与えた高い評価であった証明である。

#### 野球チーム「能高団」メンバーの留学と解散

能高団は日本への遠征した後、原住民の驚異的な身体能力に注目を集めたため、日本のスカウトは台湾に来て人材を見つけ、日本母国の野球の名門を留学に行こうと勧誘した。相次ぐ主力選手、例えば、アシン（稲田昭夫）、キサ（西村嘉造）、ロウサワイ（伊藤正雄）、ロオドホ（伊藤次郎）、候補の選手葉天送などの団員はこの機会に日本へ留学しつつ、野球の練習に励んでいった。新たな人生をひらく。

大正15年（1926）9月、能高団の第二回台湾ツアーにたって不幸なことがあった。花蓮港のことを宣伝するため、日本に滞在している江口良三郎庁長は喉癌の病気で亡くなった。能高団は江口良三郎という支えが失ったし、梅野清太も自らの球団があっ

たし、政府と民間の支援を得ず、さらに主力選手が相次ぐ脱退したため、能高団は昭和2年（1927）に解散となった。

能高団はまだまだ浅いにもかかわらず、林桂興によって野球への熱い思いで指導された原住民野球選手たちは台湾、日本野球の歴史に関する重要な人物であるとしている。後世の原住民族の人達に盛んに野球界に踏み込むようになった。

## 52 先是沼澤地，後是火之城

### 52 The City of Fire

#### 52 沼地から火の町

##### ■ 摘要(中、英、日)

日人統治初期，將花蓮溪口的花蓮港街移至花崗山旁的新港街，興築東線鐵路，規劃新的市區街廓，紅毛溪、七腳川溪一帶的湧泉、水系逐漸被收編，棋盤式的街道鋪陳、町屋店家屋宅蓋起，商業繁盛。只是啊，當時的建材多取木造，巷弄狹小、街道區折…，老一輩的消防員感嘆著說：「這是一座火城」。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the urban planning of Hualien had the streams and creeks redirected, houses built one next to the other and streets organized like a checkerboard. The city was constructed mostly with wood and easily caught on fire. The firefighters at that time used to call Hualien “the city of fire.” From the swamps and wilderness of the Qilai Plain, to “the city of fire,” today Hualien is a city with distinct aboriginal and Japanese culture. Facing the Pacific Ocean with mountains on its side, Hualien stands proudly.

日本統治時代の初期、東線の鉄路と新しい市内の街並みを構築するため、政府は花蓮溪口に位置する花蓮港街を花崗山に隣接する新港街に移転した。紅毛溪、七脚溪辺りの湧泉や水系は再編された。碁盤の目のような街並みに、多くの町屋、住宅が建てられ、賑わっていた。しかし、当時の建材はほとんど木造の上、狭い路地に、うねうねとした道が、最悪の事態を常に招いた。「ここは火の城だった」と、昔の消防士は嘆いた。

##### ■ 正文(中、英、日)

不同的位置，會有觀看這座城市不同的角度。

在清代北路深入後山之前，這是一個由撒奇萊雅族人縱橫奇萊平原的年代，人們低限度採集自然資源，與環境和諧共處，改變地貌的幅度有限，這時的花蓮市區，絕多數還是沼澤湧泉；也因為這些遍布的沼澤，使得這塊平原地帶並未受到較多人為的開發，聚落的分布仍零星的分佈在奇萊平原與水域交織形成一幅美麗的拼圖。

日人統治初期，將花蓮溪口的花蓮港街移至花崗山旁的新港街，興築東線鐵路，規劃新的市區街廓，紅毛溪、七腳川溪一帶的湧泉、水系逐漸被收編，棋盤式的街道鋪陳、町屋店家屋宅蓋起，商業繁盛。只是啊，當時的建材多取木造，巷弄狹小、街道區折…，老一輩的消防員感嘆著說：「這是一座火城」

火城、火之城，淺顯短促詞語卻讓人驚心，口傳裡市區有一處叫火燒地，相對於火的延燒，低窪積水則有溝仔尾、田凹仔底，而這些，又是多少家庭的離散與傾頹？

今日的溝仔尾，舊時的福住，是個連接著花蓮港驛的住商混合區，也是木造房舍密集的区域，這裡的人們對於消防安全分外小心，地勢低窪也是它過去經常淹水的原因，今日打火兄弟在這區備受器重，許多閒人不得踏進的区域，眾老闆們卻爭相延攬結識唯恐不及。

二次大戰末期，花蓮港市的陸空要衝地理位置，使得這座城市成為美軍空襲的首要標的之一，緊鄰花蓮港驛的黑金通、福住街區也成為燒夷彈的祭品，包含花蓮港廳舍的許多街區的就在戰火中消失。從美軍釋出的歷史航拍影像，可清楚看到當時落彈在鐵道車站周邊的煙火與燃燒中的木造建築。

戰後的花蓮港市，更名為花蓮市。經歷了 1951 年的花蓮大地震，多次的強烈颱風侵襲，大量的建物倒塌、毀損影響，重建之路把行政中心移往美崙新市區。溝仔尾及附近的舊街巷弄，卻似乎仍停留在數十年前的時光，沼澤地、火之城，還停留在多少人的記憶中呢？

Toward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Han Chinese formed a small village that located north of Hualien River along the coastline. The surrounding area was called “huilan” which refers to the swirling currents of the Hualien River where it meets the sea. This village, which represented downtown Hualien of the time was close to the coastline and frequently affected by the storms and tidal flooding. In 1899,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ordered the residents to move toward inland to Xinggang Street. As a result, downtown Hualien was relocated there. In 1910,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started to construct the railway system in Hualien and arranged the streets to line up with the railways. In this downtown, the streams were redirected away from the area, the wooden houses were built right next to each other, and the streets were narrow. All the above resulted in many fire accidents that had occurred in this downtown. Therefore, Hualien was known to be the “city of fire.” Interesting to know, in this “city of fire,” there were several low-lying areas including Gozaiwei that flooding occurred frequently.

The air raids during the World War II set an even bigger fire in Hualien. Many communities were destroyed by the flames of war. Downtown Hualien was rebuilt after the war but earthquakes in 1951 shattered the downtown again. Hualien’s government center was then moved to Meilun and made it the new center of downtown Hualien. From the “land of swamps” to the “city of fire,” Hualien has rich history and cultural heritage. All these with its natural beauty make Hualien an extraordinary place in Taiwan.

位置によって、町の見方も違うだろう。

清朝の北路が東台湾（後山とも呼ばれる）へ侵入する前に、これは Sakizaya が奇萊平野を統治している時代であった。Sakizaya 人たちは最小限に自然資源を利用し、環境に優しく生活様式を暮らしており、地形もほとんど変わらなかった。この時期の花蓮市市街地はほぼ沼や泉など、水の都であった。このような沼と泉のおかげで、奇

菜平野で大規模な開発がなく、集落の分布もバラバラに散在しており、美しい風景であった。

日本統治時代初期、花蓮溪口に位置する旧花蓮港街を花崗山に隣接する新港街に移転し東線鉄道と新しい街並みを市区改正に沿い、構築した。それゆえ、紅毛溪、七脚溪など新市街一帯の湧泉や水系が整備され、碁盤の目のような街並み、町屋、住宅が徐々に建てられ、賑わっていた。しかし、当時の建材は木造で、狭い路地に、うねうねした道が、最悪の事態を常に招いた。「ここは火の城だった」と、古い世代の消防士は嘆いた。

火の城、簡単で短い言葉だったが、実は恐ろしい。町の中に「火焼地」という所があり、火と対比し、よく浸水の区域は「溝仔尾、田凹仔底」というところの地形のせいで、どれぐらいの人々に家族や家を失ったのか。

現在の溝仔尾及び日本統治時代の福住は花蓮港駅の南にある下町で、木構造建築が並んでいた地域である。ここの人々は火の使用十分に気を付けており、低地のせいでここは常に浸水になった原因であった。現在地元の人たちはここで勤めている消防士に非常に尊敬された。

第二次世界大戦末期、花蓮港市は陸と空の交通連絡網として重要な場所であったため、この町は米軍の空襲対象の一番目になった。隣接する花蓮港駅の黒金通、福住街区は焼夷弾の犠牲者となり、花蓮港庁舎を含め、多くの街区もこの間に消えてしまった。米軍の歴史航空写真で花蓮港駅鉄道周辺に焼夷弾が爆発で出た煙と燃えている様子はっきり見えた。

終戦後の花蓮港市は花蓮市へ改名した。さらに、1951年の花蓮大震災、多くの猛烈な台風を直撃し、多くの建物が倒壊の影響で、復興を進んでいるときに、行政機関は美崙新市区へ移動した。溝仔尾一帯の旧市街は時間が十年前に止まった様子であるが、沼地、火の城のことは誰かが覚えているのか。